太平御覽

第五卷

2000
Z222
19

太平御览

第五卷

任明 朱瑞平 李建国 校点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太平御览》第五册

目　录

第五〇一卷　逸民部一……（1）
叙逸民一(1)
第五〇二卷　逸民部二……（7）
逸民二(7)
第五〇三卷　逸民部三 ……（12）
逸民三(12)
第五〇四卷　逸民部四 ……（18）
逸民四(18)
第五〇五卷　逸民部五 ……（23）
逸民五(23)
第五〇六卷　逸民部六 ……（29）
逸民六(29)
第五〇七卷　逸民部七 ……（36）
逸民七(36)
第五〇八卷　逸民部八 ……（42）
逸民八(42)
第五〇九卷　逸民部九 ……（48）
逸民九(48)
第五一〇卷　逸民部十 ……（53）
逸民十(53)

第五十一卷 宗亲部一 …… (59)
祖父母(59) 父母(60) 继母(65)
第五一二卷 宗亲部二 …… (67)
伯叔(67)
第五一三卷 宗亲部三 …… (76)
伯叔母(76) 从伯叔(77) 族父(79)
姑(79)
第五一四卷 宗亲部四 …… (82)
兄弟上(82)
第五一五卷 宗亲部五 …… (90)
兄弟中(90)
第五一六卷 宗亲部六 …… (96)
兄弟下(96)
第五一七卷 宗亲部七…… (102)
姊妹(102) 舅姑(105) 嫂叔(106)
娣姒(108)
第五一八卷 宗亲部八…… (109)
子(109)
第五一九卷 宗亲部九…… (117)
孙(117) 女(119) 子婿(122)
第五二〇卷 宗亲部十…… (125)
夫妻(125)
第五二一卷 宗亲部十一…… (134)
慈母 保母(134) 乳母(134)
妾(135) 出妇(136)
舅 舅母(137) 外甥(139)
姨(140)

第五二二卷 礼仪部一……(142)
叙礼上(142)
第五二三卷 礼仪部二……(148)
叙礼下(148)
第五二四卷 礼仪部三……(154)
祭礼上(154)
第五二五卷 礼仪部四……(161)
祭礼中(161)
第五二六卷 礼仪部五……(169)
祭礼下(169)
第五二七卷 礼仪部六……(176)
郊丘(176)
第五二八卷 礼仪部七……(185)
迎气(185) 禘祫(186) 六宗(189)
第五二九卷 礼仪部八……(191)
五祀(191) 四望(192) 高禖(193)
祷祈(195)
第五三〇卷 礼仪部九……(198)
斋戒(198) 傩(202)
第五三一卷 礼仪部十……(204)
宗庙(204) 神主(211)
第五三二卷 礼仪部十一……(214)
社稷(214) 先农(222) 灵星(223)
第五三三卷 礼仪部十二……(224)
明堂(224)
第五三四卷 礼仪部十三……(231)
辟雍(231) 灵台(233) 学校(234)

第五三五卷 礼仪部十四……(238)
庠序(238) 释奠(238) 立庙附(240)
养老(241)
第五三六卷 礼仪部十五……(244)
封禅(244)
第五三七卷 礼仪部十六……(254)
巡狩(254) 籍田(258)
第五三八卷 礼仪部十七……(263)
朝聘(263)
第五三九卷 礼仪部十八……(268)
宴会(268) 上寿(271) 贽(273)
第五四〇卷 礼仪部十九……(276)
冠(276) 婚姻上(280)
第五四一卷 礼仪部二十……(284)
婚姻下(284) 媒(291)
第五四二卷 礼仪部二十一……(292)
拜(292)
第五四三卷 礼仪部二十二……(301)
揖(301) 僭(304) 贺(304)
第五四四卷 礼仪部二十三……(308)
丧纪上(308)
第五四五卷 礼仪部二十四……(313)
丧纪下(313)
第五四六卷 礼仪部二十五……(318)
居丧(318) 奔丧(322) 讣告(323)
夺情(323)
第五四七卷 礼仪部二十六……(325)
丧服(325) 衰冠(328) 绖带(330)

第五四八卷 礼仪部二十七……(332)
杖屦(332) 帽髽(333) 庐(334)
重(335) 凶门附(335) 死(336)
第五四九卷 礼仪部二十八……(340)
尸(340) 复魂(342) 含(344)
绞纷衾冒(345)
第五五〇卷 礼仪部二十九……(347)
殓(347) 柩(349) 赗(351)
赙(352) 襚(353)
第五五一卷 礼仪部三十……(355)
棺(355)
第五五二卷 礼仪部三十一……(362)
椁(362) 椁(364) 刍灵(364)
明器(364) 明衣(365) 祖载(365)
翣(366) 绋(366) 旅旐(367)
旐(367) 挽歌(367) 方相(370)
第五五三卷 礼仪部三十二……(371)
葬送一(371)
第五五四卷 礼仪部三十三……(379)
葬送二(379)
第五五五卷 礼仪部三十四……(386)
葬送三(386)
第五五六卷 礼仪部三十五……(393)
葬送四(393)
第五五七卷 礼仪部三十六……(400)
冢墓一(400)
第五五八卷 礼仪部三十七……(407)
冢墓二(407)

第五五九卷 礼仪部三十八……(413)
冢墓三(413)
第五六〇卷 礼仪部三十九……(420)
冢墓四(420)
第五六一卷 礼仪部四十……(426)
吊(426)
第五六二卷 礼仪部四十一……(433)
谥(433) 讳(439) 忌日(441)
第五六三卷 乐部一……(443)
雅乐上(443)
第五六四卷 乐部二……(449)
雅乐中(449)
第五六五卷 乐部三……(456)
雅乐下(456) 律吕(460)
第五六六卷 乐部四……(464)
历代乐(464)
第五六七卷 乐部五……(474)
鼓吹乐(474) 四夷乐(479)
第五六八卷 乐部六……(483)
宴乐(483) 女乐(488)
第五六九卷 乐部七……(492)
优倡(492) 淫乐(496)
第五七〇卷 乐部八……(500)
歌一(500)
第五七一卷 乐部九……(508)
歌二(508)
第五七二卷 乐部十……(515)
歌三(515)

第五七三卷 乐部十一……(520)
歌四(520)
第五七四卷 乐部十二……(526)
舞(526)
第五七五卷 乐部十三……(535)
钟(535) 镈于(541)
第五七六卷 乐部十四……(543)
磬(543) 瑟(545) 筝(547)
筑(549) 准(549)
第五七七卷 乐部十五……(550)
琴上(550)
第五七八卷 乐部十六……(558)
琴中(558)
第五七九卷 乐部十七……(566)
琴下(566)
第五八〇卷 乐部十八……(574)
笛(574) 篪(576) 管(578)
龠(578)
第五八一卷 乐部十九……(580)
箫(580) 笳(581) 笙(582)
竽(583) 簧(584) 埙(584)
第五八二卷 乐部二十……(585)
鼓(585) 柷敔(591) 笋虡(591)
第五八三卷 乐部二十一……(593)
琵琶(593) 羯鼓(596)
第五八四卷 乐部二十二……(600)
觱篥(600) 五弦(601) 六弦(601)
七弦(601) 太一(602) 方响(602)

缶(602) 铎(603) 铙(604)
镯(604) 角(604) 铜钵(605)
壤(605) 抚相(605) 春牍(605)
拍板(606)
第五八五卷 文部一……(607)
叙文(607)
第五八六卷 文部二……(613)
诗(613)
第五八七卷 文部三……(620)
赋(620)
第五八八卷 文部四……(627)
颂(627) 赞(630) 箴(631)
第五八九卷 文部五……(634)
碑(634)
第五九〇卷 文部六……(641)
铭(641) 铭志附(645) 七辞(645)
连珠(646)
第五九一卷 文部七……(648)
御制上(648)
第五九二卷 文部八……(657)
御制下(657)
第五九三卷 文部九……(665)
诏(665) 策(669) 诰(670)
教(671) 诫(671)
第五九四卷 文部十……(673)
章表(673) 奏(676) 劾奏(677)
驳奏(679)

第五九五卷 文部十一……(680)
论(680) 议(682) 笺(684)
启(685) 书记(685)
第五九六卷 文部十二……(691)
诔(691) 吊文(693) 哀辞(696)
哀策(697)
第五九七卷 文部十三……(698)
檄(698) 移(701) 露布附(702)
第五九八卷 文部十四……(705)
符(705) 契券(707) 铁券(710)
过所(711) 零丁(711)
第五九九卷 文部十五……(713)
品量文章(713) 叹赏(716) 改易(717)
诋诃(719)
第六〇〇卷 文部十六……(721)
思疾(721) 思迟(725)
第六〇一卷 文部十七……(727)
著书上(727)
第六〇二卷 文部十八……(734)
著书下(734) 幼属文(738)
第六〇三卷 文部十九……(741)
史传上(741)
第六〇四卷 文部二十……(748)
史传下(748)
第六〇五卷 文部二十一……(754)
笔(754) 墨(757) 砚(758)
纸(759)

第六〇六卷 文部二十二……（762）
简（762） 策（763） 牍（764）
札（765） 牒（766） 板（766）
刺（767） 函（768） 衷（769）
椠（769） 揽（769） 封泥书（770）
水滴器（770）
第六〇七卷 学部一……（771）
叙学（771）
第六〇八卷 学部二……（779）
叙经典（779）
第六〇九卷 学部三……（785）
易（785） 诗（788） 书（791）
第六一〇卷 学部四……（793）
礼（793） 春秋（796） 孝经（799）
第六一一卷 学部五……（803）
勤学（803）
第六一二卷 学部六……（810）
博学（810） 博物（813）
第六一三卷 学部七……（819）
教学（819）
第六一四卷 学部八……（824）
幼学（824） 晚学（826） 好学（827）
废学（829）
第六一五卷 学部九……（831）
讲说（831）
第六一六卷 学部十……（837）
读诵（837）

第六一七卷 学部十一……(844)
谈论(844)
第六一八卷 学部十二……(851)
叙图书(851) 正谬误(853)
第六一九卷 学部十三……(855)
采求遗逸(855) 借书(857) 赐书(858)
写书(859) 载书(860) 焚书(860)
第六二〇卷 治道部一……(861)
君(861)
第六二一卷 治道部二……(866)
臣(866)
第六二二卷 治道部三……(873)
治政一(873)
第六二三卷 治道部四……(880)
治政二(880)
第六二四卷 治道部五……(886)
治政三(886)
第六二五卷 治道部六……(894)
贡赋上(894)
第六二六卷 治道部七……(900)
贡赋下(900)
第六二七卷 治道部八……(905)
赋敛(905)
第六二八卷 治道部九……(912)
贡举上(912)
第六二九卷 治道部十……(920)
贡举下(920) 制举科附(927)
第六三〇卷 治道部十一……(931)

荐举上(931)
第六三一卷 治道部十二……(939)
荐举中(939)
第六三二卷 治道部十三……(946)
荐举下(946)
第六三三卷 治道部十四……(954)
赏赐(954)
第六三四卷 治道部十五……(966)
急假(966)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

逸民部一

叙逸民一

《易》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处事上而不累于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盘卦。

又曰：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施饰丘园，盛莫大焉。故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戋戋。

又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马融曰：好遁君子吉。言虽身在外，乃心在王室，此之谓也。小人则不然，身在外，心必怨也。九五，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诗》曰：《考盘》，刺庄公也，不能修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也。"考盘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考，成；盘，乐也。笺云：有穷处成，乐在此涧者。

又曰：《白驹》，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也。"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縶之维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乘白驹而去者。乘白驹而来，食我场中苗，我绊之縶之也。

《礼》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

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论语》曰：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谓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又曰：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汉书》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车迎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王方崇唐虞之德，亦犹小臣欲便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方言，不强致也。

《后汉书》曰：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又曰：隗嚣素闻杜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治书。后因疾告去，嚣复欲留，强起，遂称疾笃。嚣意虽相望，且欲复容之，乃出命曰："杜伯山，伯山，林字也。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林虽拘于嚣，终不屈节。

又曰：赵岐初名嘉。年四十有重疾，卧蓐七年，虑奄然，乃遗令敕兄子曰："大丈夫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尹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圆石于吾墓侧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又曰：樊晔字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

又曰：逢萌字子廉，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盾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盆，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

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

又曰：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纷井太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又曰：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邻里有争财者，持其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惭，投兵谢罪。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

又曰：台佟，音同，字孝威，魏郡邺人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给。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隐逸终不见。

又曰：韩康字伯林，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守药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林耶？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

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康因中道逃遁，以寿终。

又曰："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屋，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汝南吴苍甚重之，遗书以观其志。慎不答。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又曰：马瑶，矫慎同郡人也。隐于汧山，以兔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

又曰：陈留老父，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代，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返；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而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又曰：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常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垅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代，何以遗子孙乎？"公曰："伐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携其妻子而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

又曰：向长字子平，《高士传》向字作尚。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易》、《老》。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返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于莽，固辞，乃止。遂求退。读《易》至于《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

岳名山，不知所终。

又曰：王霸字孺仲，太原人。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于霸，阎阳毁之，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连征不至。

又曰：闵叔仲，代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之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而投劾而去。复征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斤，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市吏常给焉。叔仲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叔仲岂以口腹累安邑乎？"遂去。客沛，以寿卒。

又曰：野王二老，不知何许人也。初，世祖贰于更始，会关中扰乱，遣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于野王猎，路见二老者即禽。世祖问曰："禽何向？"举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世祖曰："苟有其备，虎亦何患？"二老曰："何大王之谬耶？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武王即纣于牧野而大城于郏鄏。彼二王者，备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世祖悟其旨，谓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辞去，莫知所在。

又曰：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世祖同游学。及世祖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乃备安车玄纁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幸其馆，至光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何不出相助为治耶？"光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后引光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耳。"除谏议，不屈，耕富春山。后名其钓处为严陵濑。

范晔《后汉书·逸民传序》曰：《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

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玷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京房《易飞候》曰：以知贤人隐，视四方常有火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贤人隐。

《庄子》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又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此山谷之士，诽世之人也。就薮泽，处闲旷，钓渔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皇甫士安《高士传序》曰：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是以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遁世之民。是以《易》著束帛之义，《礼》有玄纁之制，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故《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二

《后汉书》曰：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好学有志，隐居著书。度辽将军皇甫规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买)[得]雁门太守者，还家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又曰：向栩字辅兴，河内朝歌人。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常坐灶北板床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时宾客就之，辄伏不起，时人莫能测。后征拜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惮之。

又曰：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甚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鸿者。"鸿闻娉之。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偃蹇数夫，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隐。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为椎髻布衣，操作(具)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因共入霸陵山。后至吴，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餐，举案齐眉。

又曰：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

之居丧，礼乎？”对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岂）若（乎）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又曰：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见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如何？”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矍然不敢复言。

又曰：汉宾老父，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观，老父独不观，何也？”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民以宁。今子之君劳民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又何忍与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谢沈《后汉书》曰：龙丘苌，吴郡人，笃志好学。王莽篡位，隐居太山，以耕稼为业，公车征不应。更始时，任延年十九，为郡东部尉，折节下士。钟离意为主簿，自请苌为门下祭酒。延教曰：“龙丘先生清过夷、齐，志慕原宪，都尉洒扫其门，犹惧辱之，何召之有？”

又曰：郑敬字次卿，汝南人，闲居不修人伦。都尉逼为功曹，厅事前树时有清汁，以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木汁耳。”辞病去，隐处精学。同郡邓敬公为督邮，过存敬。敬方钓鱼于大泽，因折芰为坐，以荷荐肉，瓠瓢盈酒，言谈弥日。蓬庐筚门，琴书自娱。世祖公车征，不行。

又曰：杨后字仲桓，广汉人。潜身薮泽，耦耕诵经。司徒杨震表荐其高操，公车特征，不就。益州刺史焦参行部致谒，后恶其苛暴，时耕于大泽，即委锄疾逝。参志恚之，收其妻子，录系，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又曰：张奉字公先，弟表字公仪，河内人。兄弟少有高节，立精舍教授，恶衣粗食。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丽，奴婢百人皆被罗縠，辎轿光路。妇入门数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径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顽陋，使侍君巾栉，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执梁鸿之高节，妾欲怀孟光之征志。"奉无以答。妻悉彻玩饰、被服、奴婢，着缦帛，执纺绩具，奉然后纳之。诸公连征，不就。谓之张氏两贤。

又曰：符融字伟明，少为都官郎，耻之，委去。私事少府李膺。膺常贵融。融幅巾褐衣，振袖清谈。膺捧手高听，叹息不暇。郭林宗始入京师，诣融。融一见与定至交，海内服融高识。公府连征，不就。

《魏志》曰：张臻在甸切。字子明，少游太学，后遁常山。并州牧高干辟，不至。表除安乐令，不就。后迁居任县。广平太守卢毓到官三日，纲纪(曰)[白]承前致版谒臻。毓教曰："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者也，岂此版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

王隐《晋书》曰：魏末有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无家属，于汲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覆面，对人无言，好读《易》鼓琴。初，宜阳山中作炭者，忽见有人不语，精神不似常人。帝使阮籍往视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野人乃笑曰："尔复作向声。"籍又为啸。籍将求出，野人不听而去。登山并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震山谷而还。问炭人，曰："故是向人耳。"寻知求，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孙登别传又载。

又曰：庾衮字叔褒，颍川人。与弟子治藩，必跪而授条麦。孰获者虽毕，而多捃者。衮退待间，乃方自捃，不曲行旁掇，跪而把之。每饥，率其邑人入于山林拾橡。为郡功曹，举清白异行，皆不就。值乱，携妻子入林虑，民归之，葆于大头山而田其下，有终焉之心。咳发，柱杖将起，杖跌坠岸而死。

又曰：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太始初，值魏禅晋，遂披发佯狂，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缯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著作郎孙楚就社中与语，遂载与归，终不肯坐。后数年去，莫知其所。于其寝处得一石竹子及诗，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

又曰：夏统字仲御，会稽人。常学戏船。其母疾，市药于洛阳。贾充闻而访之，问曰："卿居海滨，作何戏习？"仲御曰："能戏船耳。"充因命焉。仲御即登舟鼓枻，为鲔音甫鲹音浮之歌，学鲔鲹之状。俄然，云雾杳冥，白鱼跳入其船。充甚异之，因就与语，仲御不对。充整服谢之，仲御引棹而去，弗之见也。充乃叹曰："可谓木人石心哉。"初，仲御在乡也，人或说之使仕，仲御勃然作色，谓之曰："我安能随俗低眉下意乎？闻君之言，不觉寒毛竞竖，白汗四匝，颜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住齿，口不能张，两耳闭塞，双眸俱瞑也。"遂竟不仕。

又曰：董养字仲道。惠帝时，迁杨后于金墉，有侍婢十余人，贾后夺之，然后绝膳八日而崩。仲道喟然叹曰："天人既灭，大乱将至，倾危宗庙，在其日矣。"顾谓谢鲲、阮千里等曰："时既如斯，难可保也，不如深居岩洞耳。"乃自荷担，妻子推鹿车，入于蜀山，莫知所止。

又曰：郭文字文举，河内人，隐居不仕。常居临安及吴兴余杭，依山结庐，临清涧，植谷种麻，以供衣食。常着葛巾，披鹿皮。其山多虎豹，文独无藩篱格障，然虎豹并不至。太兴中，扬州刺史王导闻其名，乃自迎与相见，寻而逃去，莫知所在。

又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避世不仕。凉州牧张天锡遣使者孟公明备礼征瑀，乃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飞青云之外，翔深谷之中，自东自西，安可笼也？"遂逃入山。公明乃拘其门人。瑀叹曰："吾入山逃禄避罪，岂谓隐其行义，翻乃害平人乎？"乃出就征，及至姑臧，值天锡母卒，括发入吊，三踊而出，还入其山。天锡

弗能强之。后莫知所在。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国广阳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备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贵游子弟闻而重之。元康末，原以贤良，征累下，州郡以礼遣，皆不到也。

又曰：郭琦音奇字公伟，太原晋阳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学。武帝欲以琦为佐著作郎，问琦族人尚书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识。帝曰："若如卿言，即堪郎矣。"遂决意用之。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容复为今世吏。"终身处于家。

又曰：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褒不仕，莫知所终。

又曰：任旭字次龙，临海章安人也。幼孤弱，儿童时勤于学，及长，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俊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以礼发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隐遁，辞疾不行。元帝初镇江东，闻其名，辟为祭酒，并不就。咸和二年卒。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时常游苏门山，山有隐者，莫知其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五帝三王之义，萧然曾不经听。乃对之长啸，其音响亮。苏门生(遁)[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三

王隐《晋书》曰：龚(庄)[壮]字子玮，巴西人也。洁己自守，与乡人谯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成汉中，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欲假寿以报，乃说寿曰："节下若能并有西土，称藩于晋，人必乐从。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寿然之。遂率众讨期，果克之。寿犹袭伪号，欲官之。壮誓不仕，赂遗一无所受。壮上书说寿以归顺，允天心，应人望，永为国藩，福流子孙。寿不纳。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寿杀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耳聋。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覃思文章。至李势时卒。

又曰：韩绩字兴齐，广陵人也。先避世居于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司徒王导闻其名，辟以为掾，不就。咸康末，会稽内史孔愉上疏荐之，诏以安车束帛征之，称老病，卒于家。

又曰：谯秀字元彦，巴西人也。少而静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据巴蜀，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征，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后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年九十余卒。

又曰：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征不起。永嘉末，没于刘聪，拜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又历石季龙之世，并不应辟命。虽处丧乱之中，颓然高迈，视荣利蔑如也。及冉闵僭乱，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因不食而卒。

又曰：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静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经日忘返，出而叹曰："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咨大义。"澹欲行乡射之礼，请为三老。会病卒，时年七十九。

又曰：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饭，饮水，衣短褐。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尝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刘曜僭号，征拜太常，轲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隐于陇山。及曜为石勒所擒，秦人东徙，轲留长安。石季龙嗣位，备玄纁束帛安车征之。轲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有司以轲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弗从，下诏任轲所尚。常卧土床，覆以布被，裸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季龙送以安车蒲轮。自归秦州，仍教授不绝。

又曰：公孙凤字子鸾，上谷人也。隐于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单布，寝土床，弹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异之，莫能测也。慕容皝以安车征至邺。及见皝，不言不拜，衣食举动如在九城。宾客造请，鲜得与言。数年病卒。

又曰：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

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不食。吟咏岩间，忻然自得，年逾九十，操尚不亏。与公孙凤俱被慕容暐征至鄴，王公已下造之，不与言。虽经隆寒盛暑，端然自若。一岁余，诈狂，暐送之平郭。后苻坚又将备礼征之，难其年耆路远，乃遣使致问，未至，卒。坚深悼之。

又曰：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难，隐于太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无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岩幽谷，凿池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授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苻坚遣使征之，乃至长安。坚赐以衣冠，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谒。"从之。后坚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殁于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坚谥安道先生。

又曰：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处，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或有遗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丧葬，辄杖策吊之，路无远近，时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时，咸皆见焉。姚萇之乱，莫知所终。

又曰：郭荷字承休，洛阳人也。六世祖整，汉安顺之世，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后上疏乞还，祚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年八十卒，谥曰玄德先生。

又曰：祁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年二十余，夜忽窗中有声呼曰："祁孔宾，隐去来，修饰人间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而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

华征为儒林祭酒，常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

又曰：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泰和末，常居宣城郡界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马桓温常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于山中。

又曰：宋纤字令文，敦煌人也。少有远操，沉静不与世交，隐于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拒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观。吾乃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题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复遣使者备礼征为太子友，逼喻甚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后卒，谥曰玄虚先生。

又曰：邓粲，长沙人也。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骐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公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骐之、尚公谓粲曰："卿道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公等无以难之。"

又曰：汜腾字无忌，敦煌人。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太守张阏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叹曰："吾闻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刺史张轨征之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病卒。

又曰：王长文字德郁，广汉人。少以才学知名，放荡不羁。州郡辟为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而

坐，啮胡饼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礼遣之。于是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通玄经》四卷，文言卦象，可用以为卜筮。

《晋中兴书》曰：虞喜字仲宁，好学博古。中宗初镇江左，上疏荐喜，公车征，不至。司空贺循每一诣喜，辄经信宿，云不能测也。康帝以为散骑常侍，又不起。永和初，将禘太庙，应有递毁，尚书郎徐禅诣喜咨焉。喜所著数十万言。

又曰：高阳许询，字玄度；丹阳许玄，字远游，并治高不仕。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游会稽，临海山，誓不归家，乃与妇书，令改适。后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为升仙。

又曰：翟(阳)〔汤〕字道深，寻阳人。耕而后食，凡有馈赠，一无所受。庾亮荐汤以国子博士，征不起。汤子庄，字祖休，遵汤之操，雅好弋钓。及长，不复猎。人或问庄曰："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也？"庄曰："猎自我，钓自物，故先节其甚者。且夫贪饵吞钩，岂我哉？"时人以为知言。晚节亦不复钓，端坐筆门，啜菽饮水，征辟皆不就。庄子矫，矫子法赐，并征不至，世有隐行。

又曰：郭翻，字长翔。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猎为娱。尝以车猎，道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返。庾亮荐，公车征，不就。乘小舡归武昌，庾翼躬往造之，以翻船狭小，欲引入大船。翻曰："使君不以名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不肯。翼俯屈入其船中，终日而去。

又曰：孙略字文度，吴人。少佃于野，人有刈其稻者，略避之。既而刈一担，自送与之，乡人感愧。终日屡空，怡然自足，辟命皆不就。妻虞预女也，少禀伯喜风，共安俭约。

又曰：何琦音奇字万伦。养志衡门，不交人事，丰约与邻乡共之，频征不起。桓温登琦县界山，喟然叹曰："此山南有人焉，何某真正是也！"

又曰：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

食绝谷。于山中立小草屋，设小床独坐。旧故入山候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本州举秀才，淡闻，遂逃罗县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又曰：范宣少尚隐遁，博综众书，征辟并不应。虽闲居屡空，常研讲为业，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

逸民部四

逸民四

《晋中兴书》曰：孟陋字少孤。少而贞洁，清操绝伦，口不言世事。时或渔弋，虽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辅政，以为参军，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谓温宜引在府，温叹曰："会稽王不能屈，非敢拟议也。"陋闻之曰："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病疾，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

又曰：刘骐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骐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人士往来无不投之。骐之躬自供给，人人丰足。凡人致赠，一无所受。

又曰：龚玄之字道玄。潜处陋巷，未常出入公门，人有致饷，一无所受。武陵太守孙放荐玄之，诏以为散骑常侍。郡县逼，苦辞不行。前后四征，一皆不降。

又曰：戴逵字安道。少博学，能鼓琴。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瓦屑，作郑玄碑，又为碑文；文既绮藻，器亦妙绝。武陵王晞闻其善琴，使人召之，逵于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为王门伶人。"累征散骑常侍，郡县逼，乃逃去。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虎丘山，乃潜住珣山中。谢玄、王珣并表逵，烈宗备礼征，不至。

沈约《宋书》曰：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

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尝著文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又曰：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茅室蓬户，庭草芜径，惟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

又曰：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常以嵇子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之注。高祖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余复还山。

又曰：朱百年，会稽山阴人。以伐樵采箬为业，每以樵箬置道头，辄为行人所取，明旦亦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堪多少，留钱取樵箬而去。

又曰：王素字休业，琅琊人也。少有志行，乃往东阳隐居不仕，屡被征辟，声誉甚高。山中有蚿虫，声清长而形丑。素乃为《蚿赋》以自况。

又曰：戴顒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顒年六十，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顒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以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太祖元嘉初，征散骑常侍，并不就。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卒年六十四。后景阳山成，上叹曰："恨不使戴顒观之。"

又曰：宗炳字少文，南阳人。高祖领荆州，辟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岂可于王门折腰，为趋走吏乎？"

高祖善其对。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弘每从之游，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惠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穑。高祖数致饩赉。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数征庶子，并不应。衡阳王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咨议参军，不起。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惟炳传焉。太祖遣乐师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

又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临沂人，家贫而性好山水。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随兄镇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职同行。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着以采药。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沈州)[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

又曰：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仁德，礼辟，并不受。妻，梁州刺史郭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亲族。妻亦能弃荣华，共安俭苦。征为秘书郎，不就。荆州年饥，衡阳王虑凝之馁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山，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

又曰：龚祈字道孟，武陵汉寿人也。父黎民及祈并不应征辟。

祈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叹曰："此荆楚仙人也。"时或赋诗，言不及世事。

又曰：翟法赐。寻阳柴桑人。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征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于庐山顶，居后便不复还家。不食五谷，以兽皮结草为[衣]。辟著作郎，不就。后家人至石室寻求，因复远徙，违避征聘，遁迹幽深。后卒于岩石之间。

又曰：沈道虔，吴兴武康人。少仁爱，好《老》《易》。居县北石山下，为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受琴于戴逵，辟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太祖闻之，遣使存问，赐钱。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道虔年老菜食，恒无经日之资，而琴书为乐，孜孜不倦。

又曰：雷次宗字仲伦，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惠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以散骑侍郎征，并不就。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还庐山，公卿已下并设祖道。后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后卒于钟山。

又曰：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世居京口，寓居南昌。少而笃学算，妙尽其能。元嘉中，太祖闻康之有学义，诏征之，不起。弃人事，守志闲居。弟双之病卒，迎丧，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余年。时有间日，辄卧论文义。升平初卒。

《后魏书》曰：冯亮字灵通，南阳人。博览诸书，笃好佛理。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固辞不拜。又欲使衣帻入见，亮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就)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有终焉之志。既雅爱山水，兼有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游放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嵩山形胜之处，造闲居寺。亮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

凶事。遗戒兄子综，殓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置尸盘石上。积十余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初，亮以冬月亡，时连骤雪，穷山荒涧，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有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惟风吹帽落耳。惠需又以大栗十枚，开亮手置把中，经宿乃为虫(为)[鸟]盗食，皮壳在地，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回绕其旁，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又曰：李谧字永和，涿郡人。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之后，璠还就谧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

又曰：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年三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及浩为司徒，奏征夸为其中郎，辞疾不起。州郡逼遣，不得已。及入都与浩相见，经留数日，惟饮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桃简，浩小名。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縶。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之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及浩诛后，夸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乃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年七十五卒。及葬之日，赴会者如市。

《续晋阳秋》曰：谢惠隐居会稽。初月犯少微，一名处士星。时戴逵名重于敷，时人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士人嘲曰："吴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

逸民部五

逸民五

萧子显《齐书》曰：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塘人也。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数言而退。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影云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望其还策之日，暂纡清尘，亦愿助为譬说。"答曰："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波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譬。"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

又曰：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隐长广郡崂山，诏征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其后与崔思祖书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耶？"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刺史，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太祖谓庆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尧之外臣，朕虽不相接，有时通梦。"乃遣僧绍竹根如意。

《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业，征召一无所就。卒，子蒙亦隐居不仕。

又曰：辛普明字文达，少就关康之受业，至性过人。居贫，与兄共处一帐。兄亡，仍帐施灵，蚊甚多，通夕不得寝，而终不道侵螫。

侨居会稽，会稽士子高其行，当葬兄，皆送金为赠。后至者不复肯受，人问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亲友之意。今实已足，岂可利亡者余赠耶？"

又曰：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也。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京产少恬静，闲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颙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交。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称疾去。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受学。齐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齐高帝遣儒士刘瓛入东为晔讲，瓛故往与之游，曰："杜生，当今之台尚也。"永明十年，孔珪、陆澄、沈约表荐京产，征为奉朝请，不至，于会稽聚徒教授。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京产曰："庄生持钓，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

又曰：孔道徽，会稽山阴人。守志业不仕，与杜京产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隐于四明山，尝见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太守王僧虔与张绪书曰："孔祐，敬康曾孙也，行动幽祗，德标松桂，引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遗德也。"道徽少厉高行，能世其家风，隐居南山，终身不窥都邑。豫章王嶷为扬州，辟西曹书佐，不至，乡里宗慕之。

又曰：臧荣绪，东莞莒人也。少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焉。甘珍未尝先食。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一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齐高帝为扬州刺史，征荣绪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启高帝，称述其美，以置秘阁。荣绪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时号为二隐。

又曰：吴苞字天盖，濮阳鄄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蔬食二十余年。与刘

璆俱于褚彦回宅讲授。齐隆昌元年，征为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为立馆于钟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门焉。当时称其儒者，自刘璆以后，聚徒讲授，惟苞一人而已。以寿终。

又曰：楼惠明字智远，立性贞固，有道术。居金华山，旧多毒害，自惠明居之，无复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齐高帝征，又不至。文惠太子在宫，苦延方至，仍又辞归。俄自金华轻棹西下，及就路回之丰安。旬日，闻（俄）［祆］贼起，惟丰安独全。时人以为有先觉，齐武帝敕为立馆。

又曰：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为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凌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耶？"缅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枻，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劳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赍缉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贵贱，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簏簏，河水悠悠；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曰：顾欢字景怡，吴兴盐官人也。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欢独好学，年六七岁，知推六甲。家贫，父使田中驱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稻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燃松节读书，或燃榛自照。及长，笃志不倦。闻吴兴东迁，邵玄之能传五经文句，假为书师，从之受业。同郡顾觊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从豫章雷次宗咨玄儒诸义。母亡，水浆不入口，庐于墓次，遂隐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欢早孤，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辄执书恸哭。由是受学者废《蓼莪》篇，不复讲焉。

又曰：蔡荟字休明，陈留人。清玩不与俗人交。李抃谓江敩曰："古人称安贫清白曰夷，涅而不缁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谓

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若叶、甘蔗及地上学书。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邻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诵书不辍。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太守琅琊王昙生、吴郡张淹并加礼,辟伯珍,应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尝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举动有礼,过曲木之下,趋而避之。早丧妻,晚不复重娶,自比曾参。宅南九里有山,伯珍移居之。阶户之间,木生皆连理;门前梓树,一年便合抱;白雀一双,栖其户牖,论者以为隐德之感也。

又曰:沈麟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父虔之,宋乐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岁,听叔父岳言玄,宾散,言无所遗失。岳抚其肩曰:"若斯文不绝,其在尔乎?"及长,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志。亲亡,居丧尽礼,服阕忌日,辄涕泣弥旬。居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尝行路,邻人认其所着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跣而返。邻人得履,送前者还之。麟士笑而受之。宋文帝令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谓子偃曰:"山薮固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汝师之。"麟士常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时,称疾归乡,不与人物通。或劝之仕,答曰:"鱼悬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乃作《玄散赋》以绝世。隐居吴差山讲经,从学之士数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

又曰:诸葛璩字幼玟,琅琊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征士臧荣绪。荣绪著《晋书》,称璩有发擿之功,方之壶遂。齐建武初,江祀荐璩于明帝,言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如其简退,可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帝许之。璩辞不赴。

陈郡谢眺为东海太守，下教扬其风概，饷谷百斛。梁天监中举秀才，不就。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

又曰：刘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学，能属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因谓离垢先生，远近钦慕之。简文遗以机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殁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

又曰：范元琰字伯珪。居父忧时，哀慕尽礼，亲党异之。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祖母患瘫，常自含吮。与人言，常恐伤物。居家不出城市，虽独居如对宾客，见者莫不改容惮之。家贫，惟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菘，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林为桥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齐建武初，征为曹虎平西参军，不至。于时始安王遥光为扬州，谓徐孝嗣曰："曹虎参军，岂是礼贤之职？"欲以西曹书佐聘之。会遥光败，不果，时人以为恨。

《(梁书)[南史]》曰：阮孝绪字士宗，尉氏人。父彦之诫曰："宜思自勖，以庇尔躬。"答曰："愿追赤松子于沧海，逐许由于穹谷耳。"自是屏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尝出户外。[外]兄王晏贵显，孝绪度必颠覆，闻其笳声至门，乃穿篱逃进。及晏诛，竟获免。时中丞任昉欲往见之，不肯。乃叹曰："其室虽迩，其人何远！"自是钦慕风誉者莫不敛衽，望尘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人。生十岁，读葛洪《神仙传》，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齐高祖作相，引为侍读。永明初，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乃许之。居句容曲句山，自号华阳隐居。武帝即位，有吉凶征讨大事，皆使咨问，时人号为山中宰相。

预知梁祚覆没，乃制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及侯景倾陷篡位，果在昭阳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屋中有异香气，累日氤氲，谥贞白先生。有《肘后方》、《枕中术》及《本草》。

又曰：沈颢，吴兴人也。性有至介，常慕黄叔度、徐孺子之为人，每独处一室，罕见其面。从叔勃贵显当朝，每还，吴宾客迎送填咽，颢送迎不出域。勃乃叹曰："吾乃今知贵不如贱也。"

（又）[梁书]曰：何点字（士哲）[子晳]，庐江人也。点虽不出入城府，而遨游于外，不簪不带，驾柴车，蹑草履，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谓之通隐。

《后周书》曰：韦夏字敬远，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淡于荣利。太祖经略王业，仄席求贤，备礼辟之，终不能起，弥加敬重。世宗即位，礼遇逾厚，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曰逍遥公。年七十而卒。

《陈书》曰：马枢字要理，扶风人。初为梁邵陵王纶学士。纶举兵援台城，留书二万卷寄枢，枢肆意寻览将遍，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今乃稽诸史典，笃论其义，亦各从其所好。"乃隐于茆山，曰精洞。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六

《隋书·隐逸传》曰：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髫龀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呕吐，疑为中毒，因跪而尝之。伯父琟深所嗟尚，每称曰："此儿，吾家之颜子也。"后丁母忧，居丧骨立。服阕，舍宅为伽蓝，脱身而出。诣学请业，精研不倦。遂博览群籍，兼善天文术数。隋有天下，毕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至于亲宾来萃，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违乎？"少长肃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士谦闻而自责曰："何乃为人所疏，顿至于此！"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赈施为务。开皇八年，终于家。

又曰：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长为里佐，屡逢屈辱。于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里，不应辟命，与赵郡李士谦为忘言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及士谦死，廓哭之恸，为之作传，输之秘府。士谦妻卢氏寡居，每有家事，辄令人咨廓取定。廓尝著论，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大业中，终于家，时年八十。

又曰：徐则，东海郯人也。幼沉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论议。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

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时，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谷养性，所资惟松水而已。虽隆冬迈寒，不服绵絮。初在缙云山，太极真人除君降之曰："汝年出(十八)[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也。"晋王广镇扬州知其名，手书召之，遂诣扬州。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五更而卒，支体柔弱如生。

又曰：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文诩时游太学，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疑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惟其所择。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颇举，皆不应命。事母以孝闻。每以德化[人]，乡党颇移风俗。尝有人夜中窃刈其麦者，见而避之。盗因感悟，弃麦而谢。文诩慰(论)[谕]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经数年，盗者向乡人说之，始为远近所悉。州县以其贫素，将加赈恤，辄辞不受。每闲居无事，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终于家，年四十。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唐书·隐逸传》曰：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也。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尝游北山，因为《北山赋》以见志。绩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咏讽。贞观十八年卒。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

又曰：田游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补太学生，后罢归，游于太白山。每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其母及妻子并有方外之志，与

游岩同游山水二十余年。后入箕山，就许由庙东，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调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聊，何异汉获四(浩)[皓]乎？"因将游岩就行宫，授崇文馆学士，令与太子少傅刘仁轨谈论。帝后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宅先居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

又曰：史德义，苏州昆山人也。咸亨初，隐居武丘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号为逸人。高宗闻其名，征赴洛阳，寻称疾东归，公卿已下皆赋诗饯别。德义亦以诗留赠，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劳使周兴表荐，则天征赴都，诏曰："苏州隐士史德义，志尚虚玄，素履贞确，谦冲彰于里闬，孝友表于闺庭；固辞征辟，长往严陵之濑；多谢簪裾，高蹈愚公之谷。朕承天革命，建极开阶，寤寐星云，物色林壑，顺贞期而捐薜带，应休运而解荷裳，粤自海隅，来游魏阙，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节无违，风操可知，启沃攸伫，特宜优奖，委以谏曹，授谏议大夫。"后放归丘壑。

又曰：王友贞，怀州河内人也。弱冠时，母病笃，医言惟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疾寻差。则天闻之，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友贞素好学，读九经皆百遍，训诲子弟，如严君焉。口不言人过，尤好释典，屏绝膻味，出言未曾负诺。时论以为真君子。中宗在春宫，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礼征赴。及至，固以疾辞。玄宗在东宫，又表请礼征之，以年老，竟辞不赴。年九十余，开元四年卒。特下制赠银青光禄大夫。

又曰：卢鸿一字浩然，本范阳人，徙家洛阳。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于嵩山。开元初，遣币礼再征，不至。五年，下诏征之。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人问其故，奏言："臣闻老君言，礼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鸿一敢以忠信奉见。"上别召升内殿，赐

之酒食，诏曰："卢鸿一应辟而至，访之政道，有会淳风，爰举逸人，用劝天下。特宜授谏议大夫，放之还山。"

又曰：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收佣以供葬。葬毕，隐于嵩山，师道士黄赜向四十年，尽能传其闭气道养之术。赜卒，更居兖州徂徕山中，与道士刘玄博为栖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景龙中，年七十余，气益壮。刺史卢齐卿就谒致礼，因访以字人之术。希夷曰："孔子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及玄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扶入宫中，与话，甚悦。诏授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

又曰：卫大经者，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诏征之，辞疾不赴。与魏州人夏侯乾童有旧，闻乾童母卒，徒步往吊之。乡人止之曰："当夏溽暑，岂可涉千里？致书可也。"大经曰："尺书安能尽意！"遂行至魏州。会乾童出行，大经造门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人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谓解令孔慎言曰："卫生德厚，宜有旌异。古人式干木之闾，礼贤故也。"慎言造门就谒。时大经已年老，辞疾不见。尝预筮死日，先凿墓，自为志文。如筮而终。

又曰：李元凯者，博学，善天文律历。然性恭慎，口未尝言人之过。乡人宋璟，年少时师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遗元凯束帛，将荐举之，皆拒而不答。景龙中，元行冲为洺州刺史，邀元凯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元凯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但恐不能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涂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乃）[及]还，乃以己之所蚕素丝五两，以酬行冲曰："义不受无妄之财。"年八十余终。

又曰：徐仁纪者，圣历中征拜左拾遗，三上书论得失，不纳，谓人曰："三谏不听，可去矣。"遂移病归乡里。神龙初，宣慰使举仁纪之行可以激俗，又征拜左补阙，三上书，又不省，乃诣执政，求出，授灵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惟衣履及书疏而已，余无所蓄。

又曰：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常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神龙初，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

又曰：白履忠，陈留浚仪人也。博涉文史，尝隐居于古大梁城，时人号为梁丘子。景云中，征拜校书郎，寻弃官而归。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表荐履忠隐居读书，贞苦守操，有古人之风，堪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乃征赴京师。及至，辞以老病，不任职事。诏授朝散大夫，停留数月而归。履忠乡人左庶子吴竟谓履忠曰："吾子家室屡空，竟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寻以寿终。

又曰：崔觐，梁州城固人也。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令各为生业。觐夫妻遂隐于城固南山，家事不问。约奴婢递过其舍，至则供给酒食而已。夫妇林泉相对，以啸咏自娱。山南节度使郑余庆高其行，辟为节度参谋，累邀，方至府第。为吏无方略，苦不达人事，庆余以长者优容之。太和八年，左补阙王直方荐觐有高行，诏以起居郎征之，觐辞疾不起，卒于山。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王倪者，尧时贤人也，师被衣。啮缺又学于王倪，问道焉。啮缺曰："子不知厉害，则至人固不知利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雨，骑日月，而游天地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间乎？"

又曰："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师之，而问道焉。及舜受终之后，又以天下让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民不知怒，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观民目；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耳目益荣，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种形足

以劳，秋收敛身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为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所终矣。

又曰：啮缺，尧时人。许由师事啮缺，尧又师由。问曰："啮缺可以配天乎?"既而啮缺遇由，由曰："子将何之?"曰："将逃尧。"曰："何谓也?"曰："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贼天下。"遂逃不见。

又曰："巢父，尧时隐人。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 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闻言，负吾矣。"遂去，终身不相见。

又曰："许由字武仲，隐乎沛泽之中。尧闻，乃致天下而让焉。由乃退而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史记》又载。

又曰：壤父者，尧时人。年五十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时贤人也。年八岁而舜师之，遂让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终。

又曰：老莱子者，楚公室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蓬蒿为室，枝杖于床，饮水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子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夫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于河南。以莱子为老子，人莫知其所终也。

又曰：颜回字子渊，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孔子曰："尔家贫，居卑，何不仕?"回曰："回有郭外田六十亩，足以供馆粥；有郭内圃六十亩，足以供丝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乐；习所闻于夫子，足以自娱。回何仕焉?"

又曰：弦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及晋文公之返国也，与秦穆公伐郑，围其都。郑人私与秦盟，而晋师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郑。居三年，晋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率师袭郑，过周及滑，郑人不知。时高将市于周，遇之，谓其友蹇他曰："师行数千里，又数经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无备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矣。"于是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师，且使人告郑为备。杞子亡奔齐。孟明等返至殽，晋人要击，大破秦师。郑于是赖高而在。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诈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

逸民部七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荷蕢者，卫人也。避乱不仕，自匿姓名。孔子击磬于卫，乃荷蕢而过孔氏之门，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期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孔子闻之，曰："果哉，篾之难矣！"

(姓)[又]曰：石门守者，鲁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隐。又名为鲁守石门，主晨夜开闭之。子路从孔子入石门而宿，问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讥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时人贤焉。

又曰：东郭顺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师事之，而为魏文侯师友。侍坐于文侯，数称溪工。文侯曰："溪工子师耶？"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无择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师谁？"子方曰："东郭顺子也。"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子方曰："其为人也，直情而容物。物无道，则正容以悟之，使人意也消。无择何也以称之！"子方出，文侯曰："远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智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形解而不敢动，口钳而不知言语，所学真士梗耳。夫魏，真为居累矣。"

又曰：壶丘子林者，郑人也。道德甚优，列御寇师事之。

又曰：列御寇者，郑人也，隐居不仕。郑穆公时，子阳为相，专任刑。列御寇乃绝迹穷巷，面有饥色。或告子阳曰："列御寇盖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不好士乎？"子阳闻而悟，使官载粟数十乘以与之。御寇出见使，再拜而辞之。入见其妻，妻抚心而怒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乐。今子之妻子有饥色，君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非命也哉？"御寇笑曰："君非自知而遗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至于其罪我也，又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郑人杀子阳，其党皆死，御寇安然独全。终身不仕。著书八篇，言道家之意，号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且贱，心志不遂，乃治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惟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门，段干木逾墙而避之。文侯尊以容礼，出过其庐而轼。其仆问曰："干木布衣也，君轼其庐，不以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隐处乎穷巷，声驰千里，敢不轼乎？"文侯以名过齐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公仪潜，鲁人。与子思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为相。子思曰："公仪子逾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蔬食饮水，伋亦愿在下风。如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而无信用之心，公仪子智若鱼者可也。不尔，则不逾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为君操竿下钓，以伤守节之士。"潜竟终身不屈。

又曰：王斗，齐人也。修道不仕，与颜歜并时。曾造齐宣王门，欲见宣王。宣王使谒者延斗入，斗曰："趋见王为好势，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谒者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王趋而迎之于门，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宇）社稷，愿闻先生直言正谏。"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之爱尺之穀。"王曰："何谓？"斗曰："王使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国，非左右便辟则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之穀也。"王乃谢曰："寡人有罪于国家矣。"于是举士五人，任之以官。齐国大治，王斗之力也。

又曰：黔娄先生者，齐人也。修身清节，不求进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十钟，欲以为相。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以为卿，又不就。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曰《黔娄子》。终身不屈，以寿终。

又曰：原宪居环堵之室，瓮牖桑枢，上漏下湿，缊衣无表，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坐而弹琴。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闾，巷不容轩，来见宪。宪韦冠杖藜而出，应门，正冠则缨绝，敛衽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宪笑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若夫仁义之慝，车马之饰，宪不忍为。"子贡逡巡，面有惭色，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又曰：曾参字子羽。鲁哀公致邑焉，参辞不受，曰："吾闻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不我骄，我岂无畏乎？"

又曰：陈仲子，齐人。其兄戴为齐卿，食禄万钟。仲子以为不义，将妻子适楚，居于於陵，自谓於陵子。仲穷，不苟求不义之食。遭岁饥，乏粮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实之虫者，三咽而食视。身自织履，妻擘纻以易衣食。楚王闻其贤，欲以为相，遣持金百镒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一肉，而怀楚国之忧，竟可乎？"于是谢使者。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

又曰：披裘公者，吴人。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而睹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处之高而视之卑？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季子大惊，既谢而问姓名。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费无忌之谗杀伍奢，奢子员士将奔吴，至江上，欲渡无舟，而楚人购员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剑以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

人不受，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爵执珪，金千镒，吾尚不取，何用剑为？"不受而别，莫知其谁。员至吴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辄祭之，曰："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惟江上丈人乎？"

又曰：渔父者，楚人也。见楚乱，乃匿名隐钓于江滨。楚顷襄王时，屈原为三闾大夫，名显于诸侯。为上官靳尚所谮，王怒，迁之江滨，被发行吟于泽畔。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不凝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扬其波，汩其泥？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歠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焉？"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遂去，深自闭匿，人莫知焉。

又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惟丈人隐自修道，老而不亏，专业于安期先生，为道家之宗焉。

又曰：乐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后别从赵。其族乐毅显名于诸侯，而臣公独好黄老，恬静不仕。及赵为秦昭王灭，臣公东之齐，以《老子》显名，齐人尊之，号称贤师。赵人田叔等皆师事之。

又曰：盖公者，齐之胶西人也。明《老子》，师事乐臣公。楚汉之起，齐人争往于世主，惟盖公独遁居不仕。及汉定天下，曹参为齐相，延问诸儒数百人，何以治齐。人人各殊，参不知所从。盖公善黄老，乃使人厚币聘之。公为言治道贵清净则民定，遂推此为类，为参言之。参悦，乃避正堂舍之，师事焉。齐果大治。及参入相汉，导盖公之道，故天下歌之。盖公虽为参师，然未尝仕，以终寿。

又曰：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

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之，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乱，自隐姓名，时人莫能知者。初，张良易姓为张，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与黄石公相遇，衣褐衣而老，坠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乍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也，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焉。公笑以足受而去。良殊惊。公行里许，还，谓良曰："孺子可教也。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愈怪之，复跪曰："诺。"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与老人期，何后也？后五日早会！"良鸡鸣往，公又先在，怒曰："何后？复五日早会！"良夜半往，有顷，公亦至，喜曰："当如是。"乃出一篇书与良，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二年，孺子见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遂去不见。良旦视其书，乃是《太公兵法》。良异之，因讲习以说他人，莫能用。后与沛公遇于陈留，沛公用其言，辄有功。后十三年，从高祖过济北谷城山下，得黄石公，良乃宝祠之。及良死，与石并葬焉。

又曰：鲁二征士者，皆鲁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孙通白征鲁诸儒三十余人，欲定汉仪礼。二士独不肯，骂通曰："天下初定，死伤者未起，而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后可举。吾不忍为公所为也。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也。公往矣，无污我！"通不敢致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琅琊人。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出，置阜乡亭而去，赤玉舄为报，留书与始皇曰："后数十年，求我于蓬莱山下。"及秦败，安期先生与其友蒯通同往见项羽。羽欲封之，卒不肯受。见《列仙传》。

又曰：东郭先生者，与其友梁右君俱修道，隐居不仕。曹参为

齐相，尊礼士。范阳人蒯通为参客，入见参曰："妇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参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由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隽士也。今隐，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愿足下礼之。"参遂致礼聘，二人终不仕。齐人美焉。

又曰：田何字子[庄]，齐人也。自孔子受《易》，世传至何。及秦焚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焚。故何传之不绝。汉兴，何以齐诸田徙杜，故号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东武王仲、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梁项生等，皆显当世。惠帝时，何年老家贫，守道不仕，帝亲幸其庐。以受业。终为《易》者宗。

又曰：王生者，汉文景时人也。善为黄老，退居不仕，与南阳张释之交。当时释之为公车令，太子与梁王共入朝，不下司马门。释之劾奏太子不敬。文帝善之，迁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为帝，是谓景帝。释之惧，称病欲去。用王生计，乃见上谢之，景帝不过也。王生平常与释之及公卿会庭中立，生袜解，顾谓释之，前跪而系之。既退，或让生曰："独奈何辱张廷尉，使跪系袜乎？"生曰："吾年老，老且贱矣。自度终无益张廷尉。廷尉方为天下名臣，吾岂敢耻廷尉使系袜乎？欲重之。"诸公闻之，皆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挚峻字伯陵，京兆长安人。少治清节，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峻独退身修德，隐于阼山。迁既亲贵，乃以书劝峻进曰："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峻报书曰："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送余齿耳。"峻之守节不移如此。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阼。阼人立祠号曰阼君。

又曰：韩福者，涿人也。以行义修洁著名。昭帝时，将军霍光秉政，表显义士。郡国条奏行状，天子得福等五人行义最高，以德行征至京兆，病不得进。元凤元年，诏策曰："朕悯劳福以官职之事，赐帛五十匹，遣归。其务修孝悌，以教乡里。"福归，终身不仕，卒于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长陵人也。少治《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官，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师焉。望之不以见敬为高，愈自损退。为巫医于民间，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学。扶风耿况、王伋等皆师事之，

从受《老子》。终身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丘诉字季春，扶风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与俗人为群。郡召始见，曰："明府欲臣诉耶？友诉耶？师诉耶？明府所以尊宠人者极于功曹，所以荣禄人者已于孝廉，一极一已，皆诉所不用也。"府君异之，遂不敢屈。《三辅决录》曰：丘诉傲俗，自谓无伍。

又曰：荀靖字叔慈。父淑有名绩。靖兄弟八人，号曰八龙。靖至孝，阖门悌睦，隐身修道。弟爽字慈明，亦有材学。汝南许章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太尉辟，不就。及终，颍阳令丘祯号靖曰玄行先生。颍川太守王怀亦谥曰昭定先生。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庞参为汉阳太守，就家候棠，以薤一本、水一盆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户下。参曰："棠是欲谕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击强宗也；抱孙儿当户者，欲太守开门恤孤也。"终参去，不言。诏征不至。及卒，乡人图画其形，至今称任征君也。

又曰：张仲蔚，平陵人。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诗赋，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

又曰：高恢字伯远，少治《老子经》，恬虚不营世务。与梁鸿善，隐于华阴山。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肱年最长，与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亲友。及长各娶，兄弟相爱不能相离。习学五经，兼明星纬，弟子自远方至者三千余人，声重于时。凡一举孝廉，十辟公府，九举有道，至孝贤良，公车三征皆不就。仲季亦不应征辟。建宁三年，灵帝诏征为犍为太守。肱得诏，乃告其友曰："吾以为虚获实遂藉声价。盛明之世尚不委质，况今政在私门哉！"乃隐遁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诏。名振天下，年七十卒于家。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经行高于南州。桓帝时，汝南陈蕃为豫章太守，因荐稚于朝廷。由是三举孝廉贤良，皆不就；连辟公府，不诣，未尝答命。公薨，辄身自赴吊。太守黄琼亦尝辟稚，至琼薨，归葬江夏，稚既闻，即负笈徒步豫章三十余里，[到江]，夏琼墓前，致酹而哭之。后公车三征。不就，以寿终。

又曰：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诸生，质直不苟，动必依道。同县高俭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惟馥闭门不与高、蔡通。桓帝即位。灾异数发，诏百司举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赵戒举馥，不诣，遂隐身。久之，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等专朝，禁锢善士，谓之党人。馥虽不交官，然声名为节等所惮，遂与汝南范滂、山阳张俭等数百人并为节所诬，悉在党中。诏下郡县，各捕以为党魁。馥于是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百家，何以生为！"乃剪须变服，易形改姓，入相虑山中，为冶工客作，形貌毁悴。积佣三年，而无知者。后诏悉放，俭等皆出，馥独叹曰："以为人所弃，不宜复齿乡里矣！"留赁作不归，家人求，不知所处。其后人有识其声者，以告同郡上党太守濮阳潜。潜使人以车迎馥，馥自匿不肯见。潜车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同县大女虽玉为父报仇，外黄令梁丑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书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追旌庐表，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丑善其言，乃为谳减死论，人称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饮酒食肉十余年。遂隐居，学治《京氏易》、《严氏春秋》、《小戴礼》。三业先通，因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学无常师。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病困，以身托蟠。蟠即步负其丧，至济阴，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符传护送蟠，蟠不肯，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前后凡一察，蒲车特征，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寿终。

又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闻。身长八尺

余，家贫，郡县欲以为吏，叹曰："(大)[丈]夫何能执鞭斗筲哉！"乃辞母，与同郡宗仲至京师，从屈伯彦学《春秋》，博洽无不通。又审于人物。由是名著于陈梁之间。步行遇雨，巾一角垫，众人慕之，皆折巾角。士争往从之，载策盈车。凡泰知之，于无名之中六十余人，皆先言后验。以母丧归，徐稚来吊，以生刍一束顿泰庐前而去。泰曰："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后辟司徒府有诏征，皆不就。

又曰：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筑室于庭中，闭门不见客。旦于室中向母拜，虽子往不得见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着巾，身无单衣，足着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车再征，不诣。范滂美而称之曰："隐不违亲，身不绝俗，可谓至贤也。"

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为布衣时，与牢游，夜讲论，共言谶"刘秀当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万一？各言尔志。"牢独默然。世祖问之，牢曰："丈夫立义，不与帝友。"众大笑。及世祖即位，征牢，称疾不至。诏曰："朕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当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辄奉诏，就家存问。牢恒被发称疾，不答诏命。

又曰：成公者，成帝时自隐姓名。尝诵经，不交世利，时人号曰成公。成帝时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又曰：彭城老父者，楚之隐人也。见汉室衰，乃自隐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余。王莽时，征故光禄大夫龚胜，欲为太子师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胜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会敛者数百人。先生痛胜以名致祸，乃独入哭胜，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煎。龚先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毕而起，出，众莫知其谁。

又曰：宋胜之字即子，南阳安众人也。少孤，年十五失父母，家于谷城隙中，孝慕甚笃，隙中化之，少长有礼。胜之每行，见老人担负，辄以身代之；猎得禽兽，尝分肉与有亲者。贫，依姊居数岁，乃至长安受《易》通明，以信义见称。从兄衰为东平内史，遣吏召之，胜之曰："众人所乐者，非胜之愿也。"乃去游太原，从郁越牧羊，以琴书自娱。丞相孔光闻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又曰：东海隐者，汉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节征用，历位至一年，复征还，见友不肯见而让之曰："不有忠信奇谋而取大位，自知无德，曷为致此而复遽去？何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距良，终不纳。论者高之。

又曰：韩顺字子良，天水成纪人也。以经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隐于南山。地黄四年，汉兵起于南阳，顺同县隗嚣等起兵，自称上将军。西州大震。惟顺修道山居，执操不回。嚣以道术深远，使人赍璧帛车辞厚礼聘顺，欲以为师。顺因使谢嚣曰："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即欲相师，但入深山来。"嚣闻矍然，不敢强屈。其后嚣等诸姓皆灭，惟顺山栖安然，以贫洁自终焉。

又曰：挚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孙也。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词论清美。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骐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既通古今，而性温敏，不耻下问，故学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隐于南山之阴。初，马融始从恂受业，恂爱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后果为大儒，文冠当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荐恂行侔曾、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实瑚琏器也，宜在宗庙，为国真辅。由是公车征，不诣。大将军窦宪举贤良，不就。清名显于世，以寿终。三辅称焉。

又曰：姜岐字子平，汉阳上郡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兄居，治《书》、《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国桥玄为汉

阳太守，召歧，欲以为功曹。歧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收歧，若实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后杀歧。益争之。玄怒益，使挝之。益得杖且谏曰："歧少修学孝义，栖迟衡庐，乡里归仁，名宣州里，实无罪状。益敢以死守之。"玄心乃止。歧于是高名逾广。及母死，丧礼毕尽，让平水田与兄岑，遂隐。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营业者三百余人。辟州从事，不诣。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后举贤良，公府辟以为茂才，为蒲坂令，皆不就。以寿终于家。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九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严遵字君平，蜀人。常卖卜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帘，以著书为事。扬雄少从之游，数称其德。李强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足矣。"雄曰："君可备礼与相见，其人不可屈也。"王凤请交，不许，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时人服之。

又曰：郑朴字子真，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扬雄《法言》盛称其德，曰：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振京师。冯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绝。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中化之，班白不负担，男女不错行。弘尝为县令，乡人共送之。元无心就行，因共酣饮，月余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惟扬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间。"

又曰：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学《孝经》、《论语》，兼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大将军何进辟玄，州郡迫胁，不得已而诣，进设机杖之礼以待玄。玄以幅巾见进，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后十余辟，并不就。

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学隐山，不营名利，连辟不就。时人号安曰任孔子。建安中，读《史记·鲁连传》，叹曰："性以洁白为治，情以得志为乐，性治情得体道而不忧，彼弃我取，与时而无争。"遂

终身不仕，号曰任征君。

又曰：管宁字幼安。灵帝末，以中国方乱，乃与其友邴原涉海，依辽东太守公孙度，度虚馆礼之。其后中国少安，人多南归，惟宁不还。黄初中，华歆荐宁。宁知公孙渊必乱，乃因征辞还。以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就。宁凡征命十至，舆服四赐。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年，未尝箕踞，榻上当膝皆穿。常着布裙絡裘，惟祠先人乃着旧布单衣，加首絮巾。辽东郡图其形于府殿，号为贤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弃妻子，不应袁绍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陈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勉卒高尚，义不相屈。"昭乃隐陆浑山中。

又曰：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汉末。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滓。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迕视。口未尝言，虽有惊急，不与人语。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后百余岁卒。

嵇康《高士传》曰：子州友父者，尧、舜各以天下让友父。友父曰："我适有劳忧之病，方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曰：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之，石户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海，终身不反。

又曰：伯成子高，不知何许人也。唐虞时为诸侯，至禹复去而耕。禹往趋而问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问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尧治天下，至公无私，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而不劝，罚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无留吾事！"佩佩然遂复耕而不顾。

又曰：卞随、务光者，不知何许人。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曰："非吾事也。"汤遂伐桀，以天下让随，随曰："后之伐桀，谋于我，必以我为贼也；而又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不忍闻。"乃自投桐水。

又让务光，光曰："废上非义，杀民非仁，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于尊我哉？"乃抱石而沉庐水。

又曰：小臣稷者，齐人。抗厉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见。公曰："吾闻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焉。

又曰：亥唐，晋人也。高恪寡素，晋国惮之。虽蔬食菜羹，平公每为之欣饱。公与亥唐坐有间，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时与亥子坐，腓痛足痹，不敢伸。"叔向悖然作色，不悦。公曰："子欲贵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禄子。夫亥先生乃无欲也，吾非正坐无以养之，子何不悦哉？"

又曰：涓子，齐人。饵术接食，甚精。至三百年后，钓于河泽，得鲤鱼中符，后隐于宕石山，能致风雨，告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又曰：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又曰：关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内学星辰服食。老子西游，喜先见气，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为著书。因与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胜实，莫知所终。

又曰：康市子者，圣人之无欲者也。见人争财而讼，推千金之璧于其旁，而讼者息。

又曰：狂接舆，楚人也。耕而食。楚王闻其贤，使使者持金百镒聘之，曰："愿先生治江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去，妻从市来，曰："门外车马迹何深也？"接舆具告之。妻曰："许之乎？"接舆曰："富贵人之所欲，子何恶之？"妻曰："吾闻至人乐道，不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受人爵禄，何以待之？"接舆曰："吾不许也。"妻曰："诚

然，不如去之。"夫负釜甑，妻戴衽器，变姓名，莫知所之。尝见仲尼，歌而过之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更名陆通，好养性，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皇甫士安《高士传》曰：陆通字接舆。楚昭王政乱，乃阳狂不仕，故曰接舆也。

又曰：荣启期者，不知何许人也。披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是一乐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免于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又曰：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耦而耕，孔子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是孔子。""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仲由。""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耕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怅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

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许人也。子路从而后，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又曰：颜阖者，鲁人也。鲁君闻其贤，以币聘焉。阖方服布衣，自饮牛。使者问曰："此颜阖家耶？"曰："然。"使者致币。阖曰："恐听误，而遗使者羞。"使者至，复来求之。阖乃凿坯而遁。

又曰：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为乱，使石乞告之。不从，承之以剑，而僚弄丸不辍。鲁侯问曰："吾学先王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忧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洒心，而游无人之野，则无忧也。"

又曰：太公任者，陈人。孔子围陈，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吊之，曰："子几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饰智以警愚，修身以明污，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于患也。孰能削迹捐势，不为功名者哉？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孔子曰："善。"辞其交游，巡于

大泽，入兽不乱群，而况人也。

又曰：汉阴丈人者，楚人也。子贡适楚，见丈人为圃，入井抱瓮而灌，用力甚多。子贡曰："有机于此，后重前轻，名曰桔槔，用力寡而见功多。"丈人作色曰："闻之吾师，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子贡愕然，惭不对。有间，丈人曰："子奚为？"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学以疑圣智，独弦歌以买声名于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气，堕汝形体，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札，吴王之子，最少而贤。使上国还，会阖闾使专诸刺杀王僚，致国于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初适鲁，听乐论众国之风。及过徐，徐君欲其剑，札心许之。及还，徐君已死，即解剑带树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灭吴，去之齐，号鸱夷子。治产数千万，去；止陶，为朱公，复累巨万。一日蠡事周师太公，服桂饮水，去越入海，百余年乃见于陶。一(旦)[且]弃资财，卖药于兰陵，世世见之。

又曰：屠羊说者，楚人也，隐于屠肆。昭王失国，说往从王。王反国，欲将赏说，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得]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王使司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说曰："愿长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又曰：闾丘先生，齐人也。宣王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赐父老不租，父老皆谢，先生独不拜。王曰："少也？"复赐无徭役。先生复独不拜。王曰："父老幸劳之，故答以二赐。先生独不拜，何也？"闾丘曰："闻王之来，望得寿得富得贵于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仓廪备灾，无以富先生；大官无阙，无以贵先生。"闾丘曰："非所敢望，愿选良吏，平法度，臣得寿矣；赈乏以时，臣得富矣；令少敬长，臣得贵矣。"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

逸民部十

逸民十

嵇康《高士传》曰：周丰，鲁人也。潜居自贵。哀公执贽请见之，丰辞。使人问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宗庙社稷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乘结之，民其两不解乎？"

又曰：颜斶者，齐人也。宣王见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王不悦。斶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王作色曰："贵乎？"斶曰："昔秦攻齐，令曰：'敢近柳下惠垄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由是观之，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齐王曰："愿先生与寡人游，食太牢，乘安车。"斶曰："愿得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舆，无事以当贵，清净以自娱。"遂辞而去。

又曰：鲁连者，齐人，好奇伟倜傥。尝游赵，秦围邯郸，连却秦军。平原君欲封连，连不受。平原君(文)[乃]置酒，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有)[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而无取也。即有取，是商贩之事，不忍为也。"遂隐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

又曰：郑仲虞，不知何许人也。汉章帝自往，终不肯起，曰："愿陛下何惜不为太上君，令臣得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书禄终其身，

世号之白衣尚书。

又曰：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汉文帝时，宋忠、贾谊为太中大夫。谊曰："吾闻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巫医。"试观卜数中，见季主闲坐，弟子侍而论阴阳之纪。二人曰："观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世未尝见也。尊官高位，贤者所处。何业之卑，何行之污？"季主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所谓贤者，乃可为羞耳。夫内无饥寒之累，外无劫夺之忧，处上而有敬，居下而无害，君子道也。卜之为业，所谓上德也。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公等喁喁，何知长者？"二人忽忽，不觉自失。后遂不知季主所在。《史记》又载。

又曰：班嗣，楼烦人也。世在京师，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老庄之道，不屑荣官。桓君山从借《庄子》，报曰："若庄子者，绝圣弃智，修性保身，清虚淡泊，归之自然。钓渔于一壑，则万物不干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今吾子伏孔氏之轨迹，驰颜、闵之极艺，既系率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炫耀也！昔有学步邯郸者，失其故步，匍匐而归。恐似此类，故不进也。其行已。"持论如此，遂终于家。

又曰：蒋诩字元卿，杜陵人，为兖州刺史。王莽为宰衡，诩奏事到灞上，称病不进。归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时人谚曰："楚国二龚，不如杜陵蒋翁。"

又曰：王真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郡人。真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尝为杜陵门下掾，终身不窥长安城，但闭门读书，未尝问政，不过农田之事。邵公王莽时避地河西，建武中，窦融欲荐之，固辞乃止。家累百金，优游自乐。

又曰：薛方，齐人，养德不仕。王莽安居迎方，因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悦其言，遂终于家。

又曰：龚胜，楚人。王莽时遣使征聘，义不事二姓，遂不食而

死。有老父来吊，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消。龚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趋而出，终莫知其谁也。

张显《逸民传》曰：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负刍杀太子留而自立，是为曹成公。其后晋执成公，将见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遂亡命奔宋。晋侯请子臧反国而归成公，子臧以国致成公为君。见《左传》。

又曰：周党字伯况。整身清约，非法不行。建武中，征为义郎，以病去。诏曰："昔夷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食朕禄。"后终隐居娱志，不营于世。

虞般佑《高士传》曰：皇甫士安少执冲素，以耕稼为业，专心好学。每改服以行，兼日而食，得风痹。或多劝修名，士安答曰："居畎亩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势利而后名乎？"诏以为太子中庶子、著作郎，并不应也。

又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邻牛犯种，担刍送牛。牛主人大惭，乃不复暴。晋咸宁二年，诏曰："处士朱冲，履行高洁，经学修明，征为博士及太子中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以免。居近夷俗，羌戎奉事若君也。

又曰：刘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征皆不就。安贫慕道，潜志述作数十年，不出门。凡著述十余万言。

又曰：伍朝字世明，好学该博，显命屡加，不就。镇南将军刘弘上请补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选，竟不听。尚书郎胡济言朝守静衡门，志道日新，诚江南之良才，丘园之逸老也。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贲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竟不就。后卒于家。王隐《晋书》亦同也。

又曰：郭文举，河内轵县人。年十三，有怀隐志。每行山林，旬日忘归。父母丧终，辞家不娶。入陆浑嵩山少室，乃隐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下将没，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穷谷无人之

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亦无壁障。时多虎暴，而文独宿积十余年，恒着鹿皮裘葛巾。司徒王公迎置果园中，众人问文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乎？"文曰："情由意生，意息则无情。"又问："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终则为鸟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哉？"又曰："狼虎害人，先生独不畏乎？"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兽亦不害人耳。"居园七年，逃归余杭。

袁淑《真隐传》曰：苏门先生，尝行见采薪于阜者，先生叹曰："汝将以是终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终者，我也；不以是终者，我也。且圣人无怀，何其为哀？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终。

又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许人也。隐居鬼谷山，因以为称。苏秦、张仪师之，遂立功名。先生遗书勉之曰："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嵩岱之松柘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根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又曰：郑长者，隐德无名，著书一篇，言道家事，韩非称之。世传是长者之辞，因以为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识。居国南鄙，因以为号，著书言阴阳事。

又曰：野老，六国时人。游秦楚间，年老隐居，掌劝为务。著书言农家事，因以为号。

又曰：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马暖常师事之。暖后显于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暖绝。

又曰：楚人有献鱼于楚王，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可惜，是故来献。"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渔者仁人，将以诲我也。"乃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去后宫，

楚国大治。

又曰：河上丈人，家贫，编萧自给。其子没泉，得千金之珠。丈人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骊龙颔下。子能得其珠者，遇其睡也。使龙而寤，子其齑粉矣。"

又曰：孙叔敖遇狐丘先生，曰："仆闻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叔敖曰："不然。吾爵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小，禄厚而施益溥。"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又见《列子》。

又曰：客有候孔子者，颜渊问曰："客何人也？"孔子曰："窅兮泛兮，吾不测也。夫良玉径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度寸，虽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苟蕴美自厚，容止可知矣。"

《说苑》曰：卫有丈夫负缶入井灌韭，终一日一区。邓析下车教之，为机后重前轻，命曰槁，终日灌韭百区不倦。卫丈夫曰："吾师言有机智之心，我非不知，不欲为也。"

《杂记事》曰：徐稚忽荣禄，陈蕃钦其高行，以礼招请，署为功曹。及师友祭酒，又特为设东面之坐，重席佩巾几以候之。稚辞疾不到。

王僧虔《吴地记》曰：处士陆著，字文伯。汉桓灵之间，州府交辟，并不就，惟事栖遁。临卒，诫诸子弟云："吾少未尝官，勿苟仕浊世。"子弟遵训，遂二代不仕，并有盛名。

又曰：桐庐县东有大溪，九里注庐溪口，南通新安，东出富阳，青山绿波，连霄亘壑。昔征士散骑常侍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致极也。勃字长云，谯国铚人。父散骑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国子祭酒颙，并高蹈俗外，三叶肥遁，为海内所称。梁典曰：戴颙字仲若，与逵并隐遁有高名。颙以父不仕，复循其业，辟皆不就。

梁萧绎《孝德传》曰：缪斐字文雅，东海兰陵人。世乱，将家避地海滨。不以遁世为闷，不以穷居为伤，浣衣濯冠，以俟绝气。

《道学传》曰：乐钜公者，宋人。独好黄老，恬静不慕荣贵，号曰

安丘丈人。

又曰：孔总，会稽山阴人，逸操不群，惟有一奴自随。奴善吹笙，总为《洛生咏》，与之相对而已。

《世说》曰：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辨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室。在剡为戴公起宅(其)[甚]精，戴始往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陆机《招隐诗》曰：明发心不怡，投袂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宿西山足。轻条像云构，密叶成翠幄。

左思《招隐诗》曰：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

陆云《逸民赋》曰：古之逸民，轻天下，轻万物，而欲专一丘之忻，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乐，万物不干其志，然后可以妙有生之极，因无疆之休。乃为赋曰："相荒土以为居，度山阿而考室；层幽翳荟，穹谷重深；岩木振颖，葛藟垂阴；潜鱼潦沚，嘤鸟来吟；顾蔬圃于滋薄，即兰堂于芳林；靡飞飘以赴节，挥天籁以兴音；抱回流之别沼，食秋华于高岑；漾三泉以濯流，浚金谷以投簪；遵渚龙见，在林凤戢；遁绵野而宅心，望岩穴而凯入。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一

宗亲部一

祖父母　父母　继母

祖父母

《释[名]》曰：祖，祚也；祚，先也。

《礼记·曲礼》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

《毛诗·商颂》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汉书》曰：路温舒字长君，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也。

《后汉书》曰：虞诩，陈国人。祖父为郡县狱吏，务在宽恕。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治狱六十年，虽不及于公，子孙何得不为九卿？"故字诩曰升卿。后迁仆射尚书令。

《晋书》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国家应天受命，创业垂统。吾每侍宴，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后嗣其殆乎？此吾子孙之忧。汝等犹可没。"指孙曰："此辈必遇乱亡。"及遵之子绥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圣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刘抚养，密奉事以孝谨闻，有暇则讲学忘疲。师事谯周，门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老，上表云："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臣密今年四十四，祖母年九十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恭事于刘之日短。"刘终后，复为太子洗马。

又曰：王爽字季明。强正有志，历侍中。尝与会稽王道子饮，

道子醉，呼爽为小子。爽曰："亡祖长史与简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又曰：符生字长生，健第三子。幼而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为儿童时，洪戏之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曰："吾将以尔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惧，跣而掩其口。

《陈留志》曰：范乔字伯山。年二岁，祖父馨临终执其手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流涕。

《江蕤别传》曰：蕤年十一，始樗蒲。祖母费为说往事，有博弈破业废身。于是弃五木，终身不以为戏。

父 母

《尔雅》曰：父为考，母为妣。

《毛诗·陟岵》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礼记·曲礼》曰：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左传·隐公》曰：郑庄公母弟共叔段，以母之宠，请邑，居之京。段遂以京叛。公伐京，段出奔，遂置母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曰："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

又《庄公》曰：宋南宫长万作乱，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又《成上》曰：晋败齐师于鞌，齐请平。晋人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襄三》曰：晋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视寝。其子皆谏其母，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弊族也，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栾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公羊传》曰：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史记》曰：赵括，奢之子。赵孝成王欲以括为将，母曰："不可使也。"王曰："母何以知之？"对曰："妾事其父时，其父为将，王之所赏赐尽分散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令）[今]括一朝为将，军吏不敢仰视，王之所赐，悉藏于家，而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致之，吾已决矣。"母曰："王必遣，忽有不称，妾乞不坐。"王许之。后果败，为白起所坑。

《汉书》曰：王陵，沛人，以兵属汉王。项羽得陵母，置于军中，以招陵。后汉使至，陵母谓使者曰："为老妾语陵，汉王长者，必有天下，善事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羽怒烹之。

又曰：陆贾使南越，赵他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吕后时病免归家。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与其子，各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舞鼓吹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欢、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及车骑从者。"

又曰：金日磾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也。父以降汉见杀，与母阏氏弟俱没入宫。后拜光禄大夫。既亲近，未尝有过，武帝甚信爱之。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嘉之；及死，诏图形于甘泉宫，曰休屠王阏氏也。日磾每见画，常拜泣不止。

又曰：霍去病父仲孺，河东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侍

者卫少儿私通，生去病。仲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子，因绝不相闻。久之，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至平阳传舍，遣吏迎仲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为大人之遗体也。"仲孺扶服叩头，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仲孺买田宅奴婢而去。

又曰：严延平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为河南太守，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屠伯。母见责之曰："汝宣化千里，不闻仁爱，而杀人立威名，岂为人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东归扫墓地耳！"岁余，果败。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并至大官，东海号为万石严妪。

又曰：隽不疑为京兆尹，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有所平反，活几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而为之食；或无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后汉书》曰：窦武字游平，扶风人。初，武母产武，并产一蛇，送之林中。后母卒，葬，有一大蛇自榛草出，击柩流血，若哀泣之容。时人以为窦氏之祥。

又曰：杨彪为太尉，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君何瘦之甚也？"彪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改容。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仲博，滂弟也。滂从龙舒君归之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又曰：黄宪字叔度，汝南人。世贫贱，父为牛医。袁阆母谓阆曰："汝从牛医儿来耶？"对曰："阆不见叔度，自以为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固难测矣。"

又曰：庐江蔡宗，字孟承。兢廉严正，其子未尝见面。子为二

千石，求谒宗。宗下帷，不许。子伏于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窥之，乃识仪貌。

又曰：崔发仕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通百家之言，莽以殊礼之，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乘文轩丹毂。

又曰：张甫字孟侯，汝南人。为太尉，虽在公位，父常居田里。每有迁职，辄一诣京师。公卿罢朝，俱诣甫府，奉酒上寿，时人荣之。

《吴志》曰：蒋钦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孙权叹其在位能守约俭，敕御府为母作被(乃)[及]帏帐。

《晋书》曰：刘惔字真长，沛人。少清远有奇才，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屩以为养，虽筚门陋巷，晏如也。

又曰：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甚有才学知名，拜著作郎。孝武会西堂，滔预坐。还，下车，先呼子系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座不。此固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如何?"

又曰：汜毓字稚春，济北卢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时人号之"儿无常父，衣无常主"。

又曰：荀羡字令则，清和有准。才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恒置羡于膝上。羡乃阴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

又曰：虞谭母孙氏，训子以节义，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丞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谭立养堂于家。

又曰：郄诜，济阳人。对策高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母在日，苦病车。及亡，不欲车载，家贫无以市马，乃于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棺至冢，负土成坟。

又曰：韩康伯，颍川长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恒贫。伯年数岁，大寒，母为作布裤，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着布裤，寻复作裤。"伯曰："不须。"母问故，曰："火在斗中，柄热；今上着裤，下亦当

暖矣。"

又曰：羊耽妻辛氏，陇西人，侍中毗之女。聪朗有才鉴。钟会为镇西，请其子琇为参军。母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无贻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恕乎？"后会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又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阳人。五代义居，闺门雍睦。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尝诣虞家，升堂拜母。时以为荣。

又曰：周颙母李氏字洛秀，汝南人。中兴时，颙等并列显位。尝冬至置酒，洛秀举酒赐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无所，不谓尔等并居贵位、在吾目前，吾复何忧？"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阿奴，谟小字也。后果如其言。

又曰：刘琨为并州刺史，母谓之曰："汝能弘济经略，驱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济？祸必及我也。"后父母并为刘聪所害。

又曰：朱序字次伦，义阳人。镇襄阳，苻坚令苻丕围序。序母韩氏自登城履行，谓西北角必先破受弊，遂领百余婢及城中女同丁筑城三十余丈。后贼果从西北角攻，众溃城破。遂固新筑。丕用引退，得免城破。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

《宋书》曰：张兴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转右将军。父仲字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欲往襄阳，父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虽田舍翁，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与吾，行田时吹之。"兴世素俭谨畏法，白父曰："此乃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乃止。兴世欲拜墓，仲子曰："汝卫从甚多，恐先人惊怖。"兴世减撤而行。

又曰：朱修之，义阳人。加建武将军，留戍滑台，为索虏所攻。母悲忧。一旦，乳汁惊出，因号恸，告家人曰："我老，非有乳汁之时。今忽如此，我儿必殁矣。"后数日，凶问至，修之果以此日陷殁。

《梁书》曰：王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常携孺于市，道途中逢中丞卤簿驱迫，落沟中。及孺拜中丞日，引孺清道，悲不自胜。

刘璠《梁典》曰：张充字延符，吴人。父绪特进，有重名。充少不拘细行，肆意畋放。时绪请假还吴，始入西郭，值充正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犬。遥望见父，乃脱鞲放鹰缒犬，向舟而拜。绪曰："一身两役，无亦劳乎？"充跪对曰："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岁矣，请至来岁，终身折节。"绪曰："若过而能改，乃颜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寻师就学，博览今古，郁为名士。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苏峻作逆，领军卞壸，以王师败绩，遂单骑赴难，二子眕盱随之俱殁。母裴氏抚尸而哭之："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阳闻之，叹曰："父死于前，子殁于后，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可谓贤矣。"

又曰：吴司徒孟宗，少从南阳李肃学。母为作厚褥大被。或问其故，曰："小儿无德可容，而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可得气类相接也。"

《列女传》曰：邹氏，孟轲之母。见孟子少而学归，母方织，问之曰："子之废学，若吾断织。"孟子惧，因更勤不息，遂为大儒。

《世说》曰：华歆遇子弟甚整，虽暗室之内，俨然若朝典也。

又曰：陈元方遭父忧，哭泣哀恸，容体骨立。其母悯之，窃以锦被蒙之。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四方是则，如何当丧以锦被焉？孔子曰：衣夫锦，食夫稻，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因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数百日。

继　母

《仪礼》子夏传曰：继母如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东观汉记》曰：应慎字仲华，为东平相。事后母至孝，精诚感

应，梓树生厅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长大。

《后汉书》曰：鲍永字君长，上党人，事后母至孝。妻于母前叱狗，永遂去之。

《晋书》曰：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初适扶风马元。元卒，为玄继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如己所生。

又曰：王祥字休征，琅琊人，至孝。继母朱氏不慈，由是失爱于父，令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令守丹椋实。每风雨，则抱而泣。母常思黄雀炙，忽有黄雀数十飞入幕，遂以供母。

《三十国春秋》曰：王延九岁，丧母，孝行有闻。后母卜氏御之无道，延恭事弥谨。卜常取蒲蕴败麻与之贮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鱼。延扣冰恸哭而得，与之。卜乃心悟，抚之如所生也。

又曰：晋安帝时，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弃市，如常刑。

《家语》曰：曾参，武城人，志存孝道。后母遇之无恩，其妻藜蒸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不用吾命，况大事?"遂遣之，终身不娶。其子请焉。告之曰："高宗以后妇出孝己，尹吉甫以后妻嫉伯奇，容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后妻，妻乃谮之于吉甫曰："伯奇见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岂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楼察之。"妻乃取毒蜂缀衣领，令伯奇掇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闻之，曰："此放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杀其妻。

《搜神记》曰：衡农字剩卿，东平人。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雨，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与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几百)[三十]余人，惟农夫妻获免。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二

宗亲部二

伯　叔

《释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之)次，癸在下也。

《说文》曰：伯，长也。

《尔雅》曰：父之昆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

《礼记·檀弓》曰：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文。

《家语》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往过孔蔑而问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聳，聳宜为袭，前后相积袭也。学焉得习，言不得习学者。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馆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此谓矣。"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蔑。对曰："自来仕者，无亡而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也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信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也！"

《汉书》曰：初，高祖微时，尝避事，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应劭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谓亡女婿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晋灼曰：丘，大也。大嫂为家嫂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辍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

皇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封其子信为颉冀侯。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宣帝时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为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又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辅政凡九侯、五大司马，惟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子争侈靡，莽独孤贫，折节为俭；受《礼经》，勤身博学，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世父凤病，莽侍疾，乱发垢面。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黄门侍郎。

《东观汉记》曰：郑均好义笃实，事寡嫂，收儿，恩礼甚至。

又曰：魏谭有一孤兄子，年一二岁，常自养视。遭饥馑，分升合以相生活。谭时有一女，生裁数月，念无谷食，终不能两全，弃其女，养活兄子。州郡高其义。

又曰：桓荣卒，子郁当袭爵，让于兄子。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与之。

又曰：淳于恭养兄崇孤儿，教诲学问。时不如意，辄（乎）[呼]责数，以捶自击其胫，欲以感之。儿惭负，不敢复有过。《袁子》又载。

又曰：郅恽友董子张，叔父及为乡里民所害，子张病，恽往候之，气绝良久，复视恽，歔欷[不能言]。恽曰："知子不悲天命，痛仇不复也。"恽即起，将客取仇人头以示。子张见之，悲喜，因绝。

《后汉书》曰：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难。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

谢承《后汉书》曰：魏霸字峤卿，济阴人。为钜鹿太守，与兄子同苦乐，不得自异。

又曰：许荆兄子世尝报仇杀人，怨家会众操兵至荆家，欲杀世。

荆始从府休归，与相遇，因出门，解剑长跪曰："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既兄早殁，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今愿杀身代世塞咎。虽死以往，犹谓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许掾，郡中称为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华峤《后汉书》曰：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曰："吾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曰："我服食久，身口所安也。"

袁山松《后汉书》曰：范丹为莱芜长，去官于市卖卜，妻纺绩以自给。丹弟子恺见丹藩不完，载柴将客藩之。时丹适行，还，怒敕子拔柴，载以还之。

《后汉书》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吾欲(闻)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襟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又曰：范迁字子庐，沛国人也，为司徒。及在公，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余奉禄，以为后世。"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

又曰：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

又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吾兄子尝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又曰：张禹字伯达。父歆为淮阳相，终于汲令。禹性笃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百万，悉无所受；又以田宅推与伯父，自身寄止。

又曰：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作何？"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又曰：戴封遭伯父丧，去官。

又曰：沮授为曹操所执，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

又曰：刘矩字叔方。少有高节，以叔父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

又曰：伏恭字叔齐，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魏志》曰：荀攸字公达，祖父昙。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推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奸乱。"衢悟，乃推问，果杀人亡命。因是异之。

又曰：卢毓字子家，涿郡人也。父植有名于世。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为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

又曰：毛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兄孤子甚笃。

又曰：张范子陵及弟子戬为山贼所得，范直诣贼，请二子。贼以陵还范，范谢曰："诸君相还儿，厚矣。夫人情虽爱其子，然吾怜

戮之小，请以陵易之。"贼义其志，悉以还范。

又曰：王基字伯与，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抚养甚笃，亦以孝称。

又曰：高慎字孝甫，敦厚少华，有沉深之量。抚育孤兄子五人，恩义甚笃。琅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志》曰：诸葛亮初未有子，求兄子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嫡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

王隐《晋书》曰：庾衮孤兄女曰芳，将嫁，美服具矣，衮刈荆苕为箕帚焉，召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人之道也。故赐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

又曰：魏舒容貌质朴，少号迟钝，人莫之知。惟叔父衡知其奇，每有宾客造己，常劝使过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臧荣绪《晋书》曰：阮籍随叔父至东，兖州刺史王昶闻籍奇伟，请与相见。乃叹息，以不能测也。

又曰：王湛字处冲，司徒浑之弟也。兄子济轻之，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微，妙有奇趣，皆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慄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形既妙，回策如索，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湛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虽快，任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蹶，而邮马如常。济益叹异，还白其父曰："济始得一叔，乃济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为痴，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及是，帝又问如初。济曰："臣叔殊不痴。"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

"上比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曰："欲处我季孟间乎？"

又曰：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也。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论词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

又曰：邓攸逃奔，石勒，[以牛马]负其妻子而去，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遂弃(其)己子，卒以无嗣。绥服攸丧三年。

又曰：谢安字安石，于东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安殊不以屑意。

又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闻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

又曰：谢玄字幼度，以勋封康乐县公。陈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诏听之，更封玩豫宁伯。

又曰：罗宪兄子尚，字敬之。少孤，依叔父宪。

又曰：刘曜逼长安，凉州刺史张寔叔父、西海太守肃请为先锋击曜，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割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耋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

又曰：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纳之子也。苻坚破邺，以纳为广武太守。数岁去官，家于张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东，苻昌收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狱掾呼延评，德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岁，而公孙卒。临终，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东归，可以此刀还汝叔也。"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何充字次道。道年在童龀，伯父邃谓之曰："我为小儿时，亡伯车骑。"谓我："汝后当与伯父争名。汝今器宇深弘，亦当出我右。"

又曰：时氐贼强，侵寇无已，朝议求文武良将可以镇遏北方者。

卫将军谢安曰："惟有兄子玄可堪此任。"中书郎郗超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于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又曰：陆纳字祖言，为吴兴太守。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供办，复不敢问，乃密作数十人供。安至，纳设茶果而已。俶下精饮食，客罢，纳大怒，杖俶四十，云："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

《三十国春秋》曰：羊祜都督荆州，镇襄阳。时祜有平吴之志，方树基址，擢王浚为巴郡太守，将委以巴峡之任。祜兄子暨谓祜曰："观浚为人，志大者侈，不可专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矣，知人则哲，叔子之谓乎？

又曰：安帝时，以刘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不受。镇之，毅季父也。义熙初，谓毅蕃曰："汝辈才力势运，足以得志，当身争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财，又不受汝罪累。"每见毅等道从吏卒，到门，辄骂诟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数百步止，与白衣数人而进，仪卫悉不自随。及至毅败，天下服其先见，而刘裕甚敬遇之。

又曰：燕金紫光禄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左光禄大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仪容伟茂，志节果当，有佐命之功，显吾门者必汝也。"

孙岩《宋书》曰：许昭先，义兴人也。诸父肇坐事，系狱七年，不判。子侄三十余人，昭先家最贫薄，专独断诉，无日在家，饷馈肇，莫非珍新。家产既尽，卖宅以充之。肇诸子倦怠，惟昭先无有懈息。如是七岁。尚书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得释。

沈休文《宋书》曰：宗悫字元干，征士柄兄子也。年少时，炳问悫所志，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

又曰：何承天叔胖为益阳令，随胖之官。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命为参军。时殷仲堪、桓玄等互举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祸难未

已，解职还益阳。

又曰：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南郡人也。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

《典略》曰：郑均字仲虞，任城人也。好黄老，兄亡后，养嫂、兄子思，礼甚笃。及居并门，尽推财产与之，由是名称。

《风俗通》云：周玘字孟玉，为右将军掾。弟子使客杀人，被罪。玘诣府，与太守盛亮相见，了不论弟子之命，遂俱尽于狱。弟妇不哭其子，但哭孟玉。孟玉由此为高。

《曹瞒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瞒。少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操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㖞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操于是益得肆意。

《陈留耆旧传》曰：高慎字孝甫。敦厚少文华，有沉深之量，抚育孤兄子五人，恩爱甚笃。琅琊相何英嘉其行，以女妻焉。

又曰：爰弥字伯仁。年十岁，叔父兰部济阴从事，与御卒俱猎。县送酒肉，弥不肯尝。问其故，答曰："闻之于诸侯，夫临其事，不食其食。"兰然其言，还而不受。贞洁之质，由是以彰也。

《海内先贤传》曰：故南郡太守南阳程坚，体履仁孝，秉志清洁。少让财兄子，仕郡县。居贫无资，摩镜自给。

《襄阳记》曰：庞统字士元，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司马德操，与谈，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阴嵩字文王，南阳新野人，卫尉兴从祖兄也。少丧父母，与叔父居，恭谦婉顺，温良节俭。王莽末，义兵初起，乃与叔父避世苍梧。后征拜谒者，以叔父忧，弃官。

张莹《汉南记》曰：北海靖王兴，性敦笃仁厚，长有明略。兄弟

少为光武所抚育，恩爱如子。

刘彦明《敦煌实录》曰：氾固字孔完，大将军掾纯之孙也。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于是三府竞辟，皆不就。

张骘《文士传》曰：桓骐字元凤。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精察好学，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颇有异才，今已涉猎《书》、《传》，殊能作诗赋，君试为口赋试与之。"客乃为诗曰："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骐即答曰："邈矣甘罗，超等绝伦。卓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

《傅子》曰：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谨，食孤侄如赤子。

《世说》曰：郄鉴遭永嘉丧乱，穷馁，乡人共饴之。公常携兄子、外甥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穷馁，以君之贤，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饴。"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着两颊，还吐与二儿。后鉴亡，翼时为鄚莫候切。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心丧三年。

又曰：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散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弈之女，左将军王凝之之妇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三

宗亲部三

伯叔母　从伯叔　族父　姑

伯叔母

《尔雅》曰：父之兄妻为世母，父之弟妻为叔母。

《礼记》曰：曾子问曰："婚礼吉，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母，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之世母。"

又《杂记》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语》曰：孔子之旧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将助之以木。子路曰："由也昔闻诸夫子，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姑已如何？"姑，且；已，止。孔子曰："凡人有丧，匍匐救之。况旧故非友，同志为友，故友非旧友。吾其往。"及之为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遂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之隐，阳不闻以过之。子路曰："夫子屈节而极于此，失其举矣。岂未可已乎？"孔子曰："吾闻之，亲者未失其为亲也，故者未失其故也。"《礼记》亦载，称原壤之母也。

《蜀志》曰：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也。靖与曹公书曰："世路威夷，祸乱遂尔。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涉南海，循岸渚，五千余里。复遇疫疾，伯母殒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持，前到此郡。追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甚。"

《晋书》曰：罗含字君章，桂阳人也。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

少有志尚。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才章。"自后藻思日新。

又曰：余杭妇人经年荒，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吴兴太守孔褒荐之。

又曰：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尝得瓜果，辄进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择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泣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殆。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自号玄晏先生。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陇西人，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所在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会果反。祜尝送锦被，宪英嫌其华，反而覆之。

又曰：杜有道妻严氏，字宪，京兆人。贞淑有识量，生子植。植从兄预为秦州刺史，被巫，征还。宪与预书戒之曰："谚曰：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三公是卿座。"预后果为仪同三司。

《三十国春秋》：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闻。蔡氏每叹曰："羊叔子可谓能养也。其诸葛孔明之亚乎！"

《宋书》曰：谢瞻字宣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幼孤，叔母刘氏抚育有恩，同于至亲。

从伯叔

《尔雅》曰：父之从父、昆弟为从祖父。

《吴志》曰：朱异字季文，为阳武将军。孙权与论攻战，问对称意。权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恰)[狯]，乌外切。定见

之，复过所闻。”

臧荣绪《晋书》曰：王沉字处道，少孤，为从叔司空昶所养。沉事昶如父。

虞预《晋书》曰：王浑从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贱孽也。少时不为亲党所知，浑谓弟深等曰：“卿等莫轻彭祖。此儿平世不减方州牧伯，乱世可为都督三公。”怀悯之世，果为幽冀都督，位至鼎辅，如浑所说。

《晋书》曰：王彪之字叔虎。从伯导曰：“选曹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耶？”彪曰：“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深为伯敦、导所器重。

又曰：魏舒字阳元，任城人也。身长八尺二寸，姿望秀伟，饮酒石余。而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愿毕矣。”舒亦不介意。后迁至司徒、剧阳子。

又曰：檀凭之字庆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闺门邕肃，为世所称。孤从兄子歆兄弟五人，皆稚弱。凭之抚养，若己所生。

又曰：荀崧从弟馗早亡，二息序、庶许金切。年各数岁。崧迎与共居，恩同其子。太尉临淮公荀顗国胤废绝，朝廷以崧属近，欲以崧子袭封。崧哀序孤微，乃让封与序。论者称焉。

《宋书》曰：谢景仁，陈郡阳夏人也。卫将军晦从叔父也。祖据太傅安弟，父兄宣城内史。景仁博闻强识，玄每与之言，不倦也。

又曰：王诞字茂世，琅琊临沂人也。少有才藻。晋孝武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文，久而未就，谓诞曰：“犹少序节物一句。”因出本示诞。诞揽笔便益之，接其“冬秋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嗟叹清拔，因而用之。拜秘书郎。

《宋齐语录》曰：梁特进沈约撰史，王希聃尝问约曰：“从叔太常，何故无传？”约戏之曰：“贤从叔者，何可载？”答曰：“从叔惟忠与

孝，君当不以忠孝为美?"约有惭色。

《博物志》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粲子预魏讽反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从子景，字长绪。

崔鸿《前凉录》曰：范绩字弘基。绩幼有名称，族叔上洛太守毗拊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驹也。"历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举秀才，为郎中，迁中都谒者。

族　父

《尔雅·释亲》曰：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

《后汉书》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族父渊以官宦有才辩任职。元帝世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太常侍。

《蜀志》曰：费祎字文伟，江下鄣人也。鄣音亶。少孤，依族父伯仁。姑，益州牧刘璋母也。

《晋书》曰：顾和字君孝，侍中众族子也。曾祖容，吴荆州刺史。祖相，临海太守。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志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骐骥，兴吾宗者必此子也。"时宗人球亦有令问，为州别驾。荣谓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陈留志》曰：阮武字文业，魏末为清河太守。族子籍方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明于知人，皆此类也。

姑

《释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于己为久故之人也。

《广雅》曰：姑谓之威。威，故也。

《说文》曰：威，姑也。

《尔雅》曰：父之姊妹为姑；王父之姊妹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为高祖王姑；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

《毛诗》曰：《泉水》，卫女思归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

妹称姑，先生曰姊。笺云：宁则又问姑及姊，亲其类也。先姑后姊，尊姑也。

《礼记·曲礼》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

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左传·僖上》曰：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震为木，离为火，火从木生离为震。妹于火为姑。谓我侄者吾谓之姑，谓子圉质于秦也。

《汉书》曰：成帝班婕妤，彪之姑也。

《后汉书》曰：桓晔字文林，姑为杨赐夫人。父鸾卒，姑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杨氏。

《晋书》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遗姑书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儿。"姑答曰："《灵光殿赋》云：'胡人遥集于上楹'，便可以遥集为字。"咸从之。

《列女传》曰：鲁义姑者，鲁野人之妇也。齐攻鲁至郊，遥见一人携一儿，抱一儿。及军至，乃弃抱者而抱携者。将欲射之，遂止而问曰："所抱者谁之子？"对曰："兄之子。""所弃者谁之子？"曰："己子也。妾见大军至，不能两全，遂弃所生之子。"军曰："子之于母，甚痛于心，何弃所生而抱兄子？"对曰："子之于母，私爱也；侄之于姑，公义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为也。"于是齐军遂止，曰："鲁郊有妇人犹持节行，况于朝廷乎！"遂回军不伐。鲁君闻之，赐束帛，号曰义姑。

又曰：梁宣节姑者，梁之妇人也。其室失火，兄子与己子三人在内，入取兄子，辄得其子。及火盛，不复得入。妇人将赴火，其友曰："本取兄子，卒误得己子，至于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妇曰："梁国岂可以户告人晓也？被不义之名，何面见弟兄？吾欲复

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谓节姑也。

《先贤行状》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也。

又曰：钟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毓，与膺齐名。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四

宗亲部四

兄弟上

《释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谓兄曰荒。弟曰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说文》曰：兄，长也。

《周易》曰：《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陈》：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又《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安国曰：封康叔，名称小子，明当受教训。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尔雅》曰：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

又曰：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毛诗·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棠棣之华，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鹡鸰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蒸也无戎。丧乱既

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又《何人斯》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土曰埙，竹曰篪。云伯仲，喻兄弟也。

又《颍弁》曰：尔酒既旨，尔肴既嘉。笺云：旨，嘉皆美也。汝酒已美也，汝肴已美矣，何已不同与族人燕也。言其知能具其礼而弗为之也。岂伊异人，兄弟匪他。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葛藟》曰：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又曰：《杕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又《六月》曰：《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棠棣》废，则兄弟缺矣。

又《陟岵》曰：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又《沔水》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又曰：《黄鸟》，刺宣王也。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又《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

又《行苇》曰：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又《角弓》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信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又《将仲子》曰：《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又《扬之水》曰：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汝。无信人之言，人实迁女。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莫不信。

又《皇矣》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

又《蓼萧》曰：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恺悌。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为兄亦宜，为弟亦宜。

《礼记·王制》曰：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周礼·春官》曰：大宗伯之职，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脤膰，祭社稷宗庙之肉也。赐以同姓之国，同福禄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也。鲁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也。

《仪礼》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亶，诚也。古文亶为淳。始加元服，兄弟俱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

《左传·桓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殁，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杜预曰：公子冯，穆公子也。穆公卒，殇公即位。

又《襄公》曰：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杜预曰：传言献子友于兄，且不隐，其实也。

又《文上》曰：穆伯如莒莅盟，且为襄仲逆。及鄋，登城，见之美，鄋城，莒邑。自为娶之。仲请攻之，文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惠伯，叔子孙也。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仁子也。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还莒女也。复为兄弟如初。

又《文下》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葬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惠伯叔彭生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又《昭元》曰：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铖也。其权宠如两君也。其母曰："弗去，惧选。"铖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铖出奔晋。"罪秦伯也。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司马侯问，曰："子之车尽于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焉？"

又《隐公》曰：郑庄公弟共叔段，居京，谓之京城太叔。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又《襄(二)[十四]》曰：吴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杜预曰：札，诸樊弟也。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诸樊适子，故曰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传言季札之让，且明吴兄弟相传。

(又)《谷梁传·隐公元年》曰:兄弟天伦。兄先弟后,天之伦次。

《论语》曰: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包氏曰:周时仲乳生八子,皆为显士,故记之也。

又曰: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马融曰:切切偲偲,切责之貌也。怡怡,和顺之貌也。

又《为政》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又《颜渊》曰: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郑玄曰:牛兄桓魋行恶,死丧无日,我为无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恶而友贤,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之。

《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追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养老,往归焉。

又曰:信陵君无忌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顾亲戚兄弟,禽兽耳。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亲戚若此,而况于仇雠之国乎?"

又曰:汉五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数使使劳苦丞相萧何。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焉。为君计,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又曰:周公旦,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又曰：朱公居于陶，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告其少子生往视之，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于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请欲行，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公从之。长男竟持其弟丧归。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惟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也，顾有所不能忘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前日吾所以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固已望其丧之来也。"

又曰：蒙恬弟毅仕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蒙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又曰：汉王灭项籍，立为皇帝。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乃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诏，不敢动我，独不愧于心乎？"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匹)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

又曰：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当是时，季布以诺、心以勇著闻。

又曰：卫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常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幸矣，何得封侯。"

《汉书》曰：陈平，阳武户牖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游学。

又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

敬惮之。

又曰：田蚡封武安侯，为丞相，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由此滋骄。

又曰：丞相韦贤封扶阳侯，长子方山早终，次子弘，少子玄成。初，弘为太常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父贤以弘当为嗣，故敕令自免。弘怀嫌，不去官。及贤病笃，弘竟坐宗庙事，系狱，罪未决。室家问贤当为后者，贤恚，不肯言。于是贤门生博士等与宗室计议，共矫贤令，以玄成为后。贤薨，玄成在官，闻丧，又言当为嗣。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妄笑语。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避兄者。丞相御史劾奏之，不得已，受侯爵。

又曰：左冯翊韩延寿行县，至高陵，有昆仲相讼田。延寿耻不能明教化，因入传舍，闭阁思过。于是讼者自髡，肉袒谢罪。

又曰：严延年兄弟五人，有吏才，至大官。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

又曰：金日磾两子赏、建俱为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赐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耶？"霍光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光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

又曰：张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岁千余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数上书让减户邑。又因弟阳都侯彭祖口陈至诚，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父薨，商嗣为侯，推财以分异母诸弟，身无所受，居丧哀戚。于是大臣荐商，行可以励群臣，义足以厚风俗，宜备近臣。繇是擢为诸曹侍郎中郎将。

范晔《后汉书》曰：光武郭后讳圣通，真定槁人也，为郡著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万与母弟，国人义之。

又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直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暮岁不离墓所。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五

宗亲部五

兄弟中

《后汉书》曰：徐防卒，子衡当嗣，让封于其弟崇。数岁，不得已，乃出就爵。

又曰：封观者，有志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遂称风疾，喑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后数年，兄得举，观乃稍损而仕州郡。

又曰：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迁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

又曰：袁谭欲更攻弟尚，问王修曰："计安出？"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

又曰：许荆字少长，会稽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谓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细广宅，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预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

又曰：童恢弟翊，字汉文。名高于恢，宰府先辟之，翊阳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又曰：缪彤字预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

弟遂求分异，又数有计争之言。彤乃掩户自挞曰："缪彤，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为敦睦之行。

又曰：李充字大逊。家贫，兄弟六人同衣递食。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遂令出门。妇衔涕而去。

又曰：王莽以崔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五叫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

又曰：班固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

又曰：显宗问班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

《东观汉记》曰：丁鸿父綝从征伐，鸿独与弟盛居，怜盛幼少而共寒苦。及綝卒，鸿当袭封，上书让国于盛，书不报。既葬，乃挂衰绖于家庐而去，留书于盛曰："鸿贪经书，不顾恩义，弱而随师，生不供养，死不饭唅。皇天祖祢，并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状，愿辞爵，章不报。迫于当封，谨自放弃。"

又曰：赵孝字长平。建武初，谷食尚少，孝得谷炊将熟，令弟礼夫妻出。比还，孝夫妻共蔬食。礼夫妻归，辄独饭之。积久，礼心怪之，疑，后掩伺，见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乡里归德。

又曰：刘恺字伯豫。以当袭父爵，让与其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请绝国。上美其义，特优加之。

又曰：孔奋笃于骨肉，弟奇在洛阳为诸生分禄，供给其器用，四时送衣，下至脂烛。每有所食，甘美辄分减以遗奇。

又曰：邓彪字伯智，南阳人也。父邯，世祖中兴，从征伐，以功封鄦侯。彪少修孝行，厉志清高，与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陈绥伯、张弟伯同志好齐名，称南阳五伯。彪以嫡长为世子，邯薨，彪当嗣爵，让国与异母弟凤明。帝高其节，诏书听许凤袭爵，彪仕州郡。

又曰：朱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马援兄况，勃衣方领，能行步，辞言闲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自亲。及援遇谗，惟勃能终焉。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乌氏人。常曰："多藏厚亡，为子孙累。"每租奉到，及两宫赏赐，便置中门外，未尝入藏，悉分与昆弟中外。

又曰：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以分与昆弟外家。

又曰：刘敞曾祖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陵道为舂陵侯。敞父仁嗣侯，以舂陵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平四年，徙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仁卒，敞谦俭好义，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荆州刺史上其义行，拜卢江都尉。

又曰：郭况为城门校尉。况，皇后弟，贵重，宾客辐凑。而况恭俭谦逊，遵奉法度，不敢骄奢。

又曰：郑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书》，好黄老，澹泊无欲，清静自守，不慕游宦。兄仲为县游徼，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岁余，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坐吏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语，遂为廉洁，称清白吏。

又曰：鲁恭字仲康，扶风人。父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平)[丕]年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赗赠无所受。及归

服丧，礼过成人。恭怜(平)[丕]小，(不)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丰教授。(平)[丕]举秀才，恭乃始为郡吏。

又曰：邓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门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国新遭大忧，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养两宫。比上疏自陈"愚暗粪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显位，并侍帷幄，豫闻政事，无拾遗一言之助。以补万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长，罪责日深，惟陛下哀怜。"

又曰：魏霸字乔卿，为钜鹿太守，妻子不列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己独专乐，故常服粗粝，不食鱼肉之味。妇亲蚕桑，服机杼，子躬耕农，与兄弟子同苦乐，不得有异。乡里慕其行化。

又曰：马防兄弟二人，皆各六千户。

又曰：张纯封武始侯，有子根奋。及纯病，敕家丞翕曰："无功于国，猥蒙大恩，爵不当及于后嗣。"纯薨，大行移书问嗣，翕上奋。中元二年，诏书封奋。奋上书曰："不病，哀臣小，称疾，令翕立后。臣时在河南冢庐，臣见纯前告翕语，自以兄弟不当蒙袭爵之恩，愿下有司。"诏不听。奋既嗣爵，谦俭节约，闺门和平。

《续汉书》曰：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弟。

又曰：姜肱字伯淮。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长，与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亲友。及长，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相离。以继嗣当立，乃更往就室。学皆通五经，兼明星纬。

谢承《后汉书》曰：郭贺字惠公，颍川阳翟人也。父镇廷尉，以功封定颍侯。薨，贺当袭爵，上书让与弟。时诏书不听，遂窜逃匿三年。孝顺皇帝下大鸿胪，切责州郡求贺，强使就封国。

《魏志》曰：袁述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

《魏略》曰：夏侯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楙在西征时，多畜众

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其后群弟不遵礼度，楙数切责，弟惧见治，乃共构楙，令公主奏之。有诏收楙，意欲杀之。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为"诽谤之言，不与实相应，此清河公主与楙不睦，出于谮构，冀不待实耳。且伏波与先帝有定天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为然。"乃发诏问本，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佐欲构疏楙，使不见信。

又曰：太傅司马宣王久病，曹爽摄政。李丰依违，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

《吴志》曰：诸葛瑾字子瑜，琅琊阳郡人也，为孙权长史。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与其弟亮但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又曰：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书与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不亦宜乎？"客得书奇之，由是见称。

《蜀志》曰：糜竺弟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羽用覆败，竺面缚请罪。先主慰喻，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宠如初。

《晋书》曰：卫瓘有六男，无爵，悉让二弟，远近称之。

又曰：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贞洁有兄风，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寤矣。"

又曰：何淮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为骠骑，劝其令仕。淮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淮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又曰：周颙字伯仁，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饮酒，瞋目谓颙曰："君才不及弟，何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颙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又曰：戴逵字安丘，处士逵之弟。逵励操东山，而遁以武勇显。谢安尝谓遁曰："卿兄弟志业何殊？"遁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兄不

改其乐也。"

又曰：王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察其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散骑常侍祖纳，初与弟约不睦，中宗甚任约疏纳。纳乃言于中宗曰："约为人，外有国士之形，内怀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权，必为乱阶。"中宗弗纳。纳遂以兄弟相谤免官。及后，约为逆，论者始知纳忠诚。

又曰：颜含少有操行，兄(幾)[畿]停丧在殡。忽梦云复活，一门咸梦，经时不已。含时尚少，乃慨然曰："今灵异至此，岂可孤抑？开棺之痛孰与不开？"乃共发棺，果有生验(骚)，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别。含于是绝弃人事，蓬首屏气以就啥养。于时人士皆叹其至行，并馈饷之，含谢而不受。经十三年，竟不起疾。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六

宗亲部六

兄弟下

《晋书》[曰]:王览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母少止凶虐。祥渐有誉。时朱氏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氏遽夺反之。自后朱氏赐祥馔,览辄先尝。

又曰:庾冰字季坚。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

又曰:荀组字大章。于时天下已乱,组兄弟贵盛,惧不容于世,虽居大官,并讽议而已。

又曰:谢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

又曰:华悝字道弘。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三,值年饥谷贵,悝蔬食而母甘肥不绝。又抚育孤弟,友爱甚至,称为慈兄。由是少有声誉。

又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始辞之,因强,乃受。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凡汝后必兴,足称此刀,故以相与。"览则导之祖。

王隐《晋书》曰:祖逖字士稚,范阳人。与弟约,将母诣洛,交结人流。逖舅程玄良,良弟卫,卫弟收,并台郎,有势于洛,更共扶赞两甥。故命并阶清途。逖初为司州主簿,举秀才,为大司马齐王

掾，有将帅之风。

《宋书》曰：谢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长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论，常以他语乱之。

又曰：蔡廓奉兄轨如父，家事小大，皆咨而后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高祖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轨时为给事中。

又曰：谢景仁爱其弟𧊒胡甘切。而憎弟述。尝设馔请高祖，命𧊒预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虑非高祖命之，请急，不从。高祖驰遣呼述，须至，乃欢。及景仁有疾，述尽心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后进，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怀惭愧也。

又曰：张畅弟收为猘音制犬所伤，医言食蛤蟆鲙即愈。收甚难之。畅含笑先尝，收因啖得差。

又曰：庾登之字元龙，颍川鄢陵人也。少以强济自立，为吴郡太守，坐事免官。弟炳之为临川内史，登之随弟之郡，优游自适。

又曰：江夷字茂远，济阳考城人也。夷少自操厉，为吴郡太守，以兄疾去官。后迁右仆射。

又曰：陶潜与弟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又曰：孔颢字思远，不尚娇饰，服用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颢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清约，称此二人。颢弟道存，从弟微，颇营业。二弟请假东还，辎重十余舫，皆是绢纸席之属。颢见之，命上置岸侧，命左右取火烧之尽，乃去。道存代颢

为江夏内史，时都邑米贵，道存虑颉甚乏，遣吏载伍百斛米饷之。颉呼吏载米还，彼吏曰："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

又曰：蔡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弟轨。

又曰：徐湛之年数岁时，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环)[坏]，左右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众咸叹其幼而有识。

又曰：谢弘微宽重有雅量，不以喜愠改色。有蔡湛之者，及见太傅兄弟，谓人曰："弘微貌类中郎，而性似文靖。"

《齐书》曰：衡阳元王道度，太祖长兄也。与太祖俱受学雷次宗。宣帝问二儿学业，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润，皆良璞也。"

又曰：刘璡兄瑊，夜隔壁呼璡共语。璡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后应。瑊问其久，璡曰："向束带未竟。"其操如此。

又曰：张岱少与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镜、征北将军弟永、广州刺史辨俱知名，谓之张氏五龙。

《隋书》曰：卢昌衡小字龙子，风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从弟思道小字释奴，宗中俱称英妙。故幽州为之语曰："卢家千里，释奴龙子。"

《唐书》曰：温大雅历迁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对居近侍，议者荣之。高祖从容谓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而卒。

又曰：张嘉贞为并州长史，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开元初，因奏事至京师。上闻其善政，数赏慰，嘉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离居，魂绝万里，乞移就臣侧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无所恨。"上嘉其友爱，特改嘉祐为忻州刺史。

又曰：韦述弟迪，学业亦亚于述，尤精《三礼》，与述对为学士，

迪同为礼官。时人荣之。

又曰：张道源族孙楚金，少有志行，事亲以孝闻。初与兄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荐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时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举也。"乃俱荐擢第。

又曰：李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逊兄造知二弟贤，日为营丐，成其志业。建先逊一年卒。兄弟同致休显。士君子多之。

又曰：杨汝士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宗人嗣复镇西川，兄弟对居节制。时人荣之。

又曰：薛膺友悌。弟齐为李绛山东西道从事。绛遇害，齐中飞矢，坠于城下。膺时为左补阙，闻难，不及请，驰马以赴齐殁。膺与兄弟褒、庠处丧过礼，朝之卿大夫暨缙绅者往吊继路。闻其哀号，吊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补阙，庠去河南县尉直弘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终丧。蹈名教者推之。

《续晋阳秋》曰：王岷有俊才，与兄珣并有名，而声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阿弥难为兄。"

韦昭《吴书》曰：刘繇长子基遭家多难，婴丁困苦，潜处味道，不以为戚。与群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稀见其面。诸弟敬惮，事之犹父，不妄交游，门无杂宾。

《三十国春秋》曰：裴楷尝新为别宅，宅甚美丽，楷兄欲之，楷便让之。为性有大度，皆斯类也。

《世说》曰：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仕吴，吴朝服其弘雅。

又曰：谢弈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着青衣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奈何，故取作此？"谢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即遣之。

《会稽典录》曰：谢渊字休德，山阴人。其先钜鹿太守，夷吾之后也。世渐微替，仕进不继。至渊兄弟，一时俱兴。兄咨字休度，少以质行自立，干局见称，官至海昌都尉。渊起于衰末，兄弟修德，贫无戚容，历位建威将军。

又曰：钟牧字子干。牧兄弼计吏，少与同郡谢赞、吴郡顾谭齐名。牧童龀时号为迟讷。尝谓人曰："牧必胜我，不可轻也。"时人皆以为不然。

《三辅决录》曰：张宇，穆之第二子也。以父功当封，自言两目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弟恭。其小弟好戏无度，放散家财，宇悉以所得千万与之。天子闻而嘉之，又知其让封，征拜议郎。

《说苑》曰：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桓公有后妻子，曰公子目夷，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欲立之，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对曰："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不许，强以许。公许之。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之卫，兹父从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兹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反。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后目夷召兹父归。

《楚国先贤传》曰：阴兴字君陵，南阳新野人也。拜卫尉，薨。时封兴长子庆为嗣阳侯，次子傅为鹍强侯，傅弟员、丹皆为郎。庆少修儒术，推所居第宅、奴婢、财物悉分与员、丹，但佩印绶而已。当世称之。上以庆闺门孝悌，行义敦密，褒显朝廷，以励亲戚，擢为羽林右监。

刘向《列女传》曰：广汉汝妇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贪吝。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余万悉让与兄，裁留园地数十亩，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让先祖所有也，此独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担金与兄嫂。嫂初谓叔穷乏，来欲假贷，有不悦之色，见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

弃妻还金。

《海内先贤传》曰：范丹字史云，让财千万与三弟。

《风俗通》曰：陈留太守泰山吴文章，少与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后相会下邳市中，争计共斗，伯武殴之。文章欲报，心凄怅，手不能兴。观者笑之。更相借问，乃亲兄也，相持啼泣。观者复曰："兄得校弟，不得报兄。向者所笑，乃其义也。"

《典论》曰：刘表疾病，其子琦还省疾。琦性慈孝，其弟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归，必见谴怒伤叹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

江微《陈留志》曰：李铨字玄机，平丘人也。少聪惠，有志行。铨兄全，前母子，后母甚不爱也，而衣食皆使下铨。铨始年五岁，觉己衣胜兄，即脱不着，须兄得与己同，然后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长，铨内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闺门雍睦，为邦族所称。

《晋诸公赞》曰：高柔长子隽，大将军掾。次诞，历三州刺史，放率不伦，决烈过人。次光字宣茂，少习家业，明练法治，晋武帝世为廷尉。兄诞与光异操，谓光小节，常轻侮之。光事诞愈谨。

又曰：和峤为少保散骑常侍，性至俭吝。峤同母弟郁素无名称，峤轻侮之。以此为损一。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七

宗亲部七

姊妹　舅姑　嫂叔　娣姒

姊　妹

《尔雅》曰：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

《毛诗(曰)·泉水》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礼记·檀弓》曰：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左传·成上》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欲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隽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隽才虽多，其何补焉?"遂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请晋，晋人杀之。

又《昭元》曰：郑徐吴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使女择焉。子皙盛饰而入，布币而出。皙，公孙黑。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子南，公孙楚字。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焉。

又《定上》曰：吴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雎水，钟建负之，以从。复国。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王遂使妻钟建，以为乐尹。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地，据玑衡，齐七政，秉八极，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史记》曰：聂政为严仲子杀韩相侠累，因自披面抉眼，出肠以死。韩取政尸，暴于市，购之曰："有能言杀侠累者，与千金。"政姊

妾闻之，乃伏尸哭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灭贤人之名？"乃大呼天者三，遂死于政旁也。

又曰：万石君石奋，高祖问曰："君有何人？"对曰："有姊，善鼓琴。"高祖乃召为美人。

又曰：张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为宫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长安，与亲戚别居，故曰戚里。

《汉书》曰：李延年妹绝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不惜倾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闻之，乃召入宫。

又曰：秦彭字伯平，为山阳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镰自割。伯因前救姊，触镰伤姊，遂亡。县正论法，彭曰："救无恶志。"乃轻罪之。

谢承《后汉书》曰：范冉姊病，往看之。姊为设饭，冉留钱一百文。姊使人追还之，冉竟不受。

又曰：曹寿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风人，为都护，在绝域。年老思入关，妹乃上书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余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书奏，帝乃征还。

又曰：宋弘字仲子，为司空。帝姊胡阳公主新寡，帝与论朝臣美恶，以观其意。主曰："宋弘容德莫及。"帝曰："方图之。"后引弘入，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谓主曰："事不谐矣。"

又曰：汝南袁隗妻，马融之女。少有才辨。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隗谓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欲鲍宣、梁鸿之行者，妾亦请从少绍、孟光之事。"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人，而君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又问："南郡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识，辄以资财为损，何耶？"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愬。

家君固其宜也。"

《蜀志》曰：初，孙权以妹妻蜀先主。孙氏性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执刀剑而侍立，先主心常凛凛然也。

《晋书》曰：郭奕字大业，太原人。迁雍州刺史，有寡姊随其之官。姊下僮仆多有奸犯而为人所纠，弈按省毕，曰："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遣而不问。

又曰：桑虞字子深，卫人。年十四丧父，哀毁过礼，以米百粒糁藜藿。其姊喻之曰："灭性非孝子。"对曰："藜藿杂米，足以胜哀。"

又曰：凉州刺史羊欣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酺为御史中丞，贬预以清风俗。论者称之。

又曰：陈统字元方，弟纮字伟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并有才美。姊适东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适同郡刘氏，文章最盛。

又曰：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段仪女，婉惠有志操，常谓妹季妃曰："我终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妇。"邻人闻笑之。后燕王纳元妃为室，范阳王德聘季妃，并如其言。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名道韫，安西将军弈之女也，聪明有才辩。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顾氏。谢玄每以之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答曰："谢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宋书》：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官，资给中分禄秩。西土称之。

《齐书》曰：永兴中，有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之，其左眼即开愈。时人皆以为孝感所至也。

《梁典》曰：长广桥者，宋武帝姊昔卖纱籴米，还，桥小，不敢过，无船得渡。日晚，宋武帝大饥，久，方见姊负米还，乃谓姊曰："若异日富贵，当长广此桥。"遂为名也。

《新子》曰：梁车新为郫令，其姊往见之。值暮，郭门闭，遂逾郭

而入。梁车新因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遂夺玺免官。

应劭《风俗通》曰：郝廉，太原人，饥寒不受人衣食。曾过姊家饭，留五十文置席下而去。

《世说》曰：郗嘉宾死，妇弟欲迎其姊还，姊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也？"

又曰：袁彦道有二姊，一适殷源，一适谢祖。尝语桓宣武，切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王子年拾遗》曰：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暗诵六经。父曰："吾未尝教尔，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对曰："姊尝抱于篱边，听邻家读书，因记得而诵之。"

萧韶《太清记》曰：刘孝仪诸妹，文彩艳质，甚于神人也。

《荆州图南北岸》曰：屈原之乡里，原既流放，忽然归，乡人喜悦，因名南岸曰归乡岸。原有姊闻原还，亦来归，责其矫世。乡人又名其北岸曰姊归岸。

舅　姑

《释名》曰：夫之父曰舅，舅言久也，父老之称也。夫之母曰姑，姑言故也。

《尔雅》曰：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殁则曰先舅先姑。

《礼记·檀弓》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

又《内则》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衣纸。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线、纊、施絜杅，大觿、木燧，衿缨、綦屦，以适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

又曰：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不敢专行也。

《仪礼·婚礼》曰：舅饗送者以一献礼，酬以束锦；姑饗妇人送

[者],酬亦束锦。

《左传·襄元》曰:鲁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檟以自为椁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姜,成公妇也。

《列女传》曰:邹孟轲既娶,将入室,其妇袒而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求去,曰:"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妾窃惰在室,而夫子见妾,悖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于父母。"姑召轲而谓之曰:"夫礼,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恐见人过。今子不察于礼而责于妻,不亦远乎?"孟子遂留其妇,谢之。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姑妇之道。

嫂 叔

《释名》曰:嫂,叟也,老称也。叟,缩也,人及物老皆小缩于旧也。叔,少也,幼者称也。叔亦俶也,见嫂俶然却退也。

《尔雅》曰:女子谓兄之妻为嫂,弟之妻为妇。

《礼记·曲礼》曰:嫂叔不通问。

又《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

又曰:嫂叔之无服也,盖推之远之也。

又《杂记》曰:嫂不抚叔,叔不抚嫂。

《史记》曰:苏秦,洛阳人。从鬼谷归,大困穷困。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为下机。秦乃闭室不出,读《周书阴符》。后合六国,从约并力,相六国。北报赵,过洛阳,车骑辎重拟于王者,乃归。昆弟嫂侧目不敢仰视。秦谓嫂曰:"何前踞而后恭?"嫂匍匐以面伏地,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汉书》曰:高祖长兄伯妻,高祖微时尝避事,时与宾友过其丘嫂。丘,空也。无婿曰丘,乃寡嫂也。嫂厌叔引客来食,佯为羹尽辗釜。客去,高祖视釜,尚有羹,由是怨之。后定天下,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为言之,高祖曰:"非敢忘也,但其母不长者耳。"后七年,封

为龚颉侯。

又曰：陈平兄伯常耕田，纵平游学，嫂疾之不亲家事。或问平："食何物而肥？"对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无。"伯闻而逐其妻。

《晋书》曰：郑休妻石氏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生庶子沈。休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间，三不举子。

又曰：王浑妻钟氏字琰，生子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妇得配参军，为浑弟沦也。生子固不啻如此耳。"

又曰：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贪鄙，令婢于路担粪。澄年十四，谏郭。郭大怒，谓澄曰："昔先人临终之日，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因捉其衣裾，欲杖之。澄惧，逾窗而走得脱。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弈之女也，聪识有才辨。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使婢白献之曰："新妇欲与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申献酬之义。客遂不能屈也。

又曰：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私通，嫂挞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执白团扇，故制《白团扇歌》。

又曰：颜含字弘都，嫂老而失明。含奉养如亲，束带躬侍。嫂病困，须蚺蛇胆，求之不获，忧叹盈怀。方独坐愁苦，忽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闻之，乃蚺蛇胆也。童子出户，化为青鸟飞去。含得药成，嫂病遂愈。

《齐书》曰：吴达之，义兴人。嫂亡，无以具葬，乃自卖为十夫，佣以营葬。

《三十国春秋》曰：晋吏部郎魏衡谓侄舒曰："汝后得为小县长。"舒曰："堪八百户长。将老，便入官舍，即斯愿毕矣。"

《孟子》曰：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者，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逸士传》曰：高凤为太守所召，恐不得免，自言不应为吏，乃与寡嫂伪争田，遂免仕。

《世说》曰：阮籍嫂尝还家，籍见嫂，与之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常璩《华阳国志》曰：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时财物，嫂心欲得之。敦妻劝敦尽让田宅奴婢与兄弟，出别居。敦后耕田，得金器，妻劝送与兄。夫妻共往。嫂性啬，见金器，踊跃欲留之。兄因感悟，即去妻，悉让财物还弟。弟又不受，相让积年。

《郫洛鼎峙记》曰：卢道虔后妻元氏升堂讲老子《道德经》，虔弟元明隔纱帷以听之。

娣　姒

《尔雅》曰：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同出为俱嫁事一夫。长姊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姊为姒妇也。

《左传·成下》曰：鲁声伯之母不聘。不聘，无妇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昆弟之妻相谓为姒。

又《昭七》曰：晋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不许。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华妻也。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

《晋书》曰：王浑妻钟氏，名琰，太尉之孙也。浑弟湛妻郝氏有德行，琰虽贵门，不陵郝；郝亦不下琰。时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八

宗亲部八

子

《易·蛊卦》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又《家人卦》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仪礼》曰：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

《礼记·内则》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

又《祭义》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

《左传·隐公》曰：卫庄公之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不纳于邪。"

又《宣上》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不杀，必灭若敖氏矣。"

《论语》曰：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孝经》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周书》曰：周公三挞，伯禽往见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桥，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观之？"而伯禽往视桥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趋。周公迎而抚之曰："汝安见君子哉？"

《史记》曰：吴起，卫人，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出卫郭门，与其母决，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也。"

又曰：司马谈为太史，天子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从事，发愤而卒。子迁适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下泣曰："其先即周之太史，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后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汉书》曰：张汤，杜陵人。父为长安丞。父出，汤为儿守舍，遭鼠盗肉。父还，怒之，笞汤。汤掘地薰鼠，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怨视其文辞，如老吏，大惊异，遂使书狱焉。

又曰：王遵字子贡，涿人。迁益州刺史。先是，王阳为益州，至邛崃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疾去。及遵至此坂，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遵为忠臣。"

又曰：曹参代萧何为相国，日夜饮酒。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无以请事，何以忧天下？"窋洗沐归，具言。参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当言。"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人。父为里门监使。温舒牧羊，因取泽中蒲截为牒，编之写书。

又曰：扬雄，蜀人。自扬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韦贤字长孺，鲁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通《诗》、《书》、《易》，以教授，号邹鲁大儒。为丞相，薨。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经历位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之一经。"

又曰：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父徙家莲勺，禹为小儿，数至市。卜相者奇其面貌，谓禹父曰："此儿多智，可令经学矣！"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明《春秋》，为太子太傅。知止足，与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五十斤。归乡里，请故旧宾客为乐。岁余，子孙窃谓昆弟老人，劝说买田宅，

《史记》曰：吴起，卫人，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出卫郭门，与其母决，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也。"

又曰：司马谈为太史，天子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从事，发愤而卒。子迁适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下泣曰："其先即周之太史，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后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汉书》曰：张汤，杜陵人。父为长安丞。父出，汤为儿守舍，遭鼠盗肉。父还，怒之，笞汤。汤掘地薰鼠，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怨视其文辞，如老吏，大惊异，遂使书狱焉。

又曰：王遵字子贡，涿人。迁益州刺史。先是，王阳为益州，至邛崃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疾去。及遵至此坂，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遵为忠臣。"

又曰：曹参代萧何为相国，日夜饮酒。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无以请事，何以忧天下？"窋洗沐归，具言。参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当言。"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人。父为里门监使。温舒牧羊，因取泽中蒲截为牒，编之写书。

又曰：扬雄，蜀人。自扬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韦贤字长孺，鲁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通《诗》、《书》、《易》，以教授，号邹鲁大儒。为丞相，薨。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经历位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之一经。"

又曰：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父徙家莲勺，禹为小儿，数至市。卜相者奇其面貌，谓禹父曰："此儿多智，可令经学矣！"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明《春秋》，为太子太傅。知止足，与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五十斤。归乡里，请故旧宾客为乐。岁余，子孙窃谓昆弟老人，劝说买田宅，

又曰：胡威字伯庸。父质操厉清白，为荆州太守。威至荆州省之，十余日归，质赐绢一匹。威跪问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物？"质曰："俸禄之余耳。"武帝问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不如父远矣。"帝曰："何？"对曰："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也。"

又曰：贾允字公闾。父逵晚生充，言充后当有充闾之度，故名充字公闾。

又曰：羊祜字叔子。年数岁，令乳母取所弃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指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色。"时人谓祜前身为李氏之子。

又曰：华峤字叔骏。才学深博，为秘书监。性嗜酒，率常沉醉。撰《汉记》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邵奏峤子彻为佐著作，续成之，亦未竟而卒。

又曰：王隐字处叔，陈人。世寒素，父铨历阳令，有著述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儒素自守，不交权贵，博学多闻，受遗业为著作郎令，撰《晋史》。

又曰：孙盛字安国。次子放字齐庄，幼称令惠。年七八岁，在荆州与父俱从庾亮出猎，亮谓曰："君亦来耶？"放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亮曰："欲齐何庄？"放曰："齐庄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之者，非所企及。"亮大奇之，曰："王辅嗣不过也。"

又曰：庾翼字稚恭，孙盛字安国。翼子爱客，常候孙盛。盛不在，见盛子放，谓之曰："安国何在？"放曰："往庾稚恭家。"爱客曰："孙氏大盛，有儿如此。"放曰："不如诸庾之翼翼。"既而语人曰："我固得重呼奴公字。"

又曰：袁宏为《东征赋》，并列过江诸名德，独不载桓彝，其子温怒焉。宏一时之文宗，为文不欲令人显问。时并游青山，饮归，温命宏同载，因问曰："君作《东征赋》，何独不及家君？"宏对曰："尊公

称谓，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不敢显之。”温疑其不实，乃曰：“欲谓何？”宏曰：“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则不殒；宣城之节，信而为允也。”温泫然而止。又不及陶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刀，逼问宏曰：“家君勋绩如此，云何相忘？”宏急答曰：“精明百炼，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以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又曰：谢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八岁，神晤夙成，鲲尝携之。或曰：“此儿一座颜回也。”尚应声曰：“座无尼父，谁识颜回？”一席之宾莫不惊异。

又曰：王述字怀祖。迁尚书仆射。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子坦之谏曰：“故事应让。”述曰：“汝为，我不堪也。”坦之曰：“非也，克让自美耳。”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也？”坦之为桓温府长史，温子欲求婚于王，因坦之言其父。坦之乃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之于膝上。坦之乃言婚事于述，大怒，遽推坦之于膝下曰：“汝竟痴也！讵可视面以妻兵。”乃止。

又曰：阮籍谓王浑曰：“浚仲清贵，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戎子迈有美名，少而肥大。戎日令食糠，转益肥也。

又曰：王祥二子烈、芬并知名，为祥所重爱。同时而病，将亡遗嘱，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涕泣曰：“不忘乡，仁也；不恋本，达也。惟仁与达，二子有焉。”

又曰：王衍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吾辈也。”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又曰：魏舒字阳元，为司徒。子混字延广，有才行，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卒，朝野咸为舒惜。舒每哀恸，退而叹曰：“吾不及庄生远矣，岂以无益自损！”更不复哭。

又曰：胡毋辅之字彦国，嗜酒。子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时，尝自呼其父字。辅之不以介意，世以为狂。

又曰：石崇字季伦，渤海南皮人，苞之少子也。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父苞临终分财与诸子，独不及伦。其母为言之，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致。"

又曰：郗超字景兴，一字嘉宾。父愔为司徒。愔事道，超奉佛。愔又好聚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之中，散与亲故，都尽。桓温辟为征西大将军掾。温怀不轨，超为之谋，转司徒左长史而卒。初虽党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轨之事不令愔知。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老，老必伤恸为弊。我亡后，若大损寝食，可呈此箱，不尔即便焚之。"愔后果哀悼成病，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悉见。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

又曰：庾冰字季坚。都督江荆七郡军事。子袭常贷官绢一匹，冰怒捶之，市绢十匹还官。

又曰：王濛字仲祖。父汭字文开，为淦令。美容姿，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

又曰：王导字茂弘。子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常与悦弈棋争道。导笑曰："想与有瓜葛，那得尔耶？"导性俭，帐下甘果烂败，令弃之，云勿使大郎知。悦为中书郎，先导卒。导先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时至不食。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导问是何人，曰："仆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导因求之，食至数斗。食毕，谓导曰："中书命尽，非可救也。"言讫不见。悦亦殒绝。

又曰：刘殷字长盛，新兴人。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经，其一子授《太史公记》，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最为盛门。

又曰：索靖子琳，字巨秀。少有逸群之才。靖每曰："琳，宗庙之器，非简札之用，州县之任不足污吾儿也！"

又曰：戴若思，广陵人。父昌，会稽太守。若思往武陵，时郡人潘京素有理筌识鉴。父遣若思与语，潘称若思有公辅之才。

又曰：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也。谢安甚钦之，请为长史，因问献之曰："君书何如家君？"答曰："固不同。"安曰："外论不尔。"对曰："人那得知。"献之尝书，羲之自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当有大名。"又以扫帚沾泥书大字，方一丈，甚以为工。

《宋书》曰：戴颙字仲若，淮南人。父逵喜琴，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殁，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

《齐书》曰：世祖常问王俭："当今谁能作五言诗？"对曰："谢朏得父之膏腴。"

《梁书》曰：谢朏祖弘微，宋太常卿。父庄，齐光禄。朏十岁能属文。庄多游山水赋诗，使朏命篇，览笔便就。王京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庄笑曰："真吾家千金。"

又曰：王僧孺父延年，加为常侍。孺五岁，父友馈延年柰者，先与僧孺。孺曰："大人未见，不敢先尝。"不受之。

又曰：柳恽字文畅。父世隆善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声，尝感伤忧思。后因之变体写古曲。

《家语》曰：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敛以时服。其坎深不至泉，其高可隐。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合于礼者也。"

《列子》曰：魏人有东门吴者，年四十，有一子，丧之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也，天下无有。今子死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尝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又奚忧焉。"

《吕氏春秋》曰：晋平公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乃云其子年。君子闻之，曰："祁黄羊可谓至公矣。"

《三辅要录》曰：韦康字元将，京兆人。孔融与康父端书曰："前见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又见仲将来，懿

性贞实，文敏志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出于老蚌。”

《郭子》曰：杨修字德祖。九岁聪惠。孔文举诣其父，父不在，乃呼修。修为设果，果有杨梅，融指示儿曰：“此君之家果耶？”修应声曰：“未闻孔雀是夫子之家禽兽。”

《姓氏英贤录》曰：宋颜竣字士逊，少有令名。太祖问其父延之曰：“诸子谁有卿风？”延之曰：“峻得臣笔，测得臣文，复得臣义，濯得臣酒。”

《世说》曰：豫章太守顾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时盛集宾客，自与客棋，而信至，无儿书。虽神色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流血沾襟。客散，方叹已无延陵之高，岂有丧明之痛。于是豁然神气自若。

又曰：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太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有渊泉所润。当此之时，焉知太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一十九

宗亲部九

孙　女　子婿

孙

《尔雅》曰：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言有往来之亲。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后也。昆孙之子为仍孙，仍，重也。仍孙之子为云孙。言轻远若浮云。

《毛诗·文王有声》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

《礼记·曲(记)[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以孙与祖昭穆同。子不可以为王父尸。

又《杂记》曰：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

《史记》曰：张苍父不满五尺，苍长八尺，苍子复长八尺，余孙类长六尺。

《后汉书》曰：庞参字仲连，缑氏人。拜汉阳太守。郡民任棠有奇节隐教。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拔薤一大本，水一盆，致于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见《逸民部》。

又曰：虞诩字升卿，陈国人。孝养祖母，县举为顺孙。

又曰：冯氏兄弟形皆伟壮，惟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耻短陋，恐子孙似之，乃为子伉娶长妻。生勤，勤长八尺三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人。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显贵，车马填门。粲在门，邕倒屣迎之。粲年幼，貌弱短小，一座皆惊。邕曰："此王公之孙，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所有书籍，当悉与之。"

《晋书》曰：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凭年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儿。"凭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刘氏躬抚养，密奉事，以孝谨闻。有暇即讲学，忘疲。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征为洗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自陈曰："母孙二人，更相为命。"已具祖门中。

又曰：李胤字宣伯，祖敏为公孙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终。子信娶妻生胤，遂绝房室，以忧卒。胤以祖不知所亡，设木主以事之，由是显名。

《宋齐语录》曰：虞愿字士恭，会稽人，祖为给事中。中庭有橘树，冬熟，子孙争取，愿独不取，祖及家人并异之。

又曰：张元字孝始。祖丧明三年，元每忧涕，读佛书以求福祐。后见药师经云盲者得视，遂请七僧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自责曰："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施普照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其夜，梦一老人以金镜治其祖目，谓之曰："勿悲，三日之后必差。"元于梦中喜跃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渐见明，从此遂差。

《后周书》曰：薛登字景猷，汾阴人。早丧父，家贫，以养祖母，暇则览文籍，躬耕，以孝见称。

《列子》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孙荷担，叩石垦壤，箕畚运于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长息曰："虽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孙，孙孙子子，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之。

又曰：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性命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蜕也。"

《陈留志》曰：范乔字伯孙。年二岁，祖父馨临终执其手曰："恨

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留与之。后家人告乔，乔执其砚涕泣。

《孝子传》曰：原谷者，不知何许人。祖年老，父母厌患之，意欲弃之。谷年十五，涕泣苦谏。父母不从，乃作舆舁弃之。谷乃随收舆归。父谓之曰："尔焉用此凶具？"谷云："后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惧，乃载祖归侍养，克己自责，更成纯孝，谷为纯孙。

又曰：吴郡陆元者，晋太尉玩曾孙。自玩至仲，四世为侍郎，时人方之全张二族。

《幽明录》曰：许逊少孤，不识祖墓，倾心所感，忽见祖语曰："我死三十余年，于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举标榜曰："可以此下求我。"于是迎丧。葬者曰："此墓中当出一侯及小县长。"

女

《礼记·内则》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内也。姆教婉娩听从，婉谓言语也。言语婉之，言媚也。娩谓容貌也。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纫，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醴相助奠。当乃女时而知。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右，阴也。

《左传·襄五》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恭姬之妾取以入，长而美，名之曰弃。

《谷梁传》曰：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门。父诫之曰："谨慎从汝舅之言。"母诫之曰："谨慎从汝姑之言。"诸母肇绅诫之曰："谨慎从汝父母之言，无违宫事。"

《史记》曰：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徙系长安狱。公无男，有女五人，将行，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小女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愿入官没为婢，赎父之罪。"书奏，天子悲怜其意，遂为除肉刑。

《汉书》曰：王章为京兆尹，为大将军王凤所陷，下廷尉狱，妻子

皆收。章小女年十二，夜起号哭，曰："每旦狱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家君素刚烈，先死者必我君也。"及明问之，果章死矣。

《东观汉记》曰：孝女郁字叔异，五岁，母不能食，郁亦不肯食，故字曰异也。

《后汉书》曰：孔融被诛，女年七岁，[男年九岁，]幼弱，遂得全。寄住他舍，主人有遗肉汁，男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或有言于曹操，收之将杀。女谓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岂非志愿？"乃延颈就刑。

《晋书》曰：周颙母李氏字络秀，汝南人。少时在室，颙父浚为安东将军，时尝出猎，遇雨，过至络秀之家。会秀父兄不在，络秀见周浚至，与一婢于内宰猪羊，具数十人饌甚精，办而不闻人声。浚怪使觇之，独见一女甚美，因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父兄许之。遂生颙、嵩、谟。而颙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颙等从命。由此李氏遂得为方雅之族。

又曰：胡奋字玄威，安定人，为护军。太始末，武帝怠于政事而耽于颜色，大采公卿女以充六宫，奋女选为贵人。奋惟有一男为南阳王友，早亡。及闻女为贵人，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儿，男入九地之下，女升九天之上。"尝谓后父杨骏曰："卿恃女更益豪耶？见前代与帝家婚，未有不灭门者。见君所措，益速祸耳。"骏曰："卿女不在天子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为太子，抱毗项曰："知我喜否？"毗以告宪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今宜戚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又曰：惠怀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风。太子废，衍请绝婚，惠风号泣而归，行路为之流涕。后刘曜陷洛阳，以惠风赐其下，

将妻之。惠风拔剑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为逆胡所辱。"遂害之。

又曰：韦逞母宗氏，家世儒学。母早丧，父躬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曰："世传儒业，无男可传，汝宜授之，勿令绝世。"

又曰：吴隐之字处默，濮阳人。谢石请为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俭素，令移厨帐就其家经营。使者至，方见卖犬，此外萧然无办。

又曰：靳康女者不知何许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刘曜诛靳氏讫，将纳其女为妾。女曰："陛下既诛其父母，焉用妾为？妾闻逆人之诛也，尚污宫伐树，况其子女乎？"号泣请死。曜惭，乃固免之。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有所爱槐树，令吏守之，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不闻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将加罪，犯者之女说晏子曰："妾闻明君不为禽兽以杀人。今君以树木之故杀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损明君之义。"晏子早朝而复其言于君，公乃令吏罢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华阳国志》曰：荀崧小女灌，幼有奇节。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欲投于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所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督厉将士，且战且前，后得入曾阳山获免，得向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朗将周访仍结弟兄。访即遣子抚率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又曰：王广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节。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梅芳攻陷扬州，广被杀。王年十五，芳纳之，于暗室中击芳，不中。芳曰："何故反？"王曰："蛮畜！我诛父贼。吾闻之，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复以无礼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尔。所恨不得枭汝首于通达，以塞大耻。"乃自杀。

又曰：杨姬生自寒素，父坐狱，杨涣为尚书郎，告归。姬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词慷慨，涕泣摧感。涣悯之，语郡县，令为出其

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以礼聘之。

《汝南先贤传》曰：戴良字叔鸾。嫁五女，皆布裙无缘。

《蔡琰别传》曰：琰，邕之女，年六岁。邕夜中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乃故绝一弦。琰曰："第四弦。"邕曰："汝偶得中之。"琰曰："昔吴季札观乐，知国之兴亡；师旷吹律，识南风之不竞。由此言之，何得不知？"邕奇之。

《异苑》曰：顺阳南乡杨丰为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无寸刃，直扼虎头，父遂得免。

子 婿

《尔雅》曰：子之夫为婿，婿之父为姻，两婿相谓为亚。

《仪礼》曰：婿，女子之夫。

《传》曰：何以服缌？布之也。

《左传·桓公》曰：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又《文下》曰：赵穿，晋君之婿也。

《论语》曰：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记》曰：陈余者，大梁人。好儒术，数游赵。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知余非庸人。

《汉书》曰：京房字君明，东郡人。习《易》，淮阳宪王舅张博从京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

《后汉书》曰：马融，扶风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融从其游学，通经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晋书》曰：韩谧字长深。母贾氏，贾充少女也。父寿字德真，南阳人，美貌，充辟为司空掾。充宴宾僚，女从青琐中窥见寿，悦焉，感想发于寤寐。有婢往寿家，说其光彩艳逸。寿闻动心，令通殷勤。寿劲捷过人，至夕逾垣而入，家人莫知，惟充觉。女悦畅异于常日。时西域有贡香，每着人衣，一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女密盗以遗寿。僚佐与充宴，闻香芬馥。自此充意女与寿通，乃夜半佯有盗，惊起行之，惟东北角有狐狸行处。充考问女左右，知之。充遂因妻焉。

又曰：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王导，导令自东厢遍观诸子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年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待。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此正佳婿也。"访之，乃羲之也。

《宋书》曰：刘秀十余岁时，与诸兄戏。忽有一大蛇，来势甚猛，莫不惊怖。秀知独不动，众共异焉。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齐书》曰：谢(眺)[朓]为王敬则婿，曾告敬则，其女常怀刀，欲报(眺)[朓]，(眺)[朓]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部，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眺)[朓]有愧色。及临诛，叹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三十国春秋》曰：前赵殷州刺史杜广，初为刘景厩卒，以马肥良，引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问之，广流涕申曲，有章条。景执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负贤者。"谓妻曰："为女求夫三年，不觉厩中有麒麟。"于是妻之。

《搜神记》曰：阳公字雍伯，洛阳人，至情笃孝。父母终殁，葬无终山。阳公常为人补履，终不取价。无终山上无水，阳公乃行车汲水，作义浆。居三年，有一人就阳公饮，出一升石子与之，使向有平好地有石处种之，玉当生其中，并得好妇。阳公后种其石，数年，时往看，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甚有名行，人多求，不许。阳公有

佚气，试求焉。徐氏以为狂，乃戏媒人曰："雍伯能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致命，雍伯于种石中，索得五双白璧以至。徐氏大惊，遂以女妻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

宗亲部十

夫妻

《释名》曰：夫妻，匹敌之义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齐也；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

《易·家人卦》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

又《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毛诗·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何必大国之女然后可妻，亦取贞顺而已。

又《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兴也。喓喓，声也。草虫，常羊也。趯趯，跃也。阜螽，蝗也。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忡忡犹冲冲也。妇人虽适人，有归宗之义。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又《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葅醢，礼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为大夫妻，能循其为女人时所学之事以为法度也。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尸，主也。齐，敬也。季，少也。

又《硕人》曰：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又《氓》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又《棠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琴瑟之声相应和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孥；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又《南山》曰：艺麻如之何？横纵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之礼议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谓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言娶妻必待媒乃得也。

又《韩弈》曰：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如云，言众多也。诸侯一娶九女，三国媵之。诸娣，众妾也。顾之，曲顾道义也。

又《思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

《礼记》曰：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妇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齐也。

又《内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宜犹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又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故谓父母丧。聘则为妻，聘，问也。妻之言齐。以礼见问，则得与夫敌耦。奔则为妾。

又《坊记》曰：取妻不取同姓，为其近禽兽也。所以附远厚别也。

《左传·隐公》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礼，逆妇必先告祖庙而后行。郑忽逆妇而后告庙，故曰"先配而后祖"。

又曰：《桓公》曰：郑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妇人在室则天父，出则天夫。女以为疑，故母以所出为本解

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又《庄公》曰：初，鄋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为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又《僖中》曰：狄人伐廧咎如，赤狄之别种。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晋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文公取季隗，生伯儵。后以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原、屏、楼，三子之邑也。赵姬逆盾与其母，赵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也。子余辞，子余，赵衰字也。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为内子。

又《昭元》曰：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孙也。公孙黑又强使委禽焉。禽，雁也。纳采用雁。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而入，布币而出；子皙，公孙黑也。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又《庄公》曰：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又曰：楚子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与王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不能死，其又奚言？"

又《成下》曰：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又《襄四》曰：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以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

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崔子曰："藜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又《僖下》曰：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请君用之。"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又《昭七》曰：晋叔向适郑，鬷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闻之曰："必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也？'今夫子少不扬，子若不言，吾几失子矣。"

又《哀上》曰：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无存，齐人也。室之，为取妇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高氏、国氏，齐贵族也。无存欲必有功，还取卿相之女也。

又《成上》曰：齐晋战于鞌，齐师败绩。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避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又《成下》曰：鲁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郑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伉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郑氏。郑氏亡，晋人归之，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

《春秋汉含孳》曰：水火交感，阴阳以设，夫妇象也。水火则阴阳也，阴阳则夫妇也。

又曰：妻象太阴，臣法金位。金，阴中之刚，故喻臣位。水能纯柔。纯柔，妻象也。

《战国策》曰：邹忌长八尺有余，身体逸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妻曰："愈。"窥镜而自视，不如远矣。暮寝而思之："吾妻之美我，私我也。"

《史记》曰：晋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

又曰：《易》基《乾》《坤》，《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大伦也。礼之用，惟婚姻为竟竟。

又曰：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仪，曰："仪贫无行资，必此人盗相璧。"共执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乃遂入秦，秦王以为客卿。

又曰：吴起好用兵，事鲁君。齐人攻鲁，欲将起，以起取齐女为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

又曰：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云)[去]。徐广曰：一云其夫亡。抵父客。如淳曰：父时故宾客。父客素知张耳，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

《汉书》曰：杨恽报段会宗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

又曰：京兆尹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宣帝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画眉者。"

范晔《后汉书》曰：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富骄而吾贫，不敢当。"妻曰："大人以先生守约，故使妾侍巾栉，奉承君子，惟命是从。"乃悉归御服，更衣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毕，提瓮出汲。

《后汉书》曰：班昭作《女诫》，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又曰：沛周郁妻者字阿，闲于妇道，而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正夫。郁之不改，新妇过也。"阿拜而受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乃自杀。

又曰：冯良有志行，与妻子相遇如君臣。

又曰：曹操攻吕布，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操，深沮其计，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乎？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

又曰：郦炎风病慌忽，性至孝，遭母忧，疾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治对，遂死狱中。尚书卢植为之诔赞，以昭其懿。

又曰：公孙述连征，任永、冯信并托青盲，以避世难。永妻(媱)[婬]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媱)[婬]者皆自杀。

又曰：周泽为太守，尝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又曰：(载)[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诣太常，师事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边尝[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

又曰：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纵舍自由。尚书仆射乐恢劾奏调、阜，并及司隶校尉。诸所刺举，无所回避，贵戚恶

之。妻每谏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叹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又曰：更始尚书谢躬，初，其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之备，终受制矣。"躬不纳，竟为世祖所擒。

又曰：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他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损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所忘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返。

又曰：魏朗字仲英。入为尚书，举动皆有礼序。室家相待如宾，与子孙如严君焉。

又曰：曹世叔妻，班彪之姑，名昭字惠。召入宫，号曰"大家"。每有贡献，遣大家作赋颂，注《列女传》，著《女诫》及诗，并行于时。

《魏志》曰：初，司马宣王勒兵从阙下趣武库，当曹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氏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一二，宣王遂过。

又曰：郭淮字伯济，太原河曲人。拜车骑将军，封曲阳侯。淮妻王陵之妹，当从坐，侍御史往收，羌胡渠师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之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遣妻还。淮以书(曰)[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亦无淮也。"书至，宣王亦宥之。

《魏氏春秋》曰：许允为吏部郎，选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

旨召入，将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之入，帝怒诘之。对曰："某郡太守虽满，文字先至，年限在后，日限在前。"帝取事视，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赐之衣。允之出为镇北也，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

鱼豢《魏略》曰：桓范字[元]则，沛郡人也。使持节督青徐诸军，镇下邳。与徐州刺史邹岐争屋，引节欲斩岐，为岐所奏，不直，坐免。[闻]当转为冀州牧，是时冀州统属镇北，而镇北将军吕昭本在范后，范谓其妻仲长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东坐，欲擅斩徐州，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范怒其言触实，乃以刀环撞其腹，妻时怀孕，遂伤胎死。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人也。少好学，为诸生，带经锄。其妻常自饷馈，虽在田野，相敬如宾。

《晋书》曰：元康中，梁国女子许嫁，已授礼聘，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复病亡。后其夫还，迳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知，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又曰：谢安妻，刘琰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世说》又载。

又曰：吴隐之为晋陵太守，妻负薪，冬月无被。欲浣衣，即披絮纺绩，以供朝夕。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弈之女也。初适凝之，还，甚不乐。[其叔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恶，汝何恨也？"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胡封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曰：王导为丞相，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

众妾。曹氏知而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卿之命。"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怒，谓人曰："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儿也？"

崔鸿《前秦录》曰：秦州刺史窦滔妻，彭城令苏道之女。有才学，织锦制回文诗，以赎夫罪。

刘向《列女传》曰：鲁有秋胡子，既纳妻五日，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旁有美妇人，方采桑叶。秋胡子说之，下车谓曰："苦暴独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一餐。"于是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见郎。今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而已矣。吾不愿人之金，所愿，愿卿事上无有外意，妾事夫家亦无淫佚之志。子去矣，收子之赍与子笥金。"秋胡子遂去。归至家，奉金遗其母，母使人呼其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见之而惭。妇曰："子束发修身，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欢喜，乍驰乍骤，扬尘疾至，思见亲。今者乃说路旁妇人，而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于身，必不遂。妾不忍见不孝不义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东而走，自投于河而死。

又曰：晋宗伯妻者，晋大夫伯宗之妻也。谓伯宗曰："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国家多贰，其危可立而待也。子何不豫结贤大夫以托州黎焉？"伯宗子也。伯宗曰："诺。"乃得毕羊而友之。及栾不忌之难，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毕羊乃送州黎于荆，遂得免焉。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一

宗亲部十一

慈母 保母 乳母 妾 出妇
舅 舅母 外甥 姨

慈母 保母

《礼记·内则》曰：子生，异为孺子，室于宫中。特扫一室以处之。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养子之礼也。诸母，众妾也。可者，传御之属也。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处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又《曾子问》曰：子游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无服也。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

《左传·襄六》曰：宋大灾，宋伯姬卒，侍姆也。姆，女师也。

乳 母

《史记》曰：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悦。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尝养帝，帝壮，时号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有诏

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勿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耶？"于是武帝怜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

《后汉书》曰：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尝共谮太后兄执金吾邓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王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王圣及党与皆见徙。

王隐《晋书》曰：贾充子黎民，三岁，乳母抱向阁。充入，黎民喜踊，充呜之。充夫人郭槐遥望，疑充，即鞭杀乳母。儿思母，病死。槐又生男，向岁，乳母抱中庭，充过拈儿颊，郭又疑之，复鞭杀乳母。儿又死。充遂无嗣。

《谭薮》曰：宋何承天为著作郎，时新著作多贵游少年。或戏承天，谓为奶母。承天曰："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

妾

《礼记·曲礼》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又《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之言接也。闻有礼，走而往焉，以得接见于君子。

又曰：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虽婢妾，衣服饮食必后长者。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辟女君之御日也。妾将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问之。

《左传·成上》曰：鲁声伯之母不聘，不聘，无媒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昆弟之妻相谓为姒。生声伯而出之。

又《昭五》[曰]：晏子对齐景公曰："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

之臣，僭令于鄙。”

又《哀下》曰：鲁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将以为夫人。使宗人釁夏献其礼。宗人，礼官。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

出妇

《礼记·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子上，孔子曾孙，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礼为出母期，父卒，为父后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污犹杀也。有隆有杀，进退有礼。伋则安能自予不能及。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又《内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宜犹善也。

《汉书》曰：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其东家有大枣树垂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去妇；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又曰：王禁生元后，元后母魏郡李氏女也。后以妒去，更嫁为河内荀宾妻。

《后汉书》曰：冯衍娶北地女任氏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

又曰：黄允济，阴人也，以隽才知名。郭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请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宗属，以展离诀之

情。"于是大集宾客二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慝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又曰：李充字大逊，家贫，兄弟六人同衣递食。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愿思分异。"充伪许之，曰："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遂令出门。妇衔涕而去。

《齐书》曰：刘瑱母孔氏，瑱娶王氏，缘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瑱即出其妻。

《梁书》曰：孔谦从兄灵庆尝病，寄于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

《家语》曰：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无子，淫僻，嫉妒，恶疾，多口舌，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者，为其绝世也；淫僻者，为其乱族也；嫉妒者，为其乱家也；恶疾者，为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为其离亲也；窃盗者，为其反义也。三不去者，谓有所取无所归也，与其经三年之丧也，先贫贱后富贵也。凡此皆圣人所以慎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又曰：曾子妻以炊藜蒸不熟，出之。

《古乐府诗》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回首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舅　舅母

《释名》曰：舅，久也。

《尔雅》曰：母之昆弟为舅。

《毛诗·秦风》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之而作是诗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也)。

《仪礼》曰：舅，母之昆弟也。

《传》曰：何以服缌？从服也。言从母服也。

《礼记·檀弓》曰：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

《左传·僖中》曰：秦伯纳晋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以从君，巡于天下，臣之过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又曰：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鸩而卒。

又曰：刘玙字庆孙。玙弟琨，字越石。并为尚书郎郭弈之甥也，名著当时。京师为之语曰："洛中弈弈，庆孙越石。"

又曰：荀勗，颍川人。少孤贫，依于舅氏，幼而歧嶷，早成。十岁能属文。钟繇曰："此儿当及曾祖爽耳。"

又曰：殷浩坐徙东阳信安县，外甥韩康伯，浩素赏爱之，随至徙所。经岁还都，浩送至渚侧，咏曹颜远诗曰："富贵他人合，贫贱新戚离。"因而下泣。

又曰：卫玠字叔宝。骠骑将军王济，玠之舅也。隽爽风姿，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旁，觉我形秽。"

又曰：郄愔字方回。与姊夫王羲之有迈世之风。献之兄弟，自超未亡时，献之兄弟尝蹑履修甥舅之礼。及超死，见愔怠慢，履而候之，命席便坐。愔慨然曰："嘉宾不死，鼠子敢尔？"

又曰：武帝杨后讳艳，字琼芝，弘农人。母天水赵氏早卒，依舅家。舅母仁爱，亲乳之，使他人乳己子。

《世说》曰：卫展字道舒。为江州，有旧投之，都不祗待，惟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反)[乃]役使卉木也。"

又曰：魏明帝为外祖筑馆，既成，谓左右曰："当何名之？"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名焉。"上从之。

《妒记》曰：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全节，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

蔡邕进表曰：平丘程末年十四时父叔没，末抱尸号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枣肉以哺之。末见食，歔欷不能吞咽。

外甥

《释名》曰：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

《尔雅》曰：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仪礼》子夏传曰：甥，何以缯？报之也。

《左传·庄公》曰：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不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脐，其及图之乎？"

《史记》曰：汲黯字长孺，濮阳人。司马安是其姊子，与黯同为太子洗马。

《汉书》曰：霍去病，卫青姊少儿子也。

又曰：颜安字翁孙，鲁人眭孟姊子也。

《东观汉记》曰：黄香字文强。年十二，家业虚贫，衣食不赡。舅龙乡侯为作衣被，不受。

《晋书》曰：魏舒少为舅宁氏所养。宁氏营宅，相者云当出贵甥。舒时尚幼，自言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

又曰：石崇字季伦。其甥欧阳建与赵王伦有隙。伦伪诏收崇及建，建作临终诗。

又曰：谢重字景重。子约字宣暎，曾于公座戏嘲无礼于其舅袁湛。湛谓曰："汝父昔已轻舅，今汝复来加我，可谓两世无渭阳之情。"约父重即王敬之外孙，与舅有不胁之论，湛故有此云。

又曰：范汪少孤，年六岁，过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之曰："兴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丧母，居丧尽礼。及长，好学博识多通，善谈名理。

又曰：韩康伯清和有思，舅殷浩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也。"

又曰：何无忌，东海郯人，少有大志。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时镇京口，每有大事，皆参议之。桓玄之篡，与刘裕、刘毅共兴义兵。桓玄闻之，甚惧。其党曰："乌合之众，势必无成。"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摴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为无成？"

又曰：姚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蒙晖随刘藻，送玉玺一钮并图谶秘文于慕容德。

吴均《齐春秋》曰：刘瓛字珪，沛人。五岁，闻舅孔昭先读《管宁传》，欣然请更读，因听受，曰："可及此耳。"

《三辅决录》曰：吉闳幼有美名，九岁明《尚书》。舅何邈死，家贫子幼，闳自造坟茔，殡葬之。

《卫玠别传》曰：玠，王武子甥也。武子常与乘白羊车入市，举市曰："谁家璧人？"曰："武子甥也。"武子常与同游，语曰："昨与外甥玠并出，罔若明珠在侧，朗然来照人。"

姨

《尔雅》曰：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母之姊妹。

《仪礼(子夏传)》曰：从母，丈夫妇人(服)[报]。从母，母之姊妹。

《传》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亲之服皆緦之。外亲异姓，正服不过緦。

《晋书》曰：何充字次道，庐江人，王导妻姊之子，故少与王导善。早为显官，尝诣舍，导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座，曰："此是君座也。"

《宋书》[曰]：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贫薄，议欲不举。高祖。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乳而养。高祖。以旧恩之故，怀敬累至会稽太守。

《三辅决录》曰：周季贡，班固姊之子也。善属文。丧妇，作《问神》，其姨曹大家难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二

礼仪部一

叙礼上

《尚书·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

《毛诗·国风》曰：《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相视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阘昧之行。笺云：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笺云：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知其死无所害也。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止，所止息。笺云：止，容止。《孝经》曰："容止可观。"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遄，速也。

《毛诗·秦风》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秦处周之旧土，其人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亲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兴也。蒹葭，芦也。苍苍，盛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后兴。笺云：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强，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周礼·天官》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周礼·地官·司徒》曰：司徒之职，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礼乐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

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周礼·地官》曰：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郑司农云：五礼谓吉凶宾军嘉。

《周礼·春官·宗伯》曰：以嘉礼亲万民，嘉，善也。所以固人心所善者，而为之制嘉礼之别有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亲者，使之相亲。人君有食宗族饮酒之礼，所以亲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传》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亲其思，成其性。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射礼》：虽王亦立宾主也。王者故旧朋友，为世子时共在学者。天子时有友诸侯之义。武王誓曰："我有邦冢君"是也。司寇职有议故之辟，议宾之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宾客谓朝聘者。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脤膰，社稷宗庙之肉，以赐同姓之国，同福禄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鲁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来归脤。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异姓，王婚姻甥舅。

《礼记·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撙犹趋也。退让以明礼。

《曲礼》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负贩者尤轻佻，志利宜，若无礼然。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慑犹怯惑。

又《曲礼下》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求犹务也。

又《礼运》曰：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相，视也。遄，疾。言鼠之有身体如人而无礼者矣。人之无礼可憎贱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圣人则大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于鬼神，以制礼下教令也。既又礼之，尽其敬也，教民严上

也。鬼者，精魂所归；神者，引物而出，谓祖庙山川五祀之属也。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严上，则此礼达于下。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又《礼运》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礼如此，为言礼之大义也。柄所操以治事。

又《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又《礼运》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惟礼可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言人情之难知，明礼之重。

又《礼运》曰：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言信得其礼，则神物与人皆应之。百神，列宿也。百货，金玉之属。

又《礼运》曰：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窦，孔穴也。故惟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言愚者之反圣人也。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为美味，性善者醇耳。

又《礼器》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来耜之为用也。情以为田，修礼以耕之，此是也。大备，自耕至于食之而肥。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释犹去也。回，邪辟也。质犹性也。措，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又《礼器》曰：礼也者，犹体也。若人身体。体不备，君子谓之不

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谓诚也。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今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又《礼器》曰：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

又《乐记》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大事谓死丧也。

又《经解》曰：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衡，秤也。县谓重也。陈设谓弹画也。诚犹审也。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

又《经解》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春见曰朝。小聘曰问。婚姻谓嫁娶也。婿曰婚，妻曰姻。自以由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欺起矣。若谓不至不答之属。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

又《哀公问》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谦不答曰。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

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礼。

又曰: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言游,言偃子游也。纵言,汎说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偏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与尊者言,更端则起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对,应也。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然。"领犹治也。好,善也。"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享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仁犹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郊社尝禘馈奠,存死之善者也。射乡食享,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龙。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

又《仲尼燕居》曰: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

又《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位,朝位也。

又《中庸》曰: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征犹明也。吾能说夏礼,顾杞之君不足与明故也。吾从周,行今之道。

《礼含文嘉》曰:礼者,履也。

《礼稽命征》曰:得礼之制,泽谷之中,有赤乌、白玉、赤蛇、赤

龙、赤木。白泉生出，饮酌之，使寿长。

《礼稽命征》曰：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三

礼仪部二

叙礼下

《礼记外传》曰：吉、凶、宾、军、嘉，即五礼之目也。吉礼者，祭祀郊庙宗社之事是也；起自神农氏，始教民种谷。礼始于饮食，吹苇籥，击土鼓，以迎田祖，致敬鬼神，皆用乐。此伊耆氏即神农别号。凶礼者，丧纪之说、年谷不登、大夫去国之事也；黄帝始养生送死也。宾礼者，贡献朝聘之事是也；军礼者，始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嘉礼者，好会之事，起自伏羲以俪皮为币，始制嫁娶，享通者，嘉会之事也。其后有冠、冠者，代父之事也。婚有继世之道，物有代谢之期，悲发于哀，乃非纯吉，故为喜懋之事也。乡饮酒、乡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四者亦嘉会也。但前代象天，其礼质而略；后代法地，其事烦而文。唐虞之际，五礼明备，周公所制文物极矣。

《左传·文下》曰：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已则无礼，执王使而伐其畀。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已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

又《文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坠，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又《宣十六年》[曰]：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外也。外殽于俎。武子私问其故。享当体荐而殽烝，故怪问之。武，士会谥。季，其字。王闻之，召武子曰："季

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享则半解其体而荐之，所以示其俭。宴有折俎。体解节折，外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公谓诸侯。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又《昭二年》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公即位故。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代赵武为政，虽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礼。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上下经之象辞。《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当此时儒道废，诸国多缺，惟鲁备，故宣子适鲁而说之也。

又《昭(二)[四]》曰：楚灵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言所闻，谦示所未行。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其礼，六仪也。宋爵公，故献公礼。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郑，伯爵，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

又《昭(二)[五]》曰：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往有郊劳，去有赠贿。无失礼。揖让之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又《昭(二)[七]》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不能相仪答郊劳，以此为己疾。乃讲学之，讲习也。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传终言之。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僖子卒时，孔丘年三十五。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得以寿终。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说南宫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而学礼焉，以定其位。"知礼则位安。

又《昭(六)[二十五]》曰：郑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纬

经错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又《昭[二十]六》曰：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有天地则礼义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谏也。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从，不自专。妇听而婉：婉，顺也。礼之善物也。"

又《定下》曰：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夹谷即祝其地。孔丘相，相，会仪也。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

又《定下》曰：邾隐公来朝，朱子益也。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之贽。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礼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又《哀上》曰：太宰嚭召季康子，嚭，吴大夫。康子使子贡辞。太宰嚭曰："国君道长大，言君长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畏大国，不敢虚国尽行。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

《论语》曰：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又曰：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又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征，成也。杞宋二国，夏殷之后。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又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世谓易姓之世也。问其制度变易为何。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损益可知也者，据时篇目皆在可校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自周之后，以为变易损益之极，极于三王，亦不是过也。

又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又曰：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

《汉书》曰：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上传语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文颖曰：作酒令法也。苏林曰：常会须天子中起更衣，然后入置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也。"

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礼，而顺时施宜，有所损益，节人之心，稍稍制作。

又曰：宣帝时，谏议大夫王吉上疏，愿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代之人，跻之仁寿之域。

范晔《后汉书·曹褒传》曰：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

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失得。"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

《典略》曰：孔子过宋，与弟子集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使拔其树。去适郑。

《六韬》曰：太公对文王曰："礼者，治之粉泽也。"

《管子》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为之节文者也。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孙卿子》曰：礼者，人主以为群臣尺寸寻丈检式也。礼有三本：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国之本在礼也。

又曰：人生有欲，欲则求，求则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养之。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馨，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越席，沐浴机筵，所以养体也。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礼仪法度，其犹楂梨橘柚果瓜之属耶？其味反而皆可于口。

《文子》曰：老子云：为礼者，雕琢人性，矫拂其情。目虽欲之，禁以法；心虽乐之，节以礼。趋翔周旋，屈节异仪。肉凝而弗食，酒败而不饮。外束其形，中愁其意，汩阴阳之和而迫生命之情。

《慎子》曰：礼从俗政，上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有长幼之礼，无勇怯之礼；有亲疏之礼，无爱恶之礼也。

《淮南子》曰：礼者，体情而制文者也。

又曰：夫水积则生相食之虫；言大鱼食小鱼。土积则生食肉之兽；礼饰则生伪慝之儒。伪，诈。慝，奸。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

《说苑》曰：齐景公登酎，晏子修食礼以待。公曰："礼，寡人屬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礼而治国，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驭马也。无礼而治国家者，婴未尝闻也。"景公曰："善。"乃饰酎更席，以为上客。

《尸子》曰：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

《韩诗外传》曰：晏子聘鲁，下堂则趋，授立则跪。子贡怪之，问孔子。孔子问晏子，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也。今君之受币也毕，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礼中又有礼。"

《董生书》曰：礼者，天所为也；文者，人所为。谓之礼（礼）者，因人情为节文，以救其乱也。夫堤者，水之防也；礼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礼防其本也。

《白虎通》曰：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宾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袁淮书》曰：礼者，缘人情而为之节度者也。严父，爱亲之情也；尊亲，敬长之义耳。

《物理论》云：礼者，履也，律也。义同而名异。

孙卿《礼赋》曰：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四

礼仪部三

祭礼上

《毛诗·召南》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供祭祀也。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涧，崖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又《小雅·天保》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献也。箋云：谓将祭祀也。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谓后稷也。君曰卜尔，万寿无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子也。箋云：君曰卜尔者，尸嘏主人传神辞也。

又《小雅·吉日》曰：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维戊，顺类乘壮也。伯，马祖也。重物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祷，获也。箋云：戊，刚日也，故乘壮为顺类也。

又《小雅·大田》曰：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骍，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来，则又礼祀四方之神祈报焉。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黑牲。

又《小雅·楚茨》曰：济济跄跄，洁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济济跄跄，言有容也。烹，任之也。肆，陈；将，齐也。或殊于皮，或齐其肉。箋云：有容言威仪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尝。祀之礼各有其事，有解剥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体于俎者，或奉持而进之者。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门内也。箋云：孔，甚也。明，秋备也，契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门内之旁，待宾客之处，祀礼于是甚明。

又《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戚尚赤曰骍。箋云：清谓玄酒也。酒，郁鬯五齐三酒也。祭之礼，先以郁鬯降神，然后迎牲，享

于祖考纳享时。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管。鸾刀，刀有鸾者。言割中节也。笺云：毛以告纯也。芗，脂膏也。血以告杀，芗以升臭。合之黍稷，实之于萧，合馨香也。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又《生民》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拂无子。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为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肃，载生载育。祀郊禖之时，有大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生子而养之，长，名曰弃也。

又《清庙》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之起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

又《清庙·烈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烈，光也。文王赐之也。

又《臣工》曰：《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二王，殷夏也。其后，杞也，宋也。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笺云：白鸟于西雍之泽，言所集得其处也。兴者喻杞宋之君有洁白之德，来助祭周之庙，得礼之宜。

又《臣工·潜》曰：《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鲿鲤。猗与，欤美之言。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潜，掺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助也。景，大也。

《尚书·舜典》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孔安国传曰：谓在远者望祭之也。群神，丘陵坟衍之属。

又《说命》曰：黩于祭祀，时谓弗钦。孔安国传曰：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也。

又《洛诰》曰：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孔安国传曰：以祀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礼文者而礼之。

又《多士》曰：罔弗明德恤祀。孔安国传曰：自帝乙以上无不显用有德，忧念齐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庙社稷也。

《尚书大传·周传》曰：祭之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后祭。祭者，荐也，荐之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

也。《礼志》曰：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飨也。

又《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君行此四者为逆天。此宫之政，北为水，故源流竭绝，是水不润下也。

又《五行传》曰：六沴之礼，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新器洁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从东方始，卒于北方。《礼志》：致斋三日。《周礼》：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帅执事十日，是为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斋即祀者，欲得容三十也。答：盖八日为致斋，明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毕也。其祀礼，曰格祀，篇云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国，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尔神灵，洪范六沴是合，神灵谓木精灵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枢纽，金精白招矩，水精汁光纪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黄帝，金帝少昊，水帝颛顼，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礼，配其神而食。合犹为也。六沴是神灵所为也。无差无倾，无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则会批之于六沴言民广及天下有过者也。事，六事也。会，合也。批，推也。言天下之有过，神灵亦合推内于六沴。天子以下为任者也。六事之机，以县示我，我民人无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周礼·天官·冢宰》曰：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式谓财用之节度。

又《天官上·内饔》曰：凡宗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饮食亦如之。

又《天官上·兽人》曰：凡祭祀、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共其完者。凡兽入于腊人，当干之也。皮毛筋角入于王府。给作器物。

又《天官上·亨人》曰：祭祀共大羹、铏羹，宾客亦如之。大羹，肉湆也。郑司农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铏羹加盐菜也。

又《地官上·牧人》曰：牧人宰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毛，纯也。阴祀祭六郊地及社稷也。郑司农云：阳祀春夏也。黝读为幽。幽，黑也。凡时祀必用牷物。时祀，四时所常祀，谓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也。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尨谓杂色不纯，毁谓副奉毁除殃咎之属也。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牺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当殊养之。凡牲不系者，共奉之。谓非时而祭祀者。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郑司农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祷于鬼神祈福之牛也。玄谓献神之牛，谓所以祭者也。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与其盆簨以待事。互谓福衡之属。盆簨皆器名。

又《地官下·闾师》曰：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矣。

又《春官上·太宗伯》曰：太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建，立也。立天神、人神、地祇之礼者，谓祀之、祭之、享之。礼，吉礼是也。目吉礼于上承以立安邦国者，互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禋之言烟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槱积也。《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柴而外埋，所以报阳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社稷，土谷之神也，有德者配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齐，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执事，诸有事于祭者也。宿，申式也。涤濯，溉祭器也。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凡大祭祠，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荐彻豆笾，后之事。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则先告后土，乃颁祀于邦国、都家、乡邑。颁读为班。班其所当祀及其礼也。都家乡邑谓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也。

又《春官下·太祝》曰：太祝掌六祝之辞。太师宜于社，造于祖，《马融传》曰：《尔雅》曰："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也。"设军社，类上帝。社者，社主也。类者，以事类告祀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将，行也。四望，日月星辰也。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献于社主。

又《春官》曰：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礼。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与都同，若先王之子孙亦有祖庙。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祖户，祭先脾。春，阳气出，祀之于户，内阳也。祀之先祭脾者，为春阳中于藏直，脾为尊也。仲春之月，天子献羔开冰，先荐寝庙。献羔谓献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荐于宗庙，乃后赋之。上

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将舞，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顺时达物。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是月也，祠不用牺牲，用珪璧更皮币。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共)[其]祀灶，祭先肺。夏，阳气盛，热于外，祀之于灶，从热类也。祀之先肺者，阳位在上，肺亦在上，肺为尊也。

又《月令·仲夏》曰：祀皇地祇于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坐，以岳渎等神从祀。

又《月令·仲夏》曰：命有司祭先牧。谓仲夏祭先牧于大泽，用刚日。

又《月令·季夏》曰：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犹中室也。祭中霤之礼，为俎先进心。是月也，祀黄帝于南郊。谓季夏土德王日则祀黄帝，合枢纽于南郊，以轩辕配坐，以后土镇星从祀也。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门，祭先肝。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祭先肝者，秋为阴中于藏直肝。凡祀门为俎，先进肝也。

又《月令》曰：孟冬，其祀行，祭先肾。冬阴气盛，寒于外，祀之于行，从辟除之类。行谓道也。祭先肾者，阴位在下，肾亦在下。凡祀行为俎，先进肾。

又《月令·孟冬》曰：祀神州地祇于北郊。谓立冬日祭神州地祇于北郊，太宗文武圣皇帝配坐。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谓孟冬祭司寒于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禄。谓立冬后亥日祀司禄等于国城西北。

又《月令·仲冬》曰：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顺其盛德之时祭也。

又《曲礼上》曰：临祭不情，祭服弊则焚之，祭器弊则埋之。

又《曲礼下》曰：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鬻祭器；虽寒，不衣祭服。去国，祭器不逾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

又《曲礼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诗》云"来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谓户灶中霤门行也。此盖殷时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谓周制也。凡祭，有

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为其渎神也。废举谓若殷废农祀弃，后不可复废弃祀农也。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专。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肥腯，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脯曰尹祭，槁鱼曰商祭，鲜鱼曰脡祭，水曰清涤，酒曰清酌，黍曰芗合，粱曰芗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丰本，盐曰咸鹺，玉曰嘉玉，弊曰量币。号牲物者，异于人用也。元，头也。武，迹也。腯，肥也。《春秋传》作腯。腯，充貌也。尹，正也。商犹量也。脡，直也。萁，辞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属也。丰，茂也。大咸曰鹺。今河东云币帛也。

又《曲礼》曰：大飨不问卜，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也。不饶富。富之言备也，备而已，勿多于礼。

又《檀弓下》曰：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仲遂，鲁公子。先曰辛巳有事太庙而仲遂卒，明日而绎非也。万，干舞也。籥，籥舞也。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又《王制》曰：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谓司命、中霤、门、行、厉也。此祭谓大夫有地者，其无地祭三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视，视其牲器之数。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鲁人祭泰山，晋人祭河是也。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又《礼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奄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陋也。陋犹狭陋。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音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文仲，鲁公子区之曾孙臧孙辰也。庄文之间为大夫，于是为贤，是以非之不正礼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庙，跻，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为宗人之为也。奥当为霤字之误。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瓮，尊于瓶。"

又曰：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

子闻之，曰："谁谓由也不知礼乎？"

又《大传》曰：牧之野，武王之事也。既事而退，柴于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柴，尊告天地及先祖也。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

又《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坛，析封土为祭处也。坛之言垣也。垣，明貌也。析，焰皙也。必为焰明之名，尊神也。地祇用黝牲，与天俱用犊，连言耳。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昭，明也，亦谓坛也。时，四时也，亦谓阴阳之神也。埋之者，阴阳出入于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也。

又《祭法》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五

礼仪部四

祭礼中

又《祭义》曰：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

又《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之明日，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

又《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又《祭义》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周还出户谓荐设时也。无户者阖户，若食间，则有出户而听之。

又《祭义》曰：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此时犹先时也。虚中言不兼念余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物既备，夫妇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修设谓扫除及黝垩。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百官助主人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慌惚以与神明交，庶或俎之，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

又《(志)[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莫重于祭谓以吉礼为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怵，感念亲之貌。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于亲，其本一也。

又《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畜谓顺于德教。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殁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殁，终也。

又《祭统》曰：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天)[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伦犹义也。

又《祭统》曰：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谓夏殷时礼也。礿、禘，阳义也；尝、烝，阴义也。禘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尝。夏者尊卑著而秋万物成。

又《祭统》曰：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成王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言此者，善周公功也。

又《表记》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极犹尽也。辨，分别政事也。《祭义》曰："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

又《表记》曰：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富之言备也。以传世之禄恭俭者之祭易备也。

《礼稽命征》曰：天子祭天地、宗庙、六宗、五岳，得其宜则五谷丰，雷雨时至，四夷贡物，青白黄马，黄龙翔，黄雀集。坤为地，得宜则五谷丰矣。土精上为轩辕，主雷雨得宜，故又应时至也。四渎四辅，故四夷各贡方色之马也。精为马，不言赤黑，义足通也。黄龙、黄雀皆土精也。

《周易·豫·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又《困·九五》曰：利用祭祀。祭祀所以受福也。《象》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又《既济》曰：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济之时而处尊位，物皆济矣。将何为焉？其所务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又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

又《萃》曰：萃亨，王假有庙。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彖》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

《左传·桓公》曰：凡祀，启蛰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庙之事。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龙见而雩，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时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始杀而尝，建酉之月，阴气始杀，嘉谷始熟，故荐尝于宗庙。闭蛰而烝。建亥之月，昆虫闭户，万物皆成，可荐者众，故烝祭宗庙。

又《僖上》曰：五年，晋人执虞公而修虞祀，归其职贡于王。虞所命也。

又《僖中》曰：初，平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辛有，周大夫也。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又《僖下》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又《僖下》曰：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相，夏后启之孙也。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宁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矣，卫之罪也，不可以(闻)[间]成

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改祀相之命也。

又《文上》曰：大事于太庙，跻僖公，逆祀也。僖是闵公兄，不得为父；子尝为臣，位应在下；今令居闵上，故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宗伯掌宗庙昭穆之礼也。尊僖公，（见）[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为兄，死时年又长也，故鬼。闵公死时年小，弗忌，明言其所见也。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鲧，禹父。契，汤十二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智者三：作虚器，谓居蔡山节藻棁也。纵逆祀，听夏父跻僖公。祀爰居，三不智也。”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外，文仲以为神，命国人祀之。

又《昭（二）[七]》曰：郑子产聘于晋，韩宣子曰：“寡君寝疾，今梦黄熊入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韩宣子祀夏郊，晋侯有间。

又曰：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后也，舜重之以明德，至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

《公羊传·僖公》曰：曷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礼，天子不卜郊。三卜何以礼？求吉之道三。禘、尝不卜，郊何以卜？卜郊何礼也？卜郊何以非礼？鲁郊非礼也。以鲁郊非礼，故卜耳。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小，周公居摄行天子事，制礼作乐，致太平，有王功。周公梦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吉则用之，不吉则免牲也。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土谓社。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余山川三十六所也。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气布功，故祭天及之。触石而

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尔。河海润于千里。

《谷梁传》曰：宫室不设，不可以祭。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义也，非享味也。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郊。四卜，非礼也。免牲者，为之缁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己之辞也。

《国语·楚语》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屈到，楚卿屈荡之子也。芰，菱也。宗老，宗臣。属，托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属之。"子木曰："不祭，然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

又《楚语》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结也。牛俎，致俎于王也。王问于观射父曰："祀牲何及？"对曰："祀加于举，举，人君朔望之盛馔也。天子举以太牢，祀以会，太牢，牛羊豕也。会亦太牢。举，四方之贡。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礼以特羊；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对曰："禘郊不过茧栗，烝尝不过握把。"王曰："何其小也？"对曰："天神以精明临下民，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故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纯，心纯一也。二精，玉帛也。三牲，牛羊豕也。四时，春秋冬夏也。五色，五采服也。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七事，天、地、人、四时之物也。八种，八音异种也。九祭，九州之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畟数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民姓也。千品，姓有衍品十为千品。五物之官陪属万为万官。官有十丑为亿丑。天子之田九畟，以养兆民，王取经入以食万官也。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遍至，遍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明无不受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亲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羊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

人，其谁敢不战兢以事百神？"

《春秋繁露》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乃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何也？"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压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无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故鸣鼓攻之，朱丝而胁之。"

又曰：古者岁四祭，因四时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春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夏曰禴；禴者，以四月煮面饼也。秋曰尝；尝者，以七月尝黍稷。冬曰烝；烝者，以十月进初稻也。

《论语·季氏》曰：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不能救与？"旅，祭名也。诸侯祭山川在其邦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礼也。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意云泰山之神知礼过林放之贤远。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郑玄注曰：四时变易，物有成熟，将欲食之，先荐先祖，念之若生，不忘亲也。

《尔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新菜可礿也。秋祭曰尝，尝新谷也。冬祭曰烝。进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积薪烧之。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也。祭山曰庋悬，或庋或悬，置之于山川。《海经》曰，悬以吉玉是也。祭川曰浮沉。投祭水中，或沉或浮也。祭星曰布，布，散祭于地也。祭风曰磔。今俗当大道中磔狗云止风，此其象也。是类是禡，师祭也；师出征伐，类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既伯既祷，马祭也。伯，祭马祖也。将用马力，必先祭其先祖也。禘，大祭也；五年一祭也。绎，又祭也。祭之明日，寻绎复祭。周曰绎，《春秋经》曰："壬午猶绎。"商曰肜，《融音书》曰："高宗肜日。"夏曰复胙。未见义所出也。

《五经异义》曰：夏至，天子亲祀方泽，侍中骑都尉贾逵说："鲁无圜丘方泽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礼乐；鲁下周，用四代，其祭天之礼亦宜损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又曰：今《易》京说，臣动养君，其义理也。必望利下，弗养道

厥，妖国有被发于野祭者。

又曰：古《尚书》说，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肆类于上帝，时舜告摄，非常祭。

又曰：古《周礼》说，大宗伯凡礼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执事而卜日。大鬼谓先王也。

《史记》曰：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曰一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孟康曰：枭，鸟名也，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马行用一青(壮)[牡]马；太一、泽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阴阳之神也。令祠官领之而祠于忌太一坛旁。

《汉书》曰：高祖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

又曰：高祖微时，闻魏公子贤。及即位，每过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岁四时奉祀公子矣。

又[曰]：张子房从高帝过济北，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黄石冢，伏腊祠黄石留侯。

又《郊祠志》曰：文帝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朕劳。"有司礼官曰："古者天子，夏祠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日答礼焉。

又曰：宣帝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插泥中，刃向乘舆，车马惊。公孙贺筮之，有兵谋，不吉，卜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

在渭城界。中夜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帝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又曰：孔光父霸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户八百祀孔子焉。"故霸遣长子福数于鲁，奉夫子祠。

又曰：初，朱邑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啬夫，其吏民爱我，必葬桐乡。后世子孙奉尚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六

礼仪部五

祭礼下

《汉书·郊祀志》曰：《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兽，豺獭有祭。应劭曰：今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是以圣王为之典礼焉。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骊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四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畤。李奇曰：鄜音孚。文公问于史淳，淳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李奇曰：于旁田有吴阳地。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常用事，虽殷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搢绅者弗道。

又《郊祀》曰：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苏林曰：当天中央齐。其祀绝，莫知起时。

又《郊祀志》曰：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神）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张晏曰：神明，日也。日出东壮。舍谓阳谷，日没于西也，故曰墓。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韦昭曰：宇谓上同下异，礼所谓复庙同屋也。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

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蒲地沟水。爝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坛，孟康曰：直，植也。直其立处以位坛。祠以五牢。

《东观汉记》曰：建武三年，上幸(春)[春]陵祠园庙，大置酒，与春陵父老故人为乐。

又曰：桓谭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又曰：李通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及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邵陵侯。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牢祀通父冢。

又曰：显宗拜马严持兵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牧守谒敬，同之将军。敕严过武库，祭蚩尤，帝亲御阿阁，观其士众，时人荣之。

又曰：永平中，诏京兆右扶风，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出郡钱谷给萧何子孙，在三百里内悉令侍祠。

又曰：桓帝初，立黄老祠北宫，濯龙中，以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采色眩曜，祠用三牲，太官设珍馔，作倡乐以求福祥。

《汉皇德传》云：章帝诏使者，奉太牢，致祠唐尧于成阳云台。

袁山松《后汉书》曰：韩卓字子助，陈留人。腊日，奴窃食祭其母，卓义其心，即日免之。

《汉旧仪》曰：宗庙八月饮酎，用九大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于五畤。三岁一辩，皇帝自行他祠，不出。祭天，紫坛幄帷，高帝配天，居室下，西向，绀幄席。

又曰：宗庙三年一大祫祭之，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绣幄帐，堂上，西北隅，曲。几黄金釦器，每太牢中分之。右辩上帝，左辩上后，俎余委[肉]积于前殿，千

斤，名曰堆俎。子为昭，孙为穆，昭西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僎陈其(后)[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座法。

又曰：原庙一岁十二祠，有闰加，皆用太牢。

又曰：惟八月饮酎，[车]驾夕牲，牛以绣衣之。皇帝暮视牲，以鉴燧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执鸾刀，以切牛毛血荐之，而即更衣。

又曰：五仪元年，儒术奏施行，董仲舒请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祷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诸官止雨。朱绳萦社，击鼓攻之。

又曰：祭五岳，祠用三正色牲。十月涸冻，二月解冻，皆祭(祝)[祀]，乘传车，称使者。祭四渎，用三正色牲，(况)[沉]珪有马。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种菜畦。畤中各[有一](王)封。祭参辰星辰于池阳谷，(曰)[口]，夹道左右为坛营，覆地各周三十六里。

又曰：祭西王母于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长奉祠。汉五年，修复周室旧祀，祀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为民祈农报功。

又曰：凡圣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万神，皆古之人也。能纪天地五行气，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礼，食之所食也，非祭食天与土地金木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

《汉末英雄记》曰：公孙瓒，字伯珪，[举]上计吏。郡太守刘其以事犯法，槛车征。伯珪褙衣平帻，御车到洛阳。其当徙日南，伯珪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时州里人在京师者，送行见之，及观者莫不歔欷。

《魏志》曰：管宁恒着布襦袴、布裙，随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柱杖，不须扶侍。四时祠祭，辄自力强，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辽

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馈]，跪拜成礼。宁少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觞，泫然流涕。

又曰：(秽)[涉]南国常用十月祭，氏[民]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

《吴志》曰：赤乌年，有两乌衔鹊堕东馆，丞相朱据燎鹊以祭。

干宝《晋纪》曰：帝配飨魏太祖庙。有奏诸功臣从飨者，更以官为次，在荀郭之上。

《后魏书》曰：胡处少孤，言及父母，则若孺子之号。敦煌氾潜家善酿酒，每节常送一壶，以给祭事也。

沈约《宋书》曰：羊玄保自少至老，谨于祭奠，四时珍新，未得祠荐者，口不妄尝。

《齐书》曰：张冲，永明八年为假节监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遗命曰："祭我必以乡土所产，无用牲物。"冲在镇西时，还吴国取果菜。每至蒸尝，辄流涕荐焉。

《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下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后一年而亡。

《孔丛子》曰：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已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

《尸子》曰：先王之祠，礼也。天子祭四极，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亲也。

《白虎通》曰：王者祭宗庙，亲自取禽者，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

又曰：《王制》曰：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礿者，麦熟进之；秋曰尝者，新谷熟；冬曰蒸，蒸者为众，冬之时，物成者众。

《益都耆旧传》曰：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

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人星见。"

《汝南先贤传》曰：薛苞归先人冢侧坊中，种稻以祭祀，芋以充饥。耽诗悦礼，玄虚无为，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不就。

王歆之《神境记》曰：九疑山既出林，过溪望见舜庙，在郡山之下。而插构水际，杳若灵居矣。余亲负劲策，致祠灵堂，乃躬就斋洁奉奠。其宵，水月如镜焉。洞微响，乃闻庙里若有弦歌者，声调如近，察复缅邈。此其五弦之音，南风之响乎？

解道虎《齐记》曰：临淄城南十五里，天齐渊五泉并出，有异于常，故庙屋以同。瓦有天齐字，在齐八祠，祠天于此，故名云。

《越绝书》曰：越王既得平吴，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时为之立祠，垂之来世，传之万载。邻邦乐德，皆来取之。

《吴越春秋》曰：夫差帅诸群臣出国东，祠子胥江水滨，诸臣并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遗恩，为千乘之王，昔不听相国之言，乃用谗佞之辞，至令相国远没江海。自亡已来，濛濛惑惑，如雾蔽日，莫谁与言！"泣下沾衿，哀不自胜。左右群僚，莫不悲伤。

《十二州记》曰：昔禹治洪水，既毕，乃乘桥车到钟山，祠上帝于北河，归大功于九河也。

《襄阳记》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不合，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也。

挚虞《杂祀议》曰：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祭先圣于大学也。

桓子《新论》曰：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

《论衡》曰：鲁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叛者五人。贯于俗者，谓则礼为非；晓礼者寡，则知是者稀。

又曰：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循先。报功以勉力，循

先以崇恩也。

黄帝问玄女兵法曰：六甲将及夫人姓名服色。曰：其将皆着赤帻小冠带，白绶绞，夫人足皆各像其禽兽足。凡欲治致神，当于帛上书诸神名，如法祭荫。齐事六，曰见形六，十日一祭，合诸神祭之。祭法：脯长一九，广三寸，白茅为籍，编以青丝。籍长二尺四寸，广六寸，饼枣栗并脯置藉上。柸皆黑，中以丹沙九两，盛米囊九枚，置北斗座上，中为九星。六甲坐外，四面十二座，座前一柸。受道者坛东北祭，南向再拜祝。

《军令》曰：金鼓幢麾隆衡皆以立秋日祠。先时，一曰主者请祠。其主者奉祠，若出征有所克获，还亦祠。向敌祠，血于钟鼓。秋祠及有所克获，还但祠，不血钟鼓。祝文某官使主者，某敢告隆衡金鼓幢麾。夫军，武之器者，所以正不义，为民除害也。谨以立秋之日，洁牲黍稷旨酒而敬荐之。

又曰：常以己丑日祠牛、马，先祝文曰：某月己丑，某甲敢告马牛先。马者，兵之道。牛者，军农之用。谨洁牲黍稷旨酒，敬而荐之。

又曰：军行济河，主者常先白沉璧文曰：某王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贱臣某甲作乱，天子使某帅众济河，征讨丑类，故以璧沉，惟尔有神裁之。

曹植《求祭先王表》：臣虽比拜表，自计违远已来，以逾旬日垂竟，夏节方到，臣悲感有[心]。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终，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臣虽卑鄙，实禀体于先王。自臣虽贫窭，蒙陛下厚赐，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羊猪牛臣自能办。否者，臣县自有。先王喜鳆，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二)[上]鳆百枚，足自供事，请水瓜五枚。计先王崩来，未能半岁。臣实欲告敬，且欲复尽哀。博士鹿优、韩益等以为，礼公子不得祢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诸侯，谓不得立其庙而祭之也。《礼》又曰：庶子不得祭宗。诏曰："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将欲遣礼，以纾侯敬恭之

意。会博士鹿优等奏礼如此，故写以下。'开国承家，顾迫礼制，惟侯存心，与吾同之。'"

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太元六年，龙集荒洛。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酌芗合一篚单羞，再拜奠故聘士豫章徐先生。

周祗《祭梁鸿文》曰：晋隆和四年十一月，陈郡周颖文以蕴藻行潦祠梁先生。

殷阐《祭王东亭文》曰：公以少牢之奠，敬荐东亭王侯之灵，盖闻朗鉴不尘，精金能照。

伯玉《祭孙叔敖文》曰：谨以豊羞祭楚令尹孙君之灵，眇眇千载，悠悠舒荆。理无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尘，承风效诚。

谢惠连《祭古冢文》曰：东府掘城北塹入一丈余，得古冢。上无封域，不用砖瓦，以木为椁。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明器之属。材瓦铜漆，有数十种。刻木为人，长三尺可，有二十余载，开见悉识。是人形，以物柲拨之，应手灰灭。棺上有五铢钱百余枚，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皆浮出而不甚烂坏。铭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之。公命城者改埋于东岗，祭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近远，故假为之号曰冥寞君云尔。

杨泉请辞曰：古不墓祭，葬于中原而庙在大门里，不敢外其亲。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周衰礼废，立寝于庙墓。汉因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时上盥水，进果实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庙。及其末，因寝之，在墓咸往祭焉。盖由京师、三辅酋豪，大姓力强、财富，妇女赡侈，车两相追，宿止墓下，连日厌饫，遂以成俗，迄乎今日。夫死者骨肉归乎土，神而有灵，岂其守夫败壤而系乎草莽哉！

《唐书》曰：王义方初为太子校书，魏征、张亮皆厚礼之。亮诛，坐与交游，贬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将以酒脯致祭，义方曰："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乃酌水而祭。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七

礼仪部六

郊　丘

《尚书·召诰》曰：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周书·作雒》曰：乃设兆于南郊，祀以上帝，配以后稷。（农）[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

《毛诗·清庙·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天大号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业，施行道德，成此王功。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之言烟，烟者，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也。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太帝也。以实柴祀日月星辰，星，五纬也。辰，日月所会十二次。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槱，积也。司中，文昌宫中星也。风师，箕星也。雨师，毕星也。郑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苍璧礼天，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礼神必以其类，璧圆像天。黄琮礼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方像地也。

又《春官上·典瑞》曰：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郑众云：于中央为璧，珪著其四面，一玉俱成，故曰四珪有邸，珪末四出。或说四珪有邸，有四角也。上帝，玄天也。郑玄曰：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犹五帝殊言天者尊异之也。两珪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两珪者，像地数二也。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

又《春官下·大司乐》曰：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于南郊，尊

之也。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祭于北郊，谓神州之神及社稷也。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礼矣。此禘大祭也。天神主北神。灵鼓灵鼗，孤竹之管，乐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地祇主昆仑。

《礼记·礼运》曰：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嘏。"嘏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谓大也。

又《礼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礼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郊所以明天道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又《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于鲁，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戴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

又《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祭天。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三十光纪，皆正岁之正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犹配五帝也。

又《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

亦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

又《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

《礼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东郊，中郊，兆正谋。东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谋者方欲迎气，而戒自端正，谋虑其事也。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礼记外传》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冬至一阳生，非人力所为谓之丘，自然高大也。天体圆。诸侯不祭天。鲁无圜丘之祭，及二王之后，和祭其感生帝于南郊。王肃云："天雄一帝。"郑玄以天有六帝，据《周礼》祀昊天，又旅五帝，是六。星辰之位列于坛下，正祭之时，天尸在坛上也。扫地而祭，以下为贵。燔牲玉于坛上。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泽，配以后土；地，礼方也。谓祭昆仑山之神也。地之正祭，岁有二，此一祭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于北郊，配以后稷。此周制也。神州即王者所居，在昆仑东南五千里，封域之内，土地之神州。此即吉土，可以享帝于郊也。

《左传·襄上》曰：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植。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后卜郊，宜其不从也。"

《谷梁传·宣公》曰：郊牛之口伤。之口，(绶)[缓]辞也，鼷鼠啮郊牛角，不言之，危辞也。角者，兵之象，故给养不谨敬，鬼神不享，故缓也。伤自牛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春秋繁露》曰：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最尊也。

又曰：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

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之礼也。

《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五经异义》曰：《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鲁与天子并事变礼，今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不从即已下天子也。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

又曰：今《尚书》夏侯欧阳说，类，祭天名也。以事类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经通义》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与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宁；辛者，当自克辛也。

《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广雅》曰：圆丘、太坛，祭天也；方泽、太折，祭地也。

《汉书》曰：高祖入关，问故秦畤上帝祀何帝？对曰："四帝，有白黄青赤之祀。"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之祠，名曰黑畤。

又《郊祀志》曰：遂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亳，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五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

又《郊祀志》曰：三年一郊。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矣。其法类秤，故谓之权。欲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也。汉祀五畤于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权，举也。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服虔曰：经，常。

又《郊祀志》曰：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阴，立太一祠于甘泉。祭日以牛，祝宰衣赤；祭月以羊，祝宰衣白。宣帝于圣成山祠日，于芥山祭月。

又《郊祀志》曰：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瘞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昔者，周公文武郊于酆镐，成王郊于洛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

《续汉书·祭祀志》曰：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事。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皇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

又《祭祀志》曰：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阶。二年初，别祠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

《东观汉记》曰：上都洛阳，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时，时以平旦，服色、牺牲尚黑，明火德之运。常服徽炽，尚赤，四时随色，季夏黄色。议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图谶著伊尧赤帝之子，俱与后稷并受命而为王。汉刘祖[尧]，令宜郊祀帝尧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议曰："追迹先代，无郊其五运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喾。汉虽唐之苗，尧以历数命舜，高祖自感赤龙火德，承运而起，当以高祖配尧之后，还复于汉，宜修奉济阳、成阳县尧冢，云台致敬祭祀，礼亦宜之。

又曰：光武中，元年起明堂、(璧)[辟]雍、灵台及北郊。

谢承《后汉书》曰：丹阳方储，聪明善天文，为洛阳令。章帝欲出南郊，储上言，当有疾雨暴风，乘舆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储饮鸩而死。果有大风暴雨，洛中昼暝。

《后汉书》曰：光武尝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汉旧仪》曰：汉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为万五千四十。汉法：三岁一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岁一祭地于河东汾阴后土宫；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于雍五畤。

又曰：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长一丈，中一幅，四周缘之玉饰器。凡器七千三百，物备具，养牛五岁，至三千斤。

又曰：皇帝祭天，居云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黄帝以来，所祭天之圆丘也。

又曰：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

《宋书·礼志》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

又《礼志》曰：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又《礼志》曰：魏景初元年，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江表传》曰：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宜备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作鄗京，而郊其所也；文王

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

《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妙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以郃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郃，命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棫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有二，伐崇，龛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案世宗立甘泉、汾阳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阳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宫南”，此既误矣。祭地汾阳，在水之间，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矣。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祀大事，速议为定。

《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诏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

又《礼志》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则与南郊同

月。咸和中，北郊，同共正月。《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宋书·礼志》曰：晋孝武诏曰："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

《晋起居注》曰：明帝太宁三年，上亲祠。七月，又诏："自中兴以来，虽南郊，未尝北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应望祏者，废而未举。居其官者，举其职，司其事，勿令一代之典阙而不备，主者详依旧处。"

又曰：安帝元兴三年十二月，明年应郊，乘舆未反，博访内外。左丞王纳之议曰："议者谓应郊，故承制。中事纳之，谓大飨、大祀、大乐，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年中兴，亦以二月。今郊时未过日，望銮驾无为欲速而据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不如缓而尽美。"于是异同难明，遂从纳之议。

《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

又曰：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未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一，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

修远，谓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也。

傅玄《正都赋》曰：建乎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袭大裘，绎纽五彩，平冕垂旒，质文斌斌，帝容孔修，列大驾于郊畛。外八通之灵坛，执镇珪而进苍璧，思致美乎上乾。尔乃太蔟为征，圆钟为宫，吹孤竹而拊云和，修轩辕之遗风。类于圆丘，六变既终，则天神斯降，可得而礼矣。

司马相如《封禅书》曰：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车，帝以享祉。

郭璞上疏曰：臣岁首粗有所占，得《解》之《既济》。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预防之。"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诚感，因农祥而祈事，上乃致敬于皇灵，下以播惠于萌黎者也。臣愚以为于卦之义，既郊之后，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弊之民应养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舒散。此亦寄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八

礼仪部七

迎气　禘祫　六宗

迎　气

《礼记·月令》曰：孟春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蔡邕《章句》曰：迎春者，礼昊天句芒之神也。于东郊，就其位也。邑外为郊，去邑八里，内因木数也。《周礼》：建国之神位，兆五帝于四郊，以苍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方之色。乐奏《太蔟》，歌《青阳》昊，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导牧时和也。孟夏，迎夏于南郊；《章句》曰：迎夏者，礼炎帝祝融神也。于南郊七里，因火数也。王用赤璋，牲币各放其色。乐奏《中宫》，歌《朱明》，其他皆如孟春也。孟秋，迎秋于西郊；《章句》曰：迎秋者，礼少昊蓐收之神。于西郊九里，因金数也。王用白琥，牲币各放其色。乐奏《夷则》，歌《自藏》，其他如孟夏之礼。孟冬，迎冬于北郊。《章句》曰：迎冬者，礼颛顼玄冥之神也。于北郊六里，水数。王用玄璜，牲币各放其色。奏乐《应钟》，歌《玄英》，其祀皆为孟秋之礼。

《续汉书·礼仪志》曰：立春之日，百官皆衣青，迎气青郊；郡县皆青服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立夏之日，百官皆衣赤，迎气赤郊。立秋之日，百官皆衣白，迎气白郊。立冬之日，百官皆衣皂，迎气黑郊。

又《祭祀志》曰：县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青帻，迎春于郭外。令一童男帽青巾衣，先在郭外，迎春者至自野中，出迎者拜之而还。

《皇览》：礼，天子迎四节日，天子迎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八等，青税八乘，旂旗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

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七等，赤税七乘，旂旐尚赤，田车载弓，号曰助天养。倡之以徵，舞之鼓鼗，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旂旐尚白，田车载戟，号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旂旐尚黑，田车载甲，号曰助天诛。倡之以羽，舞之以籥，此迎冬之乐也。所以迎四时，乐养九志于西堂，冬养九胜于北堂，养后三月而止。天子行杀，必顺天道。

《宋书·礼志》曰：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

禘 祫

《毛诗·清庙·雍》曰：《雍》，禘太祖也。禘，大祭。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又《商颂》曰：《长发》，大禘。禘，郊祭天也。《礼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笺云：长犹久也。陨，当作圆。圆谓周也。深知乎维商家之德也，久发见其祯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广大其竟界之时，始有王天下之萌兆，历虞夏之世，故为久也。

《礼记·曾子问》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惟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祫祭于太祖，为无主耳。

《礼记·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祭天也。王者之祖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昔用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凡配五帝也。

《周礼·宗伯》职曰：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庙之祭，有此

六享。肆献祼馈食，在四时之上，则是祫也，禘也。

《礼稽命曜》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见其容色。三日斋，思亲志意，想见所好，意喜，然后入庙。

《左传·昭四》曰：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杜预注曰：戒，斋也。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祲，妖气也。在其莅事乎？"

《公羊传·文上》曰：祫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尔雅》曰：禘，大祭也。郭璞注曰：五年大祭。

《白虎通》曰：祭宗庙，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位尊德盛，所及弥远。

《五经异义》曰：今《春秋公羊》说，祠宗庙筮而不卜。《传》曰：禘祫不卜。

又曰：谨案：叔孙通宗庙有月祭之礼，知古而然也。三岁一祫，此周礼也；五岁一禘，疑先王之礼也。

又曰：古《春秋左氏》说，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荐于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祷于坛。禘及郊宗石室。

《五经通义》曰：王者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闰，天道小备，故三年一祫。祫者，皆取未迁庙主合食太祖庙中。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禘。禘者，谛也，取已迁庙主合食太祖庙中。

《礼记外传》曰：禘祫谓之殷祭，殷，多盛也。祫大而禘小。祫，合也。合毁庙之主，出而陈列之，亲庙之主升入太庙，功臣又得配享，其礼大也。禘则各于宫，神主不出庙也。祭大何以名祫？祭卑不敢降尊也。《春秋》之《经》，有禘而无祫，《经》云：大事于太庙。又云：有事于其庙。即是禘也。此是国之大事，时云有事。毁庙无时祭，时祭月祭，皆近庙耳。玄孙之子于高祖亲尽也。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祭及远祖，象年再闰也。神主入庙，先为一禘，为将遗迁，遗告之也。明年春，禘而又祫。祫后二年一禘，禘后三年一祫，自此为常。

《汉书》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

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又刘歆曰：《春秋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张晏曰：去祧为坛，扫地祭之也。大禘则终王。服虔曰：《夷蛮经》曰："王乃入助祭，各以珍贡，以助大祫之祭也。弥远弥尊，故禘为重矣。

《续汉书·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六年，诏问张纯禘祫之礼，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言谛，谛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祫以冬十月，五谷成熟，故骨肉合聚饮食。

《汉杂事》曰：元帝时，匡衡、贡禹以经义毁先帝亲尽之庙。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祀，其余惠、景以下皆毁。五年而再殷祭，犹古之禘祫。

王隐《晋书》曰：太康中，太庙成，迁神主于新庙，上帅百官奉迎于道左，遂亲禘祫。

《后魏书》曰：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思蔚上言："古之祭法，时祫并行。天子先祫后时，诸侯先时后祫。此施当世，在今则烦，且礼有升降，事有节文。适时之制，圣人弗违。当祫之月，减时祭以从要省。"制可。十一月，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

《宋书·礼志》曰：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

又《志》曰：博士徐道娱上议曰："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凭依也。事亡如存，若恒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矩之情，实用未达。"博士江邃议："在始不迎，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

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违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违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

又《礼志》曰：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礼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后弗同礼。天子祫尝，诸侯烝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祫后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诸侯孟月尝，仲月祫也。

《齐书·礼志》曰：右仆射王俭议："按《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

《礼纬稽命征》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

《唐书》曰：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礼》，祭不欲数，太庙禘祫，祭礼重于时飨。时飨与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时飨，盖不欲烦，是礼先重者。今时飨重于朔望荐食，稽求礼情，参酌轻重，请每至时及腊，但行飨礼。其月朔望，荐食请停，如告庙。日与朔望，荐食日同，请先行告礼，然后荐食。

六 宗

《尚书·舜典》曰：禋于六宗。郑注曰：六宗谓星、辰、司中、司命、风雨师也。

《尚书大传》曰：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书》曰"禋于六宗"，此之谓也。

《五经异义》曰：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无有神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郊天并祭之。

又曰：古《尚书》说，六宗者，天地属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

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为山宗，河为水宗，海为泽宗也。祀天则天文从，祀地则地理从也。

《续汉书·祭祀志》曰：安帝以《尚书》欧阳家说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书》谓六宗亦六子之气，日月雷风山泽者为非。三月，更立六宗祠于洛阳城西北地，礼比太社。

《东观汉记》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

《李郃别传》曰：郃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按《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汉兴于甘泉汾阳，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时，匡衡奏立北郊，复祠六宗。至建武都洛阳，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上从公议。由是遂祭六宗。

张纯《六宗表》曰：臣窃以十一家凡有六统，而所据各异，考之经礼，大义不通。臣谓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则三昭三穆也。

《魏书》曰：明帝问王肃："六宗竟几？"对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此乾坤六甲子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二十九

礼仪部八

五祀　四望　高禖　祷祈

五　祀

《礼记·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太厉，曰户，曰灶。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郑玄注曰：五祀，门、户、中霤也。此皆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神也。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户，孟夏其祀灶，季夏其祀中霤，孟秋其祀门，孟冬其祀行。余吉，吉礼门。

《白虎通》曰：何谓五祀者？门、户、灶、井、中霤也。

又曰：《曲礼下》记云：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诸侯方伯祀山川，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祀有废之，莫敢举也；有举之，莫敢废也。非所当祭而祭之，名为淫祀，无福。祭五祀所以岁遍何？慎五行也。

《五经异义》曰：大戴说礼器云：灶者，老妇之祭。许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灶，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妇也。郑玄曰：灶神祝融是老妇。

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人命也；二曰中霤，王宫室居处也；三曰门，四曰户，主出入；五曰国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厉，主杀也；七曰灶，主饮食也。

《汉书》议曰：祠五祀，谓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贤能治成五

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

《魏名臣奏》曰：秦静议云：祭法七祀有国行，今《月令》谓行为井，是以俗废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兴复旧祀，造祭祀门、户、井、灶、中霤。文帝称诏。静按：凡诸祠祀，所以尊敬神灵，不宜称诏。高堂隆议曰：国、中霤、门、井、灶多不遍，惟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于庙，今每门、户辄祭之，自汉以来，非旧典也。祭井自汉，从水类，不列五祀，宜除井祀行。《世本》曰，征作祊五祀。征者，殷王八世孙也。祊者，强死男也。谓时难索宜驱疫逐强死鬼也。五者，谓门、户及井、灶、中霤也。

傅玄《五祀议》曰：礼大记云：室中央中霤，谓四霤之中也。祭于漏井，盖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无井，祭灶而不祭井，于事则阙。夫设祀者，非惟报功而已，亦神道设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为帝之都城，宜祭一门，正宫一门，正室一户，井、灶、中霤，亦各择其一正者祭之。

四望

《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孔安国曰：望秩于山川者，以尊卑祭之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

《周礼·春官上》曰：大宗伯之职，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四望，五岳、四镇、四渎也。

又《春官》曰：小宗伯之职，掌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又《春官上·典瑞》曰：掌玉瑞玉器之藏，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珪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又《春官下·大司乐》曰：春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礼四望。

《公羊传·僖下》曰：夏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则曷为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气成功，故祭天及之。

《五经通义》曰：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何？以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别神从官也。缘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岁一祭之。礼日于南门外，礼月、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西门外，祭风伯、雨师于东门外，各即其位也，以是明之。其祭之奈何乎？曰祭日者悬，祭月者毁，祭风者明，祭雨者布疏，祭山川者沉，各像其貌也。

《三辅黄图》曰：宰衡王莽奏曰：冬至，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高祖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

《隋书·志》曰：梁朱异议，郑众云四望谓日月星海。郑玄云谓五岳四渎。寻二郑之说，互有不同。窃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目，岂容局于星海，拘于海渎。请今天司有关水旱之义，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一皆备祭。

高 禖

《礼记·月令》曰：仲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醴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立于高禖之前。蔡邕《章句》曰：高禖，祀名也。高犹尊也。禖者，所以祈子孙之祀也。天子所御谓后妃以下主妾御者。韣，弓衣也。祝以高禖之命，饮以醴酒，带以弓衣，尚使得男者也。郑玄注曰：玄鸟遗卵，娀简狄吞之，生契，后以为禖官，嘉祥而立祀也。

《汉书》曰：太子据立为皇太子。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张晏曰：禖，求子禖神。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

《续汉书》曰：仲春之月，立高禖，祀于城南，礼以特牲。

《五经异义》曰：王者一岁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

《五经要义》曰：契母简狄以玄鸟至之日，祀于高禖而生契。高

禖者，盖先王所以祈子孙之祀也。玄鸟感阳而至，集人栋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

《五经异义》曰：郑记曰：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世妹简狄吞燕子而生契，后王以为禖官，嘉祥其祀焉。王权问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时，未有高禖。《生民》诗曰：'克禋克祀，以祓无子。'传以为古者必以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则郊禖之祀，非以生契之后立也。"谯乔答曰："先商之时，自必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盖亦以玄鸟至之日。然其所禋，乃于上帝妹简狄吞乙子之后。王以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

晋束皙《高禖坛石议》曰：元康六年，高禖坛上石破为二段，诏书问置此石来几时？出何经典？今应复不？博士议：礼无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设所由。既已毁破，无可改造设。高辛氏有简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盖俗说所为，而史籍无记。可但收聚，复于旧处而已。太常以为吞卵之言，盖是逸俗之失义。因今毁破，便宜废除。下四府博士议。贼曹属束皙议：夫未详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汉不祀高禖，汉武帝《五子传》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禖，其事未之能审。

许慎《五经异说》云：山阳民祭，皆以石为主。然则石之为主，由来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礼龟策。祭器弊则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则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收集破石，积之故处，于礼无依，于事不肃，思所未安也。时公卿从太常所处，此议不用。其后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龙中造立此礼，诏书更铸石，令如旧置，高禖坛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隋书·礼志》曰：梁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文如竹叶，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庙所得。陆澄以为孝武时郊禖之石，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后齐高禖为坛于南郊，傍广轮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坛。

祷 祈

《周书》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祷于宗，乃尝麦于庙。

《毛诗·甫田》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戒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又《生民·行苇》曰：曾孙惟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

又《臣工·噫嘻》曰：春夏祈谷于上帝也。祈犹祷求。

《周礼·春官上·小宗伯》曰：小宗伯掌大灾，乃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祇。

又《春官下》：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贞。马融传曰：神，天神；鬼，人鬼；祇，地祇也。

《礼记·月令》曰：孟春，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左传·襄上》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

又《定上》曰：鲁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九月，立炀宫。平子逐君，惧而请祷于炀公。昭公死于外，自以为获福，故玄其宫。

又《哀上》曰：卫太子祷曰：曾(子)[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胜，郑声公名，释君助臣为从于乱。晋午在难，午，晋定公名。不能治乱，使鞅讨之。鞅，赵简子名。

《论语·八佾》曰：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王孙贾自周出仕于卫也。宗庙及五祀之神皆祭于奥。室西南隅谓之奥。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明当媚其尊者。夫灶者，老妇之祭。

又《述而》曰：子疾病，子路请祷。祷，谢过于鬼神。子曰："有诸？"观子路晓祷礼否。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诔天神之辞也。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自知无过处。

《五经异义》曰：《礼·祭法》云：天子有祧。远庙曰祧，将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坛，去坛曰墠。皆藏于祖庙，有事则祷，无事则止。

《说文》曰：告事求福为祷。

《汉书》曰：文帝曰："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今吾闻祠官祝厘，如淳曰：厘，福。皆于朕躬，不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祀，无有所祈。"

《东观汉记》曰：邓太后尝体不安，左右忧惶，至令祷祠，愿以人为代。太后闻之，即谴怒，敕掖庭令以下，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叹太后临大病，不自顾而念兆民。后病瘳，岂非天地之应与？

《晋中兴书》曰：大旱经久。太兴四年四月始雨，有奏应报赛宗庙山川。中宗诏曰："祈庙云报赛，非奉尊上辞也。吾意有疑，以为旧山川有许报，故雨赛，非大事不应告庙。臣子无要君之道，黩祭称赛，于礼有违。"

《唐书》曰：宪宗谓宰臣曰："穰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李藩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疾病，门人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于所行，己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感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佑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务，惟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纪，望陛下每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矣。"上深嘉美之。

又曰：文宗开成中，以久旱，分命郡官偏祠祈祷于紫宸殿，对宰臣忧形于色。宰臣以星官所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上慷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谪见于上，若

三日不雨，当退归南位，更选贤明以主天下。"宰臣呜咽流涕，各请罪，乞免相位。是夜，澍雨大洽。

又曰：孔戣为广州刺史。先是，准诏祷南海神，多令从事代。戣必自越风波而往。韩愈为潮州，作诗美之。

《华阳国志》曰：梁辅为郡五官，时天大旱，请雨不降。辅出祷，乃积薪祝神曰："二日不雨，则欲自焚，谢罪百姓。"言终而雨。

《长沙郡耆旧传》曰：祝良为洛阳令，时亢旱，天子祈不得。良乃曝身阶庭，告诚引罪，自晨至中，紫云沓起，甘雨登降。民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应，滂沱而下。"

《列仙传》曰：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讫即有虎迹。

《异苑》曰：晋简文既废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嗣。濮阳令在弟前祷至三更，鬱有黄气自西南来，逆室前，尔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韩子》曰：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吕氏春秋》曰：昔殷汤克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丽其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悦，雨乃大至。

《淮南子》曰：圣人者，不耻身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也。是故禹为水以身解于阳肝之河，汤为旱以身祷于桑林之下。圣人之忧民，如此其明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

礼仪部九

斋戒　傩

斋　戒

《易·系上》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洗心曰斋，防患曰戒也。

《周礼·天官·冢宰》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祀五帝谓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礼也。《明堂位》所谓各扬其职，百官废职眼大刑，是其辞之略也。具所当共修扫除粪洒。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谋之日也。十日，容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执事，宗伯太卜之属。既卜，又戒百官以始斋。

《礼记·曲礼》曰：斋者不乐不弔。为哀乐则失正，散其思也。

又《檀弓》曰：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大故谓哀忧。非致斋也，非疾也，不昼居于内。内，正寝之中。

又《王制》曰：天子斋戒受谏。岁中群臣奉岁事，谏王当所改为也。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司会，冢宰之属，掌计要者，成计要也。质犹平也，平其计要。冢宰斋戒受质。赞王受之。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乐正，于周宗伯之属。市，司市也，于周司徒之属。从，从于司会也。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属。百官斋戒受质。受，平报也。

又《郊特牲》曰：孔子曰："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读为姬，语之助。何居，怪之也。伐犹击也。斋者止乐，而二日击鼓，则是成一日斋也。

又《郊特牲》曰：斋之玄也，以阴幽思也。故君子三日斋，必见其所祭者。斋三日者，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则见之也。

又《玉藻》曰：将适公所，宿斋戒，居外寝。

又《祭义》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斋戒、沐浴而躬朝之，牺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义》曰：致斋于内，散斋于外。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

又《祭统》曰：及时将祭，君子乃斋。斋之为言齐也。斋不齐，以致齐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斋。不斋，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斋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致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斋。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宫宰，守宫官者也。宿读为肃。肃犹戒也，戒轻肃重也。君致斋于外，夫人致斋于内，然后会于太庙。

又《坊记》曰：子云："七日戒，三日斋，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戒谓散斋也。承犹事也。

又《表记》曰：子曰："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礼记外传》曰：凡大小祭礼，必先斋，敬事天神人鬼也。斋者，敬也。斋其心，思其貌，然后可以入庙。斋必变食，去其荤膻。居必迁坐，易其常处也。故散斋于外，致斋于内。外者，公寝也。内者，寝中小室。大祀散斋七日，祭曰犹远客意散。致斋三日，致者，至也。就祭曰近。则十日斋矣。祭前旬外之日，则有司戒告内外，内外百官斋谓之夙戒。夙，早也。中祀七日，则散斋四日。小祀三日。《月令》，秦书也。当战国之际，大小祭祀惟三日，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春秋合诚图》曰：黄帝请问太一长生之道，太一曰："斋戒六丁，道乃可成。"丁取能丁宁，常戒惧也。

《家语》曰：季桓子将祭，斋三日，而二日钟鼓之音不绝。冉有问于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斋七日，慎思其事；致斋三日而一用之，精一而用之也。犹恐不敬。而二日伐鼓，何其？"

《论语·乡党》曰：斋，必有明衣，布。明衣亲身名，所以自洁清也。其物以布为之。斋，必变食，居必迁坐。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斋，战，疾。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之。

《史记》曰：蔺相如谓秦王曰："赵送璧时，斋五日。今大王亦宜斋。"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舍。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于庭，引相如。

又如：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问占梦人，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望夷宫，阎乐杀之，更立子婴为王。

《汉书》曰：萧何荐韩信于汉王。何曰："王宜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拜为大将军。"至拜，乃韩信也，一军大惊也。

又曰：宣帝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见，修兴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福。鸾凤万舞，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鲁之夕，神光交映。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飨，海内承福。"

《续汉书》曰：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安帝，斋于殿中。

范晔《后汉书》曰：周泽字稚都，为太常。尝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就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子犯斋禁，遂收送谢罪。当世疑其诡谲，时人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干宝《晋纪》曰：刘毅为司隶校尉，常斋而疾。其妻出看之，表解斋。

《唐书》曰：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岁有年，蛮夷朝贡，思亲告郊

庙，于祀事尤重慎。及将散斋，谓宰臣曰："在礼，散斋归正寝，摄心奉祭，不可闻外事。其常务勿奏。"乃斋于别殿。及命皇太子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

又曰：贞元中，德宗方有事于郊庙，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终献。上令问柳冕当受誓戒否。冕奏准开元礼并以前七日，受誓戒词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冕以誓皇太子，更其词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

又曰：宪宗元和中，南郊阴气凝闭，浃旬不开，宰臣议请改日。上曰："郊庙事重，吾斋戒有日，岂可废乎？"至享献之际，景物澄清，人情大悦。

《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往见之。先生曰："吾将为二子陈言至道，子其斋戒，择日而学。"后秦、仪斋戒而往。

《庄子》曰：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颜回曰："回之家贫，惟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若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又曰：梓庆削大木为锯。锯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曰："子一何巧矣！何术以至此？"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为锯，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与。"

又曰：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笑，说曰："汝奚恶死？吾将三月牺。汝十日戒，十日齐，藉白茅加汝肩，尻于凋俎之上。"

《韩子》曰：燕王欲巧，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猴。成，功人曰："君欲观之，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固养之，不能观也。

《搜神记》曰：王业，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洁以祈于天地，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

不作。

儺

《礼记·月令》：季春日，命国儺，九门磔攘，以毕春风。《洪范传》曰：言之不从，则有大祸。犬属金也，故磔之于九门，所以抑金扶木，毕成春功。东方三门不磔，春位不杀，其盛德所在无所攘。

又《月令·仲秋》曰：天子乃儺，以达秋气。此儺之阳气，恐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故儺以通秋气。方欲助秋，故不磔犬。

又《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气。大儺为岁终逐阴除疫以送寒气，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旁谓王城四旁十二门也。磔谓磔犬于门也。春磔九门，冬礼大，故遍磔于十二门，所以扶阳抑阴之义。犬属金，冬尽春兴，春为木，故杀金以助木气。

又《郊特牲》曰：卿人裼，裼，强鬼也。谓时儺索室驱疫逐强鬼也。裼或为献，或为儺。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礼记外传》曰：方相氏之官，岁有三时，率领群隶，驱索疠疫之气于宫室之中，亦攘送之义也。天以一气化万物，五帝各行其德，余气留滞则伤后时，谓之不和，而灾疫兴焉。大儺者，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命国儺者，但于国城中行之耳。名之儺者，取群为儺儺之声。

《周礼·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儺，以索室欧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儺，四时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恶也。《聆》：季冬命国儺。索，搜也。

《续汉书》曰：先腊一日大儺，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十二已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服如周制。及十二兽裘，衣毛角。中黄门行人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者皆罢苇戟桃枝，以赐公卿、将军、特进、诸侯。

《礼纬》曰：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

鬼魅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纁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

《后魏书》曰：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武。更为制令，步兵阵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无部队楯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阵，凡十余法，聪起前却，莫不应节。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交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

《唐书》曰：旧驱傩侲子等，金吾将军并具栏笏，引入阁门。谨按大傩者，所以驱除群厉，合资威武，盛其光仪。栏笏之制，常参朝服。旧制未称，今请各依锦绣，具帑袜带仪力部引出入。

《建康实录》曰：孙兴公尝着戏为傩，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对不凡，推问之，乃兴公。

《宣城记》曰：吴时洪巨为庐陵太守，有清称。征还，船轻，皆(戴)[载]土。时岁暮除，逐人就乞，见土而去。

《庄子》曰：游岛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张衡《东京赋》曰：卒岁大傩，驱逐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裳；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剽殚毕毙；惶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地，绝飞梁，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魅于神潢。

廉品《大傩赋》曰：于吉日之上戊，将大蜡于腊蒸。先兹日之酉久，宿洁静以清澄。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殿，临朱轩，凭玉几，席文旗，率百隶之侲子，群鼓噪于宫垣。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一

礼仪部十

宗庙　神主

宗　庙

《易·萃卦》曰：王假有庙。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

又《涣卦》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尚书逸篇》曰：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天子立七庙，有德之主则为祖宗，其庙不毁，故可观德。

《毛诗·文王·绵》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

又《闷宫》曰：新庙弈弈，奚斯所作。

又《清庙》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家貌为之耳。成洛邑，居摄五年时。于穆清庙，肃雍显相。于，叹辞也。穆，美。肃，敬。雍，和。相，助也。箋云：显，光也，见也。于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来助祭。

《周礼·春官上》曰：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礼记·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又《曲礼》曰：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

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又《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

又《文王世子》曰：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及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

又《明堂位》曰：山节，藻梲，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珪，疏屏，天子庙饰也。山节，刻栭栌为山也。藻梲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庙，重屋也。重檐，承壁材也。刮，摩也。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当尊南也。惟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礼君尊于两楹之间也。崇，高也。康读为亢龙之亢。屏谓之树，今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

又《杂记》曰：成庙则衅之，其礼：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纯衣。雍人举羊升屋，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门、夹室，皆用鸡。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曰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为鬼。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适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庙之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意也。封土曰坛，除地曰墠。《书》曰：三坛同墠。

又《中庸》曰：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

之。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埠而祭之。

《左传·桓公》曰：宋华父督已杀孔父，而杀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

又《桓公》曰：清庙茅屋。以茅饰屋，著俭也。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又《僖上》曰：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

又《文公下》曰：太室之屋坏，书不恭也。

又《成公三年》曰：甲子，新宫灾，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书"三日哭"，善得礼，宗庙亲之，神灵所凭，居而遇灾，故哀而哭之。

又《襄二》曰：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周庙，文王庙也。周公出文王，故鲁立其庙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临于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

《公羊传·文公》曰：世室屋坏。世室者何？鲁公之庙也。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

《谷梁传·成公》曰：新宫灾，三日哭。新宫者，祢宫也。祢，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宫也。

《孝经》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

又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先祖之尊貌所居中宫何？以为人死精魂归乎天，形体不藏，存之即存，不存则亡，明先祖神死依人也。

《孝经援神契》曰：庙所以尊祖也。

《论语·八佾》曰：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家语》曰：孔子在齐，景公造焉。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庙灾。"景公曰："何王庙？"孔子曰："此必厘王庙。夫厘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华丽之饰，故天殃其庙焉。"有顷，左右报所灾者厘王庙。景公曰："善哉！圣人之智过人远矣。"

又曰：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犹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史记》曰：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注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宫渭南。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

又曰：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细拔乱，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徐曰：《光武纪》曰："上幸鲁，祠高祖于原庙。"翻谓：原，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拜立，故谓之原也。

《汉书》曰：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惠帝尝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又曰：文帝作顾城庙。服虔曰：庙在长安城南。文帝作，还顾见城，故名之。应劭曰：文帝自为之，制度卑狭，若顾望而成，故曰顾城。贾谊曰：目顾城之庙为天下，太宗与汉无极。或曰地名也。如淳曰：身存而为庙，若《尚书》"顾命"也。高祖庙曰原庙，文帝庙曰顾城庙，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号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成阳。

又曰：梅福上书谏曰："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出于户，所谓存人自立也。

又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庙为世宗。所行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有白鹤集后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曰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房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

又曰：王莽以宗庙未修，张邯说莽曰："德盛者文缛。宜崇其制度，宣示海内，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

《帝王世纪》曰：汉景帝庙名德阳，宣帝庙名（长寿）[乐游]，武帝庙名龙渊，文帝庙名顾成，昭帝庙名徘徊。

《东观汉记》曰：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冯魴告祠高祖庙，吕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迁吕太后于园，四时止祭。

又曰：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庙，于世祖庙与皇帝交献荐，如光烈皇后故事。

又曰：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神庙坐位驳议示东平宪王苍，苍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庙，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设张。《大雅》曰：'昭哉来御，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

袁山松《后汉书》曰：天子自洛阳迁都长安。初，长安遭赤眉乱，宫室焚尽，惟有高庙，遂居之。

《汉杂事》曰：光武弃天下，以再受命，复汉祚，更起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后遵奉藏世祖庙，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孝明庙曰显宗，孝章曰肃宗。是后踵前，孝和为穆宗，孝安曰敬宗，孝顺曰恭宗，孝桓曰威宗。今洛阳诸陵，皆晦望二十四气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一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天子以正月五月供毕后，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从。四姓小侯诸家妇，凡与先君有瓜葛者及诸侯王大夫、郡国计吏、匈奴朝者、西国侍子皆会。尚书官属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后，大夫计吏皆当前，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异，欲先帝魂神具闻之也。遂于亲陵各赐计吏而遣之。

《魏书》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文皇帝庙，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

《吴录·地理志》曰：会稽有禹庙，始皇配食。王朗为太守，黜之。

王隐《[晋]书》曰：太康十年，太庙成，迁神主于新庙，赐王公以下至司马督子弟官，赐作庙者帛。

《帝王世纪》曰：汉景帝庙名德阳，宣帝庙名(长寿)[乐游]，武帝庙名龙渊，文帝庙名顾成，昭帝庙名徘徊。

《汉晋阳秋》曰：武帝改营太庙，南致荆山之木，西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填以丹青，缀以珠玉。

《晋书·礼志》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庙，[诏]宜权立一庙。群臣议：上古清庙一宫，周制七庙，舜承尧禅，受终文祖，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故事。

《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役，(设)[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议奏，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

《后魏书》曰：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等议：按《礼》，诸侯五庙，太祖亲庙四。今献武王为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亲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一颊室，厦头徘徊鸱尾。又按《礼图》，诸侯庙止开南门，而二王后附。《祭仪注》云，执事者列于庙东门之外。既有东门，明非一门。献武礼数既隆，备物殊等，惟据今庙宜开四门，内院南面开三门，余及外院四面皆一门。

《齐书·礼志》曰：世祖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舍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安中诏曰：往者，仍魏氏旧庙处立庙，既壅翳不显，材木弱小，至今中间有跌桡之患。今当修立，不宜在故

处。太仆寺南临甬道，地形显敞，更于此营之，主者依典礼施行。

《晋书》曰：桓玄篡，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飘泊无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

《白虎通》曰：礼圣王所以制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远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又曰：臣(侍)[待]放于郊，君不绝其禄者，以其禄三分之一与其妻长子，使得祭其宗庙。赐之环即还；[赐]之玦则去。

又曰：王者立宗庙何？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继养也。

《释名》曰：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寝，寝也，所寝息也。

《三辅故事》曰：光武至长安，宫阙烧尽，徙都洛阳，取十二陵合为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知齐祠事，谓之高庙。

《汉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庙于河东。告祠日，见一人骑马，马异于常马，持尺一札，赐将作函，文曰："汝绩克成，赐汝金一斤。"因忽不见，札乃变为金一斤。

《蜀王本纪》曰：禹生于石纽，禹母天珠孕禹，坼副而生禹于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

《三辅黄图》曰：王莽于长安城南作九庙。

又曰：太上皇庙在长安香街南。

《墨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龙生于庙。

《说苑》曰：卫孙文子问王孙贾曰："吾先君之庙小，欲更之，可乎？"对曰："古之君子以俭为礼，今之君子以大易之。"

桓谭《新论》曰：王莽起九庙，以铜为柱，甍带金银，错镂其上。

王嬰《古今通论》曰：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为屋四霤。周曰宗庙，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于更。

《楚辞·天问·序》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仰天叹息。楚有先

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

《晋诸公赞》曰：王凌字彭祖，为幽州刺史。寻洛阳破，后承制建行台，以宗庙焚毁，设坛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神　主

《礼记·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

又《檀弓下》曰：爱之斯录之也，敬之斯尽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缀，连也。殷人作主而连其重，悬诸庙也。周主撤重焉。

又曰：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也？"孔子曰："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昔者，齐桓公亟举兵，作伪主以行。及反，藏诸祖庙。庙有二主，自桓公始。"

《礼记外传》曰：人君既葬之后，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未葬以前，悬重于庭以代主也。庙主用木者，木落归本，有始终之义。人之生也，无不死。木生于亥又落于亥，是归本也。天子庙主长尺二寸，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达相通。漆书谥号曰神主。葬后孝子心目无所睹，故用以主其神也。

《公羊传·文公》曰：二年，丁丑，作僖公主。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僖公主不时也。

《左传·庄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郑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庙中藏主石室。言已世为宗庙守臣。

又《文公》曰：葬僖公，缓(也)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户柩已远，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丞)[烝]尝禘于庙。

又《昭五》曰：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祏，庙主石室。周庙，厉王庙也。

《论语·八佾》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五经异义》曰：谨按：大夫以石为主，礼无明文。大夫、士无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阳民俗，祀有石主。

又曰：《春秋左氏传》曰：徙主石于周庙。言宗庙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无明文也。

又曰：今《公羊》说，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禘祫，序昭穆，故无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结茅为丛。

又曰：《论语》，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东，河东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沣镐，沣镐宜栗也。”

《五经要义》曰：木主之状，四方，穿中央以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长尺，皆刻谥于背也。

又曰：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犹丧也，丧礼取其名。练（王）[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礼取其恭。

《五经通义》曰：诸侯会天子，则以方明为主。觐礼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谢承《后汉书》曰：赤眉盆子去长安，西入右扶风。邓禹至长安中昆明池，率诸将齐戒，择吉日入城，谒高帝庙，修礼祠祭，劳赐吏士。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庙郎来辅守高庙，令行京兆尹承事校行扫除诸园陵，为置卒史奉守焉。遣辅奉主诣京师。

王隐《晋书》曰：李裔字宣伯，父敏，为公孙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终。裔以父母不知存亡，设木主以奉之，由是发名。

《晋起居注》曰：孝武太元二十年，简文皇帝宣太后正号，神主移庙。戊寅，口诏：移神主可停前后鼓吹。

挚虞《决疑要注》曰：庙主藏于户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古者帝王出征，于车载迁庙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汉魏不载主也。

《唐书》曰：祔顺宗于庙，迁中宗神主于夹室。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宰臣召史官蒋武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主矣。"

《白虎通》曰：祭所以尸主何？本神无方，孝子以主系心。

又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亲已没，棺柩已去，怅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设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与神相接。三王俱以桑。

《说文》曰：祏，宗庙主也。《礼》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从示，从石，石亦声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二

礼仪部十一

社稷　先农　灵星

社　稷

《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为社稷，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又《召诰》曰：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各一。

《尚书逸篇》曰：太稷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

《尚书》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言夏社不可迁之义。

《周书》曰：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霤以黄土。将建诸侯，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毛诗·闵予·载芟》曰：春耕籍田而祈社稷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

又《闵予》曰：《良耜》秋冬报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载南亩。

《周礼·地官》曰：大司徒之职，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又《地官上》曰：小司徒掌凡建国，立其社稷。

又《地官上·封人》曰：封人设王之社（稷）壝，为畿封而树之。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血祭祭社稷。郑玄注曰：阴祀曰血，贵气臭。

又《春官上·小宗（小）伯》曰：[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

又《春官下·丧祝》曰：丧祝掌胜国邑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马融曰：所讨国所封邑，犹立其社稷。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

又《冬官》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五宫所居也。祖，宗庙。面犹向也。王宫当中。

《礼记·月令》：仲春择元日，命人社。为祀社稷也。春事兴，故祭之，祈农祥。元日谓近春分前后戊日。元，吉也。仲秋择元日，命人社。赛秋成也。元日谓近秋分前后戊日。

又《曲礼》曰：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

又《檀弓》曰：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靮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

又《郊特牲》曰：社祭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墉谓墉，北墉，社内。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绝其阳，通其阴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兵)[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

又《祭法》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群，众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

又《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周尚左也。

《礼记外传》曰：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谷之神也。一云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宜种百谷。天子为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坛方五丈。诸

侯为境内之民立社，曰国社。又有王社侯社者，天子诸侯别自立社，私有祷求。地之势有礼，生物各随所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其利者，各报祭之。是谓神地之道者。籍田之后则告，为将耕也。五谷既登，又报功也。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地广谷多，不可遍祭，故于国城之内立坛祭之，亲之也。日用甲，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申，社于新邑，自此皆用戊日。惟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已。

又曰：社树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河东宜松，周地宜栗。社主用石。石，土中坚者。天子亲征，则载社主行。有罪者，诛之于车前。

《左传·僖公》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此水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又《襄四》曰：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又《昭(七)[二十九]》曰：魏宪子问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皋氏有四叔，贾逵注曰：少皋，黄帝之后，金天氏也。四叔，四子皆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水，能顺其成性也。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黎，水土官。黎当高辛氏之世，故《外传》曰：黎为高辛氏火正也。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共工，太皋之后，炎帝之前霸九州者也。其嫡子佐颛顼，能平水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掌田之官长后稷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烈山，炎帝之世烈山氏也。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周弃，周祖后稷弃也。为唐虞夏后稷也。自商以来祀之。"商，殷也。柱之功至汤浸，祀周弃以为稷也。

又《定上》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贱臣。社稷不动，祝不出境，官之制也。社稷动谓国迁。

《公羊传·隐公》曰：宋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

汝；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汝，(盖)[盍]终为君矣?"

又《庄公》曰：日有蚀之，鼓、用牲于社，求于阴之道也。以朱丝萦社，或曰胁之，或曰为暗，恐犯，故萦也。

又《僖公》曰：邾娄人执鄫子用之社，盖叩其鼻，以血社稷也。

又《哀公》曰：(亳)[亳]社灾。(亳)[亳]社者何？亡国之社。亳社者，先世亡国，在鲁境。社者封也，为封土祀社也。其言灾何？亡国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烧之。

《春秋潜潭巴》曰：里社鸣，此里有圣人生，其呴，百姓归之。宋均注曰：鸣则教令行，若汤放桀也。呴，鸣之怒者也。

《论语·八佾》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安国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栗便云使民战栗也。

《孝经说》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广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祀，故立稷神祭之。

《五经通义》曰：王社籍田，中为千亩报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庙何？文家握地而王，地道长，右得事宗庙，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质家左社稷，右宗庙，社皆有坛者，饰也。有木者，土当生万物，莫善于木。

《五经异义》曰：今民谓社神为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

《汉书·郊祀志》曰：高祖时，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于丰治枌榆社，常春以羊彘祠之也。

又《郊祀志》曰：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礼记》曰：惟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瓒按，《高纪》除秦社稷，立汉社，礼所谓大社也。时人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纪》。今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也。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谷树。

又曰：陈平既娶张氏女，资用益饶，游道日广。里中社，平为

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陈孺子能为宰乎？"曰："使平得宰天下，天下亦如此肉也。"

又曰：栾布，吴军时以功封为鄜侯，复为燕相。齐燕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

《续汉书》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于社下，以祭日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袜末裤以行礼，如故事。

又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左，社稷之右，皆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无稷。古者师行有载社主，不载稷也。

《晋书·礼志》曰：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故常二社一稷。

《后魏书》曰：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迁于太庙太社，石主将迁于社宫。礼官云，应用币。中书侍郎裴伯茂时为祝文，伯茂据故事太和中迁社，高祖用特不用币，遂以奏闻。于时议者或引《大戴礼》迁庙用币，今迁社宜不殊。伯茂据《尚书·召诰》应用牲，诏遂从之。

《宋书·礼志》曰：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又曰：祠太社，帝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唐书》曰：天宝中，升社稷五星为大祀。诏曰："祭之为典，以陈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夺伦，况社稷孚佑，百代蒙其福；日月照临，五星叶其纪。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须极尊严

之礼，列为中祀，颇亵大猷。自今已后，社稷及日月五星并升为大祀，仍以四时致祭。”

《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焉。

《家语》曰：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然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也。”

《庄子》曰：崐崘之民相与言曰：“庚桑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又曰：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千牛，絜絜者匝也。百围；其高山临千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

《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知夫瓮瓶之足羞也。

又曰：禹劳力天下，死而为社；劳力谓治水功，死话祀于后土之中。周弃作稽，死而为稷；种曰稼，敛曰稽，死记于祀，稷官之神。子房之智，陈平之无忤，绛侯勃之果，霍将军之勇，终之以礼乐，则可谓社稷之臣矣。

《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太公曰：“天下精神甚众，恐后复有试余者也。何以待之？”师尚父曰：“请树槐于王门内，王路之右，起国社，筑垣墙，祭以酒脯，食以牺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与之语；客有益者入，无益者距。岁告以水旱与其风雨泽流，悉行除民所苦。”

《白虎通》曰：王者所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五祀众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祀而示之。尊五谷之长，立稷而祀之。稷者，得阴阳和气而为用又多，故为长，岁再祭之。

又曰：祭社稷有乐乎？《礼记》曰：金石之乐，用之于宗庙社稷。

又曰：王者诸侯必有戒社何？示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为恶者失之。

《春秋公羊传》曰：亡国之社，奄其上，柴其下。

《郊特牲》记曰：丧国之社屋之，示与天地绝也。

蔡邕《独断》云：天子太社，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藉以白茅，归国以立社，故为之茅社也。

《陈留风俗传》曰：东昏县者卫地，故阳武之户牖乡也，汉相陈平家焉。少为社下宰，今民祀其社。

《邴原别传》曰：原，避(也)[地]辽东，以虎为患，自原之落，独无虎患。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比钱不见取，系钱者逾多。原问其故，答者谓之社树。原恶其由己而成妄祀，乃辩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里老为之诵曰："邴君行仁，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

《列异传》曰：大司马河内陵蕤字圣卿，少时病虐，逃社中。有人呼"社邸！社邸！"圣卿应曰："诺。"起，至户中，人曰："取此书去。"得素书一卷《谴劾百鬼法》，所劾辄效。

《搜神记》曰：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珩七世显。

刘桢《京口记》曰：虎社中，村老故相传云：昔有虎于社中产，因以为名。

《荆州记》曰：叶县东百步有县故城，西南四里名伍伯村，有白榆连李树，异干合条，高四丈余。士民奉以为社。

《世说》曰：阮宣子伐树，人有止之宣子，曰："若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矣。"

习凿齿《逸民高士传》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于洛阳白社中。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建春门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辇所住也。去门二里，有牛马市，嵇公临刑处也。

《博物志》曰：子路与子贡过社，社树有鸟。子路搏鸟，社神牵子路，子贡说之，乃止。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种子。帝籍蚕，又受社雍及祭，以沐蚕种。上辛乃射黑牲于帝郊，以祈来年之丰。二月，司空开冰，射桃弧，棘矢五发，以御其灾。

《述异记》曰：庾邈与女子郭凝通，诣社，约不二心，俱不婚嫁。经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见凝，云："前北村还，遇强梁，抽刀见逼，惧死，从之，不能守节。为社神所责，心痛而绝。"人鬼异路。因下泣矜之也。

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曰：惟斯库上里，古阳武之户牖乡也。秦时有池子华为丞相。汉兴，陈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为太尉。延（喜）[熹]中，平曾孙放为尚书令。以宰相继踵，咸出斯里，虽有积德修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树碑颂云。

魏公《九锡文》曰：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注言：亦如天子社稷也。

曹植《赞社文》曰：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所无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乃作颂云。

应璩《与阴夏书》曰：从田来，见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君顷有微痾，告祠社神，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灵社高树，能有灵应哉？

张华《朽社赋》曰：高柏桥南大道旁，有古社槐树，盖数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后去。行路过之，则已朽株。意有缅然，聊为之言衰盛之理。

殷仲堪《合社文》曰：夫社之为祀远哉，故大夫以成群斯祷。里社之兴，由来尚矣。自丧乱流迁，旧俗隳废。今二三宗亲，思桑梓

之遗风，遵先圣之明诰，洁齐牲牢。庶乎自佑以来，一日之泽。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师，故复选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众，稽旧章以作宪。

卞敬宗《栎社序赞》曰：余门前有一社树，盘根疏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荫庭宇。庄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辩才于曲辕之栎。由斯而观，固可以悟微矣。

王廙《春可乐》曰：吉辰兮上戊，明灵兮惟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树下。濯卯兮菹韭，啮蒜兮擗鲊。缥醪兮浮蚁，交觞兮并坐。乞和兮体适，心怡兮志可。

何承天《社颂》曰：社实阴祇，稷惟谷元。率育万类，协赞乾坤。

先　农

《礼记·月令》曰：孟春，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置之车右，率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辰，亥也。谓郊后吉亥，享先农于东郊。先农，神农也。

《续汉书·祭祀志》曰：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营神五星及中宫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

《汉旧仪》曰：春始东耕于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矣。祠以一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布帛。

《汉名臣奏》曰：黄琼上言：先王制典籍田，有曰司徒戒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至，即斋宫、飨燕、载耒，诚重之也。先农之礼，所宜躬亲以迎春和，以致时风。

沈约《宋书·祭祀志》曰：元嘉二十一年，帝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高四丈，为四出，陛广五尺，外加埒，方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祀祭，祭器用社稷器。祠毕，颁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都列于郊祭。

灵 星

《周书·作洛》曰：设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星，先王皆与食。

《毛诗·闵予》曰：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绎，又祭也。天子诸侯曰绎，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宾尸，与祭同。周曰绎，商曰肜也。

《汉书·郊祀志》曰：高祖时，或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见而祭之。常岁时祀以牢。

《三辅旧事》曰：汉灵星祠在长安城东十里。

《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犹灵星之尸，俨然嘿端而受福也。

《嵩高山记》曰：汉孝武游登五岳，尊事灵星。遂移祠置岳南脚上，筑作殿坛。周回立瓦屋，行种松柏，前五百步临大道，立两石阙，极高大。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三

礼仪部十二

明　堂

《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圣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为天府。赤曰文祖，赤帝爆怒之府名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谓之文。周曰明堂。黄曰神斗，黄帝含枢纽之府而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静四行之主，故谓之神主。周曰太室。白曰显记，白帝白招矩之府曰显记法也。金精断割万物成，故记之，显记。周曰总章。黑曰玄矩，黑帝汁光纪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权轻重，故谓玄矩。周曰玄堂。苍曰灵府。苍帝灵威仰之府，名灵府。周曰青阳。

《周书·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广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以左为左个，右为右个也。

又《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棫)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惊以告文王。文[王]曰召发于明堂，拜，告梦，受商之大命。

《毛诗·清庙·我将》曰：《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

《周礼·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庙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重室者，王室正堂若大寝者，周则其广九寻七丈三尺也。

《大戴礼·威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疾、五谷灾者，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饬；故有天灾，则饬明堂。

又《威德》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列南蛮、东夷、北狄、西戎。

《礼记·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避王也。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天子，周公也。负之言背也。斧扆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焉。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礼不于此，周公权用之。

又《明堂位》曰：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朝于此，所以正仪辨等也。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以人肉为脯羞，恶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义》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

《礼记明堂阴阳录》曰：明堂阴阳，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物，亦于其方以听国事。

《礼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明堂者，八窗四达。窗通八卦之气。布政之宫，在国之阳，面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以孟春之月幸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远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也。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行之。闰月无常处，则阖门而居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宫，在国南十里之内、七

里之外，黄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南方阳明之地，因为明堂，路寝宫室之制同。唐虞为五府，府者聚也，合五帝之神祭之。夏谓太庙为世室，世室，不毁之义。殷人谓路寝为重屋，周人谓五府为明堂。刑制同，故手辛。夏后氏一堂之上为五室，木室东北，火室东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王室中央。南面三阶。三面两阶，则九阶矣。五室者，象地载五行也。五行生于四时，故每室四达，达，向也。四户相对。一室八窗。夹户之窗象八节。周人有圆屋。九月，大享五帝于明堂。即祖庙。心为天子明堂。东方之宿大火谓之辰，即心星也。或以明堂独以一室耳。

《孝经援神契》曰：明堂之制，东西九筵，筵长九尺也。明堂东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谓之太室。

又曰：周之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辰巳者也。

《春秋合诚图》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际。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数三，火成数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汉书·郊祀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四)[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天子从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余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后汉书》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绚屦以行事。

《续汉书·祭祀志》曰：明帝即位，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犊各一，奏乐如南郊。

又《礼仪志》曰：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夜漏未尽七刻五刻初纳，进熟献，送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燔燎，火大燃，有司告事毕。

蔡邕《礼乐志》曰：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阙而未

举。武帝封禅，始立明堂于太山，犹不于京师。元始中，王莽辅政，庶绩复古，乃起明堂、辟雍。

《宋书·礼志》曰：晋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宗明堂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

《齐书·礼志》曰：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大(载)戴礼》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

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宫。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齐书·礼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学博士王祜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隋书·礼仪志》曰：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书，而与群臣切磋其义。制曰："明堂准《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圆下方。"郑玄据《援神契》亦云："上圆下方。"又云："八窗四达。"明堂之义，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数，未见其理。若[五]堂而言，虽当五帝之数，向南则背汁光纪，向北则背赤熛怒，东向西[向]亦如此，于事殊未可安。

又《礼仪志》曰：明堂，后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又《礼仪志》曰：隋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牛弘等又条经史正之重奏。时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

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终隋代，祀五方上帝于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坛上而祀，其用币，各于其方。

《唐书》曰：永徽中诏曰："朕闻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复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归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事遵孝养，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永言大礼，朕甚惧焉。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议，以为九室。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

又曰：永徽中，令礼官、学士详议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内出九室样，更令损益。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畛等请为五室。上令所司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上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周，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亦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图盖亭，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刻木为瓦，纪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为万象神宫。

又曰：证圣元年正月，明堂后佛堂火，延烧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广如旧制，上施宝凤，号为通天宫也。

又曰：永昌元年正月，天后亲享明堂。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记于百官。已未，神皇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练有差。自明堂成后，纵神都妇人及诸州老人入观，兼赐酒食，至是日始止。

又曰：开元中，敕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时享祭。

是州有魏故明堂遗迹，乃置庙于其迹焉。

《家语·观周》：孔子观乎明堂，睹乎四门之墉，有尧舜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负斧扆，南面朝诸侯之图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

《尸子》曰：黄帝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淮南子》曰：自古者明堂之制，明堂，太庙正室。下之润湿，弗能及也；上之雾霜，弗能入也；四方之风，弗能袭也。

颖容《春秋释例》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太庙与明堂一体也。春秋人君将出，告于宗庙，反，行策勋、献俘于庙。

《礼论》曰：或以为明堂者，文王庙。周时德泽和洽，蒿茂大，以为宫柱，名曰蒿宫。

《三辅黄图》曰：孝武帝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许令裒等议曰按《五经》。

《礼传记》曰：圣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则天地，比类阴阳。以之宫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阶素舆，越席皮弁，盖兴于黄帝尧舜之代，是以三代修之也。

《黄图》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礼乐志》曰：孝武帝封禅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也。

许慎《五经异义》曰：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巳地就阳位也。

《释名》曰：明堂，犹堂堂、高显貌也。

《三礼图》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为火室，西为金室，北为水室，土室在中。秦为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

赵晔《吴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问曰："孤窃自志，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抚百姓。"

袁子《正论》曰：明堂、宗庙、太学，礼之大物也。事义不同而论

者合以为一，失之远矣。

李尤《明堂铭》曰：布政之宫，上圆下方。体则天地，在国之阳。窗闼四设，流水洋洋。顺节行仪，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进贤良，秋厉威武，冬谨关梁。

桓谭《新论》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东都赋·明堂诗》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

晋纪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正中皆太庙，以顺天时、施令法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四

礼仪部十三

辟雍　灵台　学校

辟　雍

《毛诗·大雅》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武王作邑于镐京。笺云：自，由也。武王于镐京行辟雍之礼日，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

《礼记·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尊卑学异名。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泮之言恤政教也。

《礼记礼统》曰：所以制辟雍何？数化天下也。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圆如璧，雍以水，内如覆，外如偃盘也。诸侯泮宫，半有水，半有宫也。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宫焉。三王之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诸侯曰广宗；殷天子曰庙，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乡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

《礼记外传》曰：学者，觉也，人生也，皆禀五常之正性。故圣人修道以教之，使其发觉，不失其性也。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不从教则凶人也。天子、诸侯皆有大学、小学。小学在东，少阳之地，公宫之左。太学在西。有虞氏之学曰庠，亦谓之米廪。藏躬耕之谷于学中，以供祭祀。虞舜尚孝。夏曰序，殷曰瞽宗，瞽，无目者。乐正，古之学者。周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亦为大学东胶。

《汉书·礼乐志》曰：武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会按行长安南营，表未作，遭帝崩，群臣引以为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

《后汉书》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礼。

《续汉书·礼仪志》曰：明帝永平中，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会命群臣赋诗。

《宋书·礼志》曰：晋武帝太始六年，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肆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酒。咸宁三年，惠帝复行其礼。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以法天；雍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五经通义》曰：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以东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

《三辅决录》曰：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

桓谭《新论》曰：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圜雍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终而复始。

《说苑》曰：辟雍，天子乡饮之处。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城南有平昌门，道东辟雍坛，去灵台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东都赋·辟雍诗》曰：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皇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

李尤《辟雍赋》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该要，周建大中。蓄纯和之优渥兮，化盛溢而兹丰。

李尤《辟雍铭》曰：惟王所建，方中圆外，清流四匝，蕩涤浊秽。

傅玄《帝幸辟雍乡饮酒赋》曰：时皇帝枉万乘之尊兮，以幸辟雍。卤簿齐列，群官正容，侍卫参差，阶戟百重。乃延乡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会之常仪兮，飨殊俗而见远邦；连三朝以考学兮，览先贤之异同。

灵 台

《毛诗·文王·灵台》曰：《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天子有灵台，所以观祲象察气妖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诗氾历枢》曰：灵台，候天意也。经营灵台，天下附也。

《礼含文嘉》曰：礼，天子灵台，以考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气朔之瑞，应原神明之变，化为万姓，获福于天。

《礼统》曰：所以制灵台何？以尊天重民，备灾御害，豫防未然也。夫王者当承顺天地，节御阴阳也。夏所以为清台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续，故为清台。殷为神台、周为灵台何？质者据天而王，天者称神。文者据地而王，地者称灵。是其异也。

《孝经援神契》曰：灵台考符居高显，圣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经通义》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灵台。灵台何以为在于野中国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宫也。灵台制度奈何？师说之，积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无屋。高九仞者，极阳之数；上平无屋，望气显著。

《续汉书·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于明堂。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

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曰：建武二年，置女大史灵台，仰观灾祥，以考中外太史，验察虚实。

《唐书》曰：乾元元年，于永宁坊张守珪宅置司天台。制曰：建设邦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应物宜。灵台二星，主观察云物天文，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延也，考符之所，合置灵台。

《三辅故事》曰：汉作灵台于城东，周作灵台在沣水永东。常以四孟之月，登台而观。

《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仞，上有铜浑天仪，又相风铜鸟，或云此鸟遇千里风乃动。

《六韬》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筑为灵台。

《新序》曰：周文作灵台及池沼，掘得死人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而况于人乎！"

班固《东都赋·灵台诗》曰：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潘岳《闲居赋》曰：灵台杰其高跱，窥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终始。

学 校

《毛诗·国风》曰：《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尚书大传》曰：襁钮已藏，岁事欲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始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

《周礼·地官下·师氏》曰：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郑玄注曰：德行，外内之言也。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居虎门之左，司王朝，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所学圣人之道在方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左传·襄六》曰：郑人游于乡校，杜预曰：乡之学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恐于中谤议国政也。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论语谶》曰：学者，织也。

《五经通义》曰：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夏为校，校言教也。

《汉书》曰：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续汉书·礼仪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师)[帅]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国县道行饮酒礼于学校。

《后汉书》曰：桓荣车驾幸太子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蕴藉，犹言宽博有余也。蕴音於问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厌，服也。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吹管奏《雅》《颂》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学宫。诸生吏子弟及民以义助作。上自齐归，幸太学，赐博士弟子有差。

《宋书·礼志》曰：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邺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魏名臣奏》曰：蒋济奏大学堂上，官为置鼓。《礼》曰："入学鼓箧，逊其业也。"凡学受业，皆当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

《晋诸公赞》曰：惠帝时，裴頠为国子祭酒，奏立国子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经。

《晋令》曰：诸县率千余户置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

《宋书·礼志》曰：晋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荅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狂，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于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寞。仰

瞻俯省，能不叹慨！”

《南史》曰：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明帝（大）[泰]始六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置学士千人，其余令史下各有差。是岁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

《三辅旧事》曰：汉太学在长安门东书社门，立五经博士员弟子万余人。学中有市有狱。光武东迁，学乃废。

任预《益州记》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昔经灾火，蜀郡太守高朕修复缮立。其栾栌椽节，制犹古朴，即令堂基六尺，夏屋三间，通皆图画圣贤古人之象及礼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室。又以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道东起学也。

《述征记》曰：太学在国子学东二百步。学堂里有《太学赞碑记》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学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缮治，并立诸生房舍千余间。阳嘉元年毕刊子碑，有太尉庞参、司徒刘崎、太常孔扶、将作大匠胡广答记制。

《黄图》曰：《礼》，小学在公宫之南，太学在城南，就阳位也。去城七里。王莽为宰衡，起灵台，作长门宫。南去堤三百步，起国学于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宫。寺门北出，王于其中央为射宫。门西出，殿堂南向为墙，选士肆射于（比）[此]中。（比）[此]之外为博士舍三十区周环之。此之东为常满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相与买卖，邕邕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宫。寺门南出，置令丞吏诘奸究理辞讼。五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司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决疑要注》曰：汉初置博士而无弟子，后置弟子五十人，又增满五百。汉末至数千人。魏之务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二岁，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满三岁，通三经者，擢为太子舍人。

挚虞《驳宜立学事》曰：河内太守鲁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学，未成，而司隶奏以违法。尚书郎中骑都尉臣挚虞驳："夔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亲临民物，足识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学，是其留心学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阳文学颂》曰：昔圣人制礼作乐也，将以统天理物，经国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观礼则体敬，听乐则心和，然后知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学生教曰：阁下，昔楚王好《诗》，沛王传《易》，犹且传之不朽，以为盛美。吾亲承天旨闻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五

礼仪部十四

庠序　释奠　立庙附　养老

庠　序

《礼记·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左学，养庶老于右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术当为遂。万二千五百家为遂也。

《五经通义》曰：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夏为学校。校之言教也。殷为庠，周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

《白虎通》曰：乡曰庠，里曰序。庠者，礼义也；序者，序长幼也。

《汉书》曰：乡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又《儒林传》曰：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所以劝善惩恶也。

《南史》曰：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袁宪宅西。宪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新义，出人意表，同辈咸嗟服焉。

释　奠

《礼记·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乐正习舞。为将释奠。上丁释奠于国学，释谓置也。谓置牲币之奠于文宣王。天子及公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观其礼也。命有司上戊释奠于太公庙。亦用牲币之奠。

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乐正习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习之为将释奠。上丁释奠于国学，天子乃率公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礼

仪同仲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释奠于故公庙。礼仪同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天子亲学，大昕鼓徳，所以誓众也。

《晋书·礼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后，盖追思其德也。孔子大圣，终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汉元帝时，孔霸以帝师号褒成侯，奉孔子后。魏黄初三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魏齐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

《宋书·礼志》曰：魏齐王正始中，每讲经，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晋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渊。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

又《礼志》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预。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释奠于孔宣父，以颜回配焉，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并从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释奠于齐太公，以留侯张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县皆置孔宣父庙，以颜回配。仲春上丁，州县官行释奠之礼，仲秋上丁亦如之。

《唐书》曰：开元七年十一月，以贡举人将谒先师质问疑义，敕曰："皇太子及诸子，虽年未志学，而道在尊师，宜行齿胄礼。"

又曰：开元七年，皇太子入国学，行齿胄礼，谒先圣。皇太子初献，其亚献、终献并以胄子。常侍褚无量开讲《孝经》及《礼记·文王(太)[世]子》篇。

又曰：归崇敬议：春秋释奠文宣王，祝板御署北面揖，以为其礼太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而立。今置祝板，请准武王东面之礼，轻重庶得其中。晋博士成洽议曰："释典奉先师惟皇太子，业终乃礼，不然则废。"

晋《尚书大事》曰：尚书符太常曰："按洛阳图宫南自有太学，国子、辟雍不相预也。舍辟雍以太学，辟雍便为无事虚诞。汉魏旧

事，皆言释奠祠先圣于辟雍，未有言太学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释奠于中堂之前台中，故事亦曰辟雍。是为汉魏之世初自两立，至释奠便在辟雍犹存。今废辟雍而立二学，中兴以来相违。"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齐王使有司释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晋书旧典。太始、元康释奠太学，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飨礼，皆于辟雍，不在太学。是则释奠于太学，行飨于辟雍，有晋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犹在太学，况无辟雍，惟有太学，更当不在太学乎！"宰相从太常所答。

晋范坚书问冯怀曰："汉氏以来，释奠先师惟仲尼，不及公旦，何也？"冯答曰："若如来谈，亦当宪章尧、舜、文、武，岂惟周旦乎！"

挚虞《释奠颂》曰：如彼泉流，不盈不运。讲业既终，礼师释奠。升觞折俎，上下惟善。邕邕其来，肃肃其见。

立　庙附

《钟离意别传》曰：意为鲁相，修孔子庙。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守庙孔讲问曰："此何等瓮？"讲曰："夫子瓮。背有丹书，自夫子亡后，无敢发者。"意乃发，索得书焉。

《宋书·礼志》曰：晋清河人李辽表曰：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颓，轨式颓圮，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逵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兖州鲁郡准旧营饰。

《北齐书》曰：天保元年，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

《唐书》曰：武德中，制祠典，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丘配飨。房玄龄及朱子奢议云：公旦、尼父俱是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鲁宋至于梁陈，爰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今通允。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

回配飨。

又曰：上元中制曰：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极生灵者谅在于师贞。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择古今名将，置亚圣及十哲，享祭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开元十九年，始于两京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上元初，特加封太公为武成王，以历代名将从其祀。然有其制而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臣卢杞、京兆尹卢甚以卢者齐之裔，乃鸠其裔孙若卢、崔、丁、吕之族，合钱以崇饰之。请复旧典，兼择自古名将，如孔门十哲，皆配飨。诏下史官，乃定张良、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配焉。

养　老

《礼记·祭义》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祖)[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当为五叟。叟，长老之称也。其字似更，书有转误，嫂字，女旁叟，今皆以为更矣。

《孝经援神契》曰：天子亲临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于三；五者，训于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续汉书》曰：三老、五更玉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之不噎也。

华峤《后汉书》曰：熙平中，天子引袁逢为三老，赐玉仗。

应劭《汉书》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亲割，三公设几，九卿正履。

《魏志》高贵乡公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纳诲，着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拣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

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师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焉。

王隐《晋书》曰:王祥字休征。魏帝高贵乡公入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于是陈明王圣帝之轨,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训帝。于时百辟卿士闻其格言,莫不砥砺。

《后魏书》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为三老,前鸿胪卿游明根为五更。皇帝再拜肃拜五更,乞言毕,乃赐步辇一乘,诏曰:"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后周书》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诏集太保燕公为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赐延年杖;太师宇文护设几,司寇豆卢宁正舄。

又曰:孝闵践祚,于谨以年老乞骸骨,诏报不许。有司宜断表启,遂诏谨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又赐延年杖。高祖奉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门屏之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晋公护升阶,设几于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宁升阶正舄。皇帝升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可进馔,皇帝跪设酱豆,亲(祖)[祖]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受爵以酳。有司彻讫,皇帝北面立,访道。三老乃起,立于席后。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守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纲纪不可不正,在于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人无所措手足矣。"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礼成而出。

《隋书》曰:后齐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齐于

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辟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名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学，并进贤冠、玄服、黑舄、素带。国子生黑介帻，青衿单衣，乘马从之。至，皇帝释剑执班，迎于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斋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升自右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馐酒食，亲(祖)[袒]割，执酱以馈，执爵以酳。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醴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赐鸠杖、黄帽。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六

礼仪部十五

封　禅

《河图真纪钩》曰：王者封太山，禅梁父，易姓奉度，继兴崇功者七十二君。

《尚书中候》曰：维岁二月，候在东馆，郑玄注曰：维，辞也。候齐桓公馆舍。叹曰："於戏仲父！寡人闻古霸王封太山，刻石纪号，立显象。今寡人名为何君？"管子曰："卫困于狄，案兵须灭，乃存之。仁不纯，名为霸君。昔古圣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鱼不至，凤凰不臻，麒麒遁，未可以封。"

《礼记·礼器》曰：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犹大也，中犹成也。谓巡守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孝经》说曰："封乎泰山，考绩燔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也。"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功成而太平，阴阳气和而致象物。

《礼记逸礼》曰：三皇禅云云，盛意也；五帝禅云云，特立于身也；三王禅梁父，连延不绝，父死子继也。

《春秋汉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宰奉图，帝人共观九日，悉见后世之过，方来之害，以告天。受符谓应期之人当起者之符代行其录运者也。曰：请封禅，到岱宗，昼期过数告诸命。封，封太山；禅，禅梁父。

《孝经钩命决》曰：封乎太山，考绩燔燎；禅乎梁父，刻石纪号；焕炳巍巍，教化显著。

《五经通义》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太山、禅梁父何？天命已为王，使理群生也。或曰：封，以黄金为泥，以银为绳。经无明文，

以义说之。所以正封岱，太山者，五岳之长，群神之主，故独封于太山，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也。禅梁父者，太山之支属，能配太山之德也。

《史记·封禅书》曰：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太山，禅云云；宓羲封太山，禅云云；神农封太山，禅云云；炎帝封太山，禅云云；黄帝封太山，禅亭亭；颛顼封太山，禅云云；帝喾封太山，禅云云；尧封太山，禅云云；舜封太山，禅云云；禹封太山，禅会稽；汤封太山，禅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禅社首，应劭曰：山名，在博县。晋灼曰：在钜平南卜三里也。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相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应劭曰：鄗上，山也。鄗音嚆。苏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秀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无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即位三年，东巡狩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太山下。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太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风雨暴至，休于大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

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以六十余岁矣。

天下乂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革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诸所兴为皆废。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群儒既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于是上尽罢诸儒。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令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太山下东方，如郊祀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太山下趾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

《汉书》曰：公孙弘议欲仿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书，以问倪宽。对曰："陛下躬发至德，统揖群臣，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诚所向，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帝王之盛节也。宜顺承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

是岁，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公玉带（又）曰："黄帝时虽封太山，然风后、封鉉、岐伯令黄帝封东太山，韦昭曰：别有小太山在朔，一名介山。臣瓒曰《郑克》朱虚界中有小太山是也。汾阴子推所焚，故名介山也。不以介为大也。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太山，太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复还太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故上亲禅焉。其后五年，复至太山修封，还过祭恒山。自封太山后，十二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后五年，复至太山修封。武帝五修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禅蒿里。服虔曰：山名。在太山下。太初三年春正月，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太山，禅石闾。天汉三年，受计还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邓展曰：瘞，埋也。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甲申，修封。丙戌，禅石闾。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为县。祠神人于交门宫，应劭曰：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晋灼曰：琅琊县有交门宫，武帝所造。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师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向祠坐而拜也。

又曰：司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当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

《续汉书·祭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太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汙七十二代之编录！"三月，上幸鲁，过太山。太山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太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议封禅事，上许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一枚，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牒十枚，列于方石旁，东西

南北各三，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为泥。刻玉玺，一枚方寸一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有距石，皆再累。一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坛上。其下用距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尺，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今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丞天之敬，章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鲁趣石工，直取完青石，无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刻玉者，遂刻书。书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太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皆如南郊。诸王、王者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在位。毕，将升封。或曰："太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太山处。告祠太山，如亲耕、躯刘、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上御辇升山，日后到山上。即位于坛南，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帝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奉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拜，群臣称万岁。令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东观汉记》曰：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复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距绝不许，臣下不敢颂功述德。谨按：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以仲月令辰，巡岱岳之正礼，奉图洛之明文，以祈灵瑞，以为兆民。"于是许焉。至太山，乃复议曰："国家德薄，灾异仍至，图谶盖如此邪？"上东巡

狩至太山，有司复奏河图谶记表章赤汉九世尤著明者，后凡三十六事。

司马彪《续汉书》曰：《河图会昌符》云：汉太兴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太山，刻石着纪，禅于梁父，退省考功。

《典略》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月薄蚀，百姓怨叹，而有事于太山，汙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

《晋书·礼志》曰：魏明帝黄初中，护军蒋济表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太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宜下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诏曰："闻蒋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其远者千有余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荣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议。"天子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不复行之。《魏志》曰：帝闻隆没，叹曰："天不欲成吾事，皇生舍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卫瓘等上表请封禅。诏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又表曰："唐虞三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圆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灵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诏曰："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所纷纭也。"

沈约《宋书·礼志》曰：永初三年，高祖将北扫戎狄，浑一天宇，会计洛阳秩礼名岳。群臣窃相谓曰：须王振旅饮至，陇朔无尘，当

议奏封禅，修升中之礼。搢绅闻者，咸曰宜然。自汉光武登封之后，斯绝矣。

孙严《宋书》曰：袁淑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举北讨，淑侍座，从容曰："盛王令典废坏永久，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使声齐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当之。"

《隋书·志》曰：封禅者，高厚之谓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增太山之高，以报天也；厚梁甫之基，以报地也。昭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汉光武中兴，聿遵其故。晋宋齐梁及陈，皆未遑其议。后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之行也。开皇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于是牛弘、辛彦之等创定其礼，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山，为坛如南郊。

《唐书》曰：贞观中，房玄龄议曰："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故事，封太山于圜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括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枚，如碑之状。去坛三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按：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崇质，义取醇素，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瓶。近代此法不在经诰，又乖淳朴之道，定议除之。按：梁甫是谓梁阴，近代设坛于山下，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

又曰：贞观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于海内，又年谷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谓侍臣曰："朕每见众议以封禅为盛事，劝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以比德于尧、舜。昔始皇为合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丁卯，将封太山，发自东都。三年正月戊辰朔，车驾至太山，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壬申，御朝觐，受朝贺，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抗表曰："封禅旧仪：祭皇地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详求至理，有亲徽章。望以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亲奉奠献。"从之。至时，遂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帝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下，而宦者执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礼，登。歌帷外，王公已下就位于山足，帷皆用锦绣。在位者瞻望，或诮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风眩转加，停封中岳。上自东封之后，皇后盛赞行中岳之礼，每下诏，辄年饥寇至而罢。于是嵩山之下，营奉天宫，以为有事之渐。时有童谣曰："嵩高凡几层，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礼物毕备，竟以疾加而还。

又曰：则天后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丁亥，禅于少室山。

又曰：开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上冕裘升坛，奉珪璧奠献，命有司享五帝百神于山下坛。礼毕，上乃饮福酒。中书令张说进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圆台四阶，谓之磉王，中金泥磉际，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后焚柴燎发，群臣称万岁，传呼从山顶至山下，振动天地。銮辂还山下，之齐宫，有庆云随马，祥风绕辂。中书令张说等贺。上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云物休佑，皆是卿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怠。"说等又曰："圣心诚恳，昨夜斋则息风收雨，今朝封祀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云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之太折

坛，睿宗皇帝配享。藏玉册于石磕，如封祀坛之仪。初，上登山，至斋宫。其夕，阴云惨冽，劲风四起，裂幕折柱，寒气切骨。上露立祈请，仰天自誓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应时风(上)[止]，天地清晏。及升坛，休气四塞；登封，飘若天外；及禅社首，五色云见，日重轮。

又曰：开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贺知章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上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寮。"其词曰："有唐天子臣某，敢诏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厎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祗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风俗通》曰：封禅必于岱宗者，长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惟太山乎。封禅之制，立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夷八蛮，咸贡其职(也)。

《白虎通》曰：封禅，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太山何？万物之所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一何？因高告，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刻石记号者，著己之功迹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以印玺。故孔子曰：升太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君。

《风俗通》曰：封太山，禅梁父，说岱宗上有金匮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读曰八十，其后果用考长。

桓谭《新论》曰：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余处，而可识知者

七十有二。

袁淮《正论》曰：封禅之言，惟《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齐桓公欲封禅，闻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诸侯之所为也。是以学者疑焉。后秦一主，汉二君，修封禅之事。其制为封土方丈余，崇于太山之上，皆不见于经。秦汉之事未可专。管仲云：禹禅会稽，告天则同，祭地不得异也。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处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

王嬰《古今通论》曰：太山上为天门值户，户为明堂，圣帝受天官之宫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则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石纪号。

张华《封禅议》曰：臣闻肇自生民，则有后辟载祀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扬晖仁风，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也。

晋《太康地记》曰：奉高者以事五岳，帝王禅代之处也。故有明堂在县西南四里。汉武立太坛于东山以祭天，示增高也。

《南史》曰：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瑟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王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七

礼仪部十六

巡狩　籍田

巡　狩

《易·观卦》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也。

《尚书·舜典》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积柴以燎。望秩于山川，秩者，为其秩次之祭也。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协，和。同律度量衡。同，齐同也。修五礼、五玉、五等诸侯瑞圭璧也。三帛、玄、纁、黄。二牲、羊、雁。一死雉也。贽，如五器，卒乃复。五器，上五玉，礼终则还之。三帛以下不还。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南岳，衡山。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礼。西岳，华山。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初礼。朔，北方。北岳，恒山。归，格于艺，祖用特。艺，祢也。

《尚书大传》曰：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坛四奥，沉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诗·清庙》曰：《时迈》，巡狩告祭柴望也。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郡国，至方岳之下而封禅也。

又曰：《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高山，四岳。翕，合也。笺云：合者，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祭者合为一。

《周礼下·夏官》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王将巡狩则戒于四方。

《大戴礼》曰：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是故诸侯上不敢侵凌，下不敢暴小民。

《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

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

又《祭义》曰：天子巡狩，诸侯待于境。天子先见百年者，问其国君，以百年者所在而见。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过者，谓道经则见之。

《礼记逸礼》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礼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兴云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为天循行牧民也。

《礼记外传》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载一巡狩，五年再闰。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岁星一周。皆在仲月，以至岳下，仲者，中也，正也。燔柴告天。此因事而告至也。天下广大，四方幽隐，南面之君多行威福，忧民之至，故问之。巡狩之年，四方诸侯先会岳之下以俟见。岳有汤沐之邑，助祭泰山，先斋戒以见天子。考其制度以齐同，书同文，车同轨，合其章律甲子。有善恶以黜陟之。

《左传·庄公》曰：天子非展义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义。

又《僖下》曰：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汉书》曰：人有告韩信反。陈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伪游云梦也。"

又《武纪》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不以罗网，靡所获献荐于大畤，如淳曰：是时春也，非用罗网时，故无所获。光景并见。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注：如淳曰："县名。在南郡也。"望虞舜于九疑。应劭曰：舜葬苍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营道也。自寻阳浮

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县名。属庐江也。作《盛唐枞阳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行巡狩，郡国皆立庙。

又《食货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巡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或曰：逾，度也。卒，仓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马)[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

《后汉书》曰：光武建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长安。三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车驾还宫。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东巡狩。乙丑，帝耕于定陶，使使者祠唐尧于咸阳灵台。辛未，幸大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于宫屋，翱翔升降。进幸奉高。

又曰：章帝巡幸，诏曰："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

又《和纪》曰：冬十月(戌)[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宅，劳赐作乐。

《宋书·礼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礼，布在方策。至秦汉巡幸，或以厌望气之祥，或以希神仙之应，烦扰之役，多非旧典。惟后汉诸帝，颇有古礼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创，方隅事多，皇舆亟动，略无宁岁，盖应时之务，又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所过存问高年，恤人疾苦，或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巡洛阳县，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东巡，至丹徒，告覲园陵。三月幸丹徒离宫，升京城北顾，飨父老旧勋于丹徒行宫，加赐衣裳各有差。蠲丹徒县其年租赋。

《宋书》：文帝行丹徒诏：吾生在此城，及卢循肆乱，害流兹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实同休戚。复以蒙弱，猥预艰难，情义缱绻，夷险

备经，遗踪旧物，犹存心目。岁月不居，逝逾三纪，时人故老，与运迁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叹。

《越绝书》曰：禹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也。

又曰：晏子对齐景公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也。"

《孔丛子》曰：古者天子将巡狩，必造于祖祢，命告群祀及社稷，畿内名山大川，七日而遍。亲告用牲，史用币。

蔡邕《独断》曰：上巡狩，校猎还，公卿已下陈洛阳亭前街。上乘舆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东，公卿亲识颜色，然后还宫。

郦善长注《水经》曰：光武之征秦丰，幸旧邑，置酒极欢。张平子以为真人南巡观旧里焉。

《三齐略》曰：尧山在广固城西七里，尧巡狩所登，遂以为名。山顶立祠，祠边有柏树，枯而复生，不知几代树也。又石上有尧迹，于今犹存。

《风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故必自亲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故必自亲行之，谦敬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也。

《黄帝太一密推》曰：师旷曰："先知巡狩之年，当视太一与天目在四维之岁，法为巡狩。若不出，则遣使者按行风俗。太一虽在四维，不出也。即出，知巡狩何方，以主人所在处之。"

班固《东巡颂》曰：事大而瑞盛，诚非一小臣所任颂述。不胜狂简之情，谨上《岱宗颂》一篇。

班固《南巡颂》曰：是时圣上运天官之法驾，冯列宿而赞元。

崔骃《东巡颂》曰：登天灵之威辂，驾太一之象车；躬东作之上

务，始八政于南行。

崔駰《南巡颂》曰：建初九年，秋谷始登。犹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临江川以望衡山，顾九疑，叹虞舜之风。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

崔駰《西巡颂》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东。志曰：君举必书。是故工歌其诗，史历春秋。若夫声管不发，雅颂罔记。

崔駰《北巡颂》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毕郊祠之事，乃东巡。出于河内，经青、兖之郊，回冀州。遂礼北岳。圣泽流浹，黎元被德，嘉端并集，乃作颂曰……

张衡《巡狩颂》曰：初吉，帝将狩于岱岳，展谊省方，观风设教。丙寅，肸率群宾，备法驾，以祖于东门。乙酉，观礼于鲁，而休齐焉。己丑，届于灵宫，是日有凤双集于台。

马融《东巡颂》曰：敷六典，经八成。燮和万殊，总领神明，类乎上帝，柴乎三辰，禋祠乎六宗，祗燎乎群神。

籍田

《毛诗·闵予·载芟》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礼·天官上·甸师》曰：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供粢盛。

又《天官下·内宰》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生穜稑之种，而献之于王。郑玄曰：古者使后藏种，以佐王耕事，共祔郊也。[郑司农曰]先种后熟谓之穜，后种先熟谓之稑。

《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乃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又《祭义》曰：昔天子为籍田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耜；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醴酪粢

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义》曰：耕籍，所以教诸侯之养也。

又《祭统》曰：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蚕于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而已矣。

又《表记》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注言无事而居位食禄，是不义而富且贵。

《礼记外传》曰：籍者，借也。天子耕千亩，但三推，发耒，三垄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谷藏于神仓，以供事天地、宗庙、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所以劝下民也。以建寅之月而郊，北郊，即祈谷之祭。郊而后耕。郊用辛日，择吉日。而耕用亥日。享先农而后籍田。

《国语》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覛（出）[土]，土气震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阳气俱烝，土膏其动。"稷以告王，王即斋宫，百官御事，王耕一墢。

《汉书》文帝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请行事讫，就耕位，天子、诸侯、百官以次耕。

《晋书·礼志》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执耒耜，以奉社稷宗庙，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之。"竟不施行。

又《江彪传》曰：哀帝即位，欲躬自籍田。彪以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宜停之。

《宋书·礼志》曰：亲耕籍，晋武帝太始四年，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

近代以来，耕籍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一年，太祖将亲耕，而其仪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何可量处千亩。考上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

又曰：籍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纮青介帻，衣青纱衮。侍中陪乘，奉车郎秉辔。

又曰：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耰。

《齐书·礼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籍田，经记无文。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籍。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籍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隋书·礼志》曰：北齐籍于帝城东南千亩。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

《唐书》曰：贞观三年春，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籍于千亩之甸。初，晋氏南迁，后魏来自云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獯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于是秘书郎岑文本献《籍田颂》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籍田，至于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

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贵文饰乎？"乃命彻之。

又曰：仪凤二年春，上亲耕籍田于东郊。礼毕，作《籍田赋》以示群臣。

又曰：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上亲耕于洛阳东门外。诸儒奏议，"以为古者耦耕，以一拨为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为一推。及亲籍，太常告"三推礼毕"。上曰："朕忧人知勤劳俯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已下，皆过于古。

《五经要义》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启蛰即郊之后，身率公卿大夫而亲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说文》曰：帝籍千亩者，使民如借，故谓之籍。从耒，昔声。

应劭《汉官仪》曰：天子东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幘冠，青衣，载青旗，驾苍龙，往出种堂，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天子耕于坛，举耒三。

应劭《汉官仪》曰：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啬夫下种。凡称籍田为千亩，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东耕，亦曰亲耕，亦曰王籍。

《六典》曰：凡籍田所收九谷，纳于神仓，以供粢盛、五齐、三酒之用。若有余及穰稿，供饲牺牲焉。

又曰：两汉及魏晋并有其礼。过江，草创未暇，至宋始有也。黄琼上书曰："先农之礼，所宜躬亲，以迎春和，以致时雨。"

《论衡》曰：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锄。或立土牛，象人土中，未必而耕也。从气应时，示率下也。

《东京赋》曰：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

缪袭《许昌宫赋》曰：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发趾乎千亩，以帅先万国。乃命群牧守相，述职班教，顺阳宣化，烝黎允示，训德歌功，观事乐业。是岁甘露降，黄龙见；海外有克捷之师，方内有豊穰之庆；农有余粟，女有余布；遐狄来享，殊俗内附，穆乎有太平之风。

潘岳《籍田赋》曰：伊晋之四年，皇帝亲率群臣，籍于千亩之甸，礼也。于是乃使甸师清畿，野庐扫路，封人墉宫，掌舍设(枅)[枅]。青坛蔚其岳立，翠幕黯以云布。结崇基之灵祉，启四涂之广阼。

任豫《籍田赋》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缅彼帝籍，百有余年。

曹植《籍田(论)[赋]》曰：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顾而谓之曰："营畴万亩，厥田上上；经以大陌，带以横阡。奇柳夹路，名果被园；牢农实掌，是谓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八

礼仪部十七

朝聘

《尚书·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来、卫。六年一朝会京师。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毛诗·小雅》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幽王征会诸侯，为合义兵，征讨有罪。既往而无之，是于义事不信也。君子见其如此，知其后必见攻伐，将无救也。"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兴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则苦，豕则薇。笺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叶以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飨宾客，有牛俎乃用铏羹，故使采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君子谓诸侯也。笺云：赐诸侯以车马，言虽无予之，尚以为薄也。

《周礼·天官上·宰夫》曰：宰夫之职，掌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与其陈数。

又《春官上·宗伯》曰：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此六礼者，以诸侯见王为文也。六服之内，四方以时分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名殊礼异，更递而遍。朝犹朝也，欲其来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犹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时见者，无常期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以征讨之事，则既朝觐，王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命事焉。《春秋传》曰"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是也。殷犹众也。十二岁，王如不巡狩，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为王巡狩。殷见四方四时分来，终岁则遍矣。时聘曰问，殷覜曰视。时聘者，亦无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岁，不敢渎为小礼。殷覜谓一服朝之岁，以朝者

少，诸侯乃使卿以大礼众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终也。

又《秋官下·大行人》曰：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大宾，要服以内诸侯也。大客谓其孤卿也。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慮，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国之慝，此二事者，亦以王见诸侯之使来者时为文。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此四者，主使臣于诸侯之礼也。间问者，间岁一问诸侯，谓存省之属也。诸侯之志者，言语谕书名其类也，交或往或来者也。赞，助也。致禬，凶礼之吊礼禬礼也。补诸侯灾者，若春秋澶渊之会，谋归宋财。凡(太)[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凡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知之。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凡诸侯之(拜)[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问。殷，中也。久无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仪礼·觐礼》曰：诸侯覲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

《礼记·曲礼》曰：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覲。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诸侯春见曰朝，受挚于朝，受享于庙，生气文也。秋见曰覲，一受之于庙，杀气质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进。覲者，位于庙门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时，齐侯言鲁昭公以遇礼相见，取易略也。覲礼今存朝聘，宗遇礼今亡。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郤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

又《王制》曰：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岁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事谓征伐。

又《中庸》曰：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又《经解》曰：聘覲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背畔

侵陵之败起矣。

又《聘义》曰：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数也。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谓岁相问也。三年大聘，所谓殷相聘也。

《左传·隐公》曰：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乃长滕侯。

又《庄公》曰：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王之觐群侯，始则行飨礼，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饮宴则以币物。宥，助也，所以助欢敬之意，言备误也。皆赐玉五瑛，马三匹，非礼也。双玉为瑛。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又《庄公》曰：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

又《文上》曰：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穆伯，公孙敖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践犹履行。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又《宣公上》曰：晋灵公不君。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钮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矣。"触槐而死。

又《宣公》曰：孟献子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乎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货。"献其理国，若征伐之功于牧伯。

又《襄公》曰：晋侯使韩宣子聘于周，王使请事。对曰："晋士起

将归时事于旅，无他事矣。"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于晋乎！辞不失旧。"

又曰：襄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召郑使朝。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言朝执事，谦不敢斥晋侯。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晋不见礼，生朝楚心。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一，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蛎，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蕭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又《昭二》曰：康有酆宫之朝。酆在始平鄠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

又《昭四》曰：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志，职也。岁聘以修其职业。间朝以讲礼，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义，率长幼之序。再朝而会以示威，六年而一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义也。凡八聘，四朝，再会，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

《春秋说题辞》曰：朝者，不占而到。诸侯秉政，尊卑有序。各来朝，讲文德，明礼让，天下法制，四方受度。会者，所以兴德明义，考遗废于天下。

《史记》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郊迎与抗礼者。

《汉书·武纪》曰：元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春，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诸侯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使有司导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诸蛮

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

《后汉书》曰：窦融将朝，会于高平，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是时，军旅代[兴]，诸将与三公交错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语。帝闻融先问礼仪，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引见融等，待以殊礼。

《孟子》曰：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白虎通》曰：所以制朝聘之礼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制君，犹子之事父。欲同臣子之恩，一统尊君，故必朝聘也。谓之聘何？聘者，问也。谓之朝何？朝者，见也。因用朝时见，故谓之朝。

又曰：言诸侯时朝于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朝礼奈何？诸侯将至京师，使人通会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

又曰：诸侯以月旦告朔于庙者，缘生以事死。故国君月朔朝宗庙，存神，受政。

又曰：诸侯来朝，天子亲与之合瑞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

《五经异义》曰：古春秋五氏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弃时政则不知其所行，故闰月不以朝者。诸侯岁遣大夫之京师，受十二月之政，还藏于太庙。月旦朝庙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日当行某政。"至于闰月，丛残余分之月，无政，故不以朝。经书"闰月犹朝之者"是也。

挚虞《决疑要注》曰：汉制：正会于建始殿；晋制：大会于太极殿，小会于东堂。其会则五时朝服，庭设金石、虎贲、旄头、文衣、绣尾。

《广州记》曰：尉他所都处筑高台，以朝汉室。圆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进顶上，朔望拜。号为朝台。

左思《吴都赋》曰：昔夏后氏朝群臣于兹土，而执玉帛者万国。盖先王之高会，四方之轨则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九

礼仪部十八

宴会　上寿　贺

宴　会

《毛诗》曰：《鹿鸣》，宴群臣嘉宾也。

又《鹿鸣·棠棣》曰：宴兄弟也。

又《嘉鱼》曰：《湛露》，天子宴诸侯也。

又《伐木》曰：《伐木》，宴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也。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掌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

《礼记》曰：诸侯宴礼之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左传·文上》曰：鲁文公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问，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若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岂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又《宣公》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

又《成公》曰：卫侯飨苦成叔，宁武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飨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

又《昭二》曰：楚灵王享昭公于新台，好以大屈。宴好好赐也。大

屈，弓名也。既而悔之。

又《昭公》曰：穆有涂山之会。周穆王会诸侯于涂山，在寿春东北。

《汉书》曰：高祖击英布还，过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发沛中儿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自击筑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自起舞，慷慨伤怀，泣下数行。谓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思乐沛也。"与沛父老诸母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

《晋书·礼志》曰：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谘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彧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五，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或者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亦不蚀。

《魏书》曰：文帝为魏王，南征，次譙。大飨六军及譙父老，自娱乐，伎列百戏。

《魏志》曰：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贺文帝践祚，而道路疾病，故计远近为稽留。及群臣在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最迟留，何也？"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免于防风之诛。"帝悦之。

《晋书·礼志》曰：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

《晋起居注》曰：太常张华上书，按旧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会。盖所以崇宰辅也。

《宋书·礼志》曰：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则发此樽饮酒。

《东宫旧事》曰：正会仪：太子着远游冠、绛纱袍，登舆至丞华门前，设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礼毕，不复登车。太傅、训导在前。少傅、训顺在后。太子入崇贤门。乐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世说》曰：孝武在西堂会，伏韬预坐。还，下车，使呼其儿，语之曰："天子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韬何在，在不？此故未易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挚虞《决疑要注》曰：宴之与会，威仪不同也。会则随五时朝服，庭设金石，悬虎贲，着旄头，文衣、鹖尾以列陛。宴则服常服，设丝竹之乐，惟宿卫者列伏。大会于太极殿，小会于东堂。

《世说》曰：过江诸人，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流泪。惟丞相愀然作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而泣也？"

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

潘岳《闲居赋》曰：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陆擿紫房，水(佳)[挂]赖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水)[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祝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古诗》曰：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古艳诗》曰：今日乐上乐相从，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樽壶。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竽。

曹植《侍太子坐》诗曰：白日耀青天，微雨静飞尘。寒水辟炎暑，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曹植《与丁廙诗》曰：嘉宾填城阙，豊膳出中厨。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呕)[讴]。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

陆机《皇太子请宴诗序》曰：感圣恩之罔极，退而赋此诗也。

上 寿

《毛诗·大雅·江汉》曰：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

《左传·哀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祝，上寿酒也。

《汉书》曰：高祖与项羽鸿门会，项庄入为寿。进爵于尊者，献无疆之寿也。

《史记》曰：武帝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已死，韩王孙名嫣。乘间而言曰："太后有女在长陵。"武帝曰："何不早言！"武帝乃自往迎取。乘舆至金氏门外，使骑围其宅，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诏副车载之驰还，入长乐宫。太后曰："帝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帝奉酒前为寿，赐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奉姊。太后谢曰："为帝费。"

《汉书·卫青传》曰：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青曰："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夫人亲寿。"青以五百金为寿。上闻，问青，以实对。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又曰：倪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登明堂。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觞。"

又曰：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十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上请，上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奏其可。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岁寿。"上乃起，入省中，久时召让。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大甚则阳溢，哀大甚则阴顿。

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而邪气入。销忧者莫若酒。臣朔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思以止哀也。”

《后汉书·班超传》曰：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东观汉记》曰：吴良，济郡人。为郡议曹掾。正旦，史入贺太守。门下掾王望前言曰：“齐郡败乱，遭离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狗吠之音。明府视事五年，五谷丰熟，家给人足。今日岁首，请上雅寿。”掾史皆称万岁。良跪曰：“门下掾佞谄，明府勿受其觞。盗贼未尽，人民困乏，良曹掾尚无绔。”望曰：“议曹随庶，自无绔，宁足不为家给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也。”遂不举觞。赐鳆鱼百枚，署功曹。

《后汉书》曰：窦后定策立灵帝。帝以太后有授立之功，率群臣朝于南朝，亲馈上寿也。

《魏书》曰：文帝为魏王，南征，次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云：‘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土。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上寿，日久而罢。

《晋书·礼志》曰：元正上寿，谒者引王诣樽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王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四箱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

《唐书》曰：元和十四年，齐鲁初平，宴文武百寮。裴度举觞献寿，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并日月，神武独断，寇逆削平，锡宴群臣。当兹令节，臣备位台司，幸逢昌运，愿与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万岁寿。”上执酒为饮之。

《管子》曰：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盍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在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不危也。”

燕丹子曰：太子置酒请荆轲。酒酣，太子起为寿。

贽

《尚书》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三帛，诸侯世子执纁，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二牲，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玉帛，生死所为以贽以见之。

《仪礼》曰：士相见之礼：摯，冬用雉，夏用腒；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如士相见之礼。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郑玄注曰：镇，安也。盖以四镇之山为琢饰，圭长一尺二寸。公，二王后及王之上公。双植谓之桓。桓，公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当为身。身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璪饰文，皆长七寸。谷，所以养人。蒲为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谷为饰，或以蒲为璪饰，璧皆径五寸。不执珪者，未成国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诸臣。执之言致也，所执以自致。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皮帛，束帛也。表以皮为之饰，虎豹皮也。帛如今璧色缯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类也。雁，取其候时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鹜取其不飞迁。鸡取其守时而动。

《礼记·曲礼下》曰：凡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贽匹，童子委贽而退，贽之言至也。天子无客礼以鬯为贽者，所以惟用告神为至也。童子委贽而退，不与成人为礼也。说者以匹为鹜也。野外军中无贽，以缨拾矢可也。非为礼之处，用时物相礼而已。缨，马鞅缨也。拾谓射韝。妇人之贽，枳、榛、脯、脩、枣、栗。

《春秋·庄公》曰：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执玉，诸侯、世子、附庸、孤卿执帛。小者禽鸟，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以章物也。章所执之物别贵贱。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榛小，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又《定公下》曰：公会晋师于耳。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于是乎始尚羔。礼：卿执羔，大夫执雁。鲁则同之。今始知执

羔之尊也。

《谷梁传·庄公》曰：大夫宗妇觌，用币。宗妇，同宗大夫之妇。觌，见也。礼：大夫不见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妇道，故列数之也。男子之一贽，羔、雁、雉、腒；贽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从群，帅而不党也。下大夫用雁，取其知时，飞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时，别有伦也。腒，腊也。雉必用死，为其不可生腊也。夏用腒，备腐臭也。妇人之贽，枣、栗、腶、脩。枣，取其早自矜庄。栗，取其敬栗。腶脩取断断自修整。用币，非礼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国体也，国体谓为君股肱。而行妇道，恶之，故谨而日之也。

《公羊传·庄公》曰：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宗妇者何？大夫之妻也。觌者何？见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币为贽也。见用币，非礼也。以文在觌下，不使贽见，知非礼也。然则曷用？枣栗云[乎]？腶脩云乎？

《礼记外传》曰：王者朝臣，诸侯之朝臣，非南面之尊，地不成国，德不比玉，故不执玉。孤卿执皮帛，虎豹之皮与束帛。天子之孤卿，少师、少傅、少保。卿执羔，天子六卿，即诸侯之上大夫，羔取其不乱群。大夫执雁，雁飞有行列。士执雉。雉性刚，有死节。夏执乾雉，余三时皆执死雉。工商执鸡，鸡司而鸣。庶人执鹜。鹜，家鸭，不远飞，庶人不出乡。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会之事，则执皮帛，继子男之下。妇人初见舅姑，执榛、栗、枣、脩。脯枣进于姑，榛栗进于舅也。执贽币相见，相敬也。

《白虎通》曰：臣见君，有贽者何？贽者，质己之诚。王者缘臣子心，以为之制，差有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为质。玉者，取其燥不轻，湿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为贽。羔者，取其群而不党。卿职在尽忠，率下不党。大夫以雁为贽者，取其飞成行列。大夫职在奉命适四方，动作当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为贽。雉[者]，取不可诱之以食，胁之以威，必死不可畜。士行耿介守节也。

又曰：公执玉，取其畅达也。卿执羔，取其跪乳有礼也。《书》

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

又曰：至正月朔日，乃执贽而朝贺。正月何？岁竟气改，兴新长相保，重本正始也。群臣贽贺，其君父之。

《五经异义》曰：谨按《周礼》说五玉贽，自孤卿以下执禽，尊卑有差也。礼不下庶人，工商又无朝仪，五经无朝义，五经无说庶人、工商有贽。

《穆天子传》曰：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珪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致敬。献锦组百纯。

《说苑》曰：鹜无他心，故庶人以为贽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

礼仪部十九

冠　婚姻上

冠

《仪礼》曰：士冠礼：筮于庙门，郑玄注云：筮者告于庙，重成人之礼。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位于门东西面。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筮宾，筮其可使冠子者。乃宿宾，宾许。厥明夕为期，于庙门之外，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摈者请期。宰告曰：质明行事。夙兴，设洗，陈服于房中西墉下。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韠。玄端，玄裳，黄裳，杂裳。缁带爵韠。缁布冠。主人立于阼阶下，兄弟立于洗东。将冠者，出房南面。赞者奠缅笄栉于筵南端。彻皮弁冠栉筵，入于房。筵于户西南面。冠者就筵西拜受觯。冠者奠觯于荐东，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于母。时母在阁门之内，妇人入庙由阁门。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宾降直西序东面，主人降，复初位。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冠者对。宾出，主人送于庙门外。请醴宾就次。此醴当作礼。礼宾者，谢其自勤劳。冠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入见姑姊如见母。如见母者，亦北面，姑姊不拜也。不见妹，妹卑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贽见于君，遂以贽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若孤子，则父兄戒宿；若庶子，则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

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清，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大戴礼·逸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师传，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

《礼记·郊特牲》曰：始冠，缁布之冠也。大吉冠布，齐则缁之。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无大夫冠礼，而有其婚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言下初以上。诸侯虽有幼而即位者，犹以士礼冠，五十而爵命。

又曰：始冠缁布，自诸侯下达，冠而(币)[敝]之可也。本古耳，非时王之法服也。

又曰：曾子问曰："将冠子，冠者至，揖让而入，闻齐衰、大功之丧，如之何？"冠者，宾及赞者。孔子曰："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扫，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内丧，同门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废者，丧成服，因丧而冠。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废吉礼，而因丧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庙，归设奠，服赐[服]，于斯乎有冠醮，无冠(醮)[醴]。酒为醮。冠礼醴重而醮轻。此服赐服，酌用酒，尊赐也。不醴，明不为改冠。改冠当醴之。父没而冠，则已冠，扫地而祭于祢，已祭而见伯父、叔父，而后飨冠者。"飨谓之礼。

又《冠义》曰：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言服未备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纳。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

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国以礼为本。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阼谓主人之北也。适子冠于阼，若不醴，则醮用酒于客位，敬而成之也。户西为客位，庶子冠于房户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缁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又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礼也。宗伯掌五礼，有吉礼，有凶礼，有宾礼，有军礼，有嘉礼。而冠属嘉礼。《周礼》曰：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也。

《左传·襄公》曰：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冠，成人之服，故冠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祼谓祼鬯酒也。享，祭先君。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桃处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

《家语》曰：邾隐公既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孔子曰："其礼如世子之礼。"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长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而即位，则尊为人君。尊为人君，治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与人君无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礼乎？"孔子曰："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有自来矣，今无讥焉。"

又曰：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明年六月，冠成王而朝于祖庙，以见诸侯。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辞达，而勿多也。"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乃心究职。钦若昊王，六合是式，率尔祖考，烝烝无极。"

《国语》曰：赵文子冠，谓以士礼始冠也。见韩献子。献子曰："戒

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进不善蔑由至矣。蔑，无也。始与不善进，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粪除而已，又何加焉？"粪除，喻自修洁。

《汉书》曰：惠帝元年，冠，赦天下，除挟书律。

又曰：宣帝五凤元年，皇太子冠。太后赐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者。

《续汉书》曰：安帝、灵帝加元服，并大赦，赐公卿金帛。

《东观汉记》曰：马防子钜为常从小侯。六年正月，齐宫中。上欲冠钜，夜拜为黄门郎，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

《晋书·礼志》曰：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

谯周《丧服图》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礼之则从成人，不为殇。

《礼论》曰：王彪之以为礼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

又《礼》：夏冠用葛屦，冬冠用皮屦，明无定时也。

后汉应亨《赠四王冠诗》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曰：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今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虽无兕觥爵，杯醮传旨酒。

后汉黄香《天子冠颂》曰：以三载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将加玄冕。简甲子之元辰，厥日王于太皞，厥时叶于百神。既臻庙而成礼，乃回轸而反宫。正朝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钟。祚蕃屏而鼎辅，暨夷裔之君王。咸进酌于金罍，献万年之玉觞。

萧子范《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择良辰，式遵士典，谘筮于宾。嘉宾受锡，醮酒方陈。礼庄尔质，德成尔身。

梁沈约《冠子祝文》曰：蠲兹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学，童心自

化。行之则至，无谓道败。敦以秋实，食以春华。无耻下问，乃致高车。子孙千亿，广树厥家。

婚姻上

《易·归妹·九四》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夫以不正无应而适人也。必须彼道穷尽，无所与交，然后乃可以往。故愆期迟归，以待时也。

又《咸卦》曰：咸，亨，利贞，取女吉。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女初嫁之象，所以为礼。《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万物感阳气而生，民感圣人之化而和。悖政感天而生。

《毛诗·鹊巢·何彼秾矣》曰：《何彼秾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

又《国风》曰：《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俛俛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又曰：《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不得其时，谓不及中春之月。

又曰：《东门之杨》，刺时也。婚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东门之杨，其叶牂牂。兴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笺云：杨叶牂牂，三月中也。兴者，言时晚也。失仲春之月。婚以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笺云：亲迎之礼以婚时，女留他色，不肯时行，乃至大星煌煌也。

又曰：《有狐》，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婚，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长也。

又《小雅》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娶之数而有荒政，多淫婚之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樗，恶木也。笺云：樗之蔽取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娶之月，妇之父、婿之父相谓婚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岂其无礼来乎？责之也。我行其野，言采其

遂。婚姻之故，言就尔宿。

又《文王·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挚国，任姓也。挚国之中女也。王季，大任之子、文王父也。大任从殷商之畿内嫁为妇于周之京，配王季，共行仁义之德，同志意也。

《大戴礼·逸礼》曰：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是则其子孙慈悌孝爱，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皇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

《仪礼》曰：记士婚礼，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一祢庙，辞无不腆，无辱。挚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鲜，鱼用鲋，必殽全。

《礼记·曲礼上》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见媒往来传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书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寮友，以厚其别也。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又《曲礼下》曰：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洒扫。纳女犹致女也。

又《曾子问》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亲骨肉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重世变也。

又《郊特牲》曰：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币必诚，辞无不腆，诚，信也。腆犹善也。告之以直信。直，正也。二者所以杀妇正直也。信，事人也；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贽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婿亲迎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敬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又《杂记下》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纳币谓婚礼纳征也。十个为束，贵成数也。两者合其卷是谓五两。八尺曰寻，则每卷二束也。合之谓四十尺，

谓之 匹，由匹偶之云也。

又《祭统》曰：国君娶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又《经解》曰：婚姻之礼废，则夫妻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又《哀公问》曰：哀公问于孔子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大婚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公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已犹大也。怪亲迎乃服祭服也。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

又《婚(礼)[义]》曰：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礼纳采、问名、(吉)纳吉、纳征、致礼币为征信也。请期，求请迎之吉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婚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丞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而入，揖让，升，再拜奠雁。盖亲授之于父母也。

又《外传》曰：古者谓婚姻为兄弟，因成兄弟之义也。婿曰婚，以昏时往；妇曰姻。因婿之来则从之而去。又婿之父曰姻，妇之父曰婚。《尔雅》：取其内外父党之新者。婿者，阳也；妇者，阴也。日往而阴气至也。昏时日往则月来，阳往阴来之义。

又曰：夏殷五世之后则通婚姻。周公制礼，百世不通，所以别禽兽也。

《左传·文公上》曰：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又《成下》曰：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先君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

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汝伐狄。'寡君不敢顾婚姻，畏君之威而

受命于吏。”

又《成下》曰：声伯之母不聘。不聘，无媒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

又《定上》曰：楚昭王败，钟建负季芈以逃。王将嫁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

又《哀上》曰：刘氏范氏世为婚姻。刘氏，周卿士。范氏，晋大夫。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一

礼仪部二十

婚姻下　媒

婚姻下

《论语》曰：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冶长，弟子，鲁人也。南容，南宫绍也。

《尔雅》曰：女子子之夫为壻。壻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谓为婚姻。

《国语》曰：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系援，欲自结连于大援也。他日，董祈愬之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之。纺犹悬也。悬于庭之槐也。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家语》曰：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娶于鲁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也。"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邹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先圣之裔也。今其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又曰：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年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群生闭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水泮而农桑起，婚礼杀于此焉。

《龙鱼图》曰：以卖马钱娶妇，令多恶病，夫妻离别。

《汉书》曰：陈平邑中有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丧，平家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欲以女孙与平，其子仲曰："平贫，奈何与之女？"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贱者乎？"卒与女。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与酒肉之资以内妇。

又曰：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素知张耳，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嫁之。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官魏外黄令。陈余亦大梁人，好儒术，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又曰：张放得幸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帐甲第，充以乘舆服余饰，时号为"天子娶妇，皇后嫁女"。

又曰：王闳妻父萧咸为中郎将，董贤父恭慕之，欲以贤为弟求婚。咸恐，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此尧禅舜之文，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子所能堪耶？"闳性有智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谦远之意。恭不悦。

又曰：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

《后汉书》曰：袁术僭乱，曹操托杨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代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遂理出彪。

《魏志》曰：王褒与管彦男女各始生，许为婚。彦为西夷校尉，褒女更许人。彦弟馥问褒，褒曰："贤兄葬父于洛阳，随母还临淄，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魏氏春秋》曰：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而纳司空

王忱女，以姓同源异故也。

又曰：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议其阙。太祖以矫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同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也。"

《魏志》曰：桓楷字伯绪。刘表辟为从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楷自陈已结婚他处，拒而不受也。

又曰：王粲父谦，名公之胄。何进为长史，欲与为婚。见二子，使择焉，谦不许。

《魏书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淳、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劳效。

《吴书》曰：陶谦字恭祖，丹阳人。县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妻之。后为徐州牧。

《吴志》曰：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母谦，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为久贫者耶？"遂为婚。

王隐《晋书》曰：初，后父杨骏欲以女妻郑默子预，默忌其太盛，距而不婚。

《晋书》曰：王籍之为太子文学，居叔母之丧而婚。丞相司直刘隗奏之。帝下令云："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后宜为其防。"

又曰：阮修字宣子。居贫，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

《宋书》曰：江湛字微渊，济阳考城人也。为义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济为子求湛妹婚，不许。义康有命，又不从。时人重其立志义者也。

吴均《齐春秋》曰：桓闳字叔通。太祖辅政，使褚渊致意，为子晃求女婚。闳不敢闻命，曰："辞霍不婚，常所嘉揖。齐大非偶，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虽嘉其退让，而心不能欢也。

萧子显《齐书》曰：王秀之字伯奋，临沂人也。吏部尚书褚渊见秀之正洁，欲与结婚，秀之不肯。以此频为府外兵参军。

《梁书》曰：江蒨方雅有风格。仆射徐勉权重，惟蒨及王规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子繇求婚于蒨，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忤。

《韩子》曰：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可则也，其言多不辩，何也？"田鸠对曰："昔者秦伯嫁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不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矣，未可谓善嫁女也。"

又曰：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五人，家贫无以娶之，使佣未及反。"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而民饥饿；宫中有怨女，而民无妃。"公曰："善！"乃论宫中妇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又曰：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淮南子》曰：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岁星十二岁而周天，天道一备，故国君十二岁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国嗣，不从古制也。

《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去夫而成，故曰姻。

又曰：人道何以有嫁娶者？何以为情性之大者，莫大于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何？阳道舒，阴道促。男三十筋骨以坚强，任

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

又曰：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纁，故不用雁也。纳征玄纁，束帛离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阳奇阴偶，明阳道之大也。离皮者，两皮也，以为庭实。庭实，偶也。

又曰：嫁娶以春何？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妇之时也。"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地无去天之义。夫虽有恶，犹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记曰：壹与之醮，终身不改。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耳。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适九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无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施。九而无子，百亦无益也。

又曰：男二十五系心，女十五许嫁，感阴阳也。阳数八，阴数一。男八岁毁齿，阳气数奇，三八二十四加一而系心。阴数偶，故再成，十四加一为五，故十五许嫁。各加一者，明专一系心。所以系心者，防其淫佚也。

又曰：《婚经》曰：宾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妇从房中，降自西阶。婿御妇车授绥，遣女于祢庙，重先人之遗体，不敢自专，故告祢也。父母亲戒女何？亲亲之至。父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母施矜结缡，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父诫于阼阶，母诫于西阶，庶女及门内施鞶，申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宗庙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去不辞，诫不诺，盖耻之，重去也。

《郑玄别传》曰：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史。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而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不？"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

《列女传》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农家，礼不

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轻我，违制，不可以行。"夫家讼之。女曰："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

又曰：鲁师春姜者，鲁师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问故，以轻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悫为首，故妇事夫有五：平旦缅笄而朝，则有君臣之严；泼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诚，则有朋友之信；寝席之交，然后有夫妇之际。"君子谓春姜曰知阴阳之顺逆也。

《楚国先贤传》曰：孙隽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

《世说》曰：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裁后便责之。戎女适裴氏，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还钱，乃悌。

《世说》曰：温峤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惟有一女。姑问峤，有求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答云："丧破之余，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余年，敢希汝比。"却数日，峤报姑云："已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大笑曰："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镜台是峤为刘越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也。

又曰：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桓为儿求垣女，王许桓。蓝田既还，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文度还，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又曰：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吴人，请婚陆太尉。太尉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抗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也。"

又曰：诸葛恢大女适庾亮儿，次女适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娶邓攸女。（子）[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平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褒儿婚也。"

又曰：诸葛恢女既寡，誓不复再出。其女性甚凶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嫁之。初，给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暮来，女哭詈积日，渐久歇。江彩暝入宿，但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彩乃诈厌良久，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耶？既尔相关，不得复不与人语。"于是默然而惭，遂为夫妻。

《圣证论》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毛诗》曰："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毛苌《传》曰："男女失时，不逮秋冬也。"

李固助展允婚，教曰：告文学师议曹史展允笃学贫苦，慈孝推让。年将知命，妃匹未定。闻之怆然，其闵哀之。夫冠娶仕进，非所以已亲。允兄弟无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师辅，为允娶云。谭处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钱千万，率先生大夫府内掾史守助佐干及谭掾等，其欲议朋友，少征条名目。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

虞翻《与弟书》曰：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扬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家圣受禅，父鬲母顽。虞家世法出痴子。

魏袁淮《正论》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远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欤？曰：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谓之可婚，不知礼者也。或曰《国语》云：同德则同姓。同姓虽远，男女不相及。异德则异姓。异姓虽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为而言也。文公将求秦以反国，不敢逆秦故也。

梁简文帝资遣孔焘二女，教曰：夫思人至乡，事惟悼往。表闾式墓，义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见抚张既，桥玄之子受托魏王，斯故美在令终，受兼身后。故无锡令孔焘，经术弘长，志履贞概，游处

积年，一朝长往，闻其在室二女，并未有行。可广访姻家，务求偶对。

媒

《毛诗·七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毛诗·氓》曰：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周礼·地官下》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又《地官》曰：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

《家语》曰：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对曰："由闻士不中间，不见；女无媒，君子不与交礼焉。"

《白虎通》曰：男娶女嫁何？阴卑不能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男不专娶，女不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

《淮南子》曰：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

阚骃《十二州志》曰：乌孙国嫁娶贵马媪，先令媒者与妇宿，徐乃婿近。

《桓玄传》曰：元显取妾，殆同六礼，以尚书仆射为媒人，长史为逆客。

屈原《离骚》曰：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密）[宓]妃之所在；解佩缟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见密妃，解佩带取玉缟言契，令蹇修为媒以通辞理也。

《庄子》曰：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二

礼仪部二十一

拜

《说文》曰：拜，首至地也。

《尚书·舜典》曰：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又《大禹谟》曰：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叶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

又《大禹谟》曰：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

又《益稷》曰：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

《周礼·春官下·大祝》曰：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头叩地。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颡，谓齐衰不杖以下者也。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与顿首相近，故谓之吉拜云。凶拜，稽颡而后拜，谓三年服者也。杜子春云：奇读为奇偶之奇。谓先屈一膝雅拜是也。或云奇读倚，倚拜谓持节持戟拜，身倚之以拜也。郑大夫云：动读为董，书亦或为董。振董，以两手相击也。奇拜谓一拜也。褒谓报，报再拜是也。郑司农云：褒拜，今时持节拜也。肃拜但俯身下手，今时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为事敢肃使者。玄谓振动战慄，变动之拜也。《书》曰：王色变，一拜，答臣下也。再拜，礼神与尸享献也。谓朝献馈献也。右读为侑。侑劝尸食而拜。

《礼记·曲礼》曰：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以其礼于己不隆也。

又《曲礼》曰：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莖拜。莖则失容节。莖犹诈也。

又《曲礼下》曰：士有献于国君。问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对。

又《檀弓上》曰：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颡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颡、颀，悬至也。此俱丧拜时人行之异礼。

又《内则》曰：凡拜，男尚右手，女拜尚左手。郑玄注曰：左阳右阴。

《左传·僖公》曰：王使宰孔赐齐侯胙，胙，祭肉。尊之此二王后。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天子谓异姓诸侯曰伯舅。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七十曰耋。级，等也。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言天监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小白，齐侯名。余，身也。恐陨越于下，陨越，颠坠也。扬天王居上，故言恐颠坠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又《僖中》曰：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又《文上》曰：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我》。《菁菁者我》，《诗·小雅》，取其"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嘉乐》，《诗·大雅》，取"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又《成公九年》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韩奕》，《诗·大雅》篇名。其五章言顺父嫁女于韩，后为女相所居，莫如韩乐。文子喻鲁侯有顺父之德，宋公如韩侯，宋土如韩乐。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闻文子言宋乐，喜而出谢其行劳。妇人夫死，自称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绿衣》，《诗·邶风》也。取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又《襄四年》曰：穆叔如晋，报智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乐曲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嘉者，以叔孙为嘉宾，故歌《鹿鸣》之诗，取其"我有嘉宾"也。叔孙奉君命求嘉，叔孙乃所以嘉鲁君。《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诗也。言中臣奉使能辉光君命，如华之皇皇然。又当咨于忠信，以补已不及也。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谓咨、询、度、诹、谋也。

又《襄二》曰：公使厚成叔吊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吊？"卫人使太叔仪对，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君不记先君之好，辱吊群臣，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贶。"

又《昭四》曰：初，楚恭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随神择于五人者，使王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巴姬，恭王妾。太室，祖庙。使五人齐，而长幼入拜。顺长幼以次拜也。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

《孝经右契》曰：制作孝经道备，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声折。孔子绛单衣，向星而拜。

《论语·子罕》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臣祭于君，酬酢授爵，当拜于堂下。时臣骄泰，故拜于堂上。

又《乡党》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馈，进也。拜、受敬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尝，礼也。

《家语》曰：子贡曰：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有违火来者，则拜。士一，大夫再。曰："其来者，亦相吊之道。吾为有司，故拜之。"

《尔雅》曰：启，跪也。郭璞注曰：小跪也。

《方言》曰：东齐、青、岱、北燕之郊，跪谓长鹜。郭璞注曰：今东郡人亦呼长跪为长鹜。

《释名》曰：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他)[也]。跽，忌也，见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于丈夫为(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于妇人为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汉书》曰：武帝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为县。祠神人于交门宫，应劭曰：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琅邪县有交门宫，武帝所造。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又曰：刘章已杀吕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北军。复报太尉勃，起拜贺。

又曰：大将军卫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汲黯与亢礼。或说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

又曰：何武徙京兆大尹。二岁，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槃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

又曰：朱博为琅琊太守，门下掾贡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拜起舒迟。博出，教告主簿："贡先生不习吏礼，主簿且教拜起，闲习乃止。"

又曰：张禹疾，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小子未有官，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拜禹之小子为黄门郎给事中。

《东观汉记》曰：耿恭于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水。身自率士挽笼，有飞泉涌出，大得水。吏士惊喜，皆称万岁。

又曰：陈遵为大司马护军，使匈奴，过辞于王丹。临诀，丹谓遵曰："俱遭世反覆，惟我二人为天地所贵。今子当之绝域，无以相赠，赠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悦之。

又曰：司徒侯霸欲与王丹定交，丹被征，霸遣子昱往。昱道遇

丹，拜于车下。丹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投分，何为拜子孙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之许。"

又曰：魏霸为光禄大夫。霸妻死，长兄伯为霸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儿子备具，何空养他家姥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视老夫复何中直而空失计义，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惭，求去，遂送还之。

《后汉书》曰：北匈奴遣使求和亲，显宗遣郑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囚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

华峤《后汉书》曰：郑众使匈奴，欲令众拜，不为屈。相议复欲遣众，众曰："今往匈奴，必恐取胜于臣。臣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跪拜。"明帝收系廷尉狱。

《献帝春秋》曰：董卓自号太师，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与卓争雄，后嵩为中丞，见卓，拜车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鸿鹄，独明公今为凤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也。"

《汉杂事》曰：韦玄成让侯，诏书不听，引拜之也。

又曰：马援与梁统友善，统子虎贲中郎将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床下。援于床上坐视，不为礼。左右曰："松贵，不当礼耶？"曰："我乃松父友，虽贵，奈何失礼。"

《典略》曰：太子尝请文学，酒酣，坐，忻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众人皆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收桢，减死。

胡冲《吴历》曰：孙策系豫章，先遣虞翻说华歆。歆葛巾迎策。策谓歆："府君德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便向歆拜。

《魏志》曰：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

《魏志》曰：常林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对曰："对子字父，何拜之有？"

又曰：晋宣王以常林乡邑耆德，每为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序，为后生法。贵、非吾之所畏也，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蜀志》曰：先主为汉中王，许靖为太(博)[傅]，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又曰：伊籍随先主入益州，东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即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

《吴志》曰：朱冶领吴郡，举孙权为孝廉，后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冶每见，权常亲迎，执板交拜。

又曰：人诬楼玄谤讪政事，华覈上疏，乞玄自新。孙皓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男据，付交趾将张并，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并令杀之。据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随并，讨贼持刀，见并辄拜，并未忍杀。会并暴疾卒，玄殡敛并，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耳。

王隐《晋书》曰：何曾为司徒，与高、郑二公将见。文帝曾在中央，独先拜。

《汉晋春秋》曰：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请谒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书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晋书》曰：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晋中兴书》曰：王猛少贫贱，鬻畚为事。尝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买其畚，云"家近在此也，随我去取直。"猛随去。忽至深山

中，此人语“且住树下，当先启导。”须臾，猛进，见一公踞胡床，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酬备直，遣人送猛出山。既出岭视，乃嵩高山。

《晋中兴书》曰：显宗尝使太常丞张放归胙于王导，诏无下拜。导不敢当，辞以疾。初，显宗幼冲，见导恒拜。

《晋诸公赞》曰：司马骏镇西戎，既薨，每见其碑，读者无不拜之。

《后魏书》曰：沈文秀为慕容白曜攻之，长围数匝。自夏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节衣冠，俨然坐齐内。乱兵入，文秀厉声数四，身见执而裸送于白曜。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

《曹瞒别传》曰：沛国桓邵亦轻太祖。邵避难交州，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曰：“跪可解死耶？”遂杀之。

《郭太别传》曰：乡人见太，皆于床下拜。

《郑玄别传》曰：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再拜。

《樊英别传》曰：英尝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问疾。英下床答拜。陈寔问英：“何答婢拜？”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往而不反。”

《荀氏家传》曰：魏文帝在东宫，武帝谓曰：“荀公为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荀曾病，世子问疾，拜床下。

《三辅决录》曰：孟他字伯郎。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让监奴典任家计，他殚家财赂监奴，共结亲厚。积年，众奴心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汝曹拜。”奴等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过。他最后往，众奴以其至，皆迎而拜之，将他车骑入。众人大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尽以赂让。让大喜。后以葡萄酒遗让，即拜梁州刺史。

《燕书》曰：皇甫真字楚季。鄄城失守，秦主初入，临前殿宴群臣。数百人皆集东掖门，见(待)[侍]中王猛来，真等望马首拜之。明日，更见真，乃卿猛。猛曰："昨拜朝，卿何恭慢之相违。"真答曰："卿昨为贼，朝是国士。吾冥拜贼，而卿国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

《韩子》曰：礼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以明之。

《燕丹子》曰：田先生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

《贾谊书》曰：受计之礼，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则拜之。

《郭子》曰：陶公自上流来陶侃，字士衡。赴苏峻之难，含怒于庾公。庾公谓必戮己，进退无计。温父乃劝诣陶公："卿但径拜，必无他。我为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从温言诣陶，至便拜。庾风姿雅润，陶见拜，不觉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衡?"

江统作《谒拜议》曰：以为诸郡吏都无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则朝干佐以下，左右者可从君而拜，君所拜统士。古者见，宾主皆拜，今自非君臣上下，则不拜。君之新亲者，惟干佐小吏则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诸父无道，谓之事甲辰。仪：臣见诸王直恭敬而已，无鞭板拜揖。虽于皇帝，为诸祖诸父，其义皆同。又河南河内诸郡吏，前后亦为太守伯叔兄谒拜者，其比甚众矣。

尚书逸令曰：卞壼等奏："三代以来，记籍礼经无拜臣之制，惟汉成帝拜张禹，庸主凡臣，不足为轨。先帝拜司徒导，以元皇兴自蕃国。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故。师而不改，以君拜臣，大教有违，事应改正。"太后又诏曰："帝幼少，宜一遵先帝。"壼等又固争云(云)："臣期不奉诏。"又反覆，乃从外奏。成帝拜王公，时议曹疑于仪注。博士杜瑗及陈舒议："礼无以君拜臣下也。小会崇谦，非臣下所知，无在仪注之制。"张闿受侯，不拜。国太妃表云：昔为晋陵内史，在东海国封内。时世孙幼小，太妃秉政，前内史迁授除拜日，

及当之官，皆上疏拜阁，执纯臣之礼。闾自以虽爵有五等，然执珪受瑞，俱为列国，无相臣之体。又晋制：拜列侯为相，内史于天朝，不曰陪于蕃国，不称臣。臣以从古则惧有行简之讥，随俗又恐失君臣之训。经国垂范，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参详、答报。"

《唐书》曰：田承嗣方跋扈，很傲无礼。郭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之，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今为公拜。"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三

礼仪部二十二

揖 辞 贺

揖

《周礼·夏官》曰：司士摈：诏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特揖，一一揖之。旅，众也。大夫爵同者，众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门右，皆北面东上，王揖之，乃就位。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巡趋复位。

又《秋官》曰：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出接宾曰摈，入赞礼曰相。以诏者，以礼告王。

又《秋官》曰：司仪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谓王既祀方明，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宫。乃诏王升坛，诸侯皆就其旗而立。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无亲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异姓婚姻举之。

《礼记·曲礼上》曰：揖人必违其位。郑玄注曰：礼以变为敬也。

又《仲尼燕居》曰：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

又《表记》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

《谷梁传·昭公》曰：夹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

《左传·襄公》曰：齐庆封围高唐，弗克。夙沙卫以叛，故围之。冬十一月，齐侯围之。见卫在城上，号之乃下。卫下与齐侯语。问守备焉，

以无备告。揖之，乃登。齐侯以卫告诚，揖而礼之，欲生之也。卫志于战死，故不顺齐侯之揖而还登城。

又《襄公》曰：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颔，摇其头。言衍骄心易生。

又《昭(三)[十二]》曰：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

又《哀上》曰：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子南，灵公子郢也。仆，御也。公曰："余无子，将妾。"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

《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又《述而》曰：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对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汉书》曰：沛公至高阳，见郦食其，入即长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

《史记》曰：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

《汉书》曰：田蚡为丞相，中二千石皆拜谒，及黯独揖之。

又曰：万章为京兆尹门下督，从尹至殿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尹言者。

《后汉书》曰：崔骃上《四巡颂》，肃宗雅爱文章。自见骃《颂》后，帝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我？"遂揖入，为上客。

《后汉·袁绍传》曰：董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主上，令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

议未安。"卓案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跪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汉官典职》曰：尚书丞郎见尚书，执板对揖，称曰"明公"。尚书郎见左右丞，对揖，无敬，称曰"左右君"。

《晋阳秋》曰：晋文帝进号为王，太尉王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

《后魏书》曰：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已下，望庭毕拜。高允独升阶。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杭[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

《宋书·礼志》曰：汉世朝臣见三公，并拜。丞郎见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汉仪》。

《南史》曰：袁宪，陈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谒，遂抗礼长揖。中书令王励谓宪曰："卿何矫众，不拜录公？"宪曰："于理不应致拜。"卫尉赵知礼曰："袁生举止详中，故有陈汝之风。"

《白虎通》曰：朝礼奈何？君出居内门之外，天子揖，诸侯持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为其屈尊者。

《说文》曰：揖，让也。一曰：手着胸曰揖。

《风土记》曰：越俗定交有礼，皆于大树下封坛，祭以白犬，咒曰："卿虽乘车我(载)[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

《文士传》曰：赵壹郡举计吏，至京辇。是时袁阳为司徒，宿闻其名，时延请之。壹入阁，揖而不拜。阳问曰："尝闻下郡(讨)[计]吏见汉三公不为礼者乎？"壹曰："昔郦食其，高阳白衣也，而揖高祖。今壹，关西男子，其揖汉三公，不亦可乎？"阳壮其言，接之甚厚。

《列子》曰：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必下车而揖之。

《尹文子》曰：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下车而揖之。

袁淮《正论》曰：太祖破吕布，袁涣在军中，陈群父子见上拜，惟袁涣独高揖，不为礼。上严敬之。

镡

挚虞《决略录要注》曰：小会殿就席，皆镡头而后坐。镡，头伏地也。欲起亦先镡头。

贺

《周礼·春官上·宗伯》曰：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郑玄注曰：异姓，王婚姻甥舅也。

《礼记·玉藻》曰：有庆，非君赐不贺。郑玄注曰：惟君赐为荣。

《左传·僖下》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芳，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芳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

又《昭三》曰：叔弓如晋，贺虒祁也。贺宫也。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虒祁也。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惟我贺，将天下实贺。"言诸侯畏晋，非独郑。

《国语》曰：晋简子问于杜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杜驰兹，东方人。为晋大夫者，盖吴人也。愈，贤也。杜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乎？"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其君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求乎贤人，吾是以贺。"

《史记》曰：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中。豪杰

吏闻令有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令诸吏曰："不满千钱，坐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往，为谒曰："贺钱千万。"实不挂一钱。

《汉书》曰：田肯贺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时山东人谓关中为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次以下兵于诸侯，譬犹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也。"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又曰：卢绾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亲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与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及家亲相爱也，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后汉书》曰：光武谓冯异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慎重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东观汉记》曰：上传闻朱鲔破河内。有顷，寇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

谢承《后汉书》曰：郑弘为临淮郡，两鹿随车。主簿拜贺曰："闻三公辅尽作鹿，明府必为宰相。"弘果为太尉。

《汉杂事》曰：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生，君道衰，故不贺。

《魏志》曰：王粲为丞相掾，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司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北)[此]三王之举。"

《吴志》曰：顾雍迎母于吴。既至，孙策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

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

王隐《晋书》曰：泰始五年，龙见武库井中，车驾亲幸，有喜色。内外议，咸云："当贺。"刘毅独表："旧典无贺龙之礼。"诏报：政德未修，庆贺之事，宜详依典义。

《晋中兴书》曰：武帝时，甘露降，公卿奏贺。诏曰："三代盛隆，犹自戒勿休。况自顷悬象告变，盗贼充斥，百僚司牧，不能存职匪解。使道有寄，虽麟凤至，庆有余矣。此道未弘，虽四灵在郊，吾犹惧然，何甘露之足贺？其停之。"

《晋书·礼志》曰：永和二年，纳后，议贺不。王彪之议云："婚礼不乐不贺，《礼》之明文。《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经文。又《礼》云：娶妇三日不举乐。明三日之后自当乐。至于不贺，无三日之断，恐三日之后，故无应贺之礼。"

《会稽典录》曰：盛宪字孝章。尝出，逢一童，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融时年十余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知其不凡，便结为兄弟。因升堂见亲，宪自为寿以贺母。母曰："何贺？"宪曰："母昔有宪，宪今有弟。家国所赖，以是贺耳。"融果以英才炜艳冠世。

《晏子》曰：景公探爵觳，弱，故返之。晏子逡巡再拜，贺曰："君有圣人之道矣。君探爵觳，觳弱，故反之。此圣人之道也。"

《韩子》曰：晋孟献伯拜上卿，叔向往贺。门有御马，不食禾。向曰："子无二舆，马不食禾，何也？"献曰："吾观国人，尚有饥色，是以不秣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舆。"向曰："吾始贺子拜卿，今贺子之俭也。"

《吕氏春秋》曰：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

《新序》曰：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何为交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

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爱其里也。无所恃也。今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刘向《与子歆书》曰：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忧则恐惧，敬事则有善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四

礼仪部二十三

丧纪上

《周礼·天官·宰夫》曰：大丧、小丧，掌小官之戒令，帅执事而治之。大丧，王后、世子也。小丧，夫人以下也。小官，士也。三公、六卿之丧与职丧，帅官有司而治之。凡诸大夫之丧，使其旅帅有司而治之。旅，冢宰、下士也。

又《天官·宫正》曰：大丧，则授庐舍，辨其亲疏贵贱之居。庐，倚庐也。舍，垩室也。亲者、贵者居倚庐，疏者、贱者居垩室也。

又《天官·兽人》曰：凡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共其完者。

又《天官·渔人》曰：凡丧，共其鱼之鲜、薨。

《周礼·天官·腊人》曰：凡丧，共其脯、腊，凡干肉之事。

又《天官·凌人》曰：大丧，共夷盘(水)[冰]。夷亦尸也。实冰于夷盘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

又《天官·笾人》曰：丧事及宾客之事，共其荐笾羞笾。丧事之笾，谓殷奠时。

又《天官·醢人》曰：凡丧纪，共其荐羞之豆实。

又《天官·掌次》曰：凡丧，王则张帟三重，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张帟柩上承尘。

又《天官·司裘》曰：大丧，廞裘饰皮车。皮车，遣车之革路也。古书廞字为淫。郑司农云：淫裘，陈裘也。玄谓廞，兴也。若诗人之兴，谓象似而作之。

又《天官·内小臣》曰：若有丧纪，则傧，诏后之礼。

又《天官·阍[人]》曰：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燎，地

烛也。跸，止行者。庙在中门之外。

又《天官·寺人》曰：丧纪之事，则帅女宫而致于有司。有司谓宫卿世妇也。

又《天官·世妇》曰：掌丧纪之事，帅女宫而濯（概）[摡]，为粢盛。概，拭也。为犹差择也。

又《天官·女御》曰：大丧掌沐浴。王及后之丧也。后之丧持翣。从世妇而吊于卿大夫之丧。从之数，盖如使者之介云。

又《天官·典丝》曰：丧纪，共其丝、纊、组、文之物。以给线缕，著旷口綦缁之属也。青与赤谓之文。

又《天官·内司服》曰：（右）[后]之丧，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内具，纷帨线纊鞶帙之属。

又《地官·大司徒》曰：大丧，帅六乡之众庶，属其六引，而治其政令。众庶所致役也。郑司农云：六引谓引丧车索也。六乡主六引，六遂主六绋也。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天下。大故谓王崩及寇兵也。节，大节也。有节乃得行，防奸伪也。

又《地官·乡师》曰：大丧用役，则帅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谓监督其事。及葬，执翣以与匠师御柩而治役。匠师，事官之属。其于司空若乡师之于司徒也。乡师主役，匠师主众匠，共主葬引。翣羽，葆橦也。《尔雅》曰：翣翣也。以指麾辖柩之役，正其行列进退。及窆，执斧以莅匠师。匠师主丰碑之事，执斧以莅之，使戒其事。

又《地官·闾胥》曰：凡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丧纪，大丧之事也。皆会聚众民，因以读法，以敕戒之也。

又《地官·遂师》曰：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笼，及蜃车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余司徒也。幄帟先所以为葬窆之间先张神坐也。道野役，帅以至墓也。丘笼之役，寓复土也。其器曰笼。蜃车，柩路也。载柳四轮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行至圹乃脱，更复载以龙辅。

又《地官·委人》曰：丧纪，共其薪蒸木材。

又《地官·土均》曰：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媺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君子行礼，不求变俗，随其土地厚薄为之制也。

又《地官·囿人》曰：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

又《地官·舍人》曰：（大）丧［纪］，共饭米敖谷。饭所以实口，不忍虚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黍，皆四升。实者惟盈。敖谷者，措于棺旁，所以惑蚍蜉。

又《春官·大宗伯》曰：以凶礼哀邦国之忧。朝、覲、会、同，则为上相。大丧，亦如之。

又《春官·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渳。郑司农云：大肆，大浴也。以秬鬯浴尸也。

又《春官·肆师》曰：大丧，大渳以鬯，则筑煮。筑香草，煮以为鬯，以浴尸也。香草郁。

又《春官·郁人》曰：大丧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陈尸之器。及葬，共其祼器，遂埋之。遣奠之彝与瓒也。埋于祖庙阶间。

又《春官·鬯人》曰：大丧（之大）渳设斗，共其齍鬯。斗所以沃尸也。齍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也。

又《春官·司几筵》曰：凡丧事，设苇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则纷纯，每敦一几。丧事谓凡奠也。萑，如苇而细者也。郑司农云：柏席，迫地之席，苇居其上。或曰：柏席，载黍稷之席也。玄谓柏，椁席磨灭之余。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谓日燕。燕，覆也。棺在殡则椁燕，既窆则加见，皆谓覆之。周礼虽合葬，及同时在殡，皆异几体实不同，祭于庙同几，精气合。凡吉事，变几凶事，仍几。古书仍为乃。郑司农云：变几，变更其质，谓有饰也。

又《春官·天府》曰：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玉镇、大宝器，玉瑞、玉器之类者也。祭祀及丧陈之，以华国也。凡吉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烛。吉事，四时祭也。凶事，后王丧，朝于祖庙之奠也。

又《春官·职丧》曰：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国之丧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今存者也。其余则亡。事谓小敛、大敛葬也。凡国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则诏赞主人。有事谓含襚赗赙之属。郑司农云：凡国谓诸侯国，有司谓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职丧主诏赞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职丧令之，趣其事。令，令其当共物者，给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言国者，由其君所来。居其官曰公。

又《春官·司巫》曰：凡丧事，掌巫降之礼。降，下也。巫下神之礼也。

又《春官·太史》曰：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郑司农云：劝防，六引六绋也。遣之日，读诔。遣谓祖庙之庭大莫将行之时也。人之道终于此，累其行而读之。太师帅瞽庶之而谥。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诔谥成于天也。凡丧事考焉。为有得失。

又《春官·巾车》曰：掌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禂、尾饰，疏饰，小服皆疏；木车，不漆者也。郑司农云：蒲蔽车谓蔺兰车，以蒲为蔽也。天子丧服之车也。汉仪亦然。犬禂，以犬皮为覆笭也。故书疏为摇。杜子春读摇为沙。玄谓蔽车旁翼风尘者也。犬，白犬皮也。既以皮为覆笭，又以其尾为戈戟之弢，粗布饰二物之侧为缘也。若今摄服也。服读为箙，刀剑短兵衣也。此始遣丧所乘也。为君之道尚微，备奸臣也。《书》曰：以虎贲百人迎子钊。亦为备焉。素车，棼蔽、犬禂，素饰，小服皆素；素车以白土涂车也。棼读为蕡。蕡，麻也。以麻为蔽也。其禂，缯为缘。此卒哭所乘也。为君之道益著，在车可以去戈戟也。藻车，藻蔽、鹿浅禂，革饰；故书藻为鞋。杜子春云：鞋读为华藻之藻，直谓华藻也。玄谓藻水草名，苍色也。以苍土涂车，以苍缯为蔽，鹿夏皮为覆笭也。又以所治去毛者缘之。此既练所乘之车也。驰车，萑蔽、然禂，鬃饰；驰车边侧有漆饰也。萑，细苇席也。以为蔽者，漆则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鬃，赤多黑少之色韦也。此大祥所乘之车也。漆车，藩蔽、豻禂，雀饰。漆车，墨车也。藩，今时小车藩也。漆席以为蔽。豻，胡犬也。雀，黑多赤少之色韦也。此禫所乘之车也。大丧，饰遣车，遂廞之行之。谓陈驾之。及葬，执盖从车持旌。随柩路持盖与旌。及墓，呼启关陈车。小丧，共柩路，与其饰。柩路载柩车饰柩饰。

又《春官·司常》曰：大丧，共铭旌，建廞车之旌。

又《夏官·大司马》曰：大丧，平士大夫。郑司农云：平，查其服也。玄谓平者，正其职与位也。丧祭，奉诏马牲。王之丧以马祭者，兆遣奠也。奉犹送也。送之至莫，告而藏之。

又《夏官·射人》曰：大丧，与仆人迁尸，作卿大夫掌事，此其庐不敬者，呵罚之。仆人，大仆也。仆人与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

又《夏官·司士》曰：大丧，作士掌事，作六军之士执披。披，持棺者。

又《夏官·诸子》曰：大丧，正群子之服位。

又《夏官·虎贲氏》曰：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

又《夏官·太仆》曰：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牲事，杀割匕载之属。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击鼓以敬众也。

又《夏官·司兵》曰：大丧，庶五兵。庶，兴也。兴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又《夏官·圉人》曰：丧纪，牵马而入陈，庶马亦如之。庶马，遣车之马也。

又《秋官·大司寇》曰：凡朝觐会同，前王。大丧，亦如之。大丧所前，或嗣王也。

又《秋官·士师》曰：诸侯为宾，则帅其属而跸于王宫。大丧，亦如之。

又《秋官·乡士》曰：大丧纪，帅其属夹道而跸。属中士以下也。

又《秋官·司烈》曰：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烦犹剧也。《士丧礼》下篇曰：烈入涇厕。

又《秋官·大行人》曰：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诏相左右告教之。

《礼记·檀弓上》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汙则从而汙。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礼记》所由废，非之也。

又《檀弓上》曰：公叔木有同母异父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又《檀弓上》曰：子思之母死于卫。子思，伯鱼子。伯鱼死，妻嫁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柳若，卫人。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时所止则止，时所行则行。吾何慎哉！"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五

礼仪部二十四

丧纪下

《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变于朝夕哭位也。摄主，上卿代君听政也。大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阶，尽等，不升堂，命无哭；将有事，宜清净。祝声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弊于殡东几上。哭，降。"曾子问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从太祝而告于祢。告生。三月，乃名于祢，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

又曰："将冠子，冠者至，揖让而入，闻齐衰、大功之丧，如之何？"冠者，宾及赞也。孔子曰："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扫，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

又曰："婚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吉日谓娶女之日也。孔子曰："婿使人吊。若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父，母丧称母。各以其正嫡自相吊问，礼之宜。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世母。吊礼不废也。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嗣，继。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不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娶而后嫁之，礼也。"

又曰："大夫、士有私丧，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过时而弗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谓主人也。支子则否。

又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启，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

又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椑]从。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供殡服，则子麻弁绖、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于外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也。杖者，为己病。入自阙，升自西阶。阙谓毁宗也。柩毁宗而入异于生。如小敛，则子免而从柩，入自门，升自阼阶。君、大夫、士，一节也。"

又《杂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存乎书。

又曰：士之子为大夫，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后。凡主兄弟之丧，虽疏亦虞。丧事虞祔乃毕。

又《杂记下》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不主。此谓姑姊妹无子寡死。而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

又曰：或问于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余，犹既食而裹其余乎？"言遣既郑而又包之，是与食于人已而裹其余将去何异。君子宁为是乎？言伤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见大飨乎？夫大飨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

又《丧服小记》曰：大夫不主士之丧，士之丧虽无主，不敢摄大夫以为主。士不摄大夫，惟宗子。

又《丧大记》曰：疾病，外内皆扫，为宾客将来问疾也。疾困曰病也。君、大夫彻悬，士去琴瑟。寝东首于北牖下，谓君来视之时也。病者居北牖下。废床，彻褻衣，加新衣，体一人，人始生在地，去床，庶几气生也。彻褻衣，则所加者朝服也。男女改服，属纊，以俟绝气。惟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士并瓦盘，无冰。设床襢第，有枕，啥一床，袭一床，迁尸于堂又一床，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迁尸于床，帐用敛衾，去死衣。小臣楔齿用

角栖，缀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粱]。甸人为垼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盘，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发。濡濯弃于坎。

又《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称其情而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群谓亲之党也。无易犹不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

又曰："然则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义如此，则何以有降至于期也。期者谓为人后者父在为母也。曰："至亲以期断。"言服之正，虽至亲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问服断于期之义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法此变易，可以期也。"然则何以三年也？"言法此变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为。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犹然。"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取象于天地谓法其变易也。自三年以至缌，皆岁时之数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尽人聚居，纯厚之恩也。

《左传·哀下》曰：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丧。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嗣子，襄子自谓，欲敌越救吴。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

《论语·阳货》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其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

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言子之于父母，欲报之恩，昊天罔极。而予也有三年之爱乎？

《孝经援神契》曰：丧不过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义断仁，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言期增倍则可矣。复云二十五月者，容有闰，故曰期而后三十五月也。《春秋》曰：闰月葬，焉，景公看数闰也。示民有终，缘丧绝情。再期，万物再终，丧者弥远。远追嘉杀，故因杀以绝。

《家语》曰：孔子在卫，司徒敬子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蘧伯玉谓孔子曰："卫国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掘中霤而浴，中霤，室中。毁灶以缀足，袭尸于床。及葬，毁宗躐行，明不复有事于此。缀足，欲令不解戾也。毁宗庙之门，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庙门之外。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丧，公西赤掌葬焉。啥以蔬米三具，蔬米，粳米也。《礼记》曰"嘉蔬"。袭衣十有一，称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环，径五寸，而綦组绶。綦，杂色也。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饰桐廧，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披柩行夹，引棺者也。崇牙，旌旗节也。绸练，旌旗之□葬乘车所建也。旌旗之旐，缘缁布广充幅长寻曰旐也。兼用三王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官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陈三公所，手足色肤如礼。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礼，沐浴如礼。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押[柙]如故事。饭含珠玉如礼，冰盘如礼。百官哭临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到，皆伏哭尽哀。小敛如礼。东园匠、考工合东园秘器，表里洞赤，文画日、月、乌、龟、龙、虎、连璧、偃明如故事。大敛于两楹之间。

干宝《晋纪》曰：大鸿胪郑默有母丧，既葬，有司依常还摄职。默固陈，执久，乃许之。于是定令，听大臣得终丧焉。

《宋书·礼志》曰：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惟晋朝施用，缙绅之士犹多尊玄议。

《齐书》曰：皇太子妃薨，左卫将军沈文季经为宫臣，未详服不。王俭议曰："汉魏已来，宫僚先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存既尽敬，亡岂无服。昔庾翼丧妻，王允、滕[含]犹[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宜依旧君之妻，齐衰，三月而除。"

《后周书》曰：葬文宣后叱奴氏于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诏曰："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时有未谐，不得全制，军国务重，庶目听朝，缞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寮以下，宜依遗令。"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过葬即吉。帝不许，引古礼答之，群臣乃止。于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

《冲波传》曰：宰我谓："三年之丧，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鸟既变，万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于期可矣。"颜渊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俱知暴虎，不知凭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堕；子生三年，而离父母之怀。子虽美辩，岂能破尧舜之法，改禹汤之典，更圣人之文，除周公之礼。改三年之丧，不亦难哉！父母者天地，天崩地坏，三年不亦宜乎？"

《荀氏家传》曰：荀爽对策曰："臣闻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汉之谥帝称孝，其义取此也。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盖以孝务也。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丧，非所以崇孝道而称火德也。顷者汉嗣数乏，枝叶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劳谦自约，行过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所谓夷惠激俗，当身而已，贯万世为后嗣法者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六

礼仪部二十五

居丧　奔丧　讣告　夺情

居　丧

《礼记·曲礼》曰：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为礼各于其时。居丧不言乐。

又《曲礼》曰：居丧之礼：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胜，任也。

又《檀弓上》曰：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糜粥之食，自天子达。'"

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皇皇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子思哭嫂也为位。礼虽无服，为位而哭，夫子善之。曾子曰："小功不税。"追服为税，则是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曾子曰：所云草木之滋者，薑桂也。

又《檀弓下》曰：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有诸？"时人君无行三年之丧礼者。欢，喜悦也。言乃喜悦，则民臣望其言久也。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冢宰，天官。

又曰：颜丁善居丧。颜丁，鲁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此三者，孝子

哀慕之情也。

又《檀弓》曰：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谓小儿随父母啼呼。疑者，哀亲之在后如不欲还然。

又《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哀未忘也。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异旬也。祥者凶事，用远日。五日弹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弹琴以手，笙歌以气也。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効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又曰：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妇人矣，尚未复寝。孟献子，鲁大夫仲孙蔑也。夫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加犹逾也。

又《檀弓下》曰：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曰："吾悔之。自吾母死，不得吾情，我恶乎用吾情？"恶乎犹于何也。

又《王制》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下通庶人于父母同。天子诸侯降期也。丧从死者，祭从生者。

又《曾子问》曰："父母之丧弗除，可乎？"以其有终身之忧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过时不举，非礼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过制也。故君子过时不祭，礼也。"

又《杂记》曰：凡丧服未毕，有吊者，则为位而哭，拜，踊。客始来，主人不可以杀礼待之。大夫之哭大夫弁绖。大夫与殡亦弁绖。弁绖者，大夫锡衰相吊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环绖曰弁绖。大夫有私丧之葛，则于其兄弟之轻丧，[则]弁绖。

又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没犹竟也。除服谓详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丧服，服后死者之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虽有亲之大丧犹为轻服者，除骨肉之恩也。惟君之丧不除私服。言当者，期大功之丧，或终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缌麻则不除，殤长中乃除。

又曰：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

情，戚容称其服。”问丧，问居父母之丧也。丧常哀，言敬为上者，疾时尚不能敬也。容戚，仪也。《孝经》曰：容止可观。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弟之丧，则存乎书策矣，言疏者，如礼行之未有加也。齐斩之丧，哀容之体，经不能载矣。君子不夺人之丧，重丧礼也。亦不可夺丧也。”不可以轻之于己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其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言其生于夷狄而知礼也。怠，惰也。懈，倦也。

又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庐、垩室之中，不与人坐焉。在垩室之中，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言已事也。为人说为语在垩室之中，以时事见乎母，乃后入门，则居庐时不入门。疏（哀）［衰］皆居垩室，不庐。庐严者也。言庐哀敬之处，非有其实则不居。

又《杂记》曰：悬子曰：“三年之丧如斩，期之丧如剡。”言其痛之侧怛有浅深也。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曰：“中路婴儿失其母焉，何常声之有？”

又《间传》曰：斩衰何以服苴？［苴］，恶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见诸外也。斩衰貌若苴，齐衰貌若枭，大功貌若止，小功缌麻容貌可也。此哀之发于容体者也。有大忧者面必黧黑。止谓不动于喜乐之事也。枭或为似。斩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齐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此哀之发于声音者也。三曲声而折。斩衰惟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议，小功缌麻议而不及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也。议谓陈说，非时事也。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士与敛焉，则壹不食。］三不食为明旦朝也，再不食谓如死，一不食始敛时一不食也。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齐衰之丧，蔬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醯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父母之丧，既虞，卒哭，蔬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干肉。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脱（经）［绖］

带。齐衰之丧，居垩室，芐翦不纳。大功之丧，寝有席。小功缌麻，床可也。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

又《奔丧》曰：闻远兄弟之丧，既除丧而后闻丧，免袒成踊，拜，宾则尚左手。小功缌麻下税者也，虽不服犹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又《问丧》曰：亲始死，鸡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干肝、焦胸，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亲，父母也。鸡斯当为笄缅，声之误也。亲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缅括发也。今时始丧者，邪巾貊头，笄缅之存象也。

又《丧服四制》曰：父母之丧，衰、冠绳缨、菅屦。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

又《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何也？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称情而立文者，称人情轻重而制其礼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返巡；过其故乡，回翔焉，鸣号焉，踯躅焉，蹢躅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立中制节谓服纪使有年月之限者也。然则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义为此，则何以有降至于期者？父在。父在，为母服期止。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废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丧三年以为隆，缌麻、小功以为杀，虽情不至，制以此服，所以立法。期九月以为间，间之在三

年之下，缌麻、小功上也。随情轻重处之。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取法于天地，所谓法其变易也。自三年以至缌麻，皆岁时之数。

《左氏传·襄上》曰：晏桓子卒，晏缨粗缞斩、斩，不缉也。粗，三外布。苴绖、带杖、菅屦、苴麻之有子者，菅草履也。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此礼与士礼略同。此异惟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时之所行，士及大夫缞服各有不同。晏子时为大夫，行士礼，其家臣不解，故讥。曰："惟卿为大夫。"

《家语》曰：子夏问曰："居君子之母与妻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居处、言语、饮食侃尔于丧所，则称其服而已。""敢问伯叔母如之何？"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功，踊绝于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言知礼之意也。

《南史》曰：王秀字伯奋，幼时，祖父敬弘爱其风采，仕宋为太子舍人。父卒，庐于墓侧，服阕复职。

《梁书》曰：到溉遭母忧，居丧尽礼。所处庐开方四尺，毁瘠过人。服阕，犹蔬食布衣者累载。

又曰：孔奂为仪曹侍郎，遭母忧。时天下丧乱，皆不能终三年丧。惟奂及吴国张种在寇乱中守法度，并以孝闻。

奔 丧

《礼记·奔丧》曰：奔丧之礼：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侵晨冒昏行者，盖欲从速。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后行。过国至境，哭，尽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国境哭。至于家，入门左，升自西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括发，袒。奔母之丧，西面哭，尽哀，括发，袒。降堂东，即位，西向哭，皆如奔父之礼。下堂东至孝子堂所住处。妇人奔丧，升自东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东髽，即位，与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与之更踊尽哀而哭者，宾客待之也。

又曰：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括发，东即主人位，绖绞带，哭成踊。拜宾，反位成踊。

又曰：若所为位家远，则成服而往。齐衰望乡而哭，大功望门而哭，小功至门而哭，缌麻即位而哭。奔丧哭亲疏远近之差也。

讣 告

《礼记·杂记上》曰：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讣或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也。父母、妻、长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于其家丧所主者。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之丧，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夫人不称薨告也，国君谦也。大夫，讣于同国敌者，曰："某不禄。"讣于士，亦曰："某不禄。"讣于他国之君(子)，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讣于敌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实。"敌谓有爵者。实当为至也。士，讣于同国大夫，曰："某死。"讣于士，亦曰："某死。"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讣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白虎通》曰：天子崩，讣告诸侯者何？缘臣子哀痛愤满，无能不告诸人者也。诸侯欲闻之，当持土地所出，以供丧事。故《礼》曰：天子崩，遣使者讣告诸侯。

又曰：诸侯薨，使臣归瑞珪于天子者何？诸侯以瑞珪为信，今死矣，嗣子谅阇，归之者，让之义也。天子闻诸侯薨，哭之何？惨怛发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吊之，追远重终之义。

又曰：臣死亦讣告君何？此君哀痛于臣子也。君欲闻之，当加赗赙之礼。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卒讣，而葬不告。诸侯薨，讣告邻国何？缘邻国欲有礼也。

夺 情

《礼记·曾子问》曰：子夏问："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

也，礼与？初有司与？”疑有司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还其职位于君。《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鲁公伯禽则有为为之。’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不知也。”

《东观汉记》曰：桓焉为大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逾年，诏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

《后汉书》曰：耿恭征疏勒，时母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齎牛酒，释服。夺情不令追服。

又曰：赵喜代虞延行太尉事，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

《汉杂事》曰：翟方进为丞相，遭后母丧，行服三十六日，起视事，曰：“不敢逾国家也。”

《吴志》曰：孙权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制哀以从礼，不肖勉而致之也。治道已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间)[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经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以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节度。”丞相顾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戮。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减宗等，后不得以为比。自此遂绝。

《风俗通》曰：谨案《礼》，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七

礼仪部二十六

丧服　衰冠　绖带

丧　服

《周礼·春官·司服》曰：凡凶事，服弁服。服弁，丧冠也。其服斩缞、齐缞也。凡吊事，弁绖服。弁绖者，如爵弁而素加环绖也。《论语》曰：羔裘玄冠不以吊绖。大如缁之绖，其服锡、缞、缌、缞、疑缞。诸侯及大夫亦以锡缞为吊也。凡丧，为天王斩缞，为王后齐缞。王后，小君也，诸侯为之不杖期也。王为三公六卿锡缞，为诸侯缌缞，为大夫、士疑缞，其首服皆弁绖。君为臣服吊服也。疑缞十四日升衰。疑之言拟也，拟于吉。

《仪礼·丧服》曰：丧服，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者。为父，诸侯为天子，君，父为长子，为人后者。妻为夫，女子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

又曰：疏衰裳、斋(壮)[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三年者。父卒则为母。继母、慈母如母。母为长子。

又曰：疏衰裳、斋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期者，父在为(其)母，出妻之子为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不杖，麻屦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又曰：疏衰裳、斋牡麻绖，无受者：无受者，服足而除，不以经服而受也。寄公为所寓，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为旧君、君之母妻，庶人为国君，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

又曰：大功布，衰裳，(壮)[牡]麻绖，无受者：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

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嫡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嫡昆弟之长殇、中殇，公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大功布衰裳，(壮)[牡]麻绖缨布带，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

又曰：缌衰裳，(壮)[牡]麻绖，既葬除之者。传曰：缌衰者何？以小功之缌也。诸侯之大夫为(大)[天]子。传曰：何以缌衰也？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带绖五月者：叔父、嫡孙、昆弟之下殇。

又曰：小功布衰裳，牡麻绖，即葛五月者：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报；从祖昆弟，从父姊妹、孙适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姊妹适人者，为外祖父母。

又曰：缌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妇、庶孙之中殇。

又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为其妻縓冠，葛绖带，麻衣縓缘。皆既葬除之。

又曰：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吊于命妇，锡衰；命妇吊于大夫，亦锡衰。

《礼记·檀弓上》曰：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欲其一心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为妻期。

又《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蠒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绥，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蚕兄死者，言其衰之不为兄死，如蠒有匡、蝉有绥，不为蚕之绩、范之冠也。范，蜂也。蝉，蜩也。绥谓蜩喙长在颡下。

又《丧服小记》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余从而服，不从而税。除丧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轻者。斩衰之葛，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

又曰：《服问》曰：三年之丧，已练矣，有期之丧，既葬矣，则带其故葛带，绖期之绖，服其功衰。有大功之丧，亦如之。小功，无变也。无所变于大功齐斩之服，不用轻累重。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葛。有本谓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断本。既练，遇麻断本者，于免，绖之。既免，去绖。每可以绖必绖。既绖，则去之。

《礼统》曰：天子诸侯皆为贵臣妾服三月，適夫人为八妾服三月，八妾为夫人服与舅姑同。

《家语》曰：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犹绖。

《孔丛子》曰：秦庄子死，孟武伯问于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曰：然。同僚有相友之义，贵贱殊等，不为同官。闻诸老聃：昔虢叔、闳夭友太颠、散宜生、南宫括。五臣者同僚，比德以赞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为服友之服。古达礼者行之。"

又曰：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弗得也。"县子曰："请问之。"答曰："臣而出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不为之服。"

又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加麻。"

又曰：鲁人有同岁上计而卒，欲为之服，问于季立。季立曰："思好者其缌乎？昔诸侯大夫共会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也，则皆有哭临之礼。今之上计，上觐天子，有交宴之忻，同名绨素。上记先君，下禄子弟，相敦以好，相厉以义，又数相往来，特有思亲，比之朋友，不亦重乎？"

《白虎通》曰：弟子为师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竭敬而亲之，死则哀痛之。恩深义重，故为之服。入则绖，出则

否。

习凿齿《汉晋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为叹。今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而实行丧礼。丧礼行，除服何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以敦厚风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汉文以来，世乃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因而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君子曰："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之为重，岂不蔽惑哉！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于其新，三纲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犹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

挚虞《新礼议》曰：虞谨案：古者诸侯临君其国，臣诸父兄之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则其尊未全，不宜使绝期之制，而令傍亲服斩衰之重也。诸侯既然，则公孙之爵亦宜如旧。

又曰：丧无弟子为师服之制。《新礼》：弟子为师衰。臣虞谨案：自古无服师之礼。故仲尼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父而无服。"遂心丧三年。此则怀三年之哀而无齐衰之制也。出则经，居则否，所谓吊加麻也。先圣为礼，必易从而可传。师从之义诚重，而服制之若历代相袭，不以为疑，宜定亲新礼，无服如旧。

挚虞《决疑要注》曰：礼：故臣为旧君齐衰三月，谓策名委质称臣吏者也。见察举而不为吏者，吊服加麻。

衰 冠

《毛诗·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笺云：时无三年之恩于父母，废其丧礼，故冀幸一见素冠，急于哀慭也。

《周礼·春官·小宗伯》曰：王崩，悬衰冠之式于路门之外。《肆

师》之职：大丧，禁外内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又《夏官·太仆》曰：大丧，悬首服之法于宫。首服之法谓免髽笄，总长短之数于宫门，示四方也。

又《天官·内司服》曰：共后之衣服，及九(殡)[嫔]世妇。凡命妇，共其服，共丧衰亦如之。

《仪礼·丧服》曰：斩衰者，不缉也。冠绳缨，条屦，冠六升外毕，锻而勿灰。齐衰者，缉也。

又曰：疏衰裳齐。传曰：问者曰："何冠也？"曰："齐衰、大功，冠其(衰)[受]也。缌麻、小功，冠其衰也。带缘各视其冠。"

又曰：缌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也。锡衰者何也？麻之有锡者也。[锡]者，十五升抽其半，无事其缕，有事其布，曰锡。"

又曰：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削，杀也。若齐，裳内衰外，负，广出于适寸。负在背上，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外傍一寸。适，博四寸，出于衰。衰，长六寸，博四寸。

《礼记·檀弓》曰：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恶其乱礼。不当物谓精粗广狭不应法制。齐衰不以边坐。

又《檀弓》曰：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缩，从也。今礼制衡读为横。今冠横缝，以其辟积多。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时人之惑。丧冠缩缝，古冠耳。

又《间传》曰：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

《礼记外传》曰：凡言斩衰者，以六寸之布，广四寸为衰，帖于心前，剪而不缉也。衰者，言悲摧也。缉者，缝缀之名。齐之言齐也。加针缕其裳下之缝使齐平也。凡言有事其缕者，先加灰锡治汉其麻缕，为布则不治也。哀在外故。有事其布者，则不治其缕。哀在内也。为布之后即先治也。缌者如丝也。锡衰者，先缉锡白之谓也。疑衰者，疑其布是丝也。疑衰、锡衰，二者，君之吊服也。

又曰：吉冠之布倍于衣也。朝服十五升，则冠三十升是也。今丧冠升数少，丧礼简。斩衰三升，冠六升，升者，登也，转祖训耳。凡麻八十缕为十升，至六升即为成布也。凡言受以成布者，即葬之后渐去粗受细。齐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疏亦粗也。其布在齐斩之间。

《左传·僖上》曰：许僖公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榇，棺。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

又《襄六》曰：鲁昭公立十九年矣，犹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戏无度。

《吴录》曰：诸葛恪将诛，有着衰衣入其阁。令人诘，答曰："不自知入时。"外内守备亦不见也。

《郑玄别传》曰：玄卒，受业者衰绖于千余人。

《郭子》曰：刘王共在舫南酣宴，谢镇西往尚书墓还，是葬后三日。诸人欲要之。真长云："仁祖应来。"便遣要之，果即回驾。诸人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幘，酣宴半，坐乃觉，未得脱衰。

《释名》曰：衰，摧也。绖，实也。伤摧实也。斩衰，下缉其末，翦斩而已也。大功，其布加粗大之功，不善治之也。小功，精细之小功，转有饰也。缌，丝也，锡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缌缌，如流如缌也。

绖　带

《周礼·夏官》曰：《弁师》王之弁绖，弁而加环绖。弁绖，王吊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谓素冠也。而加环绖。环者，大如缌之麻，绖缠而不纠。《司服》职曰：凡吊事弁绖事。

《仪礼·丧服》曰：苴绖者，麻之有蒉者也。苴绖大搹，搹，手搹围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为带。齐衰之绖，斩(良)[衰]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绞者，垂带也。郑玄注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绖。绖之言实也。首绖象幘布冠之幘，腰绖象大带。又有绞带革带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绖，右本在上。

又曰：斩衰绞带七寸三分，齐之带五寸六分，大功之带四寸五分，小功之带三寸七分，缌麻之带二寸九分。郑注：绞带象革带斩之绖五分去一以为带，绳带也。

《礼记外传》曰：绖者，实也。表其有丧戚之情实也。《丧服》衰之与绖，因象平裳之时冠带，吉凶相变也。有首绖，有腰绖，有绞带。斩衰，首绖围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为腰绖则七分五分。五分去一者，从斩至缌，缘有五服，相减，穷其数也。然则绞带又小于腰绖。齐衰，首绖七寸五分之一，腰绖五寸八分。大功，首绖五寸八分，腰绖四寸六分。小功，首绖三寸七分。缌，首绖三寸七分，腰绖二寸九分。

《左传·僖下》曰：晋襄公击秦师于殽，子墨衰绖。晋文公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

又《襄(四)[二十三]》曰：晋侯有姻丧。王翩使宣子墨缞冒绖，晋自鄢之役，遂常墨衰绖也。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

《后汉书》曰：胡广年八十三，熹平元年薨。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衰绖殡位，自终及葬。汉兴已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宋书》曰：王诞为吴国史，母忧去职。武帝伐刘毅，起为辅国将军。诞固辞，以墨绖从行。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八

礼仪部二十七

杖屦　帷壁　庐　堂　凶门附　死

杖　屦

《仪礼·丧服》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各齐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非爵而杖者何？担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辅病。童子何不杖？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又曰：斩齐衰菅屦者，菅菲也。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绳屦者，绳菲也。疏衰裳齐，疏屦者，蔗蒯之菲也。

《礼记·丧服小记》曰：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郑玄注曰：哀益衰，敬弥多也。妇人不为主而杖者，姑在为夫杖，姑不厌妇。母为长子削杖，嫌服男子，当杖竹也。母为长子服，不可重于子为己也。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无男昆弟，使同姓为摄主，不杖，则子一人杖谓长女也。许嫁二十而笄，笄为成人，成人正杖也。

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适子也。位，朝夕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孙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厌孙，孙得神也。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妾之丧，子得伸也。

又《杂记(上)[下]》曰：古者贵贱皆杖。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辗轮者，于是有爵而后杖也。

又《丧大纪》曰：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殡，主人、主妇、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则去杖，大夫之命则辑杖。内子为夫人之命去杖，为世妇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丈夫者，通实大夫有父母之丧也。授人杖也使人执之同也。士之丧，二日而殡，三日之朝，主人杖，妇人皆杖。于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于大夫、世妇之命，

如大夫。士二日而殡者，下大夫也。士之礼，死与往日，生与来日。此二日于死者亦得三日也。妇人皆杖，谓主妇容妾为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谓凡庶子也。不以即位，与去杖同也。大夫、士哭殡则杖，哭柩则辑杖。哭殡谓既涂也，哭柩谓启后也。大夫士之子于父，父也尊近，哭殡可以杖。天子诸侯之子于父，父也君也尊远，杖不入庙门也。弃杖者，断而弃之于隐者。杖以丧至尊为人得而衰之。

又《问丧》曰：或问曰："杖者何也？"怪其义各异。曰："竹'桐'一也。故为父苴杖，竹也。为母削杖，桐也。"或问曰："杖者以何为也？"怪所为施。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则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趋，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谓为母丧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处。不杖，有事不趋，皆为其感动使之忧戚也。

又《丧服四制》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白虎通》曰：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戚)[蹙]也；桐，痛也。父以竹，母以桐。竹，阳也；桐，阴也。竹断而用之，质故为阳也。

《韩子》曰：儒执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

帽 髽

《仪礼·丧服》曰：女子子在室为父，布总，箭笄，髽，衰三年。总，束发也。谓总之者，既束其本，又总其末。箭笄，篆竹也。髽，露紒也。犹男子之括发以麻，则髽上用麻也。用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却绕紒如著帻头。《小记》曰：男子冠而妇人笄，男子免而妇人髽。但言衰不言裳者，妇人不殊裳衰。

又曰：女子子之适人者为其父母，妇人为舅姑，恶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总。传曰：笄有首者，恶笄之有首也。恶笄者，栉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礼记·檀弓上》曰：南宫绦之妻之姑丧，孔子诲之，髽曰："尔无纵纵尔，尔无扈扈尔。"诲，教也。尔，汝也。纵纵谓太高，扈扈谓太广。尔，语助。

又《檀弓上》曰：鲁妇人之髽而吊，自败于台鲐也。时家家有丧，髽而相吊。去缁而鲐曰髽也。

《礼记外传》曰：髽者，妇人有丧者髽。古人重髽，男子吉时皆有纵以韬其髽，然后加弁加冠也。去缁而髽曰髽。鲁妇人遭升陉之战也，髽髽相吊以代丧冠也。有麻髽，女子在室，遭父母之丧，用麻合髽，以对兄弟括髽时也。有布髽。齐衰以下，以布束发也。髽者，开散之名也。既去有纵髽形葩髽。

《左传·襄公》曰：臧纥救鄋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髽。鲁于是乎始髽。髽，麻发合结也。遭丧者多，故不能备凶服，髽而已。

《广雅》曰：帼谓之帺。音忌。

《魏氏春秋》曰：诸葛亮挑司马宣王战，致巾帼妇人之饬，以怒宣王。

庐

《周礼·天官·宫正》曰：掌王宫之戒令。大丧，则授庐舍，辨其亲疏贵贱之居。郑玄注曰：庐舍，垩室也。亲者、贵者居倚庐，疏者、贱者居垩室。

《仪礼·丧服》传曰：丧服斩衰，居倚庐，寝（苦）[苫]枕块。马融曰：倚木以为庐，于东墙下，西向，开北端也。

《礼记·杂记》曰：大夫居庐，士居垩室。

又《丧大记》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君为庐，宫之；大夫、士禫之。宫谓围障。既葬，柱楣涂庐，不于显者。君、大夫、士皆宫之。不于显者，不涂见面。

又曰：问丧，成圹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衰）[哀]亲之在外也。

《白虎通》曰：父母之丧，倚庐于中门外东墙下，户北。

又曰：妇人不居倚庐。天子七日，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门外东壁，为庐。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父。孔子问曰："宁设菰庐乎？"哀公曰："菰庐起太伯。太伯出奔，闻古公崩，还赴丧，故作菰庐以彰其尸。吾父无太伯之罪，何用此为？"

《孝子传》曰：王琳，汝南上蔡人。十岁失父母，弟季年七岁，兄弟二人哭泣，哀声不绝。在冢侧作庐，不妄出入。余见"孝部"。

重

《仪礼·士丧礼》曰：重，木刊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参分庭，一在南。夏祝取饬余饭，盛用二鬲于西墙下。幂用疏布，久之击用鞟，悬于重。幂用苇席，北面左衽。带用鞟贺之，结于后。祝取铭，置于重。郑玄曰：重，木也。悬物焉曰重。刊斫治凿之为悬管孔也。士重木长三尺。

《礼记·杂记》曰：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处埋之。

《礼记外传》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犹以生事之，未忍作木主。主以存神也。设重于庭，悬瓦鬲。以养病之米淅之为沐，则煮之为粥，实之重，用苇席盖之。鬼神依而饮食。始死之奠但用米，未有黍稷故也。黍稷在下之中，如生时也。殷人作主之后，联其重，悬之于庙梁。去高祖之庙，亲尽，则埋之。周人将葬，重随柩，而朝庙之外柩，而埋之于阶间，而后作主也。

凶门附

《南史》孔琳之议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此之谓乎？宜一罢凶门之式。"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父。孔子问："宁设衰门乎？"哀公曰："衰门起于禹。禹治水，故表其门闾，以纪其功。吾父无功，何用此焉？"

韦弘与蔡谟笺问凶门曰："父在母丧，应立凶门不？"又问："与

父别，止立凶门，愚意犹所疑，厌于父故也。今于父大门之内，别立凶门，便为父。一家有二门，以名义言之，门者，父之有也，今子复立门，岂合圣人之典训？苟不出于礼，其所不曰。故以谘白。"蔡答曰："礼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击木里之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当主。本为丧设，非以表其门。恐不应以尊卑厌降也。礼、命士以上，父子异宫。今卑私之丧，皆别开门，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门不。"范坚答凶门问，曰："簿帐似不出礼文，何由行此？"答曰："凶门非礼。礼有县重于庭，以席覆之，其形似凶门。后出之，于门外表丧，由此，俗遂行之耳。"

《礼论》曰：问："改葬立凶门否？"蔡谟答云："改葬若停丧，谓应有凶门。"

死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丧礼哀死亡。

《礼记·曲礼上》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郑玄注曰：山颓坏曰崩。薨，崩之声也。卒，终也。不禄，不充其禄也。死之言澌也，精神澌尽也。死寇曰兵，异于凡人，当享禄其后也。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老而死，从大夫之称；少而死，从士之称也。

又《檀弓下》曰：孔子过太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又《丧大记》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死于下室；士之妻死于寝。

《左传·定下》曰：齐侯伐晋，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先登，求自门出，死于霤下。

又《哀上》曰：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毕万，晋献公卿也。死于牖下，言得寿中。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也。

又《哀下》曰：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厌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又《哀下》曰：晋荀瑶帅师围[郑]，郑人俘邬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

《谷梁传·隐公》曰：高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在民上，故崩之也。"

《春秋说题辞》曰：天子曰崩。崩之为言殒也。诸侯称薨。薨之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辉终卒。卒之为言绝，绝于邦也。士曰不禄，失其忠也。不禄之为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为言精爽穷也。《白虎通》又载。

《尔雅》曰：崩、薨、无禄、卒、殂落、殪，死也。

《论语·里仁》曰：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

又《子罕》曰：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又《先进》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又《先进》曰：季路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

又《季氏》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五经通义》曰："崩薨从何王以来乎？"曰："从周。何以言之？《尚书》曰：'放勋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

王以前未称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书》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释名》曰："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

《史记》曰：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鼎，绝膑而死。徐广曰：膑或作脉矣。

又曰：范雎说秦昭王曰："夫以乌获、任鄙之力，荆成、孟贲、许慎曰：荆成，勇士也。孟贲，卫人。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后汉书》曰：马援谓孟冀曰："方今匈奴、乌丸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后魏书》曰：张预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至而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日服食之，余多惠人。后闻者乃更求玉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等得其玉，琢为器珮，皆鲜明可宝。预服延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皆不禁节，又加之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弃嗜欲，或当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有异，勿使速殡，令后人知餐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啥之，口闭。常谓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故不受啥也？"言讫，齿启，纳珠。因嘘属其口，都无秽气。举敛于棺，坚直不倾。委死犹有遗玉屑数升，囊盛纳诸棺中。

《文子》曰：老子曰："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知于分理也。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庄子》曰：人之生，气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又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又曰：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骸然有形，檄以马捶，因而问之

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铁钺之诛而为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说苑》曰：齐景公出而见殪，谓晏子曰："此何死？"对曰："馁而死。"公曰："噫！寡人之无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为无德？"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之玩。君之雁食以菽粟，君之宫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与百姓同之，则何殪之有？"

又曰：子贡问孔子："人死有知，将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无知也，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赐欲知人死有时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又曰：鲁哀公问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酒欲物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命也。"

又曰：民有五死，圣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饥渴死者可去也，冻寒死者可去也。虽五，兵死者可去也。寿命死者不可去也，痈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者不可去。

《论衡》曰：人之死也，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二者不齐，论者犹谓死有知，惑也。

又曰：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略夜定旧说，死于烛下。精思不任，脉绝气灭也。

杨泉《物理论》曰：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四十九

礼仪部二十八

尸　复魂　含　绞纟今衾冒

尸

《礼记·曲礼下》曰：在床曰尸。

《左传·哀下》曰：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子使太宰嚭营劳，且辞上介。芋尹盖对曰："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寡君使盖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威，大命殒坠。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闻之：'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殒于深渊，则天命也。"吴人内之。

《礼统》曰：尸之言矢也，陈也。

《家语》曰：史鱼将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礼。我死，汝其陈尸牖下。"灵公吊焉，怪而问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寡人过也。"命殡于客位，进蘧伯玉，退弥子瑕。孔子曰："史鱼死而尸谏，可谓直乎？"

《史记》曰：崔杼杀庄公。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死之；为社稷亡，亡。若为己死，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杀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又曰：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

又曰：吴王取子胥尸，盛以鸱夷，应劭曰：取马皮以为鸱夷盖形也。浮之江。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魏志》曰：宣王讨王陵，乃穷治其事。发(陵)[凌]及令狐(思)[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

王隐《晋书》曰：王浚在幽州，谣曰："幽州城门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

又曰：赵王伦害张华之时，洛中震悚。惟阎缵敢独诣东市号哭，吊尸而抚之，曰："早语君逊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祸。"

车频《(秦)[秦]书》曰：初，慕容暐在邺，居石虎宫，梦虎啮其臂，募人求虎殡所在。女子李菰告暐，在东明观下。掘得之，尸僵不毁。暐裸而骂之曰："死胡，敢梦生天子！"鞭挞毁辱，投之漳河。河流迅疾，终不移转。暐后为臣虎所执，乃悟而悔焉。苻坚以李菰无状，无少长，悉坑之。

《李固别传》：梁冀诛固而露尸于四衢，命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况，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铁锁，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

《白虎通》曰：尸者何谓也？尸之为言陈也。失气亡神，形体独陈。

《释名》曰：死曰尸。尸，舒也。骨节解舒，不能复自胜敛。

《搜神记》曰：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殡，尸不臭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异苑》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死。兄伦求尸，积日不得。设祭水侧，又箋与河伯。投箋一，宿岸侧。冰开，尸手执箋浮出。伦又箋谢。

又曰：寻阳周虓字孟威。宁康中，镇于(已)[巴]西，为苻坚所摧，守节不屈。坚使使者请通。虓躬治遗陌，谓使者云："烦君语贼

苻坚何至耳！烦国士如此。"又潜图袭。坚闻之，曰："小人正欲觅死，杀之适足成名耳。"乃苦考楚，不食而卒。敛已经旬，坚怒犹未歇，剖棺临视，虓尸欻回眸，鬓髭张烈，精瞳明亮，回盼瞩。坚睹而嘉称，乃厚加赠赙。

又曰：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列女传》曰：齐人杞梁袭莒，战而死。其妻无所归，乃就夫尸，于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于淄水而死。

《博物志》曰：灵帝光和元年，元辽西太守黄翻言：海边有流灵冠绛衣，尸体完，令感梦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海水坏吾棺，求见掩藏。"

《吴会稽分地》曰：重山者，大夫种所葬也。在西乡郭外。后潮水穴山，漂去其尸。俗云：伍子胥乘渐水取以去。今山胁有缺处。

《临邑国记》曰：有灵鸷能知人吉凶。觇人将死，食尸肉尽乃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尸上，涕下沾衿，尽哀而去。

又曰：景公伏晏子尸而号曰："今天降祸，不加寡人而加夫子，社稷危矣。"

《论衡》曰：孟贲之尸，人不刃者，气绝也死；炭百斛，人不沃者，光灭也。

又曰：淮阳都尉尹齐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取其尸，尸亡归。

复 魂

《周礼·天官·夏采》曰：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太祖，以乘车建缓，复于四郊。复，招魂也。建缓者，去其旒。

又《春官·司服》曰：大丧共复衣服。衣服，今座上魂衣也。

《礼记·檀弓》曰：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复谓招魂，且分祷五祀，庶几其精气之反。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鬼神处幽暗，望其从鬼神所来。北面，求诸幽之义也。向其所来也。礼，复者升屋北面。

又《檀弓》曰：邾娄复之以矢也。盖自战于升陘始也。时师虽胜，死伤亦甚，无衣可以招魂。

又曰《曾子问》曰："为君使而卒于舍，礼曰：'公馆复，私馆不复。'凡所使之国，有司所授舍，则公馆已，何谓私馆？"子曰："善乎问也。自卿大夫家曰私馆，公与公所为曰公馆。'公馆复'，此之谓也。"

又《礼运》曰：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招之于天。

又《(礼运)[杂记]》曰：复，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复，招魂复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为诸侯及朝觐加赐之衣也。褒犹进也。夫人税衣榆狄、狄税素沙。言其招魂用税衣上至榆狄也。狄税素沙，言皆以白纱縠为褒。复西上。北面而西上，赐长左也。复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数。

又《杂记上》曰：大夫、士死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如于馆死，则其复如于其家。

又《丧大记》曰：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复，招魂复魄也。阶，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乐吏之贱者。阶，弟也。舆虞之类。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妇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荣。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而复。私馆，卿大夫之家也。不于之复，为主人之恶也。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不以衣尸，谓不裹也。复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裹敛，是用生施死，于义相反。《丧礼》云：以衣衣尸，俗而去之。妇人复，不以袡。袡，嫁时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妇人不以名行。惟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气绝则哭，哭而复，复而不苏，可以为死事。诸侯行而死于馆，则其复如于其国。如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馆主所致舍绥旌旗。

又《丧服小记》曰：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

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此谓殷礼也。殷质，不重名，复则臣得名君。周之礼，天子崩，则同复曰：皋天子复。诸侯薨，复曰：皋某甫复。其余及书铭。

《礼记外传》曰：人之精气曰魂，魂，阳也。云云而动。形体谓之魄，魄，阴也。漠然不动。合阴阳二气而生也。精气聚而为一物。形劳则神逝，谓死而魂游散。死则难复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无涯也。鬼者，复于土也。人皆食土之物，养成形体也。气绝而收其魂，使反复于体也。

《齐书》曰：张融，建武四年病卒，遗令白旗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陵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事哀毕，各遣还家。"

含

《周礼·天官·冢宰》曰：太宰之职，大丧赞赠玉、含玉。助王为之也。赠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实也。天子以玉。《杂记》曰："含者执璧将命曰：'寡君使某含。'"则诸侯含以璧。小宰丧荒，受其唅、襚、币玉之事。《春秋传》曰：口实曰唅，衣服曰襚，凶荒有璧玉者，宾客所赗委之礼。

又《天官·玉府》曰：大丧，共含玉。

又《春官·典瑞》曰：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饭玉，碎玉以杂米也。

《礼记·檀弓下》曰：邾娄考公之丧，考公，益之曾孙也。考公或为定公也。徐君使容居来吊含，吊且含，非之也。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唅。"欲亲含，非礼也。含不使贱者，君行则亲含耳。侯玉者，徐僭称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诸侯之来辱弊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易谓臣礼，于谓君礼也。容居以臣欲行君礼于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敌诸侯，有司固拒之，是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与今君，于诸侯初如是，不闻义则服也。驹王，徐先君，谓僭号者，容居，其孙也。济，渡也。言西讨渡于河，广大其国也。鲁，鲁钝也。

言鲁钝者，欲自明不妄。

又《檀弓下》曰：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尔。尊之也。食道米、贝，美也。

又《杂记上》曰：唅者执璧将命曰："寡君使某唅。"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含玉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闻。唅者入，升堂致命，（干）[再]拜稽颡。唅者[坐]委于殡东南。

又曰：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盖夏时也。《周礼》天子饭含用玉。

《左传》曰：叔孙豹会晋士丐于柯，盟于督阳。荀偃瘅疽，生疡于头，瘅疽，恶疮。二月卒，而视，不可唅。目开口噤。宣子与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怀子，栾盈。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有如河。"乃瞑，受唅也。

又曰：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虞殡，送终歌典，示必死也。陈子行命其徒且唅玉。亦示必死。

《春秋说题辞》曰：口实曰唅，缘生象食，孝子不忍虚其欲。不忍虚，故欲实其口。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唅之为言含也。生常食，故死亦有所含。

《说文》曰：含，送终口中玉也。

《释名》曰：唅以米、贝，含其口中也。

《庄子》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唅珠为？

《吕氏春秋》曰：含珠鳞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实。鳞施，施玉匣于死者之体如鱼鳞。

绞纟今衾冒

《仪礼·士丧礼》曰：死于适室，抚用敛衾；抚，覆也。敛衾，大敛所用之衾也。衾，被也。奉尸于室，抚用夷衾。夷衾，覆尸柩之衾也。

又曰：冒，缁质，长与手齐。赬杀，掩足。冒，韬尸者也。制如直囊，上曰质，下曰杀。杀韬足而上，质韬首而下。齐手上衣尤下，赤象地也。

又曰：厥明，陈衣于房，南头。西上绪纷，横三缩一，广终幅，折其末。绪，屈也。纷，所以束衣服为坚急也，以布为之。缩从，横者三幅，从者一幅，折其末令可结之也。

《礼记·杂记》曰：惟绞纷衾冒，死而后制。

又《丧大记》曰：君锦冒黼杀，缀旁七；大夫玄冒黼杀，缀旁五；士缁冒赬杀，缀(房)[旁]三。

又《丧大记》曰：小敛：布绞，缩者一，横者三；大敛：布绞，缩者三，横者五；布纷，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礼记外传》曰：绞纷衾帽，死而后制。绞者，交束之名也；纷者，坚急之称也；衾者，单被也；帽者，小敛衣，故设帽以掩形也。小敛用一衾。大用二衾：一以覆之；一者将敛之时，先铺衾于纷之下，用以举尸入棺者也。

《释名》曰：绞，交也，交结之也。纷，禁也，禁系之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

礼仪部二十九

殓 柩 赗 赙 襚

殓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大宗伯，王崩，及执事莅大敛小敛，帅异族而佐。执事，太祝之属也。

又《周礼·春官·司服》曰：大丧共其敛衣服。

《礼记·檀弓上》曰：康子之母死，陈衰衣。非上服也，陈之将敛也。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衰衣何为陈于斯？"命撤之。

又《丧大记》曰：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阶。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小敛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大敛布纷，二衾。（者）[君]、大夫、士一也。簟，细苇席也。三者下皆有荒。衣十有九称，法天地之终数也。二衾者，或覆之，或荐之也。

又《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途迩故也。士周，圣周也。周人以夏后之圣周，葬下殇于园中，以其未成人，远不就墓也。机，举尸之床也。绳纽其中央，又以绳从旁钩之。礼以机举尸，舆之以就园而敛葬焉，途近故耳。舆机或为余机。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敛下殇于宫中而葬之于墓，与成人同墓，途乃远其葬当舆其棺乎载之也。问礼之变。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使）[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盖欲葬之墓，如长殇，从成人也。长殇有送葬车者，则棺载之矣。史佚，武王时史贤，犹有所不知。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欲其敛于宫中，如成人也。敛于宫中，则葬当载之也。史佚曰：'吾敢哉！'畏知礼也。召公言于周公。为史佚问。周公曰：'岂不可。'言是岂于礼可不许也。史佚行之。佚失于以为许也，遂用召公之言言也。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谓敛于棺也。

又《问丧》曰：或问曰："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怪其迟也。曰："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

《左传·僖下》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男而以侯礼，加一等。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

又《襄公》曰：鲁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又《定上》曰：季平子行东野。东野，季氏邑。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玙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怀弗与。怀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孙行君事，佩玙璠，祭宗庙。今定公立，复臣位，改君步，则亦当去玙璠。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

《家语》曰：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玙璠敛。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历，登阶不乘足。曰："送死人而以宝玉，犹曝尸于中原，示民以奸利之端。"

《后汉书》：戴封年十五诣大学，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殓，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更殓。见敬平生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异之。

《吴志》曰：张昭卒，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孙权素服临吊。

又曰：诸葛瑾年六十八卒，遗令：素棺，敛以时服，事从约省。

《晋书》曰：安平王孚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温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南史》曰：王奂为雍州刺史，被诛，旧人无敢至者。汝南许明

达为奂参军，躬为殡殓，经理甚厚，当时高其节。

《梁书》曰：王志，天监初为丹阳尹，为政清静。都下有寡妇，无子，姑亡，举债以敛葬。既而无以还之。志愍其义，以俸偿焉。

《陈书》曰：周弘直卒，遗疏："气绝之后，便买市中见材小形者，敛以时服。古人通制，但见先人，必须备礼，可着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帨。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惟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此外无所用。"

《释名》曰：衣尸棺曰敛，藏不复也。

《风俗通》曰：礼：天子敛以梓器宫者，存时所居，缘生事亡，因以为名。凡人呼棺亦为宫也。

宋韬《遗教》曰：吾死，敛以时服，不得造新白袷单衣。

柩

《礼记·曲礼下》曰：在棺曰柩。柩之言究。

又《檀弓下》曰：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

又曰：襄公朝于荆，唐王卒。在鲁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荆人曰："必请袭。"欲使襄公衣之。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临臣丧之礼。

《记统》曰：柩之言也，具书其谥置棺旁，万世久藏也。

《释名》曰：柩，究也，送随身之制皆究备也。

《汉书》曰：薛宣守左冯翊，多仁恕。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于府。未及(有)[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而掾实不知。掾惭恐，自杀。宣闻之，移书池阳曰："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财，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

《东观汉记》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范乃出，负丧归。至葭萌，船触石破没。范持棺柩，遂俱沉溺。众伤其义，钩求得之，仅免于死。

《晋书》曰：东海王越薨，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莒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拒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萧子显《齐书》曰：傅琰字季珪，北地灵州人也。美姿仪，为尚书左民郎。遭丧，居南岸。邻家失火，烧屋，抱柩不动。

《礼记·曲礼上》曰：里有殡，不巷歌。助哀也。

又《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邹邑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殡于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问之，孔子亦为隐焉。殡于家，则知之者无由怪己欲发问端。五父，衢名，盖邹曼父之邻。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见柩行于路也。其慎也，盖殡也。慎当为引，礼家读然，声之误也。殡引饰棺以辑，葬引饰棺以雲柳。孔子是时以殡引，不以葬引，时人见之者谓不知礼。

又《檀弓上》曰：天子之殡也，菆涂龙辅以椁，菆木以周龙辅加椁而涂之。天子殡以辅车，画辋为龙。加斧于椁上，毕涂屋，斧谓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绣于缘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尽涂之矣。天子之礼也。

又《檀弓下》曰：(惟)[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鲁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礼，朝夕哭不帷。

又《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也。《春秋传》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也。"

又《丧大记》曰：君殡用辅，攒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帱，攒置于西序，涂不暨于棺；士殡见(椎)[衽]，涂上帷之。攒犹聚也。屋殡，上覆如屋者也。帱，覆也。暨，及也。天子之殡，居棺以龙辅，攒木题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诸侯辅不画龙，攒不题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殡，废辅，置棺西墙下，就墙攒其三面。涂之不及棺者，言攒中狭小，裁取容棺。然则天子、诸侯差宽大夫矣。士不攒，掘地下棺见小要耳。帷之者，鬼神尚幽暗也，士达于天子皆然。帱或作帱，或作焞。

又《坊记》曰：子云："宾礼每进以让，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霤，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阶。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

墓，所以示远也。"远之所以崇敬。

《左传·僖下》曰：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殡。宅棺也。曲沃有旧宫焉。出绛，柩有声如牛。如牛响声。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声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偃闻秦密谋，故因柩声以正众心。

《论语·乡党》曰：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重朋友恩也。无所殡，无亲后也。

《续汉书》曰：和帝追封，谥皇太后父梁竦为褒亲愍侯，殡赐东园棺、玉匣；衣衾。

范晔《后汉书》曰：蔡顺丧母，停柩未殡。东邻失火，烧顺屋，柩不可移。乃伏柩上，火乃越烧他舍。余见孝部。

《宋书》曰：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事平，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宗至，躬自收殡，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谓曰："卿何敢故尔触网？"兴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周旋，既犯严制，正当甘于斧钺耳！"

《唐书》曰：严郢以旧怨与卢杞陷杨炎、赵惠伯，构成其罪，贬炎于崖州、惠伯于费州。郢既报怨过当，人颇不直。郢后得罪至费州，道左有柩殡。问其主名，或曰："赵惠伯之殡也。"郢默然惭恧，岁余而卒。

《穆天子传》曰：天子乃殡，盛姬于谷兵之庙。先王之庙有此者，汉氏亦所在有庙也。

《白虎通》曰：天子舟车殡，为水火也。故棺在车、在舟中，臣子更执绋，昼夜千二百人。绋，所以牵持棺者也。

《释名》曰：于西壁下涂之曰殡。殡，宾也。宾遇之，言稍远。子思子曰：殡，宾也。

赗

《礼记·杂记》曰：介赗，执圭将命曰："寡君使某赗。"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须矣。"陈乘黄大路于中庭，北圭将命，客使自下，由

路西。子拜稽颡，坐委于殡东南隅，宰举以东。轿，辕也。自，率也。下谓马在路之下。《觐礼》曰：路下四亚之客，给者入设乘黄于大路之西。客入，则致命矣。

《左传·隐公》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缓也。子氏，仲子也。葬薨在二年。赗，助丧之物。赠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称。吊生不及哀。诸侯曰上既葬，则哀麻除，无哭位，谅暗终丧。豫凶事，非礼也。仲子在而求赗，故曰"豫凶事"。

《谷梁传·隐公》曰：乘马曰赗。

《公羊传·隐公》曰：车马曰赗。

《春秋说题辞》曰：知生则赙，知死则赗。赙之为言助也，赗之为言覆也。舆马曰赗，货财曰赙，玩好曰赠，决其意也。衣被曰襚，养死具也。赠，称也；襚，遗也。

赙

《周礼·天官》曰：小宰，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其(弊)[币]器财用，凡所共者。吊事，吊诸侯诸臣币所用赠也。器，所致明器也。凡丧，始无吊而含襚，葬而赗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

《礼记·曲礼下》曰：吊丧不能赙，不问其所费。

又《檀弓上》曰：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税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税骖。税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言税骖太重，比于门人，恩为偏颇也。夫子曰："予向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遇，见也。旧馆人恩虽轻，我入哭，见主人为我尽一哀，是以厚恩待我也，我为之出涕。恩重，宜施惠之也。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客行，无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也。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古者谓钱为泉布，所以通布货财。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恶恩死者以为利。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又《少仪》曰：赗马入庙门。以其主于死。赙马，与其币，大白兵车，不入庙门。以其主于生人也。兵车，革车也。虽为死者来陈之于外，战伐田猎

之服，非盛者也。《周礼》："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也。"赗者既致命，坐委之，摈者举之，主人无亲受也。

《公羊传·隐公》曰：货财曰赗。

《谷梁传·隐公》曰：钱财曰赗，赗，助。归生者赗。

《汉书》曰：原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已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赗送，行丧冢墓三年，由是显名京师。

又曰：何并字子廉，徙颍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得官赗，勿受。葬为小椁，但下棺。"恢如其言。

《后汉书》曰：鲁恭字仲康，父期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昼夜号踊声。郡中赗，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

《后汉书》曰：羊续为南阳太守，征为太常。未及行，会病卒。遗言薄敛，不受赗遗。旧典：二千石卒官，赗赙百万。府丞焦俭遵续先意，一无所受。诏书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赗钱赐续家。

《世说》曰：王戎父浑，官至梁州刺史。浑(卒)，所历州郡，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赗数百万。戎悉不受。

《齐书》曰：张稷所生刘先假葬琅琊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礼，赗助委积于时。虽不拒绝，事毕，随以还之。

又曰：江敦卒，遗令不受赗。诏赗钱三万，布百匹。子蒨启遵敦命不受。诏嘉美之，从其所请。

又曰：张融有孝义，父畅临终谓诸子曰："昔丞相事难，吾以不同将见杀，缘司马竺超人得活。尔等必报其子。"后超人孙微、冬月遭母丧，居贫，融吊之，悉脱衣以为赠，披牛被而反。

襚

《仪礼·士丧礼》曰：士丧，君使人襚。撤帷，主人如初。襚者左

执领，右执要，入，升，致命。襚之言遗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礼记·檀弓下》曰：卫有太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亟）[革]，虽当祭，必告也。"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急吊贤也。[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脱君祭服以襚臣，亲贤也。

又《杂记》曰：诸侯相襚，以后路与冕服，先路与褒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于人，以彼不以为正也。后路，贰车。贰车行在后也。

又《少仪》曰：臣致襚于君，则曰："致衣废于贾人。"敌者曰"襚"。言废衣不必以其敛也，贾人知物善恶也。亲者兄弟不以襚进。不执将命。

《左传·文公》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进，礼也。秦慕诸夏，欲通敬于鲁国，有翟泉之盟，故赠僖公，并及成风。本非鲁方岳同，无相赴吊之制，故不讥其缓，而以接好为礼。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之可也，以无忘旧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当事"。书者，书于典策，垂示子孙，使无忘过厚之好。

又《襄公》曰：鲁公朝于楚。康王卒，楚人使公亲襚，襚，诸侯有遣使赠襚礼，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矣。公患之。穆叔曰："祆殡而襚，则布币也。"先使巫祆除殡之凶邪而行襚礼，与朝而布币无异。乃使巫以桃茢先殡祆，茢，秦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又《襄公》曰：郑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市列。子产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斗城，郑地名。

《春秋说题辞》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遗也。

《谷梁传·隐公》曰：衣衾曰襚。

《说文》曰：襚，衣死人也。

太平览卷第五百五十一

礼仪部三十

棺

《周易·系辞》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周礼·春官·丧祝》曰：及祖，饰棺，乃载，遂御。凡卿大夫之丧，掌事而敛饰棺。

《礼记·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者，虞氏尚瓦。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殷人棺椁，椁大也，以木为之。言椁大于棺。殷人尚梓。周人墙置翣。墙，柳衣也。凡此言后王之制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略未成人。

《礼记·檀弓上》曰：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之，不欲速朽也。"中都，鲁邑名。孔子尝为之宰，为民作此制。

《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为一重也。杝棺一，所谓椁棺也。《尔雅》曰："杝，杝。"梓棺二，所谓属与大棺。四者皆周。周，匝。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当为横。衽，今小要也。柏椁以端长六尺。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也。

《礼记·檀弓下》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为棺椁者，斩之。掌山泽之官。百祀，畿内百县之祀。以为棺椁。斩，伐也。

《礼记·檀弓上》后木曰：丧，吾闻诸县子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后木，鲁孝公子惠伯巩之后。买棺外内易。"我死则亦然。

《礼记·檀弓下》曰：陈干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二婢子夹我。"婢子，妾也。陈干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善尊己不陷父于不义也。

《礼记·丧大记》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镦；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镦；士不绿。镦所以缘着里也。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涂合牝牡中也。衽，小要。君、大夫大鬠爪实于绿中，士埋之。绿当为角，声之误也。角即谓棺之内也。

《礼记外传》曰：凡棺之重数，从内数向外，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各三寸，内一重有水牛皮，次兕皮，二者合为一重，都厚六寸。一名椑棺，又名椋。椑者坚如壁，椋者亲于身也。杝棺二，厚八寸。杝曰椴木，在椑棺之外。属棺三，其厚四寸。属者施杝棺外。大棺四，厚六寸。属棺之列也。属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去水牛皮，兕皮外有三重也。侯伯已下去水兕，杝棺外二重。卿、大夫惟属棺与大棺，一重。士不言重，惟棺而已。

《左传·宣上》曰：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以四年杀君故也。斫薄其棺，不使从卿礼。

《左传·成上》曰：宋文公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桧。杜预注曰：翰旁饰，桧上饰，王礼。

《左传·襄上》曰：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槚，槚，梓之属。以自为椋与颂琴。梓，棺也。颂琴，琴名，犹雅琴也。皆欲以送纳。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齐姜，成公妇也。

《左传·襄上》曰：定姒薨。不殡于庙，无椋，不虞。椋，亲身棺也。季孙以定姒本贱，既无备器，议其丧制，欲殡不过庙，又不及哭也。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父其母，是不终事君之道也。君长，谁受其咎？"初，季孙为己树六槚于蒲圃东门之外，蒲圃，场圃名也。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槚，季孙不御。御，止。

《左传·哀上》曰：赵简子与郑战。简子誓曰："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属辟，棺之重数。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车朴马，以载柩。无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罚也。"

《公羊传·定公》曰：国君薨，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

《论语·先进》曰：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欲得卖之，以为颜渊作椁也。颜路，颜渊之父。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鲤，孔子子伯鱼。

《家语》曰：孔子之丧，公西赤掌殡葬焉。桐棺四寸，柏椁五寸。

《家语》曰：墨子葬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袭之以明其所止也。

《说文》曰：棺，关也，可以掩尸。椟，附身棺也。椟，匮也。槽，椟也。

《史记》曰：飞廉生恶来。俱以材力事纣。武王伐纣，并杀恶来。时飞廉为纣使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天令处父与发乱，赐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

《古史考》曰：舜作瓦棺，汤作木棺。

《汉书》曰：高祖下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槽，服虔曰：槽音卫。应劭曰：小棺也。今谓之椟。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致其尸于家，县官更给衣衾敛。祠以少牢，吏亲葬。

《汉书》曰：张汤自杀，昆弟欲厚葬。汤母曰："汤为大臣，被恶言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无椁。上闻，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汉书》曰：哀帝崩，有司奏，董贤乃自杀。死后，其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砂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至尊无以加。

《汉书》曰：王莽奏贬丁傅太后号，改葬，发取玺绶。太后以为

既往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既发傅太后棺，臭闻数里。

《续汉书·礼仪志》曰：王公王贵人皆椁棺朱漆，画云气。公特进椁棺黑漆。

《续汉书》曰：杨震数切谏，为樊丰等所谮，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凡阳亭，谓诸子、门人曰："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鸩而卒。

《续汉书》曰：曹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椁不葬者百余所。褒亲自履行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

《续汉书》曰：周盘字伯坚，年七十三岁，朝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刑悬封，濯衣幅巾。编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其月望，无病忽终。学者以为知命。

《东观汉记》曰：郭凤字君张，善说灾异吉凶，占应，病先自知。死日，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如言卒。

《东观汉记》曰：耿秉薨，赐朱棺、玉衣。

《东观汉记》曰：梁商薨，赐东园朱寿器、银镂玉匣。

《东观汉记》曰：长沙有义士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会火灭。

《东观汉记》曰：大司徒欧阳歙坐在汝南赃罪，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赙三千匹。

谢承《后汉书》曰：徐翊为长沙郡，将死，遗令不受赠赙。一匹私马，卖以买棺。

谢承《后汉书》曰：和帝追封太后父梁松为褒亲愍侯，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而葬之。

《魏志》曰：李傕等葬董卓于郿，并收所焚尸之灰，合敛于棺而葬之。是日大风、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椁。

《魏志》曰：宣王讨王陵，赦罪。陵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大(传)[傅]意，竟给之，遂自杀。

《曹操别传》曰：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

《晋书》曰：夏侯湛将殁，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虽生不砥厉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也。

《后魏书》曰：崔光韶诫子孙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至于儿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棺。亦可以为吾作松棺，使吾见之。"

《南史》曰：宋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

《宋书》曰：王敬则为既阳令。初至既阳县，陆主山下宗侣十余船同发，敬则船独不进。乃令入水推之。见乌漆棺，敬则咒云："若是吉，使船速进，吾富贵，当改葬尔。"船须臾进。入县城，收此棺葬之。

《宋书》曰：袁昂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忧，去职，以丧还。江路风潮暴骇，昂乃缚衣着棺，誓同沉溺。及风止，余船皆没，惟昂船获全。咸谓精诚所致。

《梁书》曰：衡阳宣王子简位郢州刺史，卒于官。丧将引，柩有声。议者欲开视，王妃柳氏曰："晋文已有前例，不闻开棺。无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晋公卿礼秩》曰：诸公及从公薨者，赐东园秘器；在外都督者，给秘器，直钱三十万。安平王孚薨，给东园温明秘器。杨骏诛，赐五木棺一具，载以官路车。

《三十国春秋》曰：晋黄门郎殷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于水，乃接焉。旬日之中，门前之沟忽起为岸。是夕，有人通梦于仲堪，自称徐伯，感君之惠，无以报。仲堪因问："门岸为何祥乎？"对曰："水中之岸，其名为洲。君将为也。"言终而没。

《唐书》曰：玄宗开元二十年，自东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

逢椑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左右奏曰："礼，天子出，则载（裨）椑车以从，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无椑自此始也。

《庄子》曰：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重而无椁，以为法式。

《慎子》曰：匠人成棺而无憎于人，利在人也死。

《吕氏春秋》曰：善棺椁所以备蝼蚁也。今世俗大乱，人主逾侈，非为死者虑，亦所以相矜。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蓄粟者，欲岁之荒饥也。

《盐铁论》曰：古者瓦棺堑周，足以收形骸发齿而已。及其后桐棺不依，桑棺不留。今富者缃题墙凑，中者梓棺椁椁，贫者缯囊缇橐。

《风俗通》曰：叶令王乔，天下一玉棺于厅事前，令臣吏试入，终不动摇。乔曰："天帝独欲召我。"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夜葬于城东。县中牛皆流汗吐舌。

《风土记》曰：阳羡县令袁起生有神灵，无疾暴亡。殡敛已竟，风雷冥晦，失起丧柩。山下居民夜闻山下有数十人，晨往山上，见起棺柩。俄而潜藏，惟有石冢、石坛今在。

《神仙传》曰：介象为吴主所征，至武昌，连求去，不许。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奁赐象。须臾象死，帝殡而埋之。以中时死，其日晡时到建业，以所赐梨付守苑吏。后吏以状闻，即发象棺。棺中无所有，有奏符。

《搜神记》曰：令有县孙孤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语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妆斫我何为？"乃不敢破，因为立祠。民有发视者，无疾而死。

《搜神记》曰：北有道人能令人与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

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一见死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可。然闻鼓声疾出。"俄而得见之，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音，悢悢不能得时出，门闭户掩，(婿)婿乃徒出，闭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后数岁余，此人死，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异苑》曰：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海岸崩坏，一古墓有方头漆棺，以朱题上云：百七年堕水，元嘉二十载三月堕于悬献。

《巴蜀志》曰：獠夷死，即立埋棺，不卧设。

盛弘之《荆州记》曰：冠军县东一里有张詹墓，魏太和时人也。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钱不入，瓦器不藏。嗟尔后人，幸勿我伤。"自胡石之乱，坟墓莫不夷毁。此墓元嘉初犹俨然，六年大水，民饥，始被发。初开，金银锡铜之器烂然毕备。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簿帘，金钉钉之。

《永嘉郡记》曰：乐成县石堂水口，先时有一漆棺，逆水入溪十余里便住，有灵下人云是方姥，甚有灵验。

《从征记》曰：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

陆机《大墓赋》曰：睹洪椁而为槽。槽，小棺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二

礼仪部三十一

椁　横　刍灵　明器　明衣　祖载
翣　绋　旌旐　旒　挽歌　方相

椁

《周礼·地官·闾师》曰：凡庶民不树者不椁。

《礼记·檀弓上》曰：子游曰："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

《礼记·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木，椁材也。托，寄也。谓叩木以作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说人辞也。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无失其为亲也，故者无失其为故也。"

又《丧大记》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椁谓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夫子制于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尺五寸，谓端方也。棺椁之间，君容祝，大夫容壶，士容瓶。间可以藏物，因以为节。

《左传·定上》曰：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简子，韩起孙不信也。寿过，周大夫也。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宁，今修武，魏地。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范献子伐魏，子为政，去其柏椁，是贬。

《广雅》曰：椁，廓也。

《史记》曰：始皇葬骊山，发北山石为椁。

又曰：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

"嗟乎！北山石为椁，用纫絮斮，陈漆其间，纫絮以漆著其间。岂可动哉？"左右曰："善！"张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愿焉？"文帝称善。

《古史考》曰：禹作土墼以周棺，汤作木椁易土墼。

《汉书》曰：始皇石椁中为游。

又刘向上书曰：棺椁之作，自黄帝始也。臣瓒注曰：殷人作棺椁也。始皇葬于骊山，后牧儿亡羊，羊入其藏。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及椁。

《续汉礼仪志》曰：侯王、公主、将军、特进薨，使者治丧，作柏椁。

《东观汉记》曰：明帝自制石椁，广丈二尺，长二丈五。

《魏志》曰：夫余国厚葬，有椁无棺。东沃沮，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举家皆共椁，刻木为数。

鱼豢《魏略》曰：高丽，其死葬，有椁无棺，停丧百日也。

《越绝书》曰：阖闾葬，铜椁三重。

《二石伪事》曰：佛图澄死时，众官皆殡敛。以生所服、锡杖、钵，终内着棺中，为其理石作椁。葬毕经年，冉闵后，故发椁开棺视之，了不见体骨处所，惟见杖钵存焉。

《庄子》曰：卫灵公死，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有铭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埋之。

郭缘生《述征记》曰：桓魋石椁在九里山之东北也。椁有二重，门闼隐起，青石方净如镜，门扇数四。

《博物志》曰：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豫章记》曰：艾县有一冢，凿青石以为椁，制度非常，号曰"杨柳冢。"历代久远，莫知其谁。

椁

《礼记·丧大记》曰：君殡用輴，椁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帱，椁置于西序，涂不塈于棺。士殡见衽，涂上。帷之。郑玄注云：椁犹郭也。

《释名》曰：涂曰椁，椁木于上而涂之也。

刍灵

《周礼·春官·冢人》曰：及葬，言鸾车象人。鸾，遣车也。象人，以刍草为人。言，问其不如法度也。

《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灵者，神之类。明器之道也。言与明器同。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以于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释名》曰：束草为人马，以神灵名之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天子崩，刍灵三十六尺。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父，孔子问曰："宁设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虞卿，齐人，遇恶继母不得养，父死不得葬。知有过，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养，何用桐人为？"

陆机《士庶挽歌辞》曰：埏埴为涂车，束薪作刍灵，

明器

《周礼·春官·冢人》曰：大丧，入藏凶器。凶器，明器。

《周礼·夏官·司兵》曰：大丧，廞五兵。廞，兴作也。兴作明器之共。

《礼记·檀弓上》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言名之为明器与祭器皆实之，是乱鬼器与人器也。

又曰：既殡，旬而布材与明器。木工宜干暗，且预成。材，椁材也。

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

不可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谓无知与有知也。为犹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斫，成犹善也。竹不可善用，谓边无腰。味当作沫。沫，醭也。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无宫商之调。有钟磬而无簨虡。不悬之也。横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之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折其器如此。

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所谓致死之。仲宪，孔子弟子原宪。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谓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于无知与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说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言仲宪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又《檀弓下》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异于生人也。

《释名》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

《盐铁论》曰：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人不用也。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并衣绨纨。

江逌表曰：宣皇帝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敕。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无所设施，惟酺醢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内宝奁乌粥，此盖太妃因己之情，实违先志累世之法。今永欲以为故事，用此二物。

明 衣

《说文》曰：裝，鬼衣也。裝读如葛皇素之素。

《穆天子传》曰：赠用文锦明衣。

祖 载

《周礼·春官·丧祝》曰：掌大丧，及朝，御柩，乃奠；朝，将葬朝于祖考庙。及祖，饰棺，及载，遂御之。祖，将葬祖于庭。

《礼记·檀弓》曰：殡于客位，祖于庭，所以即远也。

《仪礼·既夕》曰：既夕哭，请启期，告于殡。夙兴，设盥于祖庙门外。祖，王父也。下土祖祢共庙。有司请祖期。将行而饮食曰祖。祖，始也。

《白虎通》曰：祖于庭何？夺孝子之恩也。祖，始。始载于庭也。乘车辞祖祢，故为祖载也。

翣

《周礼·夏官》曰：御仆，大丧持翣。翣，棺饰也。持之者，夹匶车。

《礼记·檀弓下》曰：周人牖置翣。郑玄注云：牖，柳衣。翣者，车饰也。

又《礼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也。

又《丧大记》曰：饰棺，君黼翣二，画翣二。大夫(黼)[黻]翣二，画翣二；士画翣二。

《古史考》曰：周公作翣。

《齐书》曰：张绪卒日，无宅以殡，遗命：凶事不设柳翣。

《庄子》曰：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翣者，武之所资也。战而死者，无武也，翣将安施耳。

《世本》曰：武王作翣。

董勋答问曰：翣似屏风，人持随丧车前后左右也。

绋

《礼记·杂记》曰：诸侯丧，执绋五百人，四绋皆衔枚。绋，引车索。

《释名》曰：从前引曰绋。绋，发也。发车使行。

《续汉书·礼仪志》曰：礼，登遐，中黄门、虎贲执绋。

又曰：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执绋，白素帻，委貌冠。

杜预《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绋，诸侯四，大夫二，士一。

旅 旗

贺循《葬礼》曰：大夫五旒，吉韦车之所建也。通而已下，不为龙画。

旐

《周礼·春官》曰：司常，大丧供铭旌，建厥车之旌。铭旌，王则太常也。

《礼记·檀弓上》曰：铭，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别也，故以其旗识之。

《续汉书·礼仪志》曰：礼，登遐，大旗之制：长三刃，十有二斿，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旐，曰天子之柩。

贺循《葬礼》曰：杠，今之旐也。古者以缁布为之，命以绛缯，题姓字而已，不为画饬也。

《礼论》曰：问："下殡葬墓，有旐否？"徐邈答曰："旐以题柩耳。无不有旐。"

《晋书》曰：魏明悼后崩，议书名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安平王子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统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

挽 歌

《左传·哀上》曰：吴与齐战，齐人公孙夏将战，命其徒歌《虞殡》。杜预注曰：《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

《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续汉书·礼仪志》曰：礼，登遐，羽林孤儿巴俞櫂歌者六十人。

《续汉书》曰：大将军梁商三月上巳日会洛水，倡乐毕极；终以

《薤露》之歌，座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晋公卿礼秩》曰：安平王葬，给挽歌六十人。诸公及开府给三十人。

《晋书·礼志》曰：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

《续晋阳秋》曰：袁山松作《行路难》，辞句婉丽，听者莫不流泪。吴县善倡乐，桓伊能挽歌。时称为三绝。

又曰：武陵王晞未败四五年，喜为挽歌，自摇铃，使左右和之。

《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谢绰《宋拾遗录》曰：太祖尝召颜延之，传诏频曰："寻觅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当得也。"传诏依旨访觅，果见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酒醒，乃往。

《宋书》曰：范晔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曹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

《梁书》曰：谢几卿，普通六年诏西昌侯藻督众军北侵，几卿启求行，擢为藻军师长史。军至涡阳，退败，几卿坐免官。居自扬石井宅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客恒满坐。时左丞(庾)[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

《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云：绋，引柩索也。斥，疏缓若用力也。引绋所(有)[以]讴者，为人用力慢缓不齐，促急之也。

《风俗通》曰：京师宾婚嘉会，酒酣之后，续以挽歌。

谯周《法训》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毙，从者不敢哭而不胜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宝《搜神记》曰：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词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精魂于蒿里。

《古辞》曰："薤露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复露。人死一去何时归？"二章曰："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魂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长歌、短歌，言寿命长短不可妄求。

魏缪袭《挽歌辞》曰：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墓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渊，县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

陆机《挽歌辞》曰：魂衣何盈盈，旐旒何习习。父母拊棺号，兄弟扶筵泣。灵辒动辁轧，龙首矫崔嵬。挽歌挟毂唱，嘈嘈一何悲。浮云中容与，飘风不能回。渊鱼仰失梁，征乌俯坠飞。

又曰：中闱且勿喧，听我《薤露》诗。生死各异伦，祖载当有时。舍爵两楹位，启殡进灵辒。饯饭觞莫举，出宿归无期。

又曰：重阜何崔嵬，玄庐窜其间。磅礴云四极，穹崇效苍天。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圹宵何辽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人宅，今为万鬼邻。昔为七尺体，今成灰与尘。金玉昔所佩，鸿毛今不振。丰肌享蝼蚁，形体永夷泯。寿堂延魑魅，虚无自相宾。蝼蚁尔何怨，魑魅我何亲。抚心痛荼毒，永叹莫为陈。

（宋）[晋]陶潜《挽歌辞》曰：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嶢。马为仰天鸣，风日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

来相送人，各亦归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号，良友抚我哭。

颜延之《挽歌辞》曰：今龟告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穸，祖驾出高门。行行去城邑，遥遥首丘园。息镳竟平墟，税驾列岩根。

北齐祖孝征《挽歌辞》曰：驱驷马，谒帝长杨宫。旌悬白云外，骑猎红尘中。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

隋卢思道《鼓城王挽歌辞》曰：旭旦禁门开，隐隐灵舆发。才看凤楼迥，稍视龙山没。犹陈五营骑，尚聚三河卒。容卫俨未归，空山照秋月。

又乐平长公主，《挽歌辞》曰：妆楼对驰道，吹台临景舍。风入上春朝，月满凉秋夜。未言歌笑毕，已觉先荣谢。何时洛水湄？芝田解龙驾。

方 相

《周礼·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欧方良。圹穿中也。方良，罔两也。

蔡质《汉官仪》曰：阴太后崩，前有方相及凤皇车。

《晋公卿礼秩》曰：上公薨者，给方相车一乘。安平王孚薨，方相车驾马。

《幽明录》曰：广陵露白村人，每夜辄见鬼怪。或有异形丑恶，怯弱者莫敢过。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时发掘，入地尺许，得一朽烂方相头。访之故老，咸云："尝有人冒雨葬至此，遇劫，一时散走，方相头陷没泥中。"

《风俗通》曰：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言头体魌魌然盛大也。或谓魌头为触圹，殊方语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三

礼仪部三十二

葬送一

《易下·系》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衣之以薪而埋之于中野。不封不树，丧其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尚书》曰：周公在丰，致政，老在丰也。将没，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成王不敢臣周公，故归于武王，葬毕也。

《礼记·曲礼上》曰：助葬必执绋。绋，引申索。

《礼记·檀弓上》曰：太公封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又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古不合葬。

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北首，国北也。

又曰：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具，丧之器用也。子柳，鲁叔仲皮之子，子硕兄。子柳曰："何以哉？"言无其财。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粥谓嫁之也。妾贱，取之曰买之也。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又曰：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二子卫大夫也。文子，献公之孙名拔也。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也。

又曰：成子高寝疾，成子高，齐大夫。国成伯，高父也。庆遗入请曰：

"夫子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观其意也。革,急也。庆遗,封之族。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谓不垦耕。

又曰: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哉!"

又曰: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防者矣,防形旁杀平上而长。见若覆夏屋者矣,覆谓茨瓦也。夏屋,今之门庑也,其形傍广而卑。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

《礼记·檀弓上》曰: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何居?"命之哭。

又曰: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恶乎齐,问丰省之比。夫子曰:"有无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不设碑绋,不备礼也。人岂有非之者哉?"

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瓮。

《礼记·檀弓下》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申祥,子张子。庚,偿也。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恃宠虐民,非也。

又曰: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嬴博,齐地,泰山县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以生恕死。其敛以时服。既葬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轮,从也。隐,据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还,回。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其合矣乎!"

又曰: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

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还犹疾也。

《礼记·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传》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

《礼记·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堩，道也。变谓异礼。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巷党，党名也。反葬，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也，则岂如行哉？'已，止也。数读为速。老聃曰：'夫柩不早出，不暮宿。侵晨夜则近奸寇也。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为无日而愿，祚豫止。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痁患，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礼而恐，惧其有患害不为也。

《礼记·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并谓父母。若亲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礼也。自启及葬不奠。不奠，务于当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轻于在殡者。反葬，奠而后辞于殡，遂修葬事。殡当为宾，声之误也。辞于宾谓告将葬启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后轻，礼也。"

《礼记·丧大记》曰：君葬用輴，四绋，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绋，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绋，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大夫废輴，此言輴，非也。

《礼记·中庸》曰：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左传·隐公》曰：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不从。冬，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叔父有憾，观鱼不听也。寡人弗敢忘。"

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贾逵曰：改葬，改备礼也。葬嗣君之事，公不临，言无恩。礼曰改葬缓也。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言是以，明礼缺故也。

又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

《左传·僖上》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男而侯礼，加一等。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诸侯命有三等：公为上等，侯伯为中等，子男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死王事谓朝天子，以命用师。衮敛者，上公九命服衮也。

《左传·宣上》曰：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茀。记礼变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殡则有之以备火，葬则以下柩。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怀，思也。

《左传·成上》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莒"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何臣之为？"

《左传·昭二》曰：叔孙卒，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路，王所赐叔孙车。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左传·昭(三)[十二]》曰：郑简公卒，将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庙，游氏，子太叔族。将毁焉。子太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用毁庙具。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教毁庙者之辞。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毁之，则朝堋；弗毁，则日中而堋。

《春秋说题辞》曰：葬，尸下藏也。人生于阴，含阳充；死入地，归所与也。宋均注：人生阴谓在胞胎中。

《论语·先进》曰：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言颜路在，听门人厚葬之。

《白虎通》曰：周公以王礼葬何？以为周公践祚理政，与天同志。原天之意，子爱周公，与文武不异。故以王礼。

《尔雅》曰：葬，藏，谓之圹宅。兆茔，域地也。

《说文》曰：窆，葬下棺也。

《史记》曰：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籍彭城。

《史记》曰：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太子，四岁，废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壖为宫，上征荣诣中尉府。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又曰：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强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不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徵)[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姨)[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

《战国策》曰：秦宣太后爱魏余，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为殉。"庸芮为之说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曰："无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爱，葬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积怒久矣。太后救过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汉书》曰：韩信，淮阴人。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旁可置万家者为冢。

又曰：张良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书者，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又曰：卫青贵，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长公主问列侯贤

者，左右皆言大将军。主叹曰："此出吾家，常从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于是，主讽皇后，言之上，乃诏育尚平阳主，合葬起冢。

又曰：三长史害张汤，自杀，昆弟欲厚葬。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诛三长史。

又曰：主父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上闻之，以车为长者。

又曰：霍光薨，上及皇后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师古曰：《汉仪注》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甲。下至足，亦缀以金缕也。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椁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便房，冢圹中室也。《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周二丈，内梓宫，次椁椁、柏黄肠题凑也。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盛之矣。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

又曰：金日殚薨，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至茂陵，谥曰敬侯。

又曰：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囊盛尸，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祁侯与王孙书。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吾闻之：神精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

椁，支体结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祁侯曰："善。"遂裸葬。

又曰：朱云年七十余，终于家。病不呼医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土为椁，韦昭曰：烧土为椁也。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又曰：韦玄成为相，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私，愿乞体骨，归葬父墓。"上许焉。

又曰：朱邑病且死，嘱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桐乡。后世子孙奉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祠祭，至今不绝。

又曰：孔光薨，王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帐，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两。将作穿复土，河东卒五百人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

又曰：董贤死，见废，裸诊其尸，因埋狱中。贤所厚吏沛人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备棺衣，收贤尸葬之。王莽闻之，大怒，以他罪系杀诩。

又曰：楚王戊女解忧妻乌孙。公主上书言年老思[乡]，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悯而迎之。公主与孙男女三人俱来。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

又曰：楼护字君卿，结交士大夫，无所不倾甚。交士长者，尤见亲敬。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

《后汉书》曰：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范晔《后汉书》曰：孔僖拜临晋令，卒官，遗令即葬。二子长彦并十余岁，蒲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

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续汉书》曰：张奂，光和四年卒，遗令曰："吾前后仕进，十腰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隕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桓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免咎吝。"诸子从之。

又曰：周畅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

《东观汉记》曰：光武发薊还，士众喜乐，鼓声歌咏，八荒震动。过范阳，命诸将收葬吏士。又东平王苍葬，章帝访，诏有司加赐鸾路、乘马、龙旗、九旒、虎贲百人。

又曰：东海王强薨。追念强雅性恭俭，不欲令厚葬以违其意，诏中常侍杜岑、东海相传曰："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敕官属遣送，务行约省。茅车瓦器，以成王志。"

又曰：王丹，闾里有丧忧，辄度其资用，教之俭约，因为其制日定葬。其亲丧，不过留殡一月，其下以轻重为差。

又曰：梁鸿病困，与高伯通及会稽士大夫语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间，不归其乡，慎勿听妻子持尸柩去。"终后，伯通等为求葬处。有要离冢高燥，众人曰："要离，古烈士。今伯鸾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离冢旁。子孙归扶风。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四

礼仪部三十三

葬送二

《东观汉记》曰：邓弘薨，有司复请加谥曰昭成君。发五校轻车骑士为陈，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皆曰门生，挽送。

谢承《后汉书》曰：邓晨尚世祖姊新野公主。主为王莽兵所害。及薨，诏备主官属法驾，招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邙。

谢承《后汉书》曰：马援卒，后有人上书谮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讼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谢承《后汉书》曰：崔瑗为济北相。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以赃奏瑗，征诣廷尉。瑗上书自讼，得理出。会病卒。临终，顾命子实曰："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实奉遗令，遂留葬洛阳。初，崔实父卒，标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榷酤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实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

谢承《后汉书》曰：陈宠为广汉太守。先是，洛县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十年。宠问而疑其故，使吏按行。还言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骨骸不得葬，偿傥在。于是宠怆然矜之，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遂绝。

华峤《后汉书》曰：杨震为太尉，中常侍樊丰等骄恣，震常切谏，由是共构谮震。策罢遣归本郡，遂仰鸩薨。薨日，有大鸟来止树上，须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头，旁人共更抚抱，终不惊骇。鸟苍色，颈去地五六尺，舒翅广一丈三尺，莫有能名者。葬毕飞去。

范晔《后汉书》曰：范冉一名丹。临命遗敕其子曰："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得在世济时，死则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盂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

范晔《后汉书》曰：赵咨以病自乞，征拜议郎，沉疾京师。将终，告其故吏朱祇、萧建等"薄敛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朱祇、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祇建譬以顾命，于是奉行。世称明哲。

《后汉书》曰：董宣为洛阳令，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惟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弊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洁，死乃知之。"以宣绶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

《后汉书》曰：樊宏卒，遗敕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椁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令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具。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后汉书》曰：袁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代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代隆盛焉。

《后汉书》：桓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亲幸其家问起居。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

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问)[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

《后汉书》曰：李傕重葬董卓于郿，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木。

《后汉书》曰：王忳字少林，忳音纯。广汉新都人也。忳尝诣京师，于空舍中，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书生谓忳曰："我当到洛而被病，命在须臾。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命绝。忳即鬻金一斤，营殡葬，余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后归数年，县署忳大度亭。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忳前。即言之于县。县以归忳。忳后乘马到雒县，马遂奔走，牵忳入他舍。主人见之，喜曰："今禽盗矣。"问忳所由得马，忳具说其状，并及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旋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书生事，因说之，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之处。主人大惊，号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矣，久不报，以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忳。忳辞让而去。

《后汉书》曰：范式字巨卿！与张元伯为友。元伯穷，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疾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寻而卒。式或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复屣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恍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即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

《后汉书》曰：缪肜，汝南召陵人也。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

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丧还陇西。始葬，会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乱他郡，彤独留不去，为起坟冢。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窜，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还见大惊。关西咸称传之，共给车马衣资，彤不受而归。

《后汉书》曰：张霸，蜀郡成都人也。为会稽太守，后征，四迁为侍中。卒年七十，遗诏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赢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且)[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遂家焉。

《后汉书》曰：士孙瑞理王(充)[允]等事曰：兴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引见公卿近臣饮宴，离席前，说故司徒王允、故司隶黄琬并有功于国，可听允恭等葬。

《魏略》曰：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西门豹边。"妻子难之，曰："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正与我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妻子从之。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没，必敛以时服，死复何在耶？令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矣。"

《魏略》曰：沐德信年六十余，自虑无常，豫作终制，诫其子以俭葬。至嘉平中，病甚，临困，又敕豫掘壙，诫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壙，绝哭泣之声，止妇女送。又诫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

《魏志》曰：征东将军王基母卒，诏秘凶问，迎其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赐豹北海太守。

《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令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

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太祖乃止。

《魏志》曰：任城王章葬，赐鸾路、龙旗、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

《魏志》曰：徐邈为光禄太夫，数岁，即拜司空。固辞不受，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

《魏志》：裴潜薨，赠太常。子秀翩。遗令葬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枝，其余一无所设也。

王隐《晋书》曰：魏舒字阳元，为冀州刺史。入代山涛为侍中。舒三取妻，皆先亡。是岁，自表乞假还本郡葬妻。上曰："舒当左右朝政，不宜远还乡里。舒素清贫，不营财产，顿举众丧，必无以自供。其赐葬地一顷，钱伍拾万。"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笃终论》曰："气绝之后，便时服、幅巾，以遽蓐裹尸，覆卷三重，麻绳约二头，置尸灵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十尺，长一丈二尺，广六尺。坑讫，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惟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

王隐《晋书》曰：杜(颁)[预]薨，遗令曰："吾往为公使过密县，邢山之上有冢。问耕者，云是郑大夫祭仲或子产之冢也，遂(师)[帅]从者登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居)[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取法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

王隐《晋书》曰：马隆字孝兴，东平人也。少有智勇，门寒，无仕路。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死，举州无敢送丧者。惟隆以武吏托称家客，殡送丧葬，种柏，三年礼毕，乃还。举州皆惭。

王隐《晋书》曰：徐苗以永宁三年春亡，遗令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柩，苇席瓦器而葬矣。

《晋阳秋》曰：荀粲亡时年二十九。性简实，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

《汉晋阳秋》曰：司马师葬曹髦于洛阳西北三十里屈洞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旗旌。百姓相聚而观之曰："前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

《晋诸公赞》：贾后女宣华公主葬，用羽葆、鼓吹、熊渠、佽飞为卤簿。

《晋书》曰：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预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设床帐、明器。窆后复土满坎，不得起坟、种树。"

王隐《晋书》曰：庾峻遗敕子珉曰："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珉奉遗命，殓以时服。

《晋中兴书》曰：刘骐之少有信义。去家百余里，有一独妪，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骐之先闻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治棺殡送。其仁爱恻隐若此也。

王隐《晋书》曰：苏韶，安平人也。为中牟令。第九子名节，(画)[昼]日见韶入，乘马，介黄练衣，曰："吾欲改葬。"乃授节为书曰："吾性好爱京洛，每往来瞻睹芒山上，乐哉乎！此万代之基也。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于心。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买数亩地，便自足矣。"

《晋书》曰：成都王颖死，其后(没)[汲]桑害东嬴公腾，称为颖报仇。遂出颖棺，载之于军中。每事启灵，以行军令。桑败，弃棺

于故井中，颖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阳。

《晋中兴书》曰：王导薨。诏给九旒、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挽歌两部，虎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也。

《晋中兴书》曰：初，温峤葬豫章。朝议以峤首受顾命，功济社稷，宜还陪陵，官为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诏从之。至峤后妻何氏卒，便载峤丧还都。诏令葬建平陵北，并赠峤二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绶云。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五

礼仪部三十四

葬送三

《晋中兴书》曰：东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于丹徒。中宗以为非礼，下诏曰："夫冢以藏形，庙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后魏书》曰：韩延字显宗，为虎牢镇将。初，延曾往柏谷坞，有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曰："我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孙从其言。

崔鸿《后燕录》曰：赵秋字武，汲郡朝歌人也。轻财好施。邻人李玄度母死，家贫无以葬。秋谓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与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见一老母，遗秋金一饼，曰："子能葬我，是以相报。子五十已后当富贵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宋书》曰：谢方明父冲为孙恩所杀，伯父邈守吴兴，又为孙恩党害之。方明体素羸弱，而勇决过人。结邈门生，讨其党，悉擒，手刃之。时乱后，吉凶礼废。方明合门遇祸，资产无遗，而营举之功尽力数月，葬送并毕。平世备礼，无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远少无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见礼。景素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与卢江何昌寓上表理之。

《宋书》曰：王徽少好学。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徽躬自处疗。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徽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

疗，哀痛僧谦不能已。以书告灵。僧谦卒后四旬而徽终，遗令薄葬，不设辒旒、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

又曰：范泰卒，初议赠开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拟议。"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抚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铁，今以此为报。"

沈约《宋书》曰：吴逵，吴兴乌程人。经荒馑，继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郡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惟逵妻获全。家徒四壁立，冬无被裤。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妻亦同逵此诚。期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顾宪之仕齐，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椁，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

又曰：王俭领中书监，参掌选事。其年疾，上亲视。薨年三十八，诏卫军文武及台所给兵仗，悉停待葬。又诏追赠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礼依太宰文简公褚彦回故事。

《齐书》曰：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竟陵王子良临送，望祖硎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及薨，葬焉。

又曰：何点哀乐过人。尝行，逢葬者。叹曰："此哭者之怀，岂可思耶？"于是悲恸不能禁。

《梁书》曰：到溉临终，托子孙薄葬之礼，曰："气绝便敛，敛以法服，敛竟便葬，不须择日。凶事心存约俭，孙侄不得违言。"便屏家人，请僧读经唄呗。及卒，颜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顾宪之临终，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兼昼夜。生即不知所从，死亦安识所往？延陵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

于地，魂气则无不知。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预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辒车，复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

崔鸿《三十国春秋·夏录》曰：赫连昌发二百里内民二万五千人凿嘉平陵，七千人缮清庙于契吴。初，昌父勃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庙焉。葬勃(曰)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宫，模写统万宫殿，饰以金银珠玑。葬讫，楚之杀骏马数千匹。

《唐书》曰：贞观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因山为坟，不封不树。太宗惩秦汉已来厚葬以致发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诫将来。

又曰：高宗以频年饥俭，召雍州长史李义琛谓曰："庶人之徒，商贾杂类，竟为厚葬，违越礼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则。卿为严禁，勿复使然也。"

又曰：初，玄宗因拜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翥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群臣乃追先旨，筑陵此山，曰泰陵。

又曰：苏颋葬。上游咸宜宫，将出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遂还宫。

又曰：初，泾原节度使刘昌之领泾州也，平凉盟会所亡殁将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坎瘗之。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遂以闻。由是下诏，深自克责。仍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官，以御厨馔物及内造衣服数百袭，令刘昌收其骸骨以归。大将三十人，将士一百人，皆具棺椟，敛以衣服，葬于浅水原，置二冢。其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二冢志文及祭文。其曰，刘

昌盛陈兵于葬所，具牢馔祖祭之礼。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尸及纸钱千幅，又立三堠，题以冢名，表于道旁。师人观之，莫不感泣。

《穆天子传》曰：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乐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丧视皇后之葬法。河济之间共事，供给葬事。七萃之事抗即车，举棺以就车。御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旗上画日月及北斗星。《周礼》日月为当旗，亦通名也。鼓钟以葬。

《山海经》曰：秋山，帝尧葬于阳，今尧冢在济阴阳城县也。帝喾葬于阴。爰有熊、文虎，雕虎。文王皆葬其所。文王墓今在毕也。案：帝王冢墓有定处，而《山海经》往往偏见之者，盖以为圣人在于其位，仁化广及，恩沾鸟兽。至于殂亡，四海若丧考妣，无思不哀。故绝域殊类之闻天子崩，各自立庙祭，起土为冢也。

又曰：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冢在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也。九嫔葬于阴。妇嫔。

又曰：赤水之东，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墓在九疑山中也。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九疑山九溪，其山皆相似。

又曰：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及）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玄中记》又载。

《晏子》曰：景公成路寝之基。逢于何遭晏子，再拜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寝之台牖下，愿请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尝闻请葬人主之宫者乎？"对曰："古之人君，不夺生人之居，不残死人之墓，故未尝闻请葬人主之宫也。婴闻之：生者不安，命之曰畜忧。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畜忧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许之。"公曰："诺。"逢于何遂葬路寝之台牖下。

《墨子》曰：古者，圣人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二领，足以覆恶者。昔尧北教八狄，道死卬卬之山，衣衾二领，满坎无封。已葬，牛马乘之。舜西教犬戎，道死南纪之市。既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于越，葬于会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

无通臭。三王者，岂财用不足哉？以为葬埋之法也。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臣请弛期，太子不许。惠公谏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见群臣百姓矣。'乃出为张，三日而后葬。今太子亦曰：'先王以留而抚社稷，故使雪弛其期，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太子曰："善。"

《庄子》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齐送。吾葬具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偏耶？"

又曰：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有漫以垩污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运斤成风，垩尽而鼻不伤。自夫子之死，吾无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韩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执丧二日。世主以为俭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倮子而偿，执丧三年，毁而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也。

又曰：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币，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僇其尸，罪夫当丧者。'夫僇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尸子》曰：禹之丧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领，款木之棺，葛以缄之。

《吕氏春秋》曰：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故有葬死之义。葬者，藏也。藏浅则狐狸迫之，深则及于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

又曰：审知生，圣之要；审知死，圣之极也。知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者不以害死，此葬死之谓也。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淮南子》曰：禹之时，天下水。禹身执畚插。当此之时，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节财薄葬焉。

又曰：马免人于难者，死也葬之，以帷幪为衾；牛有德于人，其葬之大车之箱。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

又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陂，蓄水塘池也。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设教、见而施宜者也。

《典略》曰：秦始皇十年，华阳君卒，与孝文王合葬寿陵，襄王母夏太后别葬杜东。临死时曰："东望我子，西望我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及汉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西京杂记》曰：曹敞在吴章门下，往往好斥人过，以为轻薄，世人皆以为然。章后见杀，全无有敢收葬者。敞乃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方知其亮直者，不见容于凡辈矣。平陵人文生为碑于吴章墓侧，在龙首山南暮岭上。

又曰：何武葬北邙薄龙阪，王嘉冢东北一里许。

又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终南山下。其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反奢。

又曰：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礼并明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以算自克其寿七十三，真曰："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矣。"书其壁以志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妻曰："真算时见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其旨，故不告，今校一日也。"

又曰："北芒青龙陇上，孤榧之西四尺所，凿之七尺，吾欲选此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椁，即以葬之。

又曰：汉帝及诸侯王葬，皆珠璎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时谓蛟龙玉匣。

又曰：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身忠

款，犬马未陈，奄先草木。骨肉归于土块，气则无所不知。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长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陈留风俗传》曰：小黄县者，宋地，故阳武东黄乡也，因黄水以名县。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妃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

《卢植别传》曰：植，初平三年卒。临困，敕其子俭葬于山足，不用棺，附体单帛而已。

《郑玄别传》曰：玄卒，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衰绖赴者千余人。

《郭翻别传》曰：翻字道翔，武昌人。遗令俭葬，惟以两卷《老子》，示存道德。

《杜祭酒别传》曰：君年五十二，当其终亡，安措先茔，帛布辐车，丧仪俭约。执引者皆三吴令望及北人贤流。

《虞氏家记》曰：潭母大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载，改殡。修构窀穸，灵柩住而莫前。群从咸以丧事有往无反，不应迁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设张屋，出柩三日，群臣临之，然后葬。此则上圣之遗令，载在篇籍。遂奉迁神柩，权停幕屋，使子孙展哀，晨夕宗族相临，允合张屋之仪也。天子给太夫人徘徊车，谒者送丧，礼仪光备，合葬于旧圹。

《卫玠别传》曰：君卒，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旧好。”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六

礼仪部三十五

葬送四

《吴越春秋》曰：早平门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与越王遥战，越王杀麋王，麋王无头，骑马还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举火。

又曰：吴王阖闾有子女怨王，乃自杀。阖闾痛之甚，葬于昌门外。凿地为池，积土为山，文石为椁。金鼎银罇，珠玉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鹄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观。还使男女与鹄俱入门，因塞之。

又曰：吴谋伐齐。齐景公使子女为质于吴，吴王因为太子聘齐女。齐女少，思齐，日夜哭泣，发病。阖闾乃起北门，名曰齐门，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颠，以望齐国。"阖闾伤之甚，用其言葬于虞山之岭，以瞻望齐国。是时太子亦病而死。

《说苑》曰：盖闻相梁并卫，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门下使者几何人？"曰："门下使者三千余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曰："臣与三人俱"。曰："是何？"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之；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兄有狱，我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

桓子《新论》曰：扬子云为郎，居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子云达圣道，明于死生，不下季札。然而慕恋死子，不能以义割恩，自令多费，而致困贫。

《论衡》曰：儒书言孔子当泗水而葬，为之却流。此言孔子德使水却，不湍其墓。是故儒者讲论，皆言孔子之后，当封泗水，以却流为证，殆虚言也。

王符《潜夫论》曰：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造起大冢，广树松柏，庐舍祠堂，务崇侈僭。此无益于终，无益于孝，徒作烦扰，伤害吏民。今案：毕镐之郊，无文武之陵；南城之东，无曾哲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崔寔《政论》曰：送终之家，亦大无度。至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衣服，豫修已没之制，竭家尽业，甘之不恨。穷厄既迫，起为盗贼。拘执陷罪，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录异传》曰：袁安葬其母，逢三书生，语其葬处，遂至四世五公。其后公路年十八，骄豪，故常食密饭，诸女以绛为地道，游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谢绰《宋拾遗》曰：桓温葬姑熟之青山，平坟，不为封域。于墓旁开墙立碑，故谬其处，令后代不知所在。

《襄阳耆旧传》曰：峴山南有习家鱼池者，习郁之所作也。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焕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

山谦之《丹阳记》曰：晋车骑将军王舒令其子曰："甚爱溧阳县，死则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后，徙县治今处，而以昔解为墓。

《续搜神记》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推着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与归，经日乃苏。云父常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阴德传》曰：陈翼字春卿，庐江舒人也。行到县郭，见道上马旁有卧疾人。呼翼与语曰："吾是长安魏公卿，闻庐江乐土，来下。道病困，不能复前。傥可相救？"翼答云："家有弊庐，可俱归

乎?"公卿云:"幸甚!"即扶与俱到家,养视积日。既困,公卿谓翼曰:"马上有金千余饼,素二十匹,可卖殓,余以相谢。"言绝而亡。翼卖素买衣衾殡殓之,葬埋高敞之地,以金置棺下,不使人知,乘马去。公卿兄长公见翼乘马,谓必杀公卿,阴告官收翼,具以状对。长公迎丧发棺,下得金如数,叩头谢。以金投其门中,翼送长安还之。

《汝南先贤传》曰:袁闳字夏甫。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发,乃筑土室,四周于庭,潜身十八年,终于土室之中。临卒,敕其子曰:"勿设殡棺衣衾之备也。但着裈衫疏布,单衣幅巾,衬尸于板床之上,五百墼为藏。"

《会稽典录》曰:赵晔字长君,山阴人也。少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甚耻之。由是委吏到犍为,诣博士杜抚,受《韩诗》。抚嘉其精力,尽以其道授之。积二十年不还,家人为之发丧制服。至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后归家。

又曰:张谡字彦承,上虞人也。与同乡丁孝正相亲,葬送过制。谡书难之曰:"吾闻班固善阳孙之省葬,恶始皇之饰终。夫裸以矫世,君子弗为。若乃据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获美称于当世,不亦优哉。"

又曰:谢夷吾转下邳令,预自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汉末尝乱,有发掘露骸之祸。使县棺下葬,墓不起坟。"

《楚国先贤传》曰:韩嵩将终,遗言曰:"夫俗奢,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世,送终过制,失之甚也。若曹敬听吾言,敛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增益。"

《襄阳耆旧记》曰:襄阳城南边大道有诸葛女郎墓者,是诸葛仲茂女冢也。年十三四亡,茂妇怜之,不能自远,故近臣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颉者,字初起。颉之南阳,过宜城中。一家东向大道,住车视之,曰:"此居处可作冢。"后丧,还至此住处,车不肯前,故吏

为市此宅葬之。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也。

又曰：有俍子者，家赀万金，而自少小不从父语。[父]临亡，意欲葬山上，恐儿不从，到言"葬我着渚下、石碛上。"俍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从，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冢，积土绕之，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俍子，前汉人也。

谯周《三巴记》曰：巴国有乱，巴国将毕曼子请师于楚。楚人与师。曼子已平巴国，既而楚遣使请城。曼子曰："吾诚许子之君矣。持头往谢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头与楚子。楚子叹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为？"乃以上卿礼葬曼子头。巴国葬其身亦然。

《华阳国志》曰：德阳县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泽原之利。士女多贞孝。车骑将军邓芝方之邓林，有终焉之志。没，遂葬其山。

《博物志》曰：澹台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将葬之。灭明曰："此命也。吾岂与蝼蚁为亲、鱼鳖为仇？"于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汉滕公夏侯婴死，公卿送葬。至东郭门外，四马不行，掊地悲鸣。即掘马蹄下，得石椁。其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所地，故谓之马冢焉。

又曰：河内淇园张公，老而无子，赀财累亿，求没入官。死葬园中，于今供祀牺牲。

《永昌郡传》曰：建宁郡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也。

《豫章记》曰：许子将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将以中国大乱，远来渡江，随刘繇而卒，藏于昌门里。于时汉兴平二年也。吴天纪中，太守吴兴沈季白日于厅事上坐，忽然如梦，见一人，着黄单衣、黄巾，称"汝南羊与许子将求改葬"，因忽不见。即求其丧，不知处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学施遐为招魂文。

《越地传》曰：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度，不烦人众。

乐资《九州志》曰：渡之盐官有奉禅山，昔始皇过此而美之，死因葬焉。有庙在平地，于今民祠之。

《述征记》曰：荀氏葬在彭城东岸。东岸有一丘，民俗谓之荀氏葬。或云斯则徐偃王葬后仓者也。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滨。有犬名后仓，衔而归，伏而成人，遂为徐之嗣君。纯筋无骨，号曰偃王。偃王躬行仁义，众国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灭之。后仓将死，生角，九尾，实黄龙也。

又曰：鱼山临清河，旧属东阿。东阿王曹植每升此山，有终焉之志。植之所游池沼沟渠悉存，既葬于山西，有二石柱犹存也。地今割并谷城。

邓德明《南康记》曰：阳道士葬岩石室。元嘉中，道士过世，临终语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炉，此外无所须也。"及其亡日，谨奉遗命。葬经数年，尸犹俨然。葛巾覆之如初，弗朽。后忽不复见。今舟行者过其山渚，尚闻香气，咸异焉。

解道处《齐记》曰：魏黄初三年，文帝弟燮封濮阳王。临终顾命："葬近蘧瑗之墓。吾常想其为人，愿托贤哲之灵。"

《扶南传》曰：顿逊国人死，或鸟葬，或火葬。鸟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鸟如鹅，绿色，飞来万计，啄食都尽，敛骨焚之，沉之于海。此上行，必生。天鸟若不食，自悲伤，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

《郫中记》曰：石勒陵在襄国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筑墙，不种树，立堂皇五间，安横图勒大臣像。又于堂皇东立重楼，虎陵在郫西北角。既葬，郫中便乱。其封域，故未有名域云。寻被掘，凡此二陵皆伪葬。石勒、虎自别于深山。

《风俗通》曰：王乔为叶令，天下一玉棺于厅事前。令臣吏试入，不动摇。乔曰："天帝独欲召我。"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之。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吐舌，人无知之者。

《皇览》曰：旧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筑为方城，其中开道，足施六马，发三河、三辅近郡卒徒十万数复土。

姚信《士纬》曰：盖葬于宽平，则恐后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则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为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发掘以缮其居。千坟万圹，无不毁者。其惟瓦棺薄葬，敛以时服，依于高丘，彻于深阱，庶乎不辱耳。

《语林》曰：王太保有二儿。丧，一儿欲还旧茔，一儿欲留葬。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夕，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为垂涕。哭毕，向灵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卿作驴鸣。"既作，体似真声。宾客莫不大笑。孙闻笑，顾谓曰："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宾客莫不皆怒。须臾之间，或悲，或笑，或怒。

《世说》曰：阮藉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良久。

又，邓粲《晋记》曰：藉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局者求止，藉不肯，留与决。既而饮酒一二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也。

又曰：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文康，庾亮谥也。何扬州者，何充也。

又曰：晋明帝亦解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后微服往看，因问："君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答云："郭景纯云：'此是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明帝复问云："为是出天子耶？"答："非能出，招致天子耳。《相冢书》曰：'凡葬龙耳，富贵出五侯。葬龙头，暴得富贵，人不能见。葬龙口，贼子孙。葬龙齿，三年暴死。葬龙咽，死灭门。葬龙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岗，庶人葬平地。'"

应璩《新诗》曰：野田何纷纷，城郭何落落。埋葬嫁娶家，皆是商旅客。丧侧食不饱，酒肉纷狼籍。

晋武帝《赐刘廙葬钱诏》曰：故侍中刘廙，以清识明鉴，有声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师友之恩。廙墓为盗贼所发，甚用恻然。其子阜

素甚清贫，今当殡葬，其给辒车铭旌，赐钱给作藏人功。至时，遣使者祭之。

晋《赐王沉葬钱并地诏》曰：故骠骑将军王沉，忠允笃诚，执德弘毅。外清方夏，内熙衮职。历位着称，厥功茂焉。不幸薨殒，志业未究。今当葬，其赐钱三十万，葬田一顷。

晋《赐(传)[傅]嘏夫人鲍葬钱诏》曰：故太常傅嘏，昔以令德贤才，为先帝所接。登龙之际，有翼赞尽忠之勋。早代殡没，不终功业。每念其遗绩，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鲍当葬，赐钱十万，给作藏人功。嘏墓开，祭以少牢。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七

礼仪部三十六

冢墓一

《说文》曰：冢，高坟也。垄，丘也。墓，兆域也。

《释名》曰：冢，肿也。像山顶之高者肿起也。墓，孝子思慕之处也。丘陵像其形也。

《书》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礼》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音美。宫室，二曰族坟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公，君也。图谓画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旋)[族]。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而亦并昭穆。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战败无勇，投诸垄外以罚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处昭穆之中央。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臣曰封。《汉律》曰：列侯坟高四尺，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窆，遂为之尸。窆，尸绢切，又士纳切。葬穿圹也。又音彪。及窆，以度为丘隧，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鸾车，巾车所饰遣车也。亦设鸾旗。象人谓以刍为人，言言问其不如法度者。及窆，执斧以莅。临下棺也。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位谓丘封所居前后也。禁，所为茔限。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

又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为之图。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从其亲。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

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厉，营限遮列处。

《礼》曰：适墓不登垄，为甘不敬。垄，冢也。墓，茔域。助葬必执绋。葬，丧之大事。绋，引车索。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闻之，古者墓而不坟。墓谓兆域。土之高者曰坟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四尺盖周之制。孔子先反，当修虞事。门人后。雨甚至，后待封也。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三言之，以孔子弗闻。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也，古不修墓。"修犹治也。又曰："易墓，非古也。"易谓墓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又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谓陈根也。为师心丧三年，于朋友期可。

又曰：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赠，送。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无君事主于孝。哭，哀去也。展，省视之。谓子利曰："何以处我？"处犹安也。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居者主于敬。

又曰：晋赵文子曰："与叔誉观于九原。"叔誉，叔向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并犹专也。谓刚而专也，已为狐射姑所杀。没，终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仁不足称也。谓久与文子避难，至将反国，无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要君以利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武子，士会也。晋人谓文子知人。

《传》曰：蹇叔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又曰：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欲逃冢间也。

又曰：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吴将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阖闾闻之，赐之属镂以死。属镂，剑名。将（对）[死]，

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

《史记》曰：黄帝崩，葬桥山。武帝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左右曰："黄帝已上天，群臣藏其衣冠，故有冢。"帝曰："吾诚得如黄帝，视去妻子如脱屣也。"

又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

《汉书》曰：朱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

又曰：骠骑将军霍去病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

又曰：严延年，东海下邳人。为河南太守，母来[适]见报囚，因大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自)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为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其母。

又曰：哀帝令将作为董贤起冢(营)[茔]义陵旁，内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闕罘罳甚盛。罘音浮，罳音思。

又曰：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王母丁姬。莽复言，恭王母、丁姬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诸发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恭王母归定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复其故。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后诏曰："因改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谒者护。"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火出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开傅后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钱帛，(追)[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恭王母、丁姬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

又曰：张贺为掖庭令。及宣帝即位，贺已死，子又早亡。上追思贺恩，报其冢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又曰：夏侯胜字公长。迁太傅，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为素服五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阿重门。初，武帝时，京兆曹氏葬茂陵，伐其道，为京兆阡。涉墓之西，买地开道，立署曰"南阳阡"。人不肯从，谓之"原氏阡"。

《东观汉记》曰：帝感李通首创大谋，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后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那)[祭]肜字次孙。早孤，以至孝称。值天下乱，野无烟火。而(那)[祭]肜独在(家)[冢]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奇而哀之。

《后汉书》曰：杨震字伯起。改葬华阴，远近毕至。先葬日，有鸟高丈余，丧前悲鸣。葬毕，乃去。于是立石鸟象于其墓所。

又曰：郭伋征太中大夫，卒时年八十六。帝亲临，赐冢茔地。

又曰：种暠上音冲，下音果。为辽东郡，冀，并、凉边民，咸为发哀。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见坟墓，辄哭祭。

又曰：帝祠章陵，过湖阳，祠樊重墓。追爵谥为寿张敬侯，立庙于湖阳。车驾每南巡，常幸其墓，赏赐大会。

又曰：韩稜迁南阳太守，特听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

又曰：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圜冢泣曰："顺在此。"后太守鲍众举孝廉，顺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

又曰：温序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仗剑而死。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殓。光武

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城旁为冢地，赐谷千斛，缣五百匹。除三子为郎中，长子寿服竟为邸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垄焉。

《魏略》曰：曹操微时，人莫知之，惟桥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

《魏志》曰：管辂过毋丘俭墓下，倚树哀吟曰："玄武藏头，仓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卒如其言。

又曰：幽州牧刘虞署田畴为从事。奉使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及至，谒祭虞墓，陈章表，哭泣而去。

《吴书》曰：孙坚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

王隐《晋书》曰：初，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漆字。

又曰：《交广记》：吴将吕岱为广州，遣掘尉他冢，费损无获。他虽僭侈，然慎终其身，乃令后不知其处。鉴于牧，竖所残也。

又曰：愍帝建兴中，曹嶷发景公及管仲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又曰：金乡县北凿石为冢，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人"。

又曰：王褒字伟元，少立操尚。父为晋文王所害，绝世不仕。立屋墓侧，以教授为务。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辄悲号断绝。墓前一柏树，褒常所攀，涕所着，树色与凡树不同。

《[晋]书》曰：滕修，南阳人也，为广州牧。修在海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卒，请葬京师。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

又曰：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文，表赠官爵。帝乃遣使策赠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印绶，进爵为侯，赐墓田一顷，客一户，祠以少牢。

又曰：卢志言于成都王颖曰："黄桥战，亡者有八千余人。既经夏暑，露骨中野，可为伤恻。昔周王葬枯骨，况此等致死王事乎？"颖乃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殓，祭葬于黄桥北，树枳篱为之茔城。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纪其赴义之功。使亡者家四时祭祀有所。

《晋书·载记》曰：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前后征伐，屡有功，姚兴以为镇北将军。年八十余乃死。

《宋书》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宁，经司徒刘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后魏书》曰：李冲字思顺，高祖时为尚书仆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邺还洛，经冲墓，左右以闻。高祖卧疾，望坟掩泪。

又曰：傅永字修。常登北邙，于平坦处奋矛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欲附葬于墓。遂买左右地数亩，遗敕子叔伟曰："此吾之永宅也。"

《礼系》曰：天子坟高三雉，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

《楚汉春秋》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坐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日夜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以死伤生也。臣窃哀之。"于是太后乃止。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壼墓，剖棺掠之。壼尸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战国策》曰：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触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贵乎？"触曰："士贵。昔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封万户。'由是观之，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

崔鸿《前赵录》曰：张嵩，（垄）[陇]西人也。事母至孝。母丧，

既葬，于墓侧哀感幽显，岁余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还苏活。

《方言》曰：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取名于大防也。或谓之培，音部。或谓之隃，音臾。或谓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葬之，因名之也。或谓之垠，或谓之垄。有界垠以耕垄，因名之也。自关以东谓之丘，小者谓之堧，培堧亦土高之即名之也。大者谓之丘。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所不封也。墓犹慕之。所以安墓谓之扰。扰谓规度墓地。《汉书》曰"初陵扰"是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八

礼仪部三十七

冢墓二

《宋书》曰：王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时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海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经袁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户。

又曰：何承天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于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时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又曰：张裕曾祖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裁卿校，而后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位至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

又曰：周山图为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以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还官。

《齐书》曰：柳世隆晓数术，于倪塘创墓，与宾客践履，十往，五往常坐处。及卒，墓工图墓，取其坐处焉。

又曰：王伦之为豫章太守，下车，祭徐孺子，许子将墓。

又曰：初，荀伯玉微时，有善相墓者，谓其父曰："君墓当出暴贵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闻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顷之，伯玉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寻求不能得。后出家为尼。伯玉卒败亡。

又曰：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冢墓有王气，山中得金，转相诳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塘。

又曰：始兴王鉴镇蜀，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形者数斗，又以朱砂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伫之为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又曰：宜都王鉴镇姑熟。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茧等物甚多，条以启闻。郁林敕以赐之。鉴曰："今取往物，后取今物，如此循环，岂可熟念？"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丈，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南史》曰：齐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寓之于钱塘，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预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梁书》曰：丁贵嫔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阃人俞三副求市，若得钱三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

爱，邀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点，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惟诛道士。

又曰：萧敦太清初为梁州长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堆埋者惧而退。敦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

《唐书》曰：代宗时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阌乡县女娲墓，去天宝末失所在。今一夜，河上侧近忽闻风雷声，晓见其墓踊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余。"

又曰：天后西幸京师，路经杨玄感墓。上诵李百药《过玄感墓诗》云："剑有万人敌，文为一代英。除昏志不遂，僭乱道难平。"叹曰："百药惟解缀文，不识大义。"

又曰：韩恩复，则天朝为太常博士，定《南郊仪注》云："太妃鼓吹，排群邪，守大体，国家赖之。"睿宗朝为给事，活严善思于雷霆之下，拒武三思于陷阱之中。玄宗御笔题碑云："有唐忠孝韩长公之墓。"

又曰：伊慎，兖州人，善骑。始为果毅，丧母，将营合附，不识其父之墓。昼夜号哭，未浃日，梦寐，有指导焉。遂发垅，果得旧记验。

又曰：卢坦为侍御史，会李锜反，有司请毁锜祖父庙墓。坦尝为锜从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于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锜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赐神通墓五户，以备洒扫。

《白虎通》曰：春秋之义：王者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晏子》曰：梁丘据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据忠臣，爱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垄。"晏子对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长于楚，老而还，过晋国。同行者绐之，指城曰："此燕国之城。"其人愀然变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若犹汝

也。乃喟然而叹。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庐。"乃泫然而泣。指垅曰："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哑然大笑曰："余等绐君，乃晋国耳。"其人惭。及至燕国之城社，真见先人之庐冢，悲心更微。

《傅子》曰：太原民发冢破棺，中有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视其冢上木，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地中也，将一朝欻然生，偶与发冢者会也？

《抱朴子》曰：吴景帝时，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阁，石扉皆枢转开闭。四周微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皆大冠衣，执剑列侍。灵坐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似公王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班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举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吕氏春秋》曰：世之为丘垄也，其大若山，其树若林。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则是无不掘之墓也。是故大墓无不掘者，而世争为之，岂不悲哉？尧葬于谷，林通树枝；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葬也，非爱其费，非恶其劳，以为死者虚也。

《越绝书》曰：宋大夫华元冢在华原陈留小黄县城北。

《吴越春秋》曰：虎丘者，吴王阖闾墓也。下池广六十步，深一丈五。赤铜椁三重。中池广六尺，金雁、玉凫、诸肠、鱼肠之剑以送焉。取土临海潮，千万人筑治之。以葬后金精上地为白虎据坟，故以为虎丘。

《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会稽，因死葬焉。穿圹深七尺，上无写泄，下无流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

《华阳国志》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名蚕丛，其目纵，死，作石阶石棺，国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举万钧。其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伤，命曰五妇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殁。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

《三辅决录》曰：窦后父名猗，遭秦乱，隐身钩鱼，坠渊而卒。后登尊号，遣使者于父坠所筑起大坟。

《世说》曰：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曰：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预发者见纲曰："君何类长沙王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又曰：有人相羊祜应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断墓后以坏之。相者云："墓势相让，犹有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后至三公。

又曰：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陵。"今沙涨去数十里，皆为人居家桑田。

《博物志》曰：汉末发范明友冢，奴犹活。明友是霍光女婿，奴记言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

又曰：汉末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宫人独活。既出，平如复旧。

《列士传》曰：羊角哀葬友人在柏桃，与荆将军冢比。他日，角哀梦柏桃语己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荆将军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听，与连战不胜。期十五日大合战，以决胜负。得子则胜，不得则负矣。"角哀至期日，陈兵诣其冢上。

《三辅决录》曰：赵嘉年三十余，有重疾，七年不乐。乃为令敕

儿曰："丈夫生一世，处无箕山二公之操，仕无伊挚、吕尚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聊立一圆石，树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民，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后病愈。

《楚国先贤传》曰：李善字次孙，南阳人也。本同县李元苍头。建武中，元家死没，惟孤儿续始生，善亲自哺养。世祖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治剧，再迁日南太守。从京师之官道，经南阳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服，持剑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执俎鼎以修祭。

《扬雄家谍》曰：子云，天凤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礼、弟子钜鹿侯子芭共为治丧。诸公遣世子朝郎更行事者，会送桓君山，为敛赗，起祠茔。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

《七略》曰：扬雄死，弟子共为起冢，号曰扬冢。

《赵岐别传》曰：岐字台卿，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像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

王子年《拾遗记》曰：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丹雀，自丹州而来，吐五色之气，气如云。白日凭霄，雀能群飞衔土以成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九

礼仪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记》曰：昭帝母钩弋夫人居甘泉宫，三年不反，遂死。即葬之，以千人营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广《晋纪》曰：关中发汉杜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

《吴录》曰：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长室”。时与宾客作乐鼓吹，入中宴饮。

《汉赵记》曰：上洛男子张卢死二十七日，人有盗发其冢，卢得苏，起，且问盗人姓名。郡县以虽元意奸轨，卢复由之而生，不能决。豫州牧呼延谟以闻，诏曰：“以其意恶功善，论笞三百，不齿终身。”

王智深《宋纪》曰：齐宣帝坟茔在武进县，常有云气氛氲入天。元嘉中，望气者称此地有天子。

《三齐略记》曰：田开强、公孙接、古(治)[冶]子三壮士冢，在齐城东南三百步阳阴里中。

王子年《拾遗记》曰：南寻之国，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鸟衔土为坟，群兽为之掘穴，不封不树。

《西京杂记》曰：青龙观前有三梧树，树下石麒麟二枚，始皇葬墓中物也。

又曰：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无度。国内冢藏，一切发掘。其奇异者，魏襄王冢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棺，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觉棺柩盥器

纵迹。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杂具，皆如新玉，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痹辛不可入。以兵守之，经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扉龛，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龛，叩见棺椁，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椁，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关钥，得一石床，方七尺，屏风、铜帐钩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尘埃朏朏音斐。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盥捧食之形，无余异物，俱见铁镜数百所。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年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形卧，无衣裘，肌肤颜色发齿如生人。畏惧不敢侵，拥闭如故。袁盎冢以瓦为棺，器物都无，惟铜镜一枚。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貙，大奉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穴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别。惟玉蟾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玉，取以成水。书谒幽公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悉。拔除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惟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夕，王梦一丈夫，鬓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觉，左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述征记》曰：梁孝王冢斩山徙户，以石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数尺水，有大鲤鱼。人皆洁而进，不齐，辄有兽噬其足。兽似豹也。

《幽明录》曰：汉末大乱，颍川有人将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岁，不能涉远，势不两全。道边有古冢穿败，以绳系女下之。经年余，还于冢寻觅，欲更殡葬。忽见女尚存，父大惊，问女得活意。女

云：冢中有一物，于晨暮际辄伸头翕气，为试效之，果觉不复饥渴。家人于冢寻索此物，乃是大龟。

又曰：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祖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诣乞瓜，钟为设食，临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报。此山下善，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而数代天子耶？"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后顾，见我去处，便是坟所也。"下山百步，便顾见，悉化成白鹤也。

《述异记》曰：南康郡邓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学。雷家世东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许。元嘉十四年，德明与诸生步月消遥，忽闻音乐、讽诵之声，即夜白雷，出听，曰："此间去人尚远，必鬼神也。"乃相与寻之。遥至史墓，但(开)[闻]坟下有管绾女歌讲吟咏之声，咸叹异焉。

郦善长注《水经》曰：智水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

又曰：粉水有文将军冢。前有石虎、石柱，甚修丽。闾丘羡为南阳，葬妇墓侧，将平其域。夕梦文谏止之，而羡不从。后羡乃为人所害。

又曰：淄水出太山莱芜县，原山东过利县东。水西有桓公冢，冢东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则水生，政薄则津竭。

又曰：潜水县有车骑将军冯绲、桂阳太守李温冢。二子之灵，常以日还乡，潜水暴长，郡县吏莫不水上祭之。

《搜神记》曰：宋大夫韩冯取妻而美，康王夺之。冯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冯书，谬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王以问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有死志也。"俄而，冯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

之登台，遂自台投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遗书于带，曰："愿以骨与冯而合葬。"王怒，弗听，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能使冢合则弗禁也。"一宿，有文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体以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

又曰：汉冯贵人死将百岁，盗贼发冢，贵人颜色如故。但微令群盗共奸之，致妒忌争斗，然后事觉。

《续搜神记》曰：王伯阳家东有一冢，传云鲁肃墓。伯阳妇丧，乃平其坟以葬。后数年，伯阳白日在厅事，忽见一贵人乘平肩舆，将从数百人，马皆浴铁，径来坐，谓伯阳曰："吾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敢坏吾冢？"目顾左右，掌伯阳下床，以刀环筑之数百而去。登时绝，良久乃苏。筑破处皆发疽溃，寻便死。

又曰：承俭者，东莞音管。人。病亡，葬本县界。后十年，忽与其县令梦云："故民承俭今见劫，明府急见救。"令便敕内外装乘作百人仗，便令驰马往冢上。日向已出，天忽大雾，对面不相见，但闻冢中恂恂破棺声；有二人坟上望雾，冥不见人。百人同声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坟上二人得逸走。其夜令梦云："二人虽得走，民已志之。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叶，一人斫其两齿折。明府但案此寻觅也。"追捕，并擒获。

《异苑》曰：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又曰：颍川诸阖字道明，墓在扬州蒋山之西。每至阴雨，冢中辄有弦管之音。

又曰：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特生礜石死。而石生热蒸出外，致大木燋灭。"即令凿，果得大墓，有礜石满茔。

《志怪集》曰：陶侃微时遭大丧葬，家贫，亲自营砖。有班特牛

专以载致，忽然失去，便自寻觅。道中逢一老公，便举手指云："向于岗上见一牛，眠山涔中，必是君牛。眠处便好，可作墓安坟，则致极贵，小下当位极人臣，世为方岳。"佩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当世有刺史。"言讫便不复见。太尉之葬如其言。佩指别山与周访家，则并世刺史矣。

潘岳《关中记》曰：秦始皇陵上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界。此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隐而不见者。骊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此无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故其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

又曰：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徙民置诸县者凡七陵，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皆各五千。县属太常，不领郡也。守卫陵扫除凡五千户，陵令一人，食官令一人，寝庙令一人，园长一人，园门令史三十二人，侯四人。元帝时，三辅七十万户始不复徙民陪陵。渭陵、延陵、义陵皆不立县也。

雷次宗《豫章记》曰：郡东南二十里有一大冢，号丹阳。郭长老云，是郡人丹阳太守聂友冢也。外形甚高大，内一大冢居中，两边各有四小冢横首。大冢外作徼道周匝，皆通冢里，高二丈余，小者半之，徼道又半之。此冢相通一埏，似是殉葬者。不闻聂友奢僭以人从死也，且今新(涂)[淦]音绀。县南十里，见聂友墓。

《荆州图记》曰：郦县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伟，前有石楼，高一丈五尺，上作石凤将九子。相传云是姚家墓，不详其人。

又曰：江陵县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余。王粲《登楼赋》所谓"西接昭丘"是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臼城东南有单龙村，村外有单龙冢，甚高大。旧传单龙能仰观俯察，少公之俦也。数称刘氏当王，圣公应其符。圣公潜嘉之，(固)[因]此起兵。后称号于宛而龙卒，故厚为其

葬。

又曰：郑乡即郑城地也。岗南有刘长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又有汉魏郡太守黄香冢。

邓德明《南康记》曰：白水有高岩，临水顶有柴侯墓。遥望松树，卒岁不凋。说者云墓处极峻，及累石为冢，又别有金钱藏，不可得开。若欲上山，必遇雷晦之异。夜时见光色如雷之烂，音艳。所谓宝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数里有螺亭，昔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采螺，停沙边共宿。夜闻骚骚如军马行，须臾见群螺张口无数，突来破舍，啖此女子。同侣悉走上岸，至晓方还，但见骨耳。收埋林际，报其家。经四五日间，所埋处翻见古冢，高十余丈，穹隆顶可受二十人坐。其旁多螺，新故相传谓之螺亭。

又曰：南野山、献山大塘下流三十里，有汉太傅陈蕃冢墓。昔值军乱，闻墓有宝，三军争掘。忽有大蛇围绕坟前，崩雷晦雨，当时竟不得发。

郑缉之《东阳记》曰：孝子许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隧三里，鹿尝食其松栽，孜心念之。即日鹿自死于所犯栽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坟，至今犹存。

又曰：独公山有古冢临溪，其砖文曰："筮言吉，龟言凶。三百年，堕水中。"义熙中，冢犹半存，自后稍以崩尽。

《会稽郡十城地志》曰：上虞县东南有古冢二十余坟。宋元嘉之初，潮水坏其大冢。初坏一冢，砖题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黄，卜葬于此大富强，《易》卦吉，龟卦凶，四百年后堕江中。"当坠，值王顺县令皮熙祖取数砖置县楼下池中，录之，怅然而已。

《舆地志》曰：瑟琶折有古冢，半在水中，甓有隐起字云："瑟琶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谢灵运取甓至京师，诸贵传观之。

《神怪志》曰：王果经三峡，见石壁有物悬之如棺，使取之，乃一

棺也。发之，骸骨存焉。有铭曰："三百年后，水漂我至长江垂。欲堕欲落，不落逢王果。"果凄然曰："数百年前已知有我。"乃改葬，祭之而去。

《苏州冢墓记》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性多仁恕，德感禽兽。初葬之日，群燕数千衔土于冢上。今冢犹高大，与他坟有异。村乡岁时祭祀，至今不绝。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

礼仪部三十九

冢墓四

《礼论》曰：问："君将临墓，主人先以除身无服。将若不哭，主人当哭否？"贺循答之云："凡君臣民，皆须先君哭，礼也。此祭君宜哭，则主人不敢以哭烦君耳。"

又曰：问："墓中有何面为上？"荀纳以为缘生奉终，宜依礼坐。蔡谟难，据周公明堂位东西，以此为上，与纳反。纳又引庙位以答。王濮阳北墓向南，以西为上。

《上党郡记》曰：令狐征君隐城东山中，令狐终即云葬焉。诸生遵师法，而陪葬者三百余家。松三千树，大皆十数围，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汉史所称壶关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琛《齐地记》曰：临淄小城北门东二百余步有晏婴冢。

又曰：齐桓公冢，齐城之南东十五里，在牛山。桓公冢西南八里，有仲父冢，葬于牛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东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石碑犹存。城东北三十里柴阜东头有魏征士邴原墓，石碑犹存。

又曰：牛山西南二里有孙宾墓，石碑犹存。

《吴地记》曰：昌门外女坟者，吴王阖闾女墓也。乃以文石为椁，藏金玉珍玩，以人从死。高坟深池，池水成湖，故名曰女坟。亦与虎丘俱见发掘，皆无所得也。

又曰：昌门南有要离墓。吴王阖闾既杀王僚而代之，僚子庆忌

亡奔卫。庆忌勇捷过人。恐结诸侯，还为国难。伍子胥与要离为行人，要离弱而谋于王曰："杀臣妻子，刑臣左手。"要离因亡奔卫。庆忌闻吴王暴虐如此，甚信之，遂与俱还，图共袭吴王。行及大江，要离刺杀庆忌，因亦自杀，阖闾葬之于昌门南大城内。齐门外，有庆忌墓。

丘渊之《齐道记》曰：先是，嬴博二县共界，汉武帝封禅，合作此县以供祀，故曰奉高。东南三十里有延陵儿冢，本云其高可隐，今乃二丈余，似是后人陪之。

伍辑之《从征记》曰：齐襄王墓在汶水西。墓西有僖公墓，东有四田墓，传云，倨、荣、广、布也。墓皆方墓圆坟。

戴延之《西征记》曰：彭城南有亚父范曾冢。冢高四十余丈，东北有隧道。其城北三里有刘向墓。泗水东三里，汉大夫龚胜冢，石碣犹存。耻登王莽之朝，不食而死。

又曰：金乡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峻冢。前有古石祠堂，堂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记之。

伏滔《北征记》曰：姑熟九井山北十里，有吴大将诸葛瑾墓，墓墙犹存。西北十八里直渎前墓，是吴将甘宁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气。"孙皓凿其后，计里名为直渎。

《续述征记》曰：太公冢在尧山北五里。平地为坟，高十丈。曾有发之者，冢深数十仞，得一铜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实田和冢也。和迁齐，居于海上，而别为诸侯，亦称太公也。

又曰：宿预县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国。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剑坟树，则斯地也。

又曰：城阳县城二里，小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尧阳，自汉迄于晋，二千石及丞尉刊名。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十一载，记于尧碑。城东南六里，尧母庆都墓，称曰灵台。尧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俨然若新。

《皇览·冢墓记》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县顿丘城外广阳里中。王莽时，使使者祠颛顼冢。

又曰：秦始皇冢在骊山，古之骊戎国，今之所豊也。晋献公伐骊戎，获二女。其山阴多黄金，其阳多美玉，谓蓝田是也。故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余万穿入地，洞三泉而致椁。宫观奇器、珍怪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机弩，人有近穴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金银为凫鹤。机关转相斡，终而复始。上具画天文，以人鱼膏为灯，度久不灭。后宫无子者皆殉，从死者甚众。恐工匠知之，杀工匠于藏中，因闭羡门。复土树草木，以像山，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后项籍烧其宫观，关东贼发之，后牧羊儿亡羊，羊入藏中，持火照羊，燔其椁。后贼遂取其铜。

又曰：太上皇葬万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长陵，孝惠帝霸陵。诸陵皆用瓦器，不为坟。王莽之乱，天下无道，独无灾害。孝景帝葬阳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皇帝葬平陵，孝宣皇帝葬杜陵，孝元帝葬渭陵。元帝下诏曰："无置从民，令天下无骚动之忧。"自是陵园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葬义陵，孝平帝葬康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厉王长坐谋反，后置园如诸王。长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云：长仙。医巫讫曰："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仙。狗吠云中，鸡鸣天上。"东平思王冢在东平，松皆西靡。

又曰：苍颉冢在冯翊衙县利阳亭南道旁，坟高六尺，学书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绝。

又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闞乡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一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又肩髀冢在山阴郡巨野。传言蚩尤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黄帝克之，身体异处，皆葬之。

又曰：奚仲冢在鲁国县东去县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亭名奚仲亭。

又曰：汤冢在济阳薄县北郭。冢四方，方八十步，高七丈，上平。

又曰：吴太伯冢在会稽吴县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长安聚。

又曰：王子黾冢在南阳鄂县西。

又曰：夏育冢在济南历山上。

又曰：秦缪公冢在甘泉宫祈年观下。

又曰：虢公冢在河内温县东、济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台。

又曰：叶公诸梁子高冢在南郡叶县西北，去城三里所。近县民皆祠之。

又曰：鲁大夫叔梁纥冢在鲁国东阳聚安泉东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民传言防坟于坟地微高。

又曰：孔子冢在鲁城北便门外，南去城一里。冢茔方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步，高丈二尺。冢为祠坛，方六尺，与地方平，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皆无能名其树者。民云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墓在孔子冢东，与孔子并，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师旷冢左右扶风，名曰师旷山，人民不敢上其上。

又曰：伯乐冢在济阴定陶东南一里，冢高五丈。

又曰：楚武王冢在南郡鲁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

又曰：郑相子产冢在河南郡新郑城外，大冢是也。

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聚。孟常冢在鲁薛城中。

又曰：文信君吕不韦冢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道西，大冢是也。民传言吕母冢不韦先墓，故其冢名吕母。不韦死，获过于始皇矣。民传云：不韦好经书，皆以葬。汉明帝朝，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臣闻秦昭王与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旸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

又曰：亚夫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居巢亭中。

又曰：齐桓公冢在临淄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尝君与齐桓公冢同处。

《唐书新语》曰：开元中，集贤学士徐坚葬妻，问兆域之制于张说。曰："长安神龙之祭，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参之。仆尝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项谓之中樵，中樵欲俯嵌而旁煞。墓中末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礜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羽毛，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及其葬也，将穿墓，筮者曰："必有异应，以旌善人。"果获石堂，其大如仓，中空外坚，四门（入）[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

《图墓书》曰：大墓天刚，严父之门。八将之首，位处乾尊。欲得连冈隐轸，状如乱云，望之翊翊，绝而复连。小顿大起，千里相牵。寿过期颐，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飞雷，即之如鸟惊。法出勇士，伏节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连延，百里不绝。一高一下，小顿则大起，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诸支别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没见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龟状，葬之出公卿、封侯，代代不绝。山望如龙状，有头尾蜿蛇者，葬之出二千石。凡依山作冢者，皆当立在山东为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龟形，又巍巍直上如阙

状，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贫富，冈陵肥薄。状如肥马，草木茂盛，色黄紫，皆富也。冈陵多伤缺，土色赤白，地瘠，草木黄赤不茂，或多细石，皆贫。

《相冢书》曰：冢欲得见郡县城郭，欲得连属，长长无极。冢，青气郁郁，出二千石；赤气，出公卿；白气，出刑戮；黄气，出封侯。欲得雌龙地，多子孙。不用雄龙冈、武子冈。

又曰：凡葬于龙耳，贵出侯。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伞山，葬之出二千石。"

张载《七哀诗》曰：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冢，皆云汉世主。

魏武帝《遗令》曰：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魏文帝《为汉帝置守冢诏》曰：朕承符运，受终革命。其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前群司奏处正朔，欲使一皆从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阳公于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又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宋孝武《置自古帝王守冢户诏》曰：先代帝王，因时创业。君人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代久远，丘垅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随近十户，蠲其役，以供守视。

宋高祖《修楚元王墓诏》曰：夫褒贤崇德，千载弥尊；敦本敬始，义隆自远。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藩斯境，素风道隆，作范后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遗芳余烈奋于百代。而丘封依然，坟茔莫翦，感远存往，慨焉永怀。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绝。况瓜瓞所兴，开源自本者乎！可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一

礼仪部四十

吊

《周礼·丧祝》曰：王吊，则与巫前。郑司农注云：丧祝与巫以桃茢执戈在王前。

又《司巫》曰：男巫，王吊则与祝前。女巫，后吊则与祝前。女巫与祝前，后如王之礼。

又《太仆》曰：太仆掌三公孤卿之吊劳，王使往也。小臣掌士大夫之吊劳。

《礼》曰：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吊丧不能赙，弗问其所费。

又曰：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中礼之变也。

又曰：死而不吊者三：谓轻身亡孝也。畏，人或时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说之死之者，孔子畏于匡是也。厌，行止危险之下。溺。不乘桥船。

又曰：曾子吊于负夏。负夏，卫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谓移柩车去载处，为行始也。填池当为奠彻，声之误也。奠彻，遣奠设祖奠。推柩而反之，反于载处，荣曾子吊，欲更始。降妇人而后行礼。礼，既祖而妇人降。今反柩，妇人辟之，复升堂矣。柩无反而反之，又降妇人，盖欲矜宾于此妇人。皆非也。从者曰："礼与？"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辞。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

又曰：哀公使人吊蒉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哀公，鲁君也。画地为宫象。曾子曰："蒉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肆，陈尸也。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执，拘也。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无所辱命，辞不受也。《春秋传》曰：齐侯吊诸其室。

又曰：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礼，弗内也。阍人，守门者。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更鼎饰。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后入，阍人辟之，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又曰：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封当为空，窆下棺也。

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又曰：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徒谓客之旅。曾子曰："尔将何之？"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以为不可发凶于人馆。曰："反哭于尔次。"次，舍也。礼，馆人使专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吊焉。

又曰：五十无车者，不越疆而吊人。气力始衰。

又曰：妇人不越疆而吊人。不通于外。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焉。以全哀也。吊于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示助之以力。车曰引，棺曰绋。丧，公吊之必有拜者，往谢之。虽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谓无主后。吊曰："寡君承事。"示亦为执事来。主人曰："临"。君辱临其臣之丧。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君于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不以贱者为有爵者主。

又曰：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以其无服，非之。曾子曰："我吊也与哉？"于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吊。

又曰：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献公杀其子申生，重耳避难出奔，是时在翟，就吊之。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言在丧代之际。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

可失也。孺子其图之。"劝其反国，意欲纳之，丧谓亡失位。孺，稚也。以告舅犯。舅犯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宝谓善道可守者。仁亲，亲行仁义。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欲反国求为后，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说犹解也。

又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不以吉服吊丧也。

又曰：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绖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出绖，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绖。"

又曰：曾子问曰："三年之丧，吊乎？"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为彼哀不专于其亲也。为亲哀则是妄吊。

又曰：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

又曰：吊者即位于门西，东面；其介在其东南，北面；西上，于西门。宾立门外不当门。主孤西面。立于阼阶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请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殡者，丧无接宾。淑，善也。为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吊。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称其君名者，君薨，称子某，使人知通嗣也。须矣，不出逆也。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阶，东面，致命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颡。吊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门外位。

又曰：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逾封，越竟也。或为越疆。

又曰：诸侯吊于异国之臣，则其君为主；君为之主，吊臣恩为己也。子不敢当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诸侯吊，必皮弁锡衰。所吊虽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丧服，则君亦不锡衰。必免者，尊人君为之变也。未丧服，未成服也。既殡成服。

又曰：殷人吊于圹，周人吊于家，示民不偕也。既葬，哀而哭踊，于是吊之。

《传》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

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又曰: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战死,妻行逆丧。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吊。若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妇人无外事,故下犹贱也。齐侯吊诸其室。传善妇人有礼。

又曰: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虒祁也。史赵见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太叔曰:"若何吊也?岂特惟我贺,将天下实贺。"

又曰:琴张闻宗鲁死,琴张,孔子弟子,字子开,名牢。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縶之贼,女何吊焉?"言齐豹所以为盗,孟縶所以见贼,皆由宗鲁。

又曰: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蟜送葬。在家十五年。今吾子无二,何故?"

《汉书》曰:龚胜死,有老父来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消。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又曰:蒋(许自)[诩字]元卿遭父忧,有吊者盈门。后母疾之,不与席,不得止旧庐,于侧作小庵,往如旧也。

《续汉书》曰:郭太字林宗,退身隐居教授,徒众甚盛。丧母,友人或千里来吊之。

《东观汉记》曰:祭遵病薨,丧至河南,诏遣百官皆诣丧所。上车驾素服往吊,望城门,举音遂哭,而至哀恸。复幸城门,遇丧车,瞻望涕泣。上亲临,祠以太牢,仪如孝宣帝临霍将军故事。

谢承《后汉书》曰:徐孺子不就诸公之辟,及有丧者,万里赴吊。常于家预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浸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遂以水渍绵,使有酒气,以鸡置前,祭毕便去。

王隐《晋书》曰：何劭为司徒，薨，养子岐为嗣。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笑而出曰："今年决下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侮弱。"粲乃止也。

邓粲《晋记》曰：阮籍能为青白眼，礼俗之士，辄以白眼对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闻籍丧，吊焉。籍以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也。

《晋中兴书》曰：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便入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之罪人，为天下所杀，复何吊？"敦甚衔之。

《家语》曰：季桓子死，鲁大夫朝服而吊。子游问孔子曰："礼乎？"孔子不答。他日，又问。孔子曰："始死则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又曰：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将大飨境内之士，闻诸乎？"曰："丘弗闻之。虽在衰绖，亦欲与往。"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

《礼统》曰：吊生曰唁，吊死曰吊。生谓之唁何？非有丧之位，哭之事，但嗟叹以言，故谓之嗟。吊死谓之吊何？吊者，毒也。致有恩厚，礼无服属，但致伤哀痛毒，故谓之吊。

《白虎通》曰：《檀弓》记曰："天子哭诸侯，爵弁纯衣。"

又曰：遣大夫吊，辞曰："皇天降灾，子独遭离之，呜呼哀哉！"

《庄子》曰：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吊之曰："几死乎？"曰："然。""子恶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智以惊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无生。非徒无生也，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人且寝于巨室，我噭噭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有喜游者，其马无故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为福？"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为祸？"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马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壮者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子父相保。

《符子》曰：陶之富者朱公丧其中子，邻人往吊之。朱公方拥膝蹲踞，捧头而笑。邻人曰："闻有丧，将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邻人之不通也！"

《说苑》曰：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曰："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尊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叔敖再拜："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高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世说》曰：顾彦先性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顾，不胜其恸，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恸哭，下，执孝子手而去。

贺循《丧服要记》曰：始吊，朝玄端之服也。皮弁绖，素弁而加环绖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变，宾未可以变也。

又曰：古之吊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吊。宾至，主人出，即中门外，西面，北上，拜。宾入门，即位于堂下，当阼阶，西面。宾入，即位，皆哭。哭止，主人拜之。

又曰：大夫吊于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时也。当敛之

时而至，则弁绖，服皮弁之服，以袭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则皮弁绖而加锡衰也。大夫于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绖。

谢兹《丧服图》曰：天王吊三公及三孤，弁绖锡衰。吊六卿，弁绖锡衰。吊大夫，弁绖疑衰。吊士，弁绖缌衰。吊畿内诸侯，弁绖缌衰。

《郭太别传》曰：贾淑字子厚，林亭乡人。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吊之，而钜鹿孙咸直亦至。咸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遽追而谢曰："贾子厚诚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乡，故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又林宗有母丧，徐稚往吊，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

《裴楷别传》曰：裴楷少知名，而风情朗悟。初，陈留阮籍遭母丧，楷弱冠往吊，籍乃离丧位，神志晏然。至乃纵情啸咏，旁若无人。楷不为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独哭；哭毕而退，威容举动无异。

《陶侃传》曰：侃丁母艰，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鳞异。知非常人，遣随而看之，但见双鹤孤而冲天也。

《列女传》曰：鲁黔娄先生之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焉。隐门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缊袍无表。覆以布被，首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

《皇览·逸礼》曰：君使大夫吊于国君，礼锡衰裳弁绖，有下大夫为介，亦如之。士介者，将命者缌衰裳弁绖，异姓葛，同姓麻。

《语林》曰：陈元方遭父丧，形体骨立，其母哀之，以锦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锦被而责之，宾客绝百许日。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二

礼仪部四十一

谥　讳　忌日

谥

《释名》曰：古者诸侯薨时，天子论行以赐谥。惟王者无上，故于南郊称天以谥之。当春秋时，周室卑微，臣谥其父，故诸侯之谥多不以实也。

《周礼》曰：太师，凡大丧，帅其瞽而庶，作柩谥。郑玄注曰：庶，兴也。兴言王之行。陈其生时行迹为作谥。

又曰：太史掌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其读谥诔，亦以太史赐谥。

《礼》曰：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郑玄注曰：子事父母，无贵贱等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其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谥者行之迹也。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君，灵公也。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又曰：死而谥，今也。昔者生无爵，死无谥。古谓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谓之爵，无有谥也。

又曰：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名谓声誉也。先王论行为谥以尊名者，使声誉可得而尊言也。惠犹善也。言声誉虽众，节以其行一大誉者为谥也。

《传》曰：无骇卒，无骇始为卿，未赐族也。羽父请谥于族。公问于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祚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

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

又曰：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

又曰：楚恭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为‘恭’，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得谓之恭乎？请谥之‘恭’。”大夫从之。

又曰：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钮诸曰“成子”。

《论语》曰：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汉书》曰：景令诸侯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谥，奏诔策。

又曰：贾山奏事曰：“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三四十世也。”

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者。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万也。

张璠《汉书》曰：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吊，累行论谥，曰：“宜为‘贞节先生’。”

又曰：蔡雍尝至朱穆家写其书，及穆卒，雍及门人共谥穆曰“忠文”。璠论曰：夫谥者，上之所赠，非丁之所造。故颜冉至德，不闻有谥。蔡朱二子各以衰代藏否不立，故私议也。

范晔《后汉书》曰：夏侯恭善为文章，诸儒共谥曰“宣明”。子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凡四十篇。举孝廉，早卒。乡人号曰“文德先生”。

《魏书》曰：有司议谥，以为钟繇昔为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民无怨者，犹于张之在汉也。诏曰：“太傅功高德茂，位为师傅。论行赐谥，当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张之德耳，乃(荣)[策]谥曰‘成

侯'。"

干宝《晋记》曰:何曾卒,下礼官谥。博士秦秀议曰:"曾资性骄奢,不修轨则。弈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诟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威肆行曰'丑'。曾宜谥为'缪丑'。"

又曰:太尉鲁公贾充薨。初,充用韩谧为贾氏嗣,上特许之。及议谥,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案《谥法》:昏乱纪度曰荒。充宜谥曰荒。"上弗从,赐谥曰武。

《晋书》曰:太康八年,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阳男郭弈为景侯,有司奏云:"晋受命以来,祖宗号谥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弈与景皇同,不可听。宜谥曰穆。"

《晋中兴书》曰:中宗即尊号也,时赐谥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遵上疏曰:"臣闻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名则实称,不诬而已。近代以来,惟爵得谥,武官牙门有爵必谥,卿校常伯无爵,悉不赐谥,甚失制谥之本。今中兴肇建,勋德兼被,宜深体前训,使行以谥彰,岂可限以有爵?"中宗纳焉。自后公卿无爵而谥,自遵始也。

沈约《宋书》曰:江智渊出为北中郎长史。初,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谥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石柱,谓智渊曰:"此柱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惧。

《(宋书)》曰:刘康祖出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魏永昌王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结车营而进。魏军四面来攻,众分为三,且休且战。康祖率厉士将,无不一当百。魏军死者大半,流血没踝。矢中头而死,于是大败,举军沦覆,免者才数十人。魏人传康祖首示彭城百姓。(王)赠益州刺史,谥曰壮。

又[南史]曰:萧眇音秒。素为诸暨令,到县十余日,挂衣冠于县门而去。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齐太尉王俭女,久与

别居，遂无子。卒，亲故迹其事行，谥曰"贞文先生"。

又曰：昙首卒，文帝临、恸，叹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国之衰也。"中书舍人周赴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殡。"上曰："直是我家衰耳。"以预诛羡之等谋，追封预宁县侯，谥曰文。

又曰：王晏为吏部尚书令。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欲依王（遵）谥为文献。晏启上曰："（遵）乃得此谥，但宋来不加素族。"出谓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

《后魏书》曰：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谥宣尼曰"大圣尼父"，告谥孔庙。

《齐书》曰：长沙威王晃。武帝尝幸钟山，晃从驾，以马稍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每远州献骏马，上辄令晃于华林中调试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缘此意，故谥曰威。任城即魏任城王彰也。

《梁书》曰：萧子显卒，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

又曰：徐勉卒，武帝闻而流涕，即车驾临殡。皇太后亦举哀朝堂。有司奏谥："居敬行简曰简，执心决断曰肃。"因谥简肃公。

又曰：萧机字智通，位湘州刺史，美姿容，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然而好弄尚力，远士子，近小人。为州专意聚敛，无政绩，频被案劾。将葬，有司请谥。诏曰："王好内怠政，宜谥曰炀。"

又曰：萧晔为晋陵太守。晔初至，郡属旱。躬自祈祷，果获甘润。郡多猛兽为害，晔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晔寝疾历年，官曹拥滞。有司案谥法："言行相违曰僭。"乃谥曰僭侯。

《陈书》曰：袁泌为司徒左长史，卒于官。临终，戒其子芳华曰："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后，敛手足，旋葬，无得受赠谥。"其子述泌遗意，朝廷不许，谥曰质。

《唐书》曰：开元中，赠左丞相程行谌谥曰贞，歧王府长史裴子余谥曰孝。同时列上。中书令张说省之，曰："程，裴二谥，可谓谥之无愧也。"

又曰：贞元中，太常奏马燧谥景武，上改为庄武，以避太祖谥。

又曰：元和中，赐太子宾客于頔谥曰思。初，有司谥曰厉，至是特易之。右丞张正甫封其敕，请还本谥。补阙高铖上疏曰："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垂范如此，尚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

《大戴礼》曰：周公旦为太师，相嗣王，作谥法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状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谥，慎也。以人行之始终，悉慎录之以为名也。

《礼记外传》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谥。古谓殷夏之前。谥法，周公所为也。尧、舜、禹、汤皆后追议其功耳。谥者，行之迹也。累积平生所行事善恶而定其名也。有大行，受大名，谓之景行；景，大也。有大善若禹、汤、文武者。小善受小名。若宣若成，其德狭也。文经天地，其德博也；武定祸乱，其功大也。

《五经通义》曰：谥者，死后之称，累生时之行而谥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谥，所以劝善戒恶也。谥之言列其所行。身虽死，名常存，故谥也。

《白虎通》曰：谥者何谓也？谥之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进劝威德，使上务礼节，死乃谥之。《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始终不能若一，故据其终后可知也。今世所以临葬而谥之何？因众会，欲显扬之也。谥或一言，或两言何？文者一言为谥，质者两言为谥。故汤死后称成汤，是明二言为谥也。谥七十二品。

《礼·谥法》曰：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慈惠爱民曰文，刚德理直曰武。天子崩，大臣至郊谥之者何？以为臣子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美者，故之郊，明不得欺天也。

又曰：卿大夫老归，死有谥何？谥者，别尊卑，彰有德。卿大夫归，无过，犹有禄位，故有谥也。夫人无谥者何？无爵，故无谥。或曰：夫人有谥。夫人，国之母，修闺门之内，即下亦化之，故设谥以

彰其善恶。

《春秋传》曰："葬宋恭姬。"《[公羊]传》曰："其称谥何？贤也。"

《传》曰："哀者何？庄公夫人也。卿大夫妻无谥者何？贱也。八妾所以无谥何？卑贱无所能豫，犹士(毕)[卑]小，不得有谥。太子夫人无谥何？本妇人，随夫，太子无谥，则夫人不得有谥。天子太子，元士也，士无谥，知太子亦无谥也。附庸所以无谥何？卑小无爵也。"

《王制》曰：古者之制爵禄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无爵也。号谥何法？生称火，死称灰也。

《抱朴子》曰：上古无谥，始于周家耳。黄帝谥，盖后人追为之。谥取其治世时行迹而已，非黄帝群臣之作也。俗人通自不信仙，宁肯追以仙谥黄帝乎？

《穆天子传》曰：为盛姬谥曰哀俶人。

《荀氏家传》曰：荀爽对象策曰："臣闻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汉之谥帝称孝者，其义取此。故汉制使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以孝为务也。

《列女传》曰：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焉，曰："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昔先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其余富也；君尝欲授之以国相，先生辞而弗为，是其余贵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崔骃《章帝谥议》曰："臣闻号者，功之表；谥者，行之迹。据德录功，各当其实。《孝经》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唐书》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纲纪四方。"

又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喻文王圣德，有金玉之质，犹云汉之在天也。举表拆义，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臣愚以宜上尊号曰章。唐独孤及谥吕谨曰"肃"严郢

驳曰：国家故事，宰臣之谥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无害，武能禁暴，贞则干事，忠则利人，盛烈宏规，不可备举。传叙八元之德曰忠肃恭懿。若以美谥，拟于形容，请曰忠肃。"及重议曰："谥法在惩恶劝善，不在字多，必称其大而略其细。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之谥，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其事业不一，谓一文不足以纪其善，于是有文、成、景、桓、成之谥。虽黩礼甚矣，然犹褒不失人。唐兴，参用周秦之制，以魏征为文贞，萧瑀为贞褊。其杜如晦封彝，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并当时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谥不过一字，不闻子孙佐吏有以字少称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果在乎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靖)[觀]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灵、魏安厘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宪，不如萧瑀之贞褊也。然肃者，威德克就之名，以谨之从政，威能闲邪，德可济众，故以肃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犹随会宁俞之不称文，岂必因而重之然后为美？魏晋以来，贾许之筹算，贾逵之忠庄，张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顾雍之密重，王浑之器量，刘恢之鉴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东平，宜无惭德，死之日，并谥曰肃。当代不以为贬，何尝征一字二字以为之升降乎？"

讳

《周礼》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志谓记也。先王死为忌，名为讳。

《礼》曰：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远不及也。谓幼孤不及识父母，不至于祖名也。孝子闻名心惧，讳之由心也。谓庶人也。适士以庙事祖，虽不逮父母，犹讳祖也。大夫之所有公讳。避君讳也。《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谓

有事于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尊无二也。《大》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臣于夫人之家恩远也。质，独对也。妇讳不出门。妇亲近于宫中，言避之耳。大功小功不讳。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又曰：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称，举也。

又曰：过而举君之讳则起，举犹言也。起立者，失言而变自新。与君之讳同则称字。谓诸臣之名也。

又曰：卒哭而讳。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讳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与父(母)[同]讳。父为其亲讳，则子不敢不从讳也。诸王父母以不之亲讳，是谓士也。天子诸侯讳群祖。母之讳，宫中讳。妻之讳，不举诸其侧。与从祖昆弟同名，则讳之。

《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君父之臣，固非臣子所斥。然礼既卒哭，以大泽徇曰舍，故而讳新曰舍。亲尽乏祖而讳新死者，故言以大讳事神名丝将讳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萧子显《齐书》曰：始安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凤字景慈，卒于宋。明帝赠始安靖王，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太极东堂画凤鸟，题为神鸟，而鸾鸟为神雀。

《南史》曰：王琨避讳过甚，父名怿，母名恭，心不得犯焉。时咸谓矫枉过正。

又曰：王亮，王攸之子，为晋陵太守。在职清公，有美政。时有晋陵令沈瓒之，性粗疏，好犯亮讳。亮不堪，遂启代之。瓒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讳被代，未知明府讳。若为攸字，当作[无骰尊]旁，(安犬犹)[旁]为犬旁(安酋猷)[无骰尊]。若是有心悠、无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瓒之拊掌大笑而去。

《唐书》曰：贾曾除中书舍人，固辞，以父忠同音。识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异，于礼无嫌，曾乃就职。

《颜氏家训》曰：近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

《世说》曰：桓玄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粗

疏。"

《语林》曰：王蓝田作会稽令，人问讳，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无复讳。徐邈表不讳太子名，(议)[义]兴太守褚爽上表称皇太子名，尚书下之礼官，以时议其可否？礼官议疑，无适准正，聊率所见，以论之曰：《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案：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一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称武王名，可益明矣。"

忌 日

《礼》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忌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私。忌日，亲亡之日。忌日者不用举他事，为有时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于亲，以此日忘其哀心如丧时。

《续汉书》曰：申徒与屠字同。蟠字子龙，父母卒，蟠思慕，不饮酒食肉十余年。忌日哀戚，辄三日不食。

《晋书》曰：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日，是忌月。范汪问王彪之，答云："《礼》无忌月，不敢以所不见便谓无之。"博士曹耽、荀讷等并谓无忌月之文，不应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当复有忌岁。"

《唐书》曰：万岁通天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凯旋，欲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将入城，例有军乐，今属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鸾台侍郎王方庆奏："案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晋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纳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语。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军乐是军容，与常不同。请振作，于事无嫌。"

《孔丛子》曰：季节见于子顺，子顺赐之酒，辞，问其故，对曰："今家之忌日也。"故子顺曰："饮也。礼，虽衰麻见于君、先生，君及先生与之粱肉，无辞。所以敬尊长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轻矣。"

萧广济《孝子传》：王修字叔治，北海人。年十岁，丧母。母以

社日亡。来年社日，修哀感悲号，邻人为之罢社。

《世说》曰：前辈人忌日，惟不饮酒作乐。王世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须臾欲作音声，王便去，时单往卫洗马墓下弹马。

《语林》曰：桓玄不立忌日，政有忌时。每至日，弦觞无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三

乐部一

雅乐上

《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书》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胄子，国子也。古者司乐以教国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周礼》曰：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

又曰：天子宫悬，四面如宫。诸侯轩悬，去南面，余三面形如轩，亦曰曲轩。大夫判悬，又去其北面。士特悬。凡乐，钟磬之半为堵，全为肆。

又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郑玄注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也。庸，有常也。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兴谓以善物喻善事也。道读曰導也者，言古以喻今。以乐舞教国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护》、《大武》。

又曰：大司乐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卷》，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黄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护》，以享先妣；乃奏无射，

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又曰：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祇，再变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祇，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祇，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祇，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又曰：凡乐，圜钟为宫，夹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皆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又曰：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肆夏》、《王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簇夏》、《祴夏》、《驁夏》。以钟鼓者，先击钟，次击鼓。九夏，夏，大也，乐之大歌有九。祴读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

《礼》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成方，谓之音；方犹文章。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执也。羽，翟也，旄牛尾也。文舞所执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凡音浊者尊，清者卑。怗懘，弊败不和貌也。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卑，其君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

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正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同谓齐好恶，异谓别贵贱。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流谓合行不敬也。离谓析居不和也。乐由中出，和在心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述谓训其义也。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化犹生也。谓犹形体异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惟大圣乎？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忧思；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贷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内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简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道谓仁义也。欲谓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方犹道也。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

又曰：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柷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犹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而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骄志。此四者，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壎、塤、箎、簫。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鉴，鉴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所以治心者也。致犹深审也。子谅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则寡于利欲，寡于利欲则乐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见信如天也，不怒而见畏如神。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鄙诈入之谓利欲生。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极，至也。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减犹倦也。盈犹溢也。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乐以统情，礼以理行，情溢而行倦，则进之，隘之则使反。进谓自负强，反谓自损神也。文犹美也。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放，淫于声乐不能止也。报读曰褒，犹进也。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得谓晓其义，知其归。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

又曰：孔子闲居，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子夏曰："三无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子夏曰："言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犹有五起焉。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于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定；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又曰：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又曰：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威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也。

又曰：《郊特牲》曰：宾入大门而作《肆夏》，示易以敬。宾，朝聘者。易，和悦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美此礼也。乐由阳来者，礼由阴作者，阴阳和而万物得也。

《传》曰：曹太子来朝，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酒始献也。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施父鲁大夫也。

又曰：晋郄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郄至将登，金奏作于下，击钟而奏乐也。惊而走出。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四

乐部二

雅乐中

《传》曰：吴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也，犹未也，犹有商纣，未尽善也。然勤而无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哉！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表东海者，其大公乎！"为之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险，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熙熙，和乐声也。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所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诗《韶护》者，殷汤乐也。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禹之乐也。"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韶箾》者，舜之乐也。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覆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

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又曰：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乐名也。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王者后；鲁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礼乐，故可观也。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则作四代之乐也。别祭群公，则用诸乐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乐也。舞师题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题，识也。以大旌表识其行列也。晋侯惧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见之，人心倘有所畏。卜，桑林见。祟见于卜兆也。荀偃、士匄欲奔奔，走还宋。祷，谢。请祷焉，荀罃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言自当加罪于宋。晋侯有间。

又曰：晋与诸侯伐郑，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皆乐师名。歌钟二肆，肆，列也。悬十六为一肆，三十二枚也。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大夫有功则赐乐也。

《论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乎盈耳。德而美之。

又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言乐不但崇此钟鼓而已，所贵者，贵其移风易俗也。

又曰：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始作谓金奏时。闻金作，人皆翕如，变动之貌。从之，纯如也，从读曰纵纵之，谓八音皆作。纯如，感和之貌。皦如也，绎如也，以成。”皦如，使清别之貌也。绎如，志意条达。

又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谓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未尽善致太平。

《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尔雅》曰：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郭璞注：皆五音之别名，其义未详。

《史记》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鹊曰：“昔秦缪公尝如

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

又曰：乐所以上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

又曰：凡乐者，使万民感荡涤雅秽，斟酌以饰厥性。

又曰：太史公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又曰：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相通，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行何隘也。夫南风之诗，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天下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得天下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叛之，故身死国亡。

《汉书》曰：声者，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纳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番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又曰：乐者，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此先王立乐之方也。

又曰：乐者，歌九德，诵六诗。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享之也。

又曰：夫乐，通神明，安民庶，故听者无不虚己竦神，悦而成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而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举，故诗曰："磬管锵锵，降福穰穰。"

《魏志》曰：太祖以杜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散骑侍

郎邓静、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时知先代诸舞。总究研精，远考经诰，近采故事，教习讲律，备作乐器，复先代之乐，皆自夔始也。

《吴录》曰：吴中呼周瑜为"周郎"。瑜精意音乐，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而顾。时吴人谣曰："曲复(设)[误]，周郎顾。"

《宋书·臧(嘉)[熹]传》曰：武帝入京城，进至建业，桓玄走。武帝使(喜)[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府库，有金饰乐器。武帝问(喜)[熹]："卿欲此乎?"(喜)[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室，虽复不肖，实无情于乐。"帝笑曰："聊以戏耳。"

《齐书·萧惠基传》曰：自宋大明已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后秦录·姚兴传》曰：济南公邕字子和，兴之弟也。尤喜音乐，皆能度其盈虚，增改曲调，世咸传之，号"济南新调"。

《后魏书》曰：元孚封万年乡男。永安末，乐器残缺，庄帝命孚修之。上表曰："昔太和中，故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丞前已来。置宫悬四箱，(笋)[簨]虡十六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簇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若)[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虡悬架首，(和)[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鬼氏》修广之规，《(声)[磬]氏》居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响，损除繁重，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吕，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

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奏可。于时缙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反。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时复称善。

《隋书》曰：文帝性恭俭，不好声妓。尝遣牛弘定乐，帝曰：“非正声雅乐清商九部四舞，皆令罢之。”

又曰：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于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又尝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泊隋，俱不得调。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令)[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否。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规。为八十四(卷)，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疑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诰)[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初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详者，上皆悦。先生当言从胡僧受学，云是佛象菩萨所传音律，然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怒曰：“胡僧所传。仍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寝。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

其资物逃。宝常饥馁，无人赡，竟饿而死。及将死也，取其所著书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采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金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又曰：文帝开皇六年，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缪既久，积年议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所事体大，不可速成。"帝意乃解。

又曰：开皇中，亡齐伎曹妙达、安马驹等以艺游三公之家，新声变曲，倾动当世，天子不能禁也。帝令妙达理郊庙乐，咸写《倾杯》、《行天》之声。万宝常观于乐署部伎乐中，惟百济乐清，有歌人间讴谣之曲，为耳目之娱者，不可胜载。

《唐书》曰：郑从谠在汴时，以兄处诲尝为镇帅，殁于是郡，讫一政受代，不于公署举乐。

又曰：王涯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丞虑押乐工献于梨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采。

又曰：乾元初，上谓于休烈曰："古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札，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之器也，(人)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伦，或钟声失度。集乐工考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三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又曰：祖孝系随毛爽授律，皆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

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母，以气候为子，以一中气所有，（以）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其余月建皆依运行，每月各以本律为宫旋，宫之义由斯著矣。武德之乐，汉克暴秦之从所作也，言以武德除乱，使天下乐行也。四时之乐，文帝之作也，言以己节俭泽施于四海，天下和平也。

又曰：正月，享西京太庙，大乐令裴知古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国为唐。

《国史补》曰：宋沉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调，沉考钟律得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五

乐部三

雅乐下　　律吕

雅乐下

《国语》曰：夫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大不逾宫，细不过羽，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尾丝尚商，匏竹尚徵，革木一声。吕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土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清浊相应曰声，声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金磨之，石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以节八风。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人众亦家纵乐五日，以迎日冬至。人主备八能之士，撞黄钟之钟，击黄钟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击黄钟之鼓，用马革，鼓员径八尺一寸；鼓黄钟之瑟，瑟用槐木，瑟长八尺一寸。吹黄钟之律，间音以竽补，竽长四尺二寸。天地以和应，黄钟之音。得蕤宾之律应，则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贺于人主，因请政所行，请五官之符，各受其赏。声之调者时气和，则人主以礼赐公卿列士。五日仪定，天地之气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之德，则阴阳之晷如度数。夏日至之礼，如冬日至之礼，舞八乐皆以肃敬为戒。八音者，《云门》《五英》《大箫》《大卷》《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黄钟之音调，诸气和；人主之音顺，则蕤宾之律应，磬声和；公卿大夫列士诚信，林钟之律应。此谓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颛（客）[容]《春秋释例》曰：周用六代之礼乐，故有《云门》、《咸

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鲁受四代之礼乐，故不舞《云门》、《咸池》，示有降杀也。

《五经通义》曰：受命而王者，六乐焉。以太一乐天，以《咸池》乐地，以《肆夏》乐人，以《大夏》乐四时，以《大护》乐五行神明，以《大武》乐六律，各象其性而为之制，以乐其先祖。

又曰：歌舞同处耶？异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养形，歌者有声，舞者有形。何言歌在堂也？以《燕礼》曰"升歌《鹿鸣》"，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户"，以是明之。

《韩诗外传》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钟，将出，则撞黄钟，而右五钟应之。马鸣中规，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出入中规，折旋中矩。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以治容貌，容貌治则得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鹿马鸣，及倮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蕤宾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升堂即席，告入也。此言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

又曰：汤作《护》，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白虎通》曰：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声音何？声，鸣也，闻其声即知所生。声音者，谓宫、商、角、徵、羽也。音，饮也，刚弱清浊和而相饮也。音有八，谓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太平乃作乐，乐所以防淫奢。民饥寒，何乐之防？

《子思子》曰：繁于乐者重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君子同则有乐，异则有礼。

《孟子》曰：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臣请为王言之。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百姓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墨子》曰：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琴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吟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脱，弓张而不弛。"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环天下自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循九韶。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吾闻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乐逾繁者，治逾寡。自此观之，非所以治天下也。"

又曰：齐康公有乐万人，食必粱肉，衣必文绣。

《庄子》曰：北门成闻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始闻之惧，后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太清，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或谓之死，或谓之生，行流散徙，不主常声，此之谓天乐也。"

《淮南子》曰：奏雅乐者如于阳阿采菱。许慎注曰：楚乐之名也。邯郸有鄙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也。李奇，赵之善乐者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三日而终，是曰《乐池》。

《山海经》曰：祝融生子长琴，是处播山（始），始作乐。

《世说》曰：荀公曾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四指，自谓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论谓之神解。每至公会作乐，荀心识阮意必谓之不调，而阮口初无言，直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田父耕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阮之妙解，征阮南还。

《说苑》曰：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击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韶乐方作。"故乐不独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乐说》曰：圣人作乐，不以为娱乐，以观得失之节，故不取备于一人，必须八能之士。故八士或调阴阳，或调五行，或调盛人，或调律历，或调五音。与天地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也。七始谓四方天地人也。

又曰：上元者，天气也，居中，调礼乐教化流行，总五行气为一。下元者，地气也，为万物始质也，为万物之容范。中元者，人气也，其气以定万物，通于四时，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时元者，受气于天，布之于地，以时出入万物者也。风元者，礼乐之本，万物之首，物莫不以风成熟也。圣王知物极盛则衰，暑极则寒，乐极则哀，是以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圣人作乐，绳以五元，度以五星，碌贞以道德，弹形以绳墨，贤者进，佞人伏。绳，正也。碌，摩也。贞，正也。弹，割也。

《要览》曰：桓君山曰："余兄弟颇好音，尝至洛听音，终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则欲罢不能，不入其意，故过已。

《风俗通》曰：案刘歆《钟律书》曰："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知礼乐之文者能

述。"

华谭论曰：夫无声者五音之祖；无形者，万物之君。本其祖，然后情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后正妍朴之容；推精朴以捡得失，稽清浊以接在亡。夫宿瘤、嫫母经日，而人不视者何？一尺之面丑也。西施、毛嫱靡服，而人左顾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美而陈亡，濮水以声好而国灭，夫何淫哇之有乎？是以圣王知物之感人无穷，而情之好恶无节；无穷则人不能防其行，无节则中材不能制其欲。是以为制可行之礼，立中庸之法，使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乐之妙以为教也。

阮籍《乐论》曰：圣人之作乐，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气。奏之圆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上。吴楚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忻，云终身之乐淫纵之俗，故江淮以南其民好杀，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客，气发于中，声入于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也。

恒谭《新论》曰：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子云曰："事浅易喜，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

律　吕

《周礼》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注云：以合阴阳之声者，声之阴阳各有合也。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辰在娵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辰在析木之津。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

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中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夹钟，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辰与建交错互处如表里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则以阴阳六体为之。黄钟初九下生林钟之初六也，林钟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钟之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上生夹钟之六五，夹钟又下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妇，异位者象母子，所谓律娶妻而吕生子者也。

又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注云：阳声属天，阴声属地。天地之声，布于四方。故书"同"或作"铜"。郑司农云：阳律以竹为管，阴律以铜为管。竹，阳也；铜，阴也，各顺其性。

《吕氏春秋》曰：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钟徵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歆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之)[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太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为上[生]，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曰行其风，以生十二律。故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

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正十二律也。

《乐书》曰：雅乐部器，随律定声，合德其所也。黄钟之均则用黄钟之器合，太簇之均则用太簇之器，是故旋宫法此。声律克谐，则无借器。度音咸取中声协律，是以三倍黄钟而大至于雷霆，谓黄钟之律度三分。九寸而倍，成一尺八寸，则合雷霆之浊声也；九寸而减，余四寸五分，则应中宫之清声也。惟当九寸是谓正声，而可协和神人，感通天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故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故《书》曰：声依永，律和声，则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谓孤竹之管，律应夹钟，声与气谐，故感天神而降。孤竹之管，律应林钟，声与器谐，故感地祇而出。阴竹之管，律应黄钟，声与器谐，故感人鬼而至。

《乐纂》云：昔晋人有铜藻盘，无故自鸣。问之于张茂先，答曰："此器与洛阳宫钟声相谐，宫中撞钟，故鸣也。若以镦之，音殊，其鸣可止。"后果如其言也。是故乐之制器，法度均声，得之毫厘，失之千里。故大乐之道与政通矣。

《古今乐录》曰：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代号知音，能以管候气，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理）[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并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焉。

又曰：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于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地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开)[间]，气始

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帝异之，问牛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帝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和，非月别暴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得对。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六

乐部四

历代乐

《吕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投犹蹈也。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又曰：黄帝命伶伦与营援铸十二钟和五音，以诏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空桑，邑名。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德与天合，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命鳝先为乐倡，倡始。鳝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和盛之貌。帝喾命咸墨作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倕有作为击鼓、钟磬、吹笙、展管篪、鞞推衡。帝喾乃令人弃，两手相击曰弃。或击鼙，击钟磬，吹笙，展管篪，因令凤、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康，乐也，安也。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溪谷之音以歌，质当为夔。乃以麋辂冥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瞽叟乃拌五经之瑟，拌，分。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卯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琴，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之勤劳天下，日夜不解，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道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招其功。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害万民，侵削诸侯，不用度轨，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

州以诛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六招》、《六列》、《六英》，以见其善。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三淫：割心，断胫，刳孕。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以绳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兊以兵，克之于牧野。乃(篇)[荐]俘馘于京太室，乃令周公作(先)《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服象兽名。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纯纯，离而复合，合而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盛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宿日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寒或暑，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本于太一，化于阴阳；萌牙始厥，厥动。凝寒以刑，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先[王]定，乐，由此生。天下太平，万民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夫音亦有适，大钜则志荡，以荡听钜，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大，振，动。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詹，詹音也。不詹则窕。大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灵极病。溪极则不监，不监则竭。监，察。大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搏，不搏则怒。不搏，入不专一人。故大钜、大小、大清、大浊皆非适也。桀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十(秩)[钟]。钟律之名。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移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其乐不乐，其民怨，其生伤。其生与乐也，若水之于炭，反以自外，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又曰：帝颛顼好音，乃令飞龙作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帝喾命咸池黑作《唐歌》、《九招》、《六列》。禹疏三江五湖，命皋繇为《夏

龠》、《九成》。汤率六州以诛桀之罪，命伊尹为《大护》、歌《晨露》。武王以六师伐殷，乃命周公作为《大武》。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乐书》曰：谨案《礼记》疏云："伏羲乐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运成立，甲历始基，画八卦以定阴阳，造琴瑟以谐律吕，继德之乐，故曰《立基》也。神农乐曰《下谋》，言神农播种百谷，济育群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设降神谋，故乐曰《下谋》，以明功也。黄帝乐曰《云门》，言黄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财，德如云出其门，民可有于族类，故乐曰《云门》。"

《帝系谱》曰：女娲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圣氏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乐既成，天下幽微无不得理。

《乐纬》曰：黄帝之乐曰《咸池》，池者，施也。造施于民，故曰咸池。颛顼之乐曰《六茎》，道有根茎，故曰六茎。帝喾之乐曰《五英》，道有英华，故曰五英。尧曰《大章》，尧时仁义大行，法度彰明，故曰大章。舜曰《箫韶》，韶，绍也。舜绍尧之后，修行其道，故曰箫韶。禹曰《大夏》禹承二帝之后，道重太平，故曰大夏。，殷曰《大护》，汤承衰而起，护先王之道，故曰大护。周曰《勺》，又曰《大武》。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不空作乐。乐者，和盈于内，动发于外。应其发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为本。舜之时，民乐其绍尧业，故韶者，绍也。禹之时，民大乐其骈三圣相继，故夏者，大也。骈读曰频。频犹凡也。汤之时，民大乐其救于患害，故护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乐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各乐其君所为，故不可合四家以为一也。

《乐苑》曰：文王乐名《巨业》，武王乐名《象武》。

《汉书》曰：乐家有能制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记其镈锵钟鼓而已，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雅人制高庙乐，太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犹古降神之乐也。

皇帝太庙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服虔曰：叔孙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飨也。皇帝献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韦昭曰：唐山，姓也。曰：周有《房中乐》。至奏，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宗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已所自作。明者，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以为《采德》，以尊世宗庙。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昭容》乐者，犹古之《韶夏》也，主出武（城）德舞。礼容乐者，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武不失节，能以礼乐终也。皆因秦旧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父老相乐，醉酒，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儿童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依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善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是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欲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上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韦昭曰：以竹为宫，天子居之。

《后汉书》：东平王苍议，以为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皆不相袭，以明功德。光武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修建三雍，肃祗禋祀，德化巍巍，比隆前代。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舞名宜

曰《大武》之舞。谨采百官颂可登者，歌一章四句以为曲。上从其议。

《魏志》曰：明帝时，有奏武皇帝拔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明帝制作兴治为魏列祖，乐用《章斌》之舞。

沈约《宋书》曰：周存六代之乐，至秦惟余《韶舞》而已。始周舞曰《五行》，汉高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高祖又作《昭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汉又有《云翘》、《育命》之舞，虽莫知其所从来，然旧以祀天地也。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亦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采《文始》、《五行》、《武德》《真修》为文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荐之世祖之庙。皇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加至乐》曰《迎灵乐》，《琥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歌诗多即前代之辞，惟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诗而已。

又曰：晋武帝太始二年，改郊庙新歌，其乐舞亦仍旧。又改魏《昭武》、《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宜周乐名。太常贺修答云："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者难以音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故太宁末，又访防孚等增益之。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又未有金石也。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一舞，次更修正钟磬。勖薨，事犹不竟。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郎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莫有记者。

又曰：魏公卿奏曰："烈祖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著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彰明也。臣等

谨制乐名曰《章斌》、《文武》之舞。"

又曰：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乃晋乐也。太常郑鲜之等各撰立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撰歌七首，并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旧正朝设乐，改大乐诸歌诗。王韶之撰二十二章。又改《正德》舞曰《前舞》，《文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大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颜延之造歌诗，庙舞犹阙。孝武建元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郊庙宜设备乐。于是使内外博议，竟陵王诞等并同万秋议。建平王宏议，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君)[名]，章皇太后《永乐》、《永至》等乐仍旧，皇帝祠南郊及庙迎神、送神并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及庙中诸东壁奏登歌。其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之乐，郊庙同。孝武又使谢庄造郊庙、明堂诸乐歌辞。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歌伎旧，并于殿设作庙祠，依新仪主登歌，人上殿弦管住下。令元会登歌亦上殿，弦管住下。

《(梁书)[隋书·音乐志上]》：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下诏求学术通明者皆陈所见。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为通，以定雅乐，莫不和韵。初，齐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武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身服朝衣，而足蒸宴履？"于是去笔。乃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以武舞为《大壮舞》，取《易》云"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以文舞为《大观舞》，取"大观在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乃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雅。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奏《永至》齐及梁

初亦同，至是改为“《皇雅》，取《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也，二郊、太庙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诗》“君子万年，永锡尔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寿酒，奏《介雅》，取《诗》“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也。食举，奏《需雅》，取《易》“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也。撤馔，奏《雍雅》，取《礼记》“大飨客以《雍撤》”也，并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废帝元徽二年《仪注》奏《引牲》，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涤]《雅》，取《礼记》“帝牛必在涤三月”荐毛血，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荐》，至是[改]为《牲雅》，[取]《左氏传》“牲牷肥腯”，北郊、明堂，太庙并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夏》，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诚)[诚]雅，取《尚书》“至诚感神”。皇帝饮福酒，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胙》，至齐不改，梁初，为永胙。至是改为《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浇)[君洗]玉爵献(即)[卿]”。今之福酒，亦古之献义也。北郊、明堂、太庙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远》，及齐不改，就埋位，齐永明六年《仪注》奏《隶幽》。至是燎埋具奏《禋雅》，取《周礼·太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众官出入，宋元徽三年，《仪注》奏《肃咸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俊雅，取《礼记》“司徒选士子之秀者而升之于学，曰俊士也。”二郊、太庙、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辞并沈约所制。是时祀乐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监七年，将有事太庙，诏曰：“《礼》云：‘斋日不乐。’今亲奉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详议。”八座承郎参议，请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帝从之，遂为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谓金，蹄谓马也，白，金色。”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

爱》[《水》]、断(水)《苦转》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其后台城沦没,侯景以简文女溧汤公主为妃,请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乐。景仪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曰:"陛下何不乐也?"帝强笑曰:"丞相(亦)[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何独超世?"自此乐府[不]修风雅咸尽。及破侯景,诸乐并在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周人初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多没为奴婢。

(又)[《陈书·姚察传》]曰:陈武帝欲设乐,有司议以武帝议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惟祠部侍郎姚察乃转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伏。

又曰:周乐曰《武》,曰《勺》。《武》象武王能以武禁暴也,《勺》象周公制礼斟文武之道也。又有房中之歌,后妃之德。周备六代之乐,惟阙《六茎》与《五英》。至秦,余《韶》、《武》、《房中》而已。始皇改《武》曰《五行》,《房中》曰《寿人》,衣服用五行之色。

又曰:汉高帝改《韶乐》曰《文始》。高帝好《寿人》之声。惠帝使太乐令夏侯宽合之弦管,改名曰《安世》。魏复《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改《安世》曰《正世》。晋改《大韶》曰《宣文》,《正世》曰《房中》。晋乱,后亡。文舞秉羽龠,皆宣文之遗法。

又曰:汉乐曰《武德》、《昭容》、《巴渝》、《四时》、《昭德》、《盛德》、《大武》、《云翘》、《育命》。《武德》、《昭容》、《巴渝》,并高祖所造也。《武德》,舞人执干戚,以象天下行武除乱也。《四时》,文帝所作,以象天下太平。《昭德》,景帝作之,以享太宗庙。《盛德》,宣帝作之,以享世祖庙。诸帝之庙,常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帝(祖)加《武德》而去《四时》。酎祭,高祖歌《海泰》、《龟龙》,又有《青阳》、《朱明》、《西皓》、《玄冥》等歌,以迎四气,春夏舞《云翘》,秋冬舞《育命》,季夏则歌《朱明》而兼舞二舞。光武平陇蜀,尊郊祀,高祖配享南祀,兼用五郊歌舞,他时常亦如之。魏武改《武

德》曰《武颂》,《昭容》曰《昭业》,《巴渝》曰《昭武》,《云翘》曰《凤翔》,《育命》曰《灵应》。晋改《昭武》曰《宣武》。遭晋乱,惟《巴渝》存,隋隶清乐部。

又曰:宋乐曰《凯容》、《宣烈》,并文帝所造,至梁亡。梁乐曰《大壮》、《大观》,并武帝所造,至陈亡。隋乐以《夏》为名,舞曰《大武》,文帝所造。自东晋至隋,易服变名为异,其实不全殊也。

又曰:晋乐曰《正德》、《大豫》,并武帝所造。武帝因汉魏旧礼定会仪正。且夜漏未尽七刻,设庭燎;漏尽,皇帝出,钟磬作;公卿奉贽币讫,太乐令跪请奏雅乐,皇帝乃入,谓之晨贺。昼漏上三刻,皇帝又出,百官上寿酒,太乐令跪奏请进乐,鼓吹合作;鼓吹令又奏请进伎,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始废此礼。宋改《正德》为《前舞》,《大豫》为《后舞》,至齐亡。

《唐会要》曰:太宗七年正月七日,制破《阵乐舞》,左圆右方,先偏后五,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牙,以像战阵之形。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舞三变,每变为四陈,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其后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于庭,观者睹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悚然震悚。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于是咸称万岁。

又曰:贞观元年正月,三殿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世间遂有此歌,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曰:"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人,功成化定,陈乐象德,实弘济之盛烈,为将来之观,文容习仪岂得为比!"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

又曰:贞观中,太宗幸庆善宫,宫在武功县,即高祖旧宅。宴从臣于渭滨。其宫即上降诞之所,上乃赋诗十韵,寿丘惟旧迹,丰邑乃前基。奥

余承累圣，悬弧亦在兹。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宝，怀柔万国夷。悌山盛入效，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曰逐卫文仪。端宸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芸黄遍原隰，禾颖积成坻。兵乐还谯宴，欢此大风诗。赏赐闾里，有同汉之宛沛焉。于是起居郎吕才播于乐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之曲。令儿童八佾皆冠进德冠紫裤褶，为《九功》之舞。每冬享燕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奏于庭。先是，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高宗时，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议曰："窃惟二舞肇讴吟属，赞九成之茂烈，叶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孙享之。详览博记，未有皇王正观之礼。"并谓守真议是也。

又曰：咸亨中，高宗自制乐章十（四）[二]首，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诏有司诸大祠享并奏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七

乐部五

鼓吹乐　　四夷乐

鼓吹乐

《乐志》曰：何承天云：鼓吹盖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汉曲有：《朱鹭》、《思悲》、《艾如张》、《上之回》、《拥离》、《战城南》、《巫嵩》、《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耶》、《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鹤》、《钓竿》。魏改十二曲，为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旧拜定功》、《平南荆》、《平关中》、《应帝期》、《邕熙太和》。晋武改为《灵芝祥》、《宣受命》、《征辽东》、《景龙飞》、《平玉衡》、《因时运》、《惟庸蜀》、《天序》、《金灵运》、《夏苗歌》、《秋狝田》、《顺天道》。至梁、周、隋，各述本朝功业，随而改之，以自扬其勋烈。

又曰：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以从军也。张博望入西凉，传其法于西京。初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晋以来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落梅花》、《黄潭子》、《赤枝杨》、《望行人》十曲。

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短箫铙歌，鼓吹之，常亦以赐有功诸侯也。

《唐会要》曰：大和中，太常礼院奏，谨按：凯乐，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乐》："王师大献捷，奏凯乐。"注云："献功之乐也。"又"司马之职，师有功，则凯乐献于社。"注云："兵乐曰凯，《司马法》曰得意则凯乐，所以示喜也。"《左氏传》载：晋文公胜楚，振旅凯以入。

魏晋以来，鼓吹曲章多述当时战功。是则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其后苏定方执贺鲁，李勣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都。谨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今参酌古今，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如后。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名曰偹。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毕，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弟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应圣期》、《贺朝欢》、《君臣同庆乐》等四曲。《破阵乐》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敌乐，共享太平人。《应圣期》词曰：圣德期昌运，雍熙方高清。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开士欣耕稼，销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泽，执贽贺升平。《贺朝欢》词曰：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着，今日告功成。《君臣同庆乐》词曰：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俟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据《周礼·大司乐》注云：献于祖。大司马云：先凯乐于社。谨详礼仪，则社庙之中似合奏乐，伏以尊严之地。铙吹欢哗既无明文，或乖肃敬。今请并于门外陈设，不奏歌曲。俟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伏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周礼》"师有功，则大司马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注曰：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示将威。吹律听声，其术久废，请以秉钺，以存礼文。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于门外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诸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于门外立。讫，然后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

《晋书》曰：卫瓘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

又曰：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从，并持节鼓吹，震耀洛滨。武帝登凌云台望见，曰："伏妃可谓富贵矣。"

又曰：刘毅字仲雄。转司隶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将入东掖门，毅以为不敬，止于门外。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后得入。

又曰：谢尚累位江夏、义阳、随三郡太守，往咨事安西将军庾翼于武昌。翼呼共射，曰："君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副鼓吹给之。

王隐《晋书》曰：陶侃平苏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晋中兴书》曰：汉武时，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凡七郡。立交阯刺史。以州边远，山越不宾，宜加威重，故刺史辄假节，七郡皆加鼓吹。

《齐书》：武帝时，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箱，皆宴乐处也。

又曰：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后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

又曰：张敬儿将拜三司，谓其妻嫂曰："我拜后应开黄阁。"因口自为鼓吹声。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南史》：綦毋珍之贵倖，珍之母随弟钦之作暨杨令。钦之罢县还，珍之迎母至湖孰，辄将青氅百人自随鼓角横吹，都下(当)[富]人追从者百数。

又曰：(桓)[垣]崇祖初于淮阴见高帝，便自比韩、白，惟上独许之。后为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攻寿春，崇祖破之。启至，上谓朝臣曰："崇祖恒自拟韩、白，今真人也。"进为都督。崇祖闻陈显达、李安人皆增给军仪，乃启求鼓吹。上敕曰："韩、白何可不与众异？给鼓吹一部。"

又曰：张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父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竹)[行]田时欲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梁典》曰：高祖衍，生秣陵三楼桥宅，生日，有异光，顶有五岳骨。当还宅，范云闻鼓吹之声，(云)蒙被出视，乃高祖也。云乃深自结托。

《梁书》：侯景即位，乃以广柳车载鼓吹，橐驼马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焉。

又曰：胡僧祐字显果。为天水、天门二郡太守。性好葺缀文词，又多鄙拙，多被戏谑，自矜尤甚。后随伐侯景，回拜领将军，常以所加鼓部置斋中对之。从或献言此乃羽仪，公望隆重。不当如此。答曰："我爱之。"人莫不笑之。

《陈书》：刘仲举字德言。为长安令，政号廉平。陈文帝居乡里，尝诣仲举。时天降雨，仲举独坐斋内，闻外有箫鼓声，俄而帝至。仲举异之，乃深自结托。

《北史》：尔朱荣少时，父新兴曾与荣游池上，忽闻箫鼓音，谓荣曰："古老相传，闻此声皆至公辅。吾年老，当为汝耳。"

《隋书》：鼓吹车上施层楼，四角金龙衔苏、羽葆。凡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在殿庭则画笋虡为楼，上有翔鹭栖乌，或为鹄形。

又曰：蔡征拜吏部尚书，启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征不自量揆，亵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启。"

《唐书》曰：平阳公主葬，特给鼓吹。太常议：妇人无鼓吹。高祖曰："往者公主于司竹园举兵应义，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功，宜特加之。"

又曰：中宗时，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请从婚葬之日，特进鼓吹，宫官亦准此。左台御史唐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作，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钲鼓有灵夔、孔雀、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假如郊祀天地，惟有宫悬而无案架，故知军乐之用，尚不给于神祀，岂容接于闺阃哉？"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县君山，绝峰高崂，远望似舟船，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上自然石覆，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

《吴质别传》曰：质为北中郎将，朝京师，喜迟其到，诏列卤簿作鼓吹，至阙而止。

《江表传》曰：孙策赐周瑜鼓吹，为治馆舍。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报也。"

《邺中记》曰：石虎正会，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辄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阁上。去地丈余，又有女鼓吹。

[摯]虞《新礼仪志》曰：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鼓吹。新礼以礼吉事无凶事无乐，宜除吉卤簿凶服鼓吹。虞按：礼葬有客车郎，吉驾之明文也。

徐广《东车服注》曰：中朝公主有鼓吹。

《幽明录》曰：晋临川太守谢摛夜中闻鼓吹声，兄澡曰："夜者，阴。间不及存，将在身后。"及死，赠长水校尉，加鼓吹。

《世说》曰：《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俗说》曰：桓公作诗，思不来，辄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鸣鹄响长阜，欢，曰："鼓吹固自来人思。"

《语林》曰：陆士衡为河北督日，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军警角鼓吹，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戾)[唳]。"

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敌众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

王浑表曰：吴国临战，牙门将张秦、黄辰，骑督綦毋倪，勇健效武，破贼制胜，以三人之所致也。秦、辰已亡，今倪独在。昔伐蜀有小战功，牙门数人便加鼓吹，至于灭吴一国有未得鼓吹者。臣愚昧，谓圣诏赐倪鼓吹，存录猛将，以尽武人之力也。

陆机《鼓吹赋》曰：原鼓吹之所始，盖禀命于黄轩。

四夷乐

《毛诗·谷风·鼓钟》曰：以雅以南，以龠不僭。为雅为南，舞四夷之乐。大德德广所及也。东夷之乐曰昧、北夷之乐曰禁，西夷之乐曰离，南夷之乐曰任。以为龠舞，若是和而不僭矣。

《周礼·春官·鞮鞻氏》曰：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歌声。

又曰：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夷乐，四夷之乐；散乐，野人为之善者。

又曰：《春官·韎师》曰：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舞，东夷之舞也。

《周礼·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郑玄注曰：东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朱离，北方曰禁。

《礼记·明堂位》曰：《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蛮夷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后汉书》曰：永宁初年，西南夷禅国王献乐及幻人。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大奇之。

又曰：陈禅字纪山，为谏议大夫。西南夷禅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大会作之庭，禅离席举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乐。"

《五经通义》曰：东夷之乐，持矛舞，助时之生；南夷之乐，持羽舞，助时之养。

又：舞四夷之乐，明泽广被四表也。东夷之乐曰《侏离》，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东方所谓《侏离》者何？阳始通，万物之属，离地而生，故谓之《侏离》。南方所以谓《任》者何？阳气盛用事，万物怀任，故谓之《任》。西方所以谓之《禁》者何？西方阴气用事，禁止万物不得长大，故谓之《禁》。北方所以谓之《昧》者何？北方阴气盛用，万物暗昧不见，故谓之《昧》。四夷之乐，何以作之于庙？陈于户。

王子年《拾遗记》曰：成王之时，南垂之南有扶娄夷国，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婉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神怪倏忽。乐府传此，末代犹在焉。

《风土记》曰：越俗饮燕，即鼓拌以为乐，取大素圜，拌以广尺五六者，抱以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蹀地击掌，以应拌节而舞。

《乐部·乐志》曰：《龟兹》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乐，记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觱篥、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鼗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娑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监》。《天竺》起自张重华据凉州，重四译来贡乐器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文曲》。《康国》起自周闵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狄伏）[伎]，因得其声集，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枝）[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三殿农和去》，舞曲有《贺兰》（《体》）[钵]《鼻始》、末[奚波地]。《疏勒》、《安国》、《高丽》，并起后魏平冯氏通西域，因得其伎，繁会其声。《疏勒》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觱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鼗娄鼓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安国》乐器箜篌、琵琶、五弦、笛、箫、双觱篥、正鼓和铜（枝）[拔]等，[《高丽》，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齐鼓、檐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栖》，舞曲有《舞芝栖》。北狄乐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代兴，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因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俞》也。其余不可解。或可汗之词，按今大角，即后魏代箕逻向是也。其曲亦多

可汗之词，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词，虏音不可晓。梁有《钜鹿公主》歌，似是姚苌时歌词，华音与此歌不同。梁乐府鼓吹又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

《唐书·乐志》曰：（乐）《安乐》，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多方正，象城郭，周代谓之城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襋皮帽，舞蹈姿制，（作犹）[犹作]羌胡状。

《唐会要》曰：骠国乐，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纶之词。骠国在云南西南，以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仰，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骠，一作僄。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亦与骠国同。子习此伎以乐后制。使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皆见此乐。

《唐会要》曰：《南诏乐》，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等作《奉圣乐》舞，因西川押云南八国使韦皋以进，时御麟德殿以阅之。

又曰：《高昌乐》，西魏与高昌通，始有此乐。至隋开皇六年，来献圣明乐曲。至太宗朝，伐其国，尽得其乐。事见七部伎门也。

又曰：扶南、天竺二国乐，隋代全用《天竺》列于乐部，不用《扶南》。因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

又曰：《龟兹乐》，自吕光破龟兹，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至后魏有中原，复获之。至隋有《西国龟兹》之号，凡三部。开元中，大盛于时。曹婆罗门者，累代相承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爱之，每弹常自击胡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皆来媵，遂荐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之乐。

又曰：《百济》，贞观中灭二国，尽得其乐。至天后时，《高丽》乐犹二十五曲。贞元末，惟能习一曲，衣服亦渐变其土风矣。其百济至中宗时，工人死散。开元中，歧王䃅为太常卿，复奏置焉。

又曰:《疏勒》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袍锦衿襟,白丝布裤,舞二人,白襖锦袖,赤皮靴、赤皮带。乐用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横笛、箫、觱篥、答腊鼓、腰鼓、鸡楼鼓。《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襖锦袖,绿绫凌浑裆裤,赤皮鞋,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乞寒》者,本西国外蕃之乐也。神龙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无泰上疏曰:"臣谨按《洪范·八政》曰'谋时寒',若能谋事,则时寒顺之,何必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礼》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寒暑不节,阴阳不调,政令之失也。'休咎之应,君臣之感也,理均影响,可不戒哉!"至景云二年,左拾遗朝曰:"《宗谏传》曰:'辛有适伊川,见被发于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礼先亡矣。'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国之人习戎狄之事。一言以贯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滥觞胡俗。伏愿三思,筹其所。"至先天二年十月,中书令张说谏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 今外国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狄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 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 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袭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罇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至开元元年十二月,敕腊月乞塞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乐府杂录》曰: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若皆夷舞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八

乐部六

宴乐　女乐

宴　乐

《乐志》曰：《寿阳》乐，宋南平穆王为豫州刺史所作也。杨叛儿，齐隆昌时，有杨旻母为师巫，旻小随母入宫，及长，[为]后所幸。童谣曰："杨婆儿，共戏来。"语讹为"叛儿"。《西乌飞》，宋州刺史沈攸之举兵思归，所作词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上震》乐，梁武帝所作，有七曲：《凤其至》、《桐柏》、《方寸》、《诸玉龟》、《金丹》等。《筑地》乐，梁孝王筑睢阳城，方七十里，唱声相杵以鼓声也。

又曰：梁武笃敬佛法，作《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转》十篇，名为正乐。陈后主尤重乐声，遣宫女于清乐中造《黄鹤留》、《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歌词绮艳，极于轻薄。又造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隋炀帝不解音律，大制艳曲，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纳刑乐》、《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玉女行觞》、《神仙客》、《阙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后高声献望明乐曲，炀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肆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又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曲：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因称四舞。又炀帝更定清乐为九部，歌曲有《杨叛儿》、《永代乐》，舞曲有《明君》、《于阗》，佛曲有《万代丰》等。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疾者为解。

《唐会要》曰:《清乐者》,凡代之遗声,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氏已来旧(典)[曲]。乐器制度,并诸歌章古调,与魏三祖作者,皆被史籍。自晋氏播迁,其音分散,不复存于内地。苻坚灭梁,得之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收之入江南。及隋平陈后获之,隋文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乃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西凉》等,为九部。隋室丧乱,日益沦缺矣。后朝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词存者有《白云》、《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铎舞》、《白鸠》、《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欢闻》、《团扇》、《懊恼》、《白纻》、《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春江)《月夜》、《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叛儿》、《雅歌》、《龙舟》等三十二曲。《明君》、《雅歌》各二首,《四时》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词,《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见《通典》。当江南之[时],(中)[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诸曲哇淫,然而从容雅缓,犹有士君子之风焉。自长安年以后,朝廷不重古(典)[曲],工伎渐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杨叛儿》、《骁壶》、《春歌》、[秋歌]、《白云》、《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旧乐多或数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渐讹失,与吴音转远,宜取于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工李郎子,北人也。调声已失,云学于前才生。郎子亡后,清乐惟歌一曲词典。词典而音雅。自周、隋以来,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惟琴家独传楚汉声及清调瑟调。蔡邕五弄谓之九弄,雅乐尚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国子,乐用瞽师。汉魏以后,皆以贱隶为之,惟雅乐尚。

又曰:高丽、百济乐,宋朝初得之,至后魏太武灭北燕以得之而未具。周武灭齐,威振海外,二国各献其乐,周人列于乐部,谓之国伎。隋文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具得之)[《毕》曲]。

又曰: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采古朱雁、

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

又曰：武德初，未暇改作，每宴享，因隋制奏九部乐。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麗，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乐十部伎。今《通典》所载十部之乐，无扶南乐，只有天竺乐。事见《南蛮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乐，后用平齐所作；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亦谓之八纮同轨乐，太宗平辽时作也；六、上元乐，高宗所作；七、贤寿乐，武太后所作，舞时行列成字，有"圣超千古，道冠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八、光圣乐，玄宗所作。自安乐以下，每奏皆雷大鼓，同用龟兹乐，并立奏之。其大定乐加以金钲，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其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其钟磬，以享郊庙。自天后临朝，此礼遂废。神龙三年八月，敕立部伎舞人以后更不得改补入诸色役。坐部伎有六部：一、燕乐，张文收所作也。又分为四部，有景云、庆善、破阵、承天等乐；二、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作；三、天授乐，武太后天寿年所作；四、鸟歌万岁，故为乐以像之；五、龙池乐，玄宗所作也。帝在藩邸时，居兴庆坊宅中经两地，忽为池。及即位，以宅为宫，故为乐以歌其祥；六、小破阵乐，玄宗所在，生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长寿以下皆用龟兹乐，人皆着靴，惟龙池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尽蹑履而行。其乐章又有阵乐词七首，中和乐词五首，五方师子词五首，南诏奉圣乐词五首，圣寿荷皇恩词四首，圣寿乐词四首，大定乐词六首，上元乐词一十五首，文武圣乐词九首。贞观末，有裴神符有妙解瑟瑟，惟作圣蛮奴、大凤倾盃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高宗末，真伎遂盛于时。洎天后至神龙之际，大增加立坐部伎，诸舞寻亦废之而已。

又曰：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大酺。当时京城四县及太宗音乐分为东西朋，雍王贤为东朋，周王显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礼毕曲者，本自晋太尉庾亮家卒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曲有《散花乐》等。隋平陈得之，入九部，器有笙、笛、箫、篪、铃、盘、鞞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人，今亡。《太平乐》亦谓之五分师子舞，师子，（絫）[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一人，起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鸟歌万岁

乐》，武太后所造。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鹦鹉，冠作鸟象，今岭南有鸟似鹦鹉，养之，久则能言，名吉了。了音料。《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似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业所兴。自安乐以后，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乐，声震百里，并立奏之，其《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旧《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自武太后革命，此礼遂废。自安乐部调之立部伎也。大唐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令著令者惟十部。龟兹、疏勒、安国、康国、高丽、西凉、高昌、燕清、乐伎、天竺，凡十部。南蛮北狄国俗，皆随发际断其发，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发抄内于绳下。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之小寝。《大定乐》，高宗所造，出自《破阵乐》。舞者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唐会要》曰：贞元三年四月，河东节度使马燧定难曲，御麟德殿阅试之。

又曰：汴州节度使韩弘进《圣朝万岁乐》曲谱，凡三百首。

又曰：延载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制《越古长年乐》一曲。

又曰：十二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献《继天诞圣乐》。表曰：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度日，四海欢娱，万年献寿。窃以陛下降诞之日，有惟新之曲，适过之音。臣遣成继天诞圣乐一曲，天抵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四遍，法二十四气，而成一岁之功也。不闻沾滞之音，以作中和之乐，其曲谱同进上。先太常人刘玢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于此中。

又曰：显庆二年，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来，此声顿绝，令所司修习旧典。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吕才奏：按张华《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旧曲定为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

又乐府奏正典之后，皆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观取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十六首，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上善之，仍付太常，编于乐府。

《乐府杂录》曰：《雨淋铃》者，因唐明皇驾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

又曰：《夜半乐》者，因唐玄宗自潞州入定内难，进军斩长乐门关。时正当夜半，平韦庶人后，乃命乐人撰此曲。

又曰：《黄骢叠者》，唐太宗初定中原时所策黄骢马。后因征辽北，马忽毙，上叹惜久之，因命乐人制此曲。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曰：《文淑子》者，唐长庆初，有俗讲僧文淑善吟经，兼念四声观世音菩萨，其音谐畅，感动时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菩萨四声，乃撰成曲也。

又曰：《杨柳枝》曲者，白(传)[傅]典杭州时所撰，寻进入教坊也。

又曰：《还京乐》者，唐明皇自蜀返，正乐官张野狐撰此曲。

又曰：《道调子曲》者，因唐懿皇后乐工史敬约吹觱篥，初吹道调，懿皇后谓是曲子误拍，敬约乃随拍便撰此曲也。

又曰：《新倾杯乐》，唐宣宗善吹芦管，自撰此曲。内有数拍不均，上初捻管，命乐工辛骨咄拍不中，上瞋目视之，骨咄忧惧，一夕而殂。

又曰：《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姬谢秋娘所撰。后进入教坊，遂改名，一名梦江南曲也。

又曰：《康老子》者，本长安富室家子，酷好声乐，落托不事生计，常与国乐游处。一旦家产荡尽，因诣西鄙，遇一媪持旧锦茵货鬻次，康乃酬半千获得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老曰："何处得此至宝？此是冰蚕所织。若暑月陈于榻上，可致一室清凉。"因酬

价千万鬻之。康老获此厚价，复与国乐追欢，不三数年间，费用又尽，康老寻殁。乐嗟叹之，乃撰此曲也。

又曰：《大郎神》者，天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狱，仍籍没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因撰此曲，寄其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其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悲切子》，《离别难》，终名《怨回鹘》。

《羯鼓录》曰：宋开府孙沇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三卷，德宗览而嘉之。知是开府之孙，遂召对，命坐与论音乐，甚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沇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宣教坊使与乐官参议数日，二使奏乐多言沇曾不解声调，不审节拍，又聩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召沇对。沇曰："臣年老多病，耳实失聪，若迫于声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要务舒迟，众工多笑之。忽忿然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逆而忍，兼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令主者潜伺察之，旋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讦，称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赐章绶，累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见之，悉喘恐胁，不敢正视。沇惧祸，辞病而退。

女　乐

《左传·襄二》曰：郑人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

《史记》曰：孔子为政，齐人惧，梨鉏乃选齐国中女乐好音八十人，皆衣文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鲁城南皋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遂行。《论语》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后汉书》曰：马融字季长，违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

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卢植字子干，侍讲数年未尝[转]眄，融以是嘉之也。

《魏志》曰：夏侯惇从太祖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又曰：曹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妓。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妓)[技]。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

又曰：杨阜为武都太守，会马超来寇，曹洪置酒大会，女倡着罗縠衣踏鼓，一座皆笑。杨阜厉声责洪曰："男女有别。"遂奋衣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座，肃然惮之。

《陈书》：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弗之废也。

《隋书·房晖远传》：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说。

又曰：牛弘修皇后房内之乐。文帝龙潜时颇好音乐，尝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

《唐书》曰：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宫臣就率更寺阅女乐，太子舍(之)[人]贾曾谏曰："臣闻作乐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威)、《[咸]》《英》有节，妇人媟黷，无厕其间。昔鲁用孔子，几致于霸。齐人惧之，馈以女乐。鲁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强国富，秦人反间，遗之女妓。戎王耽悦，由余乃奔。斯则大圣名贤疾之已久矣。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哇咬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殿下监抚余闲，宴私多适，后庭妓乐，古或有之。至于所司教习，彰示群僚，慢妓淫声，实

亏睿化，伏愿并令禁断。”

《墨子》曰：秦缪公之时，戎强大，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扞，引。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于尊下，卒生缚之。未禽则不知。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逆也。而因怒于牛羊之性也，此狂者也。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

《韩子》曰：晋文公欲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荧其心，乱其政。

《郭子》曰：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与人同乐，不与人同忧。”注曰：谢公，安石也。

石虎《邺中记》曰：虎大会，礼乐既陈，虎缴两阁上窗幌，宫人数千陪列看坐，悉服饰金银熠熠；又于阁上作女妓数百，衣皆络珠玑，鼓舞连倒，琴瑟细伎毕备。

《汉晋阳秋》曰：晋文王与刘禅宴，为之作蜀伎乐，傍人皆代禅感，而禅语笑自若。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是乎？虽使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耶？”充曰：“不如是，何由并之哉？”

《夏仲御别传》曰：仲御从父家女巫章丹、陈珠二女，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状若飞仙。

又曰：仲御当正会，宗弟承问御曰：“黄帐之里，西施之孙，郑袖之子，肤如凝脂，颜如桃李，徘徊容与，载进载止。弹琴而奏清角，翔风至而玄云起。若乃携手交舞，流眄颉颃，足逾鞞鼓，口衔笙黄；丹裙赫以四序，素耀焕以扬光，赴急弦而折倒，应缓急以相佯；远望而云，近视而雪，舒红颜而微笑，启朱唇而扬声。”

《世说》曰：魏武有一伎，声最清高而酷恶性情，欲杀则爱其才，(其)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百人中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向恶性者。

《俗说》曰：宋祎是石崇伎绿朱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后在晋明

帝。闻帝疾患危笃，群臣进谏，请出宋祎。时朝贤悉见，帝曰："卿诸人谁欲得之者?"众人无言。阮遥集时为吏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

《盐铁论》曰：贵人之家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交作于堂下，妇人被罗纨，婢妾曳缟纻。贤良曰：古者弹筝鼓缶而已，无妙要之音。今富者鸣筝调琴，郑舞赵讴。

《续搜神记》曰：袁真在豫州，遣女伎纪陵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共出庭前观，忽有一流星直坠盆池，冏然明净。薛郭二人更以瓢酌取，皆不得。阿马最后取，正入瓢中，便饮之，即觉有娠，遂生桓温。

《世说》曰：王导作女伎，蔡谟在坐，不悦而去。导知亦不止之。

《笑林》曰：某甲者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已辄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赞之，已亦学人仰赞和同。时人士令已作主人，并使唤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问曲吹，一一疏着手巾。箱下先有药方。客既集，因问命曲，先取所疏者，误得药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已云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舍，满座绝倒。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六十九

乐部七

优倡　淫乐

优　倡

《春秋元命包》曰：翼星主南宫之羽仪，文物声明之所丰茂，为乐库，为天倡，先王以宾于四门而列天庭之卫，主俳倡，近太微而尊。

《家语》曰：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齐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曰："匹夫而荧侮诸侯，有罪应诛。"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史记》曰：优旃者，秦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殿上，上寿呼万岁，旃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故雨中立。我虽短也，故休居。"于是乎使得半相代。

《史记》曰：秦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国之图秦也。"

《汉书》曰：枚皋善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多怪诞，虚无不经，有类倡者也。

又曰：孝惠帝葬安陵，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潘安仁《关中记》曰：善为嘲戏，故语称安陵嘲也。

又曰：张禹成就弟子，为人恭俭尤著。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

郡戴崇至少府。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悌多智，二人异行。禹尝置酒设乐与弟子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人相对作优，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常侍郎顾臻表曰："宋代之乐，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而足以蹈天道，以履地纪，反天地之顺，伤彝伦之大。"乃命太常悉罢之。其后复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齐武帝遣主书董仲民，按孙兴公赋造作莓苔石、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省焉。

《后魏书》：太武既平河西，得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故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代国讳改焉。乐》，解曲有《万代丰曲》，有《于阗佛曲》。工人平上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令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裤，五彩接袖，乌皮靴。后魏道武帝天兴六年冬，诏大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戏，造五兵角抵、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武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趋幢跳丸，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北齐神武平中山，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

《隋书》曰：文帝开皇初，周、齐百戏并放遣之。炀帝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华林苑积翠池侧，帝惟宫女观之。有含利、绳柱等，如汉故事。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盆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腾之而换易，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曙，以纵观

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采，其歌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鬘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服，而西京缯绵为之中虚。六年，诸夷人大献方物。突厥启人以下，皆国主亲来朝。乃贺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伎艺，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绨绣，其营费钜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掀管以上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汉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

《赵书》曰：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

《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人，积之后宫；于俳优侏儒而为奇伟戏者，取之于房，造烂漫之乐。

《汉官典职》曰：正旦，天子幸德阳殿，作九宾乐。舍利从东来，戏于庭。毕，入殿门，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激水，作雾鄣日。毕，化成黄龙，高丈八，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以二丈丝系两柱中，头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又蹐局屈身藏形斗中。钟声并唱，乐毕，作鱼龙蔓延、黄门鼓吹三通。

贾谊《连语》曰：卫侯喜鹤，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赋敛繁多，不顾其民，贵优而轻大臣。群臣或谏，则面而叱之。及翟伐卫，寇挟(域)[城]堞矣，卫君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逸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贵优，将君之爱鹤，以君守战矣。我侪弃人也，安能战？"乃溃门而出走。翟入，卫君奔死，遂丧其国。

《梁元帝纂要》曰：古艳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结风、阳阿之曲。又有百戏，起于秦汉，有鱼龙蔓延，假作兽以戏。高绚凤皇，安息五案、并石季龙所作，见《邺中记》者。都卢寻橦、今之缘竿，见《西京赋》。九剑、九

一名铃，见《西京赋》。戏车、山车、兴云、动雷、见李尤平《乐观赋》。跟挂、腹旋、并缘竿所作，见傅玄《西都赋》。吞刀、吐火、并见《西京赋》。激水、转石、漱雾、扛鼎、并见李尤平《乐观赋》，傅玄《西都赋》。象人、见《汉书》，韦昭曰：今之假面。怪兽、含利之戏。并见《西京赋》。

《列子》曰：宋有孙子者，以妓干宋元君。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肿，并趣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又有兰子能燕戏者，复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以异伎干寡人，伎无用，遇寡人欢心，彼必闻此而进。"乃拘而戮之。燕戏，若绝倒投也。

石虎《邺中记》曰：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絙、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橦，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橦着口齿，上亦如之。（误）[设]马车，立木橦其车上，长二丈，橦头安橦木，两伎儿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肋，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猨骑。

《乐府杂录》曰：弄参军，始因后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盖由此。

《大周正乐》曰：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剖腹胃。自是历世有之。唐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开）[关]津不令入中国。

《唐书·乐志》曰：睿宗时，婆罗门乐人倒行而足舞，极铦刀锋。植于地低，因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立其腹上，终曲而无伤。又伏伸其手足，蹑之，旋身绕手，百转无已。汉世有橦末伎，又有盘舞。晋世如之，以杯盘舞。《乐府诗》云："妍妯凌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盘舞伎。梁又有长跻伎、跳铃伎、掷倒、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之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之透飞梯之类；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

戏，今有缘竿伎，又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今又有弄椀珠伎，弄丹珠伎。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踢摇娘、窟儡子等戏。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

又曰：散乐，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激水，作雾翳日，此成黄龙，修丈八，出水游戏，辉熠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江东犹有高絙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笮鼠、夏育杠鼎、(臣)[巨]象行乳、神龟抃足、背负灵岳、柱树曰雪、画地成川之伎。

《明皇杂录》曰：上御勤政楼，大张声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战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仍令小儿持锋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时刘晏为秘书省正字，年方小，形状狞劣而惠悟过人。上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为施粉黛，与之巾栉。上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为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因命牙笏及黄纹袍以赐晏。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士谓之春秋设。大张伎乐，虽小大优劣不同，而剧其华侈。遐方僻郡，欢纵亦然。

《乐府杂录》曰：大面出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常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俗为之兰陵王入阵曲。

淫 乐

《左传》曰：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谓之郑声。许慎《五经异义》曰：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又云：郑重之音，使人淫过也。

又曰：惠王三年，边伯、石速、芮国出王，立王颓。王处于郑三年。子颓饮三大夫酒，子国为客，子国，芮国。客，上客。乐及偏声。偏

舞，六代之乐。一曰诸大夫偏舞。郑厉公见虢叔历公，郑庄公之子厉公突也。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闻之，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不举乐也。而况敢乐祸乎？今吾闻子颓歌舞不思忧。夫出王而代其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是谓乐祸，祸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叔许诺。郑伯将王自圃门入，虢叔自北门入，二门，王城门。杀子颓及五大夫，王乃入。

《礼记》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

又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

又曰：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

又曰：郑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傲僻骄志。此四者，淫于色而害于德。

《论语》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包曰："郑声淫，声之哀者。"

《汉书》曰：王莽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宋书》曰：废帝元徽五年，太乐雅郑共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

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乐，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节群生之流放，故天子达于士庶，未曾去其乐而无非僻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乱俗先之以怨怒，国士从之以哀思，扰杂子女，荡悦淫志。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漫为瑰玮；会同享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踈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扬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物败俗，莫不在此。

《隋书》曰：裴蕴，炀帝征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声妓，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孔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臣至是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伎淫声咸萃，乐府皆置

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

《国语》曰：平公既作新声，新声，师涓新听者也。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萌兆衰矣。乐以(间)[开]山川之风，辉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德者，德各有风类也。作乐各象其德，韶夏、护武之谓也。风山川以远之，所乐以通山川之风类也，远其德也。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迩，近。

《说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都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夫杀者，乃乱亡之风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后果不得其死焉。

《淮南子》曰：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此齐人之所以淫泳流湎。

《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人，积之后宫，造烂漫之乐。

《吕氏春秋》曰：音乐之所由来远矣，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虽笑不乐。罪人非不歌也，当死强歌，歌不乐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夫乐有适，心亦有(过)[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

又曰：楚之衰也，作为巫音。高诱注曰：男曰鸏，女曰巫华。

桓谭《新论》曰：夫不剪之室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桶，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

《乐说》曰：声放散则政荒。崔氏云：由君上骄逸则万物荒散。商声欹散，邪官不理政坏，刑罚不法而威令不行。角声忧愁，为政虐民，民怨故也。民不安业，犹君失政。徵声哀苦，事烦民劳，君淫佚。崔氏云：由君邪、民苦于役，羽声倾危则国安。崔氏云：赋徭重，其民困财物匮。

《梁元帝纂要》云：古艳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风》、《阳阿》之曲，皆非正声之乐也。流风亦曰结风也。

《唐会要》曰：调露元年，太子使乐工于东宫新作《宝庆》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观。始平县令李嗣真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乐商宫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数月，太子废。

又曰：咸通中，伶官李可久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少年效之，谓之拍弹。时同昌公主除丧，懿宗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久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饰珠翠，仍画鱼龙地衣以列之。曲终乐阕，珠翠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流涕。又常于安乐寺作《菩萨蛮》舞，上益怜之。可久常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罇，启之，乃金翠也。时宰相曹确、中尉西门季玄屡论之，懿宗不纳。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彦昭奏，遂死于崭表。

《开元传信记》曰：唐开元末年，凉州进新曲。上命诸王于便殿观之。曲终，诸王皆称万岁，独宁王不贺。玄宗征其故，宪曰："此曲虽佳，臣有闻焉。夫曲者，始于宫，散于商，武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括在于宫商也。臣见此曲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夫宫者，君也；商者，臣也。宫不胜则君体卑，商有余则臣事僭。臣恐异日臣下有悖乱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祸，莫不兆于斯曲也。"洎禄山南犯，玄宗西幸，方明宁王审音之妙也。

《大业记》曰：《安公子》是隋炀帝将幸江都宫中所撰。时乐工笛中吹此曲，其父疾发，于卧内闻，泫然流涕。问其子何得此曲，对曰："宫中新翻也。"谓其子曰："宫者，君也。此曲虽在羽调，后有一宫声，往而不返。大驾东巡必不回耳。可托疾勿去。"其精如此。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

乐部八

歌 一

《释名》曰：人声曰歌。歌，柯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有柯叶。充言歌声如柯也。

《尔雅》曰：曰：徒歌谓之谣。

《尚书》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用庶尹公谐，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敕，正也。奏天命以临人，惟在顺时，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理功，乃起百王之业。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赓，续；载，成也。帝歌归美，股肱乃安，以成其美。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丛脞，细碎无大略。曰君如此，则臣惰，万事隳废，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脞音仓果反。

又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次序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也。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六府三事之功，次序坏，在此三者而已。

又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又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又《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御其母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毛诗》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葛屦·园有桃》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又《谷风·四月》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

《礼记》曰：子贡问师乙曰："赐也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其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能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能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檀弓》曰：原壤之母死，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

又《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又曰：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又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

又曰：奠酬而工升歌，发德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

也。

《周礼》：春秋太师大祭祀，师瞽登歌，小师掌教弦歌。教谓教瞽矇6出音弦，谓琴瑟歌依咏诗也。

《左传》：哀二十一年八月，公(乃)[及]齐侯、邾子盟。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言鲁人皋缓，数年不知答齐稽首，故使我高蹈来为此会。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又曰：昭十(三)[二]年，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又曰：哀五年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钮、公子阳生来奔。皆景公子在莱者。莱人歌之："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

又曰：襄(四)[二十五]年，崔子称疾不视事。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

《论语》曰：夫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又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又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史记》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曰)[去]其重，(句)[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以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又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到明，(忽)[常]有流星至于祠坛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得神马溷洼水中，为《太一歌》曰："太一贶兮天马下，(治)沾赤汗兮(洙)[沫]流赭，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桃)[梢]，为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

夷服。"

又曰：箕子朝周，过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仇)[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民为流涕。

又曰：淳于髡见梁惠王，王屏左右见之，终无言。王让之，髡曰："王志在音，吾是以默也。"王曰："会有献歌者，未及言之也。"

又曰：赵武灵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曰："美人(荧)[荧荧]兮，[颜若苕]颜若舜，华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嬴]。"旦日，王饮酒乐，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宠，立为后。

又曰：(文)[武]王克殷，伯夷、叔齐耻之，不食周粟，隐首阳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矣。以(乱)[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又曰：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军四面皆楚歌，应劭曰：楚歌者，鸡鸣时歌也。项王乃(歌)[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项王乃悲歌忼慨，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汉书》曰：李延年善歌，武帝幸之。时人语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又曰：孝惠帝所教歌儿百二十人，有缺辄补。

又曰：田横，齐王建之亲族也。秦灭六国，田氏悉为庶人。高祖遣韩信破齐，后定天下，田横乃与五百人深居海岛。高祖即位，遣使者征之。横与将士俱至尸乡亭顿止，横乃奋跃自刎而死，从者不敢哭，遂歌以寄之。今之挽歌，起于此矣。

又曰：张释之为中郎将，从行至霸(俊)[陵]。是时，慎夫人从，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是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又班固《颂论功歌诗·灵芝歌》曰：因露寒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缘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

又曰：武帝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上幸行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歌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才)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擢)[棹]歌。(忻)[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又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又曰：高帝崩，皇太后乃令戚夫人髡钳，衣赭舂，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鸩杀赵王，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名曰"人彘"。

又曰：汉以江都王女(昭)[细]君妻乌孙，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绝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悲思兮内感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又曰：燕王旦谋反，事败，王忧懑，置酒(方)[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歌曰："发纷纷兮(不暇梳)[寘渠]，骨籍籍兮(枕丘墟)[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

又广陵王胥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有实，使者反。及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空)[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又曰：元帝自度曲被歌[声]。注云：(声)[歌]终更授其次曰度

曲。“度曲未终，云起雪飞”是也。

谢承《后汉书》曰：祭遵为将，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

《东观汉记》曰：朱酺，明帝时为益州刺史。移书属郡，喻以圣德。白狼王等百余国重译来庭，歌诗三章，酺献之。

《后魏书》曰：郑道昭字僖伯。兼中书侍郎。从征（河北）[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匏）[瓠]，（于大）[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日月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兮）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王兮登衡会，万国驰诚（兮）混（日）[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地）[门]辟，率土来宾（兮）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兮）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请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兮）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知）[如]大化（兮）光四表。”

《吴书》曰：留赞初为将，临敌必先被发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应之，乃进战。

《晋书》曰：三月上巳日，会稽夏统，字仲御，入洛阳市药。太尉贾充问曰：“卿能作土地[间]曲乎？”统曰：“百姓感咏，遂作《慕歌》，为孝女曹娥作《河女之章》，为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歌]之。”充曰：“善。”乃以足扣船，引声啭喉，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充曰：“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泣交。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之左右矣。”

又曰：袁山松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词颇疎质。山松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因酣歌之。闻者流涕。

又曰：应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事。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其后天下大乱，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

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又曰：山简傲诞好酒，尝止襄阳习公池。日晚醉归，自歌曰："山公时一醉，遥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复能骑马，倒着白接䍦。举头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晋阳秋》曰：高祖伐公孙渊，过本县，赐牛酒谷帛，郡守典农会。暮次，父老故旧燕饮。高祖作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今遭际会，奉辞遐方，将扫逋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邓粲《晋纪》曰：太子洗马郭讷字敬言，尝入洛，观伎人歌言佳，石崇问其曲，讷不知。崇笑："卿不识曲，那得言佳？"讷答："譬如见西施，何必识其姓名然后知美？"崇无以难。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初，苻坚二十五年灭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姝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时年十二，亦有龙阳之美，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中歌之曰："一雌与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乃出冲。冲卒为坚贼。

又《前燕录》曰：慕容廆父涉归分户以封长庶子，吐谷浑分马以给之。及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遣使让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有斗伤？"浑曰："马饮食水草，鬥其常性，何故怒及于人？兄弟至亲而斗起于马，当去汝万里。"于是遂西移八十里。廆后悔之，遣乙那楼追浑谢之，乃拥回浑马。马东行数百步，辄悲鸣西奔，冲突山谷，如是者十余日。此非人事，遂附阴山面黄河。晋永嘉之乱，南迁陇右，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于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及傳、垂僭号，以为辇后大曲。

《孟嘉别传》：桓温问嘉曰："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答曰："渐近自然。"一坐咨嗟。

《(晋)[宋]书》曰：[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郡)[时]，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

为章郡亦是太元(乎)[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

《齐书》曰:萧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也。

《梁书》曰:羊侃有妓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初)[敕]赍歌人(王)[玉]娥儿,东宫亦赍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

《唐书》曰:刘禹锡(泛)[贬]朗州司马,(蛮)[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又曰:开元中,歌工长孙元忠,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并州人也,亦代习北歌。贞观中,有诏令贵昌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代相传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丝桐惟琴曲有胡笳声。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一

乐部九

歌　二

《家语》曰：孔子厄于匡，谓子路曰："汝歌，予和汝。"子路弹剑，孔子和之。曲终，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锦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季桓子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至又不致膰祭肉名也。俎于大夫。孔子遂行，作歌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请)[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吕氏春秋》曰：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已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歌，汝为我和。"其和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远。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动于颜色，自见而问焉何故。而乞与之语，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分，得同血气与而异息。若莽草之华实，树木之有根心，离处而通，忧思相感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涂山，恐时日暮。吾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证也。"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娶涂山女。

《吴越春秋》曰：《采葛》，越之妇人伤越王用心，乃作《若何之

歌》，辞曰："尝胆不苦味(若)[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

又曰：越王入吴，与诸大夫别于浙江，遂登船径去，终不反顾。越王夫人乃(授)[据]船而哭，(复见)[顾乌鹊]啄江(涯)[渚]之虾，飞去(者)复来。哭讫，即承之以歌，其辞曰："(两)[仰]飞(乌)[鸟]兮(载作载)[乌鸢]，何居食兮江湖。(水中虫子曰虾)，去复反兮呜呼。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中年过)[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入吴，妻为婢兮夫为奴。岁(昭昭)[遥遥]兮难极，冤痛悲兮心恻，呜呼哀兮(不)[忘]食。"

《越绝书》曰：伍子胥走，至吴江上，见渔者，曰："来渡我。"渔者知其非恒人也，欲往渡之，恐众人知之，即歌而往过之曰："[日]炤炤侵(已)[以]施，(于)[与]子期甫芦之[石奇]。"子胥从。复歌曰："心中悲，曰已施，子可渡河不出为？"船到即载，入船即伏。

《战国策》曰：齐人冯谖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笑而受之。有顷，倚柱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兮)[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兮)[乎]，出无车。"又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兮)[乎]，无以为家。"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时游苏门山，有隐者，籍对之长啸，苏门生莞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籍乃假苏门生之论，以寄所怀。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霓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

《帝王世记》曰：舜恭己无为，歌《南风之诗》，诗曰："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人之财兮。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

《尚书大传》曰：维五(纪)[祀]奏钟石，论人声，始欲改尧乐。及乃鸟兽咸变于前。百兽率舞之属。秋养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浮然《招》乐，兴于大麓之野。报事还归二年，谈然乃作《大唐之歌》。谈犹灼也。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

义。《招》为宾客而《雍》为主人，招、雍皆乐音名也。宾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纳以《孝成》。始谓尺入时也。纳谓荐贤时也。肆夏、孝成皆乐章名也。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舜既使禹摄天子之事，于祭祀避之，居宾客之位。献之以酒则为亚贤也矣。乐正道赞曰："尚考太室之义，唐为虞宾，尚考犹言古考，谓往时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义当为仪。仪，礼也。谓祭大室礼，先为舜，宾之也。至今衍于四海。衍犹溢也。言尧之禅天下至于今，其德义溢满四海也。成禹之变，垂于万世之后。"帝乃唱之曰："卿云烂兮，和气之明者也。礼缦缦兮，教化广远。日月光华，旦咸旦兮。"言明明相代。八(佾)[伯]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施(予)[于]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圣，莫不咸听，(长)[鼓]乎(歌)[鼓]之，轩乎(侁)[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于时八风循涌，卿云丛丛。蟠龙偾信于其藏，蛟鱼跃踊于其渊。(龟鱼)[鱼鳖]咸出[于]其穴，迁虞而事夏也。

《孔丛子》曰：叔孙氏之车子钮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之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仁兽出而死，吾道穷矣。"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又曰：哀公使以币如卫迎夫子，而卒不能官，故夫子而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山施其阪。仁道在迩，求之若远。迷而不复，自婴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于是行矣。"遂请见，问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夫子曰："许由，独善身者也；太公，兼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之君，虽有太公，孰识之哉？"乃歌曰："大道隐兮礼有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说苑》曰：曾子耘瓜而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乃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得无疾

乎?"退屏鼓琴而歌,令曾皙听其歌声而和。

《庄子》曰: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藿]羹不糁,颜色甚惫,[而]歌于室(不辍)。

又曰:子桑户、孟子反、禽张三人相与友。有间而子桑户死,相和而歌。子贡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子相视而笑:"是恶知乎礼意也。"

又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人且偃然寝乎巨室,而我哭之,是不通乎命,故止(之)[也]。"

又曰:曾子居卫,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履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夏侯玄《辨乐论》曰: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谷,时则[有]《丰年之咏》。黄帝备物,始垂衣裳,时则有《龙兖之颂》。

《古今乐录》曰:周文王时,凤凰衔书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尧郊天地祭神在座上有响,诲尧曰:"水方至,为官,命子救之。"尧乃作歌。

又黄帝、尧之世,民乐无事,击壤之欢,庆云之瑞,因以作歌。

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沈攸之发荆州,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乐》者,亦因《石城乐》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且石城乐和,中有忘愁声,因有此歌。

又曰:秦始皇祠水群,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乃与群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时,有娥之覆以玉筐,少选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逐之不及。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于东阳,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来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孔甲取其子归,曰:"为余子,谁敢殃之?"及成人,幕动折斧,被斩足,孔甲

为作《斧斤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殒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周公候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憝甲从宅西河，追思故处，始作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此盖四方之歌也。

又曰：许由者，古之贞固之士也。尧时，为布衣，徒步，不与方远交通，衣食财得自足。夏则巢居，冬则穴处。无杯杅，每以手捧水而饮之。人有见其饮无杯，以瓢遗之，许由受以操，饮毕辄挂于树枝。风吹树，瓢摇动，历历有声。许由尚以为繁扰，取而弃之。以清节约闻于尧。尧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玺禅为天子。于是许由喟然叹曰："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求禄位也。放发一优游，所以安已不惧，非以贪天下也。"使者有愧，还以状报尧。尧知许由不可动，亦已矣夫。于是许由以使者言为不善，乃临河洗耳。樊坚见由方且洗耳，问之："耳有垢乎？"由曰："无垢，闻恶语耳。"坚曰："何等语者？"由曰："尧聘吾为天子。"坚曰："尊位何为恶之？"由曰："吾志在青云，何乃劣劣当作九州伍长乎？"于是樊坚方且饮牛，闻其言而去，耻饮子之下流，于是许由名布四海。尧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丽崎，万物还普。日月运照，靡不记睹。游放其间，何所却虑。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谓余钦明，传禅易祖，我乐如何，盖不盼顾。河水流兮缘高山，甘瓜施兮弃绵蛮，高林肃兮相错连，居此之处傲尧君。"其后许由死，遂葬于箕山。

又曰：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长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长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历。季历之子名昌，昌即文王也。古公寝疾将死，国当有传，心欲以传季历，乃呼三子谓曰："我不起此病，继体兴者，其在昌乎？"太伯见太王传季历，于是太伯与虞仲俱去。被发文身以变形，托为王采药。后闻古公卒，乃还奔丧，哭于门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于是季历谓："太伯长子也，伯当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养，死不饭含，哭不临棺。不孝之子，焉得

继父乎？断发文身，刑余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为君矣？"季历垂涕而留之，终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咏优游，仰览俯观，求膏腴之处，遂适于吴。率以仁义，化以道德。荆越之人，移风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国，乃太伯之化也。是后，季历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即徂，长霄异都。哀丧腹心，未写中怀。追念伯仲，季我如何？栝桐萋萋，生于道周。宫馆徘徊，台阁既除。何为远去，使此空虚。支骨离别，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泪交流。伯兮仲兮，逝肯来游，自非二人，谁诉此忧？"

又曰：拘羑里者，谓纣拘文王于羑里也。文王未能政，候时修道德，百姓亲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贤。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仲子旦，皆圣。三圣合谋，将不利于君。君宜虑之。"纣曰："冠虽弊，宜加于上；屦虽新，宜处于下。文王虽圣，安可克我？"崇侯谮文王至十，纣用其言，乃徙文王于羑里，欲杀之。于是文王四臣太颠、宏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往见文王。文王为瞎：反目者，纣之好色也；拊桴其腹者，言欲得奇宝也；蹂躏其足者，使疾迅也。于是乃周流海内，经历丰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太宝，白马朱鬣，以献于纣，陈其中庭。纣见之，仰天而叹曰："嘻哉！此谁宝？"散宜生趋而进曰："是西伯之宝，以赎刑罪。"纣曰："于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纣谓宜生："谮岐侯者，长鼻决耳也。"宜生还，以状告文王，乃知崇侯虎谮之。文王在羑里时，演八卦以为六十四，作郁厄之辞。据于石，困于蒺藜，乃申愤以作歌章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丹紫相合，不分别兮。迷乱声色，信谀言兮。阖阖之虎，使我蹇兮。幽闲牢狱，谁其言兮？无辜桎梏，谁所宣兮？遣我四人，皆忧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仓遑迄命，遗后昆兮。作此象变，兆在昌兮。钦承祖命，天不丧兮。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

又曰：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

睹未发。是时齐湣王好为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彩，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耳。"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嗡精神，以养九德。渴不求饮，饥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直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长。"

杨泉《物理论》曰：始皇起骊山之冢，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世说》曰：晋武帝问孙皓："闻(吴)[南]人好作《[尔]歌》，汝颇能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琴操》曰：王昭君，齐国王嬙汉元帝时献入后宫。帝以妻单于，昭君心念乡土，乃作怨旷之歌曰："秋木萋萋，其叶委黄。有鸟爰止，集于包桑。既得升云，游倚惟房。志念幽沉，不得颉颃。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二

乐部十

歌 三

《山海经》曰：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焉。开始歌《九招》（招）于大穆之野。上美人于天帝，得天乐下也。帝俊八子，是始为歌。帝俊即帝舜也。

《太元真经·茅盈内纪》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曾祖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是时，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

《楚词》曰：《九歌》者，屈平之所作。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涧，其俗敬鬼神。于夜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其辞鄙陋，为作《九歌》之曲。

《风俗通》曰：张仲春，武帝时人也。善雅歌，与李延年并侍。每奏新歌，莫不称善。然不知休息，终至于败亡。以论人之进退，当有节奏。

又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抚弦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行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因寻问之，乃其妻。

《世说》曰：王昙孙年十四五便歌，诸妓向谢公称叹王郎能歌，谢公甚欲闻之。而王既名家年少，无由得闻。诸妓又具向王说谢公意。后出东府土山上作伎。王时作两丸髻，著裤褶，骑马住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时秋月，王因举头看北林，卒曲便去。

土山上，妓白谢公曰："此是王郎歌也。"

《说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彘）剑，履跅舄，立乎流水上。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钟鼓之音，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洲流，[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树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举绣被而覆之。"

《三辅决录》曰：梁鸿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悲之，求鸿不得。

刘向《别录》曰：汉兴已来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受学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歌辞序》曰：《楚妃叹》莫知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于后世者，惟楚姬焉。故为歌辞。

《襄阳耆旧传》曰：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谓之曰："子盍从楚之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欤？始而曰《下俚巴人》，国中唱而和之者数万人。中而曰《阳阿》、《采菱》，国中唱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离）[丽]》，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国中唱而和之者，不过数人。盖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穆天子传》曰：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歌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又曰：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洛水曲也。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喷沙；音普闷反。黄之泽，其马喷玉。"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婴歌《玄云曲》曰："大象虽云寥，我把天地户。披云泛灵舆，悠忽适下土。泰真灵中唱，始

知风尘若。颐神三田中，约精六闕下。"上元夫人自弹云林之璈，鸣弦骇洞，清音零朗。乃奏《步玄曲》，其辞曰："黄陟真道腾，步玄登天霞。负笈造天关，借问太上家。忽遇紫微圃，真人列如麻。流景清飚起，云盖映朱葩，兰房辟林闕，碧室启琼沙，丹台结空构，晔晔生露华。谁言终有终，扶桑不为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其辞曰："晨登太霞宫，挹此玉水兰。夕入玄圃闕，采蕊掇琅玕。濯足瓠瓜河，织女立津盘。吐纳抱景云，味之当一餐。朝发漫汗府，暮宿钩陈垣。莫与世人说，行尸言此难。"

《列女传》曰：赵简子南击楚，津吏醉卧，不能渡。召欲杀之，津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闻君东渡不测之水，恐风波之起，故祷九江三淮之神，不胜巫祝杯酒饮，沉醉至于此矣。妾愿鄙躯易父之死。"简子将渡，用楫少一人，娟愿备员用楫，遂与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歌曰："升彼河兮西观，清水扬波兮杳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掉兮行勿疑。"简子大悦，立为夫人。

《文士传》曰：太祖雅闻阮瑀，辟之不应。连见逼，乃逃入山中。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言，使就伎入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抚弦而歌曰："弈弈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潜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太祖大悦。

《淮南子》曰：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延露》、《陵阳》。非歌拙也，听各异也。

又曰：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为商旅，将任车任，载也。毛诗曰：我任我辇也。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宁戚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粲，白石烂，短褐单衣长止骭。生不逢尧与舜禅，终日饲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

又曰：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歌。

《燕丹子》曰：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哉！"

《韩子》曰：宋(玉)[王]筑武宫，讴[癸]倡，行者(心欢)[止观]，筑者不倦。王召赐之，对曰："臣师射(瞀)[稽]之讴贤于臣。"召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甚)[知]倦。王怪问，对曰："王试度其功。"(美)[癸]四板，射(瞀)[稽]八板其坚；(美)[癸]五寸，射(瞀)[稽]二寸。

《列子》曰：林类年且百岁，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于野，顾谓弟子曰："彼可与言者，试往(评)[讯]之。"子贡请行，逆之垅端，面而(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行歌(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

《逸士传》曰：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列女传》曰：鲁陶婴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诗曰："悲夫，黄鹄之早寡，七年不双。宛劲独宿，不与众同。夜半悲鸣，想其故雄。天命早寡，独宿何伤？寡妇念此，泣下数行。呜乎悲哉，死者不可忘，飞鸣尚然，况于贞良。虽有贤雄，终不可重行。"

韦昭《洞历记》曰：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之歌。

《西京杂记》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为之，后宫齐唱，声入云霄。

又曰：贾佩兰说在宫中时，常以弦管歌舞相娱，竟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共入灵女庙，吹笛击筑，歌《上云》之曲，而相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来也。

《洞冥记》曰：汉武帝使董谒乘浪霞之辇以升坛，侯王母。王母

至，与宴，歌奏《春归》之乐。谒乃闻王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上，旁梁草树枝叶皆动，歌之感也。

张华《博物志》曰：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而辞归。青饯于郊，乃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乃谢，求返归。

辛氏《三秦记》曰：陇右西开，其阪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噎。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黄阅《武陵记》曰：有绿罗山，侧岩垂水悬萝，百里许，得明月池，碧潭镜澈，百尺见底。素岸若雪，松如插翠。流风叩阿，有丝桐之韵。土人为之歌曰："仰兹山兮迢迢，层石构兮峨峨。朝日丽兮阳岩，落景梁兮阴阿。鄣壑兮生音，吟籁兮相和。敷芳兮绿林，恬淡兮润波。乐兹潭兮安流，缓尔櫂兮咏歌。"

《宜都山川记》曰：峡中猿鸣清，山谷传其响，冷冷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郑缉之《东阳记》曰：歌山在吴宁县，故老相传云：昔有乘船从下过，见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负水行歌甚妍，而莫之所由，故名歌山。

刘欣期《交州记》曰：俗好鼓琴，牧竖于野泽乘牛唱辽辽之歌，歌曲说牛力强弱，耕具轻重也。僮隶于月下抚掌发烈谣。

魏太山《秦州记》曰：陇西郡陇山，其上悬吐溜于中岭泉亭，因名万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涓浍皆注。有人升此而歌。

纪义《宣城记》曰：临城县南三十里有盖山。登百许步，有舒姑泉。俗传云有舒氏女，未适人，与其父析薪于此。女坐泉处，牵挽不动，遽告家。比还，惟见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回流，双鲤赴节。

盛弘之《荆州记》曰：临贺冯乘县有歌父山。传云有老人不娶室而善歌，闻者莫不洒泣。年八十余而声逾妙，及病将困，命乡里六七人与上山穴中。邻人辞归，老人歌而送之。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余音传林，数日不绝。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三

乐部十一

歌 四

司马相如《琴歌》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索我皇。时来通遇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接为鸳鸯？

崔琦《四皓颂》曰：昔南山四皓者，盖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暗昧，道灭德消，坑黜儒术，《诗》《书》是焚。于是四公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灭哉。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乐志》：曹植尝为琴调歌曰："于嗟此转达，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七阡。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礫灭岂不庸，愿与株叶连。"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素姿艳光。睹臣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君子，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抚弦而为幽兰之曲。女乃歌曰："独处室兮郎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将暮兮华发衰。"

魏文(益)[帝]《[答]繁钦书》曰：守宫王孙世有女曰璨，始年九岁，梦与神通，寤而悲吟，哀声激切，体若飞仙，于今十五。是日戊午，祖于北园，博延众宾，迭奏名倡。世女须臾而至，厥状甚美。于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众倡腾逝，群宾失席。然后修容饰妆，改曲

变度。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于是商风振条，飞雾成霜。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网罗《韶护》，囊括《郑》、《卫》者也。

繁钦笺与魏文帝曰：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葭)[笳]同音。(自)[白]上星见，果如(所)[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美)，曲[美]常均。

《国史补》曰：李衮善歌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致宾客，请弟一部乐及京师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座。令衮披衣而出，满座皆笑。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啭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乃罗拜之。

《乐府杂录》曰：踏摇娘者，生于隋末。河内有人丑貌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夫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旨也。

又曰：开元中，有人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进入宫，因以永新名之，藉于宜春院。既美且惠，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载旷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谋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十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慢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义者闻之血涌，愁者闻之肠绝。洎渔阳之乱，六宫星散，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栏于小河上。忽闻舟中唱《水调》者，曰："此永新故歌也。"乃登舟省之，因与永新对泣久之。青始晦其事，后士人卒与其母之京师，终于狭斜间。

又曰：古之能者，即有韩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乐府

诗》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发至喉，乃忆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

又曰：大历初，有才人张红者，本与父唱歌丐于衢路，因过将军韦青所居。在昭国坊南门也。青于看街窗中闻其歌喉寥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其父亦舍于后户，优给之。乃自传其艺，颖悟绝伦。尝有乐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长命西河女》也。加减其节奏，颇有新声。未进间，先印可于青。青潜令红于屏风后听之，红乃以小豆数合以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青因入问红何如。红曰："已唱得矣。"青出给云："某有女弟子久曾唱，非新曲也。"即令隔屏唱之，一声不失。乐工大惊异，遂请相见，叹伏不已，兼云："此曲先有一声不稳，今已正矣。"寻达上听。翌日，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为记曲娘子。寻为才人。一日，内史奏韦青卒。上告红，红乃于上前呜呼，奏云："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因一恸而绝。上嘉叹久之，即赠昭仪。

又曰：韦青，本士人也。尝自为诗云："三代掌纶诰，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将军。

《明皇杂录》曰：唐玄宗自巴蜀回，因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弟子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左右惟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

又曰：乐工李龟年恃恩，寓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掩泣而罢。

刘叔敬《异苑》曰：临川聂包死数年，忽诣南豊相沈道袭共饮，其歌笑甚有伦次。每歌云："花盈盈，正闻行当归，不闻死复生。"

祖台《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见庐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与著相见。婉见著欣悦，命婢琼林令取琴出，婉抚琴歌曰："登庐山兮郁嵯峨，晞阳风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畅云柯。弹鸣琴兮乐莫过，云龙会兮乐太和。"歌毕，婉便还去。

《搜神记》曰：淮南王安设厨宰，以俟宾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诣门求见，王曰："群娥子复来也。"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王惊，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之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幽明录》曰：勾章人至东野还，暮不至门，见路旁有小屋灯火，因投寄宿止。宿有一小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琴箜篌。至晓，此人谢去，问其姓字，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纽。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

又曰：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向暮见一女从郭中来，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冢哭。日暮不得入门，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弹琵琶令歌，女云："有丧仪，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气感冥昧，所降若有缘。嗟我遭良契，寄忻宵梦间。"中曲云："成公从义起，兰香降张碛。苟云冥分结，缠绵在今夕。"下曲云："伫我风云会，正俟今夕游。神交虽未久，中心已绸缪。"寝处向明，升去，顾谓曰："且至御亭。"女便惊怖。猎人至，群狗入屋，于床咬死，成大狸。

《搜神记》曰：吴王夫差小女名玉，悦童子韩重。韩重乃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亡，葬阊门之外。重三年归，闻其死，哀恸。至玉墓所，玉忽见，重与言，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有兵车辛苦之辞。后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折杨柳之应也。

《续搜神记》曰：庐江杜谦为诸暨令，县西山下有一鬼，长三丈，着赭布裤布褶，在草中相张。又脱褶掷草上，作《懊恼歌》，百姓皆看之。

《古乐志》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歌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缓歌、长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劳歌。《韩诗》曰：饥者歌食，劳者歌事。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帝唐时善歌者，见《吕氏春秋》。秦青、响遏行云，声振林木。薛谈、秦青弟子。韩娥、齐人余响，绕梁三日以上。三人见《列子》。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高堂而齐右，善歌。瓠梁、见《淮南子》。鲁人虞公、见刘向《别录》。李延年。见《汉书》。古歌曲有《阳陵》、《白霞》、《朝日》、《鱼丽》、《白水》、《白云》、《江南》、《阳春》、《淮南》、《驾辨》、《绿水》、《阳阿》、《采菱》、《下俚巴人》、并见《襄阳耆旧传》及梁元帝《纂要》。《八阕》、葛天氏之歌，见《吕氏春秋》也。《唐歌》、帝喾之歌。《南风》、《卿云》、并虞舜歌。《晨露》。汤歌。并见《吕氏春秋》。汉歌曲有《大风》、高祖所作。《芝房》、《白麟》、《朱雁》、《交门》、《天马》、《房中》、以上并郊庙歌，见《汉书》也。《盛唐》、《枞阳》、武帝歌，见《汉书》。《瓠子》、武帝观决河所作歌。《玄云》、《步云》。西王母歌，见《汉武内传》。古乐府有歌行，《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魏武帝作。《朝歌行》、《怨歌行》、《前缓声歌行》、《后缓声歌行》、《櫂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陈歌行》。

又《古今乐录》：晋宋已后，歌曲有《淫豫歌》、《杨叛儿歌》、南齐有杨昊母为师入宫，童谣呼为杨婆儿。婆转为叛。《扶风歌》、晋刘琨作。《百年歌》、晋王道冲陆机并作。《白日歌》、宋沈攸之所作，亦曰"日落歌"。其歌曰："白日落西山。"《九曲歌》、宋何承天作。《采葛妇歌》、古越人作。《桃叶歌》、晋王献之所作。《同声歌》、汉张衡作。《碧玉歌》、晋孙绰作。《四时歌》、出于子夜。《子夜歌》、古有女名子夜，造此歌。《上声歌》、亦名捉，哀悲之古曲。《白纻歌》、起于吴孙皓时作。《襄阳白铜鞮歌》、《前溪歌》、晋车骑将军沈玩所作。《叹闻歌》、晋穆帝初歌毕，辄呼叹闻，因以为名。、《团扇歌》。晋中书

令王珉与婎婢芳姿有私爱，甚笃。苦捶挞之。婢素善歌而珉之好捉白团扇，因见珉之歌曰："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愿得随郎手，因风从方便。"后人因歌之。《丁督护歌》，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府内都护丁旿收殡敛之。逵之妻晋公主呼问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为曲焉。《懊恼歌》，崇安初，人间讹谣之曲。又云石崇为绿珠作。古有《丝布涩难》缝一曲而已，宋太祖谓之《中朝曲》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四

乐部十二

舞

《毛诗·甫田·宾之初筵》曰：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则弁之俄，屡舞傞傞。

又《宛丘·东门之枌》：刺幽公也。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歌舞于市井尔。

《尚书》曰：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干，楯；羽翳也。皆舞者之所执也。

又《顾命》曰：胤之舞衣在西房。孔安国曰：胤国所为，舞者衣中法制。

《尚书大传》曰：惟丙午，王建师，及鼓噪，前歌后舞。

《礼记》曰：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民劳则德薄，鄰相去远，舞人少也。民逸则德盛，鄰相去近，舞人多也。

又曰：天子宫悬四面，舞行八佾。诸侯轩悬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悬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悬一面，舞行二佾。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

又曰：夫乐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为乐者也。总干而山立，总持干楯，山立不动也。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志在鹰扬。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乱，武之理也。皆坐，以象其人舞事。且夫武始而北出，象观兵盟津时也。再成而灭商，成犹奏也。再奏象克殷时。三成而南，诛纣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国是疆，有南国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分陕东西而理。六成而复缀以崇。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夹振之者，王将夹舞者，振木铎以为节也。武舞，战也。象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

《周礼地官》曰：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伎舞，伎者拂。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谓四望也。旱暵之事谓雩也。暵，炎热气也。

《春官》：乐师，掌教国子小舞。谓以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十三舞箾，成童舞象大夏也。"凡舞，有(伎)[皝]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郑众云：伎舞者，金羽，舞者折羽也。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也。人舞也。社稷以伎，宗庙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子持之是也。皇杂五彩杂羽，如凤皇色，持以舞也。人舞所执，以手袖为威仪也。凡四方之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龠师，掌教国子舞羽吹龠，文舞有持羽吹箾舞者，所谓箾舞。《文王世子》曰：冬学羽箾。《诗》曰：左手执箾，右手秉翟也。祭祀则鼓羽龠之舞，鼓之者，拍拍为之节。宾飨则亦如之。

又《地官》曰：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也。夷乐，四夷之乐也。

《左传·隐公》曰：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也。

又《庄公》曰：王子颓乐及遍舞。

又《(昭三)[襄十六]》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

又《隐公》曰：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舞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也，故自八已下。"公从之。

又《庄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论语·八佾》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家语》曰：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

《史记》曰：沛公见羽鸿门。项庄入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拔剑起舞，项伯亦起舞，以身[翼]蔽沛公。

又曰：长沙定王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景帝后三年，诸王来日，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桂阳属焉。

又曰：师经抚琴，魏文侯耽之，起舞。经怒，以琴撞文侯。文侯大怒，经曰："臣撞桀纣之主，不撞尧舜之君。"文侯悦，挂琴于室为戒。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制诏御史：盖闻歌者所以发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庙始奏文始、五行之舞。

《汉书》曰：李陵在匈奴，置酒与苏武别，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属之。

又曰：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袭也。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见，实妙丽善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

又曰：赵飞燕体轻，能掌上舞。

又曰：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贺。酒酣乐作，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一坐皆笑。盖宽饶劾之："长卿为列卿而为沐猴舞，失礼。"许伯为谢，乃解。

《后汉书》曰：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清

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歌《青阳》，夏歌《朱明》，并舞《云翘》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又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及归，将就还路，五原太守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邕虑卒不免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

《魏志》曰：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舞名。

《吴书》曰：凌统怨甘宁杀其父操。宁常避统，不与相见。权亦命统不得仇之。尝于吕蒙舍会，酒酣，乃以刃舞。宁起曰："宁能双戟舞。"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上之也。"因操刃持盾，以身蔽之。后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徙屯中洲。

又曰：陆逊破曹休。上与群僚大会，酒酣，命逊舞，解所著白鼯子裘赐之。

又曰：陶谦为舒令，郡守张磐谦耻为之屈，磐舞属谦，谦不为起；强之，乃舞，舞不转。磐曰："不当转耶？"曰："转则胜人。"

《宋书·乐志》曰：鞞舞(之由来)，未详所起，[然]汉代已于燕享用之矣。故曹植[有]鞞舞歌。汉灵帝时，有李坚者，善鞞舞，遭乱播迁。帝闻其旧伎，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故知异代之文未必相袭也。

《后魏书》曰：(嵇)[奚]康生性气粗武，元叉惮之。康生知之，亦惧不安。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倾)[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唐书》：冯定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于庭。定立于其间，文宗以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对曰："此冯定也。"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

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赐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

《晋中兴书》曰：殷融弘远为司徒左西属，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事务为怀。

《齐书》：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笔。武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服朝衣而足蓁燕履？"于是去笔。

《江表传》曰：孙权请顾雍父子及孙谭，时为选曹尚书，见任贵重。是日，孙权极忻，谭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谭诃责之："君王以含垢为德，臣下以恭谨为节，何有舞不复知止？虽为酒后，亦为恃恩。谦虚不足，损吾家者必汝也。"

何承天《三代乐序》云：正德大悦舞，盖出于三容乐，然则其声节，有古之遗音也。

《魏名臣奏·王朗表》曰：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至周《大武》，皆太庙舞。乐，所以乐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绕摩以宣地，扶于阿那，动容转面，转，更也。回竟更为也。便娟拟神，若秋药被风，药，白芷，香草也。被风言其弱。发若结旌，卷而复舒。骋驰若惊。

《周穆王传》曰：有偃师者，缚草作人，以五采衣之使舞。王与美人观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

《国史补》曰：于司空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中。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必有为也。

《山海经》曰：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齐为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俊八子始为舞。

《五经通义》曰：王者之乐，有先后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乐，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乐，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仁明当尚德行仁以断斩也。

又曰：东夷之乐持矛舞，助时生也。南夷之乐持羽舞，助时养也。西夷之乐持钺舞，助时杀也。北夷之乐持干舞，助时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风以作乐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执戚，有俯仰张翕之容，行缀长短。佾八人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动而有节者，莫若舞肆，所以因阳气而达物也。

《续搜神记》曰：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尝至田舍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一丈，黄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翻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尝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寻逐径向山。山有穴裁容人，即入穴，何亦随之。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于今赖之。

《搜神记》曰：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盘，酒食器也。而名"晋世宁"者，言时人苟且酒食之间，而其智不及远，如器在手也。

《英雄记》曰：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十二年，攻乌桓蹋顿，一战斩蹋顿首，系马鞍，于马上抃舞。

《三巴记》曰：关中有渝水賨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羽)[习]之。故名巴渝舞。

《韩子曰》：长袖善舞，多(财)[钱]善贾。

王子年《拾遗录》曰：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汉，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婉妙绝，旷古无伦。或行无迹影，或经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瑞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在侧。时香风欻起，二人徘徊翔转，殆不自支。王以缨缓属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若鸾翔，而歌声轻下。乃使伶人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绕梁动木未足加焉。其舞曲一名"萦尘"，言体轻与尘雾相乱也。次曰"集

羽”，言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曲“游怀”，言支体缅曼若入怀袖也。

《晏子春秋》曰：晋(与)[欲]攻齐，使范昭往观。景公觞之，范昭请公之弃酌，公曰：“诺。”告侍者酌樽进之。晏子曰：“撤樽更之。”范昭起舞，太师曰：“我不习。”昭曰：“调成周之乐，吾为之舞。”太师曰：“暝臣不习。”范昭趋而出。公问晏子，晏子曰：“昭非不知礼也，欲惭吾君臣。”公问太师，太师曰：“成周之乐，天子乐。范昭人臣而舞之，臣故不为。”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也。吾欲惭其君，欲犯其礼，而太师识之。”

《吕氏春秋》曰：陶唐氏阳多滞伏，民气壅阏，故为舞以宣导之。

《乐苑》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掘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鲜衣帽，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之中藏之，花坼而后见。对舞中之雅妙者也。

《明皇杂录》曰：开元二年，上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明皇在位，尝令教舞马四百匹，分为左右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十人立于左右前后，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常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明皇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尝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十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杂于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大享士，乐作，马舞不能自止。厮养辈谓其为妖，拥帚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尚存故态。厩吏遂以为怪，白承嗣，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益整而鞭挞愈加，终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曰暴逆而终不敢言。

又曰：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

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驰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凄怨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又曰：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气），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

又曰：开成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也。

《古今乐录》曰：白纻舞，案：辞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徘徊歌曰："交交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绪即白纻也。

释智匠《古今乐录》曰：大壮之舞曰武舞，大观之舞曰文舞。

《通礼义纂》曰：汉仪，拜陵食举，《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亲行奠献，及荐服玩，礼毕再拜，辞退而已。拜陵奏舞，汉代礼也。

又曰：古者臣于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礼。自后魏已来，臣受恩，皆以手舞足蹈以为欢喜之极也。

《唐会要》：韦万石曰：武舞，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兴参野，二变象克静开中，三变象冬夏宾伏，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猃狁荐伏，六变象位崇还振旅。

又曰：龙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任雅、许园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雄、上官仪等宴于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乐"，皆亲征辽东，以象用武之势也。

又曰：调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洛城南楼，赐宴。太常奏

六合还淳之舞。

又曰：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太祠享皆将陈设。自今已后，圆丘、方泽、太庙祠享然后用此舞，余祭并停。

又曰：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师。同州刺史苏瓌进圣主还京乐舞，上御行宫楼观之，赐以束帛，令编于乐府。

《沈志》曰：江左初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皆陈于殿庭。赐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见曰符舞。或言自亮鸠。"沈曰："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也。"

又曰：公莫舞，今布舞也。相传云项庄舞剑，项伯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语庄云公莫害汉王。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也。

曹植《鞞舞歌序》曰：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善]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伎，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歌亦五篇，人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兼陈于元会。今幡鼓舞歌辞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鞞扇舞也。今谓巴渝是地名，鞞扇是器名也。

曹植《鞞舞歌序》曰：晋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案：杯槃舞，今之齐世宁也。

张衡《舞赋》云：历七槃而纵蹑。

王粲《七释》云：七槃陈于广庭。

宋世文士颜延之云：递间阑于槃扇。鲍昭云：七槃舞，长袖，皆以七槃为舞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五

乐部十三

钟　　镈于

钟

《释名》曰：钟，空也。空内，受气多，故声大。

《说文》曰：钟，秋分之音，物钟成也。

《易通卦验》曰：人主冬至日，纵八能之士，击黄钟之宫，则人主敬善，公卿大夫诚信。

《礼记》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

又《乐记》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听钟声则思武臣。

《周礼·冬官·凫氏》曰：凫氏为钟镈，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兴。有说，说犹意。钟已厚则石，大厚则声不发。已薄则播，大薄则声散。侈则柞，柞读为咋咋然之咋，声大外也。弇则郁，声不舒扬。长甬则震。钟掉则声不正。钟大而短，则声疾而短闻；浅则躁，躁易竭也。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深则安，安难息。

又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

又曰：磬师掌教击编钟。

又《春官》曰：钟师掌教金奏。击金以为奏节。金谓钟镈也。

《左传·襄二》曰：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钟以为公盘。

又襄六年曰：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戚，孙文子之邑。闻

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其君，以在此也，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也。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献公卒，未葬也。

又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而未已。

又曰：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注曰：肆，列也。悬钟十六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又《昭(五)[二十一]》曰：天王将铸无射，周景王无射，钟名，律中无射。泠州鸠曰："乐，天子之职。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钟，聚也，以器聚音。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窕则不慼，不充满人心也。槬则不容。心不堪容也。心是以慼，慼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又曰：宋左师每食击钟。

又曰：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尔雅》：大钟曰镛，其中谓之剽，音瓢。其小者谓之栈。音酢。郭璞：酢曰镛，一曰鎛。

《国语》曰：晋克潞之役，魏颗以身却退秦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之)[于]景钟。

又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铸无射而为之大林。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上作器，民乐之，则为和。今民莫不怨恨。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臣不知其和。"贾逵曰：大林，无射副也。

《汉书》曰：高祖庙有十钟，受千石。撞之，声闻百里。

《后汉书》郑司农曰：于钟唇之上祛也，鼓所击处也。舞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幹。旋属钟柄，所以悬之。

《魏志》曰：初，汉铸钟，铜工柴玉巧意多所造作。杜夔令工铸钟，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白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晋书》：裴頠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

《宋书》曰：汉中城固县汉水崖际有声如雷，俄顷崖崩，有铜钟十二。

《赵书》曰：将军张珍领郡县民丁万人徙洛阳六钟：猛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钟一没盟津中。

萧子显《齐书》曰：张瑰字祖逸，吴郡吴人。父永右光禄大夫，晓音律。宋孝武问永以太极殿前钟声嘶。永答曰："钟[有铜滓。"乃扣钟，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

《十六国春秋》曰：石勒耕，辄闻钟铎之音或在前后。惧以问翼伽，伽曰："作劳耳鸣，无不祥也。"勒至平原，常在平人师骥家为奴，有老[父]谓勒曰："君鱼龙发际，际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见。每耕又闻鼓角之声，勒又告诸奴。又闻之，因曰："吾初在家，恒闻如是。"诸奴白骥，骥奇而免之。至是众归焉。

《庄子》曰："梓庆削木为镓，见者惊犹鬼神。鲁侯问其术，对曰："臣将为镓，未尝敢以耗气。齐七日，忘吾四支，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区别，见成镓，然后加手。"镓似夹钟也。

《管子》曰：黄帝作五声以正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洫)[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帝)[常]。五声既调，然后作五行。

《尸子》曰：郑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不鸣，寡人之性也。国家之不乂，朝廷之不理，与诸侯交之不得志也，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以来，子产理郑，城门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公之好乐也，虽抱钟而朝可也。"

戴延之《西征记》曰：陕县城西北二面带河。河中对城西北角，水涌起铜钟，翁仲头发常出水上，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发不复出，惟见水异，嗟嗟有声，声闻数里。翁仲本在城内大司马门外，

为贼所徙，当西入关，至此而没。

《吕氏春秋》曰：晋平公铸为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公曰："吾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知钟不调也，臣窃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

《慎子》曰：鲁庄公铸大钟，曹翔入见，曰："今国褊小而钟大，君何不图之。"

《鬻子》曰：大禹治天下也，以五声听之政。曰："教寡人以义者，击之钟。"

《韩子》曰：叔孙相鲁，有子曰孟丙，竖牛妒之。叔孙为丙铸钟。钟成，丙不敢击，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不为之请，又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钟。"遂怒之，丙出奔齐。

《尸子》曰：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声亦变。意诚感之达于金石，而况人乎？

《晏子》曰：景公为大钟，将悬之。仲尼、伯常骞、晏子三人俱朝，曰："钟将毁之。"撞之，果毁。公见三子问之，晏子对曰："钟大不以礼，故曰将毁。"仲尼曰："钟大悬，下气上薄，故曰将毁。"伯常骞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阴莫胜于雷，故曰将毁。"

《韩子》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难不通，铸大钟遗之，方车二轨。仇由大悦，除涂将内之。赤章曼支谏曰："此小所以事大也，今以大事小，兵必随之。"仇由君不听，曼支因断毂而驰至齐。十月，仇由亡。

《淮南子》曰：阖闾伐楚，破九龙之钟。许慎注曰：刻簨为九龙悬钟也。贾子云：毁十龙之钟。

又曰：齐景公族铸大钟，撞之于庭下，郊雉皆雊。许慎注曰：族，聚也。钟声如雷震，雉皆应之。"

又曰：孟秋之日，西馆御好白色，白彩撞白钟，故处西宫。

又曰：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亮，远之则磬音彰。磬，石也。音

清明，远闻而彰著。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

《山海经》云：豊山者有钟，霜降则鸣。

又曰：炎帝之孙伯陵。伯陵生鼓延，是为钟。

《吕氏春秋》曰：黄帝又命伶伦铸十二钟，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

《东方朔传》曰：汉武帝未央宫殿前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大怪之，召待诏王朔问之，朔对曰："有兵气。"上更问东方朔，朔对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昔闻：铜，土之子。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上曰："应在几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余里。上大笑，赐帛三十匹。

郭缘生《述征记》曰：洛阳太极殿前大钟六枚。父老云：曾有欲移此钟者，聚百数长绠挽之，钟声震地，咸惧，不敢复犯。

陆翔《邺中记》：大面广外一丈二尺，小面广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绕其上。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义熙十一年，霍山崩毁，出铜钟六枚，上有文古科斗书，人莫能识。

晋潘岳《关中记》曰：汉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陵钟在长安。夏侯征西，欲徙诣洛阳，重不能致，悬在清明门门里道南。其西者，平陵钟；东者，杜陵钟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帝颛顼居位，文德者则锡以钟磬，武德者锡以干戈。

戴延之《西征记》曰：钟大者三十二，博山头形瑰纽作师子头。钟大者三十二，博山头二丈，厚八尺，大面广一丈二尺，小面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周绕其外。

《唐杂制》曰：凡私家不设钟磬。三品已上，女乐五人。五品已上，不过三人也。

虞喜《志林》曰：吴时于江水中得钟，有百余字，募求读者，并无

人晓。

《乐什图征》曰：君子铄金为钟，四时九乳，是以撞钟以知君，钟调则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又曰：圣王往承天定爵禄，人者不过其能，尊卑有位，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赏，功败者罚，故乐用钟。宋均注曰："不过能，谓量能授爵也。有罪，鸣钟以攻之也。

《白虎通》曰：钟之为言动也。阴气用事，万物动成。钟为气，用金声也。镈者，时之声也，节度之所生也。有节度则万物昌，无节度则万物亡。

《异苑》曰：魏时，殿前钟忽鸣。张华曰："蜀铜山崩。"

《说苑》曰：鼓法天，钟法地。秦始皇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簴。

傅玄《歌辞》曰：雷师鸣钟鼓，风伯吹笙簧。西母出穴听，王父吟东厢。

《三礼图》曰：凡钟十六枚，同为一笋，簴为编钟。特悬者谓之镈。又曰：镈，钟之大者也。形如钟，但大耳。其在簴，亦一枚而已。

《三辅黄图》曰：始皇簴高三丈，钟小者千石。

《通礼义纂》曰：钟磬半为堵，全为肆。轩悬三面，歌钟三肆。判凭悬两面，歌钟二肆。特悬一面，惟磬而已。

又曰：圆钟，夹钟也。于位在卯，气生于房心、为宫，天帝之明堂。故奏乐先奏圆钟，为宫。

又曰：驾入，撞蕤宾之钟，左(右)[五]钟皆应者。案：蕤宾位居午，午主阳，阳主动，象王自外动而入，方居之始，故先作之。而东厢应者，东为阳，阳主动，明以静主动，使之相应也。驾出，撞黄钟，右五钟皆应。黄钟位居子，子为阳，阳主动，象王自内动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厢应者，西为阴，阴主静，明以动告静，使之相和也。

《广古今五行记》曰：会稽人陈清于井中得小钟，长七寸二分，

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识，云：会稽岳命。郭璞云：愍怀丧覆，元帝中兴之应，自宣帝至恭帝数十人。

又曰：陕州黄河有铜钟在水，水大小恒自浮出。每晦朔阴雨之日，辄鸣，声响悲亮。行客闻之，莫不怆然。

又曰：晋中朝，有人悬铜为盘，晨夕恒鸣，如人扣打。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故声相应。可错令轻，则韵乖自止。"

《古今乐录》曰：高庙中四钟皆奏。时庙钟也，重十二万斤。明帝徙二钟在南宫。

张衡《东京赋》曰：发鲸鱼，铿华钟。薛综注曰：天子出则鸣蒲牢。海中大鱼名鲸，海岛中又有大兽名蒲牢，畏鲸鱼。鲸鱼一击，蒲牢辄大鸣呼。凡钟欲令大鸣，故作蒲牢于上，所以击之者鲸鱼。有篆刻文，故曰华钟也。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太极殿前左右各三铜钟相对。钟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

《唐书》曰：唐太宗召张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用其七。余有五钟，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

錞于

《周礼》曰：以金錞和鼓。

《宋史》云：广汉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献始兴王鉴。其器高三尺六寸，围二尺四寸，圆如箭，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悬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当心脆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

《后周书》：斛斯徵迁太常卿。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徵遂引干宝《周礼注》，以芒简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徵乃取以合

乐焉。

《乐书》曰：錞于者，以铜为之。其铜像钟，顶大，腹撩口弇，上以伏兽为鼻，内悬子铃铜舌。凡作乐，振而鸣之，与鼓相和。

又曰：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镈，曰錞，曰镯，音浊。曰铙，奴交切。曰铎。大各切。镈如钟而大。錞于也，圆如椎；头，上大下小，所谓"金錞和鼓"。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为鼓节。铙，铃而无舌，有柄而执之。铎如大铃。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六

乐部十四

磬 瑟 筝 筑 准

磬

《说文》曰：磬，乐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磬。

《尔雅》曰：大磬谓之韶，徒鼓磬谓之鞉。郭璞曰："韶音器，以玉饰之。"

《礼记·明堂位》曰：垂之和钟，叔之离磬。

又曰：诸侯之宫悬，祭以白牡，击玉磬，诸侯之僭礼也。

《周礼·春官》：眡瞭，掌击颂磬、笙磬。磬在东方曰笙，生也。在西方曰颂，或在嘲功也。磬师，掌教击磬。

又曰：鬼氏为磬也。

《毛诗·(即)[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左传》曰：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

《尚书》曰：徐州泗滨浮磬。孔安国注曰：泗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

《论语》曰：击磬襄入于海。

又曰：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子击磬者乐也。蒉，草器也。荷此器，贤人避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于世。

《国语》曰：鲁饿，臧文仲以玉磬如齐以籴。

《东观汉记》曰：王阜为重泉令。鸾集学宫，阜击磬，鸾应磬而舞焉。

《魏志》曰：武帝至汉中，得杜夔说旧法，始复设击轩悬磬。于

今用之，受之于杜夔也。

《陈书》曰：吴明彻自寿阳入朝，舆驾幸其第，赐钟磬一部。

《三礼图》曰：胶广长三寸，长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笋簴，谓之编磬。在东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颂磬。

《山海经》曰：鸟危之山，其阳多磬。

又曰：小华之山，其阴多磬石。高山，泾水出焉，其中多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则之气，万物之成，其气磬，故曰磬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王道得，然后万物成，天下乐之，故乐用磬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长一丈而轻若鸿毛。

《洞冥记》曰：汉武帝起招仙灵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也。

王韶之《始兴记》曰：县下流有石室，内有悬石，扣之，声若磬，响十余里。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色，衣黑彩，击磬石。

又曰：禹以五音听政，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喻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

《五经要义》曰：磬，立秋之乐也。

《吕氏春秋》曰：尧命夔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代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无句作磬。《左史考》曰：尧时人。

《周礼·冬官·考工记》：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为句，一矩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触其弦，则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也。其博为一，博谓股博。博，广也。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郑众云：股磬之上者也。鼓其下小者所当击也。郑玄谓股外面，鼓内面也。假令磬股广四寸半者，股长九寸，股广三寸，长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则摩其旁，郑玄云：磬声

太上则摩镈其旁也。郑玄谓太上声清也。薄而广则浊也。已下则摩其端。太下，声浊也。矩而厚则清。

又曰：磬师，掌教击磬，教，教视瞭磬，亦编于钟也。教缦乐宴乐之钟磬。郑玄云：缦谓杂声之和乐者。《学记》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歌。谓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二乐，皆教其钟磬。

《通礼义纂》曰：晋贺脩奏：登歌之虡，采玉造小磬。宗庙殿用玉，郊丘用石，本法堂上乐，以歌为，故名歌钟歌磬。唐制设磬于坛上之西，歌钟于东近南北向，至匏竹立于坛下。

又曰：黄帝使伶伦造磬。

又曰：天地尚质，用石磬。宗庙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声清正者、阴阳之察，主于金石也。

又曰：唐礼：皇后享先蚕，设十二磬于辰位，阴阳之察，主于清浊。是用磬而不用钟也。

瑟

《白虎通》曰：瑟者，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有君父之节。臣子法商角，则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然后四时和，然后万物生，故谓之瑟。大瑟谓之洒，长八尺一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七弦。

《尔雅》曰：徒鼓瑟谓之步。

《三礼图》曰：雅瑟长八尺一寸，广二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余四弦，谓之蕃赢也。颂瑟七尺二寸，广尺八寸，二十五弦尽用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瑟前其柱则清，却其柱则浊。

《毛诗·鹿鸣》篇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又《车邻》曰：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礼记》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也。

此雅淡之乐也。言至和不在于音，故不须绚弦促柱以慑人心也。

《论语》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

《阳货》曰：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又曰：仲尼问曾皙曰："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周书》曰：师旷见太子晋。师旷束蹋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乎，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之蹋，是以数举也。"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曰："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乃注瑟于王子。

《汉书》曰：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人，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

又杨恽《报孙会宗书》曰：恽本秦人，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

又曰：莽何罗及走趋卧内，顾入行，触宝瑟僵仆，金日磾得抱何罗，因呼曰："何罗反!"

《吕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风，阳气畜积，果实不成，故王建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以定群。瞽瞍制五弦之瑟，作十五之弦舞，益以八弦为二十三弦。高诱曰：王建，朱襄之臣。

《慎子》曰：公输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为瑟。

《韩诗外传》曰：赵王使人于楚，鼓瑟遣之曰："无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鼓瑟者，固方调也。"使者曰："调则可记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湿，丝有缓急，柱有推移，不可记也。"使者曰："臣请此以谕，楚之去赵千有余里，亦有吉凶之变，凶则吊之，吉则贺之，犹柱之有推移，不可记。"

《典略》曰：百里奚，虞大夫。晋君以女为秦穆夫人，用奚为媵。

奚亡走宛，楚人执之。秦穆公知其贤，欲厚货以求之，恐楚不与，乃以羖羊皮赎之，号五羖大夫。秦遂以霸。奚相秦，其妻佣浣入宫，见琴者之自言能鼓瑟，歌曰："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已覆以紫。春莫黎，扼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百里奚乃识之。

《尸子》曰：夫瑟二十五弦，其仆人鼓之，则为笑。贤者以其义鼓之，欲乐则乐，欲悲则悲，虽有暴君，为之立变。

《世本》曰：庖羲氏作瑟。瑟，洁也，一使人精洁于心，淳一于行也。

王子年《拾遗录》：白圆山，其形圆也。有木林，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瑟，故曰静瑟也。黄帝使素女鼓庖羲氏之瑟，满席悲不能已。后破为七尺二寸，二十五弦。

《韩子》曰：齐宣王问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对曰："不也。瑟者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细大以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为害义，故不能。"宣王曰："善。"

筝

《说文》曰：筝，鼓弦筑身乐也。

《风俗通》曰：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按京房制五音，惟加瑟十三弦，此乃筝也。今雅乐，筝十二弦，他乐皆十三弦。如筝稍小曰云和，乐府不用。

《史记》曰：秦逐客，李斯上书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使快耳者，真秦之声。"

《晋书》曰：谢安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人，每抑之。武帝末年嗜酒，而会稽王道子昏蓄尤甚。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王相之间，而好利险陂之徒，以安功名盛极，构之，嫌隙遂成。帝召桓尹饮燕，谢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以韵合歌管，请筝歌并请吹笛

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府，对曰："御府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梁书》曰：羊侃字祖忻。身长七尺八寸，雅爱文史、及《孙吴兵法》。姬妾列侍，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大)[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云能掌上舞。

《俗说》曰：谢仁祖为豫州主簿，在桓温阁下，闻其善弹筝，便呼之。既至，取筝与令弹。谢即理弦抚筝，因歌曰："秋风意殊道。"桓大以此知之，取谢引诣府。

《襄沔记》曰：辛居士名宣仲，陇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阳县西六里，多植松竹，栖迟其下，静嘿不交尘俗。林中起一草庐，容膝而已。善弹筝。与淮南胡陶、京兆骆惠度同志为友，常共燕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拾林下弦管道韵，时人谓之三公乐。宋邵陵王休若为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弹筝，了不回顾，逡巡致筝于席，延邵陵与语，才述寒温而已。时邵陵客有述其旨者，授筝令弹，再三固请，答曰："幸非王门伶人，何事见逼？所胜于君者，正举止自由。若闻君鞠躬，复与君何异？"占对详雅，众不能屈。齐文惠临州，吴兴沈约奉教聘引，并不降志，约乃共论文章，宣仲辄言庄老。既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遇疾卒，惠度及陶并不知所终。

《英雄记》曰：吕布诣袁绍，绍患之，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丞制使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杀之。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于帐中，潜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复归。

《敦煌实录》曰：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

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周”。

《魏略》曰：游楚好音乐，乃畜琵琶筝，每行，将以自随。

《吴质别传》曰：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斩泗滨之梓以为筝。”

《傅子》曰：郝素善弹筝，虽伯牙妙手，吴姬奇声，何以加之！

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圆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智仁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阐思哉？合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也。他乐皆十三弦。；轧筝以行竹润其端而轧之。弹筝以骨爪，长寸余，以代指也。

筑

《乐书》曰：筑者，形如颈琴，施十三弦，顶细，肩圆。品声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唐代编入雅乐也。

《释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筝，细项。案，今制身长四尺二寸，项长三寸，围四寸五分，项七寸五分，阔七寸五分，下阔六寸五分。

《史记》曰：高渐离善击筑，与荆轲友。见轲刺秦王不中而死，乃变姓名入秦，欲为轲报仇。市中击筑而乞，人观而美，奏之。秦王闻，召之于前击之。王悦，犹以疑焉。熏其两目，置于帐中。王耽之，亲近于渐离。渐离望秦王叹息之声，举筑以击，中王膝，王怒之。

又曰：高祖过沛，大享故人父老，酒酣，高祖击筑而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又曰：荆轲之燕，与屠狗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

准

《京房》曰：准，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书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矣。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七

乐部十五

琴 上

《说文》曰：琴，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

《毛诗·关雎》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注曰：宜以琴瑟友乐之。箋云：贤女乃与琴瑟之志同也。

又《鄘·柏舟·定之方中》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又《甫田·车辖》曰：四牡騑騑，六辔如琴。箋云：御群臣使之有礼，如御四马騑騑然使之均调缓急和也。

又《缁衣·鸡鸣》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礼记·曲礼》曰：先生（之）书箧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也）。

又《曲礼下》曰：士无故不去琴瑟。

又《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击大琴、中琴，四代之乐器也。

又《檀弓上》曰：子夏既除丧而见，见于孔子。与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乐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与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也。"

又《檀弓上》曰：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弹琴以彻哀也。

又曰：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

又《杂记》曰：下大功至辟琴瑟。

《周礼》曰：云和之琴，冬至日，于地上圆丘奏之。空桑之琴，夏至日，于泽中方丘奏之。龙门之琴，于宗庙奏之。

《左传》曰：初，穆姜使择美檟，自以为榇与颂琴。

又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其族，曰："伶人也。"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又曰：初，卫侯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

《尔雅》云：大琴曰离，二十弦，或传此是伏羲所制。

《周书》曰：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威王悦之，舍之右室。须臾，王自鼓琴，邹忌推户，久曰："善哉！鼓琴也。"王悖然不悦，去琴按剑，曰："夫子见之未察，何以知其善？"忌曰："大弦浊以温，小弦廉折以清，推之深而释之舒，均谐以鸣，大小相盖，回邪而不相害，是知其善。"忌复曰："不独语音。夫治国家，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悖然不悦，曰："若语五音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治国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为丝桐之间？"忌曰："大弦急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推之深释之舒者，刑罚审也。均谐以鸣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盖、回邪不相害者，上下和鸣，吏民相亲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连而径者，所以存亡。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治国家，弭人民，无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谓忌曰："髡有愚志，愿陈诸前。"忌曰："谨受教。"髡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忌曰："谨受命，请无观。"髡曰："狢膏棘轴，所以为猾，然而不能运方穿。"忌曰："谨受命，请事左右。"髡曰："弓胶腊干，所以为势，然而不能传合疏远。"忌曰："谨受命。请谨自抚附万民。"髡曰："狐裘虽弊，不可补以黄犬之皮。"忌曰："谨受命，谨请择君子无亲小人。"髡曰："大车无轂不能载常任，琴瑟无轸不能成五音。"忌曰："谨受命，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髡说毕，趋出。至门而眄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其应我如响之应声，

是人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于下邳，号曰成侯。

《史记》曰：箕子谏纣不听，而被发佯狂为奴，隐而鼓琴以自悲。

又曰：司马相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谬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始之临邛，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恐不得当也。

又曰：荆轲左把秦王，右揕其胸，王乞听琴而死。召姬人鼓琴，声曰："罗毂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奋而去。

又曰：黄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帝悲不能自禁，破为二十五弦。

又曰：万石君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独有母，不幸失明。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徙其家长安中戚里。

《东观汉记》曰：上尝问宋弘道通之士，弘荐桓谭。谭善鼓琴，喜郑声。上数听，悦之。弘闻，坐府上，遣吏召谭，责问之。谭叩头良久，乃遣。后上令谭鼓琴，谭为之失次。上问之，弘言其故，故不复令谭给事。

《后汉书》曰：初，蔡邕在陈留，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潜听之，曰："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遂自追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

又曰：蔡邕字伯喈，陈留人。性沉审，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访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灵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马融，王元、董卓等异之。

《晋书》曰：王敬伯，会稽余姚人。洲渚中，升亭而宿。是夜，月华露轻。敬伯鼓琴，感刘惠明亡女之灵，告敬伯，就体如平生，从婢

二人。敬伯抚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弦益霄泪，谁怜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转，情复哀，愿为烟与雾，氛氲同共怀。"

《晋书》曰：阮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来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

《晋中兴书》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艺，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闻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乐，闻命忻然操琴而往。逵不乐。当世以琴书为娱，不远千里。

《宋书》曰：萧思话领左卫将军。尝从太祖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

又曰：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戴颙姻通(近)[迎]来，止黄鹄山，林涧甚美，颙憩于涧。义季亟从之游，颙衣野服，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皆与世异也。

又曰：衡阳王义季镇京口，戴颙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常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当燕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鸽》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又曰：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萧子显《齐书》曰：王仲雄善弹琴，当时妙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

又曰：尚书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取)[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

《家语》曰：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

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志也。"又(问)[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又(问)[间]，[孔]子有所缪然深思焉，缪然，深思貌也。有所(皇)[辛]然，高望而远眺。眺，见。曰："丘殆[得]其为人矣，(始)近黯然黑，黯，黑貌也。颀然长，颀，长貌也。旷然如望羊，旷然，用志旷远也。望，远也。望羊，视远。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后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上也。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摄)[叶]拱而对曰：摄拱，两手薄心。"君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

又曰：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也。故君子之音，温和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厉之动不存乎礼。夫然者，乃所以为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厉微末以象杀伐之义，中和之感不载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亡之风。"

《家语》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期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

《庄子》曰：孔子穷于陈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

又曰：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父者下船而来，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欤？"

《列子》曰：瓠巴鼓琴，鸟舞鱼跃。郑师文闻之，从师襄，三年不成。无几，见师襄曰："久得之矣。"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总至，草木成实。秋而叩角，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夏而叩羽，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冬其叩徵，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将终而四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醴泉涌。

《前秦录》曰：苻坚末年好色，宠幸鲜卑。有赵整者援琴歌曰："昔闻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清白，是谁乱使浊。"

又曰："北园有枣树，布叶垂重阴。外虽多棘刺，内实有赤心。"

《世说》曰：王子猷病笃而子敬先亡，猷问左右曰："何以都不闻消息，此以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临殡。子敬好琴，故以置棺中，因大恸曰："所谓人琴俱亡。"于是乃绝。

《风俗通》曰：今琴长四尺五寸者，法四时五行。七弦者，法七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

刘向《列仙传》曰：子主者，不知何许人也。言宁先生雇我一百余年，不还，直诣江都王，陈辞：先生居龙首弹琴，是我邻家九代孙。

《琴操》曰：伏羲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宕，池水平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五弦，宫也，大弦，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臣也，清廉不乱。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傅玄《琴赋叙》曰：齐桓有鸣琴曰号钟，楚庄王有琴曰绕梁，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蔡邕焦尾有相如政取古名曰琴耳，无其事也，不异号钟。

《世说》曰：顾彦先平生好琴，死后置琴床上。张翰直上床弹琴，不与孝子语而去。

《语林》曰：嵇中散夜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单衣革带。嵇见之既熟，乃吹灯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

阮籍《乐论》曰：汉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户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为琴若此而足矣。"

《说苑》曰：应侯与贾子坐闻鼓琴声，应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贾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之悲耳。因张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

扬雄《琴清英》曰：晋王谓孙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处高台邃宇，连屋重户，藿肉浆酒，倡乐在前，难可使悲者。"

乃谓："少失父母，长无兄嫂，当道独坐，暮无所止，如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晋王酸心哀涕，曰："何子来迟也。"

蔡邕《女训》曰：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问曲名，则舍琴兴对曰某曲。坐若近，则琴声必闻；若远，左右必有赞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终则止；大曲，三终则止。无数变曲无多少，尊者之听未厌不敢早止。若顾望视也，则曲终而后止，亦无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调。尊者之前，不更调张。私室若近舅姑，则不敢鼓。独若绝远，声音不调，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则可也。

《通礼纂》曰：尧使无勾作琴五弦。

《江表传》曰：顾雍少从蔡伯喈学鼓琴，伯喈贵异之，谓曰："卿成必早，故以名与卿。"雍、伯喈同名由此。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弦急则清，慢则浊。

《白虎通》曰：琴，禁也，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韩诗外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女佩(横)[璜]而浣，孔子曰："彼妇人可与言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辞。"子贡曰："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妇人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致其辞，孔子曰："丘知之矣。"

《山海经》曰：帝俊生晏龙，始为琴瑟。

又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郭璞曰：孺义未详也。

《蔡琰别传》曰："琰字文姬，陈留人，汉左中郎将蔡邕之女。少聪惠秀异，年六岁，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故断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吴札观化，知兴亡之国；师旷吹律，识南风之不竞。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

《马明生别传》曰：明生随神女入石室，金床玉几，时自弹琴，有弦五音，普奏闻于数里。

《幽明录》曰：刘琮善琴，忽得困病，许逊曰："近蒋家女鬼相录

在山石间，专使弹琴作乐，恐欲致灾也。"琮曰："吾常梦见女子将吾宴戏，恐必不免。"逊笑曰："蒋姑相爱重，恐不能相放耳。以为谏之，今去当无患也。"琮渐差。

《文士传》曰：嵇康临死，颜色不变，谓其兄曰："向以琴来不？"兄曰："已至。"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息曰："《太平引》绝于今日耶！"。

《搜神记》曰：吴人有烧桐以爨者，蔡邕闻其爆声，曰："此良桐也。"因请之，削以为琴，而烧不尽，因名焦尾琴，有声也。

扬雄《琴清英》曰：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齐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八

乐部十六

琴 中

《乐府解题》曰：《水仙操》，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滑崩澌之声，山林窅窦，群鸟悲号，怆然而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飞操》者，齐宣王时处士犊沐子所作也。年七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雉雌雄相随则心悲。乃仰天叹曰："圣王在上，恩及草木鸟兽，而我独不获。"援琴而歌以自伤。

又曰：《思归引》，卫有贤女，劭王闻其贤，请娉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闻齐桓得卫姬霸。今卫女贤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贤，必不我听。听亦不贤，不足取。"太子不听，遂留拘深宫。思归不得归，援琴而歌，曲终自缢而死。

扬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乐，惟念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操》曰：(高)[商]陵牧子娶妻无子，父母将改娶，牧子援琴鼓之，痛恩爱乖离，故曰《别鹤操》。

扬雄《琴清英》曰：《雉朝飞操》者，卫女之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至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毕，

不肯归，终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三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而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飞》。

《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诗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又有十二操：一曰《将归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赵，闻杀鸣犊而归作此曲也。二曰《倚兰操》，孔子所作，伤不逢时。三曰《龟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曲喻季氏若龟之蔽鲁也。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于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为太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无罪见逐，自伤，作此曲。八曰《雉朝飞操》，沐犊子所作。沐犊子七十无妻，见雉双飞，感之作此曲也。九曰《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无子，父母欲改娶，其妻闻之，中夜悲，牧子因之作此曲。十曰《残形操》，曾子梦见一狸，不见其足，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十二曰《坏陵操》，伯牙所作。又有九引：一曰《列女引》，楚樊姬所作。二曰《伯姬引》，鲁伯姬所作。三曰《贞女引》，鲁漆室女所作。四曰《思归引》，卫女所作。五曰《霹雳引》，楚商梁出游九皋之泽，遇风雷霹雳，畏惧而归，作此引。六曰《走马引》，樗里牧恭所作。牧恭为父报冤，杀人而亡藏于山林之下。有天马引之，感作此引。七曰《箜篌引》，霍里子高所作，即《公无渡河曲》。八曰《琴引》，秦时屠门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龙丘子高所作。又有河间杂歌二十一章。

《琴历》曰：琴曲有《蔡氏五弄》、《双凤离鸾》、《归风送远》、《幽兰曰雪》、《长清》、《短清》、《长侧清调》、《瑟调》、《大游》、《小游》、《明君》、《胡茄》、《广陵散》、《白鱼叹》、《楚妃叹》、《风入松》、《乌夜啼》、《楚明光》、《石上流泉》、《临汝侯》、《子安之》、《流渐洄》、《双燕离》、《阳春弄》、《悦弄》、《连弄》、《悦人弄》、《连珠弄》、《中挥清》、《畅志清》、《看客清》、《僻清》、《婉转清》。

《大周正乐》曰：师襄子，夫子琴师也。方子春教成连生鼓琴，能化人情者也。成连先生，教伯牙鼓琴者也。钟子期，善听知音者。子期死，伯牙终身不鼓琴者也。颜渊听夫子琴，知周衰者也。涓子操琴，心玉篇者也。禽高以琴养性，求仙于罗浮山中，鼓琴于郢中，奏《阳春白雪》者也。雍门周以琴感孟尝君，悲者也。邹忌与齐王言琴事，以方正定德者也。荣启期对夫子弹琴，言三乐之事者也。禽孟临峦户死，而琴歌者也。应侯鼓，贾子对，以取牛妇人者也。子桑饥寒欲死，鼓琴而歌者也。师旷为晋平公探微，感玄鹤二七下舞者也。师涓写濮上琴声者也。子夏除丧，曰琴乐，曰不敢不至者也。闵子骞除丧，曰弹琴不成声者也。宓子贱治单父不下堂，弹琴而邑自理者也。踞转鼓琴，春秋晋大夫张骼辅铃者也。卫师曹，卫献公令师曹教公嬖妾，师曹鞭之。公怒之，鞭师曹三百者。

又曰：冠先生，宋人也。以钓鱼为业。宋景公问道，不告，杀之。后十五年，在宋城门下弹琴者也。已上自尧神人畅至始皇，九十三弄，好士二十七人，并为上石。

又曰：《杞梁妻》者，齐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还遇其妻于路，使使者道吊之。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殖免于罪，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妾不敢受郊吊也。"公乃吊诸室，成礼而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外无所依，内无所倚，将何以立？吾节岂能更二哉？死而已矣。"于是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伐檀操》者，魏国女之所作也。伤贤者隐弊，素餐在位，闵伤怨旷，失其嘉会。夫圣主之制，能治人者食于人，不能治人者食于田。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琦，积百谷，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

又曰：《将归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未至，渡狄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喟然而叹

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于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岐山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恻隐，不忍流血，选练珍宝、犬马、皮币、束帛与之。狄侵不止，问其所欲，欲得土地。大王曰："土地者，所以养万民也。吾将委国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无君焉？"遂杖策而出，喻乎梁而邑乎岐山。自伤劣不能化夷狄，为之所侵，喟然叹息，援琴而鼓之。

又曰：《三士穷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城）、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相与为友，闻楚城子贤而好士，三子相与俱往见之。至于磁硗嵚岩之间，卒逢飘风暴雨，相与俱伏空柳之下。衣寒乏粮，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视而叹曰："与其饥寒俱死也，岂若并衣粮于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革子为贤，推衣粮与之。革子曰："死则共之。今二子以贤愚相辞，乃以死让，孰贤哉？"辞而不受。二子曰："吾自以相与，犹左右手也。左伤则右救之，右伤则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无名于世，不亦痛乎？"于是思革子乃受之，二子遂冻饿而死。其思革子抱二子尸而埋之，号天哭泣，竭哀而去，往见于楚王。楚王知其贤者，于是旨酒嘉肴，设钟鼓乐之。其思革子怆然有忧悲之意，楚王心动，怪而不悦，乃推樽罢乐，引琴而进。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之，作相与别散之意。王闻曰："子琴音何苦哀也？"革子推琴离席，长跪流涕而下，对："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窃慕大王高义，欲俱来谒。至于磁硗嵚岩之间，逢飘风暴雨，食寒粮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为不肖，推粮与臣。二子遂冻饿死。大王虽陈酒肴设乐，诚不敢酣乐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于是赐其思革子黄金百斤，命左右棺敛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革子为相，故曰《三士穷》。

又曰：《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旨酒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

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于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岐山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恻隐，不忍流血，选练珍宝、犬马、皮币、束帛与之。狄侵不止，问其所欲，欲得土地。大王曰："土地者，所以养万民也。吾将委国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无君焉？"遂杖策而出，喻乎梁而邑乎岐山。自伤劣不能化夷狄，为之所侵，喟然叹息，援琴而鼓之。

又曰：《三士穷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城）、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相与为友，闻楚城子贤而好士，三子相与俱往见之。至于磁硗嵚岩之间，卒逢飘风暴雨，相与俱伏空柳之下。衣寒乏粮，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视而叹曰："与其饥寒俱死也，岂若并衣粮于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革子为贤，推衣粮与之。革子曰："死则共之。今二子以贤愚相辞，乃以死让，孰贤哉？"辞而不受。二子曰："吾自以相与，犹左右手也。左伤则右救之，右伤则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无名于世，不亦痛乎？"于是思革子乃受之，二子遂冻饿而死。其思革子抱二子尸而埋之，号天哭泣，竭哀而去，往见于楚王。楚王知其贤者，于是旨酒嘉肴，设钟鼓乐之。其思革子怆然有忧悲之意，楚王心动，怪而不悦，乃推樽罢乐，引琴而进。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之，作相与别散之意。王闻曰："子琴音何苦哀也？"革子推琴离席，长跪流涕而下，对："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窃慕大王高义，欲俱来谒。至于磁硗嵚岩之间，逢飘风暴雨，食寒粮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为不肖，推粮与臣。二子遂冻饿死。大王虽陈酒肴设乐，诚不敢酣乐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于是赐其思革子黄金百斤，命左右棺敛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革子为相，故曰《三士穷》。

又曰：《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旨酒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

文王为西伯，种德修仁，布其恩惠，天下三分有其二。纣大怒其有仁心也，召而朝之，拘于羑里。文王忧愁，援琴而鼓之，故曰《拘幽操》也。

又曰：《聂政刺韩王》者，聂政之所作也。聂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时不成，韩王杀之，时政未生。及壮，问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杀韩王，乃学涂入王宫，拔剑刺韩王，不得，走。政逾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韩国，道逢其妻，妻对之泣下，对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聂出游七年不归，吾常梦相思。见君对妾笑，齿似政齿，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齿尽相似耳，胡为泣乎？"即别去，复入山中，仰天而叹曰："嗟乎，变容易身，欲为父报仇而为妻所识，父仇当何时复报？"援石击落其齿，留山中三年，习琴持入韩国，人莫知政。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王召政而见之，使之弹琴。政即援琴而鼓之，内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韩王，杀之，曰："乌有使生者不见其父，可得死乎？"政杀国君，罪当及母，即自犁剥面皮，断其形体，人莫能识知。乃枭磔政形体市，悬金其侧，有知此人者赐金十斤。遂有一妇人往而哭之，曰："嗟乎，为父报仇耶！"顾谓市人曰："此所谓聂政也。为父报仇，知当及母，乃自屠剥面。何爱一女之身而不扬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结陷塞，遂绝行脉而死。故曰《聂政刺韩王》也。

又曰：《曾子归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余年，眷然念二亲年衰，养之不备，欲归而重叹之，于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崔子渡河》者，闵子骞之所作也。崔子早无母，其后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应者，后母辄笞之。崔子恶与其母同名，欲自杀，恐扬父恶，又死母名应则逆，非义也。则以能游渡河为辞，系石于腹，入水自沉而死。众人但以为不能游耳，莫知其故自沉。是以父过不扬，闵子骞大其能为父隐，伤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又曰:《屈原自沉》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楚同姓也。为怀王佐,博闻强识,疏通政事。入则与王议国计策,以施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争宠,害其器能,谮之于王,曰:"使屈原每一出,矜伐功,以其非己莫能为。"怀王怒而斥之。屈原自伤怀忠而见疑,忧愁,面目黎黑,临河而哀思,著《离骚》、《九歌》、《九叹》、《七谏》之辞,仰天而叹,援琴而鼓之。

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应聘于楚,待礼于陈。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喟然而叹曰:"归邪,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于是援琴而鼓之,以自叙其志,故曰《孔子厄》。

又曰:《霍将军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为讨寇校尉,为人少言,勇而有气,使击匈奴,斩首二千。后六出,斩首十余万级,益封万五千户,秩禄与大将军等。于是志得意欢,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凤凰来仪》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用周召、毕、荣之属,天下大治,殊方绝域,莫不蒙化。是以越常献雉,重译来贡,太平之瑞,同时而应,麒麟游苑囿,凤凰翔舞于庭,颂声并作,金然大同。于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子安》者,其门离须之作也。其门离须兄弟三人,长兄从军,二年不归。离须坐事被刑,天下昏乱,兵革骚动,宗族离散。离须当远往输,持其小弟往寄所知,分别相去,垂涕而决。其弟觑欷谓须曰:"吾生不睹母,长不识父。遭颠沛扰攘之世,兄从军不归,子复远输,未知反期,一旦是非,使吾无所依。吾闻兄在林梨,欲往从之。"离须止之曰:"兵革交错,道路不通,子为我无往,往必不还。令吾兄弟分别死别,不亦痛乎?"喟然不应,啼泣而别。离须属其主人曰:"子欲往,慎为我勿遣也。"去数日,卒夜亡,不知其处。离须来还,分布求之,卒不得。忧思不乐,仰天而叹,于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力拔山》者,项羽之所作也。项王为汉所围于垓下,诸

侯兵悉到，围数重。项王夜觉，闻汉军四面楚歌，惊起，坐，仰天而叹曰："汉得吾众，是何楚歌之多？"于是心悲，援琴而鼓之。

又曰：《禹上会稽》者，禹之所作也。尧时洪水滔天，百姓巢居不安，尧乃征禹而使治之。乃决江河，上会稽山，顾曰："呜呼！洪水滔天，下人愁悲，上帝俞咨。三过吾门不入，父子道衰。非欲伐功也，伤君莫知，不欲烦下民。嗟呼！天非欲数烦下，嗟嗟不欲烦下民。"自是之后，百姓降丘，黎庶乂安，弹琴以自叹，故曰《禹上会稽》。

又曰：《箕子吟》者，箕子之所作也。箕子，纣之诸父也。纣为无道，杀比干，醢梅伯，斮朝涉，刳孕妇，奢淫骄恣，不修道德。箕子不可谏，乃被发佯狂，痛宗庙之丘墟，喟然援琴而鼓之。

又曰：《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贤士与为治，出田乃援蓍而卜之，卦得，所获非龙、非麟、非虎、非熊，乃帝王之师也。至渭之阳，果遇吕尚。与语，大悦之，曰："吾先人太公有言，当有圣人适周，子其是邪？"遂载与之俱归，立以为师，号曰太公望。文王悦喜，乃援琴而鼓之，自叙思士之意，故曰《文王思士》。

又曰：《武王伐纣》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兴师伐纣，伯夷、叔齐拔剑扣马，曰："父死不葬而争天下，非孝也。执贽而事之，举兵而伐之，非义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曰："循大行者不顾细礼，立大功者不恤后愆。"遂克殷，诛纣于牧野。于是天下晏然，万民欢忻，武王援琴而鼓之。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九

乐部十七

琴 下

《三礼图》曰：琴第一弦为宫，次为商，次为角，次为徵，次为羽，次为少宫，次为少商。

《广雅》曰：伏羲氏琴长七尺二寸，上有五弦。

《孙登别传》曰：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当魏末，居北山中，石窟为宇，编草自覆。阮嗣宗见登被发端坐岩下，逍遥然鼓琴。嗣宗自下趋进，冀得与言。嗣宗乃长啸与琴音谐会，登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

《洞冥记》曰：帝恒夕望东边有青云，俄见双白鹄集于台上，倏忽变为二神女，舞于楼下。握凤管之萧，舞落霞之琴，歌《清吴春波》之曲也。

刘向《别录》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赵氏者，渤海赵定人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时闲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

《乐府解题》曰：魏武帝宫人有卢女者，故将军阴叔之姨也。七岁入汉宫，学鼓琴，琴特鸣异，善为新声。

阮籍《乐论》曰：汉帝闻楚琴，倚扆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为声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向风而鼓琴，听之者泪下。

《列仙传》曰：稷丘公，华山道士。汉武帝封禅，公乃冠章甫，拥琴来迎。

《灵异志》曰：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出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而闻空中称善声。中散抚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来？"此人便云："身是古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故来听耳。而就终残毁，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仿佛渐见，以手持其头，遂与中散共论声音，其辞清辩。谓中散君试过琴，于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弹，悉作众曲，亦不出常，惟《广陵散》绝伦。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与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

《琴书》曰：昔者，至人伏牺氏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削桐为琴。

又曰：自尧相传，善琴者八十余人，有八十余样。虽少有差，大体相似，皆长三尺六寸，法期之数也。上圆而敛，象天也；下方相平，法地。十三徽配十二律，余一象闰也。本五弦，宫、商、角、徵、羽也；加二弦，文、武也。至后汉蔡邕又加二弦，象九星，在人法九窍，其样有异。传于代，四所象凤首、翅、足、尾。南方朱雀，为乐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为上，以二为下，三天两地之义也。上广下狭，尊卑之象也。中翅八寸，象八风。腰广四寸，象四时。轸圆，象阳转而不穷也。临乐承露，用枣唇，用梓，未达先贤深意也。

又曰：琴高以琴养性，初学于罗浮山，后游四海。或传禽高，非也。

又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岂惟道在思亲，志兼忧民，养万物，故感之。

又曰：颍阳西北界李氏处女，年十五六。天宝八年二月，遘疾，七月不食，魂飞冥冥如升上，景在云雾中，女仙人芦藕苗间受琴《清风弄》等五十曲。至天宝十五载五月，留守悲迴，御史中丞蒋列，驷骑上闻，玄宗度为女道士，赐琴三面，留内供奉。琴德弦妙，旁行不流，所感无恒也。

又曰：师涓，纣之乐官也。善鼓琴，感四马嘘天仰秣。或曰师旷。传虽二，疑即是一。

《风俗通》曰：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非若钟鼓陈于宗庙，列于簨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

《琴书》曰：尧大德。尧弹，感天神降听，俨然言和之至也，故尧制《神人畅》。

《瑞应图》曰：师旷鼓琴，通于神明，而白鹄翔。

《竹林七贤传》曰：嵇康临死，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无惜固不与，《广陵散》于是绝矣。"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抚弦为《幽闲》之曲。

张茂枢《响泉记》曰：余家世所宝琴书图画，广明之乱，散失荡尽。其中二琴，一名响泉，一名韵磬，皆希代之宝也。

宋玉赋曰：臣尝行，仆饥马疲，正值主人门开。主人翁出，独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便为兰房奥室，止臣其中。其中有鸣琴焉，臣援琴而鼓之，为《秋竹积雪》之曲。

吴均《续齐谐记》曰：王彦伯，会稽余姚人。善鼓琴，仕为东宫扶侍。赴告还都，行至吴邮亭，维舟中渚，秉烛理琴，见一女子披帏而进，二女从焉，先施锦席于东床，乃就坐；女取琴调之，似琴而声甚哀雅，有类今之登歌。女子曰："子识此声否？"彦伯曰："所未曾闻。"女曰："此曲所谓《楚明光》者也。惟嵇叔夜能为此声，自此以外，传习数人而已。"彦伯欲受之，女曰："此非艳俗所宜，惟岩栖谷隐可以自娱耳。当更为子弹之，幸复听之。"乃鼓琴且歌，歌毕，止于东榻。迟明将别，各深怨慕。女取四端锦卧具、绣臂囊一赠彦伯为别，彦伯以大笼井玉琴答之而去。

《说苑》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乌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

先富而后贫，不若身才高妙适遭暴乱，不若处之隐绝不及四邻，屈折摈压无所告诉，臣一为之徵，操琴则涕零矣。令足下千乘之君，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斗象旗，舞郑妾，丽色淫目，流声娱耳。水游则连方舟载旗，野游则驰弋猎，平原广囿，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虽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为足下悲者一也，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已坏，曲池既已堑，坟墓既已平，婴儿竖子采樵者，踯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尝君尊贤，乃若是乎？"于是孟尝君泣焉垂脸，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拂羽角，孟尝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闻先生鼓琴，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郑缉之《东阳记》曰：晋中朝时有王质者，常入山伐木，至石室，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趺斧柯而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状如枣核。质取而含之，便不复饥。遂复少留，亦谓俄顷，童子曰："汝来已久，何不速去？"质承而起，所坐斧柯烂尽。既归，计离家已数十年矣，旧宅迁移，室宇靡存，遂号恸而绝。

《韩子》曰：昔卫灵公之晋，于濮水之上宿。夜闻有鼓琴声者，悦之，问左右，尽不闻。乃召师涓而告，谓之曰："有鼓新声者，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静坐抚琴写之，明日报曰："臣得之矣。"公遂之晋。晋平公觞之虒祈之台，灵公召师涓令坐师旷之傍，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曰："此师延之作。纣为靡靡之乐，及武王伐纣，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者其国削，不可遂此。"平公曰："此何声也？"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宜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今主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平公曰："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一奏之，有玄鹤二八南方来，集于郎门之邑；再奏之，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平公大悦，提觞而起，为师旷寿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

帝合鬼神于西山之上，驾象车六蛟龙，毕方并(馆)[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前在，虫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平公曰："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

《西京杂记》曰：赵后有宝琴曰凤皇，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亦为《归风送远》之操。

《淮南子》曰：孟春，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衣]鼓琴瑟。

桓谭《新论》曰：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又曰：八音之中，惟丝最为密，而琴为之首。

应(邵)[劭]《风俗通》曰：琴者，乐之与八音并行，君臣以相御也。

《孔丛子》曰：孔子昼息于室而鼓琴，闵子自外闻之，以告曾子曰："向子之音清微而和，沦入至道。今也，更为幽沉之声，幽则欲上所为发也，沉则贪德之所为施也。夫子何所感一若斯乎？吾从子入而问焉。"曾子曰："诺。"二子入问孔子，孔子曰："然如是也，吾有之。向见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为音。汝二人者，孰识诸？"曾子对以闵子，夫子曰："可以听音矣。"

《家语》曰：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郕之野，鹿裘带索，抱琴而舞。孔子问曰："先生为乐何也？"对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既为人，一乐也；男尊女卑，吾既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又何忧乎？"孔子曰："善。"

《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茫茫)[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以鼓琴也。

《列仙传》曰：华山毛女猎即见，常居岩弹琴。

桓谭《新论》曰：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琴书》曰：师旷，晋之乐官也。上于琴，能易寒暑，召风雨。为晋平公鼓之，感玄鹤六下舞。

《西京杂记》曰：张安世十五，为成帝侍中，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

《世说》：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顾不胜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而去。

又曰：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常夜在月中坐，临风鸣弦。忽有一人，形貌甚伟，著械有惨色，在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手下极快，但于古法未备。"因授以《广陵散》，遂传之，于今不绝。

《大周正乐》曰：胜之，逸人也，常挟琴牧羊巨泽。汉王知其贤，将聘焉，委以国政。胜之曰："王废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务，是错乱天地，颠倒人伦。"竟逃于阴山之中。

又曰：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所以常御不离于身，非若钟鼓陈于宗庙，列于簨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

又曰：瓠巴，六国时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于池亭鼓之，感鱼跃潜藻而听焉。

又曰：嵇康，字叔夜。有迈俗之志，为中散大夫。或传晋人，非也。常宿王伯通馆，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为乐人，不胜羁旅，今授君《广陵散》。甚妙，今代莫测。

又曰：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曰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从不敢自安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厄危迫犹不失其操

也。

又曰：清角，黄帝之琴，鸣廉修况蓝胁，自鸣空中。号钟，齐桓公琴。绕梁，楚庄王琴。绿绮，司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凤皇，赵飞燕琴。

又曰：贺韬，吴人也。常夜弹琴，感鬼神见舞数曲，斯亦妙之至也。

《十二国史》曰：周师经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经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将杀之。经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经曰："臣撞桀纣之君，不撞尧舜之主。"文侯曰："寡人过矣。"乃舍之，悬琴于壁以为戒。

《晋纪》曰：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

《乐纂》曰：赵耶利居士，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见重于海内，帝王贤贵，靡不钦风。旧错谬十五余弄皆削，凡归雅无一徵玷不合于古。述《执法象》及《胡茄五弄》谱两卷。弟子达者三人，并当代翘楚。贞观十年，终于曹，寿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孙常，数百年内常传于马氏。

《国史补》曰：张弘静少时会名客，观郑宥弹琴。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

又曰：李汧公勉雅好琴。常斫桐，又取漆箭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京师又以樊氏、路氏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之不理。蜀氏斫琴，尝自品第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琴瑟，又次以金徽、螺蚌。

《唐书·乐志》曰：赵师字耶利，天水人也。在隋为知音，至唐贞观初，独步上京，遽入琴苑。晦之嵇氏，累代居曹。遂今曹郡琴者，所修五弄，具列于曹，妙传濮州司马氏，琴道不坠于地也。师云：吴

声清宛，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击浪奔雷，亦一时俊决也。

《世说》曰：晋戴颙字仲若。父逵高尚不仕。颙年十六遭忧，不忍传父之琴，与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

乐部十八

笛　篪　管　龠

笛

《释名》曰：笛，涤涤然也。

《史记》曰：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

《风俗通》曰：笛，汉武帝时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尺四寸，七孔。

《乐书》曰：笛者，涤也，丘仲所作。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是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应律。荀勖枢问，依三尺二调成均，剪云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三孔为龠，文舞执之，邻人吹也。五孔为篴，诫乐用，周师掌之。六孔为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调，汉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长笛。一定为调，合钟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之度，雅乐部内咸用之。

马融《自叙》曰：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为督邮，独卧郿平阳坞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师逾年，蹔闻甚悲而乐之。逆慕箫琴皆有颂，而笛独无，乃作《笛赋》。

《晋书》曰：桓伊字叔夏，善音乐，有蔡邕柯亭笛，尝吹之。王徽之越京，泊舟青溪侧。伊素不相识，于岸上过，徽之便使人谓之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之弄，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晋书》：向秀作《思旧赋》曰：邻家有吹笛，发声寥亮，追想畴昔游宴之好。

《晋中兴书》曰：帝舅王恺尝置酒，王遵、王敦俱往。女妓吹笛

小失声，恺意便令黄门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沈约《宋书》曰：晋太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令郝生鼓琴，宋同吹笛，以为新引相和。

《唐书》曰：文宗时，云朝霞以善吹笛进，上为新声雅乐，朝霞能承意变声，颇符上旨，犹是有宠。

《世说》曰：谢仁祖妾阿纪有国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纪誓死不嫁。郗昙时为北中郎，设权计，遂得阿纪为妾。阿纪终身不与昙言。

《幽明记》曰：永嘉中，泰山巢氏先为相县令，居在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随追，寻随婢还家，不使人见，见形者惟婢而已。每与婢饮宴，辄吹笛而歌，歌曰："闲夜寂以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长生。"

又曰：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诣止。有诸生壮勇，行歌正宿。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摄笛。诸生不耐，忽便笑，谓："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为我少指耶？"乃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拔剑斫之，得一老雄鸡，从者并鸡雏。

《文士传》曰：蔡邕告吴人，曰："吾昔常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古歌辞》曰：长笛续矩笛，长愿陛下保寿无极。

《傅子传》曰：列和善吹笛，吴姬之声，无以加也。

《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铭曰"昭华之琯"。

《乐纂》曰：唐玄宗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好作犯声。当时皆以为新意流美，乐人皆效之。其声变态日增，因有犯调。犯调，即今之所尚也。

又曰：太和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命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法律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

帝时，令和永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但识其尺寸之名，则竹丝歌咏皆得均含。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名，则不可知也。"

又曰：黄钟笛，晋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刘和之东箱长笛四尺二寸。

又曰：蕤宾箱笛，晋时二尺九寸，宗之减为二尺六寸，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八分。

又曰：姑洗箱笛，晋时三尺五寸，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寸二分。

又曰：《司马法》军中之乐，鼓笛为上，使闻之者壮勇而乐和。细丝高竹不可用也，虑悲声感人，士卒思归之故也。

又曰：横笛，小篪也。汉灵帝好胡笛，有胡笛篪出于胡吹，即此也。梁胡歌云："快马不须鞭，拗折扬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旁儿。"此歌辞元出北国，知横笛是北国名。今横笛皆去义觜，其有觜者，谓之义觜笛。

《国史补》曰：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舟吹之，溜亮逸发。俄有客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其为精壮，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人破呼吸盘辟，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又曰：李牟秋夜吹笛于瓜州，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俄顷，舟人贾客有怨嗟悲泣之声。

篪

《释名》曰：篪，啼也。声从孔出，如婴儿啼声也。

《毛诗》曰：彼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周官》曰：笙师，掌教吹篪。

《尔雅》曰：大篪谓之沂。郭璞曰：篪以竹为之，长一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犍为舍人曰：大篪其声悲沂艰然也。《诗》云："仲氏吹篪"也。

《广雅》曰：篪，以竹为之，长大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后有四孔，头有一孔。

《月令》：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篪。

《诗·节南山》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土曰埙，竹曰篪。笺云：伯仲喻兄弟也。我为汝思，如兄如弟；其相应和，如埙如篪。言俱为王臣，宜相亲爱之。

《史记》曰：伍子胥至于江上，无以糊其口。行蒲伏，肉袒吹篪，乞食于吴市。

《东观汉记》曰：明帝幸南阳旧宅，召校官子弟作雅乐，奏《鹿鸣》，上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

《齐书》曰：世祖于南康郡内作伎，有丝无管，空中闻有篪声，调节相应。

《世本》曰：苏成公造篪，吹孔有觜，如酸枣。苏成公，平王时诸侯也。

《古史考》曰：古有篪尚矣，苏成公善篪，而记者因以为作，谬也。

又曰：暴新公所造。旧志曰：一曰管史臣。案：非也。虽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是已有器，新公安得造篪？

《洞冥记》曰：建元二年，帝幸腾充台，以望四远于台上。撞磬玉钟，悬黎之磬，吹霜条之篪，唱《来云依日》之曲。

《洛阳伽蓝记》曰：后魏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羌叛，屡讨不胜。琛令朝云假为贫女，吹篪而乞。羌闻之，皆流涕，相谓曰："何故舍坟井，在山谷为寇耶？"即相率而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管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一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风俗通》曰：管，漆竹，长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像物贯地而牙，故谓之管。

《尔雅》曰：大管谓之(箫)[簫]，其中谓之(笛)[篴]，小者谓之篪。郭璞注曰：管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贾氏为之，如篪，六孔。犍为舍人曰：大管者声高大，故曰簫者高也。中者声精密，故曰篴篴，密也。小者声音清妙也。

《广雅》曰：管象篪，长尺，围寸，有六孔，无底。

班固曰：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为十二月音。至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管。汉章十二年，零陵[文学奚景于](营)[泠]道舜祠下得笙(一)、白玉管，则古者又以玉为管矣。班氏用铜之言外然之义，未为得也。求律所生，大极之数。起于一在子，以三乘之得三，在丑。以次至酉，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篇。黄钟之母以为法，周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之子以为实，实始法而一得则九寸，则诸律也。

《大戴礼记》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琯。《说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关地而牙，故谓之管。从竹，管声。琯者，古者有玉管焉。

《乐法图》曰：次主东律，东律主黄钟，圣人承天乐，用管。宋均注曰：管，黄钟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

《周礼·春官·(少)[小]师》曰：小师掌教簫、管。郑司农曰：管如篪，六孔。玄谓管如篴而小，并两而吹之。

又曰：孤竹之管于圆丘奏之，孙竹之管于方丘奏之，阴竹之管于宗庙奏之。郑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孙竹，竹枝根未生者也。阴竹生山北。

龠

《释名》曰：龠，跃也。气跃出也。

《尔雅》曰：大龠谓之产，中者曰仲，小者曰箹。郭璞曰：龠也，笛三孔而短。犍为舍人曰：仲，其声适仲吕也。小者形声细小，曰箹也。

《礼记》曰：苇龠，伊祁氏之乐也。龠，春分之音，万物振跃而出也。

《周官》：笙师掌教吹龠。龠师教国子舞羽、吹龠。龠章掌幽龠。郑玄曰：卯地之竹也。

又曰：龠师掌教国子，秋冬教吹龠，历代文舞之乐，所执羽龠。

《毛诗》曰：左手执龠，右手秉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一

乐部十九

箫 笳 笙 竽 簧 埙

箫

《释名》曰：箫，肃也。其声肃肃清也。

《尔雅》曰：大箫谓之笙，小者谓之筊。郭璞注曰：笙二十二管，长尺四寸。筊十六管，长尺二寸。箫，一名簫也。

《博雅》曰：箫，大者二十三管，无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通礼义纂》曰：伏羲作箫，十六管。

蔡邕曰：箫，编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长则浊，短则清。以密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然则邕时无洞声者矣。

《易说》曰：夏至之乐，补以箫。箫长四寸。

郑玄曰：箫亦管，形似鸟翼。鸟，火禽也。火数七。夏时火用事，二七十四，箫之长由此也。

《三礼图》曰：雅箫长尺四寸，二寸四孔。颂箫二寸，十六孔。仲夏之月，令乐师均管箫。箫长则浊，短则清。以密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管成而音定，无所复调，当与琴瑟相参。

《风俗通》曰：舜作箫，其形参差，像凤翼。十管，长尺二寸。

《白虎通》曰：箫者，中吕之气也。

《尚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毛诗·臣工·有瞽》曰：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春秋说》曰：夏至作乐，闻以箫笙。

《周礼·春官·小笙师》曰：小笙师掌吹箫。

《史记》曰：(五)[伍]子胥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也。

又曰：周勃吹箫给丧事。

谢承《后汉书》曰：灵帝善鼓琴、吹洞箫。

《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其后惟此簹见珍，故历代掌给乐府，而俗呼曰鼓吹。

《凉州记》曰：吕纂咸宁二年，有盗发张骏墓，得白玉樽、玉笛、紫玉箫。

《列仙传》曰：箫史者，秦缪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缪公女弄玉好之，以妻焉。其后随凤去。故秦人作凤女祠于雍宫，代有箫声。

《江表传》曰：孔权攻合肥不下，而还休，兵皆上道。权与吕蒙等在后，魏将张辽奄至，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箫唱。甘宁援刀欲斫之，于是始作之。

《庄子》曰：南郭子綦谓颜成子游曰："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郭象曰："天籁，箫也。"

《秦子》曰：一人执规，十手自负；一人吹箫，长短皆应。

《傅子》曰：马先生能使木人吹箫，比妙般输、墨翟，不劣古矣。

笳

杜贽《笳赋序》曰：昔伯阳避乱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建斯乐，美其出于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

曹嘉之《晋书》曰：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泣而去。

《蔡琰别传》曰：琰字文姬。先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汉末大乱，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

晋《先蚕仪注》曰：车驾住，吹小䕫，发大䕫，即笳也。

又曰：胡笳，汉旧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

《夏仲御别传》曰：激南楚，吹胡笳，风云为之摇动，星辰为之变度。

《世说》曰：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越石始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切，向晓又吹之，贼并弃围奔走。

笙

《释名》曰：笙，生也。象物管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以受簧。

《尔雅》曰：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郭璞曰：大笙列管，匏中施簧也。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犍为舍人曰：大笙音声众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万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气也，象万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正之节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乐乐之，故谓之笙。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晋，见《列仙传》，周灵王之太子也。

《毛诗·鹿鸣》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尚书·益稷》曰：笙镛以间，鸟兽跄跄。孔安国曰：间，迭也。吹笙击钟，鸟兽仰德，相率而舞跄跄然也。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五日弹，十日笙歌，除曲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气也。

又曰：女娲之笙簧。

《周礼·春官》曰：笙师掌教吹笙。

《乡饮酒》曰：笙入奏《南陔》、《白华》。

邯郸绰《五经折疑》曰：夫笙者，法万物始生，导达阴阳之气，故有长短。黄钟为始，象法凤凰。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学，习吹笙，所以通气也。

管、箫、笙、竽、埙、篪，皆以吹鸣者也。

《穆天子传》曰：西王母吟月，吹笙鼓簧，簧在笙中。衷心翔翔。民之子，惟天之望。

《吕氏春秋》曰：墨子见荆王，衣锦吹笙。

竽

《易通卦验》曰：冬至吹黄钟之律，间音以竽。竽长四尺二寸。郑玄曰：管类也，竹为之，形参差像鸟羽也。

《周礼》曰：笙师掌教吹竽。竽三十六簧也。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笙竽。

《风俗通》曰：谨案"《礼记》竽竹簧长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世本》曰：随作竽。

《楚辞》曰：代奏郑卫鸣竽，张伏献驾，辩楚劳商。伏羲作琴造驾辩之曲。楚人自作劳商之歌，皆妙曲也。

《通礼义纂》曰：汉武帝时，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

《乐府杂录》曰：将竽形类小钟，以手捋之即鸣。

《乐府图》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调则度数得见。

《列仙传》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取妇而不老。邑人乃奇怪之，从受道。问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如此。传世见之，三百余年。贵戚富室闻之，取而服之，不能终岁，辄止堕慢矣。谓将复有匿术也。

《文心雕龙》曰：林籁结响，讽如竽琴。

《淮南子》曰：孟夏，南(方)[宫]御女衣赤采，吹笙竽，煦也，立春之气，煦生万物也。管三十六宫，管在左右，和十三宫，管在中。今之竽，并以木代瓠而漆之，无复八音矣。荆梁之南尚仍古制。

桓谭《新论》曰：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瑟，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

《韩子》曰：齐宣王使人吹竽，(有)[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

王吹，粟食与三百人等。宣王死，(文)[湣]王即位，一一听之，处士走。或云：韩昭侯田岩使一一听之，乃知其滥吹也。

《新序》曰：楚王使谒者徐光迎方与盲人能吹竽者，龚遂乃止。

簧

《毛诗》曰：巧言如簧。

又曰：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阳阳，无所用其心也。

《汉书内传》曰：西王母命侍女许飞琼鼓震虡之簧。

《世本》曰：女娲作簧。宋均曰：女娲，黄帝臣也。

《三礼图》曰：雅簧上下各六。

《神仙传》曰：王遥有竹篋，未尝开。后将茅子担篋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自取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人对，共鼓之。

《潜夫论》曰：簧削锐其头，有伤害之象，塞蜡密有口舌之类，皆非吉祥善应也。

埙

《世本》曰：埙，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畿内有暴国，岂其时人乎？本作壎。音许袁切。围五寸半，长三寸半，凡六孔。宋均注云：暴公国，平王诸侯也。

《乐书》曰：壎者，喧也。周平王时，暴辛公烧土为之。

《说文》云：壎为乐器，亦作埙也。壎谓声浊而喧喧然。今雅乐部用也。

《尔雅·释乐》曰：大壎谓之嘂，即埙也。锐上平底，形象秤钟。大者如鹅子，声合黄钟大吕也；小者如鸡子，声合太簇夹钟也。皆六孔，与篪声相谐。故曰：壎篪相应。

《风俗通》曰：埙，烧土为也。围五寸半，长(一)[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也。埙，一作壎字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二

乐部二十

鼓　柷敔　笋虡

鼓

《风俗通》曰：鼓，不知谁所造。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万物皆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

《尔雅》曰：大鼓谓之鼖，小者谓之应。大鼗谓之麻，小者谓之料。徒击鼓谓之咢。郭璞注曰：《诗》云："或歌或咢"。鼖长八尺。应，在大鼓侧也。

《周易通卦验》曰：冬至，鼓用马革，圆径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圆径五尺七寸。

《尚书》曰：周成王崩，鼖鼓在西方，长八尺。

《尚书·益稷》曰：下管鞉鼓。

《礼记》曰：庙堂之上，罍樽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悬鼓在西，应鼓在东。

又曰：悬鼓，周鼓也。其小者曰胤，先击小鼓为大鼓导引，故曰胤。一名鞞。

又曰：《春官》小师掌教鼓。瞽矇掌播鼗。眡瞭掌播鼗。

又曰：王执路，侯执鼖，将军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师执鼙。

又曰：夏后足鼓，殷人置鼓，置，植也。亦作树。周人鼓悬。

又曰：龠章掌土鼓豳龠。杜子春曰：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

又曰：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狐蜮之属也。

又曰：《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音声，五声合和者也。教为鼓，而辩其声用，教为鼓，教击鼓

者大小之数，又别其声所用之事。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灵鼓，六面鼓，社祭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庙。以鼖鼓鼓军事，大鼓谓之鼖，长八尺。鼖音扶云切。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长丈二尺。鼛音古刀切。以晋鼓鼓金奏。晋鼓长六尺六寸者是也。金奏谓乐作，击编钟。

又《冬官·考工记》：辩人为皋陶。郑司农曰：皋陶，鼓木也。玄谓鞉者，以皋陶名官也。鞉则陶字从革。辩音况万切，又音运。鞉音陶，徒刀切。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厚三寸，板中广头狭为穹隆也。郑众云：鼓木一判者，其两端广六寸而中央广尺，为此乃得有腹矣。穹者三之一，郑众云：穹读为志无空邪之空。谓鼓木腹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玄读如穹苍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则其鼓四尺者板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板。上三正。郑众云：谓两头一平，中央一平。郑玄读三当为参。正言直也。参直者，穹上一直，两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两面，以六鼓差之。贾侍中云：晋鼓大而短，近晋鼓也。以晋鼓鼓金奏也。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中围加三之一者，加于面之围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围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则中围十六尺，径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鼓亦合二十板，则板穹六寸三分寸之二。《尔雅》云：大鼓谓之鼖。以鼖鼓鼓军事。郑众云：鼓四尺谓革所蒙者广四尺也。为皋（陶）[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勾磬折。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参正也。中围与鼖鼓同，以磬折为异也。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启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所以取象也。冒蒙鼓以革。良鼓瑕如积环。革谓急也。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音问。下同。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蕢当为凷。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号也。今有伊耆氏者。

《左传·成上》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

又《僖中》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

又《昭三》曰：分唐叔以密须之鼓。注：密须，国名也。

《毛诗邶风》曰：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又《采芑》曰：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又《灵台》曰：鼍鼓蓬蓬，矇瞍奏公。

又《执竞》曰：钟鼓喤喤，磬管将将。

又《山有枢》曰：子有钟鼓，不击不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又《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悬鼓。

又《那》曰：猗欤那欤，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

又《甫田》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又《有驳》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

又《宛丘》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

《论语》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汉书》曰：李陵击匈奴，夜击鼓起，士鼓不鸣。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耶？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军中，得卒妻，皆斩之。

又曰：元帝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殿下，天子自轩槛上隤铜丸以挝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之。

《后汉书》曰：王乔为叶令，每当朝，鄀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昭帝取置其都亭，无复有声。

又曰：祢衡字正平。孔融雅爱其才，数称赏于曹操。操欲见之，衡不肯往。操怀忿，而以其才，不欲杀之。闻衡善鼓，召为鼓吏。因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吏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方操挝，踊跃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服而轻进？"衡于是先解裹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着之，复操挝，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衡对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为伶伦之衣。"

沈约《宋书》曰：萧思话年十许岁，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也。

《南史》曰：孙梒为延陵县令。国子助教高爽诣之，梒了无故人

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书鼓面云："徒有此大腹，了自无肝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

《唐书张玄素传》曰：太子承乾又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

《唐书》：郑余庆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习乐，去大鼓。至是，余庆始奏复用大鼓。

《世(本)[说]》曰：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之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能，惟王都无所(解)[关]，意色殊恶，自言解打鼓。帝即令取鼓，令击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春秋孔演图》曰：有人金豊，击玉鼓，驾六龙。鼓喻所行清严，人服其威势也。

《古今注》曰：汉有黄门鼓吹，一名楼车。

《帝王世纪》曰：黄帝杀蚩，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

《后秦记》曰：姚泓，永和元年，天水冀石鼓鸣，闻数百里，野雉皆雊。

《神异经》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

《韩子》曰：楚厉王有惊鼓，与百姓为戒。饮酒过之而击，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戏而击之。"民皆罢。居数月，警而击鼓，民不起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读书于梨丘，奏广乐，遗其灵鼓。

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有铭。

《五经要义》曰：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

《异苑》曰：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人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声闻数十里。

刘道民诗云：亦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

郭缘《述征记》曰：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人、石鼓。齐世将乱，石人辄打鼓，闻数十里。

《罗浮山记》曰：浮山东石楼下，有两石鼓，扣之清越，所谓神钲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兴郡阳山县有豫章木，本径可二丈，名为圣木。秦时，伐此木为鼓颡，颡成，忽有奔逸，北至桂阳。

又王韶之《始兴记》云：息于临武，遂之洛阳，因名圣鼓城。今在临武。

《临海记》曰：郡西有白鹄山，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忘祭祀山神，乃推此鼓，数十里闻，如金石之响。相传云此云有鹄，飞入会稽郡雷门鼓中。打鼓声，洛阳闻之。后逆贼孙恩斫破此鼓，见一白鹄飞出去。

《通礼义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为众乐之节。夏加四足，谓之节鼓；商人挂而贯之，谓之盈鼓；周人悬而击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谓之建鼓。本出于商制也，唐礼设于四隅。

刘瑊定《军礼》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汉以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笳竽鼓吹，楼车也。昔萧史吹箫于秦，秦人为之筑凤台。故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其在庭也，则以虡为楼。或曰：鹭，鼓精也。昔吴夫差启蛇门以厌越，越人雷为门以禳之，击大鼓于雷门之下，而蛇门闻焉。其后移鼓建康宫之端门，有双鹭咒鼓而飞乎云末。或曰皆非也。诗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古之君子仕于伶官，悲周道之为榛，伤颂之椠音，故饰鼓以鹭，欲其流风好焉。今有龙头大抗，中鼓独揭，小鼓随品秩焉。短箫铙歌，军乐也。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扬德风，韶劝土地。

《古今乐录》曰：镈师掌金奏之鼓。谓主击晋鼓以奏其钟镈。又卒长执铙，奴交切。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音蜀。又金铙止鼓，以金铎

通鼓，以金镯节鼓。以钟鼓者，前击钟次击鼓也。

《大周正乐》曰：刘贶曰：鼓，动也。冬至之音，万物含阳气而动。雷鼓八面，以祀天。灵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谓之足鼓；殷人贯之以柱，谓之柱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后世复殷制建之，谓之建鼓；高六尺六寸，金奏则鼓之。傍有小鼓，谓之应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鞉，摇以和鼓，大曰鼙也。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麝齐，故曰齐鼓。

又曰：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执。施于朝，则登闻之鼓、敢谏之鼓是也。施于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枹鼓。枹，一作桴，调击鼓物也。在边徼曰警鼓。

又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蛮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尺余。

又曰：节鼓如博局，中开圆孔，适容其鼓，击之以节乐也。

又曰：毛员鼓似都昙而稍大。

又曰：有鼍鼓、节鼓，不知谁所造。

又曰：檐鼓如小瓮，先冒以革而漆之。

又曰：羯鼓正如漆桶，两手俱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两杖鼓板。

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腰鼓也。

又曰：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小槌击之。

又曰：答腊鼓，制广于羯鼓，而鼓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之揩鼓。

又曰：鸡娄鼓，正而员，首尾可击之处平可数寸。

又曰：方鼓，大历元年司马滔进广平乐，兼此鼓，以应黄钟一均声。

《乐书》曰：雷鞉者，《周礼》"瞽矇掌播鞉"。鞉如鼓而小，以木贯之作柄，柄各四枚，为八面也。旁以结皮为耳，播之还自击。礼

书云："掌之人左手播鞉，右手击鼓"之是也。

柷 敔

《释名》曰：柷，如物始见祝柷然也。敔，止也，所以止乐。

《尚书》夔曰：戛击鸣球，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孔安国曰：戛击，柷敔也。下管，堂下乐也。上下合心，乐名有柷敔也。

《礼记》：德音之音控揭。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

《乐记》曰：圣人作控揭，壎篪则所起矣。柷，众也。立夏之音，万物众形皆成也。方面各二尺，傍开员孔，内手于孔击之，以举众乐也。

《尔雅》曰：所以鼓柷谓之止，所以鼓敔谓之甄。郭璞注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桐之，令左右击。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钮锯刻，以木长尺。甄者，其名也。

《乐汁图》曰：乾主立冬，阴阳终始，故圣人承天以制柷、刑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柷圉从中发声，人情死恨亦从中起。

《尔雅》曰：敔谓之甄。注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钮锯刻，以木长尺栎之。甄者，其名也。

笋 虡

《尔雅》曰：木谓之虡。郭璞注曰：悬磬之木曰虡。

《方言》：几其高者，谓之虡。郭璞注曰：筍虡也。

《释名》曰：所以悬钟鼓者，横曰筍。筍，峻也，在上高峻也。纵曰虡。虡，举也，在旁举筍者也。

《毛诗》曰：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周礼·冬官》：梓人为笋虡，(羸)[羸]者、羽者、(鲜)[鳞]者以为笋虡。外骨、内骨、却行、仄行、纡行、连行，以脰鸣、以翼鸣，以为雕琢。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后者，以为钟虡锐喙、决吻、小体、骞腹者，以为磬虡。小首而长、抟身而鸿者，以为筍。注曰：

为钟虡者，有力而不走，宜于任重也。为磬虡者，其声清扬，宜远闻也。外骨龟，内骨鳖，却行蚓，仄行蟹，纡行蛇，连行鱼，脰鸣蛙黾，翼鸣发皇也。蚓蚰蜒皆以刻画彝器，持庶物，贵野声。

《礼·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云：龙上刻画为重牙，[周]又(尽)[画]缯为翣，载之以璧，垂五羽于其下也。

贾谊《真虡赋》曰：樱挛拳以蟉虬，负大钟而欲飞。楚词曰：萧鼓兮瑶簴。

《说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

《三辅旧事》曰：秦始皇敛天下铜铁，皆著咸阳，铸作铜虡、高庙虡二枚。魏明帝徙诣洛阳，尚在。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三

乐部二十一

琵琶　揭鼓

琵　琶

《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

《晋书》曰：石季伦善弹琵琶。

《宋书》曰：庾仲文为吏部尚书，好货，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

《南史》曰：宋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肯为。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乃罢弦。

萧子显《齐书》曰：太祖（曲）江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张敬儿舞，王敬则（柏）[拍张]，张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遽止。[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

隋秘书监牛弘修皇后房内之乐，文帝龙潜时颇好音乐，尝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之女，人教习之。

《乐府杂录》曰：贞元中有王芬，曹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及裴兴奴善弹琵琶。其曹纲善运拨，声若风雨，不事但弦。其裴兴奴善于拢撚，不拨稍软。时人云：曹纲有右手，裴兴奴有左手。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

者，师于曹纲，精妙入神。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尝因清夜，携乐器于平泉别墅，临池弹蕤宾调，芰荷闻有声，意其鱼跃也。及弹别调，即寂然。因复弹蕤宾，久之，池中掷物跳上岸，观之，乃一片方响蕤宾铁。盖以声律谐和相应故也。其妙如此。

又曰：贞元中，有康昆仑，弹琵琶第一手。因长安大旱，诏移两市以祈雨。乃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阗声乐。其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因乐上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及下拨声如雷，其妙绝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见，即僧也。盖西市内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善本名，俗姓段也。以定东鄙之胜也。翌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佳奖，因令教授昆仑。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子。"乃弹之，师曰："本领何杂也？兼带雅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小年初学琵琶，偏于邻舍女巫处授一品弦调子，后仍易数师。"段精鉴玄妙如此。段师奏曰："遣昆仑不近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尽段师之艺也。

又曰：开元中，有贺怀智善琵琶，以石为槽，鹍鸡肋作弦，用铁拨弹之。

又曰：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马上弹之。直项曲项者，曲项盖使于急关也。古曲有《陌上叶》。范晔、石苞、谢弈皆善此乐也。

《风俗通》曰：琵琶，近代乐家所作，不知所起。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也。四弦象四时也。以手琵琶之，因以为名。

《语林》曰：谢镇西着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

《异苑》曰：南平国兵在姑熟，有鬼附之，每占凶，辄先索琵琶，

随弹而言事，事有验，云是老鼠所作，名曰灵侯。

王嘗期《绛幕祠仪》曰：琵琶出于弦鞦，笙簧基于丝竹。

《竹林七贤传》曰：阮咸善琵琶，荀勖雅解音律，自以远不及也。

《文士传》曰：孔辉善弹琵琶，吴归命恒使为乐。

《孙放别传》曰：君性好音，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

傅玄《琵琶序》曰：闻之故老云：汉遣（焉）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战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枇杷也。取易传于外国也。杜摯以为兴秦之末，盖若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石崇《琵琶引》曰：王明君本为昭君，以触文帝讳，改。匈奴请婚，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思。其送明君亦故然，序之云耳。

《傅子》曰：朱生善弹琵琶，虽伯牙之妙无加也。

《文士传》曰：孔炜字正忠，解音律，弹琵琶。

《异苑》曰：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以久，无宜干突。"始悟是鬼。

《幽明录》曰：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鸜鹆舌，教令学语，遂无不鸣，与人相问顾。参军善弹琵琶，鸜鹆每立听移时。

《录异传》曰：吴赤乌三年，句章氏杨度至余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受之。鼓琵琶作数十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寄载，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

《语林》曰：桓宣武外甥桓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后，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三辅决录》曰：游楚上表乞宿卫，拜附马都尉。楚无学问，好游邀音乐，乃畜歌琵琶筝笛，每行将以自随。

《乐府杂录》曰：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中丞即宫人之官也。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因匙头脱，送于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多在此坊中，南北二赵家最妙。大和中，有权相旧吏梁厚本，庄在渭南县之西北，临渭水。一日，因垂钓忽见一物流过，长五尺许，悉以锦缠其上。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也，妆色俨然。久伺之，口鼻间余息未绝，遂移于曲室中，将养经旬，渐能言。询之，云是郑中丞也。昨以误圣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渭河，锦即诸弟子相赠耳。及如故，因垂涕感谢，厚本即纳为妻，言其琵琶今尚在南赵家。值郑注之乱，莫有知者。梁乃潜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深，方敢轻弹。后遇良辰美景，饮于花下，酒酣不觉，(郎)[即]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鹅子过其门，私于墙外听之，曰："此是郑中丞琵琶声也。"不日召入内，乃舍厚本之罪，仍加锡赐也。

《明皇杂录》曰：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逤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皆广有进献。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羯鼓

《羯鼓录》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诸部皆用之，次在都昙答猎鼓之下，都昙似腰鼓而小。答猎即楷鼓也。鸡鼓之上。鼗如漆桶，山桑为之。下

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音焦杀鸣烈，尤宜急曲促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晓影，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楸等木。须至乾紧，绝湿气而复柔腻。乾取发越响亮，腻取战晷健举。卷用钢铁，铁当精练，卷须至匀。若不以钢，则应篠高下，纽捩不停。不匀，则鼓面缓急，若琴徽之尪病。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悉造其妙；若制作曲调，随意即成，如不立章度，取适长短，应指发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相制使，虽古之夔、旷，无以过也。尤爱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领袖也，诸乐不可为比。"尝值二月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庭内，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左右相目，将令备酒。惟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临轩纵击一曲，名《春光好》，上自制。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曰："此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左右皆称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尘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坠落，其妙绝入神也如此。

又曰：汝阳王璡，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上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璡尝戴研绡帽打曲，上自摘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着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花一曲，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笑，赐金器一厨。因夸花奴璡小名也。姿质明莹，肌肤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让，随而短之。上笑曰："大哥不在过虑，阿瞒自是相师。上于诸亲自称此号。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则有深沉包育之候。若花奴但端秀过人，悉无此犬，固无猜也。而又举止淹雅，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曰："如此，则臣乃输之。"上曰："若此，则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曰："阿瞒赢处亦多，大哥大用伪揖？"众皆欢笑也。上性俊迈，酷不好琴。尝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宦者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黄幡绰亦知音者，上尝使人

召之，不时至，上怒，络驿使寻捕之。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曲罢改奏，才三数十声，绰即入。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挞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已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偶而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之，绰语其方及解怒之际，皆无差悟。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骨下事，安有侍官奴闻鼓声能料之耶？今且谓我何如？"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有敕竖金鸡。"上大笑而止。

又曰：宋开府虽耿介不伦，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南山起云，北山起雨，即开府所为。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即是鲁山花。欧然少年碧掌下，虽有朋肯声，据此乃汉震第二鼓也。且鼗用石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鸣矣。"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欲不动，雨点取急碎。即上与开府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小楼，即是夫人习鼓之所也。

又曰：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南节度使，有羁客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府中观者讶之，曰："岂足尚邪？"客曰："但启于尚书当解耳。"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因指其钢匀之状，宾但惟惟，或复非之，皋曰："诸公或似未信乎。"命取食柈，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于柈心，以油注之盘中，卷满而油不浸漏，盖相契无际也。皋曰："此必开元中供御卷也，不然无以至此。"问其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众方深伏佐。潜问其价宜偿几何，客曰："不过三百缗。"及皋遗之财帛器皿，其直果称焉。

又曰：广德中，蜀客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税居务本里。夜闻羯鼓声曲颇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

鸡也。虽至精能，然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进。因张通儒而入长安，某家流散，父没西河，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则曲尽，又何索乎？”工曰：“奈何声不尽也？”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当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矣。夫《耶婆色鸡》当用《掘拓急偏》解之。”工如其所教，果得谐叶，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脱解，甘州用绝了头解之类是也。工泣言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累官至太常少卿，为宗正卿。

又曰：永(奏)[泰]中，杜鸿渐为三川副元帅，兼西川节度使，亦能之。成都有削杖者，以二枚献于鸿渐。鸿渐得之，示于众曰：“此尤物也。常衣襟下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于脊沟中养之二十年。”及鸿渐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驿，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至嘉陵江，颇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崖州、杜亚辈登驿楼，望月行觞，宴话曰：“今日出艰危，脱猜逼，外则不辱命于朝廷，内则不中祸于微质，皆诸贤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于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羯鼓、笛，以所得杖酣奏数曲。四山猿鸟，悉皆飞鸣。从事颇异之，曰：“昔夔之击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渐曰：“若渐于此，稍当致功，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圣主御天，贤臣考乐，飞走之类，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别墅近花严阁，每值风清月朗，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于川下，数举头踯躅不已。某谓以鼓然也，及鼓止亦止。某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相应。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羊侧，逐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即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某后不敢为之。近者士林间无习之者，惟仆射韩皋善，不甚露焉，鄂州节度使时闻黄鹤一两集而已。”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四

乐部二十二

觱篥　五弦　六弦　七弦　太一　方响　缶　铎
铙　镯　角　铜钵　壎　抚相　春牍　拍板

觱篥

《乐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于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咸备。唐以编入卤部，名为笳管，用之雅乐，以为雅管。六窍之制，则为凤管，旋宫转器，以应律管者也。

《通典》曰：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或云儒者得传，胡人吹以惊中国马，后乃以笳为首，竹为管也。

《通典》曰：桃皮，东夷有卷桃皮以为筚篥也。二具大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

《乐府杂录》曰：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于笳也。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觱篥，河北推为第一手，颇踞傲自负，除戎师外，莫有敢轻易请者。时有从事，姓卢，不记名台，拜将入京，临岐把酒，请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卢乃怒曰："汝艺亦未足称者，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今古！"麻奴大怒曰："某之此艺，海内岂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优劣。"不数月，到京，访尉迟所居，即常乐里也。乃于侧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每经其门过，如不闻。麻奴尚未分，因赂其阍者，方得通见。即设席于地，令坐，乃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低》，曲终，流汗夹背。尉迟颔颐谓曰："此曲何必于高般涉，徒费许多气力也。"因自出银字管，于平般涉调中吹之。麻奴惊愤，垂泣拜之，曰："某生于偏远之方，偶有寡艺，实为无

人。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遂将乐器碎之而归，终身不复言霹雳。

《明皇杂录》曰：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弟子善吹霹雳者张野狐，惟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于法部。

五 弦

《国史补》曰：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璧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音律图》曰：五弦，不知谁所造也。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也。

又曰：二弦，未详所起，形如琵琶。二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二，隔声八，柱声一，总一十声，随调应律。

又曰：[四弦]秦汉未详所起，与琵琶同，以不开目为异。四弦四隔，合，散声四，隔声十六，总二十声，随调应律。

六 弦

又曰：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身长。六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

七 弦

又曰：七弦，郑喜子作，开元中进。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缺，取其近身便也。七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

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

太 一

又曰：太一，司马滔作。开元中进。十二弦六隔，合散声十二，隔声七十二弦，散声应律吕，以隔声旋相为宫，合八十四调。今入雅乐，宫悬内用之矣。

又曰：天宝乐任历作，天宝中进。类石幢，十四弦设柱，黄钟一均足倍七声，后柱作调应律，每舞者执之。

方 响

《三礼图》：方响，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也。方响以铁为之。修九寸，广二寸，圆上方下，架磬而不设，倚架上以代钟磬。人间使用者，才三四寸。

《乐府杂录》曰：唐咸通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家乐人也。

缶

《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毛诗·宛丘》曰：坎其击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

《尔雅》曰：盎谓之缶。注云：盆也。

《史记》曰：秦王与赵王会渑池，蔺相如从。秦王曰："寡人闻赵王好音，请奏琴。"赵王鼓琴，秦御史书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赵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请以颈血溅大王。"秦王不怿，为一击之。相如亦命赵御史书曰："某年某月，赵王使秦王击缶。"

《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知夫瓮瓶之足差也。

徐干《中论》曰：听黄钟之音，知击缶之细；涉庠序之教，知不学之困。

《吕氏春秋》曰：尧使质以麋鞅（鱼）[置]缶而鼓之也。

《墨子》曰：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吟缶。

《大周正乐》曰：今缶八。永（太）[泰]初，司马滔进献广平乐，兼此八缶，具黄钟一均声。

《乐府杂录》曰：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天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瓶共一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铎

《周礼》曰：二十五人为两，置司马一人，因以名焉。木舌金铃曰铎，军中执之以通鼓也。

《后周书》曰：长孙绍远为太常，广召工创造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宜，惟黄钟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尝因退朝，经韩使君佛寺过，浮图三层之上有鸣铎焉。忽闻其音雅合宫调，取而配奏，方始克谐。绍远乃启世宗行取。

《通礼义纂》曰：铎，大铃，振之以通鼓也。

《大周正乐》曰：铎如铙，以木为舌，摇之以和鼓也。

《乐书》曰：木铎者，铃也。主铜为之，以木作舌。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言施政教时。天将命以号令天下，文舞所执而鸣之，以振文教。

《乐书》曰：金铎者，形同木铎，以为金舌。号令为度，鸣而惊众，[武]舞所执，以振武教者也。

郑注《司马职》云：掩上振之为摝。摝者，止行息气也。六军三三而居，其间相远，故振铎以通之，使军众知可进可止之节也。

《司马法》曰：鼓声不过闻，鼙声不过阛，铎声不过其琅也。

《广古今五行记》曰：晋愍帝建兴四年，晋陵人陈宠在田得铜铎

五枚，皆有龙虎形。

《大周正乐》曰：唐朝承周、隋离乱之后，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闻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有应之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敬业举兵，败走，后潴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铎，入而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也。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散阙。今享宗庙郊天挂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

铙

《释名》曰：铙，铙也(者)，宫悬用之，饰以流苏。

《礼记》曰：始奏以文，文击鼓以惊众也；复乱以武，武击铙而退也。

《周礼》曰：金铙止鼓。铙，如铃无舌者，秉执而鸣之，以止鼓也。

《乐书》曰：金铙，小者似铃，执而鸣之，以止鼓也。武舞工人所执，谓振而退武也。大者，悬而击之，像钟形。镈旁有二十四铙，应律音而和乐也。

《说文》曰：钲，铙也。铃柄中上下通，钲也。铙，小铙也。军法：卒长执铙。汉有鼓吹曲，有铙歌。

镯

《周礼》曰：鼓人以金为镯，节鼓。形如小钟，行鸣之，以为鼓节也。近代有大铜叠，悬而击之。

又曰：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镯。言镯、铙之用，谓钲、铎之属，以金铙止鼓，而金镯节鼓。然是四金之数。故镯者，非雅乐器也。

角

《通礼义纂》曰：长鸣，角也。按：蚩尤师蜩蛾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魏武帝征乌桓，军士思归，乃减角为

中鸣，其声尤悲，以应胡笳。晋、宋以降，沿袭用之，有长鸣。唐礼大驾陈一百二十具，是承晋、魏之制也。

《宋乐志》曰：西戎有吹金者，铜角长可二尺，形如牛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

又曰：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稍大，未详所起。今卤部及军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为之，无定制。按古军法有吹角也。此器俗名拔逻回，盖胡虏惊军之音，所以书传无之。海内乱离，至侯景围台城，方用之也。

铜 钵

又曰：铜钵是西凉乐也。以皮纽相击应节，令法乐用之。

《通典》曰：铜钵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围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围数尺，或谓齐穆士素所造也。

壤

《风土记》曰：壤者，以木作，前广后锐，长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节，僮少以为戏也。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风俗通》曰：相，拊也。所以辅相于乐。奏乐之时，先击相。

又曰：雅形如漆筒，有椎，诗云"讯疾以雅"是也。

抚 相

《大周正乐》曰：抚相，以韦为之，实以糠，抚之以节也。

春 牍

《周礼·笙师》曰：掌春牍、应、雅。郑司农云：状如漆筒，而弇口大大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组疏画。虚无底，举以顿

地，如舂杵。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或谓梁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时唱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筑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乐。

拍 板

《乐府杂录》曰：玄宗令黄幡绰撰柏板谱。幡绰乃于纸上画一耳进之，问其故，对曰："但有耳道，则无失其节奏也。"韩文公因为乐司。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五

文部一

叙　文

《易·贲卦·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传》曰：郑子产献捷于晋，献入陈之功。士庄伯不能诘。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

《论语》曰：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又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

扬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桓宽《盐铁论》曰：内无其实而外学其文，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王充《论衡》：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滋未必实，才与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论》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恩。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

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古之作诗也，发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免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示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

沈约《宋书·论》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玉，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逾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源)[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

异班、贾，体变曹、王。缛(采)[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李充《翰林论》曰：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也。"

陆景《典语》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悉。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

《文心雕龙》曰：人文之元，肇自泰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宝，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眇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以吟咏之志；稷益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咏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忧患，繇辞炳耀，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缛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设教。著象乎《河》《洛》，间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缠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临篇缀翰，必有二患：理郁者始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辞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翠翟备色而翱翔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无采而翰飞

戾天，骨劲而荒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若藻曜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

又曰：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揩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轨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功艳，此修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牙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又曰：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沿学，能在天才。故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迮遭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于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骾，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变故多尤，而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异力而六辔如琴，驭文之法有似于此。昔张汤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事理之不明而辞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钟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

宋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懒学问，年三十许始有尚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至于所通处，皆自得之胸怀。常为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金楼子》曰：王仲任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也，传古今者为通人也，上书奏事者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也，若刘子政、扬子云之列是也。盖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为鸿儒

也。

又曰：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四焉。夫子门徒转相师授，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为)[于]辞赋，则谓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若夫今之俗也，缙绅稚齿，闾巷小生，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宜，牛头马髀，强相附会。夫挹酌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道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者也。

《齐书》曰：陆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为"永明体"。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此必不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已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于玄黄，摘句(着)[差]其音律也。范又云'纵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欲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

安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不何所指耶？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耶？"

《三国典略》曰：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员外散骑常侍起之子。文好新率，不拘旧体。梁武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德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侄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貌也。"乃以摛为侍读。王为太子转家，令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谓之宫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又曰：齐主尝问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后周书》：庾信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二

诗

《文心雕龙》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尧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词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败德，五子咸讽：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时彪炳，六义环深。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以言诗。自王泽弥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以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声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王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词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遣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见拟于前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淫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放)[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固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惆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邻风月，狎池苑，述(思)[恩]荣，序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用)[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

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词谲义具，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左、潘、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折文以为(武)[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于玄风，羞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词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也。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严、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竟)[竞]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润，茂先拟其清，景阳振其丽；若兼善则子建、仲宣，遍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矣。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列子》曰：尧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问曰："孰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

《文章流别论》曰：诗言志，歌永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诗之四言者，"振鹭于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涧酌彼行潦浥此注兹"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声成为节。

颜延之《庭诰》曰：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诵之乐篇全矣。是以后之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岳，汉祀郊宫，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难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

由声度阑诞，不协金石。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

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等十二人，诗皆上品。曹植诗其原出于《国风》，其骨气高奇，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然逸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门用文，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王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刘桢文体出于古诗，伏气爱奇，动多震绝。桢骨气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往，桢称独步。张协字景阳。诗其原出于王粲，文章华静，实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远，实旷代之高才。其辞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阮籍诗其原出于《小雅》，虽无雕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矣。陶潜诗其原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媚；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之宗也。

《汉书》曰：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刘向、张子侨等待诏金马门，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乐职》、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乐其职。《宣布诗》，《艺林》曰：宣帝诗歌之名。选好事者，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魏书》曰：李康字萧远。性介立不和俗，为乡里所嫉，故官不进。尝作《游九嶷》诗，明帝异其文，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为隰阳长，卒。

《晋书·载记》曰：李寿奢侈，杀人以立威。其臣龚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时贤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

又曰：桓玄既篡，欲引用孟昶，问其人于刘迈，迈曰："臣在京

口，不闻昶有异能，但父子纷纷更相赠诗尔。"玄笑之而止。

《宋书》曰：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共以词彩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雕绘满眼。"钟嵘《诗评》云："灵运诗其原出于陈思，雅有景阳之体"。嵘谓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文思，外无遗物，其繁且富宜哉，然名章秀句处处间起，妙曲新声骆驿奔发，类青松拔木，白玉映竹，未足以贬高才也。

又曰：谢惠连，方明之子也。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惠连，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工，非余语也。"

《赵书》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为将军秣马。光但书马枊吾浪反。柱为诗颂，不亲马事。

《梁书》曰：丘迟字希范。辞采丽逸。时有钟嵘《诗评》云："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义浅文通，而秀于敬子。"其见称如此。

《三国典略》曰：周文州氐酋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讨平之。军还，帝宴群公卿士，命赋诗言志，琳诗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獯猃陆梁，未时款塞，卿言有验国之福也。"

又曰：齐萧悫字仁祖。为太子洗马。尝于秋夜赋诗，其两句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曰："萧仁祖之斯文可谓雕章间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乙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颜黄门云："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箕毕殊好，理固宜然。"

又曰：王晞为常山王司马。晞恬憺寡欲，不以世务为累，时谓

之方叔司马。常游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时至。明日承相西阁，祭酒卢思道问晞："昨已朱颜，得无鱼鸟致怪乎？"晞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责，卿辈亦是留连之一物，岂直鱼鸟而已哉！"

又曰：辛德源尝于邢邵座赋诗，其十字曰："寒威渐离风，春色方依树。"众咸称善。后王昕逢之谓曰："今日可谓寒威离风，春色依树。"

《隋书》曰：杨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韵秀出，亦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

《唐书·文苑传》：元万顷，乾封中从英国公李勣征高丽，为辽东道管记。时别帅冯本以水军援裨将郭封，船破失期，封欲作书与勣，恐高丽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万顷作离合诗赠勣。勣不达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万顷解释之，乃止。

又曰：钱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家寄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廷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慑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之。及起就试之年，李玮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玮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

又曰：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为友，工为诗，善状咏当时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穆宗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念及稹篇，咏者宫中呼为"元才子"。至是极承恩遇，尝为长庆宫词数十百篇，闾里竞为传唱。

又曰：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居易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尝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

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作者不在此数。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一]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

《世说》曰：夏侯孝若作周诗成，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又曰：孙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弃)市，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诗)[谶]。

又曰：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憎)[增]伉俪之重。"

《文士传》曰：张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诗》以自伤。

《颜氏家训》曰：王籍《入若邪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章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

《金楼子》云：有何赠智者，常于任昉座赋诗而其诗言不类。任云："卿诗可谓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诗为狗号。"

《国朝传记》曰：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语，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国朝杂记》曰：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

《国史补》曰：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宴百僚赋诗，群臣奉

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

又曰：杜佑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上曰："此恶诗，焉用进？"时人谓之淮敕恶诗。

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赋

《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

《释名》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也。

《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图政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歌咏)[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以侧隐古(训)[诗]之义也。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广)[衍]之(语)[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称)[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又曰：武帝以安车征枚乘。孽子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留皋与母居。年十七，上书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皋不通经术，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慢戏，以故得嫚戮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

皋为文疾，受诏辄成，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

又曰：上读司马相如《子虚赋》，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归于节俭，因以讽谏天子，天子大悦。时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游天地之间意。

又曰：赵昭仪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扬雄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惩)[微戒]齐(戒)[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

《后汉书》曰：王延寿字文考，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

又曰：李充字伯仁，少以文章显名。贾逵荐充，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魏志》曰：陈思王植，太祖常视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篇，固当面试。"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使各赋。植赋，援笔立成，太祖甚异之。

《吴书》曰：张纮作《(栅瘤)[栅榴]枕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纮)[纲]所作也。"后纮见琳《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美)[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魏略》曰：卞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

又曰：邯郸淳作《投壶赋》，奏之，文帝以为工，赐(绢十)[帛千]匹。

《晋书》曰：孙绰绝重张衡、左思赋，云："《三都》、《二京》，六经之鼓吹也。"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又曰：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危)[疑]惧。孙绰上疏言不可。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耶？"

又曰：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当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

《宋书》曰：谢庄字希逸，仕为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帝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示庄。及见庄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遂隐其赋。

《梁书》曰：张率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今之世)[金马]矣。"

(又)[《陈书》]曰：沈众字仲兴，好学有文词，仕梁为太子舍人。时武帝制千字诗，众因注解，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帝命众竹赋，赋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

《北齐书》曰：刘昼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辑缀辞藻，言甚苦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赋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

《唐书》曰：获嘉主簿刘知几著《思慎赋》以刺时，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文，相顾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

道，尽在此矣！"

又曰：《文苑传》：李华字遐叔，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应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后唐书》曰：李琪少孤贫，苦学，尤精于文赋。昭宗时，李谿父子以文学知名于时。琪年十八（九），袖赋一轴谒谿。谿览赋惊异，倒履迎门，因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指尔谓琪曰："予常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之诗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词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

《祢衡传》曰：黄祖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祖举卮酒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佳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文心雕龙》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芳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作）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者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钧》，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辞人，循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洞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以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词。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词以理

篇，写送文势。观夫荀结隐语，事义自怀；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赡雅；张衡《二京》，迅拔宏富；子云《甘泉》，构深伟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道；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底]缋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差玄黄，文虽杂而有实，色虽糅而有仪，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首，逾惑体要；遂使繁花析枝，膏腴害骨，无贯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宋玉《大言赋序》曰：楚襄王既登云阳之台，命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卒而玉受赏。又有能为《小言赋》者，赋之云梦之田而赋卒，乃赐玉田。

扬子《法言》曰：或问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若孔氏之门而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发傉檀子归，年始十三，命为《高殿赋》，下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善之，拟之于曹子建。

又《前秦录》曰：苻坚宴群臣于逍遥园，将军讲武，文官赋诗。有洛阳年少者，长不满四尺而聪博善属文，因朱彤上《逍遥戏马赋》一篇，坚览而奇之，曰："此文绮藻清丽，长卿俦也。"

《西京杂记》曰：长安有度虬亦善为赋。常为《清思赋》，时人不贵，虬乃托以相如作，遂大重于世焉。

又曰：相如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子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上。"赐锦四匹。

又曰：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从人间来，神化所主耳。"子云学相如为赋而不逮，是故雅服焉。

又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箫散，不复与外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擘)[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博物志》曰：王延寿，逸之子也。鲁作灵光殿初成，逸语其子曰："汝写状归，吾欲为赋。"文考遂以韵写简，其父曰："此即好赋，吾固不及矣。"

《三国典略》曰：齐魏收以温子升、邢邵不作赋，乃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惟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

《文士传》曰：何桢字元幹。青龙元年，天子特诏曰："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封上，不得令人见。"桢遂造赋，上甚异之。

又曰：棘嵩见陆云作《逸民赋》，嵩以为丈夫出身不为孝子则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为国宰辅，遂作《官人赋》以反云之赋。

桓子《新论》曰：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猥欲追及，业作小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子云亦言：成帝上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脏出地，以手收之。觉，大少气，病一岁余。少好文，见子云工为赋，欲从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之矣。"

魏文《典论》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璩、东平刘桢，此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枕)[橘]赋》，虽张、蔡不过也。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

俊也。应璩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魏文《临涡赋》曰：余从上拜坟，乘马过水。相佯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赋》。

《世说》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作《三都赋》，十年乃成。门庭户席，皆置笔砚，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时人皆有讥訾，思意甚不愜。后示张华，华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请序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东征赋》，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温甚恨之，尝以问宏，宏曰："尊君称位，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故不敢显之。"温曰："君欲何为词？"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殒。"温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抽刃于曲室问袁："君赋云何忽？"袁急而答曰："大道尊公何言无？"因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以治民，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金楼子》云：刘休玄好学有文才，为《水仙赋》，时人以为不减《洛神赋》；《拟古诗》，时人谓陆士衡之流也。余谓《水仙》不及《洛神》，《拟古》胜乎士衡矣。

《闽川名士传》曰：贞元中，杜黄裳知贡举试《珠还合浦赋》。进士林藻赋成，凭几假寐，梦人谓之曰："君赋甚佳，但恨未叙珠来去之意尔。"藻悟，视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谢杜黄裳，谓曰："惟林生叙珠来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八

文部四

颂　赞　箴

颂

《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又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诗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陆机《文赋》曰：颂则优游以彬郁。

《文章流别论》曰：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神明。故颂之所美，则以为名。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文心雕龙》曰：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累为颂，以歌《九招》。自《商颂》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资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飨燕之恒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属兴，又覃及细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

僖后，或拟《清庙》，或范《驷》《那》，虽深浅不同，详略有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原夫颂惟典懿，词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于规式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仪，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弘，如斯而已。

《汉书》曰：宣帝征王褒为《圣主得贤臣颂》，褒对曰："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啖糗者，不足与论大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旨。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

又曰：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后汉书》曰：帝召贾逵，因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

范晔《后汉书》曰：肃宗修治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颂》称汉德。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问侍中窦宪曰："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可试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履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以为上客。

又曰：傅毅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刘毅以和熹邓太后有德教，请令史官著《长乐宫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悬之日月，摅之罔极，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从之。

《魏志》曰：黄初三年，黄龙见郫西漳水。中山王褒上颂，赐黄金十斤。

《晋春秋》曰：怀帝陷于平阳，刘聪加帝开府仪同三司、会稽郡公，引帝入燕，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刘君，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

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之甚邪？"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汉将兴，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甚有喜色。

《晋书》曰：刘臻妻陈氏，聪敏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正朝肇建。青阳散晖，澄景载焕。"

臧荣绪《晋书》曰：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志气旷放，以宇宙为狭，著《酒德颂》，为建威参军，以寿终。

崔鸿《春秋·前燕录》曰：慕容隽观兵近郊，见甘棠于道周，从者不识，隽曰："唏，此诗所谓"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属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养物，色又赤者，言将有赫赫之庆于中土。吾谓国家之盛，此其征也。《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群司亦各书其志，吾将览焉。"于是内外臣僚并上《甘棠颂》。

《南史》曰：梁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往有杂色珠宝。梁武观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颂》，帝谓寄兄荔曰："此颂典裁清拔，卿之士龙也，将加擢用。"寄闻之，叹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击壤之情耳。吾岂买名求仁者乎？"

《后周书》曰：颜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以雅赡。梁元帝手敕报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世宗以为麟趾学士。

《隋书·志》曰：北齐中书侍郎杜台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颂》。齐主以为未能尽善，令和士开以颂示李德林，宣旨云："台卿此文，未当朕意，以卿有大才，须叙盛德，即宜速作，急进本也。"德林乃上颂十六章，并序。武成览颂善之，赐名马一匹。

《郑玄别传》曰：民有嘉瓜者，异本同实。县欲表附，文辞鄙略，

君为改作。又著颂二篇，侯相高其才。

王充《论衡》曰：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德也。

又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上颂，文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文比金玉。

崔骃《四巡颂表》曰：臣闻阳气发而鸽庚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唐虞之世，樵夫牧监，击辕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动音声，敢献颂云。

《零陵先贤传》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奇之。

赞

《释名》曰：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文心雕龙》曰：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词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词者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如相如属词，如赞荆轲；及史、班书记，以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而论词；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任雅，动植必赞，赞兼美恶，亦犹颂之有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照灼以送文。比其体也，发言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也。

李充《翰林论》曰：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美也。

《晋书》曰：嵇含，绍之（孙）[从子]也。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子）[之]赞。含援笔为之，文不加点。其略曰："嗟乎先生，高迹何高！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既非其所，没有余辱。"粹有愧色。

又曰：卫恒字巨山，为黄门郎，善草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

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其一卷论楚者最为工妙。恒悦之，故竭思，以赞其美。

《世说》曰：羊孚作《雪赞》曰："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尹遂以书扇。

箴

《文心雕龙》曰：箴，所以攻疾除患，喻针石垣。

又曰：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惟《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人于在勤。战伐已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萎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犖鉴有征，可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多事寡；潘君《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诵于经，铭题于器，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理贵弘润；取其要也。然(天)[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实)[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矣。

陆士衡《文赋》曰：箴顿挫而清壮。

《周书》曰：《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非其臣妾也。卿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

《左传·襄(元)[四]》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阙，过也。百官各以箴以诫王过也。于《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猎者。"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芒芒，远貌也。画，分也。经启

九道。九道，九州之道也。启，开也。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人神各有归，故德不乱也。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冒，贪。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猎。武不可重，重犹数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虽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兽臣，虞人也。告仆夫，不敢斥莫也。

范晔《后汉书》曰：崔琦字子玮。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诫之，冀不能受，作《外戚箴》。

《晋书》曰：张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

又曰：文帝子齐王攸，武帝时为太子太傅，献箴于太子，其略曰："无曰父子之间，昔有江充；无曰至亲靡二，或容潘崇。谀言乱真，谮润离亲，骊姬之谗，晋侯疑申。固亲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托以尊。"世以为工。

《后周书》曰：齐王宪友刘休征献《王箴》一首，宪美之。休征后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诸弟，甚悦其文。

《唐书》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绰献《太医箴》，曰："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于内。端洁为隄，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斜，志高寡欲。谓天高矣，气蒙晦之；谓地厚矣，横流渍之。圣情超遥，万方赖之。饮食所以资身也，过则生患；衣服所以称德也，侈则生慢。惟过与侈，心必随之，气与心流，疾亦伺之。"上深嘉叹，降中使劳问。

又曰：敬宗游幸无度，李德裕献《丹扆箴》六首。《胥衣箴》曰："先王听政，昧爽以俟，鸡鸣既盈，日出而视。伯禹大圣，寸阴为贵；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姜后，独去簪珥。彤管记言，克念前志。"又有《正服》、《罢献》、《纳诲》、《辨邪》、《防微》等箴，文多不载。帝甚嘉之。

胡广《百官箴·叙》曰：箴谏之兴，所由尚矣。圣君求之于下，忠

臣纳之于上。故《虞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

崔瑗《叙箴》曰：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碑

《释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于是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为焉，故建道陌之头，名其文谓之碑也。

《文心雕龙》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牡，未勒勋绩。而庸器渐阙，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已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不精允。其序事也该而要，其缀采已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嘉伯喈，张、陈两文，辞洽之来，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词多枝离；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此碑之致也。）属碑之（耻）[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照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是以勒器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礼记·丧大记》曰：君葬用辑，四绋二碑，御柩用羽葆。大夫葬用辑，二绋二碑，御柩用茅。士丧用国车，二绋无碑。

又《祭义》曰：祭之日，尸牵牲，入庙门，丽于碑。丽犹击也。

《东观汉记》曰：窦章女，顺帝初入掖庭为贵人，早卒。帝追思

之，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

范晔《后汉书》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碑)，无愧色耳。"

又《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已久，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丹)[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阖[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文。

又曰：邓艾字士载。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陈寔碑文，"言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更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

《晋书隐逸传》曰：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工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

又曰：郭璞为庾冰筮曰："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后冰子为广州刺史，碑生金，为桓温所灭。

又曰：杜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又曰：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

又曰：扶风武王骏尝都督雍梁，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

又曰：唐彬为幽州，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彬初受

学于东海阎德，门徒甚多，独目彬有廊庙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为之立碑。

王隐《晋书》曰：《石瑞记》曰：永嘉初，陈国项县贾逵石碑中生金，人盗取，尽复生。此江东之瑞。

《齐书》曰：竟陵王薨，范云是故吏，上表请为立碑。文云："人蓄油素，家怀铅笔；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油素，绢也。笔所以理书也。

《三国典略》曰：梁宗愿少聪敏，好读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学士。梁主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王美之。

又曰：陆云，吴郡吴人。曾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叹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于高祖，高祖召兼尚书议郎，顷之即真。

《后魏书》曰：卫操，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刘、石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右[将]军，封定襄侯。桓帝崩后，操立碑于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桓穆二帝驰名域外，九译宗焉。有德无禄，大命不延，背弃华殿。云中名都，远近齐轨，奔赴梓庐。"时晋光熙元年秋也。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

又曰：尔朱荣字天宝，美容貌，幼而明决，长好射猎。葛荣之叛也，荣列围大猎，有双兔超于马前，荣乃弯弓而誓曰："中之，则擒葛荣。"应弦而殪，三军咸悦。破贼之后，即命立碑于其所，号曰《双兔碑》。

《唐书》曰：贾敦实，宛朐人也。贞观中，累除饶阳令。时制大功已下不得联职，敦实兄敦颐复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其政德，立于兄碑之侧。故时人呼为"棠棣之碑"焉。

又曰：贞观中，议封禅，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垂裕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矣。"

又曰：高宗御制慈恩寺碑文，及自书镌刻既毕，戊申，上御安福

门楼，观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诸寺皆造幢盖，饰以金宝，穷极瑰丽。太常及京城音乐，车数百两，僧尼执幡两行导从。士女观者，填噎街衢。自魏晋已来，崇事释教，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宛传》曰：李邕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运)[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干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后[因]恩思例，[得]赠秘书监。

又曰：长平中，源寂使新罗国，见有国人传写讽念冯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之使西蕃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以代屏障，其文名驰于戎夷如此。

又曰：李华尝为《鲁山令元德季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三绝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诏韩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之。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萧俛在相位时，穆宗诏撰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对曰："臣器褊狭，比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又撰进之后，例行贶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俛俛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从之。

又曰：李绛，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璀]自藩邸承恩宠，既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尝欲于安国佛寺建立圣(德)[政]碑，大兴功作。绛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铲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德)[政]碑以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

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之罘、峄山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严勋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纳之。

《后唐史》曰：魏帅杨师厚于黎阳山采巨石，将纪德政。制度甚大，以铁为车，方任负载，驱牛数百，不由道路，所经之处，或坏人庐舍，或发人丘墓。百姓瞻望曰："碑来。"碑石才至而卒，魏人以为应"碑来"之兆。

《祢衡别传》曰：黄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与衡有所之，见蔡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过视之，叹之言好。后日各归章陵，自恨不令吏写之。正平曰："吾虽一遇，皆识，其中央第四行中，石书磨灭两字不分明，当是某字，恐不谛耳。"因援笔书之，初无所遗，惟两字不着耳。章陵虽知其才明，犹嫌有所脱失，故遣往写之；还以校正平所书，尺寸皆得，初无脱误，所疑两字，故如正平所遗字也。于是章陵敬服。

《世说》曰：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读碑背上题云："黄绢幼妇，外孙齏臼。"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齏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如卿，乃觉三十里。"

王肃答诏问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将幸许昌，过繁昌，诏问受禅碑生黄金白玉应瑞不？肃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见乎，于践祚之坛宜矣。"

《晋令》曰：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

《语林》曰：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后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于此重之。

《荆州图记》曰：羊叔子与邹润甫尝登岘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登此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念此使人悲伤。"润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问令望，当与此山俱传。若润甫辈，乃当如公语耳。"后参佐为立碑，着故望处，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预名为"堕泪碑"。

盛弘之《荆州记》曰：冠军县有张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见伤。"及胡石之乱，旧墓莫不夷毁，而此墓俨然。至元嘉六年，民饥始发。说者云：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未装雕刻之饰，烂然毕备。

《齐道记》曰：琅琊城，始皇东游至此，立碑铭纪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西征记》曰：国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里隶书《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四部，本石塊相连，多崩败。又太学赞碑一所，汉建武中立，时草创未备。永建六年，诏下三府缮治。有魏文《典论》立碑。今四存二败。

《述征记》曰：下相城西北汉太尉陈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记弟子卢植、郑玄、管宁、华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陈登碑文并蔡邕所作。

郦善长《水经注》曰：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所谓龙门矣。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岸上并有庙祠，祠前有石碑三所，碑字素灭，不可识也。一碑是太和中立。

《述异记》曰：崆峒山中有尧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铭》曰："尧碑禹碣，磨古不昧。"

虞喜《志林》曰：赣榆县有始皇碑，潮水至，则加其上三丈，去则见三尺，行有十二字。

《异苑》曰：吴郡岑渊碑在江乘湖西太元村，人见龟从田中出，还其元处，萍藻犹着腹下。

《金楼子》曰：铭颂所称，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质，博约温润，吾闻斯语，未见其人。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沉，犹称碑赋如一。

《国朝传记》曰：魏文贞之薨也，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间，诏令掊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焉。

又曰：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

李绰《尚书故实》曰：东晋谢太傅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

《国史补》曰：韦贯之为尚书右丞，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图不朽于贯之，缣帛万匹。贯之举手曰："宁饿不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

文部六

铭　铭志附　七辞　连珠

铭

《释名》曰：铭者，述其功美可称名也。

《礼记·祭统》曰：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为）[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智足与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卫孔悝之鼎铭也。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周礼·夏官（上）·司勋（职）》曰：掌六（卿）[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尝地，尝田也。在远郊之内，属六卿焉。等犹差也，以功大小为差。王功曰勋，辅成王业，若周公者也。国功曰功，保全国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劳，以劳定国，若禹者也。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也。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者也。《司马法》曰：上多前虏也。凡有

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诏谓告其神以辞也。盘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是也。今汉祭功臣于庙庭。

《周礼·冬官·考工记》曰：鼬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铭刻之也。时，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极，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于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观四国；以观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永，长也。厥，其也。兹，此也。又长启道其子孙，使法则此器长用之。

王隐《晋书》曰：张载字孟阳。随父牧在蜀作《剑阁铭》，刺史张敏表之天子，命刻石于剑阁。

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曰：勒徙洛阳晷影于（褒）[襄]国，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函，置于建德前殿。

刘璠《梁典》曰：天监六年，帝以旧国漏刻乖舛，乃敕员外郎祖暅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陆倕为文，其序曰："乃诏臣为铭。"按倕集曰："铭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书》：太宗幸河北，观砥柱，因勒铭于其上，以陈盛德。

《穆天子传》曰：天子观春山之上，乃为铭，疏于玄圃之上，以贻后世。谓勒石铭功德。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万世，可以为子孙者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三日端冕，师尚父端冕奉书而入，则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然若恐惧，而为诫，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

《太公金匮》曰：武王曰："吾随师尚父之言，因为慎书铭，随身自诫。"其冠铭曰："宠以着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书履曰："行必虑正，无怀侥幸。"书剑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

书镜曰："以镜自昭，则知吉凶。"书车曰："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

《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渊。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见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威强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为诫，随之身。"

《孔子家语》曰：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当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诫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安乐必诫，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熠熠弗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绵绵微细若不绝，则有成网罗者也。豪末不札，如毫之末，言微者。札，拔也。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垠)[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乃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惟能于此也。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尝与善人。诫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云：'战战兢兢，战战，恐也。兢兢，戒也。如临深渊，恐墮。如履薄冰。'恐陷。行身如此，岂口过患哉？"孙卿子《说苑》又载也。

又孙楚反金人铭曰：昔太庙左阶之前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后生何述焉？我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夫惟言立，乃可长久，胡不愧然，生缄其口，自拘文庭，终身叉手。"

《孔子家语》曰：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见欹器焉。欹，倾。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何器也？"对曰："宥坐之器。"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常置于座侧也。"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后之君子，感诫之至，追而作铭。

扬子《法言》曰：或问铭，曰："铭哉，铭哉，有意于慎也。"

《文心雕龙》曰：昔轩辕帝刻舆以弼违，太禹勒笋虡以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列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周勒肃慎之楛，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噫可怪也。赵灵勒迹于潘吾，秦昭刻传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列，铭义见矣。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张旭华阴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铭思烛古今，桥公之缄则吐纳典誓，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新器，准矮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惟张载剑阁，其才清彩，迅足骎骎，后发前至，铭勒嵯汉，得其宜矣。

《文章流别传》曰：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烦，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扬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铭之佳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机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钟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

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

《三辅决录》曰：何敞字文高。为汝南太守。帝南巡过郡，郡有刻镂屏风，帝命侍中黄香铭之，曰："古典务农，雕镂伤民，忠在竭节，义在修身。"事见《黄香集》。

铭 志附

《西京杂记》：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郵，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朝露，骨肉归于后土，魂气无所不之。何必(古)[故]丘，然后即化，封于北郭山焉。"晏然处死，乃命刊名，埋于墓前，种松柏五株，至今茂盛。

《西京杂记》：滕公驾至陈都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惧，使卒掘其所(跪)[跑]之地，深二尺，得石椁。滕公以烛照之，有铭，乃以水洗之，其文字古异，左右莫能知。问叔孙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呼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地)[也]！吾死其葬此乎？"于是终葬此焉。

《博物志》曰：鲁阛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顷还葬，二人复出。掘土得石椁，有铭曰："四体不勤孰为作，生不遭遇长附托，赖得二人发吾宅。"闾里祠之。

又曰：卫灵公葬，得石椁，铭云："不逢箕子，灵公夺之我里。"

七 辞

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依》、《七说》、《七触》、《七举》、《七误》之篇，于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广》，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点瑰奢而托调咏，杨晖播烈，垂于后世者，凡

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金曰妙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辏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虞挚《文章流别论》曰：《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体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喻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辞人淫丽之尤矣。崔骃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岂不谓义不足而辨有余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论品之，署曰《七林》。

《文心雕龙》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觳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田猎；穷瑰奇之服饌，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辞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聘郑声曲终而奏雅乐者也。《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连　珠

傅玄《文叙》曰：《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

三才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体裁弘丽，最得其体。蔡邕言质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

《文心雕龙》曰：(扬雄)[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此文章之枝流，暇预之末造也。自此已后，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子之颦矣。惟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意致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璠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瞻，足使义明而辞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宋书》：刘祥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其讥议云："希世之宝，违时必贱；伟俗之器，无圣则沦。是以明玉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有以祥连珠启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过恶，付廷尉。上别遣敕祥曰："我当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愆。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乃徙广州。不意终日纵酒，少时卒。

《三国典略》曰：梁简文为侯景所幽，作《连珠》曰："吾闻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轻其礼。有德必昌，兵贱于义，无思不服。"

又曰：吾闻道行则五福俱凑，运闭则六极所钟。是以麟出而悲，岂惟孔子？途穷则恸，宁止嗣宗？"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御制上

《尚书·皋陶[谟]》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隋哉，万事隳哉。"

《汉书》曰：高祖还归过沛，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武帝求贤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斥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方肿反。弛，废也。斥，逐也。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又曰：武帝幸河东，祠后土，顾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宴饮。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显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解。

又曰：显宗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定于宣明殿。华峤书

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谓五行之家也。

《魏志》曰：武帝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讲军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遇物必诗。及造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帝马上为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能屈敌，戢兵称贤良。古公宅(歧)[岐]邑，实始翦殷商。孟子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兴农淮甸间，筑室都徐方。量运宜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悲伤。"

《魏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百篇，号曰《皇览》。

《晋书》曰：殷仲堪为黄门郎，孝武尝示仲堪诗，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宋书》曰：高祖过彭城，置酒命纸笔，为诗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省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才并作也。

《后魏书》曰：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有大手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后，诏策皆帝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

《三国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学，词彩温丽。捃摭众书，自羲农已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于世。

《后周书》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梁书》曰：武帝赐张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夙昔，得人斯为盛。"率承诏往复六首。

又曰：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辞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诗为工。

《隋书》曰：陈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词甚哀思，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

又曰：大业三年，幸榆林。启民可汗奉觞上寿，拜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惟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稽颡至，休屠继踵来。索办擎膻肉，韦鞴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国朝传记》曰：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又曰：牛弘，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亦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唐书》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洎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朝），多孜孜求之，若不及。数年之后，天下晏和，遂于听览之暇，留精文史，叙事言怀，时有制作，天才宏丽，兴记玄远。著作邓隆请编次之，诏不许。

又曰：太宗著《金镜述》以示群臣，其辞曰：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焉。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矣。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凛然竞惧，如履朽薄。然人君皆欲其永享万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后，而得失异迹，兴灭不同，何也？盖短于自见，不闻逆耳之言，至于灭亡，终身不悟，岂不惧哉？观理乱之本原，足为明镜之鉴戒。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社稷临危之主，各师其臣，若使觉悟，安有危亡之祸？特由不留心于任使，翻属意于遨游，岂

不哀哉！古人言舜以遨游将为任使，以任使将为遨游，岂不善哉！禹不爱于声，不贪于色，予谓不然，将为爱也。人云桀纣耽于声色，予将为不好也。何以然，桀、纣命不终于天年，乐不终于一世？以此知为不好也。舜、禹命寿于终，乐毕于世，予谓之爱也。且夫人有宽躁强柔之志，愁乐贪欲之心，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观之，尧、舜、禹、汤躬行仁义，治致隆平，此禀其善性也；幽、厉、桀、纣乃为炮烙之刑，刳孕妇，割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为长夜之饮，此其受于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于折衷，不在于偏耽。吴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仲尼曰："宽济猛，猛济宽。"仁义之道犹不得偏，何况于左道乎？况于不仁乎？为君之道，处至极之尊，以亿兆为心，以万邦为意。安民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备塞。大鲸出水，必废游波之功，鸿鹄沉泥，定无凌空之效。若各令遂志，并不失其能。古人云：构大厦者，先择木然后简材。治国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非独屋有栋梁，国家亦然。大德为宰相，亦国之栋梁也。予思三代以来，君有所好，民必从之。在上留心台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游猎，驰骋之人远臻；存意管弦，郑、卫多进；降怀脂粉，燕、赵斯来。塞切直之路，为忠者必少；开谄谀之道，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以此而言，足为永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仲尼好于郯子，文王学于虢叔，圣人且犹如此，何况于凡人乎？治主思贤，如农夫之望岁；哲后求人，若旱苗之思雨。乱君嫉胜己如仇，视不肖如子，怀之中心，何日暂忘。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孙皓权施恩惠之风，有初无末。二子犹船之泛巨浪，毁在不遥，若驽马之奔千里，困其将至。古人云："升量不以盛硕，小智不可谋大，巧诈不如拙诚。"信无谬矣。有明

主，有暗主。汉祖摄衣于郦生，比干剖心于辛纣；殷汤留情于伊尹，龙逢被戮于夏桀；楚庄暇隙而怀忧，武侯罢朝而含喜：暗主护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长善。睹汉祖、殷汤，仰其有德行，譬若阴阳调，四时会，法令均，万民乐，则麒麟呈其祥。汉祖、殷汤岂非麒麟之类乎？观夏癸、商辛，嗟其悖恶之甚，犹政令不行，寒暄失序，则猛兽肆毒，蟊螟为害，夏癸、商辛岂非猛兽之俦乎？予以此观之，岂非天道也！虽曰天时，抑亦人事。成汤之世有七年之旱，剪发为牺，千里雨降。太戊之时桑谷生朝，惧而修德，遂使十六国重译而来。此岂非人事者也？或云：为君难，为臣不易。君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权，录人之材，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论之实难。何者？轻凌天地，众精显其妖；忽慢神灵，风雨应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祸，殷纣致分砂之灾，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女不得蚕，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急命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忧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此其所以为难也。且用人之道，又为未易，己之所贤未必尽贤，众之所毁必未全恶；知能不举即为失才，知恶不黜则为祸胎。又人才互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卿，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从长，然后为美。夫人刚柔之情各异，曲直之性不同，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怀以安国，周公是也。顺上心以安身，随君情而杀之，易牙是也。弃己之命，存君之身，纪信是也。挟国谋事，以报(公)[私]仇，袁盎是也。捐身而执节，孤立而自毁，屈原是也。外显和穆之端，内怀汤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谄之道，以此观之，足以永镜。白起为秦平赵，乃被昭王所杀；亚夫定七国之乱，卒为景帝所诛；文种设策灭吴，翻遭越王之戮；(五)[伍]员竭诚为国，终罹赐剑之祸，乃君之过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赵高、韩信、黥布、陈豨之俦，此自贻厥衅，非君之滥刑之也。高祖失于存功之

能，光武获于置将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国，君处臣危亡之地，岂是相酬之道也？为天下之君，处万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违礼，非惟损己，乃为贤人之所笑；卑身厉行，实为君子，又为凡夫之所讥；越品进官，其类必为深怨；偏与人语，众以为曲私；任使贤良，则谓偶[得]；委伏凡才则言愚暗；数言则谓太繁，辞寡则谓道薄；恣情忿怒，则朝野战慄，留心宽恕，则法令不行；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劳。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为枝叶，畿内为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深根固本之内相，而伊尹、傅说世所希逢，至如镇积冰之塞、守飞雪之边，而魏尚、李牧当今罕遇。遣人远抚，则眷恋而不忍，愍而不遣，则枝叶而不存，二宜之间，致心何所？是以晨兴夕惕，无忘斯事。为上犹然，何况臣下？《易》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略陈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语云：劳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烦翰墨以见天藻，但学以为己，聊书所怀，想达见群贤，不以为嗤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运开基，因而序之以明诫慎，神笔书石，命工刻之，以赐皇太子。其词曰："昔隋季崩离，天纲弛紊，波涛沸四海，气雾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壮疲于兵甲，老弱毙于饥寒，霫骨百城，流血千里，宫阙变为禾黍，中原化为寇场。余以弱龄，属当厄运，思静大难，以济苍生，秣马挥戈，风驱电扫，克平八表，临抚万方。聊因暇景，载怀兴乱。历想前代暗君庸王，莫不恃其智力则轻侮圣贤，聘其文才则不尊道德，纵其口辩以饰非，肆其奸言以拒谏；昏迷酒色，习近谗邪，暴疾黎元，穷其辙迹，倾危莫悟，以至灭亡。明镜不远，于焉自鉴。"

又曰：魏征葬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宗复为制碑文并御书，公卿士庶竞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时人号其碑为"二绝"，文与书也。

又曰：太宗幸积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兹年谷大登，水潦不能为害，天下既安，边方静息，因此农隙与公等举酒。酒既

酣，各宜赋一事。"太宗赋《尚书》，其词曰："日昃玩百篇，临登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又曰：太宗征高丽回，次营州，诏辽东战死骸骨并集柳城东南，有司设太牢以祭之。太宗临哭尽哀，从臣无不流泪。帝亲为文祭之，曰："忠烈盖世，往贤明轨，忘身徇国，先哲良规。惟尔等怀忠立节，重义轻生，奋剑提戈，摧城陷阵，冒锋刃而不顾，赴汤火以如归，殒命战场，残形寇垒，青原润钺，身丧名存。摇落寒关遂非生入，苍茫雷野无复余踪。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飒焉非昔。然则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后之所贵。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则难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载之令誉，此圣贤之操也，岂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辔停舆，抚膺一恸，嘉乃诚节，痛尔遗灵。酒俎既陈，魂其斯享。"

又曰：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遣使祭汉太师杨震墓。太宗自为文曰："惟君资华岩之奇气，禀金方之秀质，艳忠笃以成性，应时运而挺生。弹冠赞务，弼谐帝道；正色立朝，周行以肃。坐槐燮理，鼎任载调。值安德不升，政由近习，气舛玉衡，日微黄道。君慨然忠愤，乃心王室。昌言正议，屡犯于逆鳞，霜简。且绳，志祛于时蠹。而运属陵夷，道消贤哲；不纳嘉猷，遂婴严纲；方弘至治，遽夭天年；英杰云亡，邦国弥瘁。斯乃缅想高踪，可为长叹。朕省方班瑞，言事东巡，瞻坟墟于道周，想风徽于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将与归。千载如存，依然何远。行潦致属，君其飨之。"

又曰：高宗制《元首》、《前星》、《维成》、《股肱》等诫以示侍臣，礼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又上表请总名为《天训》，并请注解，许之。及注毕，敬宗为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书飞白书赞以赐中书门下三品户部尚书戴至德，词曰："泛洪源俟舟楫"，中书侍郎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议者以戴、郝宽厚，而李、崔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显庆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来此声顿绝，令所司简乐工解琴笙者修习旧曲。冬十月辛亥，太常上书："谨案《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

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曲名。"

又，楚太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合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敕，依于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按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辄取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令悉教讫，并皆谐韵。"上善之，乃付太常，编于乐府。

又曰：玄宗制《令长新诫》一篇颁赐天下县令，其词曰："我求令长，保义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侵渔漫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惟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以躬以亲。青旌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又曰：玄宗亲制《春台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见所制，气雄词美，德音相属。鄙炎汉之奢侈，徇有唐之俭陋，知作劳而居逸，念中人之家产。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职在司，言请宣示百僚，及编国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赋诗曰："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良。盐梅已佐鼎，麴糵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续长。当轩知槿茂，

向水觉芦香。亿北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又曰：玄宗幸宁王宪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上诗曰：“鲁卫情先重，亲贤受转多。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

又曰：天宝八载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制《仁孝诗》六章，亲札于步障，以赐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二

文部八

御制下

《唐书》曰：德宗制中书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皇太子书以示百僚，其序曰："朕闻天地之德，莫大于和，万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纪为令节，布阳和之政，畅亭育之功，式宴且欢，顺时而举，盖取象于交泰之义也。今岁华载阳，嘉雪呈庆，君臣同乐，实获我心。近以听政之余，参比音律，播于丝竹，韵于歌诗，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乐，教习甫就，毕陈于兹。于是辟广廷，临内殿，张大会，示群臣，千载成文，威仪有序，礼洽欢浃，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尽，和莫甚焉。聊复成篇，以言其志。诗曰：芳岁肇佳节，物华当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缃组。德浅荷玄贶，乐成思治人；前庭列钟鼎，广殿延群臣。八卦随意舞，五音传曲新；顾非《咸池》奏，庶叶《南风》薰。式宴礼所重，浃欢情必均；同和谅在兹，万国希可亲。"

又曰：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节宴百僚于曲江亭，上赋诗赐之，曰："东春变梅柳，万寓生春光。中和纪月令，方与天地长。耽乐岂子尚，懿兹时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终始，交泰符阴阳。曲沼水新碧，华林桃稍芳。胜赏信多欢，戒之在无荒。"

又曰：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僚宴于曲江亭，上赋诗以赐之，曰："岁闰节华晚，众芳繁暮春。霁日天地晴，元巳风景新。禊饮传旧俗，古今欢此辰。至乐在同和，丝竹奚所陈。薰琴是赏心，姑射

可凝神。何必尚耽湎，浮觞曲水滨。”

又曰：贞元七年秋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赋诗序。皇太子在侍，进和兼题于壁，百僚毕和，以班列焉。其后京兆尹薛珏，请皇太子书上诗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又曰：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上赋《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以示宰臣，曰：“献岁视元朔，万邦咸在庭。端旒揖群后，回辇阅师贞。分行左右出，转旆风云生。眷此戍旅节，载嘉良士诚。顺时颁宴赏，亦以助文经。”

又曰：贞元十年秋九月戊子，以重阳日宴饯赐百僚，追赏初九日以雨罢宴，及是方会宴。上赋诗以赐百官曰：“雨霁霜气肃，天高云日明。繁林已坠叶，寒菊仍舒荣。懿此秋节晚，更延遐赏情。池台列广宴，丝竹传新声。至乐非外奖，浃欢同中诚。庶敦朝野意，永使风化清。”

又曰：德宗至自兴元，御宣政殿，册拜李晟为司徒。上思晟勋力，为制纪功碑，俾皇太子勒于石，立于渭桥，与天地悠久，方多不载。

又曰：德宗以马燧平河中，诏赐上所撰《宸扆》、《台衡》二铭并序，曰：“朕每读上古之书，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戒，或讽以咏歌，焕乎典谟，百代之式，有以见启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速也。顷灵盐节度杜希全著文上献，多所规陈，聊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贻厥后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未备，垂诸来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后代知我有文武殿邦之臣也”。其《宸扆铭》曰：“天生蒸人，性本元淳。嗜欲交驰，利害纠纷。无主乃乱，树之以君。九域茫茫，万情云云。目不备睹，耳难遍闻。睹之闻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远莫亲，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正其身。得要惟何？在能任人。正身之方，先诚其意。罔从尔欲，罔载尔伪，体道崇德，本仁率义。

必信若寒暑，无私象天地，感而遂(之)通，百虑一致。任人之术，各当其器，舍短从长，理难求备，多士总集，众材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贰。以天下之目为我鉴，我鉴斯明；以天下之心为我谋，我谋则智。求贤惟广，辨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诚。顺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谀，全固忠贞。先人立言，为代作程，谔谔者昌，惟惟者倾，系以兴亡，曷云其轻。承天子人，夫岂不贵？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驭朽为戒，纳隍在志，神将害盈，天匪假易。四海为家，夫岂不富？伊昔哲王，勤俭固陋。土阶罔饰，露台罢构，远奇技淫巧，放珍禽怪兽。敬之慎之，天命必祐。欲令必行，顺人之情，欲诚必著，清己之虑；心无亿诈，事必忠恕。凡将有为，靡不三思，喜怒以节，动静以时，毫厘或差，祸害亦随，慢易于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长，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厉阶斯起。垂旒蔽聪，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以为美。覆之如天，爱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余寡昧，嗣守不图，寇戎荐兴，德化未(敷)[孚]。业业兢兢，其敢以愉？俯察物情，上稽典谟。作斯式言，置于座隅。"其《台衡铭》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圣人则天，亦立辅臣。以翼以佐，为衡为钧，如耳目应心，如股肱运身。是则同体，孰云非亲？阴阳相推，四序成岁，君臣相得，万邦作乂。感同风云，应若符契，以道匡救，尽规献替，木必从绳，金其用砺。帝者之盛，时惟陶唐，乃闻畴咨，仄陋明(扬)[敭]。洎乎有虞，二八腾芳。爰(逮)[迨]伊尹，相于成汤。载生姜牙，谅彼武王。道无不[行，谋无不]臧。君圣臣贤，运泰时康。汉高既兴，萧、曹亦彰。昭烈我祖，膺期而昌，铲灭群凶，砥平四方。惟卫及英，启辟封疆；[曰房曰杜，振理]维纲，亦有魏征，忠謇昂昂。伟兹众才，为国栋梁，荡荡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废兴，系于时主，主之得失，资乎台辅。经之以文，纬之以武，出为方、邵，入作申、甫。绝维载张，阙衮斯补，惟德是倚，惟才是求。才不易知，德亦难周，傅说板筑，夷吾射钩，任之不疑，千载垂休。体于至公，何鄙何仇？其惟哲王，必赖良弼。矧予不德，暗于理术，师旅繁起，政

刑多失，遭兹艰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实惟勋贤，内熙庶绩，外总十连，威武载扬，谋猷日宣。长城压境，巨舰济川，同心同德，扶危持颠。予嘉尔诚，尔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终如始，功载鼎彝，道冠图史。无俾伊(夔)[傅]，克专厥美。作鉴勒铭，永代是纪。"寻有诏，命勒石于起义堂西偏，上为题额。

又曰：贞元十二年，上以听政之余，深思理本，乃著《刑政箴》并序。序曰："朕以南面，励精理道，虽及和平之际，未臻玄古之风。夙夜孜孜，勤求不怠。夫安人以政，辅政以刑，盖为之立中，非使人从欲也。是以务兼听以酌群情，择庶官以咨共理，恒勉不足而遏其过。我欲仁矣，尚逮夫意哉！然万务是殷，必戒其失，听政之暇，常志所存，聊缀斯文，庶乎自儆。尔大朴既散，利欲是生，惟辟御时，建极作程。导以仁政，齐以典刑，惠此下人，致之和平。立政伊何？必循道德。详刑伊何？必去烦刻。不以人从欲，不以枉伤直，故百度惟贞，万物作式。匪阳不生，匪阴不成，宽则政慢，猛亦取怨，酌于大猷，戒厥偏见，罔咈人志，罔兴人患。迩言必察，刍荛必询。奉无私之心，以诚其意；广无情之听，思得其真。喜怒有节，措置有伦，是以令肃如秋，化行如春。无迩恣人，无信侧言，恣人则败政，侧言乃惑听。罔攻异端，慎乃出令，知人不易，在观其行。事实求理，法乃因时。法非生弊，圣哲不为。导物类之情，以通其变；相天地之道，咸尽其宜。教必明于顺，动必虑于违，是以天覆之德，日用不知。六马并驰，在钧衔策；五音并奏，在理金石。苟去回邪，可行蛮貊，因人而理，自古不易。唐尧赭服，夏禹泣辜，以弼于理，冀迁其愚。宁漏吞舟，岂求噬肤？陷之于过，是曰毒痡。天监孔明，无臭无声，罔载尔伪，必先尔诚。蚁壤不防，太山可倾，患生所急，祸起所轻。故作事谋始，而戒于未形。予临兆人，道存化育，祇荷玄贶，幸清九服，一夫不获，若履深谷。思正其源，庶登于朴。监于往躅，书以自勖。"

又曰：杜希全将赴灵州，献《体要》八章，多所规谏。德宗深纳

之，乃著《君臣箴》以赐之。其词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从谏则圣，共理惟贤。皇立有极，骏命不易。总万机以成务，齐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独鉴，一目不能周视，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戏！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启沃之所宜，亘古今而未得？良以谠言者逆耳，谗谀者伺侧，故下情未通而上听已惑，俾夫忠贤败于凶慝。譬彼泾舟，蒸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国，不自得师？覆车之轨，予其惩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无良，亦臣之咎。闻诸辛毗，牵裾魏后；则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献替，以平可否；勿谓无伤，自微而彰；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事有隐而必见，令既出而焉悔？鼓钟在宫，声闻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将贞康以虚心，期尽忠而纳诲。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征，佑我文祖。君臣叶德，混一区宇。肆予寡昧，获缵丕绪。臣哉邻哉，尔翼尔辅。高秋始肃，我武惟扬，辍此禁卫，殿于大邦。恋阙方甚，嘉言乃昌，是规是谏，金玉其相。词高理要，入德知方，总彼千虑，备于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盘铭，周有欹器，或诫以词，或警以事。披图演义，发于尔志，与全镜而高悬，将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鲜慎厥终。汝其夙夜，明保朕躬。无曰尔身在外，而尔诚不通，一言之应，千里攸同。导彼遐俗，达余四聪，华夷仰德，时乃之功。既往既来，怀贤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又曰：贞元中，上赐群臣会宴于曲江。上令中使刘希昂宣慰，上赐诗曰："令节晓澄霁，四郊烟霭空。天清白露洁，菊散黄金丛。寡德荷玄贶，顺时休百工。岂怀歌钟乐，思与君臣同。至化在亭育，相成资始终。未知康衢咏，所仰惟年丰。"

又曰：张封建来朝觐，还镇，德宗赐诗曰："牧守寄所重，才贤生为时。宣风自准甸，授钺膺藩维。入觐展遐恋，临轩慰来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情词。报国尔所尚，恤人予是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谷雨将应候，行春犹未迟。勿以千里遥，而云无己知。"

又曰：贞元十八年九月，赐宰臣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宴于故马

璘池亭，御制《丰年多庆九日示怀》诗以赐群臣，曰："爽气肃时令，早衣闻朔鸿。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皎洁暮潭色，芬敷新菊丛。芳樽满衢室，繁吹凝烟空。惠洽信吾道，保和惟尔同。推诚致玄化，天下期为公。"

又曰：宪宗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玄宗撰《开元训诫》，思继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镜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可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权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贤臣》，六曰《纳忠谏》，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节俭》，十一曰《奖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谏畋猎》，十四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上自制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迹》。至是以其书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复遣中使程文幹以书屏六扇至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风，常所观览，故令遑将示卿。"藩等上表称贺。

又曰：文宗尝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之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帝嘉之。

又曰：裴度卧疾，文宗遣中使赐度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

又曰：文宗开成中驾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自春不雨，上孜孜忧勤，遍礼群望。至是甘泽屡降，中外感悦。上赋《喜雨》诗云："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弊虚陈礼，动天实精思。渐侵又夏节，复在三春时。霖深垂朱阙，飘摇入绿墀。郊坰既沾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忧乐，万方伫雍熙。"宰臣洎文武百官咸有属和。

《家语》曰：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语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风至之貌也。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时，得其时。阜，盛。

《穆天子传》曰：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天子乃休，日中，天子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哀，悯也。"我徂黄竹，员阆塞，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传曰：经启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恒念也。我徂黄竹，员阆塞，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有皎者鸰，鸰，鸟名。音路。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其寡，言守一居少乐。不如迁土，居无求安也。礼乐其民。言当以礼乐化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则淫，淫于游乐。不皇万民。"

《汉武帝集》曰：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为歌诗。

《西京杂记》曰：始元元年，黄鹤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鹤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薄，丑尔嘉祥。"

梁武帝《柏梁诗》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于是群臣各赋一句。

魏文帝《典论·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狐狸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鄴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年十)余又学击剑。桓灵时，有虎贲王越善斯术，河南史阿得其法于越，余从(何)[阿]学之甚精。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共饮，[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法，其能空手入白刃。时酒(后)[酣]耳热，方食蔗，以蔗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求为之，复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座，笑曰："昔阳

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授以秘术，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余于它戏弄之事少所喜，惟于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上雅好书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习《诗》、《论》，及(此)[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魏文帝《芙蓉池诗》曰：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灌溉，佳木遥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魏文帝《游宴诗》曰：置酒坐飞阁，逍遥临华池。神飚自远至，左右芙蓉披。绿竹映清水，秋兰被幽崖。月出照园中，冠佩相追随。客从南方来，为我吹参差。潜鱼犹伏浦，听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肃肃广殿阴，雀声愁北林。众宾还城邑，何以慰吾心？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三

文部九

诏 策 诰 敕 诫

诏

《释名》曰：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使照然知所由也。

蔡邕《独断》曰：制，诏。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

《文心雕龙》曰：皇帝驭寓，其言也神。渊嘿负扆，而响盈四表，其惟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王，事兼诰、誓。誓以训诫，诰以敷政。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典、训，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光武拨乱，留意词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采炳耀，不可加也。自魏、晋策诰，职在中书。刘放、张华，管于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以下，词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惟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已后，体宪风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晖；优文封策，则气含云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启戎变伐，则声存涛

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诏敕法，则词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书)[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玺封，尚书令即重封。露布州郡者，诏书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某官。他皆类此。

《汉书》曰：诫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诫敕。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甚也。

又曰：《淮南王安传》曰：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于诸父，辨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师古曰：书赐之也。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东观汉记》曰：第五伦每见光武诏书，常叹曰："此圣主也，当何由一得见，(快)[决]矣！"等辈笑之曰："汝三皇时人也，[尔]说将尚不[下，安]能动万乘主耶？"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可)[同]故耳。"

范晔《后汉书》曰：隗嚣宾客掾史多文才士。每所有事，当世才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答，尤加意焉。

《魏志》曰：明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帝引见刘放、孙资入卧内问之。放、资对曰："燕实自不堪大任。"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网)[纲]维帝室。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

又曰：蒋济上《万机论》，帝嘉之，入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当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既至，帝问曰："卿所闻见天下风教何如？"济对曰："未有它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

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戒，天子无戏，古人所慎，惟察之。"于是帝意解，追取前诏。

王隐《晋书》曰：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华；五曰去人事。

又曰：楚王玮既诛汝南王亮，寻又诏云："玮矫诏。"行斩刑。临死，出其怀中青纸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流涕而言："此诏书也，受此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枉受如此，幸见申列。"

《晋书·杨骏传》曰：武帝疾笃，未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少间，见所用者，乃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恐失权宠，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肯与。信宿之间，上疾遂笃。

又曰：齐王冏入宫，称诏废贾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

《晋中兴书》曰：初，显宗幼冲，见王导恒拜。又帝与导手诏，则"敬白"；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永制。

又曰：桓玄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愿陛下稽古帝则，令万世可法。"玄曰："此诏以行，今宣敕罢之。"

《后周书》曰：冀儁善隶书，特工摸写。魏文昌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及岳被害，太祖引为记室。时侯莫陈悦阻兵陇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伪作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悦。儁依旧敕摸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太祖说。费也头已曾得魏帝敕书，及见此敕，不以为疑，遂遣步骑一千受太祖节度。

《隋书》：后齐正[会]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诏牍长一尺三寸，广一尺，雌黄涂饰，上写"诏书"三。计会日，侍中依仪劳郡国计吏，问刺史大守安不，及谷价麦苗善恶，人间疾苦。又班五条诏

书于诸州郡国，使人写以诏牍一枚，长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亦以雌黄涂饰，上写“诏书”。正会日，依仪宣示使人。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爱人，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二曰人生坐勤，勤则不匮，其劝率田桑，无或烦扰；三曰六极之人，务加宽养，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给；四曰长吏华浮奉客，以求小誉，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谨察之；五曰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内外溷淆，纲纪不设，所宜纠劾。

又曰：陈梁制，诸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录数十[人]名，吏部(常)[与]参掌人共署奏。敕或可或不。其不用者，更铨量奏请，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书召)帖鹤头板，整威仪，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

又曰：周武平齐，得李德林，尝谓群臣云：“我常曰惟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王圣主，得麒麟凤凰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陛下圣德所感致。有大才用无所不堪，胜于麒麟凤凰远矣。”武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唐书·文苑传》曰：徐安贞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学士，每上属文作手诏，多令安贞视草。

《风俗通》曰：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辅正多有阙谬。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着板上，一劳而九逸。

崔元始《正论》曰：俚语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永平中，诏禁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为伤害其枝叶。又诏令雒阳幘工作幘皆二尺五寸围。人头各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诏不可从也。

蔡质《汉仪》曰：延熹中，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者，卖御物于市，市长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与三日期

擒贼。

曹植《说灌均上事令》曰：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

《语林》曰：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月不能见王公。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诏书，以五色纸着凤雏口中。

策

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礼》云："不备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篆书起年月，以命诸侯。三公薨及以免罪，悉以策书。

《隋书》曰：诸王、三公、仪同、尚书令、五等开国、太妃、公主拜册，轴一枚，长二尺，以白练衣之。用竹简十二枚，六枚与轴等，六枚长尺二寸。文出集书，皆篆字。哀册、赠册亦同。

《唐书》曰：刘迺字冰夷，为司门员外。崔祐甫秉政，素与迺友善。会加郭子仪"尚父"，以册礼久废，至是复行之。祐甫令两省官撰册文，未称旨。召迺至阁，草之立就，词义典雅。祐甫叹仰久之。

《后唐书》曰：同光三年，太常奏吴越王钱镠册礼。案礼文用竹册，上优其礼，敕以玉为之。议者以玉册帝王受命之重数，不可假之，非礼之宜也。

殷洪《小说》曰：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已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为。论者纷纭。及晋王为太傅，腊日大会宾客，勖子蒲时亦在焉。宣王谓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问仲宣，亦以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

诰

《尚书·商书》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又《周书》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

又曰：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正号。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李充《翰林论》曰：诫诰施于弼违。

《后周书》曰：苏绰。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奉行之。其词曰："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乎庶邦，用绥我王。"度词多不载。自是之后，文笔依此体。

《三国典略》曰：周太祖大飨群臣，史官柳虬执简书告于庙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孝、不才亦由公，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嘱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辨作诰喻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后世以予为口实。"

《唐书》曰：孙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颋、齐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练。

《晋史》曰：高祖令制诰之辞不得虚饰冗长，必须陈其实行，以正王言。

教

《尚书·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效也，言上为而下效也。

《文心雕龙》曰：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酌，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词中，教之善也。

《汉书》曰：京兆尹王遵出教令。

诫

《文心雕龙》曰：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极。汉高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太公金匮》曰：武王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曰：'余君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东方生传》曰：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应劭曰：容身避容也。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后汉书》曰：马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在交阯，还书诫之曰："闻人之过失如闻亲名耳，可得闻而口不得言也。好论人长短，妄有善恶者，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有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之。

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似反类狗也。"裴松之以为援此诫可谓切至之至，不刊之训矣。

杜恕《家事戒》曰：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间何者为恶，毅然如与阴阳合德。作人如此，富贵祸害何由而生？

陶渊明《道诫》曰：夫天地赋命，有生必有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汝辈既稚小不同，生当思四海皆为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此为成，因丧立功。它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雄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颜延年《廷诘》云：喜怒者，有性所不能无，常起于褊量而止于弘识。然喜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为体，宽愉为器，则为美矣。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怒烦性，稍忍即歇，故动无堕容，举无失度，则为善也。欲求子孝，必先为慈；将责弟悌，务念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傥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参差，人皆由损。枚叔有言：欲人无闻，莫若勿为。御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论语》云："内省不疚，何忧何惧？"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四

文部十

章表　奏　劾奏　驳奏

章　表

《释名》曰：下言上曰表，思之于内，施之于外也。

李充《翰林论》曰：表宜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文心雕龙》曰：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并陈词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即章表之义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戒，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事斯见矣。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初定制，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以谢恩，奏以案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青赤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表章之目，盖取诸此也。案《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枢要，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等)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美焉。昔[晋]文受策，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表，表不止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矣。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壮。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

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迨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同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驳)[骏]自叙，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为用，所以对扬王庭，照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典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苞，情位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驱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出。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

《东观汉记》曰：马援征寻阳山贼，上书除其竹林，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剔之。书奏，上大悦，出尚玺书。数日，黄门取头虱章持入。

张璠《汉记》曰：周举上书言得失。尚书郭度见之叹息，上疏，愿退位避举。常置其章于坐。

《吴志》曰：东莱太史慈，字子义。为郡奏曹史。会郡与州有隙，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出，郡守选慈以行。至洛诣公车，见州吏欲始通章。慈曰："章题署得无误耶？取视之。"先怀书刀，截败其章。因共亡去。遁还通章，州遂受短。由是知名。

《晋书》曰：乐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之，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

《后魏书·董绍传》曰：孝武崩，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劝进。令吕思礼、薛澄作表。前后再奏，帝尚执谦冲，不许。周文2曰："为文能动至尊，惟董公耳。"乃命绍为第三表，操笔便成。表奏，周文曰："开进人意，亦当如此也。"

又曰：胡方回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而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

又曰：邢劭善属文，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于时袁翻与范阳祖莹位望通显，文笔之美见称先达。以劭藻思华赡，深共嫉之。每洛中贵人拜职，多凭劭为谢章表。尝有一贵胜初授官，大事宾食。翻与劭俱在坐。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儿，常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劭恐为翻所害，乃辞以疾。

《北齐书》曰：卢询祖有术学，文章华美，为后生之俊。举秀才至郢。赵郡李祖勋尝宴诸文士，齐文宣使小黄门敕祖勋曰："蠕蠕既破，何无贺表？"使者伫立待之。诸宾皆为表。询祖俄顷便成，其词云："昔十万横行，樊将军请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归。"时重其工。

《三国典略》曰：周武帝下令：上书者并为表，于皇太子已下称启。

《后周书》曰：柳庆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已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隋书》曰：魏杨遵彦命李德林制让尚书令表，援笔立成，不加治点。因大相赏异，以示吏部郎中陆邛，云："已见其文笔，浩浩如河之东注，比来所见后生制作，乃涓浍之流耳。"邛仍命其子乂与德林周旋，戒乂："汝每事宜师此人以为模楷。"

《唐书》曰：令狐楚为太原掌记。郑儋在镇暴卒，不及指挥后事。军中喧哗，将欲有变。中夜，忽数十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逼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由是名声益重。

《典论》曰：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

《世说》曰：司马景王令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于颜色。钟会察其忧，问松。松以实答。会取为定五字，松悦服。以示景王，景王曰："不当尔耶！谁所定也？"曰："钟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来会。"平旦入见，至二鼓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博物志》曰：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云"昧死"。王莽慕古法，改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轻，宜稽首再拜。"

奏

陆士衡《文赋》曰：奏，平彻以闲雅。

《汉书杂事》曰：秦初之制，改书为奏。

又曰：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后，一诣帝。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文心雕龙》曰：昔陶唐之臣，敷奏以言。秦汉附之，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敷于下情进乎上也。秦始皇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故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术，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陈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臣，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谶，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世交屯夷：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辩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

《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辩，钟繇、王朗等虽名为魏相，至于朝廷

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

《唐书》曰：文宗尝谓侍臣曰："近日诸侯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实在其地之盛时。"

《论衡》曰：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

劾　奏

《文心雕龙》曰：案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奏)[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案劾。故位在鹫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俭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果劲而辞案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有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不(羌)[差]。然甲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入刚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此，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近世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刺骨为戾；覆似善詈，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墙者折肱，捷经者灭迹，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巧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恶，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留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也。

《晋书》曰：何曾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横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称焉。

又曰：敬思王怡字元愉。少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黄门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废，简文帝登祚，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怡奏劾温大不敬，请科罪。温视奏叹曰："此儿乃敢弹我也。"

又曰：刘毅以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京邑肃然。毅将弹河南

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蹂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不能杀鼠，何损于犬！"投传其背而去。

《南史》曰：徐陵为御史中丞时，安成王顼为司空，以帝弟之尊，权倾朝野。直兵鲍僧叡假王威风，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弹之。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状，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侍史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肃然。

《隋书》曰：郎茂为尚书左丞，时工部尚书宇文愷、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仕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禄锡优厚，拔葵去(职)[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示民轨物！若不纠绳，将亏政教。"愷与仲文竟坐得罪。

《唐书》曰：显庆中，中书侍郎李义府恃宠用事。闻妇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系大理，乃讯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或有密言其状者，上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鞫义府。义府恐泄其谋，遂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而特原义府之罪。侍御史王义方对仗叱义府令退，义府顾望，不肯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曰："府义请托公行，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风戒节，玉露启途，霜简与刑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伏请付法推断，以申典宪。"上以义府有定策之功，特释而不问；义方以毁辱大臣，贬为莱州司户参军。初，义方谓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所以未能决也。"母曰："吾闻王陵母自杀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也。"及义方

将赴莱州，义府谓之曰："王学士得御史是义府所举，今日之事，岂无愧乎？"对曰："义方为公不为私。昔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今义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奸臣于双阙之前，实以为愧。"

又曰：元和十二年，御史台奏请知弹御史被弹即向下承次，监奏或有故不到，即殿中侍御史于侍御史下立，以备其阙。臣伏以朝官入阁失仪，知弹侍御史先合弹奏，若弹奏失错，向上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递相弹奏，奏毕复入本班，候监奏出阁，然后待罪。此乃殿庭旧制，于事为宜。今若移一殿中于知弹侍御史下，防向上数人失错，如或殿中自错，则又更立何人？只合知弹御史便了，不必更差殿中。况乖故实，终虑驳杂。伏请自今已后，依阁内故事，纵知弹御史自有错失，不被弹奏，候班退，监奏毕，然后出待罪。冀从易，永得遵行。从之。

驳　奏

李充《翰林论》曰：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传长虞美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

《晋书·嵇绍传》曰：陈準薨，太常奏谥。绍驳曰："谥号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文武显于功德，灵厉表其暗蔽。自顷礼官协情，谥不依本，準谥为过，宜谥曰缪。"事下太常，时虽不从，朝廷惮焉。

《唐书》曰：许孟容迁给事中，论驳无所惮。贞元末，方镇殂殁，其主留务判官虽不得代位，亦例皆超擢，寖以为常。十八年，浙东判官武试，大理评事齐总，由是拜衢州刺史。孟容以总无出人才，一旦超为郡守，非旧制也。封还诏书。时久绝论驳，及孟容举职，班行为之惴恐。德宗开悟，召对慰勉，遂寝其事。

又曰：李藩为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也。"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论　议　笺　启　书记

论

李充《翰林论》曰：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

《文心雕龙》曰：论者，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论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别。至如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政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左《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乃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哉！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词忌枝碎也。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词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譬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词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汉书》曰：班彪遭王莽乱，避地陇右。时隗嚣据陇右。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彪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

息，乃著《王命论》以救其时难。

《后汉书》曰：王符耿介，不同于俗，困而愤恚，著书以讥当时。不欲彰名，号曰《潜夫论》。

又曰：仲长统字公理。每论古今世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

《晋书·裴頠传》曰：頠深患时俗放荡，不遵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重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大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又《范乔传》：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扬雄才学优于刘向。乔以为立一代之书，正群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扬刘优劣论》。

又曰：董养字仲道，陈留(俊)[浚]仪人也。(太)[泰]始初，到洛下，不干荣禄。及杨后废，养因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乎？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者)[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因著《无化论》以非之。

又曰：鲁褒字元道。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贪鄙，乃隐姓名，著《钱神论》。其略曰："市井便易，不患耗折；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又成公绥亦著《钱神论》。

《梁书》曰：范缜字子真，南阳舞阴人也。齐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预焉。子良精信释教，而缜不信因果，著《神灭论》以明之。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王筠难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缜答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

又曰：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等兄弟流离不能自振，平生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葛帔练衣，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到溉见其书抵(凡)[之]于地，终身为恨。

《后周书》曰：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

《隋书》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典论》曰：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谓天北方远者，视北方星宜细于三方矣。

《语林》曰：宋岱为青州刺史，著《无鬼论》，甚精，莫能屈。后有书生诣岱，谈论次及《无鬼论》，书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今得相制矣。"言终而失。明日岱亡。

又《幽明录》曰：阮瞻亦著《无鬼论》。俄而鬼见而瞻死。

议

《说文》曰：议，语也。

又曰：论，难也。

《周易·节卦》曰：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文心雕龙》曰：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百揆之举，舜畴五臣；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桓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

驳者，杂也。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之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矣。至如主父之驳挟弓，安国之辩匈奴，贾捐陈于朱崖，刘歆辩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芸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援博古，铨贯以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不剪，颇累文骨，亦有其美，风俗存焉。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施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顾事实于前代，观变通于当今，理不谬插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宜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浮词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之贵媵而贱女；楚鬻珠于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于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李充《翰林论》曰：在朝辩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各其美矣。

《三国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辩，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

又曰：齐主命立三格，朝士议之。太子少傅魏收为议，众皆同之。吏部侍郎崔瞻以父与收有隙，乃别立议。收读瞻议毕，笑而不答。瞻曰："瞻议若是，须赞所长；瞻议若非，须诘所短。何容读国士议文，直如此冷笑。"收但惭而竟无言。

又曰：齐魏收尝在议曹，与诸博士引据《汉书》论宗庙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韦玄成传》，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寻，迟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南史》曰：马褧，梁天监初，诏通儒定五礼，有司举褧修嘉礼，除尚书祠部郎。时创定礼乐，褧所建议多见施行。兼中书通事舍人，每吉凶礼，当时名儒明山宾、贺玚等疑不能断者，皆取决也。

《唐书》曰：天宝中，崔昌上封，推五行之运，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独见之明，群议不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论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鄜等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

又曰：张平叔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上意，以希大任，请加监榷贵集州郡。时宰不能夺，因下其议。韦处厚奏议，发十难以诘之，上然后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疏。

《独断》曰：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得言议异。

《金楼子》曰：余后为江州，副君赐报曰："京师有语云：论议当如湘东王，仕宦当如王克。"克时始为仆射领选也。

笺

《说文》曰：笺，表识书也。

《文心雕龙》曰：笺者，表也，识表其情也。崔寔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奉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幹笺记，文丽而规益；子桓不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廙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叙，情周而巧，笺之善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

《晋书》曰：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它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作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

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吏。

《异苑》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伦为文求尸，积日不得。设祭水侧，又投笺与河伯。经一宿，岸侧冰开，尸手执笺浮出。伦又笺谢之。

《博物志》曰：郑玄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尝为北海，玄是此郡人，故以为敬。

《世说》曰：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于事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道上，闻信至，急遣取笺，视之，竟寸寸毁裂。便回车，解衣帐中卧，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大喜，即发诏转为督（王）[五]部，守会稽。

启

《说文》曰：启，传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启。

张璠《汉记》曰：董卓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启事，然后得行。

《文心雕龙》曰：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盖其义也。孝景讳启，后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辩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晋书》曰：山涛为吏部。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书 记

《文心雕龙》曰：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染之简

牍，取象乎夬，贵在明决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令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吊赵宣以书，巫臣之责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服敬叔进吊书于滕君，故知行人繁辞多被翰墨。及七国献书，诡丽辐凑；汉来笔札，辞音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珠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音，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翰辞：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壹赠离，乃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皆尺牍之文也。详诸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咏风采，固宜涤荡以任气，优游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自战国已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辞义美哉。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也。

《汉书》曰：苏武与常惠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数使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遣还汉。

又曰：陈遵容貌奇伟，略涉传记，赡于文辞，善书。与人尺牍，皆以为荣。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吏西上，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机口占，目省官事数百封，亲疏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云，便于笔札，故时人云："谷子云之笔札，娄君卿之唇舌。"

《后汉书》曰：邓奉反于南阳。赵熹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熹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熹书，乃惊曰："赵熹真长者也。"即征熹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

又曰：窦章字伯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

荐。融集与窦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

《吴录》曰：王宏为冀州刺史，不发私书，不交豪族，号曰"王独坐"。

《蜀志》曰：先主辟马良，遂为掾。后遣使吴。良请亮曰："今衔国命，协穆二家。幸为良介于孙将军。"亮曰："君试自为文。"良即为草曰："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勋。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鲜于造次之华，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权大待之。

又曰：王平字子均。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占授作书皆有意。使人读史汉诸传，听之略知其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

《晋书》曰：何曾为三公，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

又曰：何绥字伯蔚，曾之孙也。位至侍中尚书。因以继世名贤，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甚简。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世，而务豪乃尔，岂其免乎！"刘与潘滔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

又曰：《荀勖传》云：勖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时将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帝用勖所作。皓既报命和亲，帝谓勖曰："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

又曰：简文辅政，引高松为抚军司马。桓温擅率众北伐，简文忌之。松曰："宜致书喻以祸福，自当回旆。"便于坐为书，草曰："寇仇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之大莫能加。斯非足下而谁？"

又曰：王恭将举兵讨谯，王尚之以谋告殷仲堪、桓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之信因庾(揩)[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簳中，合锡漆之。楷送于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揩)[楷]为诈。

《晋阳春秋》曰：刘弘为荆州刺史，每有兴发，手书郡国，叮咛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恭赴。咸曰："得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

沈约《宋书》曰：刘穆之、朱龄石并便尺牍。尝于高祖坐与龄石共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

又曰：徐湛之善于尺牍，音词流畅。

《南齐书》曰：周顒字彦伦，善尺牍。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齐春秋》曰：吴都张融字思光，临终及葬，征士何点使汝南风周英为书与融。谢瀹见，叹曰："此书虽漂宕不伦，亦有破的。"

《后周书》曰：梁台性果敢，有志操，不过识百字，口占书，词意可观。

又曰：柳庆，时父僧习为颍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选用未定。僧习谓子曰："权贵请托，吾并不用，其使欲还，皆须有答。汝等各以意为吾作书也。"庆乃具书，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选吏之日，有能者进，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习读书，叹曰："此儿有意气，丈夫理当如是。"即依庆所草以报。

《后唐书》曰：李袭吉掌太祖书记。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拘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尤健。自太祖上源之难，与朱温不叶。乾宁末，刘仁恭负恩，其间论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数百篇，誓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称之。天复中，太祖与朱温修好，遣张特致书，初叙相失之由，毒手尊拳之句，温怡然大笑，谓幕史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削弱如此，袭吉一函，抵二十万兵势，所谓彼有人可当也。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翔赧然而退。

《鲁连子》曰：燕伐齐，取七十余城，惟莒与即墨不下。齐田单

以即墨破燕军，杀将军骑劫，复齐城，惟聊城不下。燕将守城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书。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

《韩子》曰：郑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误于书中云"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悦之，曰："举烛高明者，举贤而任之。"因以之治也。

皇甫谧《高士传》曰：光武征严光，至。司徒侯霸使西之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居台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语？天子征我，三辞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得书。"乃口授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司，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无它言。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耶！"

《鲁国先贤志》曰：孔翊为洛阳令，置器水于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一无所发。弹治贵戚，无所回避。

《典略》曰：太祖尝使阮瑀作书与韩遂于马上，其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语林》曰：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郡人因寄百余函书至石头，悉掷水中，因视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达书邮。"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魏文帝集》曰：上平定汉中，族父都尉还书与余，盛称彼土地形势，观其词，知陈琳所为。

李充《起居诫》曰：床头书疏，亦不足视。或是他私密事，不欲令人见。见之纵不能宣，谁与明之？若有泄露，则伤之者至矣。

嵇康《与山涛书》曰：素不便书，不喜作书，而人间事，堆案盈

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堪。

延笃《答张奂书》曰：离别三年，梦想言念。何日有违，伯英来惠之。书盈四纸，读之及覆，喜不可言。

张奂《与阴氏书》曰：笃念既密，文章粲烂，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

《金楼子》曰：刘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置之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又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诔　吊文　哀辞　哀策

诔

《释名》曰：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

《说文》曰：诔，谥也。

《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郑司农云：劝防，引六绋。遣之日，读诔。累其行而读之，而作谥也。凡丧事(孜)[攷]焉。为有得失。小丧，赐谥。小丧，卿大夫也。

《礼记·檀弓》曰：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愁)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

《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惟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

又《檀弓上》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二人赴敌而死。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马，非御与右之罪。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传》曰：诔者，累其行迹而为之谥也。

《汉书》曰：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应劭曰：诸侯王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赐与谥及哀策诔文也。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师古曰：大鸿胪者本名典客，后改曰大鸿胪。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属官也，后改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书诔其行。

《东观汉记》曰：杜笃字季雅，客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之，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世祖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魏志》：明帝诏曹植曰："吾既薄才，至于赋诔，特不闲。从儿陵上还，哀怀未散，作儿诔，为田家公语耳。"答曰："奉诏，并见圣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诔，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句句感切，哀动圣明，痛贯天地。楚王臣彪等闻臣为读，莫不挥涕。"

《晋中兴书》：郗超死之日，贵贱操笔为诔者四十余人。其为物所宗如此。

《齐书》曰：谢超宗有名誉，善属文，为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

《文章流别传》曰：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

《文心雕龙》曰：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士大夫之才，临丧能诔。诔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详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而不诔长，其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迨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愁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鹿撮其要，而执疑成篇，安有诔德述遵，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德，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结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顾眄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辩洁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叙悲，易入新丽，所以隔代相望，能征厥声者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贵在简要。陈思功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诔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触类而长，傅

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霞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切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遐言以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瞬乎若可觌；送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文心雕龙》曰：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轻浮有似于蝴蝶，永蛰颇拟于昆虫，施之尊极，不其蚩乎？

《南史》：宋谢庄作宣贵妃诔曰：“赞[轨]尧门”，方之汉（钧）[钩]弋也。及废帝即位，下庄于狱，曰：“卿作此诔时，知有东宫否？”

《列女传》曰：柳下惠死，门下将诔之，妻曰：“将述夫子德耶？二三子不若妾之知之。”乃为诔曰：“夫子之信，诚与人无害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

《世说》曰：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淡水，同此玄昧。”孝伯见云：“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又曰：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陆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

吊　文

《文心雕龙》曰：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亦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人亡，故同吊也。及晋筑虎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害民构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以殒身，或狷介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自贾谊浮湘，发愤而吊屈，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意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序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脃。班彪、蔡邕，并

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故胡阮之吊夷齐，褒丧而无文，仲宣所制，讥诃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词巧而文繁。降斯已下，未有可称者矣。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析割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左传·庄十一年》曰：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史记》曰：相如从上至长杨，还过宜春宫，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东驰(工)[土]山兮，北揭石濑；(弭)[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

《汉书》曰：扬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抚《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骚》。

《祢衡别传》曰：南阳寇柏松记刘景升当蹔小出，属守长胡政令给视之。柏松父子宿与政不佳。景升不在，柏松子在后罗人盗迹胡政无状，便尔杀之。景升还，惭悼无已，即治杀胡政，为作三牲，醊焉。正平为作板书吊之。时当行在焉，上驻马授笔，倚柱而作之。

祢衡吊张衡，其辞曰："南岳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乱)[辞]，扬手文飞。昔伊尹值汤，吕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独(植)[值]汉。苍蝇争飞，凤凰已散。元龟可羁，河龙可绊。石坚而朽，星华而灭。惟道(与)[兴]隆，悠悠永靡绝

(滞)。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声永流。周旦先没,发梦孔丘。余生虽后,身亦存游。士贵知己,君其勿忧!"

糜元吊比干曰:余既诘纣之后,又感比干亢辞进谏,不顾其身,而受刳屠之戮。杀身之后,纣不悔寤,适足快凶君之心,而无益于世。故复责而吊之。

糜元吊夷、齐曰:少承洪烈从戎子王侧,闻先生饿于首阳,敢不敬吊?寄之山冈,呜呼哀哉。夫五德更运,天秩靡常。如有绝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尧终于虞舜,禹殄于成汤。且夏后氏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为有失,则帝乙亦有伤。子不弃殷而饿死,何独背周而深藏?所行谁路?而子涉之!首阳谁山?而子匿之!彼薇谁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读周之书,弹周之琴,饮周之水,食周之茶,而谤周之主,谓周之淫:是诵圣之文,听圣之音,居圣之世,而异圣之心。

束皙《吊萧孟恩文》曰:东海萧惠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皙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旦夕同游,分义早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胤。时有伯母从兄之忧,未获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旧友人阳平束皙谨请同业生李察奉脯脩一束,麦糒一器,以致词于处士萧生之墓,曰:呜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耶亡耶?莫之能测。敬荐薄馈,魂兮来食。孟恩孟恩,岂犹我识。

束皙吊卫巨山曰: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举兵,害太保卫公及公四子三孙。公世子黄门郎巨山与皙有交好,时自本郡来赴其丧,作吊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旧友,阳平束皙,顷闻飞虎肆暴,窃矫皇制,祸集于子,宗祊几灭。越自冀方,来赴来祭,遥望子弟,铭旌丛立。既窥子庭,其殡盈十。徘徊感恸,载号载泣。敛袂升阶,子不我楫,引袂授祛,子不我执。魂兮魂兮,于焉栖集!

李充吊嵇中散曰:先生挺邈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荣庄,聊与抽簪。味孙

觞之浊醪，鸣七弦之清琴；慕义人于玄旨，咏千载之徽音；凌晨风而长啸，托归流而永吟。乃自足于丘壑，孰有愠乎陆沉？马乐厚而翘足，龟悦涂而曳尾。畴庙堂之是荣，岂和铃之足视？久先生之所期，差玄达于遐旨；尚遗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时命之不丁！冀后凋于岁寒，遭繁霜而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投明珠以弹雀，捐所重而为轻。谅心不爽，非大雅之所营。

袁宏友李氏吊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自非贤智之流，不可以褒贬明德，拟议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为人，可谓命世之杰矣。观其德奇伟，风韵劭邈，有似明月之暎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若夫吕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钟会者，天下之恶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恶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显。然夜光匪与鱼目比暎，三秀难与朝华争荣，故布鼓自嫌于雷门，砾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道之丧也，虽智周万物，不能遣绝粮之困；识达去留，不能违颠沛之艰。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怀；捡乎迹者，必以纤芥为事。达人之获讥，惧高范之莫全。凌清风以三叹，予抚兹而怅焉。闻先觉之高唱，理极滞其必宣。候千载之大圣，期百王之明贤。聊寄愤于斯章，思慷慨男儿而泫然。

哀辞

《文章流别传》曰：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菑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文心雕龙》曰：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哀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也。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腹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至于显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

华，而未极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性，故兴言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惜加乎容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体奢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班固《马仲都哀辞》曰：车骑将军顺文侯马仲都，明帝舅也。从车驾于洛水浮桥，马惊，入水溺死。帝谓侍御史班固为马上三十步哀辞。

《南史》曰：刘孝绰三妹，一适东海徐悱，文尤清壮，所谓刘三娘者也。悱为晋安郡，卒，丧还建业。妻为祭文，词甚凄怆。悱父勉欲为哀辞，见之乃阁笔。

《三国典略》曰：齐文宣崩，杨愔选其挽歌，令乐署歌之。其魏收四首，阳休之、祖珽、刘逖各二首，卢思道八首入用。于是晋阳人谓卢思道为"八采卢郎"。北营刺史李愔戏谓逖曰："卢八问谂刘二。"逖每衔之。至是，愔上《感思赋》，自陈文宣之世遭遇谗谮。逖为帝奏其文诽谤先帝。齐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捶三十，熟鞭之百，何如唤刘二时？"

哀 策

《文章流别传论》曰：今所哀策者，古诔之义。

《世说》曰：王东亭梦人以大笔与之，如椽子大。觉曰："当有大手笔事。"少日，烈宗崩，哀策谥议皆王所作。

《国朝传记》曰：褚遂良为太宗哀策文，自朝还，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

又曰：崔融司业作武后哀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移　露布附

檄

《说文》曰：檄，二尺书也。

《释文》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也。

李充《翰林论》曰：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老》，可谓德音矣。

《起居诫》曰：军书羽檄，非儒者之事。曰，一家奉道法，言不及杀，语不虚诞，而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请姑舍之，以待能者。

《文心雕龙》曰：昔有虞氏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诰之词，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不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曝彼昏乱，刘献公所谓告之以文词，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菁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祠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布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词伐罪，非惟致果为毅，抑亦厉词为武；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桴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凶之胆，订信顺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意切事明。陇右文(得檄之)士，得檄之体也。陈琳之

檄，壮于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词书衅，皦然曝露。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凡檄之大体，或述休明，或叙否剥，指天时，审人事，验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鑿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作，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飚词，各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词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

《史记》曰：张仪，魏人。尝从楚相饮，相亡璧，意仪盗之，掠笞数百。后仪既相秦，为檄告楚相曰："吾从汝饮，不盗汝璧；善守汝国，我且盗汝城。"

《汉书》曰：申屠嘉为丞相，邓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嘉为檄召通，曰："不来且斩。"通恐，又言于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不为礼，责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决。"敕史令行斩之。通顿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节召通，而谢嘉曰："此吾弄臣，君释之。"

《东观汉记》曰：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余间讲经艺。

又曰：卢江毛义，性恭俭谦约，家贫，以孝行称。南阳张奉闻其名，往候之。坐有顷，府檄到，当守令，义摄檄，持入白母，喜甚。事具孝门。

《后汉书》曰：耿恭为戊己校尉，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喜，遣使献名马。

又曰：隗嚣，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

《魏书》曰：陈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病。"太祖平邺，谓陈琳

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太祖爱其才，不咎。

又曰：刘放善为书檄，三祖诏命，有所招喻，多放之所为。

《张华别传》曰：驾西征钟会，次长安。华兼中书侍郎，从行，掌军中书、疏、檄文，帝善之。

《晋书》曰：易雄，长沙人也。为春陵令。刺史谯王承既拒王敦，将谋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驰檄远近，列王敦罪。西城陷，为其所虏，意气慷慨，神色无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雄，而数之。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王室如毁，安用生为？今日即戮，得作恶鬼，乃所愿也。"敦惮其辞正，释之。众人皆贺，雄笑曰："昨夜梦乘车，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车傍有斤，吾其戮乎！"寻而敦遣杀之。当时见者，无不伤惋。

又曰：张轨为凉州刺史时，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越初为梁州刺史，而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而阴谋伐轨。乃遣兄镇及曹祛、曲佩移檄废轨。轨遣主簿奉表谄阙，将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蹋折镇檄，排阁入谏，轨默然从之。

又曰：元帝遣扬威将军甘卓、建威将军敦逸攻周馥于寿春。安丰太守孙惠卿众应之，使谢擒为檄。擒，馥之故将。馥见檄，流涕曰："必谢擒之辞。"擒闻之，遂毁草。旬日，馥众溃。

《续晋阳春秋》曰：何毋忌母，刘牢之姊也。无忌与高祖谋，夜于屏风里制檄文。母潜于屏风上窥之，既知其谋，大喜，谓曰："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为中书郎。书檄云集，含不起草。

《北齐书》曰：高祖西讨，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请以孙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授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

《梁书》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并下于狱。子仙檄湘东曰："既瞎且聋，尔勇伊何？"即书记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毁，湘东弗知。僧辩购炯，获之，酬钱十万。炯既不敢谒见，遂谄事于僧辩。自此，军书咸出于炯。

又曰：伟玉，洛阳人也。学通《周易》。尝在淮阳，赋诗曰："平明听战鼓，薄暮叙存亡。楚汉方龙斗，秦关阵未央。"既至江陵，系之于狱，以诗赠湘东嬖人，曰："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何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又上五十韵诗，以希不死。湘东爱其词翰，犹欲未诛。左右嫉之，乃曰："伟前作檄文，言词不顺。"湘东所视，其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湘东大怒，钉其舌于柱，剜其脐，抽其肠出，乃斩之。

《陈书》曰：赵知礼涉猎文史，善书翰。武帝之讨元景仲也，或荐之，引为记室。知礼涉文赡速，每召制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

又曰：顾野王博识洽闻，侯景之寇，郡将衣君正举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尝立草。

《国朝记传》曰：元万顷初为契苾何力征高丽，管记·作檄书云："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流岭南。

《唐书》曰：李巨川为华州掌书记，时李茂贞犯京师，天子驻跸于华。韩建以一州之力供亿万乘，虑其不济，遣巨川传檄天下，请助转饷，同臣王室，完葺京城。西方书檄，酬报辐凑。巨川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时巨川之名，闻于天下。

移

《文心雕龙》曰：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人随者也。相如之《难蜀(尤)[老]》，文晓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词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简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众资移。所以洗灌民

心，坚明符契，意用小异，而体大同也。

《汉书》曰：刘歆字子骏。成帝时与父向俱领校书，讲六艺、传记。后王莽篡位，为京兆尹。哀帝时，与五经博士讲论，诸儒博士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

《后汉书》曰：韩馥见民情归袁绍，忌方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瑁乃诈为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

《齐书》曰：孔稚珪字德璋，会稽人也。周彦伦隐于北山，后应诏出为盐官令，欲过北山，乃假山灵之意，移书于北山。

《三国典略》曰：卫襄字叔辽，河东人。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时有白波贼众数万人，官兵诛伐不能平。贼曰："使叔辽要我，愿散。"于是襄为移书，即平定。

王隐《晋书》曰：毛宝据邾，城陷，宝尸沉江不出。戴洋移告河伯，死尸立出。

梁《裴子野传》曰：普通七年，大举北侵，敕子野为移魏文，受诏立成。武帝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遣上。子野徐起，操笔撰之，昧爽便就。人奏，武帝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之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问其文速者，子野答言曰："(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

露布附

《文心雕龙》曰：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视听也。

《后汉书》曰：鲍永为司隶校尉，子昱复拜焉。后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

文书不着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

《后(汉)[魏]书》曰：邢峦从征汉北，峦后至。高祖曰：“至此以来，未擒灭。城隍土崩想在不远，所以缓攻者，正待中书为露布耳。”

又曰：高祖为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板，惟傅修耳。”

《魏书》曰：高祖车驾南伐，以韩显宗统大军，破萧鸾军，斩其将高法援等。显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贼斩师，殊益军势。朕方攻坚，何为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王肃获贼二三匹驴马，皆为露布。臣(布)[在]东(亲)[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

又曰：彭城王勰从征齐军，帝令勰为露布。[对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岂是大用？”帝曰：“汝亦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人咸谓御笔。帝曰：“非兄即弟，谁能辨之？”勰对曰：“子夏被嗤于先圣，臣又荷责于今来。”

《后(魏)[周]书》曰：宇文神举。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讨擒之。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贼平见获，解衣将伏法。神举素钦其才名，乃释而礼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礼贤如此。

又曰：(周人)吕思礼好学有文才，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则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沙苑之捷，命为露布，食顷使成。周文叹其工而速。

《北齐书》曰：杜弼从高祖破西魏于邙山，命为露布。弼即书绢，曾不起于草。

《世说》曰：桓武北征时，袁虎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停辍，俄顷得七纸，殊可观。王东亭亦在侧，绝叹其才。

《国史补》曰：李晟破朱泚，德宗览收城露布，云："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论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于公异之词也。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壎坎而终。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契劵　铁劵　过所　雪丁

符

《说文》曰：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

《释名》曰：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传行之。

《文心雕龙》曰：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代以书翰矣。

《史记》曰：秦昭王破赵长平，又进围邯郸。魏昭王之子无忌号信陵君，其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数遗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相属，谓公子曰："今邯郸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独不怜公子姊也？"公子患之，过侯嬴问。屏人语曰："嬴闻晋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姬为公子死无所辞。公子诚一开口，以请如姬，姬必许诺。"公子从其计。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遂矫魏王令，夺晋鄙兵进击秦，秦军遂解。

又曰：吕不韦说华阳夫人，请立子楚。夫人然之。承太子问，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

《汉书》曰：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守相为铜虎竹使符。应劭曰：银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郡合符，符合乃听之。竹使以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终军从济南当诣博

士，步入关，关吏与军繻，张晏曰：繻音须。繻，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臣瓒以为汉出入关用传，犹今之过所。军弃繻而去。后为使，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

《后汉书》曰：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竹未)[策]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汉记》曰：延(嘉)[熹]五年，长沙贼起，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

又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长安，买符以入函谷关。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后果如本心。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符书曰"上将军"，与两空札置笥中。大集会三老、从事，令刘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将军，三老等即皆称臣。

《隋书》曰：高祖颁青龙符于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驺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又颁木鱼符于外官五品已上。

炀帝顾谓樊子盖曰："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特宜持重甲五百人而后出，此亦勇夫重闭之义也。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凡可以施行，无劳形迹。今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铜兽。"

《列女传》曰：楚昭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平王子，昭王珍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渐台而上之去。渐台，水上之台。王闻江水大，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请，夫人曰："王召宫人

皆以符令，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而行。”使者反取符未还，则大水至，台驰坏，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守义死不为苟，处约持信，以成其贞。”乃号曰“贞姜”。

契 券

《释名》曰：券，绻也，相约束绻，绻为限以别也；大书中央破别之。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说文》曰：券，契也。别之书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汉书》曰：高祖微时，好酒及色。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两家常折券弃责。以简牍为契券。既不征索，故折毁之，弃其所负也。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书券曰：“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无绝世也。”

《东观汉记》曰：樊重字君云，南阳人。家素富。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遣令焚削文契。债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晋书》曰：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郡别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

《宋书》曰：顾绰，觊之子也。有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债。觊之禁不能止。及觊之为吴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言远近，皆不须还。绰叹懊弥日。

《唐书》曰：太宗时，东谢渠帅来朝。东谢者，南蛮之别种也。在黔安之东，地方千里，其俗无文书，刻木为约。

又曰：罗让为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者曰：本某处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惟老母耳。让惨然焚其券书，以女奴归其母。

《梦书》曰：券契为有信，梦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龙》曰：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其遗风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约束。约束以备，情伪自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髯奴，则券之谐也。

《战国策》曰：孟尝君使冯驩收责于薛，曰："责毕，市吾家所寡者。"冯驩召民，毕集，以责赐民，因烧其券。还见孟尝君曰："君家所寡者，义也。臣窃矫命，舍责以赐民，此为君市义也。"

魏子曰：仲尼无券契于天下，而德著于古今，善恶明也。

王褒《僮约》曰：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冢颠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冢)[家]，不要为它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邪?"惠曰："奴(父讶)[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之。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不能为也。"子渊曰："诺。"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浚渠缚落，钼园(研)[斫]陌，杜(髀埤)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卢。居当穿臼缚帚，栽芋凿斗，织履作(鹿)[麤]，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种姜养羊，长育豚驹。二月春分，(披)[皮]樱种瓜作(日愔)音昨。瓠别茄，披葱，焚槎发芋。鸡鸣起舂，(鱼)[兼]落三重，调治马(驴)[户]，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饮酒裁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用钱，推纺垩，(败搜)[贩樱]索，绵(席)[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池中掘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樱栟榈也。皮可为绳作也。音凿。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发。马户，水门也。蜀每落流水养鱼，欲食乃取之。纺垩，白堵地。蹉，市名。武都县出名茶，杨氏池出好。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自教精慧，不得痴愚；持斧入山，断辖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几、木履及彘盘；焚

薪作炭，罍石薄岸，治舍盖屋，削书伐牍，日暮欲归，当送千薪两三束；四月当披，九月当获，十月拔豆，(揄麦)[抡麦]窖芋，南安拾栗、采橘，持车载辏，多取(薄茅)[蒲苎]，(盖)[益]作绳索；(两)[雨]堕无所，为当编蒋、织薄，植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尺)[树]为行，果类相从，从横相当；果熟收敛，不得吮尝；犬吠当起，惊告邻里，栉门柱户，上楼击鼓，持盾曳矛，还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游；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若[有]私钱，主给宾客，奴不得有奸私，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读券文适讫，辞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也。"辏，车辋也。罍石，竹笼盛石以薄岸也。豕槩，猪槽也。南安县出漂揄。麦，种麦也。十月民输租载辏有利也。汉时官不禁报怨，民家皆作高楼致其上，有急则上楼，击以告邑里令救助也。

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际，至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大高。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瓶奴，名宜勤。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间(请)[谓]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读书。公府事一不上券，则不为。"公府作券文曰："取东海巨盐，东齐羝羊，朝歌浦荐，八板牮床；(真)[负]之安邑，梨栗之乡，常山细缣，赵国之编，许昌[之]总，沙房之绵。作车当取高平(英)[荚]榆之毂，无尾髑髅之状，太良白槐之辐，河东茱萸之辋。乱栉桑辕，太山桑光，长安双入白乌钉锁，巧手出于上方。见好弓(朴)[材]，可斫千张。山阴青枧，乌嗥柘桑。张金好墨，过市数蠡。(开)[并]市豪笔，备即写书。皞角幘道，金案玉碗。宜勒供笔，更作多辞。"乃敛吾绢而归。

《邵氏家传》曰：邵仲金好赈施。年八十一，临卒，取其贷钱物书券，自于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孙，不欲复以贿利累之。"及贷者还钱，子孙不受，曰："不能光显先人，岂可伤其义乎？"

铁 券

《东观汉记》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贼盖登称太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铁券十一。后伏诛。

《晋中兴书》曰：初，闵帝在关中，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

又曰：应詹督天门等郡。天门、武陵黟蛮并反，詹诛其魁帅，余皆当降。自元康已来，政令不洽，黟蛮怀化，数郡无忧。其后州郡所有败，惟詹独保之一境。

《三国典略》曰：梁任果降同。果字静鸾，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远来，待以优礼。后除始州刺史，封乐安公，赐以铁券，听世传袭。

又曰：侯景围台城，陈昕说范桃捧，令率所领二千人袭杀王伟、宋子仙，带甲归降，桃捧许之。使昕夜入宫城，密启梁主。梁主大悦，命使纳之，并镌银券赐桃捧，曰："事定日当封汝为河南王。即有景众，并给金帛女乐，以报元功。"而太子恐其诡诈，犹豫不决。

《隋书》曰：李穆累以军功进爵为伯。从太祖击齐师于郎山，太祖临阵坠马，穆突围而进，以马策击太祖而詈之，授以从倚，溃围俱出。贼见其轻侮，谓太祖非贵人，遂缓之。以故得免。即而与穆相对泣，顾谓左右曰："成事我者，其此人乎？"即令抚慰关中，所至克定，擢授武卫将军，赐以铁券，恕其十死。

又曰：越王侗立，以段达为纳言、右翊卫大将军，摄礼部尚书，王世充亦纳言、左翊卫大将军、摄吏部尚书，元文都内史令、左骁卫大将军，卢楚亦内史令，皇甫无逸兵部尚书、右武卫大将军，郭文懿内史侍郎，长文黄门侍郎，委以机务，为金书铁券，藏之宫掖。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

《唐书》曰：李怀光既解奉天之围，不获朝见，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谕旨，加太尉，赐铁券。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赐怀光，是使反也。"上遂幸(也)梁(洋)[州]。

过 所

《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或曰：传，传也，转移所在，识以为信也。

《史记》曰：宁成为右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

《汉书》曰：文帝十三年，诏除关无用传。张晏注曰："传，信也。若今过所。"李奇曰："传，棨也。"颜师古曰："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

《魏略》曰：仓慈为敦煌太守，胡欲诣国家，为封过所。廷尉决事曰：廷尉上广平赵礼诣雒治病。博士弟子张策门人李臧赍过所诣洛。还，责礼冒名渡津。平裴谅议礼一岁半刑，策半岁刑。

《晋令》曰：诸渡关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有所写一通，付关吏。

零 丁

《齐谐记》曰：国步山有庙，又一亭。吕思与少妇投宿，失妇。思逐觅，见一大城，厅事一人，纱帽冯几。左右竞来击之，思以刀斫，计当杀百余人，余者便乃大走。向人尽成死狸。看向厅事，乃是古始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见一群女子在冢里，见其妇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于先女子，有数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脚、面成狸者。须臾天晓，将妇还亭。亭吏问之，具如此答。前后有失儿女者，零丁有数十。吏便敛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随家远近而报之，各迎取。于此后一二年，庙无复灵。

戴良字文让，失父，零丁曰："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为积，恶致灾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伤，当以重币缯用相赏，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卷如戟，

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猎狗，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牙齿，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米糞杯。”

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品量文章　叹赏　改易　诋诃

品量文章

《后周书·薛寘传》曰：前中书监卢柔，学业优深，文藻华赡，而寘与之方驾，故世号曰“卢薛”焉。

《梁书》曰：何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梁元帝著论云：“诗多而能者，沈约；文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三国典略》曰：刘逖字子长，少好弋猎骑射，后发愤读书，颇工诗咏。行台尚书席毗尝嘲之曰：“君辈词藻，譬若春荣，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雕倅。”逖报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荣，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书》曰：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也。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烛)[蠋]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

张鹭字文成，凡八登甲科。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

杨盈川，华州华阴人。少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皆为一时宗匠，崔、李尝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则可企而致，盈川之言不信矣。”张说

谓人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为误矣。"

李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举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体温丽，少宏杰之气。"颖士词锋俊发，华自以所业过之，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污之如故，置于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之曰："此文何如？"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加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

又曰：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魏文帝《典论》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此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矣。里谚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翰)[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逸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幹之《玄猿》《漏卮》《员扇》《橘赋》，虽张、蔡不足过也。然于它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

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杨、班之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论，成一家之言。

傅子曰：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中，歆才学通而行邪。《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

李充《翰林论》曰：潘安仁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

《抱朴子》曰：世谓王充一代英伟，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枯枝，沧海流芥，未易贬者。

又曰：欧阳生曰："张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远过二陆。"

又曰：张、潘与二陆为比，不徒骤步之间也。欧阳曰："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

又曰：秦时不觉无鼻之丑，阳翟憎无瘿之人。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

叹 赏

《晋书》曰：张载为《漾氾(池)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谭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

又曰：张华字茂先。阮籍见华《鹪鹩赋》，许以王佐之才，中书郎成公绥亦推华文义胜己。

陆机弟云尝与机书云："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源逸，亦一代之绝乎！"

《南史》曰：王筠字元礼。善属文。沈约每见其文，常咨嗟，谓曰："昔蔡伯喈见王仲宣曰：'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筠尝以诗呈约，报书叹咏，以为后进擅美。约又尝谓筠叔志曰："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秀。"

又曰：谢朓好奖人才。会稽孔阁粗有文笔才，未为时人所知。孔稚珪尝令草让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其好善如此。

吴均《齐春秋》曰：丘灵鞠善属文，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上挽歌诗云："云横广陌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赏之，即转为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参军。

《唐书》曰：封敖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敖构思敏速，语近而理胜，不务奇涩。武宗深重之。尝草《赐阵伤边将诏》警句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览而善之，赐之宫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鹘，诛刘稹。议兵之际，同列或有不可之言，惟德裕筹计相画，竟立奇功。武宗赏之，封卫国公守太尉。其制语有"遏横议于风波，定奇谋于掌握，逆稹盗兵，壶关昼镞，造膝嘉话，开怀静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制出，敖往庆之。德裕口诵此数句，抚敖曰："陆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语，秉笔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敖，深礼重之。

又曰：冯定为太常少卿。文宗每临乐鄙郑、卫，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定统乐，立于庭。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奏定之名。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遂召升阶，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以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

《世说》曰：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曰："卿试掷置地，要作金石之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又曰：左思字太冲。作《三都赋》，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甚惬。后示张华，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请序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又曰：庾仲初作《扬都赋》成，呈庾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是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颜世家训》：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惟服谢咏。置几案，动辄讽吟，味其文。

改　易

《语》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汉书》曰：(倪)[兒]宽善属文。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传)[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吏)[史]，之北地(租)[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薄。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吏莫知所为。宽言其意，掾吏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张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部)[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意)。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向学，以宽为奏献掾。

《晋书》曰：袁宏从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读其《北征赋》，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但灵物以瑞德，奚受体于虞者？究尼父之恸哭，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必传千载，无容率尔。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结事，然于写送之致，似未为尽。"桓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曰："感不绝于予心，怨流风而独写。"珣讽味久之，谓滔曰："当今文章之美，当共推此生。"

《宋书》曰：王诞字茂世，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出本示诞曰："犹少叙节物一句。"诞便揽笔益之，接其"秋冬代变"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叹美，因而用之。

《齐书》曰：张融作《海赋》，文词诡激，独与众异。后以示镇军将军徐觊之，觊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

《齐书·刘绘传》曰：鱼复侯子响诛，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为表，须臾便成。嶷叹曰："祢衡何以过此！"惟足八字文：提携鞠养，俯见成人。

《后魏书》：高祖尝宴侍臣于清徽堂，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彭城王勰诗，高祖仍为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府)[令]之举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掘才，见本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雕琢一字，犹是(王)[玉]之本体。"勰曰："臣闻诗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唐书·文苑传》曰：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

《三国典略》曰：齐王在东山饮酒，投杯怒赫，召魏收于前，立为书曰："朕历数在射，志清四海，蕞尔秦陇，久阻风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当训旅誓众，天动云临。朕已下木汾流，成船晋地，便当躬先将士入王畿，径掩长安，枭彼凶首。朕与梁国，旧敦好睦，闻

其奸计，乃欲规谋。宜令上党王涣，总勒熊熊，星流风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闻知。”书成，齐王览之，于“凶首”下足九言曰“虽藏山没水，终不纵赦”。于是遣涣南侵。

曹植与杨修书曰：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常叹此言达，以为美谭。

《世说》曰：司马景王令中书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于颜色。钟会察其忧，问松。松悦，以实答。会取为定五字，悦服之，以呈景王。景王曰：“不当尔耶，谁所当也？”曰：“钟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令来日平旦入见。王独抚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才也。”

诋　诃

曹植与杨修书曰：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椅摭利病。

《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作《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置笔砚，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思恐时人未之见重，先以示皇甫谧。谧称善，为其赋序。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助庾切。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遂（成当以）辍笔焉。

《三国典略》曰：齐有大儒刘画，恨不学属文，力复缉缀作赋一首，名为《六合》，自谓绝伦。魏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其见赋，又愚于名。”

又曰：邢劭尝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之，乃言曰：“劭常于《沈休文集》里作赋，何意道我偷任

语!"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颜之推尝以二公之意问于祖珽,珽曰:"见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优劣。"

又曰: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毁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读沈文集,半不能解,何事论其得失?"谓收曰:"未有与卿谈。"收去避之。

《隋书》曰:高构以老病解职。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有文笔,必先以草呈构,而后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

隋庾自直少好学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

《唐书·文苑传》曰: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国朝传记》曰: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迟

思　疾

《汉书》曰：枚皋年十七，上书（曰）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皋为文疾，受诏辄成；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亦具赋门中。

又曰：淮南王安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作《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余岁，读诵持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诗。植援笔立成。太祖异之。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若不成，加军法。植即应声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

又曰：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人常以为宿构。

《齐书》曰：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措，吴兴人；江珙，音拱。济阳人。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令措、江珙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

《梁书》曰：高祖目裴子野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促令送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具草。

《南史》曰：朱异音怡，又音异。迁散骑常侍。异容貌魁梧，能举止。虽出自诸生，甚闲军国故实。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又曰：蔡景历，陈武帝镇朱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景历对使人答书，笔不停缀，文无所改。帝得书甚加钦赏，即日板授北府中记室参军。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发傉内沃切。檀子礼，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异之，拟于曹子建。

《北齐书》曰：魏收，钜鹿人，以文章见知。曾奉诏为封禅文，收对曰："封禅者，帝之盛事。昔司马长卿尚绝笔于此，以臣下材，何敢拟议。臣虽愚浅，敢不竭作？"乃于御前下笔便就，不立藁草，文将千言。黄门侍郎贾思(问)[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自武定二年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构。速敏之工，邢、温之所不逮。

《梁书》：范云少机警(其)[有]识，(具)[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疑其宿构。

《萧介传》曰：初，武帝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帝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国略》曰：高澄嗣渤海王，闻谢挺、徐陵来聘，遣中书侍郎陆昂于滑台迎劳。于席赋诗，昂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亦以敏速见美。

梁庾肩吾少勤学，能鼓琴，善属文。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谓之曰："吾昔闻汝能作诗，今可作。若能，当赦汝命。"肩吾便操笔立成，诗曰："发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子仙乃释之。

又曰：阴镒字子坚，梁右卫将军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于陈主，陈主召使赋新成安乐宫。（镒）[镒]援笔便就，陈主甚叹赏之。

《北史》曰：隋韦正玄举秀才，杨素志在试退，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方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谓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玄正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

《隋书》曰：杨素，周武帝以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嘉之，顾谓素曰："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素应声答曰："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唐书》曰：太宗征辽，岑文本卒于行驿，召许敬宗，令草《驻跸山破贼诏书》。敬宗立于马前，俄顷而就，词甚典丽，深见嗟赏。

唐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

又曰：王剧，其御切。长寿中累除太子典膳丞，知凤阁舍人事。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五王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不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剧立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授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之。寻除凤阁舍人兼弘文馆学士。

又曰：韦承庆迁凤阁舍人兼掌天官选事。承庆属文敏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

又曰：逊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火炉赋》。握翰即成，辞理典赡。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交。以是价誉益重。

又曰：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李白。白嗜酒，已卧于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

又曰：韦温，绶之子也。以书判拔萃，调补秘书省校书郎。时绶致仕田园，闻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结

权幸而致耶?"令设席于庭,自出判目,试两节。温命笔即成,绶喜曰:"此无愧也。"

李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中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暖尚代宗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暖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暖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襞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暖曰:"此愈工也。"

令狐楚为太原从事,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历使下侍御史。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都含切。在镇暴卒,不及处分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忽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

唐中书舍人陆扆,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具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尝金鸾作赋,命学士和。扆先成,帝览而嗟挹之,曰:"朕闻贞元时有陆贽、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廷文书,后来绝不相继。今吾得卿,斯文不坠矣。"

又曰:李巨川(登进士第。巨川)乾符中应进士,属天大下乱,流离奔播,切于禄位。乃以刀笔从诸侯府。王重荣镇河中,辟为掌书记。时车驾在蜀,贼据京师。重荣匡合诸藩,叶力诛寇。军书奏请,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重荣收复之功,巨川之助也。及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罪参佐,贬为汉中掾。时杨守亮帅兴元素知之,闻巨川至,喜谓客曰:"天以李书记遗我也。"即命管记室,累迁幕职。

《金楼子》曰:刘备叛走,曹操使阮瑀为书与备,马上立成。有以此为能者,吾以为儿戏耳。

《文士传》曰：刘桢坐，厨人进瓜，桢为赋立成。

又曰：潘尼曾与同僚饮，主人有流璃盆，使客赋之。尼于坐立成。

《国朝传记》曰：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朝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拘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所作诗自叙，称吾意者当免汝死。"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千万。

杨德祖《答临淄侯笺》曰：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而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且以对鹏鵠而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憎其白者也。曹植曾作《鹏鸟赋》，命修作，修辞不为也。又命作《暑赋》，修虽造，终日不敢献。

思 迟

《西京杂记》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而尽延誉。然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

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走檄而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文高典册而用相如。

《后汉书》曰：张衡字平子。少游大学，善属文。（太始）[永元]时，天下自公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遂作《二京赋》，因以讽谏，思十年始成。

《魏志》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音由。尚书陈骞等制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门）[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乃尔纷纭，良用恻然。"乃共原逌等。

《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郡临淄人。思少而好学，年四十未仕，潜思为《三都赋》，十年而成。贵势之家，竞传相写。又案：郭伯

通、卫瓘为思传曰："思为《三都》，改易，死乃止。"

《宋书》曰：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辄成，灵运久之乃就。

《梁书》曰：武帝宴寿光殿，令刘孺、张率赋诗。时率与孺并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戏题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览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

《隋书》曰：薛道衡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道衡每至构文，必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李翰，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常从阳翟令皇甫曾求音乐，每思涸，则奏乐；神逸，则著文。

唐李建字杓直。德宗闻其名，擢充翰林学士。未几，罢为它官。高郢为御史大夫，表授殿中侍御，四迁兵部郎中，知制诰。自以草诏思迟，不愿当其任。

《谈薮》曰：卢思道与庾知礼作诗，知礼诗成，而思道未就。知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曰："自许编苦疾，如他织锦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

文部十七

著书上

张华《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圣贤著述曰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其不得通道也。

《汉书》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谓宇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又曰：陆贾在高祖前时时称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马上得之。"贾曰："宁可以马上治乎？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久长之术也。"帝乃令贾著古今成败之书，名曰《新语》，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书，《曲台》、《后仓》之书，《礼射》之书。

又曰：《王莽传》大司马护军褒奏言，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爱至深，为帝室，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发愤作书八篇，[以]诫子（宇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请令天下吏能诵公诫者，以著官薄，比《孝经》。师古曰：著官者，言用之得选举也。

《后汉书》曰：梁竦以经书自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贼臣乱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

又曰：王充好论说，始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

《后汉书列传》曰：荀悦字仲豫，俭之子。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监》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帝览而善焉。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辩多美。

《晋书》曰：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亡，母乃生埋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少，不知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也。"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缺，事事各毕。"

又曰：孙盛著《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其子遽拜谢曰："请删定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定两本，寄于慕容隽。泰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自录，请归寻案。"还奏曰："案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囿所作。以先王

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复无疑。”

又曰：王长文字德叡，广汉郪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放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出，屈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同郡马秀曰：“扬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

又曰：王隐字处叔。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嫉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弟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杂，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

《宋书》曰：王淮之，字元鲁，晋尚书仆射彬玄孙也。曾祖彪之位尚书令，博闻多见，练悉朝仪。自是家世并记江左旧事，缄之有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

又曰：高平郄绍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

《齐春秋》曰：王俭字仲宝。以四部众书盈溢机阁，自刘歆《七略》以来应更区别，乃著《七志》上之。时人以比相如《封禅》焉。

《梁书》曰：武帝取钟王真迹授周兴嗣，令选不重复者千字，韵而文之。兴嗣一宿即上，鬓发皆白，大被赏遇。后兴嗣目疾，武帝

亲为之合药。

又曰:刘勰字彦和。自齐入梁,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 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灵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惟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条枝,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欲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后周书》曰:齐王宪尝以古今兵书繁广,难求指要,乃自列定为五篇,表陈,高祖览而称善。

《陈书》曰:陆琼字伯玉,吴人。初,琼父云公奉武帝敕撰《嘉瑞记》,琼述其旨而续焉。

《三国典略》曰: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仆射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余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乃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齐主命付史阁。初,齐武成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主巾箱;阳休之创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至是珽等又改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谓人曰:"此可谓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

《三国典略》:齐魏收以子侄少年须诫厉,遂著《枕中篇》以训之。

《隋书》曰:杜台卿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

典》，十二卷，奏之。台卿患聋，不堪吏职。请修国史，上许之，拜著作郎。

《国朝传记》曰：虞世南之为秘书也，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益行于代。

《唐书》曰：太宗以特进魏征所撰《类礼》，赐皇太子及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征以《礼经》遭秦灭学，戴圣所编条流不次，乃删其所记，以类相从，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善之，赐物一千段。

又曰：太宗阅陆德明《经典音义》，美其弘益学者，叹曰："德明虽亡，此书可传习。"因赐其家布帛百匹。

又曰：高宗时，太子贤败，太子洗马刘讷言、给事中唐之奇，并坐私附庶人配流岭外。讷言博学有文词，以《汉书》授贤，贤甚重之。尝撰《续排谐集》十五卷，贤览之以为笑乐。及贤废，宫中搜得之，上怒曰："经典诱人，犹恐不能迁善；排谐鄙说，是导之以邪也。"遂徙于震州而死。

又曰：天后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令麟台监张昌宗与麟台少监李峤广召文学之士，给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员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损《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于旧书外更加佛教、道教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至是毕功，上亲制名曰《三教珠英》。彦伯已下改官加级赐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等入禁中，令撰《玄鉴》百卷，《青宫要纪》、《少阳政范》各三十卷，《孝子传》及《列女传》、《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各二十卷，《古今内范》百卷，《乐书要录》十卷，《百僚新诫》五卷，《垂拱格》四卷，《臣轨》二卷，《兆人本业》五卷，又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并藏于秘阁。

又曰：刘允济善属文，与绛州王勃齐名。采摭鲁哀公后十二代至于战国遗事，撰《鲁后春秋》一十卷，表上之，迁左右史。

又曰：许叔牙尝撰《毛诗纂义》十卷，以进太子，赐帛二百段，兼令写本付司经局。其后御史大夫高智周谓人曰："凡欲言诗者，必

须先读此书始可也。”

又曰：大历中，刑部尚书颜真卿以陆法言《切韵》未弘，乃纂九经子史字义，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献之。诏下秘阁及集贤书院贮之。

又曰：冯伉为醴泉县令，患百姓多猾，为著《论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壹卷，俾其传习。在县七年，韦渠牟荐为给事中，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召见于别殿，赐金紫，著《三传异同》三卷。

又曰：贞元十三年，韩谭进《统载》三十卷，其书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

又曰：路隋为侍讲学士。采三代皇王兴衰，著《六经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谏议大夫。依前侍讲学士将修《宪宗实录》，复命兼充史职。

又曰：贞元十一年，左仆射平章事贾耽进《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十卷。图广三丈，以寸折成百里，权德舆作序。

又曰：韦处厚为中书舍人、侍讲学士，时穆宗荒恣不亲政务，既居纳诲之地，宜有以启导情虚。乃铨择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赐以缯帛。

又曰：唐次贬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德宗密谕皋令罢之。次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辨谤略》，上之。德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以吾为昏主，何自谕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恶，尤恶人朋比倾陷，尝阅书禁中，得次所上书三篇，览而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唐次所集辨谤之书，实君人者时宜观之。朕思古书中多有此事，次编录未尽，卿家传史学，以类例广之。”传师奉诏，与令狐楚、杜元颖等分功修续，广为十卷，号《元和辨谤略》。

又曰：郑处诲方雅好古，勤于著述，撰集至多，为校书郎时，撰

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

又曰：裴潾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薄之。

又曰：柳玭尝著书诫其子弟曰："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它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又数其五条，词多不载。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

文部十八

著书下　幼属文

著书下

《吕氏春秋》曰：吕不韦为秦相国，集诸儒使著其所闻，为十二记、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于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金。时人无能增损。说者以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其书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纪纲，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相表里也。

《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无名，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吏，积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师之。去入大秦，过关，令尹喜待迎之，强使著书，作《道德上下经》二卷。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衣敝履穿，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冯煖常师事之。

《西京杂记》曰：淮南王著《鸿（列）[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也。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有风霜之气；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又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刘子骏《汉言》百卷，首尾无题目，但以甲乙丙丁记其卷数。先父传之。刘歆欲撰书编录汉事类，未得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前后无事类。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之癸为十帙，帙十卷，合百卷。洪家有小同异。

又曰：扬雄著《太玄经》，梦吐（白）凤皇集其顶上而灭。

《扬雄传赞》曰：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穷文辞，成名于后世。

以为经莫大于《易》，于是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

桓谭《新论》曰：扬子云才智闻达，卓绝于众，汉兴已来未有此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贵所闻，贱所见，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

《抱朴子》曰：王充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又曰：卢生问曰："蔡伯喈、张平子才足著子书，正恐言远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难云："若如来言，子云亦不应作《太玄经》也。瓦甑木杯，比门所饶；金觞玉爵，万家无一也。"

又曰：孔、郑之门，耳听口受者灭绝，而托竹素者为世宝也。

又曰：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或谓洪问："流无源则干，条离株则悴。吾恐玉屑盈车，不如金璧。"余答曰："咏圆流者采珠而捐蚌，登荆岭者拾玉而弃石，余之抄略，譬犹摘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

又曰：嵇君道问二陆优劣。抱朴子曰："朱淮南尝言：二陆重规沓矩无多少也。一手之中，不无钝利；方之它人，若江汉之与潢潦。陆子十篇，诚为快书者。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潜笔腐豪不可益也。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尝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董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谓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

颖容《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马迁、扬雄，后有郑众、班

固，近即马融、郑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略举一两事以言之：迁《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云所从来尚矣。

《论衡》曰：画工好画上世人，不画秦汉士者，尊古卑今。扬子云作《太玄经》、《法言》，张伯松不肯一观，与并肩，故贱其言也。若生周世，则为金匮也。

又曰：《淮南》《吕览》，文不无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贵也。人有难充书者繁重，云"不在多，以为龙少鱼众，少者为神。"充答曰："文众胜寡，财富愈贫。世无一分，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为贤也?"充仕数不遇，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入为治中，才小任大，职在刺劾，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三年罢州还，年渐七十，时可悬舆，发白齿落，日月逾迈，贫无供养，志不娱快，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耳。

《新论》曰：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今有疑者，所谓蚌异蛤，二五为非十也。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

《风俗通》应劭撰，序云：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阴阳，泉水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象而生之。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周、秦尝以[岁八]月遣辖轩使，采异代方(知)[言]，载之秘府。及(嬴)[嬴]氏之亡，遗弃殆尽。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与)扬雄注续，二十七年，凡九千字，犹不如《尔雅》之宏丽。张竦以为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余不才，[岂]敢比隆于斯人！

《金楼子》曰：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班。

又曰：刘辅性矜严，有盛名，沉深好经书，善说《京氏易》，论集

经传及图谶文，作《五经通论》，世号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赏赐恩宠加异。

又曰：或问余曰："子何不询之有识，共著此书？曷为区区自勤如此？"予曰："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致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论大牢之滋味。故服绤絺之凉者，不知盛暑之郁燠；裘貂狐之暖者，不知至寒之凄怆。予之术业，岂宾客之能窥！斯盖以筵撞钟，以蠡测海也。"予常切齿淮南、不韦之书，谓为宾游所制。每至著述之间，不令宾客窥之也。

又曰：桓谭《新论》，华谭又有《新论》；扬雄有《太玄经》，杨泉有《太元经》。谈此多误动形色。或云："桓谭有《新论》，何处复有华谭？扬子但有《太玄经》，何处复闻《太元》也？"皆由不学使之然矣。

《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威等云："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于著术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即日，敕追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揽。于是世基先令学士各序一郡风俗，拟奏请体式。学士著作佐郎虞绰序京兆郡风俗，学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风俗，学士宣德郎杜宝序吴郡风俗，四人先成，以简世基。世基曰："虞绰序京兆，文理俱赡，优博有余，然非众人之所能继；陵敬论河南，虽文华才富，序事过繁；袁朗、杜宝吴、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状以四序奏闻，去取听敕。"及奏，帝曰："学士修书，颇得人意。"各赐物二十段。付世基择善用之。世基乃钞吴郡序付诸头，以为体式。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

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细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

幼属文

《东观汉记》曰：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赋、颂，因数入读书禁中。每巡行狩，辄献上赋、颂。

《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岁善属文。太祖曰："汝倩人耶？"跪对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赋之。植援笔立就。亦出思疾门。

又曰：文帝八岁属文。

《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兀然弹琴长啸，以此终日。

又曰：庾阐字仲初。少孤。年九岁能属文，乡里重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发傉檀子归，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异之，拟之曹子建。亦出思疾门。

《后魏书》曰：胡叟入长安，观风化，隐匿名行，惧人见知。时京兆韦祖思，少阅典坟，多蔑时彦，知叟至，召而见之。祖思习常，待叟不足，聊与[叙]温凉，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当与君论天人之际，何遽而反乎？"叟对曰："论天人者，其亡久矣，与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赋韦杜二族，一宿而成，时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载，无违旧美，叙中世有协时事，而末及鄙黩。人皆奇其才，思其笔，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

《齐书》曰：张率字士简，性宽雅。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

约，讷便向之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南史》曰：刘孝绰本名冉，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与同载以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即孝绰小字也。

又曰：谢贞八岁，尝为《春日闲居》诗，从舅王筠奇之，谓所亲曰："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隶虫篆。

《后周书》曰：李(旭)[昶]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创置明堂，旭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

《三国典略》曰：萧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与大临同年，十岁并能属文。尝雪朝入见，梁武帝咏雪，令二童各和，并援笔立成。

《梁书》曰：柳恽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琊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兰团扇。

又曰：太祖文帝讳纲，字世谦，六岁能属文。高祖惊其早就，不之信也。及于御前面试，辞彩甚美，高祖(难)[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也。"

又曰：丘迟字子希，年八岁便属文。父灵鞠，有才名，常谓："气骨似我。"征士何点见而异之。

又曰：庾肩吾八岁能赋诗，特为兄於陵所友爱。

又曰：何逊字仲言，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对策，大相称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文则伤俗，其能含清浊，守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

又曰：陆从典字由仪。幼聪敏，年八岁读《沈约集》，见回文妍丽，援笔拟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赋》，其辞甚美，从父瑜特所赏爱。

《隋书》曰：李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嗟叹，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邺

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日中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畅。

又曰：于宣敏字仲达。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王命之赋诗，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起家右侍上士。

《文选人名录》曰：曹植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赋数万言，能属文。

又曰：谢灵运幼而聪慧，善属文，举笔立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

《幼童传》曰：谢瞻字宣远。幼而聪悟，五岁能属文，通玄理。

又曰：孙士潜字石龙。六岁上书，七岁属文。

《金楼子·自叙》曰：余六岁解为诗，奉敕为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周)[稠]；风入花枝动，日昭水光浮。"因尔稍学为文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

文部十九

史传上

《文心雕龙》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谓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也。

《说文》曰：史，记事者也。

《释名》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博物志》曰：贤者著述曰传。

《礼记》曰：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

《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韩诗外传》曰：周舍对赵简子曰："臣操牍秉笔从君之后，司君过而书之。"

《周礼》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

《左传·昭十五年》曰：荀跞如周，籍谈为介。王谓籍(谭)[谈]曰："昔而高祖孙(自)[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

又《宣二年》传曰：晋赵穿弑灵公，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屈)[恶]。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传曰：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又昭十二年传曰：楚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史记》曰：秦、赵渑池之会，其君相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书之。

《汉书》曰：司马喜生谈，为太史公；谈生迁，迁为太史令，掌紬史记。紬，缀集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马谈父子世居此职，得撰《史记》。

又曰：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该，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终王莽，为纪、表、传、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马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周礼》也。仲舒有《王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章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事，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后代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录也。"

《东观汉记》曰：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诏下京兆，收系固。弟超诣阙上书，具陈固不敢妄作，但续父所记述汉事。

《晋书》曰：王沉仕魏，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又曰：华峤常沉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衡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后监缪徽又奏峤少子

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

又曰：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重如此。

《宋书》曰：王韶之，琅琊临沂人也。私撰《晋阳秋》，成，时人谓之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

又曰：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虽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已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俱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此书行，故应有尝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书》曰：吴均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奏之，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书不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去)[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扬镳。

《后魏书》曰：毛(循)[脩]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国旧门，

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期重之。与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循)[脩]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它为偶，而以为[管]、萧[之](曹)亚匹，不亦过乎?"谓寿之贬亮，非为失实。

《三国典略》曰：齐主以魏收之卒也，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余字。

又曰：周萧大圜为滕王逌友，逌问于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隐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逌乃大笑。

又曰：齐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齐主乃令魏收专在史阁，不知郡事，谓收曰："当直笔，我终不学魏太武诛史官。"于是广征百官传，总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袂，一百三十卷。尚书陆操谓杨愔曰："魏收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曰："此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过为繁碎。"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以荣比韩彭尹霍者，盖由得其子文略黄金故也。邢劭父兄书事皆优，劭惟笑曰："《列女传》悉是史官祖母。"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魏收诬罔一代，其罪合诛。"卢思道曰："东观笔殊不直。"斐、庶等与收面相毁辱，无所不

至。齐主大怒，乃亲自诘问。斐曰："臣父位至仪同，收附于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乃为传首。"齐王问收曰："崔绰有何事迹，卿为之立传？"收曰："虽无爵位，而道义可嘉。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称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齐主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理合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不能对。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传甚美，乃言于齐主曰："国史一定，当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称？谤者当加重罪，不然不止。"齐主于是禁止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于临漳狱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惟取（仿佛）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幹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父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谓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号为"秽史"。

《唐书》曰：杜正伦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在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有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

又曰：许敬宗。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在）[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皇家之隶也。敬宗与之结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又蛮首庞孝泰率（乡）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怯懦，先击破之。敬宗纳其家宝货，妄称其频破贼徒，

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如此。

又曰：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皆书何等事？大(底)[抵]人君得见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帝曰："然"。

又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守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等五代史，诣阙上之。太宗劳之曰："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诫。秦始皇奢淫无度，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怀，极可嘉尚。"又诏司空房玄龄等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本，采摭诸家传记而益附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举，为十本纪、二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皆称制焉，房玄龄以下为论皆称史臣。后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显庆中，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太宗实录》所纪多非实，乃谓刘仁轨曰："朕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圣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雾昼昏，部伍乱错，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后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于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我今不出，良为于此。'今乃移向《魏征传》(曰)，称是征之谏语。此既乖于实，何以垂

之后昆？朕尝从幸未央宫，辟仗已过，忽于草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伏，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后伺看，早放出之。'史家惟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傑往年宿卫之日，被差腰舆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史，我不为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于是处俊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传下

《唐书》曰：于休烈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

又曰：贞元十二年，贾耽、卢迈皆有假故，赵憬独对于延英。上问曰："近日《起居注》所记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人君动止有事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国朝自永徽已后，起居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得闻，其记注但出于已行制敕内采录，更无它事。所以长寿中姚璹知政事，以为亲承德音谟训，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由得书。遂请仗下，后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送史馆。无何，此事又废。"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诫。既有《时政记》，宰臣宜依故事为之。"

又曰：李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惟处其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征传，但记其谏诤之词，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

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朱泚，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从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已下候到于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于宰臣，修国史李(元)[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琦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因请随奏对而记是也。"上曰："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为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琦修之于长寿，及琦罢而事废；贾耽、齐杭修之于贞元，耽、杭罢而事废。然则关于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又曰：宪宗锐意于为理，遍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尝谓宰臣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读国史，始知万倍不如先圣焉。"

又曰：长庆中，中书门下请修《圣政纪》，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纪善恶，国朝贞观、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史官载笔于阶陛之下，所有奏议悉约书之。自永徽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作相，事多奸蔽，遂奏史官与僚庶俱退，然后宰臣请事。由是君臣之间咨谋启沃不复知矣。左右史惟写诏、诰、除授以修注记。长寿二年，宰相姚琦以为史官疏远，不得参闻政事；然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乃请自今已后，所论军国政要，委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事亦寻废。"

又《路随传》曰：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修)[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

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更令刊正。顷因坐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后，至于数(日)[四]。臣等伏以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轻)[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商量，缘此书成于韩愈，今史官李汉、蒋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纵臣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尝问："《顺宗实录》似未详实，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李石曰："韩愈贞元末为四门博士。"上曰："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郑覃曰："汉武中年后大发戎马，拓土开边，生人耗竭，粮饷不给。本纪所述，亦非过言。"石曰："史笔不直，率多无后。郑覃所陈，志在讥谏，欲陛下究盛德，故言汉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诚可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观书，无不该涉，然经典切切不过一二百言，圣意所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两句实可寝食佩服。"

又曰：张次宗有文学，稽古厉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于史氏。

又曰：文宗朝对，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郑朗等："适所纪录者，将来一观。"郑朗对曰："臣执笔所纪，便目为史。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远征故实，尝闻太宗皇帝欲观览国史，用知得失。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义归尽善。若至会玄已后，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极陈善恶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问褚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上

又谓朗曰："适之所纪，且是直书，未有否臧，一见无爽。"朗乃进所纪，上略览曰："卿宜门外重写录进。"其日晚，内出诏示宰臣，曰："适郑朗奏朝来所纪之事，拟不进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恶必书。或有平生之闲话，不关道理之体要，垂诸将来，实为愧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得戒丑言。"又尝于紫宸殿对百僚遣阎门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注记。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臣愿以陛下为太宗文皇陛下，许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尝观之。"謩曰："是前起居不详故事，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若陛下一览之后，自此文字须有回避。如此则善恶不直，如何遗后代取信？"上遂止。

《周书》曰：贾纬乾祐中受诏与王伸、窦俨修晋高祖、少帝、汉高祖三朝实录。纬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任情，记注不实。晋宰相桑维翰执政，尝薄纬之为人，不甚见礼。纬深衔之。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后，有白金八千铤，他物称是。翰林学士徐台符，纬邑人也，与纬相善，谓纬曰："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不亦多乎？"乃改为白金数千铤。

《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乎述陶唐以来，至麟德止，自黄帝始，原始察终，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杂记》曰：司马迁发愤作《史纪》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恶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又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读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司马氏

本古周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又《魏志》曰：明帝问王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又晋张辅尝著论，论班固、司马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捡，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文心雕龙》曰：昔者夫子悯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大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然睿旨幽秘，经文婉约，丘明同耻，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经志，甄序帝续，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史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规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善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辩之

究矣。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并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明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案《春秋》经传，举例发目，《史》、《汉》以下，莫(不)[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放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又曰：传记为式，编年经事，文非(记)[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周曲难密，事积则起纪易疏，斯固总合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数人分功，两纪则失于复重，偏举则漏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类也。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皋云："传闻异词。"荀悦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理实，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词，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屯贬之士，虽令德而蚩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论，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略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懿上心乎。

《谈薮》曰：后魏太保清河崔光，乐陵太守旷之孙，长广太守灵延之子。光博学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除著作郎，撰国史，迁黄门侍郎，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才，浑浑如黄河东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为史，改"浑浑"为"浩浩"。光有大度，喜愠不形于色，有毁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称之。光修国史，弟敬友子鸿复撰《十六国春秋》，一门二史，当代为荣。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笔 墨 砚 纸

笔

《说文》曰：楚谓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

《释名》：笔，述也；述而书之。

《博物志》曰：蒙恬造笔。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曰："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也，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皮，所谓鹿毫竹管也，非谓古笔也。"又问曰："笔有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使史官载笔，故是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毛诗·柏舟·静女》曰：静女其姝，贻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环以进退也。笺云：彤管，赤笔也。彤管有炜，悦怿女美。

《曲礼》曰：史载笔、士载言也。

《汉书》曰：张安世持橐簪笔，橐，韬橐也。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记。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家贫，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吴志》曰：曹公闻孙权以荆州资刘备，大惧，方作书，不觉落笔于地。

《齐书》曰：江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

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梁书》曰：纪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又曰：郑灼家贫，好学，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

《隋书》曰：高祖复郑译官爵，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又曰：刘行本累迁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临轩，掌朝典笔砚，持至御座，则承御大夫取以进之。及行本为掌朝，将进笔于帝，承御复欲取之，行本抗声谓承御曰：“笔不可得。”帝惊视问之，行本言于帝曰：“臣闻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笔。”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职。

《国朝传记》曰：虞监草行本师于释智永。智永常楼上学业，成方下，其弃笔头至盈瓮。

《唐书》曰：柳公权为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举明经，至京师。忽梦人以五色笔一束以与之，谓曰：“子才可以举进士。”自是才思敏赡，十九登进士第。

又曰：马裔孙初为河中从事，因事赴阙，宿于逻店。其地有上逻神祠，夜梦神见召，待以优礼，手授以笔，一大一小。觉而异焉。及为翰林学士，旋知贡举。私自谓曰：“比二笔之应也。”洎入中书，吏奉二笔，熟视大小，如昔时梦中所授者。

《汉官仪》曰：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宫二作”。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笔以错宝为跗，毛皆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又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扬子《法言》曰：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五帝者，三王之笔舌。宁有书不用笔，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笔不铦，宜加砥削之。

《论衡》曰：知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能自通。

《神仙传》曰：季仲甫，颍川人。汉桓帝时，卖笔辽东市，一笔三钱；如无钱，亦与笔。

《魏末传》曰：司马宣王欲诛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笔于地。

《世说》曰：王东亭尝梦有人与大笔，其管如椽。既觉，说人云："当有大手笔事。"不日，烈宗晏驾，哀策谥议并王所作也。

《傅子》曰：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笔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笔经》曰：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

又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以金宝雕琢然为贵也。

又曰：昔人或以瑠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蹶矣。

《笔墨法》曰：作笔当以铁梳梳兔毫毛及羊青毛，去其秽毛，使不髯茹。羊青为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枚，铜博山笔床副。

《搜神记》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笔十余枚在荐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恶。"凡举事者皆无恙。

《荆楚岁时记》曰：陆士衡云："魏武帝刘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瑠琉笔。"

《岭表录异》曰：番禺地无狐兔，多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又昭富、春勤等州则择鸡毛为笔，其用也，亦与兔毫无异。

又曰：岭南无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者，醉失之，大惧，因剪鬓须为笔，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以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

墨

《释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墨也。

《汉书·王莽传》曰：汉兵起，莽以墨污渭陵、延陵周垣。

《东观汉记》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

范子《计然》曰：墨出三辅，上价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韦仲将《笔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绢细筛于缸中，筛去草芥，若细沙，以细绢筛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虑失飞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枚，亦以真朱一两、麝香一两，皆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湮溶见风日，碎破。重不得过二两。

蔡质《汉官》曰：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

《修复山陵故事》曰：玄宫物有墨五丸。

《神仙传》曰：汉桓帝征仙人王远，远乃题宫门四百余字，皆说方来。帝恶之，削之，外字去，内字复见，墨入材里。

葛龚《与梁相书》曰：复惠善墨，下士所无，摧骸骨，碎肝胆，不足明报。

曹植《乐府诗》曰：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刊。

葛洪《神仙传》曰：班孟，不知何许人也。舒纸于前，嚼墨一喷，皆成字，竟纸，各有意义。

赵壹《非草书》曰：后世慕崔杜张子，专欲草书为务，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屈指画地，爪折觳出，亦效颦之增丑也。

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

盛弘之《荆州记》曰：筑阳县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

戴延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

《寻阳记》曰：庐山有石墨可书。

《灾祥集》曰：天雨墨，君臣无道，谗人进。

李尤《研墨铭》曰：书契既造，研墨乃陈，烟石相附，笔疏以申。

顾野王《舆地志》曰：汉时，王朗为会稽太守，子肃随在郡。往东斋中，夜有女从地出，称越王女，与肃语。晓别，赠一丸墨，肃方注《周易》，因此便觉，才思开悟。

砚

《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晋书》：怀帝陷于平阳。刘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

《唐书》曰：柳公权常宝惜墨砚图画，自扃鐍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

《太公金匮》曰：研之书曰：石墨相著，邪心谗言，无得污白。

伍缉之《从征记》曰：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

平生时物也。

《西京杂记》曰：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冻。

《拾遗记》曰：张华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赐青铁砚。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以为砚。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钝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

《陈留志》曰：范乔年二岁，祖父馨卒，临终抚其首曰："恨不见汝成人，以吾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此言告乔，便执砚啼哭。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石砚一枚。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砚冻释，令童幼入小学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命童幼读《孝经》、《论语》。

《世语》曰：曹爽与明帝少同砚书。

晋傅玄《砚赋》：采阴山之潜璞，简众材之修宜，节方员以定形，锻金铁而为池，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中记》曰：砚溪一源中多石砚。

刘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记》曰：兴平石穴深二百许，大石青色，堪为砚。

纸

《释名》曰：纸，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纸。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董巴记》曰：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

王隐《晋书》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纸，今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系，此形声也。后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

故布捣剉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

崔鸿《前燕录》曰：慕容儁三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儁曰：“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

沈约《宋书》曰：张永善隶书，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书》曰：杜暹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赠之，暹惟受一百。时人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

《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惟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帝云：“逸少不节。”

《拾遗记》曰：张华献《博物志》，赐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人言陟狸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褰侧，因以为名。

《世说》曰：戴安道就范宣学所为。范宣读书，亦读书；范宣抄纸，亦抄纸。

《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又曰：玄令平淮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诏书以五色纸着凤雏口中。

范宁教曰：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盛弘之《荆州记》曰：枣阳县一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伦，汉顺帝时人，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作纸，盖伦之遗业也。

《异苑》曰：张仲舒在广陵，晨夕辄见行侧有赤气。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周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笺纸缕之，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快。经宿，仲舒暴疾死。

孙放《西寺铭》曰：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去十余丈，于是建刹正当花处。

傅咸《纸赋》曰：既作契以代绳，又造纸以当策。

刘孝威《谢官纸启》曰：虽复鄄殿，凤衔汉朝鱼网。平淮桃花，中宫谷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华。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麻纸、敕纸，法各一百。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六

文部二十二

简　策　牍　札　牒　板　刺　函
袁　槧　撮　封泥书　水滴器

简

《说文》曰：简，牒也。

《释名》曰：简，书编也，言间也。

《尔雅》曰：简谓之毕。郭璞曰：今简札也。

《毛诗·鹿鸣》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张璠《汉记》曰：吴祐父恢为南海太守，欲以杀青写书。祐年十二，谏曰："海滨多珍玩，此书若成，载必盈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书囊邀名，疑惑之戒，先贤所慎。"恢大喜。

范晔《后汉书》曰：大(夫)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张宗诣禹自归。禹闻宗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到(恂)[栒]邑，赤眉大众且至。禹以(恂)[栒]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众人多畏贼追，惮为后拒。禹乃书诸将名于竹简，署其前后，乱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宗肯辞难就逸乎？"禹叹息。(谓)[宗]曰："愚闻一卒毕力，(一)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天)[大]威，何遽其必败乎！"

《魏略》曰：宣王讨王陵，陵面缚迎，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不至耶？而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也。"

《濮乡记》曰：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录，玉简金字，编以白银，纪善缀恶。

《楚国先贤传》曰：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

《刘向别传》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文士传》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简一版，上有两行科斗之书，中外传示，莫能知。张华以问束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验校果然。

《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吴越》曰：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

《神仙传》曰：阴长生裂黄表写丹经，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高山；一通黄栌简染之书，封以青玉之函，著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著蜀绥山。

策

《广雅》曰：策谓之简。

《释名》曰：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夏也。汉制，约敕封侯曰策。策，赜也，敕使整顾不犯法也。

《史记》曰：百名以上则书于策。

《春秋序》曰：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后汉书》曰：何敞父比干字少卿，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平活数千人。后为丹阳都尉，狱无冤囚。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阴雨，比干在家，日中梦车骑满门，觉而语妻。语未竟，而门有老妪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雨止，送至门，谓比干曰："公有阴德，天赐君以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如此数。"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阴徙平陵，代为名族。

《吴历》曰：孙皓时，吴郡民掘地得物似银，长一尺三寸，刻画，有年月字，因改年为"天策"。

《唐书》曰：贞观中，房玄龄议封禅仪，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太祖，一奠地祇，一奠高祖。

《穆天子传》曰：癸巳，至于群玉之山，阿平无险，言边无险阻也。四彻中绳，言皆平直。先王之谓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策之府。

《家语》曰：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于方策。"

牍

《说文》曰：牍谓书板也。

《释名》曰：牍，睦也。身执之以进见，所以为恭睦也。

《史记》曰：文帝遗单于尺一寸牍，单于以尺二寸牍答。

又曰：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能胜之。人主使从上方读之，止，辄记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

《东观汉记》曰：时天下垦田多不实，诏捡覆核，百姓嗟怨。诸郡遣使，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阳、南阳不可问。"上得之，怒。时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欲以恳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阳、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诘问吏，吏首服。遣谒者拷实，具知奸状。

《梦书》曰：牍札为荐举，梦得牍札，欲荐举也。

《韩诗》曰：赵简子太子名伯鲁，小子名无恤。简子自为二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勿贱。"与二子，使恒诵之。居三年，简子坐青台之上，问二子书所在。伯鲁亡其表，令诵，不能得。无恤出其书于左袂，令诵，习焉。乃黜伯鲁而嘉无恤。

《韩诗外传》曰：赵简子有臣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问

其故，对曰："臣为君谔谔之臣，秉笔操牍从君之后，伺君过而书之。"

札

刘熙《释名》曰：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

《晋令》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

《汉书》曰：司马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

又曰：谷永字子云，便于笔札。故时人云："子云之笔札，娄君卿之唇舌。"

《后汉书》曰：樊崇等西攻更始，百万之众而无称号；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行七十余人，惟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为最。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札，简也。笥，篋也。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

《续汉书》曰：贾逵字景伯。时有神雀入宫，章帝敕兰台给笔札，使逵作《神雀颂》。

晋张华有文雅之才，晋仪礼厘革制度，敕有司给笔札，多有损益。

《晋阳秋》曰：梁国张恽字义元。为郡吏。入，值太守围棋，投札于地，恽曰："知府君患风，取以支户。"太守辍棋令坐。

《汉武故事》曰：上崩后，有一人骑马，马异于常马，持一尺札赐将作大匠丞文，曰："汝绩克成，赐汝金十斤。"因忽不见，札变为金，称之重十斤。

《抱朴子》曰：魏武帝以左慈为妖妄，欲杀之。使人收之。慈故欲见而不去。欲拷之，而狱中有七慈，形状如一，不知何者为真。

以白武帝，帝使人尽将杀之。须臾，七慈尽化为札，而一慈径出，走赴群羊。

诗云：有客从南来，贻我一书札；上叙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牒

《说文》曰：牒，札也。

《文心雕龙》曰：牒者，叶也，如叶在枝也。短简为牒。议事未定，故短牒咨谋。牒之尤密谓之签。

《左传·昭六年》曰：赵简子令诸侯大夫输王粟。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王为客。"二王后为宾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不会？而何盟不同王室？子焉避之？"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右师，乐大心也。

《汉书》曰：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野人。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取泽中蒲，截为牍编，用写书。

板

《释名》曰：板，昄昄平广也。昄，半旱切。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珏玑"，一低一昂，是七期验败毁灭之征也。"

《蜀志》曰：谯周劝刘禅降。后元熙二年夏，巴郡文立从洛还，过见周。周语次，因书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马昭果崩。

王隐《晋书》曰：惠帝时谣曰："二月尽，三月初，桑生裴雷柳叶舒，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司马作几驴。"而杨骏、荆王反。

《幽明录》：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驺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驺："我作何官？"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且令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亦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鹊衣小吏甚多，王寻疾薨。

《桂阳先贤画赞》曰：胡滕部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总猥。滕表曰："天子无外，乘舆所幸，便为京师。臣请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帝奇其才，悉许。大将军西曹掾亡马，召滕，因作都官鸽头板召百官，敬服。

《相板经》曰：板有芒角，形势上狭下广，右薄左厚。光采流泽，文色调达，木理通直，皆为吉；反是凶。板细理轻蹙，其人性简达；周正，其人宽博。板有横节为病，在面内丧，在背外丧。板有蝎穿及节对过，其人凶。板中字皆令笔迹调利有形势，字欲当右行，空中不用对，对则多牵制。又上官多憎之，官字欲令故官字小新官字大，有波势，墨色分明，板形平通，无绝伤刀迹，是元吉；官字无形势，点染不分明，皆免官或不到官；官字小，它字墨散入材理中，必入狱死。板色欲类其姓，角家板色青为吉，亦不宜子；白不利官属，墨不利父母，黄不利妻财。凡赍板来者，其人姓名善为喜祥，不善则否也。相板时，要以手持板之，若手近板后，则板前低而落，此则左迁，板有病累，皆可治改。治之用庚、申、寅日。庚，更也；申，伸也；寅，引也；言更引吉祥也。

刺

《释名》曰：画姓字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有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

《典略》曰：王符字节信，安定人。感激著书，名曰《潜夫论》。故度辽将军皇甫规去官归安定，或有人前以货买雁门太守者，亦去官归。画刺规，规卧不迎，使人呼入。既坐，问"啖雁美乎"，又以其刺刮髀。有顷，闻王节信在外，规乃惊起，衣不及带，倒履而出，援其手而还，与同席坐，大设宾，日暮别去。人或叹曰："何有二千石之贱，不如诸生之贵乃如此耶！"

《魏名臣奏》曰：黄门侍郎荀俣奏曰：今吏初除，有二通爵里刺，

条疏行状。

《夏侯荣传》曰：荣字幼权，渊第五子。幼聪明，经目辄识。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余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姓名，世所谓爵里刺，示之一过而使之遍谈，不谬一人，帝奇之。

《长沙耆旧传》曰：夏侯叔仁氏族单微，丁母忧，居丧过礼。同郡徐元休弱冠知名，闻而吊焉。旬日之中，积刺盈案。

《吴录》曰：孟宗为豫章太守，谓仓掾曰："君昔负太守一刺，宁识之否？"掾曰："不识。"宗曰："吾昔家贫，亲老为官赁运，以刺诣君，感见发遣，何乃久屈耶？"

《杂事》曰：高彪字义方，吴郡人。志尚甚高。游太学，博览经史，善属文。尝诣大儒马融，辞不见。彪覆刺，其书曰："伏闻高问，为日久矣。冀一见龙光，叙腹心之愿，以启其蔽，不图辞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华夏，犹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归德。历载邈矣，今君不能相见，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辞谢追请，径去不肯还。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名益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

《祢衡别传》曰：衡初游许下，乃怀一刺。既到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幽明录》曰：一士人姓王，坐斋中，有一人通刺诣之，题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寻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于瓦器中得一铜人，长尺余。

函

《吴志》曰：张温字惠恕。使蜀，谓先主曰："谨奉所赍函书封。"

《晋安帝纪》曰：朱龄石伐蜀，太尉与龄石书，署函曰："至白帝乃发。"书曰："众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于中水出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

《傅子》曰：太祖征刘晔，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令问

晔，乃一夜数十至。

袠

《说文》曰：袠，书衣也。

《晋中经簿》曰：盛书有缣袠、青缣袠、布袠、绢袠。

《后汉书》曰：杨春卿临命戒子统曰："吾绨袠中《说文》曰：绨，厚缯也。绨音提。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捷）[犍]为周（修）[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

《益都耆旧传》曰：广汉王棠妻文拯。其前妻子博学好写书，拯尝为手自作袠，常过其意。

宋谢灵运《书袂铭》曰：怀幽卷颐，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惟勤玩，无或暇逸。

梁昭明太子《咏书帙》诗曰：擢影免园池，抽茎淇水侧．幸杂缃囊用，聊因班女织。

槧

《说文》曰：槧，牍牒也。

《释名》曰：槧，板长三尺者也。槧，渐也，言渐渐然长也。

《论衡》曰：断木为槧。

扬雄《答刘歆书》曰：以铅摘松槧，二十七年矣。

《西京杂记》曰：扬子云好事，尝怀铅提槧，从诸计吏访殊方绝（俗）[域]四方之语。

摅

《后汉书》杜笃《书摅赋》曰：惟书摅之丽容，象君子之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能屈伸以和礼，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桡，时倾邪而返侧；抱六艺而卷舒，敷五经之典式。

封泥书

《春秋说》曰：龙图赤玉匣，封泥如黄珠。

又曰：黄龙五采，负图，黄玉匣，黄金绳缕，黄芝泥。

王子年《拾遗记》曰：元封元年，浮折国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见水边有人治此金为器，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炼，其色变白如银，名曰"银烛"。尝以此泥封诸函匣，令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

《续汉书》曰：光武封禅，乃求元封封禅事。奏用玉牒、玉检，以水银和金为泥。

《东观汉记》曰：邓训尝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后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志)[念]训，尝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襆，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是。

《西京杂记》曰：汉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绨其上。

水滴器

《西京杂记》云：晋灵公冢甚瑰壮，器物皆朽不可别，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玉。取以成水滴砚。

傅玄《水龟铭》曰：铸兹灵龟，体象自然；含源未出，有似清泉；润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写意，经纬群言。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七

学部一

叙 学

《易·文言》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

《白虎通》曰：学之言觉也，觉悟所不知也。

《论语·为政》云：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又曰：卫灵公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礼记·学记》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又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

又曰：学，不学操缦，操缦，杂弄。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广譬喻也。

又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又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又曰：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学为先也。

《国语》曰：文公问元帅于赵（襄）[衰]，曰："（郄）[郗]縠可，行

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夫学，先王之法，义之府也。"

又曰：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山，鲁人以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遍戒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惟不学也。人之有学，犹木之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乎？"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孔子问曰："何好？"曰："好长剑。"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学，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有益哉？"子曰："狂马不释策，御狂马者，不得释鞭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檠，然后可持。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何学之为？"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厉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谓伯鱼曰："吾闻可以与人而不倦者，其惟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显闻四方，流声后世者，非学之效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池也，水潦注焉，菖蒲生焉，虽观之，孰知其不源乎？"源，众流也。言益者虽从外入，及其用之，谁知其非从己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问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聋，若聋，宜为聋相因聋之也。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奉禄少，馘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孔子不悦。往过子贱而问之，对曰："自来仕，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行之，是学益明也；奉禄被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兼之以吊死问疾，是朋友信笃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大戴礼》曰：学不可以已矣。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其曲中规，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不闻先王之道，不知学问之大也。孔子曰："吾终日思之，不如须臾之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见也。升高而招，臂非加长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

而闻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川，蛟龙生焉。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庄子》曰：人而不学谓之视肉，学而不行命之撮囊。撮系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归，其母自绩，谓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马千驷，今母犹绩，文之所得事皆将弃之已。"母曰："吾闻君子不学诗书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窃盗之心；妇人不好纺绩织纴，必有淫泆之行。好学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

又曰：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务而轻用吾生，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务全之也。"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其前行之恶，况全德之人乎？"

《韩子》曰：如脂粉，则嫫母进御；家不洁，则西施弃野。学之为脂粉亦厚矣。

又《桓范世要》云：学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谈论，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管子》曰：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其学，故能成其身也。

《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学，及时而行，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年四十无艺，则无艺矣；五十不以善闻，则无闻矣。

《墨子》曰：墨子谓门人曰："汝何不学？"对曰："吾族无学者。"墨子曰："不然。岂有好美者而曰吾族无此，不欲耶；富贵者而曰吾族无此，不用也。"

《新序》曰：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何如？"对曰："古之学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得一善言务以说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砺其剑，而弗知砥砺其身。夫学，身之砥砺也。

又曰：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楩楠豫樟，学积亦有生焉。

《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此以博矣。"

《孙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学，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动静；小人之学，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间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

又曰：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

《文子》曰：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耳听者学在皮肤，心听者学在肌肉，神听者学在骨髓。

《吕氏春秋》曰：善学者若齐王善鸡，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跖，鸡蹠也。喻学者如食多而后方足也。学不辨义，如被褐而出，锦衣而入。被褐在外，衣锦在内，故不可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长呼楚，楚人长呼戎，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也。

又曰：圣人生于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闻也。

又曰：善学者，假人道之长以补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下。

《苏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为文学，何以知世之资？

《孔丛子》曰：人之进退，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溜至软，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非积渐之致乎？故学者所以饰百行也。

《说苑》曰：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对曰："暮，何不炳烛乎？臣闻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夜行？"公曰："善哉。"

又曰：子贡谓子石曰："汝不学诗？"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捐吾诗以学诗于子。"

又曰：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学书。曾子曰："汝居参门三年不学，何也？"对曰："安敢不学乎？见夫子居家庭，亲在，叱吒之声未至于犬马，宣说之。见夫子应宾客，恭俭而不懈，宣说之。见夫子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此三者，学之而未能。安敢不学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也。"

《贾谊书》曰：汤曰："学圣王之道，譬其如日；静居而独思，譬其若火。"夫舍圣王之道而静居，而独思，譬其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镜之始不形也，朦然未见形容也。及其杚以玄锡，摩以砥旃，鬓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学亦人之砥砺也。

又曰：夫心暗于道而强学不已者，譬聋者之歌，无以自乐。

又曰：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之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则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犹喑聋之比于人也。

《法言》曰：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

又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学，为道；小人之学，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也。

又曰：百川学海而归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乎山，是故恶夫画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药理病，不知学理身。

又曰：夫学者，所以澄清性理，簸扬埃秽，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于是乎在。虽云色白，匪染不丽；

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青萍)[丹青]不治，则纯(钧)[钩]之劲不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登阆风，扪辰极，然后知井谷之闭隘；披七经，玩百氏，然后觉面墙之至困。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以饰丑；经术深则高才者洞逸，而鲁钝者醒悟。文梓干云，而不可名之为台(树)[榭]者，未知班输之结构也；天(伦)[然]爽朗，而不可谓之为君子者，未识(人)[大]伦之臧否也。

《盐铁论》曰：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论衡》曰：人生怀五常之性，好道乐学，故别于物。今饱食快饮，腹为饭坑，肠为酒囊，是则物也，与三百倮虫何以异乎？

又曰：手无钱而之市决货，货主必不与也。夫胸中无学，亦犹手中无钱。

《潜夫论》曰：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才，不生而能；由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是以人之学也，犹物之有治也。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及正之以绳墨，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黼黻之章，可羞于鬼神，可御于王公。而君子以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幽赞之以《春秋》，其有不济乎？

又曰：人之性情，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于心，犹火之于人目也。深室幽黑无见，乃设燎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睹矣。此则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则为己知。

《汉书·儒林传》曰：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书积如丘山，传业

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盖禄利之路然也。

徐伟长《中论》曰：学者，疏神、达思、治情、理性也。初学则如夜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则群物斯辨。矫首而徇飞，不如修翼之必获；孤居而愿知，不如务学之必达。

蒋子《万机论》曰：谚曰："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谯周《法训》曰：为国者不患学之害农，患治民者之不学。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予长七尺四寸，未通史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楯，执杖为戈，分陈相刺，有若习兵。母数谴予。予出得瓜果，归以进母，母投诸地，曰："《孝经》称'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教'何？孝者，莫大于欣亲。今尔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无怵惕，小慰我心。修身笃学，尔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书史。

王粲《荆州文学官志》曰：有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曰："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明达雍泮，作为礼乐，表陈载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后太阶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养，造昧利有攸适，犹金之消炉，水之从器也。是以圣人实之于文，铸之于学。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

赵子声《书诣郑康成学》曰：夫学之于人，犹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宝于是乎出；犹树木之有枝叶也，本根于是乎庇也。

虞傅《厉学篇》曰：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也，不见久而渝于学也。

《傅子》曰：人之学者，犹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

《江表传》曰：孙权谓吕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军中常苦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令涉猎见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及史。孔子曰：'吾尝终日不

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蒙等感悟，遂学，所博览，儒者不胜。鲁肃见吕蒙，谓曰："今者见卿，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

《世说》曰：褚裒字季野。语孙盛曰："北人学问，渊总博瞻。"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余谓北人看书，如显处见月；南人学闻，如牖中窥日。"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

学部二

叙经典

《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曰：五经何谓也？《易》、《尚书》、《诗》、《礼》、《乐》也。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又《礼》有《周礼》、《仪礼》。

《礼记》曰：三礼，《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曰三传，与《易》、《书》、《诗》通数，亦谓之九经。

《文心雕龙·宗经篇》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左传》曰：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图》曰：作法五经，束之天地，稽之图象，质于三王，施之四海也。

《汉书》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

范晔《后汉书》曰：马融尝欲训左氏，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

"贾精而不博,郑博而不精,既博既精,吾何加焉?"

又曰: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后汉书》曰:许慎字叔重,性淳笃,少博学。马融常推敬之。时人谓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义》,传于世。

《晋书》曰: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齐书》曰:臧荣绪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被褐先生"。

《唐书》曰:长庆中,上谓兵部侍郎薛放曰:"为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古先圣之至言,多仲尼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则历纪成败,杂书善恶,各录当时之事,亦是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所准的,固不可以典籍为比论也。"上曰:"六经所尚不一,至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乎?"对曰:"《论语》者,六经之精华;《孝经》者,人伦之大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海内久安。人知孝节,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谓)[以]孝经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时,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既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

又曰:文宗每对宰臣,未尝不深言经学。李石因奏施士丐《春

秋》可读。上曰："朕尝览之。穿凿之学，贵为异同耳。学者如凿井然，得美水则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后为得也？"

《广雅》曰：《三坟》，分也；论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体有三也。《五典》，镇也；制作教法，所以镇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圣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区也，别九州土气，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时书也。今皆亡，惟《尧典》在。《易》，变易也。《礼》，体也，得事体也。《诗》，志所之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相比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尚书》，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春秋》，冬夏终而岁成，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

《庄子》曰：《诗》以导志，《书》以导事，《礼》以导行，《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导之。皆导古之人陈迹耳，而后不能常称哉。

又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矣。干七十君，论先王之道，明周、邵之迹，一无所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道哉！"

又曰：孔子见聃不许，于是缱缱，堆聚之貌。十二经以说老聃，聃曰："愿闻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者，诸圣王者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颂声不作，曰《诗》亡。《春秋》拨乱作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异气而皆和，六艺异科而皆道。温惠淳良者，《诗》之风也；纯元敦厚者，《书》之教也；清净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揖让者，《礼》之为也；宽和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辨议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

愚，《书》之失也劫，《礼》之失也乱。此六者，圣人兼用而裁制之。

又曰：玉石之相类者，惟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

扬子《法言》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书不经，非书也。

又曰：虞夏之书，浑浑尔；深大。商书，灏灏尔；夷广。周书，噩噩尔；不阿附下。下周者，其书憔悴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又曰：好书不能要诸仲尼书肆也。李轨注曰：卖书市。

又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又曰：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

《抱朴子》曰：正经为道德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犹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高岳也。

又曰：隐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肆为钟鼓，百家为笙簧。

孔融《与诸卿书》曰：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

颜延之《庭诰》曰：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丰旨，贻意盛圣，《春秋》为上。《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有所志，总而论之，情理出于微明，气数生于形分。然而荀、王得之于心，马、陆取之于物，其芜恶迄可知矣。夫数象穷则太极著，人心极则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

郑玄《六艺论》曰：《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

桓谭《新论》曰：《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十八篇。古袂《礼记》有五十六卷。古《论语》二十一卷。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

苏子曰：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过乎《易》；明善恶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韩；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乎《史》、《汉》。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于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雅人君子投笔砚而高视。

傅子曰：《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浩浩焉，文章之渊府也。

袁淮《正论》曰：公羊高道听涂说之书，欲以乡曲之辩，论圣人之经，非其任也。

《潜夫论》曰：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烛；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籍。

《物理论》曰：夫《五经》则海也，他传记则四渎也，诸子则泾渭也，至于百川沟洫畎浍，苟能通阴阳之气，达水泉之流，以四海为归者，皆益也。

孙绰子曰：衔辔衡轭，无心于马，而所以御马；典籍礼度，无心于治，而所以为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辞宜于人。

杜子《新语》曰：众儒睹《春秋》之记录政之失得，以立正义，以为圣人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犹人

食皆用鱼肉菜菇以为生熟异和，而复俱美也。

《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贤曰著述，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

《文心雕龙》曰：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乎文理，故能开学养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墟宇重峻，吐纳者深，譬万钧之鸿钟，无铮铮之细响矣。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诰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贡)[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周书，摛风裁兴，藻词谲喻，温柔在诵，最附哀矣。《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辩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婉章志晦，源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九

学部三

易　诗　书

易

《易乾凿度》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为道苞龠。郑玄注曰："管犹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龠，齐鲁之间，名门户及藏器之管为管龠。"

《礼记经解》曰：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

《论语》曰：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系辞》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

又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又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天地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将以顺性命之理也。

《春秋说题辞》曰：《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符，信。《象》出期节，象，两也。出期节者，若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比也。《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孝经援神契》曰：《易》长于变，《书》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行也。

《帝王世纪》曰：庖羲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周易正义》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辞，此说与《帝王世纪》不同。又孔氏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为《易传》，至西汉，传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讎、孟喜、梁丘贺、京房、费直、高相；又东汉郑玄、魏王弼，并注《易》。施、孟诸家，自汉及魏并得立，而传者甚众。至西晋，梁、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书无师，而郑玄、王弼所传则费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曰：宓牺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韦昭曰：伏羲、文王、孔子也。世历三古，《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也。及秦燔书，而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汉书》曰：京房学《易》于焦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东观汉记》曰：任丹传孟氏《易》，作《通论》七卷，世传之，号曰《任君通论》。

《后汉书》曰：孔融《答虞仲翔书》曰："示所著《易传》，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骋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君之治《易》，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本祸福，与神会契，可谓探赜穷道者也。

《晋书》曰：王湛字处仲，司徒浑之弟也。初有隐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为痴，其父永独异焉。兄子济每轻之，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北齐书》曰：权会本贫生，无仆隶。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且职事处多，每须经历，及其退食，非晚不归。曾夜出城东门，钟漏已尽，会惟独乘驴。忽有二人牵头，一人随后，有异生人，渐渐失路，不由本道。会心甚怪之，遂诵《易经》上篇，一卷不尽，前后二人忽然离散。

《齐书》曰：张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

《梁书》曰：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少笃学，善考《易》，倜傥好大言。常曰："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

《唐书》曰：文宗时，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谢。上知通有《易》学，因访以精义，仍命进所习经本，著《易玄解》并《总论》二十卷，《易御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世说》曰：殷荆州仲堪曾问远公云："《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也。"

《淮南子》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未尝不喟然而叹，曰："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适足以利之。利害祸福之门，不可不察。"

《刘向别传》曰：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

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

王叔师《正部》曰:《易》与《春秋》同经综一机之织,经营天道以成人事。

《金楼子》曰:按《周礼》筮人氏掌《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连山》,伏羲也;《归藏》,黄帝也"难曰:"按《礼记》曰:我欲观殷道得乾坤焉,今《归藏》先以坤后乾,则知是殷明矣。推《归藏》既在殷制,《连山》理是夏书。"

诗

卜商《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

又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汉书》曰:通其言谓之诗。

《左传·襄十六年》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齐高厚之诗不类。齐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齐为大国,高厚若此,小国必当有从者。

又襄二十七年曰:郑伯享赵孟子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大叔、二子石从。二子石,印段、公孙段。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草虫》,《召南》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比赵孟为君子。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贲贲》,《鄘》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赵孟曰:"床弟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黍苗》,《小雅》诗,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列列征师,召伯成之。"比赵孟于召伯。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隰桑》诗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孟欲子产之见规诲。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诗·郑风》,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于相遇,故赵孟爱其惠。印段赋《蟋

蟀》，《蟋蟀》，《诗·唐风》曰："无以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顾礼仪之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桑扈》，《诗·小雅》，义取"君子有礼文，故能受天之祜"。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言诬则郑伯未有其实，赵倡赋诗以自宠。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

又曰：楚灵王与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过，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也。肆，极也。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谋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马，掌甲兵之职，招其名也。祭公方谏游行，故指司马官而言也。此诗逸。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获没，不见篡。臣问其诗而不知，若问远，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坚重。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言国之用人，当随其力，往往如金治之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饱过盈之也。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深感子革之言。

《论语》：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又曰：孔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又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

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庄子》曰：诗以道志。

《毛诗正义》曰：昔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义》云：初，孔子授训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

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振牟子，振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汉人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于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

又曰：东汉郑玄取毛氏诂训所不尽及同异者，续为之注解，曰"笺"。笺，荐也，言荐成毛意也。

《诗含神雾》曰：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绵绵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将至著，王有天下也。

又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诗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

《春秋演孔图》曰：诗含五际、六情。六情即六义也：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春秋说题辞》曰：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

又曰：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

《史记》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昭)[韶]》《武》之音。然《雅》音之韵，四言为主，其余非音之正也。

《汉书》曰：匡衡字稚圭。好学。家贫，庸作以给资用，尤精力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匡说诗，解人颐。"

又《艺文志》曰：古诸侯卿大夫交邻国，(之)[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也。

又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

《晋书》曰：王褒字伟元。性好读诗，至于"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弟子受业者皆废《蓼莪》之篇。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将军弈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答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其雅人深致。

颜延之《庭诰》曰：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含章，比物集句，诗为之祖。

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孔子最先删诗，以授于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传，未有章句。

刘歆《七略》曰：诗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证也。

书

《释名》曰：《书》者，言书其时事也。

《汉[书]艺文志》曰：《书》以广听。

《庄子》曰：《书》以道事。

顾子曰：仪训云：《三坟》、《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连珠也。

《春秋说题辞》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其运，明命授之际。书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书也。

《尚书正义》曰：上世帝王之遗书，有《三坟》、《五典》、训、诰、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遭秦灭学，并亡。汉兴，济南人伏胜能口诵二十九篇。至汉文帝时，立尚书学，以胜年且九十余，老不能行，乃诏太常掌故晁错就其家传受之。其书四十一篇，欧阳、大小夏侯传其学，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书"。刘向《五行传》，蔡邕勒石经皆其本。其后鲁共王坏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论语》，悉以书还孔氏。武帝乃诏孔安国，定其书，作传，又为五十八篇。安国书成，后遭汉武巫蛊事，不行。至魏晋之际，(荣)[荥]阳郑冲私于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赜奏上，始列于学官。此则

古文矣。

又《汉书》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尚书》字读之。

又《古文尚书·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授晁错。

《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音撰。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

刘歆《七略》曰：《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于学官，三家之学，于今传之。

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汉宣帝(太)[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汉书曰)[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中)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肃注《尧典》"慎徽五典"下分为《舜典》一篇，以续之。

《后汉书·杜林传》曰：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长于古学。林尝言："林得兴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于宏，后更从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尝以示卫宏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唐书》曰：开元中，宋璟尝自写《尚书·无逸》一篇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成诵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能及，故任贤诫欲，朝夕孜孜。开元之末，因《无逸》图坏，始以山水图代之。及穆宗问宰臣贞观开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对，请复以《无逸》为诫。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聪警绝伦。年七岁时读《尚书·汤誓》，问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不为非道。"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父不能对。已见"幼敏门"。

又曰：文宗纂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工图写于太液亭，朝夕观览。

太平御览第六百一十

学部四

礼　春秋　孝经

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太公六韬》曰：礼者，理之粉泽。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虽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也。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礼记·乐记》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

又《燕居》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伥，丑良切。

又《曲礼》：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又《礼运》曰：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又《乐记》曰：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杨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又《礼器》曰：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

乱。

又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又曰:《经解》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又《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斗居天中而有威仪,王者法而备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

《三礼正义》曰:《周礼》、《仪礼》并周公所作。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则《周礼》也,威仪则《仪礼》也。《周礼》遭秦灭学,藏于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汉武帝时有季氏获之,以上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购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记》补之,遂奏入于秘府。时儒以为非是,不得。至刘歆独识其书,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学官。后郑玄为之注。《仪礼》,周衰,当战国之世,其书并亡。至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惟《士礼》存焉。后世推《士礼》以致天子之礼而行之。至马融、郑玄、王肃,并为之注解。

《礼记正义》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

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礼记》有马融、郑玄二家注。马注今亡，惟郑注行于世矣。

《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言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师古曰：瘉与愈同。愈，胜也。

《汉书》曰：《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也。

范晔《后汉书》曰：曹褒论曰："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盖多阙矣。"

《晋书》曰：韦逞母宋氏，家世儒学，其父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无男，汝可授之，勿令绝世。"后苻坚幸太学，博士卢壹奏曰："废学已久，书传零落，比年撰缀，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晋)[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其家立讲堂，隔绛纱幔而传受。以宋氏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后学传于世，时称"韦氏宋母"。

《唐书》曰：开元十四年，上令太子宾客元行冲撰《类礼义疏》，将立学官。疏成，右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

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诏修撰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学。行冲意诸儒排己，退著论以自释。

春 秋

杜预《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释名》曰：言春秋冬夏，终以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

《春秋正义》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谷梁赤，又各为之传，则今《公羊》、《谷梁》二传是也。《左氏传》有贾逵训，服虔、杜预注，《公羊传》有何休解诂，《谷梁》有范宁集解。

《春秋握成图》曰：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春秋演孔图》曰：作法《五经》，连之天地，稽之图象，质于三王，施之四海。

《史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耶？"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

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乱)[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籍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意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也。

又云：刘歆为《左传》学，以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之后，传闻与亲见，其详略不同。尝共父向校书，父为谷梁学，数以难其父向，向不能报也。

《汉书》曰：《春秋》所贬损，当时有威权者，是以隐其书而不宣。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谷、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

《东观汉记》曰：张霸字伯饶。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郑玄别传》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后乃发《墨守》，针《膏

育》，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魏略》曰：鱼豢尝问魏禧《左氏传》，禧曰："左氏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

又曰：严翰字公仲。善于《春秋公羊》。时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为太官厨，《公羊》为卖饼家，故尝数与辩折长短。繇机捷善持论，而翰讷口，时屈，无以应。繇曰："公羊高竟为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为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阳人。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诃《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常谯谯譊咋。譊，许袁切。咋音组各切。

《晋书》曰：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尝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谓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王隐《晋书》曰：刘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经，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和怨调人"之官，遂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

又曰：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也。"

《三国典略》曰：张曜好读《春秋》，每月一遍，时人比之贾梁道。赵隐尝谓曜曰："君研寻《左氏》，岂求服虔、杜预之纰缪耶？"曜曰："何为其然乎？左氏之书备叙言事，恶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几。故厉己温习，非欲诋诃古人之得失也。"

《梁书》曰：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传》，仕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梁，累迁步兵校尉兼

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析经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氏》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之。

颜延之《庭诰》曰：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辅制衰王，《春秋》为上。

《三辅决录》曰：贾逵建初元年，受诏列《春秋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长义》。帝大善，赐布五百匹。

又《魏略》曰：逵好《左传》，及为牧守，常课之，月一遍。

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妇女，无不读论者。

《江表传》：关羽好《左氏》，略讽皆上口。

孝 经

《孝经·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春秋说题辞》曰：《孝经》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开辟皆有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长。天地开辟而生，人承天地，是故亲生膝下以养父母。

《孝经钩命决》曰：《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曰著。就，成也。孝为一篇之目。十八章也，成号序中心之事，使孝义见于外。一字苞十八章，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题符篇冠就。

又曰：曾子撰斯问曰："孝文乎？驳不同何？"撰，撰经异同也。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避席，复坐，吾语汝丞顺以避祸灾。与先王以托权，托先王以为己权势力。目至德要道以题行，题行，题天子德行，致群瑞已行所及也。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犹天地，己不正，为天地子，故行冠子以立之也。言子曰以开号，若夫子所以自开于受命也。列曾子示撰辅，使若得录图之故，行冠子以立之也。佐与共治天下也。《书》、《诗》以合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臭如兰也。

《孝经中契》曰：丘作《孝经》，文成道立，斋以白天，则玄云踊北，紫宫开北门，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书题号《孝经篇》。云：神星裔孔丘知元，今使阳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后年麟至，口吐图文，北落郎服书鲁端门，隐形不见。子夏往观，写得十七字，余字灭消文，其余飞为赤鸟，翔摩青云。

《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后汉书》曰：向栩字辅兴。张角之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人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读奏栩不欲命将出师，疑与角同，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谢承《后汉书》曰：仇览字(李)[季]智，一名香，陈留考城人也。为县阳(逐)[遂]亭长。有羊元者，凶恶不孝，其母诣览告之。览呼元，责哨元以子道，与《孝经》一卷使诵读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詈母'。乞今自改。"卒成佳士。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督终论》曰：气绝之后，以蘧蒢裹尸，择不毛之地葬焉，皆无以自随，惟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也。

吴均《齐春秋》曰：沈士字云桢，临终遗命曰："棺中依皇甫谧，用《孝经》，既殡，不须立灵。士安亦然也。"

《齐书》曰：顾懽字景怡。有病邪者问，懽曰："家有何书？"答

曰："惟有《孝经》。"懼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萧方等《三十六国春秋》曰：汉大将军东平王约，汉王聪戏之曰："汝诵何书？昧何句也？"约曰："臣诵《孝经》，每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至于'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未尝不反覆诵之。"聪大悦。

《后周书》曰：宇文贵字乾福，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身之本。"

《三国典略》曰：徐陵子份。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

《隋书》曰：郑译性轻，高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废而阴疏之。译乃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译"猷蛊左道"。上谓译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译无以对。后宪司劾以不孝，由是除名。下诏曰："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子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后复其爵位。

又曰：韦师字公颖，京兆杜陵人也。少沉谨有志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

又曰：苏威尝谓炀帝曰："先臣谓臣惟读《孝经》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为？"帝亦然之。何安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从命，是其不孝；其无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旨乎？"

《唐书》曰：永徽中，上命陈王师赵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中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国子监学官，并令预坐。弘智演畅微言，备陈五孝之义，学士等难问连环，弘智酬应如响。上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要道以辅不逮。"对曰："昔者天子爰及诸侯卿大夫皆

有诤臣，愿以此言奉献。”上甚悦，弘智及学士、儒官并赍以缯帛。

《汉实录》曰：敏使于湖南，途出江陵。帅高从诲为赞，是时谏曰：“祭酒惠及经书，从诲所识不过《孝经》十八章尔。”敏曰：“读书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记《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此一章皆经要言也。”时从诲兵败于郢，谓敏见讽，举觥以自罚。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一

学部五

勤　学

《史记》曰：苏秦，洛阳人。与魏人张仪同师鬼谷先生。读书至睡，秦辄引锥刺股，血流至踝。

《汉书》曰：董仲舒，广川人。景帝时为博士。少耽学业，下帏读书，弟子传以相受，莫见其面。十年不窥园圃，乘马三十年[不]知牝牡。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父使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后汉书》曰：桓荣字春卿，沛国龙亢人也。少与兄元卿俱在田捃拾，而荣开书读之，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日夜不倦。世祖闻，召拜议郎，使入教授太子，帝称善曰："得生几晚。"后为太子少傅。帝赐其车马衣服，荣得之，陈于庭，谓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叹曰："我本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乎？"

又曰：法真隐居大洋，讲论术艺，历年不窥园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诂》，覃思不窥园者十有七年。

又曰：赵昱常就处士东莞綦毒公受《公羊传》，至历年潜思，不窥园门，亲疏稀见其面。

又曰：张霸字伯饶，成都人。好学，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伯饶。四迁侍中。

谢承《后汉书》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诣太学，师事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蹔过拜亲，不宿而去。

又曰：高凤字文通，南阳蔡人。家以农亩为业，而勤学专精读诵。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之，惧鸡，以竿授之。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读书不觉，潦水大至，流其麦矣。

又曰：《袁闳传》：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扎，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

又曰：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承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

《续汉书》曰：宫过徐子盛，好之，因弃其猪而留听经。主怪其不还，求索，得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止，因留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玮，济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败以诫梁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鹄赋》以为讽。后除临济令，不敢之职，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见琦耕于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刺客贤之，以实告琦，因得脱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学。太尉杜乔见而称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籍，庆吊不行，征命不应。

司马彪《续汉书》曰：杜乔字叔荣，累祖吏二千石，以孝称。虽二千石子，常步担求师。

又曰：李固少有俊才，雅志好学，为三公子，常躬步驱驴，负书随师。

《魏志》曰：杨浚同郡王蒙少孤，为人仆隶。年十七，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获捶楚。浚美其才，即赎着家中，聘娶立屋，然后与别

居。官至散骑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单贫，为诸生。耕带经锄，其妻自担饷馈之，相敬如宾。

又曰：贾逵字梁道。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一遍。

《蜀志》曰：谯周字元南。耽古笃学。家贫，未尝营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颇晓天文，而不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

《吴志》曰：鲁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阵，手不释卷。

又曰：阚泽字德润，山阴人。常为人佣书，所写毕，诵之亦遍。

虞溥《江表传》曰：张纮事父至孝。居贫，躬耕稼，带经而锄，孜孜汲汲，以夜继日，至于弱冠，无不穷览。

《晋书》曰：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豕。近学堂。育常有暇拾薪，以雇书生抄书，后截蒲以学书，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惭色，将鬻己以偿。于是(郭子敬)[许子章]闻而嘉之，代育还羊豕，给其衣食，令育与其子同学。育遂博通经史，仕伪汉，官至太傅。

又曰：车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学不倦。家贫，尝不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虫以照书。

《晋中兴书》曰：孙盛字安国，为秘书监。好学，自少及长，常手不释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国晋阳秋》。

又曰：刘寔，长不满七尺，精学不倦，虽居官职，至于皓首，手不释卷。

崔鸿《春秋前燕录》曰：豫州刺史张悕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悕少孤贫，随母长于舅氏，令其牧牛。悕幼而好学，事母以孝闻。每日必于牧暇采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书。昼则折木叶学书，夜则诵所书者。

《宋书》曰：沈攸之字仲达，晚好读书，《史》《汉》事多所谙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七年读书。"

又曰：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

又曰：王歆字休泰，琅琊人。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执书不辍。父母家人或谓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农为求活乎？"歆答曰："我当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学有文才，累迁中书侍郎、扬州牧。

《后魏书》曰：甄琛，中山人也。举秀才，入都累岁，常以弈棋，通夜不止。手下苍头奴，常令执烛，或时睡，则加杖之，如此非一。奴不胜痛楚，乃曰："郎君辞父母仕官，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今博弈，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惭，遂写书，研习经史，闻见日优，仕至侍中。

萧子显《齐书》曰：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也。年六七岁，书昼甲子，有简三篇。欢推计，遂知六甲。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黄雀赋》，雀食稻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母年老，躬耕诵书，夜则燃糠自照。

又曰：隐士沈骥士，[遭]火烧书数千卷。骥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乃)故(手)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篋。

《南齐春秋》曰：江泌字士清。少贫，昼日斫屦，夜读书，随月光握卷升堂。

《北齐书》曰：杜弼字辅玄。高祖令弼带州骠骑府长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

又曰：李铉字实鼎。家贫，苦学，春夏务农，秋冬入学。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时，假寐而已。

《后魏书》曰：李道固，顿丘卫国人，高祖赐名焉。家寒，少孤，

有大志，好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于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阎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读，不暇寝食。

《三国典略》曰：齐右仆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钜鹿曲阳人。幼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太学博士郑伯猷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悟，乃折节读书，坐版床积年，版亦为之锐。收尝为《庭竹赋》以自发名。伯猷谓之曰："卿不值老夫，犹当逐兔。"

《后周书》曰：樊深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折损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

《梁史》曰：沈约十三而遭家难，潜窜。会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及为郢州，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常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师之。"

《梁书》曰：韦叡族弟受字孝友，沉毅有器局。年十二，尝游京师，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喧哗，老幼争观。受坐读书，不释卷。宗族莫不异之。

沈峻字士嵩，师事宗人沈骥士。嵩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或睡寝，辄以杖自击。其为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吏部侍郎谢朓常过革第，时大寒雪，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朓乃脱其所着衣并手割半毡与革。后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记室。人或荐之，以为征北记室参军。与弟观少长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参军沈约、任昉同与革书曰："此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弟，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

又曰：刘峻字孝标，平原人。勤学，去学五六里，常行读书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蹶，然后始悟。

《隋书》曰：皇甫绩字功明。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

尝与诸外兄博弈，孝宽以其惰业，督以严训(愍)。绩叹曰："我无庭训，养于外氏，不能克躬[励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孝宽闻而对之流涕。于是精心好学，略涉经史。

又曰：卢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刘松为人作碑，以示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于是感激，闭户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思道为文以示刘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

又曰：刘炫字光伯。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

又曰：王劭笃学，好经史(道)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忽，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劭弗之觉，惟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

《唐书》曰：李磎，昭宗朝为宰相。磎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李书楼"。所撰文章及注解书传之阙疑近百余卷，经乱悉亡。

《世说》曰：管宁、华歆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傍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顾)[羡]其(少)[不]孤，二则羡其(未)[得]学。"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从相教，不之求费也。"

《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悬头至屋梁以自课。常闭户，号为"闭户先生"。

《庐江七贤传》曰：文党字翁仲。欲之学。时与人俱入丛木，谓侣人曰："吾欲远学，先试投我斧高木上，斧当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长安受经。

《七贤传》曰：阮籍有奇才异质，或闭户读书连月不出，或游行

丘林经日不返。

《益(都)[部]耆旧记》曰:朱仓字云卿,广汉人。畜钱八百文,之蜀从处士张宁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为粮,闭户精诵。宁矜之,敛得米二十石,仓不受。

嵇康《高士传》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尝为杜陵门下掾,终身不窥长安城,但闭门读书,未尝问政。

《吕氏春秋》曰: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不休;人将卧,吾不卧。"学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世要论》曰:有读书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卫,载书甚多。强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相天子犹如此,况无事,敢废此乎?"

《邹子》曰:朱买臣孜孜修学,不知雨之流粟。

汉武帝《洞冥记》曰:董谒字仲玄,出隐无常。常息人家,于座以笔题掌,还以竹籜写之。书竟,舐掌中。加以少来精勤,舐之累烂。世谓之《董仲玄掌录》。

《西京杂记》云:匡衡好学,贫无烛,邻家甚富,穿壁引光照书。

《汉书》曰:倪宽,千乘人。受业孔安国。贫无资,佣作带经而锄。在太学为弟子都养。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二

学部六

博学　博物

博　学

《论语》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礼记》曰：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续汉书》曰：班固字孟坚，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览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东观汉记》曰：杨震字伯起，受《欧阳尚书》于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

谢承《后汉书》曰：王充字伯任，好学博览。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又曰：黄香知古今，群书无不涉猎。帝以香先帝所异，每有疑，帝时特访问；又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

又曰：贾逵字景伯，弱冠诵《左氏》。语云："问事不休贾长头。"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羸病，手不释卷。历观今古，无不皆综。

又曰：张华博览图籍，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世祖问华，千门万户，画地而成。

《晋书何劭传》曰：惠帝即位，初建东宫。太子年幼，欲令亲万机，以劭为太子师。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

《三国典略》曰：陈遗兼通直。散骑常侍姚察聘于周，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

《齐书贾希镜传》曰：宋孝武时，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镜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荀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

又《崔慰祖传》曰：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中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

萧子显《齐书》曰：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陆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惟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今)[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其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宁)[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诗)[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敬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梁书》曰：韦叡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当代之士，咸就质疑。

《隋书》曰：王(邵)[劭]初在齐时，祖孝征、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邵)[劭]问之。(邵)[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

《唐书》曰：李守素尤为谱学，妙谙人物。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来诸贵勋等，华戎阀阅，靡不详究。时号为"肉谱"。尝与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学馆，其夜七夕，内出珍馔，有教赋诗，因共谈人物。初言江左东南，犹相酬对，及言北台诸姓，次弟如流，显其历叶，皆有据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既而叹曰："'肉谱'定可畏"。许敬宗因谓世南曰："李仓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虽为美事，然非雅号。"曰："君既言成准的，宜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日仓曹为'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为佳。

又曰：蒋乂幼好学。德宗尝幸凌烟阁，见左壁颓剥，上有残缺

文记，每行可辩三五字，命录之以问宰臣，宰臣卒然无以对。遽召人访之，对曰："此圣历年侍臣图赞也。"暗讽诵，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

《国语》曰：晋文公使赵衰为卿，辞云："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也。"

《孟子》曰：人皆知粪其田而莫知粪其心。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也。

《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称连环可解。

袁子《正书》曰：学莫大于博，行莫过于约。圣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学以聚之，兼听而辨之。

《抱朴子》曰：洪年十六始习《孝经》、《论语》、《易》，但贪广览于众书，曾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近将万卷。

又曰：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圃，倪宽带经以芸锄，路生截蒲以写书，黄霸桎梏以受业，宁子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览玄奥，穷测微言。

《典论》曰：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禹、应玚、刘桢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文无所假。

《文士传》曰：张华穷览古今，尝徙居，有书三十乘。

《金楼子》曰：丘迟出为永嘉郡，公祖道于东都亭。敬子、沈隐侯俱至。丘云："少来搜集书史，颇得诸遗书，无复首尾，或失名姓，凡有百余卷，皆不得可知，今并欲焚之。"二客乃谓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末至，二客以向诸书示之，傅乃发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宾客咸所悦伏。

《国朝传记》曰：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

又曰：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博 物

《家语》曰：夫子曰："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左传·昭元年》曰：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四国，台骀之后。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一之，同四时也。得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内官，嫔御。其生不殖，殖，长也。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姓之相与先美矣，美极则尽，尽则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一四时娶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辨，别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无乃(德)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为，治也。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据异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赂之。

又昭七年《传》曰：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私语。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晋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祷。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鲧，禹父，夏家郊祭之，历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数并见祀。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衰，晋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韩子祀夏郊。祀鲧。晋侯有间，间，差也。赐子产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贡。

《汉书》曰：张安世字子孺，给事尚书。上幸河东，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尚书令。

《晋书·张华传》曰：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灌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雊，华曰："此必蛇化为雉。"开视，雉侧果有蛇蜕焉。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捶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雷焕妙达象纬，要之宿，因楼仰观，焕曰："宝剑之气耳，在豫章豊城。"因以焕为豊城令，使求之。焕到县，掘狱屋基，得双剑。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拭剑，光芒艳发。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试剑，倍益精明。又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者。华云："此蜀山毁，故钟鸣。"寻蜀郡上其事也。

又曰：武帝常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

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材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束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羁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时有人于嵩高山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又曰：桓温伐蜀。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下，砂上垒石，八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

又曰：荀勖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或未之信，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举世伏其明识。

《宋书》曰：何承天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

萧子显《齐书》曰：东海王摛亦史学博闻，历尚书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试学士，惟摛问无不对。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众莫能解。摛云是"荣光"。世祖大悦。

《梁书·裴子野传》曰：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入滑，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

又曰：乐蔼为御史中丞，时长沙宣武王将葬，而车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燃。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三国典略》曰：齐徐之才见有人以五色斑兰骨为刀把者，之才

曰："此人瘤也。"问所得处，云于冢见骷髅骨长数寸，试削，视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还，得乐器者皆莫之识。太常少卿斛斯澈直陵切。见之曰："此锧于也。"人弗之信。澈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澈取以合乐焉。

《隋书》曰：崔(颐)[赜]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着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颐)[赜]答曰："谨案汉文以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见。臣敢称庆！"因再拜，百官毕贺。天子大悦，赐缣二百。

《国语》曰：海鸟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文仲不知，以为神。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阔不知所要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爰居所避。文仲闻柳下季之言，使书以为三筴。筴，简书也。三筴，三卿，卿一通也。谓司马、司徒、司空。

又曰：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获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测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蚿蛸，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坟羊。"

又曰：吴伐越，隳会稽，获骨一节，专车。骨一节，其长专车。专，增也。吴子使来好聘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禹致群臣于会稽之

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汪茫氏君之名。违命后至，故禹杀之。陈尸为戮。其骨专车焉。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纪纲天下谓名山大川。龙兴云致雨，以利天下。社稷之守为公侯，封国立社稷而山川之祀者为诸侯。今守之，是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茫氏之君，汪茫，长翟国名。守封嵎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吴郡永安县也。为(七)[漆]姓，柒，汪茫氏之姓。在虞夏商为汪茫氏，于周为长翟，周世其国北迁为长翟。今为大人。"今，孔子时。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蛮之别名也。长者不(遇)[过]十之，数之极也。"十之三丈，则防风氏。

又曰：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隼，鹰鸟，鹗也。楛，木名。砮，镞也，石为之。八寸曰咫。楛矢贯之，坠而死也。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惠公，哀公之孙悼太子之子吴也。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肃慎，北夷之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物也，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侯)[陈]。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安胡公，舜后。虞，遏父之子胡满。古者分同姓以宝玉，所以展亲也，展，重。若夏后氏之璜也。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陈，妫姓。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旧府。使求，得之金楎，如之。

《家语》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员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能识。使使聘于鲁，问孔子，孔子曰："此萍实也。惟霸者为能获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久之，使来以告鲁大夫。大夫因子游问曰："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郑，过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武王之应也。"

《益部耆旧传》曰：蜀郡张宽，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

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皇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人见。"

郭璞注《山海经》曰：汉宣帝使人上郡发盘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能知。刘子正对曰："昔贰负之臣曰兔，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括之于疏属之山，括，系缚也。音适。桎其右足，反缚两手，系之山上盘石之下。"宣帝大惊。于是时人争学《山海经》。

《国朝传记》曰：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是晋某岁所造。"又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事并具乐部。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三

学部七

教　学

《礼记·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

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也。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又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又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又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譬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又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又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也。

又曰：(太)[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音小。(隶)[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逊其业也；(楔)[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不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不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

《尚书·说命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谷梁传·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于水火者，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父之罪也；羁贯谓交午剪发以为饰，成童八岁以上者也。就师学问而无方，心[志]不通，(师)[身]之罪也。

《汉书》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官，吏民大化，蜀地至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学校，自文翁为之始。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少好学，明《春秋》。居家教授，学者远至。

又曰：韦贤子玄成，明经，至丞相。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赢)[籯]，不如一经。"

《东观汉记》曰：永平九年，诏为四姓小侯置学。

又曰：樊准见当世学者少，惧先王道术陵迟，乃上疏曰："光武受命中兴之初，群雄扰于冀州，旌旗乱于大泽，然犹投戈讲学，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即位删定乖疑，稽合图谶，封师太常桓荣为关内侯，亲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礼，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是时，学者尤盛，冠带缙绅游辟雍，观化者以亿计。"

《后汉书》曰：樊(儵)[鲦]字长鱼，删定《公羊》、《严氏春秋》，世

号樊侯。教学，门徒三千余人。

又曰：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师。后以病免归，居家授教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学图谶，究竟其术。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又曰：张兴字君上。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

又曰：樊英字季齐。善风角占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又曰：郑玄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人。

又曰：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大泽中，卖之以奉供养。远方人从游学者，皆执经追于泽畔。

又曰：欧阳歙为司徒，坐在汝南赃下狱中。济阴曹重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学义精明，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

又曰：杜抚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弟子千余人。

又曰：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之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马融常在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列女乐，弟子相次传授，鲜有入其室者。

《晋中兴书》曰：范宁字武子，解褐为余杭令，兴学校，养生徒，洁己志，德行之士，莫不来宗。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后秦录》曰：凉州胡辩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东徙洛阳，随讲受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义，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

是学者咸劝，儒业盛矣。

《国语》曰：晋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间。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乎？"使能者行之，犹愈于不学。

《尚书大传》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十五入太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入小学知父子之道，长幼之序；入太学知君臣之义，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劝弟子学，曰："汝若学，吾当仕汝。"弟子学期年，就墨子求仕。墨子曰："汝不闻鲁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长子嗜酒，不肯预葬。其四弟曰：'尔若送葬，吾当为汝沽酒。'葬讫，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岂独吾父乎？吾恐人笑子，故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学，人自笑子，故劝子也。"

《孙卿子》曰：达师之教，使弟子安焉，乐焉，往焉，游焉，肃焉，藏焉。严此六者，得其学，则邪辟之道塞矣。

《扬子》曰：博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鲜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观书者，譬犹登东岳而知丘陵之崺垒也，浮沧海而知江河之不广也，见日月而知众星之照微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少观也。

《尸子》曰：学不倦，所以治已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茧舍而不治，则腐蠹；使(上)[工]女缲之为美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茧也，舍而不治，则知行腐蠹；使贤者教之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则无以为智，不勤教无以为仁。

《郭林宗别传》曰：泰以有道君子征，同邑宋子俊劝使往。泰遂辞以疾，阖门教授。

《钟会母传》曰：夫人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

受《孝经》，十五入太学，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

王粲《儒史》谓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君臣朝廷王事之纪。然则文法典艺，其存于此矣。

虞溥《厉学》曰：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如涉学庭讲修典训，此成大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四

学部八

幼学　晚学　好学　废学

幼　学

《礼记·学记》曰：幼者听而不问，学不躐等也。

又《曲礼》曰：十年曰幼学。

《论语·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汉书》曰：东方朔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万言。时莫之比。

司马彪《续汉书》曰：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

《后汉书》曰：张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

《魏志》曰：钟会母性矜严，勤见规诲。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国语》，十三诵《周礼》，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

西晋赵至字景真。年十四，随人入太学观书。时嵇康于学写石经古文异事讫，去，遂逐车问。康异而语之，为诸生。

《宋书》曰：王俭幼笃学，手不释卷，宾客或相称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书崔子玉座右铭以贻之。丹阳尹袁粲闻其名，及见之，曰："宰相之门，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

梁气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会稽余姚人也。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失，倕甚异之。太守衡阳王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

《后魏书》曰：祖莹字元珍，范阳人。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博学耽书，以昼继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僮仆，父母寝睡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窗户，恐漏光明，为人所觉。内外亲戚呼为“圣小儿”。

又曰：任城王澄子顺字子和。年九岁，师事乐安陈豊，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书夜诵，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豊奇之，白澄曰：“豊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

《三国典略》曰：齐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郡人，北豫州刺史基之子也。年十三，杨州刺史郭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元贞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

《梁书》曰：西阳王大钧性厚重，不妄戏弄。年七岁，武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令讽诵，即诵《周南》，音韵清雅。帝重之，因赐王羲之书一卷。

《三国典略》曰：梁孝元字世诚。初，年五岁，梁武问曰：“读何书？”对曰：“能读《曲礼》。”梁武曰：“汝试言之。”孝元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及长，精神爽俊。

殷兴《通语》曰：殷礼字往嗣，幼而乡里异之。七岁就官学书，在师未尝戏弄。讽诵恒不为声，潜识而已。师杀鸡诣礼父颖曰：“贺此子能兴君门。”行在舟车，手不释卷。从曲阿往返，遂不知堤渎广狭，及行旅喧闹，未尝视之。时人语曰“奇才强记”。殷往嗣后

与张温使蜀，至荆州虎牙遭水，众人失色，往嗣见之无异。诸葛亮见之，叹曰："东吴菰芦中乃有此奇伟。"

晚学

《国语》曰：晋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元帅，上卿。对曰："(郄)[郗]縠可。行年五十矣，縠，晋大夫。守学弥惇。夫先王之法，德义之府也。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惇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郄)[郗]縠。"公从之。

《说苑》曰：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晚，如何？"对曰："少年学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学如日中之光，老学如炳烛之明。孰与夜行乎？"公曰："善哉！"

《后汉书》曰：献帝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讲者，习也。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刘艾《献帝纪》曰：时长安中谣曰："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王悯念，悉用补朗。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齐书》曰：张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父绪尝告归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猎，右臂鹰，左牵狗。遇船至，便放绁脱鞲，拜于水次。父绪曰："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充曰："充闻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请至来年。"绪曰："过而能改，颜氏子焉。"延明年便改，多所该通。

《唐书姚元崇传》曰：玄宗猎于渭滨，上曰："卿颇知猎乎？"元崇曰："臣少居广城大泽，不知书，惟以射猎为事。年四十，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于是乎驱鹰放犬，迟速称旨。上大悦，曰："久不见卿，思有顾问。卿可于宰相行中。"行常后，上纵辔久顾之，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平章事。"

桓子《新论》曰：高君孟颇知律令，常自伏写书。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

魏应璩《答韩文宪书》曰：昔公孙弘皓首入学，颜涿聚五十始涉师门，"朝闻道，夕殒"，圣人所贵。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学艺，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荣忘食之乐，下踵宁子黑夜之勤，穷文尽义，无微不综，规富贵之荣，取金紫之爵，是夏侯胜拾芥之谓也。

好　学

《论语》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已矣。"

又曰：有颜渊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亡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叶公诸梁问乐王鲋曰："晋大夫赵文子为人何若？"对曰："好学而受规谏，仁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瓮口，至楚国，其广十里，无它故，其下流多也。好学受规谏，宜乎立哉。"

《汉书》曰：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兄伯常耕田纵平游学。

《东观汉记》曰：冯豹字仲文。好儒学，以诗传教授。乡里为之语曰："道德斌斌冯仲文。"

又曰：和熹邓后七岁读《论语》，志在书传，母常非之，曰："当习女工，今不是务，宁当学博士耶？"后重违母意，昼则缝纫，夜私买脂烛读经传。宗族外内皆号曰"诸生"。

范晔《后汉书》曰：荀爽幼好学，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

张璠《汉记》曰：朱穆字公叔。好学，专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餐，行坠坑坎，亡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大专，几不知马之几足。"

《后汉书》曰：张霸就樊儵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耶。

《魏书》曰：吉茂字叔畅。好书，不耻恶衣恶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数岁。

《北齐书》曰：刘逖字子长。少而聪敏，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值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也。

《文士传》曰：李庸字萧远。笃志好学，善属文，词藻清美，常燃柴草，火以读之。

《南史》曰：梁刘峻字孝标，平原人也。永明中，从桑乾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蔚祖谓之"书淫"。

《北史》曰：(隋)[隋]刘臻为仪同。性恍忽，耽经史。经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记。有刘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还家，因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是大人家。"于是顾盼久之，乃悟。叱从者曰："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

杜预《自叙》曰：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贫窘，昼则务作于劳，夜则甘疲寐。及二时之务，书卷生尘，篋不解缄。惟季冬裁得一旬学，或兼夜寐，或戏独否，或对食忘餐，或不觉日夕，是以游出之事，吉凶略绝。富阳男数以全生之道诲予，方之好色，号予为"书帙"。

废 学

《毛诗·缁衣》曰:《子衿》,刺学校废也。世乱则学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尚书》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

《论语》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

《左传》曰:学者植也,不学将落也。

《史记》曰:周道既废,焚烧《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板图籍散乱也。

又曰:始皇,诸生到者拜为郎,七百人。密种瓜于骊山。山温成实,令诸生就视说之,人人不同。乃为伏机,方难未定,机发,从上土填之。其坑在咸阳西南三望里,今为闵儒乡也。

又曰: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汉书》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

《前汉书》曰:绛侯不好文学,每召诸生,东向坐而责之,不以宾主之礼相接。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家贫,为官佣写书。辍书叹曰:"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三国典略》曰:齐许惇无学术,与邢劭、魏收等同列。诸人谈说经史,惇隐几而睡,深为胜流所轻。

《梁书》曰:柳津字元举。性强直,乏风华。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尝令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耶?"

《隋书》曰:宇文庆沉深有器局,少以聪敏见知。周初,受业东观,颇涉经史。既而谓人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之业?"于时文州民夷相聚为乱,庆应募从征。贼保据岩谷,径路悬绝。庆束马而进,袭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书》曰:马燧少尝与诸兄读书,乃辍卷叹曰:"天下将有事

矣，丈夫当立功征伐，以济四海，安能矻矻为一儒也？"

《西京杂记》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常）[尝]弃（瓢）[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为散儒？"卒斩匈奴使者，还拜中郎将。后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

《金楼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常抑之，曰："汝不念读书而好乘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五

学部九

讲　说

《广雅》曰：讲，读也。

《说文》曰：讲，和解也。

《易》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论语》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汉书》曰：夏侯胜每讲，常谓诸生曰："士病不能明经，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又曰：孔光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时会门下(大)[诸]生讲问疑难，举大义。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以次授业，或莫见其面。

又曰：班伯为中常侍。成帝方向学，郑宽中与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授焉。

又曰：元帝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朱云者，召入，摄齐升堂，抗首而说，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柱五鹿君。文穎曰：柱，阁也。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迁杜陵令。

又《西京杂记》曰：长安有儒生惠庄，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茧栗犊反能尔耶！吾终耻溺死沟中。"遂裹粮从云。云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拊心语人曰："吾[口]不能(剧)[遽]

谈，此中多有。”

《东观汉记》曰：朱祐字仲先。初，光武学长安，时过朱祐，祐尝留上。须讲竟，乃谈语。及车驾幸祐家，问：“主人得无去我讲乎？”

又曰：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讲五经同异。

又曰：桓荣为博士。显宗即位，乘舆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

又曰：桓荣拜议郎，入侍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

又曰：显宗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桓郁说一篇。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我者，商也。”又问郁曰：“子几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觉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又曰：杨政字子行，治《梁丘易》，与京兆祁圣元同好，俱名善说。京师号曰：“说经锵锵杨子行，论难僠僠祁圣元。”又周举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京师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纺纶，井之大春。”

又陈器字君期，明《韩诗》。时语曰：“关东说诗陈君期。”

又曰：鲁平字叔陵，兼通五经。关东号曰：“五经复兴鲁叔陵”也。

又曰：贾逵字景伯，能讲《左氏》及五经本文，以大小夏侯《尚书》教授。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

《后汉书》曰：郑玄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下。玄因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又卢植于马融受学，融列女乐

(在)于前,植侍讲数年,未曾转眄。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造使要郑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座。玄身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

谢承《后汉书》曰:董春字纪阳。少好学,究极圣旨。后还归,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问难者百余人。

又曰:戴冯字次仲,征拜郎中。公卿大会,群臣就席,冯独立。世祖问之,对曰:"博士说经者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说经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冯重五十席。京师谚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后汉书》曰:丁鸿字孝公。少好《尚书》,十六能论难。永平中引见,说《文侯》一篇,赐衣被。章帝会诸儒白虎观,上善鸿难说,号之曰"殿中无双丁孝公"。

《魏书》曰:文帝初在东宫,氛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难,与素所敬者大理(正郎)[王朗]书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晋书》曰:郑冲为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

沈约《宋书》曰:魏齐王每讲(肆)[肄]经通,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聚徒授教,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之。

《梁书》曰:中宗于敬贤殿讲《老子》,仆射王褒执经,百僚皆预

讲席。中宗谈折搓辩，间以嘲谑，在座者相顾解颐。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博通五经，尤长《周礼》。时吏部郎中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然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所，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开讲，群儒刘岳、沈熊之徒皆执经下座，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也。"

又《伏曼[容]传》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绝。

又曰：卢(黄)[广]，范阳涿人。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梁，位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后为寻阳太守、武陵王长史，卒官。

又曰：贺琛字国宝。幼孤，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瑒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瑒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虽自执舟楫，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年二十余，瑒之门徒稍从问道。初，瑒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瑒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矣。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既世习礼学，究其微精，占术先儒，吐言辩洁。坐之听受，终日不疲。

《后周书》：梁晋熙郡王萧大圜，当元帝时，以世多忌，恐谗诉生焉，乃屏绝人事，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不妄游狎，恒以讲《诗》、《书》、《易》为事。梁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圜辞约指明，应答无滞。梁元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吾重之爱之，尔当效焉。"

《北史》曰：后魏元善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令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列起朕

心。"赍绢一百匹，衣一袭。

又曰：卢景裕博通经典。齐文襄入相，于第开讲，招延时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彩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羡之。

《后周书》曰：吕思礼，东平寿张人也。性温润，不杂交游。年十四，受学于徐遵明。长于论难，诸生为之语曰"讲《书》论《易》锋难敌"。

《隋书》曰：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置执经一人，侍讲二人，执读一人，摘句二人，录义六人，奉经二人。讲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纱袍，乘象辂至学，坐庙堂上。讲讫，还便殿，改服绛纱袍，乘象辂还宫。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座，宴毕还宫。皇太子每通一经，亦释奠。

又曰：马光为太子博士。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主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句。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凝滞，虽辞非俊辩，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酝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明，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书》曰：太宗幸国子学，视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右庶子赵弘智问之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答曰："曾孝特优，门人不能逮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昔曾皙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皙怒，授大杖以击其背。参手扑地，绝而后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

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乃不可得，小箠则受，大杖则走。今参误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侍臣曰："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迴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耶？"

《语林》曰：刘真长与桓公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

《殷氏世传》曰：殷亮，建武中征拜博士。诸儒讲论，胜者赐席，亮重至八九。

《三国典略》曰：东魏崔暹子达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达拏升高坐开讲。赵郡睦仲让阳屈服之，暹大悦，擢仲让为司徒中郎。郓下为之语曰"解义两行得中郎"。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六

学部十

读　诵

《礼记·曲礼下》曰：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

《论语》曰：南容三复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执事，太仆之属。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协，合也。合礼谓习录所当共之事也。

又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读礼法者，太史与群执事。史，此小史也。

《史记》曰：太史公曰："予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息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共原也。]

又曰：孔子晚善《易》，韦编三绝，铁撰三折，漆书三灭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读书，三年不窥园圃。

《汉书》曰：刘向专精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

又曰：扬雄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东观汉记》曰：章帝诏黄香，令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谓诸生曰："此日下无双，江夏黄童也。"

又曰：高凤诵经，昼夜不绝声。妻之田，曝麦，以竿授凤，令护鸡。凤受竿，诵经如故。天暴雨，流麦，意在经，不视麦漂。

谢承《后汉书》曰：王充字仲任。家贫无书，至京师市读书，一见辄能诵忆。

又曰：应奉字世叔。读书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佣作为资，暮还辄爇火以读书。

《后汉书》曰：和熹邓后六岁能《史书》，《史书》，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乃更务学，欲举博士耶？"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后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范晔《后汉书》曰：周盘字伯坚。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常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也。

又曰：裴骏字仲驹。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七八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兄云："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尝独食。

又曰：尚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读《易》至《损》、《益》卦，喟然而叹曰："吾以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

《魏武本纪》曰：吾读介之推之避晋封，申包胥之逃楚赏，未尝不废书而叹。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学，避难采樵负贩，常挟经书，投闲习诵。人从学者，遇不肯教，云："当先读百遍，而义自见。"

《吴志》曰：阚泽字德润。好学，居贫，常为人(赁)[佣]书，所写即毕，诵读亦遍。

《魏志》曰：贾逵最好《春秋》，课日读一遍。

《吴志》曰：刘赞字正明。性果烈，好读兵书及史传。每览古良将攻伐之势，辄封书独叹。

《晋书》曰：陶潜字元亮。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

忘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士咸爱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节义。读《左传》至奉王命讨不庭，每辍卷而叹。

又曰：刘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厉己修学，不以险难改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

王隐《晋书·处士传》曰：王褒字伟元，北海人也。读书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反覆，流涕沾胸也。

沈约《齐纪》曰：顾欢字玄平。少丧父，事母谨孝。母丧，于墓侧数年。好事者或从受书，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悲（动）[恸]不能禁。自是学徒废《蓼莪》之篇，不复讲授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韩景山，安平雀津人也。年十岁，能属文。博览经籍，无所不通。

《宋书》曰：沈演之家世为将，至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百遍，以达义理上知名。

《北齐书》曰：赵郡王琛字子叡。初读《孝经》，至"资于事父"，辄流涕歔欷。

又曰：杨愔幼而丧母，曾诣舅子泰，泰与之饮，问："汝读何书？"答曰："《诗》。"泰曰："至《渭阳》未耶？"愔便号泣感咽，子泰亦对之歔欷。于是遂为罢酒。

《北史》曰：后魏元晖业领中书监，录尚书事。齐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惟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梁书》曰：武帝每读《孝子传》，未曾终轴，辄辍书悲恸。由是

家门爱重，探赜索隐，穷理尽性，究览坟籍，神悟知机，读书不待温故，一阅皆能诵忆。

又曰：《范云传》：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子，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克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知。明日登山，子良命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进乃读之如流水。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

又曰：昭明太子统，字德施。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

《陈书》曰：始兴王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朝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

《隋书》曰：崔儦字岐叔。以读书为务，颇自负而忽人。尝大署其门下曰："不读五千卷书，无得入我室。"

又曰：来护儿字崇幼，而慕诡好立奇节。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舍书而叹曰："大丈夫其世当如是，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久事陇亩！"群辈嘉其言而壮其志。

又曰：韦师字公颖。少沉谨，有慧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

《唐书》曰：章怀太子贤，上深所嗟赏之，谓司空李勣曰："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曾遣读《论语》，至'贤贤易色'，再三覆诵之，乃云性爱此言。固知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也。"

又曰：萧德言，晚年尤笃志于学，自昼达夜，略无厌倦。每欲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候间请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圣之言，岂惮如此？"

又曰：郭山惲，蒲州河东人。少通《三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

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客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呪》，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恽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于是诵《鹿鸣》、《蟋蟀》之诗。奏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颇涉规讽，恐为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恽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五士。

《庄子》曰：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有渔父听曲为法。

又曰：臧与谷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博塞以游。

又曰：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问曰："敢问公所读之书何言也？"公曰："圣人之言。"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公所读者，圣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扁曰："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也。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人物各有信，教学之无益也。古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

《尚书大传》曰：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

《说苑》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变，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昔尧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

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益损之征欤？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神仙传》曰：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曰："是何书也？"曰："礼也。圣人亦读之。"老子云："圣人可也，汝曷为复读之？"

《洞冥记》曰：李充者，冯翊人也。自言三百岁，从秦始皇登会稽山以望江汉之流也。少而好学，为秦博士，门徒万人。伏生时十岁，乃就充石壁山中受《尚书》。乃以口传受伏子四代之事，略无遗脱。伏子因而诵之，常以细绳十余寻，以缚腰，诵一遍则结绳一结，十寻之绳皆成结矣，计诵《尚书》可数万遍。但食谷损人精意，有遗失，伏子今所传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尧舜二典，阙漏尤多。

《家语》曰：孔子读史，至于楚复陈，陈夏征舒杀其君，楚庄王讨之，因取陈而有之。申叔时谏，庄王从之，乃复陈国也。喟然叹曰："贤哉，楚庄王也！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进其义，非庄王之贤弗能受其训。"

《春秋后语》曰：苏秦归，曰"书虽多畜，亦何以为？"于是夜发书箧数十，得《周书阴符》，《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读之。欲睡，锥刺其股，血流至踝。暮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幽明录》曰：襄阳城南有秦民墓，为性至孝，亲殁，泣血三年。人有为其咏《蓼莪》诗者，民闻其义，涕泗不自胜。

桓子《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俗说》曰：刘柳为仆射，傅迪为左丞。傅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惟读《庄》、《老》而已。傅道刘云"正读十二卷，何足本人"，刘道傅云"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

《物理论》曰：语曰"能理乱丝，乃可读《诗》"。余虽无治丝之能，而悟闻《诗》之义。

《华阳国志》曰：徐诵字子产。少读书，日不过五十字，诵千遍乃得，终成儒学。

《先贤传》曰：延笃从唐季度受《左氏》，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之。及辞归，季度曰："卿欲写传，何辞归？"答曰："已诵之矣。"

《孝德传》曰：张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丧亲哀毁，每读《诗》见《素冠》、《棘人》，未尝不掩泗焉。

《列女传》曰：班婕妤，况之女，贤才通辩，选入后宫，每读《诗》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复之。

晋潘岳《闲居赋序》曰：岳读《汲黯传》，见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

《金楼子》曰：有人读书握卷而辄睡者。梁朝有名士呼书卷为"黄妳"，此盖言其怡神养性[如]妳温也。

又曰：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遍，其义自见"，此外众书自可泛而观耳。正史既见得失成败，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曰：《自叙》云：吾时夏夕中下绛纱，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又经病疮，肘膝烂尽，此以来三十余载，泛玩众书万余矣。(曰)[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此)[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兹言是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七

学部十一

谈　论

《史记·儒林传》云：清河王太傅辕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曰："不然。桀、纣虐乱，天下之人心归汤、武，汤、武诛桀、纣，非受命谓何？"黄生曰："冠虽弊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臣下不能匡过以尊主而诛伐，非弑而何？辕固曰："必若云，是高祖伐秦耶？"于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也；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非也。"

《汉书·儒林传》曰：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舒议，不如仲舒。

又曰：扬雄为人简易佚荡，不能剧谈而好深沉之思也。

又曰：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今不及也。"

《东观汉记》曰：尹敏与班彪相厚，每相与谈，常莫案不食，昼即至暝，夜即彻旦。

《晋书》曰：潘京字世长。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辱焉。

又曰：郭象(者)，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又曰：乐广尝与裴(顾)[颀]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顾)[颀]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顾)[颀]为"言谈林薮"。

又曰：朝贤尝上巳禊饮，或问王济"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颀论前言往行，靡靡可听；王戎，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又曰：王衍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

又曰：胡毋辅之字彦国，与王澄等为友。澄尝与人书曰："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为后进领袖也。"

又曰：赵孟字长舒。为尚书都令史，善于清谈，其面有疵黯。时人言：诸事不决，皆当问疵面。

又曰：裴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座嗟服。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

《晋中兴书》曰：殷浩弱冠与京兆杜人并有美誉，善言玄理。又庾元规少好黄老，能言玄理，时人方之夏侯泰初。

又曰：谢弈女道韫，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辞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义，客不能屈。

又曰：孙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暖者数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沈约《宋书》曰：高祖少事戎旅，不涉经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也。郑解之难必切至，未尝假借，要

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谈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惟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之"格佞"。

《宋书》曰：谢灵运辩博，辞义锋起。王惠尝与之谈，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

又曰：《谢瞻传》曰：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便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又曰：张敷好读玄言，兼属文论。弱冠，初父邵使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

《后周书苏绰传》曰：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

又曰：裴文举字道裕。少忠谨，涉猎经史。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每与谈论，不觉膝前于席。

又曰：寇儁字祖儁，上谷平昌人也。世宗尚儒重德，特钦赏之。与相见，同席而坐，因顾访洛阳故事。儁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与之谈，不觉为之前席。

《齐书·刘绘传》曰：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健，周颙称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

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又曰:张绪性清淡,善谈玄。王俭尝云:"绪过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

《三国典略》曰:陈袁宪,枢之弟也。幼聪敏好学。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宪宅西,常招(引)[弘]诸生与之谈论,每有新义,出人意表。国子博士周(引)[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引)[弘]正,将登讲座,弟子毕集,乃授宪麈尾。时谢岐、何妥在坐,(引)[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耶?"何、谢递起义端,宪酬对闲敏,神色自若。(引)[弘]正因谓文豪曰:"卿还谘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

《梁书》曰:沈约,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主即齐文惠太子。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时东宫多士,约特蒙亲遇。时王侯列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

又曰:简文在东宫召戚袞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疑,次令中庶人徐摛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袞说朝聘义,摛与往复,袞精采自若,应答如流,简文深嘉叹之。

《隋书》曰:辛彦之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之,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

《唐书》曰:杨绾凡所知友皆一时名士,或造之者,清淡终日,未尝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绾言必玄远,不敢发词,内愧而退。大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争趋其门,至有数千里来者。

《庄子》曰: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与汝处于鲁之时,人用意如飞鸿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鱼者,吾为钩缴以投之。吾今见龙合而成

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余口张不能噏，舌出不能缩，又何视哉？"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明日复见，抵掌而谈。兑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抱朴子》曰：王充所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东江，见之，叹其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其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管辂别传》曰：辂父为琅琊长。辂时年十五，琅琊太守单子春雅有才度，闻辂一时之俊，欲得相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多嘉客，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志未刚，若相观，惧失精神。先饮三升清酒，尽之然后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府君耶？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诗》、《论》、《易》，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周汉之事，但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耶？"于是唱大论之端，遂造阴阳，文彩泛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相攻劫，诸难风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至日向暮，酒食不行。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召辂为文学从事，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再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为别驾。前至十月，举为秀才。

《物理论》曰：夫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荆州先德传》曰：庞士元师事司马德操。德操蚕月躬采桑后园，士元往助之，因与共谈。元善神，遂移日忘餐。德操于是异之。

《世说》曰：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年未弱冠，往见之。晏闻来，倒履出户迎之。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理极，可得复难不？"弼作难，一坐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也。

又曰：卫玠字叔宝。少有名理。琅琊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邀，每闻君之语议至乎理会之间，要微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及君年长，论者以为出于王武子之右，世咸谓"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玠于武昌见大将军王敦，与之谈论，弥日信宿。敦顾谓僚属曰："昔何王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末复有正始之音。清言胜咏，亹亹入微，何平叔在，当复倒矣。"

又曰：孝武将讲《孝经》，谢太傅与诸人私逆讲师。车武子谓袁彦伯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挠于惠风也？"

郭子曰：张凭举孝廉，出京，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真长，乡里及同举者咸共哂之。张遂径往诣刘。既前，处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长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张欲自发而未有其端。顷之，王长史诸贤来诣，言各有隔而不通处，张忽遥于末座判之，言约皆远便，足以畅彼我之怀。举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遂清言弥日。因留宿，遂复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诣抚军。"抚军，简文。张既还船，同旅笑之曰："卿何许宿还。"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至，遣教觅张孝廉船。同旅惋愕。既同载，俱诣抚军。至门，刘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语言，咨嗟称善，数日乃止。曰："张凭劲粹，为理之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又曰：范玄平字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长史曰：长史，王仲祖。"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也。"

《异苑》曰：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见一年少置《易》投壶，与机谈，机心伏之，而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问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正是山阳王家墓耳。"机乃怪，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

王弼也。

又曰:陆云独于空草中,忽见一家墙院整顿。云时饥乏,因而诣前。见一年少可二十余,风姿可嘉,论叙平生,不异于人。寻共说《老子》,极有辞致。云出,临别语云:"我是山阳王辅嗣。"云出门,还望向处,正是一冢。云始谓俄顷,已经三日。

《幽明录》曰:阮瞻素秉无鬼论,世莫能难。每自谓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阮,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返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阮默然,意色大恶。后年余病死。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八

学部十二

叙图书　正谬误

叙图书

《尚书·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左氏传》曰：晋荀跞如周，籍谈为介。[王]谓籍谈曰："昔高祖孙伯黶司晋之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后，何[故]忘之？"

《汉书·艺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韦昭曰：谓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也。《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又曰：《古文尚书》藏于壁中。师古注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论语》、《孝经》于夫子堂壁中，而《汉

记》曰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也。又后汉王莽征陈咸，咸遂称疾笃，于是乃敛其家律令文书，藏于壁中也。"

《后汉书》曰：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大人逾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珍）衣囊徼名，嫌疑之间，诚先贤之所慎。"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

《魏志》曰：王修家不满斗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也。"

《蜀志》：向朗字巨达。潜心典籍，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也。

《后唐书》曰：李谿者，博学多通，文章秀绝，家有奇书，时号"李书楼"。

《吕氏春秋》曰：《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纣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奔周。

《穆天子传》曰：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阿平无隘，四彻中绳，言皆平直。先王谓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策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

《庄子》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藏其所著书于周者。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征藏，藏名也。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当试焉。"孔子至老聃之门，而老聃不许也。

《博物志》曰：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秘书》，及其子向咸共奇之。德信黄白之术可成，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乃以罹罪。

又曰：太古书今见存者，有神农《山海经》。《山海经》或云禹所作，《素问》黄帝作，《连山》、《归藏》夏所（之书）[作]，周时曰《易》。蔡邕云《礼记·月令》，周公所作。《证法》、《司马法》亦云周公所作。

《论衡》曰：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哭虚也。案图书文章，与书何异？鬼神恶书则河出图，何也？若不恶为书，何忽致怪？或作书时

会鬼哭雨粟也耳。

伏滔《北征记》曰：皇天坞北，古时陶穴。晋时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许，得书二千余卷。

《金楼子》曰：有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写《前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

又曰：吾今年四十六岁，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也。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也。此金楼子自称也。

正谬误

《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左传》曰：晋师闰月济于阴板。杜预注云："长历推之，此年无闰月，疑为'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合也。"

《吕氏春秋》曰：有读史者："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与三相近，豕之与亥相似。"至(问)[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汉书·艺文志》曰：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言)[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抱朴子》曰：书三写以"鲁"为"胄"，以"帝"为"虎"。

刘向《七略》曰：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

颖容《春秋例》曰：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前有司马迁、扬

雄、刘歆，后有郑众、贾逵、班固，近即马融、郑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迂尤多阙略。举一两事以言之：《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著《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云“所从来尚矣”。

《后汉书》曰：和熹邓太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读诵。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

《蜀志》曰：向朗字巨达。年八十，手自校书，刊定谬误也。

《晋书》曰：郑默字思元。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

又曰：齐王攸以礼自拘，鲜有过事。就人借书，必手刊其缪，然后反之。

《后周书》曰：元伟，世宗初拜师氏中大夫，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

又曰：明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唐书》曰：褚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引经籍之道。于是上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因大加搜写，广求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

又曰：贞观中，颁五经于天下。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刊正之。及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讨论得失。时诸儒习师说，舛谬已久，皆窃议非之。于是异端蜂起，师古一一辩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详明，或出其意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太宗善之。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一十九

学部十三

采求遗逸　借书　赐书　写书　载书　焚书

采求遗逸

《史记》曰：高祖入咸阳，萧何先收秦图书。

刘歆《七略》曰：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物理论》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书》，阙无《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

《汉书》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东观汉记》曰：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经。

《后魏书》曰：高谧字安平，典秘阁。谧以坟典残缺，奏广访郡邑，大加缮写。由是图籍莫不审正。

又曰：李暠署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籍典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代暠，暠曰："躬自补者，欲人重此典籍。"

《隋书》曰：刘炫除殿内将军，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

《北史》曰：隋裴矩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

又曰：隋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寖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

条《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寓，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凭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泓，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赤)[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军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正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籍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乃总加编次，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颢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二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分为三品，

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后唐史》曰：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言]伪蜀王衍之书，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而已，其余残缺杂书，盖不足纪。

借　书

《西京杂记》曰：匡衡勤学，邑人大姓又不识字，家富多书，乃与客作，不求其价。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感叹，给以书，后成大儒。

《后汉书》曰：王充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卖书，一见辄能忆诵，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蜀志》曰：李权从秦宓借《战国策》，宓曰："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受女乐而弃朝事。道家法曰：不见(可)[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君子先以懿文德也。"

《博物志》曰：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预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业。

王隐《晋书》曰：齐王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

又曰：皇甫谧表从武帝借书，上送一车与之。谧羸病，手不释卷，历观古今，无不皆综。

《先贤传》曰：延笃从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及笃辞归，李度曰："卿欲写本，何故辞归？"答曰："已诵之矣。"

《齐·张率传》曰：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

《陈书》曰：孔奂字休文，山阴人。好学，经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

《后魏书》曰：崔亮家贫，佣书自业。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后周书》曰：梁蔡文宝字敬仁。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遂博览群书，学无不综。

《北齐书》曰：刘昼少负笈从师，伏膺无倦，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正世良多书，乃造焉。世良纳之。恣意披览，昼夜不倦。

《隋书》曰：卢思道字子行。聪爽俊辩，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

《唐书》曰：裴行俭初以门荫补弘文生，累年在馆，惟闭户读书。馆司将加荐举，固辞。左仆射房玄龄问其故，对曰："遭隋季离乱，私门书籍荡尽，冀在馆披阅有所成耳。"

又曰：中书令李敬玄，亳州谯人也。博览群书，特善《三礼》。初，上在东宫，马周启荐之。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仍借御书（令）读之。

又曰：阳城字元宗，北平人也。代为官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

赐　书

《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曰：明帝赐苍以秘书，列图道术秘方。

又曰：王景，永平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问景以理水。景陈其利害，应对敏捷，帝善之，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

又曰：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本。

又曰：班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太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来。

《齐春秋》曰：萧晋字元卿，兰陵人。家有赐书，志学不倦也。

《陈书》曰：江总字总持。幼笃学，有词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寻读，未尝释手也。

《唐书》曰：垂拱(三)[二]年，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唐礼》]一部并(新)[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礼)[要]礼》，并于《文馆词林》(掎)[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

又曰：开元十九年，命有司写《毛诗》、《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

写　书

王子年《拾遗记》曰：张仪、苏秦二人同志，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

《抱朴子·自叙》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生为二亲所骄饶，累遭火，典籍荡尽。伐薪卖之，给笔，夜以写书。家贫乏纸，所写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读者。

桓谭《新论》曰：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尝有所不晓百许，寄余，余观其事皆略可见。

萧子显《齐书》曰：隐士沈骥士，遭火烧书数千卷。骥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乃手写细书，复成书二三千卷，满数十箧。

《后魏书》曰：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

《三国典略》曰：郎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鲁郡太守智之孙也。泛涉坟籍，清慎无所营求，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惟颇令人写书。樊子盖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

《梁书》曰：袁峻字孝高。早孤，志笃好学，家贫无书，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后周书》曰：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疾疹弥年，亦未释卷。

载 书

《史记》曰：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负书担橐，形容枯槁。

《续汉书》曰：李固为三公子，躬步，以驴负书从师。

《墨子》曰：墨子南使卫，载书甚多，强唐子见而怪之，对曰："昔周公曰：朝读书，夕见七十二士。相天下犹如此，吾安敢废此也？"

《晋书》曰：张华无余财，惟文史溢几箧，徙居，载书三十车也。

焚 书

《史记》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禁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耳。

《风俗通》曰：董卓荡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载书七十车，遇雨道难，分半投弃，即于处烧燔，糜为灰秽。

《淮南子》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凭，曰："事者，应变而动；书者，言之所出。智不籍书。"王寿乃焚其书而舞也。

《三国典略》曰：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初，太子梦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复欲焚书。"既而见焚，梦则验焉。

又曰：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后周书》曰：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疾疹弥年，亦未释卷。

载 书

《史记》曰：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负书担橐，形容枯槁。

《续汉书》曰：李固为三公子，躬步，以驴负书从师。

《墨子》曰：墨子南使卫，载书甚多，强唐子见而怪之，对曰："昔周公曰：朝读书，夕见七十二士。相天下犹如此，吾安敢废此也？"

《晋书》曰：张华无余财，惟文史溢几箧，徙居，载书三十车也。

焚 书

《史记》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禁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耳。

《风俗通》曰：董卓荡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载书七十车，遇雨道难，分半投弃，即于处烧燔，糜为灰秽。

《淮南子》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凭，曰："事者，应变而动；书者，言之所出。智不籍书。"王寿乃焚其书而舞也。

《三国典略》曰：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初，太子梦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复欲焚书。"既而见焚，梦则验焉。

又曰：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苟有难，则殆矣；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者必亡而已矣。

《白虎通》曰：君者，群也，群下之所归心。

管仲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

《邓析书》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亲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亲，三累也。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责也；为理而不平，三责也；御军陈而奔背，四责也。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谓安国家也。

又曰：为君者当若冬日之阳，夏至之阴，万物归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

又曰：为君者灭形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循名责实，案法立成，是谓明主。

《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孙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义也。义正则君正。君者，盘也。水者，民也。盘方则水方，盘圆则水圆。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鬼谷子》曰：事圣君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有谏诤无谄谀，事暴君有补削无矫拂。

又曰：君得名则群臣恃之，君失名则群臣欺之。

《尸子》曰：孔子谓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烛远；日在足下，不可以视。君之有国，犹天之有日，居不高则不明，视不尊则不远。"

《韩子》曰：晋平公问叔向："齐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称："管仲、隰朋之力。"师旷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

壤地美然后草木硕。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又曰：势者，君之舆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马也；民者，君之轮也。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人和则轮利。而为国皆失此，有覆舆、走马、折策、败轮矣。

又曰：为人君者犹壶也，民亦水也。壶方水方，壶圆水圆。

《吕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仁，或言君义，或言君智。至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文侯不悦，座趋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贤君也。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贤也。”

又曰：善为君者，蛮夷反舌皆服，俗淳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人君贤，则豪杰赴之。

又曰：君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务除其灾、致其福，故人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以圆则圆。若五种之地，必应其类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为少，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焉？故曰：君道无为。

又曰：昔太古尝无君，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利之也。

又曰：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郭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承，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之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智伯瑶染于智

国、张武，申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王染于唐鞅、田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安也。以为行理也。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

又曰：郑君问于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能听，道不能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贤于死亡也。

又曰：豫让欲报襄子。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襄子必近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乱君臣之义也。子无失吾所为矣。凡吾所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善，枝叶茂，未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以贤人而与之国，尧舜是也；以国与人，桀纣与汤武是也。

《说苑》曰：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奈何？"师旷曰："人君清静无为，务在于博爱，趣在任贤，开耳目以察万方，不溷溺于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倬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新序》曰：赵襄子问于王子维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吴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吝则不能赏贤，不忍则不能罚奸。贤者不赏，有罪不罚，不亡何待？"

《潜夫论》曰：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夫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流，尊卑等威于是乎

著。曩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职，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树至公。昭德塞违，庸亲昵贤，使规尽其圆，矩尽其方矣。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一

治道部二

臣

韦昭《释名》曰：臣，慎也。慎于其事以奉上也。

《孝经说》曰：臣者，坚也。守节明度，修义奉职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卦。

《书》曰：臣无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又曰：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人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诗》曰：进厥虎臣，(阙)[阚]如虓虎。阚，呼槛切。

《礼》曰：卫有大(夫)[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亟)[革]，虽当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

又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于读为迂。迂，广也，大也。

又曰：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又曰：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息则张而相之，相，助也。废则埽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役，为也。

又曰：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子

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虽曰不要（君），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乱谓违废事君之礼。

又曰：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忠敬不足谓臣不忠于君，君不敬其臣。迩，近也。言近以见远，言大以见小，互言之记私相亲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犹从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左传》曰：石碏，纯臣也，怨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又曰：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又曰：秦医和谓晋侯曰："良臣将死，天命不佑。"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

又曰：陈无宇谓楚王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毛，草也。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滨，涯。天有十日，甲至癸。人

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春秋说》曰：正气为帝，间气为臣，臣之。

《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治也。

又曰：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言备官数而已。

《孝经》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汉书》曰：张良未尝持兵为将，常为画策臣。

又曰：绛侯周勃为丞相，罢，趋出，意甚得。上礼之恭，常目送之。袁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与存，主亡与亡。"

又曰：上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幼主臣也。"

又曰：辛庆忌居处恭俭，食饮被服尤节约。然性好舆马，号为鲜明，惟是为奢。

荀悦《汉记》曰：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是谓王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循理爱和，以辅上德，是谓良臣；犯颜拂意，砥矢弗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是为直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是谓具臣；便僻苟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倾险谗回，诬上惑下，专权擅宠，惟利是务，是谓佞臣。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用善则治，用恶则乱，难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焉。

又《东观记》曰：祭遵死后，每至朝会，上常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

沈约《宋书》曰：谢弘微为镇西谘议参军。太祖即位，为黄门侍

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

《唐书》曰：或有言魏征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验无状。彦博曰："征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帝令彦博让征，(旦)曰："自今已后，不得不存形迹。"它日，征入奏曰："臣闻君臣叶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又曰：卢怀慎临终遗表曰："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足以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

《晏子春秋》曰：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贵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其说何也？"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出，臣何送焉？"

《孔丛子》曰：夫为人臣，见非而不争，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弼己而恶之，资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又曰：魏王问："何如可谓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则必取众人之选，能犯颜谏争，公正无私者。陈计事成，主裁其赏，事败，臣执其咎。主任之而无疑，臣当之而弗避。君总其契，臣行其义。然君不猜其人，臣不隐于其君。故动无过计，举无败事。是以臣主并有德也。"

又曰：卫出公使人问孔子曰："寡人之任臣，无大小，一自言问观察之，犹复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难知，非言问所监、观察所尽。且人君所虑者多，多虑则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难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闻乎？昔者舜臣

尧，官才任士，尧一从之，左右曰：'人君用士，当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无乃不可乎？'尧曰：'吾之举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举，吾又耳目之。是则耳目人，终无已已也。'君苟付可付者，则己不劳，贤才不失矣。"

又曰：孟懿子问："《书》曰'钦四邻'何谓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言前后左右近臣，当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又曰：孟氏之臣畔。武伯问孔子曰："如何？"答曰："人臣而畔，天下之所不容也。其将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归孟氏。武伯将执之，访于夫子。夫子曰："无也。子之于臣，礼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反，罪以反除，又何执焉？子修礼以待之，则臣去子，将安往哉？"武伯乃止。

《孟子》曰：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世臣之谓也。世臣，先世旧国也。王者当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辅其君以道也。王无亲臣矣。今王无可亲任之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人不详审，往日之所知臣，今日为恶当诛亡，王无知之。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言国君欲进用人，当留意考择，如使忽言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备官，则使尊卑亲疏相逾也。

又曰：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又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又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又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质。

《韩子》曰：为臣也，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辞贱，军旅不

辞难，顺主之法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

《吕氏春秋》曰：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主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旁，而西门豹不知用，是其愚也。"

又曰：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臣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于前，洞洞嘱嘱，如不能，如将失之，可谓能子矣。及继文武之业，履天子之国，则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长，北面致政，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行，无擅恣之意，无矜伐之色，可谓能臣矣。

《说苑》曰：人臣之术，随顺复命，无所敢专。议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子贡问孔子："为臣孰大？"曰："齐有鲍叔，郑有东里子皮。"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孔子曰："吾闻进贤为善。鲍叔进管仲，子皮进子产。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而问焉，曰："秦欲观楚宝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示诸乎？"令尹子西对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对曰："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国之宝器在于贤臣，夫珠玉玩好之

物，非国所重宝者。"于是遂使昭奚恤应之。奚恤称曰："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民人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诸侯，解忿狷之难，交两国之忻，使无兵革忧，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徒)[旅]，正兵戎，以当强敌；提桴鼓，以动百万之众，使赴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司马子反在此。若怀霸王之余义，撮治乱之余风，昭奚恤在此。惟大国之所观。"秦使者罢然无以对，反言于秦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敢伐。

又曰：周舍事赵简子，立门三日三夜。简子使人出问之："夫子将何以令我?"周舍曰："臣愿为谔谔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约也。"简子悦之。

贾谊《新书》曰：智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人师，仁足以为上下之声；国有法则守之，君有难则死之，谓之大臣也。《古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应璩《百一诗》曰：茫茫九州内，莫非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非帝者臣。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三

治政一

《释名》曰：政者，正也，下所以取正也。

《周礼·天官》太宰之职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读为悬。治象之治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尔。挟日凡十日。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者，更申敕之也。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长，谓之牧。所谓八命作牧者也。监谓公侯伯子男各盟一国也。郑司农云：殷治律辅为民之平也。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长谓公卿大夫，两谓两卿也。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待四方宾客之小治。大事决乎王，小事冢宰专平之。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正，正处也。会，大计也。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平其事来至者之功状而奏白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事久则听之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又赏之。郑司农云：三载考绩是也。

又曰：《天官》小宰之职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矣。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

《礼》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藏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

星辰之神。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淆以降命。降，下也。殷天之气以下教令。天有运移之期，阴阳之节也。命降于社之谓淆地，教谓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礼》土会之法有五地之物生也。降于祖庙之谓仁义，谓教令由社下者。大传曰：自祢率而上至于祖，远者轻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祢，高者重义也。降于山川之谓(典)[兴]作，谓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作器物，共国事。降于五祀之谓制度。谓教令由五祖下者，五祀有中霤、门、户、灶、行之神，此始为宫室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沟池之为。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神鬼，以治政也。

又曰：政以一其行。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极，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又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何如？"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又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蜾蠃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故为政在人。"

又曰：子曰："夫人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格，来也。遁，逃也。

又曰：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言政教所以明尝罚也。

又曰：圣人南面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物犹事也。纰犹错也。五事得则民足，一事失则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难。

《大戴礼》曰：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

眉曰："参！汝以明主为劳乎？古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氏传》曰：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宣子，赵盾。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辟狱理也。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又曰：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始为改。施舍己责，施恩惠，舍劳役，遣止责。振废滞，起旧德。匡乏困，救灾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宥，宽也。节器用，节，省也。时用民，使民以时。欲无犯时。不纵私欲。

又曰：季札聘于郑。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又曰：郑子皮授子产[政。子产]使都鄙有章，国都及边鄙车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愈。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谓卿大夫。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蓄侈者畏法，故蓄藏。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殖，生也。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嗣，续也。传言郑所以兴。

又曰：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又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论其得失。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以政与之。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析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

不使人学制焉。[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 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贯,习也。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学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又曰: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诗·大雅》。觉,直也。言德行直则四方顺从也。

又曰: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难以治。疾数月而卒。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聚(大)[人]于(藿)[萑]蒲之泽。藿蒲,泽名也。于泽中劫人,音符浦切。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蒲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

《书·大禹谟》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修德。禹曰:"於,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叹而言念,重其言,为政以德,则民怀之。水、火、金、木、土、谷,惟修。言念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所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劝之。使政勿坏,在此三者而已。

又《太甲下》曰: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念,治乱在所法。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明慎其所与治乱之机,则为明王明君。

又《盘庚上》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先王谋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王用大敬其政教,无有逸豫之言,民用大变从化。

又《洪范》曰：六，三德：治民必用刚、柔、正直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刚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刚克，友，顺也。世彊御不顺，以刚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顺以柔能治之。沈潜刚克，沈潜谓地虽柔亦有刚，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谓天。言天为刚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时，喻臣当执刚以正君，君亦当执柔以纳臣。

又《立政》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掌事常所委任，谓三公六卿。准人平法，谓士官。缀衣，掌衣服。虎贲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叹此五者立政之本，知忧得其人者少。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时，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犹乃招呼贤俊与共尊事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诚信于九德之行，谓贤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谋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犹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外内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则此惟君矣。呜呼！孺子王矣，叹稚子今以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继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准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顺者，则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劳，然后莫不尽心力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众狱众慎之事。如是，则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复变。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言政当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无择言。如此，我则终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叹所受贤圣说禹汤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孙，从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众狱，众慎其勿误也。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言当顺古大道，制治安国，必于未乱未危之前，思患预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尧舜考古，以建百官，内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

长，上下相维，内外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官职有序，故庶政惟和，万国皆安，所以为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汤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圣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叹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从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乱之道。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积疑不决，必败其谋。怠惰忽略，必乱其政。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

又《君陈》曰：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其政令。命汝尹兹东郊，敬哉。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谋其政，无有不先虑其难。有所废，有所起，出纳之事当用汝众言度之。众言同则陈而布之，禁其专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辞)[辟]。有不顺于汝政，不变于汝教，刑之而惩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习于奸宄，凶恶毁败五常之道以乱风俗之教，罪虽小，三犯不赦，所以绝恶源也。

《论语》曰：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又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又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又曰：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又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风，必偃。”

又曰：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又曰：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又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又曰：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又曰：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三

治道部四

治政二

《史记》曰：鲁公伯禽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又曰：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日闻。然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昔赵氏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乃大治。

又曰：公孙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鞅，语事良久。孝公时睡，弗应，罢而去。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监以让鞅。鞅曰："吾说孝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去。孝公复让监，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善之而未甚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盖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

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而吾君曰：'久远，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而成王道之业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说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汉书》曰：曹参相齐，召长老诸先生，问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及参去齐，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陆贾时时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夫差，吴王阖闾子也。好用兵，卒为越所灭。智伯，晋卿荀瑶也。攻赵襄子，襄子与韩魏反而丧之。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秦之先封于赵。乡使秦已并天下，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贾谊上疏曰："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往之事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而已矣。夫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知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以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同哉！顾，反也。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是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

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社庙而安子孙，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于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

又曰：董仲舒对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致乱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音由。者非其道也。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宣王，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上天佑之，为生贤佐，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而为乌，复，归也。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后世，淫逸不能统理群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焉。此灾异所缘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铸，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论时政曰："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譬诸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又曰：萧望之上疏曰："夫民函阴阳之气，函与含同。有仁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任)[在]于义利而已。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又曰：匡衡上书言政治曰："五帝不同乐，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比年大赦，而奸邪不为衰止，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也。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所以不严而成也。"

又曰：元帝时，京房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也？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之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谢曰："《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错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耶？为乱耶？"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谁欤？"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愈，胜也。言其胜于彼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后汉书》曰：桓谭上疏曰："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也，

大底取便国利民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民；悬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袁涣字曜卿，为梁相。每敕诸县曰："世治则礼备，世乱则礼简。方今难以礼化，在吾所以为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从事。（请）[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骸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兵甲，惟此为先，岂彼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

《晋书》：武帝初受禅，驸马都尉傅玄上疏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行于上，清议隆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弊复发焉。"

崔洪《春秋前凉录》曰：张天锡时，小府长史纪瑞上疏论时政曰："臣闻东野善驭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故造父无失御，虞舜无失人。"

《唐书》曰：魏征上疏曰："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拥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怒以滥刑。然后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也？"

又曰：陈子昂上书言政理曰："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王

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则)天地平而元气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见人之通于天地，天人相感，阴阳相和，灾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遂则象于天，则成于地，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故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已正，天地降瑞，风雨以时矣。"

又曰：景云二年，监察御史解琬陈时政曰："臣闻国之安危，在于为政。若为政以法，虽暂安而必危。为政以德，虽不便而终治。夫法者，智也。智，所谓权宜；道，可以长久。陛下登位，今已逾年。上封事者多言明圣、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赫，非惟不裨于政化，亦乃陛下之厌闻。臣以为当今风俗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烦劳，阴阳未调和，帑藏未充牣，流离者尚相望于道路，犯禁者犹继踵于狴牢；耳未闻康哉之声，目未睹太平之事。且贞观、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几何？而风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夫霸者任智，失德与人，故大伪缘生矣。然巧智之士，浮诡之徒，智忠者为立身之阶，识仁义为百行之本，托之以求进，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明君哲后，亦何尽能察哉？趋竞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网以为至公，殊不知网密而犯者众；用苛细为勤事，殊不知事细而扰愈烦。赏贪冒以强能，鄙贞正而孤介；随波浮沉者题之以黠，刚毅正直者目之曰愚。岁月渐渍，日致浇浮，朴散淳离，流宕忘反。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风俗淳质、厥人以康哉？"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四

治道部五

治政三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灭不可复措也。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又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也。

又曰：善为国者，使民若饥鱼之归饵，渴马之走饮。

又曰：尧、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纣之民，非生而乱。故治乱在上也。

又曰：圣人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乱，治身烦则精神散。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治天下，则鬼不敢见其精神以犯人也。

又曰：圣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又曰：圣人无恒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

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圣人在天下慊慊，为天下浑其心，圣人治天下常慊慊，心同浑，用心皆为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百姓倾注耳目以观听圣人，圣人视百姓如婴儿。

又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政教治国，以奇计用兵，皆不合道。惟无事可以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以此下文知之。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国多忌讳，人失作业，故贫。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令益明，窃盗为奸，尽成盗贼。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曰：水浊则鱼险，政苛则民乱。

《墨子》曰：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何？"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亲之。"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对也。"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

《孙卿子》曰：鲁有子讼父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三军之败，不可诛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陈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先教而后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庄子》曰：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又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岂有治天下者哉？不淫不迁，无为守分。性既正矣，德又定焉。人皆治道，何劳布政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也，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也。

又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曰：

"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 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哉? 亦去其害马而已矣。"

又曰: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焉。又奚足以语至道哉?"翦翦,狭劣貌。

《尸子》曰:范献子泛于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栾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答曰:"君奚问栾氏之子? 若修晋国之政,内得大夫,外不失百姓,虽栾氏之子,其若君何? 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则舟中之人,皆栾氏子也。"君曰:"善。"

《申子》曰: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商君书》曰:"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韩子》曰:或曰:"景公不知用势,师旷、晏子不知除患。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左辔,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国者,君之车;势者,君之马。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势之主;师旷、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又曰: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索,求也。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授禄,因功而与官,人莫敢索,君何忧焉?"

又曰:夫尧、舜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势治也。桀、纣在上位,虽有十尧,而不能治者,势乱也。

又曰：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明法度，必赏罚，则国富而治。法度赏罚者，国之脂泽粉黛也。

《孔丛子》曰：夫子适齐，晏子就其馆。既燕而私焉，曰："齐其危夫！譬若载无辖之车以临千仞之谿，其不颠覆，亦难冀也。子吾心也，以齐为游息之馆，当或可救。子幸不吾隐也。"夫子曰："死病不可为医。夫政令者，人君之衔辔，所以制下也。今齐君失之已久也，子虽欲挟其辖而扶其轮，良弗及也。抑犹可以没齐君及子身，过此而往，齐其田氏矣。"

又曰：定公问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畏畏显民'，何谓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谓也。夫能用可用，则政治矣；敬可敬，则尚贤矣；畏可畏，则省刑矣。人君审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国不兴，未之有也。"

又曰：哀公问："《书》称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何谓也？"孔子对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乐和。乐和则天地且犹应之，况百兽乎？夔为帝舜乐正，实能以乐尽治理之情。"公曰："然则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乐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众官之长信既咸熙，然后乐乃和焉。"

又曰：孔子之卫。卫将军文子问曰："吾闻鲁公父氏不能听狱，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听狱，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惧，听之察刑之当也；无罪者耻，耻何乎？"孔子曰："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文子曰："今齐之以刑，刑犹弗胜，何礼之齐？"孔子曰："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刑以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执辔，右手运用，不亦速乎？若任辔无策，马何惧哉？"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也。废礼而尚刑，民弥暴矣。"

又曰：子思问于夫子曰："(亟)[伋](问)[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爱之风远矣。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氏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又曰：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趋时，商之趋利，恶有不致者乎？"

又曰：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公曰："为之奈何？"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

又曰：卫君问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无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弼非则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贵贫贱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见亲而取其所以见疏乎？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谓无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过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怿者，临事必疣。君虽有命，臣未敢受也。"

又曰：信陵君问曰："古之善为国，至于无讼，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无不化，俗无不和。众之所誉，政之所是也；众之所毁，政之所非也。毁誉是非与政相应，所以无讼也。"

又曰：子顺相魏，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其不任之禄以赐有功，诸丧职者不悦，造谤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善前政而有成，孰与变之而起谤哉？"子顺曰："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及圣贤，庸知谤止独无时乎？"文咨曰："子产之谤，尝亦闻之。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

初相鲁，鲁人颂曰：'麑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麑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行，民又作颂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异乎圣贤矣。"

又曰：新桓固谓子顺曰："贤者所在，必兴化致治。今子相魏，未闻异政而即自退其身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故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挚在夏，吕望在商，而二国不治，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

又曰：尹鲁谓子鲁："子之读先王之书，将奚以为？"答曰："为治世。世治则助之行道，世乱则独治其身，治之至也。"

又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忧之，问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闻为不善而灾报，得其应也；为善而灾至，遭时运之会耳，非政所治也。昔成汤遭旱，因自责，省畋散积，减御损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为成汤之事焉。"天子纳其言。

《淮南子》曰：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又曰：圣主之治也，犹造父之御也。和辑乎辔衔之际，而缓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能退履绳，而(还)[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能无危者，古今未之闻也。是故舆马不调，王(梁)[良]不能以取道理；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为治。执术以御之，则管、晏之知尽矣；明分以视之，则跖、跻之奸止矣。

又曰：惠子为惠王为国法，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王师也。已成而示之诸先生。示为国法。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璜，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

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取是其宜也。治国者礼不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又曰：田骈以道术说齐王。齐王应曰："寡人之治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林而可以为林。愿王察其所谓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已。虽无除其患，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

又曰：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宫，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调阴阳之气，而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蕃；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已除饥寒之患；中之考乎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君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太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纪纲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

又曰：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国也，岂得无终始？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定者也。不益其基而张其广者毁，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

《国语》曰：不基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则上宁。

又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

也，纪纲不张而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治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圣人也。

又曰：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絙絙，急也。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清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矣。身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六

贡赋上

《家语》曰：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戾，则民寿矣。"

又曰：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三者之问一也，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于台榭，淫于苑囿，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鲁君有三人，孟叔、叔孙、季叔。内比周以愚其君，外仇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夫荆之地广而教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皆所以为政。"

又曰：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衔勒也。"子骞曰："敢问古之政。"孔子曰："古之政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内史掌王之八柄及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以德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罪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刑不用而天下治。"

又曰：子游问于孔子曰："子亟言子产之惠，可得闻乎？"孔子曰："惠在爱民而已。"子游曰："爱民之谓德教，何翅于惠哉？"孔子曰："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

乎?"孔子曰:"子产以其乘车济冬涉者,尽爱而无教也。"

又曰: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子何施而得之?"对曰:"不齐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举善矣。中节也。中节,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之之治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

又曰:孔子初仕为中都宰,中都,鲁邑名也。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如五十异粮。强弱异任,谓力作之事,各从所任弱困也。男女别涂。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不二价。如各其货,不相欺狂。为四寸棺,五寸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皆则焉。

又曰:宓子贱者,仕鲁为单父宰,恐鲁君听谗,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辞行。故请君之近吏二人与之俱至官,令二吏书。方书,辄掣其肘,书不善,则从而怒之。二吏患焉,辞请归鲁。宓子贱曰:"子之书不善,子勉归之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贱使臣书而掣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来也。"鲁君以问孔子。孔子曰:"宓不齐,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节而治单父,将以自试。意者,宓子以此谏乎?"公寤,太息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数矣。微二吏,则寡人无以知过;微夫子,则寡人无由自寤。"遽发所爱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单父非鲁有也,从子之制。有便于人者,子决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诏,遂得行其政。于是单父治焉。躬教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恩,诚致忠信,百姓化之。

又曰:孔子兄之子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蔑而问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聋,聋宜为袭,言前后相因袭。学焉得习,言不得学习也。是学不得明也;奉禄

少，馇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其亡者三，即谓此也。"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蔑。对曰："自来仕，无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奉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信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犹是人也。鲁无君子，于焉取斯。"

《国语》曰：齐桓公亲逆管仲于郊而与之坐，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居高台以自尊。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嫔，正适称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礼制也。姪娣之属皆称望嫔妇官也。陈妾数百；陈，列。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余；戎车，兵车。游车，游戏之车。裂，残也。优笑在前，贤材在后。优笑车倡非。是以国家不日引，引申。不月长，长，益。恐宗社[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为治？"管子对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周管之先绩功也。言昭王虽有所阙，犹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合，会。叟，老。比，方。校，考也。谓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式，用也。权，平也。治正用民使平均相应。比缀以度，比其众寡。缀，连也。度，法也。端本肇末；端，等，肇，正也。谓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班，次。序，列。颠，等也。毛，发也。统，经也。言次列使长幼有序，以为治民之经纪也。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参，三国也。郊以内也。伍，伍也。鄙郊以外谓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圣王谓若汤武。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职，若公就官府，农就田野，所以成其事。陵为之终，以为葬地。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六柄，生、杀、贫、富、贵、贱。

又曰：齐桓公问管仲曰："国安矣，吾欲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礼》五人为伍，百人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为伍，而以二百人为卒。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

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寄政。”事，戎事。隐，匿。寄，托也。匿军令托于国政，若有征伐，邻国不知。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内政，国政。以治正以寄军令。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轨中一人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为立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良人，乡士，又为大夫也。以为军令：为军常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居则为轨，出则为伍，所谓寄政。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小戎，兵车。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诗》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车一乘步卒二十二人，今齐五十人。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里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民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五乡，每一军有五乡也。乡帅乡也。万人为军，齐制也。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帅，长。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搜)[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整众也。《周礼》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弥治兵。秋田曰弥。《周礼》仲秋教治兵，遂以弥田也。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迁徙犹改正。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恤，忧。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畴，匹。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致使以相救。居同乐，行同和，龢与和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方行于天下，方，横。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屏，蕃。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御，当。

又曰：晋文公元年春，属百官赋职任功，属，会；赋，授也。授职事，任有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弃责，除宿责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财也。救乏振滞，匡困资无，救，救乏绝。振极淹滞之士。匡正困穷之人。资无，与无财。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轻关，轻其税。易道，除盗贼。通商，利旅。宽农，宽其政不夺其时。(茂)[懋]穑劝分，省用足财，茂勉稼穑也。劝有分无也。省减国用。足财备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利器用。明，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性情也。举善授能，官方定物，方，常。物，事。亡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类。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类，长育善类。昭旧族，昭明旧臣有功者之善。爱亲戚，明贤良，明，显。尊贵宠，国之贵臣尊礼之。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旅，客。友故旧。故旧，公子时。胥、藉、狐、箕、

栾、(郤)[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旧十一姓，晋之旧族。近官，朝廷。诸姬之良，掌其中官，诸姬，同姓。中官，内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远官，县鄙。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商贾。《周礼》藏皆有贾人以知物贾。食官官寡之。皂隶食职，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食职，各以其职大小食禄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加，大夫之加田也。《论语》原宪为之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阜，安。

《吕氏春秋》曰：吴起行，魏武侯自送之，绝河，谓吴起曰："先生将何以治之西河？"对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四者足矣。请以四者恃先生。"

又曰：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宓]子则君子矣。

又曰：使民无欲，上虽贤，不用失。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与隶同，彭祖与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三者不足劝。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也。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也。无欲者，不可得而用之。善为上者，能令人欲无穷，故人亦可得用而无穷。然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群狗相与居，皆静；投以炙鸡，则相与争，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在也。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竞不用也。

又曰：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大寒，民暖是利；热在上，民清是利走。故民无常处，见利则去。欲为天子者，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聚则行钧也。等于暴乱。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

《家语》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三称善。子贡执辔而问："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

辟，沟洫深浚。此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入其邑，墉屋宅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闲，诸不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善，庸尽其美乎？”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六

治道部七

贡赋下

《汉书》曰：孝文时，晁错说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已上，可时赦，勿收农人租。如此德泽加于万人。帝从之。后天下充实，乃下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本，农也。末，贾也。言农与贾俱出租无异也。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又曰：董仲舒说上曰："古者税人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人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秦用商鞅之法，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谓给中都官者。率计令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卖盐铁贵，故下人受其用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赋，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一岁之中失其资二十倍多于古也。或耕豪人之田，见税十五。故贫人常衣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倪宽为左内史，劝农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民心。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为有贫弱及农要之时不即征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上。上由此愈奇宽。

又曰：元凤中，诏曰："夫谷贱则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减犹少也。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租税。"[元平]元年(初)[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给)[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

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悯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后汉书》曰：建武中，田租三十税一。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明帝即位，人无横徭，天下安宁，时谷尚贵。尚书张林上书言：“谷所以贵，由钱贱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从之。

《魏志》曰：太祖初平袁绍，下令田租亩收粟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余不得擅兴。

《晋书》曰：武帝平吴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赀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齐书》曰：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今所在谷价虽和，而比室饥歉；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而守宰务在哀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人败产，贾利一时，进违旧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

《隋书》曰：初，苏威父绰在西魏时，以国用不足，为征租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后之君子，谁能施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已任。至是，威为纳言，奏减赋役从轻典，帝悉从之。

又曰：开皇(元)[九]年陈平，上御朱雀门观凯旋，因行庆赏，颁给所费三百余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唐书》曰：开元八年二月，制曰：“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

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即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尺八，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须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尺丈过多者奏闻。"

又曰：开元二年、十五年，定令：诸课户一丁租调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调绢绝布并随乡土所出，绝绢各二丈五尺。输绢绝者绵三两，输布麻三斤。其绢绝为匹，布为端，绵为屯，麻为綟。若当户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随近合成。其调麻每年支料有余折一斤，输粟一升，与租同受。"

《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人之用力有倦，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度量不生，赋役无限也。则上下相疾也。

又曰：桓公伐楚，济汝水，逾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室。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切玉如泥。

又曰：周王时，西域国有山人来，王为中天之台，月月献玉衣，旦旦荐玉食。王执山人之袪腾而上天。

《文子》曰：楚人担山鸡，路人问曰："何鸟也？"欺之曰："凤凰也。"路人请十金，弗与。倍乃与之。将献楚王，经宿鸟死。路人不惜其金，惟恨不得献。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遂闻楚王。王感其贵买欲献于己，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

《韩子》曰：齐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王所立，为十玉珥，而美其一，献于王。王以赋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

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又曰：尊贤使能，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廛，市宅也。古无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先税。《周礼》曰：国宅无征法，而不廛者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言关禁异服异语耳，不征税出入者也。《周礼》曰：关市之赋，司关曰无关门之征。犹讥王制，谓文王以前。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横税赋，若履亩之类。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人皆悦，而愿为之氓矣。里，居也。布，钱也。夫，一夫也。《周礼》曰：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有廛粟。凡人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宽，独夫去里布，则人皆乐为之氓矣。白圭问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貊，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孙武曰：夫帝王处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焉能尽专其利？是以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矣。

《新序》曰：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获鱼，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之。"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鱼意，其以此谕寡人也。"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而赈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人以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

荀悦论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今汉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富强人占田逾多，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于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也。

鱼豢《魏略》曰：汉阳嘉三年，疏勒国王贡西海青石，带舟至。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西王母慕舜德，来献白环及玦，并贡益地图。

《西京杂记》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贡合枝李者杨乎。

杨孚《异物志》曰：橘为树，白华而赤实，皮既馨香，里又善味。交阯有橘，官一人，秩三百石，岁主贡御橘。

《杂望气经》曰：黄白气润泽入翼，四海有侯王来献者，天子赐四海之国入轸。诸侯王者有献车者出轸。天子用车为币，赐诸侯王。

魏文帝《与王朗书》曰：孙权重遣使称臣，奉贡明珠百篚，黄金千镒，驯象二头，或牝或牡，扰禽鹦鹉，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类万品。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七

治道部八

赋　敛

《周礼·天官下·掌皮》曰：掌秋敛皮，冬敛革。

又《地官下·旅师》曰：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因时而施之，饶时而敛之。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聚，敛。野赋，物之园囿，山泽之赋。凡疏材，草木有实者。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待时而颁之。

《礼记·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藉之言借也。借民力而治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则云古者。古者谓殷时也。市廛而不税，廛，市物邸舍也。关讥而不征。讥异服识异言也。征亦税。

又《太学》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左传·宣上》曰：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者。

又《文下》曰：缙云氏有不才子，晋云，黄帝时官名。贪于敛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冒亦贪也。盈，满也。实，财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孙，故别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谷梁传·文公》曰：天王使毛伯来求金。求车犹可，求金甚也。

《毛诗·葛屦》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论语·先进》曰：季氏富于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曰：冉求为季氏宰，为之急赋税。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郑曰：小子，门人也。鸣鼓，声其罪以责之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变，春凋冬荣，秋水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道多饥人。救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振困穷。

《韩诗外传》曰：晋平公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者皆趋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独奉束帛而贺曰："臣闻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囷庾，商贾藏于筐篋。今百姓困乏于外而赋敛无已。昔桀、纣残贼，为天下戮。今皇天降灾于藏台，是君之大福也。"

《汉书》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家家箕头敛出谷，以箕敛之也。以供军费，财匮力尽。

又曰：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曰：卫青北击胡，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减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

又曰：孝武时，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谷百姓，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曰：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师古曰：姓东郭，名咸阳；姓孔，名仅，二

人也。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故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苏林曰：牢价直，今世人言顾手牢。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师古曰：率计有二千钱者，则出一算。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师古曰：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贾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职。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悉犹尽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畀，与也。音必寐反。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一人有市籍，身及家内皆不得有田也。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又曰：(晁错)[董仲舒]奏："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入)[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余，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曰：自贡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之，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也。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

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徭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东观汉记》曰：马防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

范晔《后汉书》曰：灵帝南宫灾，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杨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物，非礼也。不宜与。"权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阔中，而求若是，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与之。

《晋中兴书》曰：孔严补大中正。时东海王弈信用群下，上疏求海盐、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直，严启宜寝表。帝诏曰："弈谓此适，民无损害，岂夺惠恤之旨耶？省所启，敬纳忠规。"

又曰：谢安弟石尚书令薨，时年六十二。石无它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勋，遂居清显，而聚敛无厌，取讥当世。

《管子》曰：鲍叔曰："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侈谓过常也。谓重其赋税。

又曰：桓公践位十九年，施关市之征，征，赋。五十而取一，取其货贿五十之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谓时岁总饥，故不税。岁饥施而税。此岁饥谓有饥者，有不饥者，施故饥而税不饥。

又曰：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民力竭则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又曰：桓公问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器械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至。仓廪虚则傳戟无禄，皮币不衣于天下则国傳戟。梁聚之言非也。"

又曰：桓公见黄鹄，谓管仲曰："鸿鹄，东西南北，倏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今仲父，寡人之翼也。"管子对曰："民劳而亡，使之不时，民饥而重敛焉，虽黄鹄之有羽翼，其若君何？"

《晏子春秋》曰：为君籍厚敛而托之为民，进谗谀而托之用贤，远公正而托之不顺，君行此三者则危。

《墨子》曰：圣王作舟车，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是以民乐而利之。今则厚敛百姓，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是以其民饥寒并至，而国乱矣。

又曰：古之民未知饮食，故圣人耕稼，其为食也，以增气充虚。今则厚敛百姓以为美，蒸庖鱼鳖前则方丈，孤寡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于他日。孔子曰："求也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又曰：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欲耕于其野也。

《孙卿子》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者也。郑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者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者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庄子》曰：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钟，为坛于郭门之外，三日而成，上下之悬。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设之？"奢曰："无敢设也。奢闻之，既琢，复归于朴。还其用本性也。伺乎其无识，任其纯朴而已。傥兮其怠疑。无所取也。华兮其送往而迎来。无所欣悦。来者勿禁，往者无止；任彼尔也。从其强梁，从于众也。随其典傅，无所系也。因其自穷，用其不得不尔。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故无损也。而况有大涂者乎？"

韩子曰：赵简主出，税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轻则利归于民。吏无有私利而正矣。"

《孔丛子》曰：子思言苟变于卫君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卫君曰："吾知其才可。然变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如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以二卵弃扞城之将，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曰："谨受命。"

《淮南子》曰：或有罪，而可赏；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门豹治邺，西门豹，魏文侯之官。食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兵甲，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往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邺，邺大乱。子能变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府库。今君欲为霸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先登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笥甲，铠。笥，操衔矢也。兵弩而出。再鼓，服捷载粟而至。服，驾出也。捷，担。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信非一日积也，一举而欺之，其后不可复用也。燕尝侵魏八城，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篇为东封，解篇，魏臣，治东封也。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何以三倍？"对以冬伐木而积之，以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又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于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太公兵法》曰：武王问太公胜负何如。太公对曰："夫纣之行不由理，精兵酒池，赋敛甚数，百姓苦之。"

《国语》曰：斗旦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令尹子囊之孙囊瓦。子常与之语，问畜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问蓄聚积实，若饿豺虎焉。殆必亡者。"

晁错上书曰：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说苑》曰：晋平公好乐，多赋敛，不治城郭。曰："敢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谏，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竿)[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焉。

又曰：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财不足，敛于民。"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新序》曰：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植？"明年，东阳上计钱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所以贺我者，譬无异夫彼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植也。今吾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

又曰：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祝简对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皮车十乘，不忧其薄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车百乘，不忧德义之薄也，惟患车之不足也。夫船车饰则敛厚，敛厚则民怨谤诅矣。且君苟以祝为有益于国乎，则诅亦将为亡矣。国亡，不亦宜乎？"

桓谭《新论》曰：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郭子曰：王夷甫妇，郭太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景都大使，犹汉之楼护，护字君卿。郭氏甚惮之。夷甫骤谏之，乃云："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乃为少损。

京氏《别对灾异》曰：火起灾何？人君贪财，赋敛尽民货，即火为起。不救，必有日蚀之灾矣。其救之也，举廉贞士为首之。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贡举上

《周礼·地官》乡大夫之职曰：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贤者，有德行者也。能者，有道艺者也。众寡谓乡民之善者无多少也。郑司农云：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玄谓变举言兴者，谓合众而尊宠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二之。献犹进也。王拜受之，重得贤者。王上其书于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宝藏者。内史副写其书者，当诏王爵禄之时。

《礼记·王制》曰：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移名于司徒也。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可使习礼者学大学。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给其繇役。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夏官，卿主邦政者。进士，可进受爵禄也。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各署其所长。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又《曾子问》曰：凡语于郊者，语谓论说于郊学。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谓此矣。

又《射义》曰：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

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汉书》曰：高帝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以布告天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法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曰：惠帝四年，诏举(人)[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官)[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勉天下，各令敦行务本。

又景帝后元二年，诏曰："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有市籍谓贾人有财不得为吏。贵，万钱；算，百二十也。十万，时疾吏之贪。以为衣食足知荣辱，故限贵十万乃得为吏。廉士无贵，减至四算乃得官。

又曰：武帝建元初，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理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皆罢之。

又曰：元光元年，举董仲舒对策曰："今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王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言小吏有为奸欺者，守令不举，乃反与之交易求利也。贫穷寡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贵，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其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理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也。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不肖有者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

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无以日月为功，实试用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录德存视之也。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帝因是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又限以四科。至五年，诏征吏人有明当代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征之人与计者俱来，而县次给之也。

又元朔元年，诏曰："夫本仁祖义，褒德(录)[禄]贤，劝善刑暴，本仁祖义谓以仁义为本始也。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究，竟也。言见壅遏，不得闻于天子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是时天下慎法，莫敢谬举，而贡士盖鲜，故有斯诏。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削地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其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为其不求士报国也。不察廉为不胜任也，当免。"奏可。凡国之官，非傅相，其地既自署置，以调属僚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征起，悉在焉。光禄勋复为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于他官以补缺员。后汉制同。

又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蹈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则踶人也。踶音徒计反。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代讥论也。累音力瑞反。夫泛驾之马，泛，覆也。音芳勇反。字本作覆，复通用耳。覆驾者，言马有逸气而不修轨御也。跅弛之士，跅者，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度礼也。跅音吐各反。弛音式尔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县，察吏人有茂材异等茂材异等者，超等轶群，不与凡同。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绝远之国。初，公孙弘以儒术为丞相，天下之

学士靡然向风。时太常孔臧等曰："请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人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以)[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诸不称者罚。"

又曰：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为此官，今不居，皆谓之故。持节行郡国，行，下更反。举贤良。孝宣帝时，谏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为郎。率多骄骜，不通古今，骜傲同音。至于积功理人，无益于人，此《伐檀》所为作也。《伐檀》，诗篇名，刺不用贤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弟之令。"

又曰：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始令丞相御史举其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又诏列侯举茂材。谏大夫张勃举太官献丞陈汤，献丞，主贡献物。汤有罪，勃坐削户二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以举所举不得人，故加恶谥。缪者，妄也。其劝励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为吏长子孙，居官以为姓号，三代以降，斯之为盛。

《汉书音义》曰：甲乙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在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

《后汉书》曰：建武七年，下诏曰："此阴阳错谬，日月薄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又曰：韦彪上议曰："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又曰：章帝建初元年，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

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代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史记》明其等曰阀，积功曰阅。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问它。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又章帝建初五年，诏曰："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临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汉官仪》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官事，正举者故举不实，为法罪之。

《后汉书》：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贤良，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人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

又永元六年，诏曰："朕以眇末，承奉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于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人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以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又永元七年，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人，谪见于

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

又永平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户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又永初二年，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人，莫不据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又诏："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

五年，又诏曰："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又曰：胡广，南郡人。初为郡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求其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又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曰："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如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齿。尚书仆射胡广、尚书郭虔等驳之曰："选举因才，无

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产)[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著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代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铲戾旧章。"竟从雄义。于是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人，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箋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不拘年齿。"帝从之。乃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问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耶？"淑无以对，乃遣还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惟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轻举(在尚书)。迄于永熹，十余年间，察选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自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

又桓帝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人，禁奸举善，兴化之本，常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瘁，困于征发。庶望群吏，惠我劳人，蠲涤贪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忝选。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源，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音申。古字通。

又曰：初平四年，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悯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齐书》：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彦回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材绝智，所以见遗于草泽也。"

《梁书》：天监中，沈约上疏曰："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仕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何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尔。"

《后魏书》：孝文时，韩麒麟子（明）[显]宗上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捡其有门（地）[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门（地）[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苟有奇才，虽屠钓奴虏之贱，亦可用之；苟非其人，虽三后之（胄）[胤]，自坠于皂隶矣。或云代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地）。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北齐书》曰：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才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后周书》曰：宣帝大成元年，诏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岁一人，下州三岁一人。

《隋书》曰：文帝开皇中，制诸州贡士岁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贡举下　制举科附

贡举下

《唐书》曰：贞观中，诸州所举孝廉赐坐于御前，上问以皇王政术，及皇太子问以曾参说《孝经》，并不能答。太宗谓曰："昔楚庄王议事，君臣莫逮，退而有忧色，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自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不谷之不德，君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

又曰：贞观中，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直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说。

又曰：贞观中，文皇帝尝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又曰：调露二年，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肤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

又曰：载初元年，试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

又曰：景云中，制曰：四方选集，群才辐凑，操斧伐柯，求之不远。其有能习二经，通大义者；综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

精微者；善六书文字，辨声象者；傅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韬略学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于词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择焉。

又曰：长寿二年，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已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惟贡人独于朝堂拜列，则金帛羽毛升于玉陛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曰："可。"

又曰：开元中，诏诸州乡贡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仍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解举人亦准此。其日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并往观礼，即为常式。谒先师自此始也。

又曰：开元中，国子祭酒杨玚上言曰："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上然之。

又曰：开元中，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若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

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策及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须对同举人考试，庶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勉欤?"

又曰：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未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词藻，深昧求贤之意也。及其试进士文章，日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由是数日之间，美声上闻。

又曰：上元年，刘晓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孝廉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余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条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门，极笔于烟霞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者采诗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鄙舒俊才，没而不齿；陈蹇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俗从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欤?

又曰：宝应初，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公卿已下集议。中书舍人贾至议曰："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尽。今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科，(柢)足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十道。大郡量置太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则青青不复兴(刺)[刺]，扰扰由其

归本焉。"敕旨每州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秀才，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通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体理者，并量行业授官。

又曰：宝应初，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其取《左氏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毛诗》、《尚书》、《周易》，任通一经，每经问义二十条，皆取旁通诸义，务穷根本。试策三道，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仍每日[问]一道，[频]三(道)毕日。经义及策全通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与官。其问义每十条通七，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者罢之。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秀才举[人]，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对策(曰)试一[五]道，全通者为上第，送名中书门下，请超与处分。问义十条通七，策通四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与官。下者罢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读一经，言音典切，即令所司举送试，通，便与出身。今年举人，或旧业既习，理难速改，或远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须收奖，不可中废。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依旧业举者，亦听。今年之后，一依新格。"敕旨："进士明经，置来日久，今顿令改业，恐难有其人。诸色举人，宜与旧法兼行。"

又曰：建中初，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奏："应口问大义、明经等。举人明经之目，义以为先。比来相承，惟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经术浸衰，莫不由此。今若顿取大义，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无以劝学。请约举司旧例，稍示考义之难，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既与策有殊，又事堪徵证，凭此取舍，庶归至公。如有义策全通者，五经举人，请准广德元年七月敕，超与处分，明经请减两选。伏请每岁甄奖不过数人，庶使经术渐兴，人知教本。"敕旨："明经义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闻奏，续商量处分。余依。"

又曰：建中初，尚书左选权知礼部贡举顾少连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至于帖书，及以对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寻。试义之时，独令考对，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伏请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仍请依经疏对。"敕旨："宜依元和二年十二月礼部贡院奏，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准旧试墨义十条，五经通六便放入策。"诏从之。

又曰：建中三年四月，敕礼部："应进士举人等，自今已后，如试官并不合选，诸色出身人[等]，有应举者，宜先于举司陈状，准例考试。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重加考核；如实不堪，即令所司追纳告身，注毁官甲，准例与及第，至选日仍稍优与处分；其正员官，不在举限。"

又曰：贞元中，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者十余人。

又曰：元和(初)[三年]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涯为都官员外郎，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果州刺史。先是，策贤良，诏杨於陵、郑敬、李益与贯之同考覆。是时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权幸或恶其诋己，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数日，贯之再黜巴州司马，涯虢州司马，杨於陵遂出为广州节度。裴垍时为翰林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同异。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上不得已，罢垍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

又曰：元和中，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亲属，应明经进士举者，请准旧例，送考功考试。"从之。

又曰：长庆元年，敕："今年钱徽下进士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覆落十人。三月

丁未，诏曰："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不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词律鄙浅，芜颣可知。其孔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其余落第。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试杂文并策，先送中书门下详覆。"

又曰：长庆中，礼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礼部放榜，已是成名；中书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万一不定，则放榜之后，远近误传。其于事理，实为非便。臣伏请每年进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试讫，其诗赋先送中书门下详覆后，敕却下本司，然后准旧例，大字放榜。"从之。

又曰：太和初，以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进士刘蕡策最切直，不居是选。其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词激切，士林感动，虽晁、董无以过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识者之议，喧然不平，守道正人传其文，至有相对而泣者。谏官等或将其策白于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登科人李邵者，深有所愧，抗表请让官于蕡，事竟不行。天复初，刘季述败，起居郎罗袞上疏请追赠蕡。于是下诏赠左谏议大夫，仍访子孙叙用。初，蕡条对制策，言宦官权盛，后必为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大和中，礼部侍郎李汉奏："准大和七年八月敕，贡举人不要试诗赋策，且先帖大经小经，共十帖，次对正义十道，次试论义各一首讫，考核，放及第。"

又曰：大和八年，中书门下奏："进士放榜，旧例礼部侍郎皆将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后放榜。伏以委在有司，因当精慎。宰臣先知取舍，事匪至公。今年已后，请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试杂文及乡贯三代名讳，并当日送中书门下。"便令定例。

又曰：会昌三年，敕："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目，今后但据才堪者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十人五人总得。"

又曰：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近缘核实，不在于乡闾，超名颇杂于非类，致有跛鳖之地。请计交通，将澄化源，在举明宪。臣等商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谙知者为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并不在就试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保人并三年不得赴举。仍委礼部，明为戒励，编入举格。"敕旨依奏。

又曰：大中初，礼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续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彦卿、崔涿、郑延休等皆以文艺为众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选取。其所试诗赋并封奉进，止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韦琮等考，尽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进，止并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从今以后，便依常例取舍，不得别有奏闻。"

又曰：大中初，敕："自今放进士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宗好巡游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试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所劾。侍郎裴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罚两月俸，考官刑部郎中唐扶出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其登科十人并落下。

又曰：大中十年，礼部侍郎郑颢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仍令所司逐年编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书舍人李潘知举，放博举宏辞科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召潘谓曰："所试诗中重用字，何如？"潘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重用字，乃是庶几。"上曰："此诗似不及起。"乃落下。

李肇《国史补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由其中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记人为词赋，非谓自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归乡井间谓之离会。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眊燥，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隶业谓之夏课，挟藏而入试谓之书策。此其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志，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

制举科附

《唐书》：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乾封元年，幽素科。苏瓌、解琬、苗神客、格辅、元除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上元三年正月，词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举。

垂拱四年十二月，词标文苑科。房晋、甫燮、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琦及第。

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琦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颋、崔玄童、袁仁、敬可凤、孟温礼、洪子与、卢从原、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徽及第。少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冀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倍、卢绚、张文成、褚璆、咸庆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贞、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瑰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泚、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铦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玄及第。

景云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华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璘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贞、贾登、那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史兼优科、李昇期、康子九、达奚珣及第。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

七年，文词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瑾、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季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词秀逸科。崔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三年二月，词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友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词清丽科，裴陟、梁肃、刘公亮、郑辅、沈封、吴通玄及第。经学优深科，孙玭、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丘园科，张绅衡、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侁及第。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郭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贞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贤、杨郑、裴复、柳公绰、归登直、李言、崔邠、郑敬、魏弘、简回、元估、徐衮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豐、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张皓及第。

十年十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垍、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群、皇甫镈、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林、丘颙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朱顾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其年四月，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珣、罗让、崔护、薛存庆、章衍、李璠、元修、萧俛、沈传师、柴宿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餗、王起、郭球、姚衮、便威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冯苞、陆旦及第。军谋宏远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宠严、任琬、吕述、姚中、韦曙、李回、崔椒、崔龟从、韦正实、崔知陈、白玄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远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申、相俭、韦端、符钎、元褒、萧敞、相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繇、李昌实、严封、李涯、萧夷中、求元晦及第。

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韦正实及第。军谋宏远，材任边将科。裴俦、侯云章及第。

大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休、裴素、李郃、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玙、王式、罗邵京、崔槩、韩宾、崔慎由、苗愔、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宋涣及第。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十

治道部十一

荐举上

《礼记·檀弓下》曰：赵文子知人，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管库之士，府史以下官长所置也。举之于君，以为大夫士也。管，键也。库，物所藏。

《礼记·杂记》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僻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恶人之中，使之犯法。

又《儒行》曰：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左传·庄公》曰：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鲍叔乘胜而进军，志在生得管仲，故托不忍之辞。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仇。甘心，言欲快意戮杀之。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堂阜，齐地。或曰鲍叔解夷吾缚于此，因以为名。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高傒，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公从之。

又《僖中》曰：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径犹行也。故使处原。从披言也。衰虽有大功，犹简小善以进之，示不遗劳。

又《僖下》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睽，楚邑。自旦及食时为终朝。子玉复治兵于芳，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芳，楚邑。自旦夕为终日。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芳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

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

又曰：初，臼季使(遇)[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请君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仲，桓公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又曰：晋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

又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周，备也。不偏以一恶弃其善。与人之壹也；一无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子桑，公孙枝，举孟明。《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言子桑有举善之谋。

又曰：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

又《文下》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阳，帝颛顼之号。八人，其苗裔。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即皋陶字。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高辛，帝喾之号。此八人，稷、契、朱虎、熊罴之伦。忠、肃、共、懿、宣、

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又《襄三》曰：祁奚请老，老，致仕。晋侯问嗣焉。嗣，续其职者。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解狐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赤，职之子伯华。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各承其父。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未得位，故曰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军尉。物，事也。能举善也。夫惟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又《襄(六)[三十]》曰：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逼近大国。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子)之，国无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国乃宽。"为大所恤故也。

《论语》：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又曰：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之，各举所知，则贤才无遗。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荐之使与己并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谥为文。

《史记》曰：秦缪公以羖羊皮赎百里奚，释其囚，与语国事。百里奚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尝游，困于齐，而乞食铤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颓)[穨]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

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之难。是以知其贤。"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又曰：秦孝公下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士，明行赏罚。孝公善之，卒用鞅法，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又曰：王稽使于魏，问郑安平："魏有贤人，可与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范雎，乃载以入秦。

又曰：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建)[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则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问歌者，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四年，亦有进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贤，可。"公仲乃进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悦，乃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史记》：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诸大臣谋，欲与秦，恐秦城不得，见欺；欲勿与，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舍人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交于君。今君乃亡

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锧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问蔺相如，以为贤，遂使奉璧入秦。

又曰：赵奢，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当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耶？"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卒为名将。

又曰：陈平亡楚归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与语而说之，乃拜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后绛侯、灌婴等咸谗平曰："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忠，又(忘)[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乃厚赐平，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后高祖定天下，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汉书》曰：韩信投汉，萧何等已数言，上不用，即亡。何闻信去，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一二日，何来谒，上见，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亡者谁？"曰："韩信。"上曰："亡者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

事信；张晏曰：无事用信也。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

又曰：叔孙通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而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言大猾何？”通乃言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之。”

又曰：张释之字季，南阳人。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中郎将爰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

又曰：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爱幸。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又曰：武帝初即位，是时丞相田蚡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也。”

又曰：韩安国为人多大略，知当世取舍，而出于忠厚，贪嗜财货。然所推举士，皆贤于己者。

又曰：张安世，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幕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夫)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

又曰：朱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与)[丐]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又曰：前将军韩增举冯奉世，以卫(侯)[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

客。至伊脩城。都尉宋(昌)[将]言莎车与旁国攻杀汉使,奉世与其副严昌计,遂以节谕诸国王,发其兵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降,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凤不忠,天子感悟,谓章曰:"微京兆言,吾不闻社稷计。且惟贤知贤,君诚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中山孝王舅琅琊太守冯野王,上欲以代凤。章于此为凤所忌。

又曰:何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之功也。世以此多焉。

又曰:大将军王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专。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远)[达]有异材,上乃召见,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

又曰:王凤病,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垂涕曰:"将军病,如有不讳,平阿侯谭次将相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奢僭,无以率(遵)[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臣敢死保之。"初,谭等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

又曰:哀帝有诏举太常,王莽私从何武求举,武不敢举。后数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代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右)[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武为前将军,素与(大)[左]将军公孙禄相善,二人独谋议,以为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莽讽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

又曰:王嘉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脩,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续汉书》曰：虞诩以左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难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又曰：陈蕃、胡广等上疏荐徐(稚)[穉]等曰："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治之所由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稚)[穉]、城阳姜肱、汝南袁阆、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民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征之。

又曰：桥玄迁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

又曰：皇甫规字威明，安定人。拜度辽将军，(尚)[上]书荐中郎将张奂自代。及党事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朝廷知而不问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荐举中

《东观汉记》曰：光武召邓禹曰："吾欲北发幽州突骑，诸将谁可使者？"禹曰："吴汉与邓弘俱客，苏弘称道之。禹数与语，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及。"上以禹为知人。上欲定河内，问禹曰："诸将谁可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民御众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东平王苍荐吏吴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萧何荐韩信，设坛即拜，不复考试。"以良为议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荐士于丹者，丹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免。客(暂)[惭]自绝。俄而征丹复为太子太傅，乃呼客见之，谓曰："何量丹之薄？"不为设食以罚之，相待如旧。

又曰：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伏惠公曰："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惠公，自行束修，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众贤百姓，(乡)[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识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上尝问宋弘通博之士，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几，近也。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上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闻谭内出，遣吏召之。谭至，不举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乐，非颂德忠正也。"后大会群臣，上使谭鼓琴，见弘，失其常度。上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今朝廷钦悦郑声，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风人，为御史。先与郑兴同寓陇右，乃荐之。上乃征兴为太中大夫。

又曰：陈宠字昭公，沛人，为尚书。宠性纯淑，周密重慎。时有表荐，辄自手书削草，人莫得知。

又曰：韦豹字季明，数年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愷辟之，谓曰："卿轻人，好去就，故爵位不逾。今岁垂尽，当辟御史，意在相荐，子其留乎？"豹曰："犬马齿衰，岂敢久待？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愷追之，遥去不顾。

范晔《后汉书》曰：东平王苍以至戚辅政，时班固始弱冠，说苍曰："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于本朝。今者将军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效唐、殷之举，审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光名宣于当世，贵烈著于无穷。窃见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冯晋、扶风掾李育、京兆督邮郭基、凉州从事王雍、(恒)[弘]农功曹殷肃，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苍纳之。

又曰：曹腾加位特进，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恒)[弘]农张(冀)[奂]，颍川堂溪等，皆所举也。

《汉杂事》曰：傅喜为右将军，傅太后与政事。喜数谏之，后不悦。喜上印绶，病在家。司空何武、尚书唐林上书曰："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文公仄席而坐，及其死，君臣相庆。百万之众，不及一贤。"于是上拜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又曰：谷永为尚书，荐薛宣："窃见少府宣，材茂行洁，达于从政；有退食自公之节，寡移赏游说之助。臣恐陛下忽于《羔羊》之诗，舍功实之臣，任虚华之誉，是以越陈宣行能，惟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为御史大夫。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举并州叛，卫固与范先通谋。太祖谓荀彧曰："河东被山带河，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

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可。"于是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卒伏。

又曰：颍川戏志才，筹画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才，谁可以继之？"彧荐郭嘉。召见，与语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君矣。"

又曰：张郃字儁乂，河间人也。郃虽武将，而爱儒士。尝荐同郡毕谌经明行修。诏曰："昔祭遵为将，常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勤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擢谌为博士。"

又曰：桓范荐徐宣曰："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子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也。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随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今仆射缺，宣行掌后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为右仆射。

又曰：陈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并用之。后乾以忠义死，矫为名臣。

《蜀志》曰：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惟徐元直徐庶，字元直。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于是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吴志》曰：刘繇字正礼，东莱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荐繇，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礼于后，所谓御二龙于长衢，骋骐骥于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荐鲁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

也。权即召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独引肃还，合榻对食。

又曰：凌统字公绩，吴郡人。为孙权将，甚见亲重。时有荐同郡盛暹于权者，以为梗概大节，有过于公绩。权曰："但令如公绩足矣。"后召暹夜至，公绩已卧，闻之，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善不害如此。

《晋书》曰：桓(寻)[彝]字茂伦。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

又曰：刘恢尝荐吴郡张凭，卒为美士。众以此服其人。

又曰：华谭字令思，广陵人。除(甄)[鄄]城令，过濮水，作《庄子赞(序)》以示功曹。而廷掾张延为作答教，其文甚美，谭异而荐之，遂得升擢。比谭为庐江，延亦已为郡。谭至庐江，举寒族周访为孝廉，访果立功名。时以谭为知人。

又曰：江统为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为兖州牧，以统为别驾，委以州事，与统书曰："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应者否？"统举高平郗鉴为贤良，陈留阮脩为直言，济北程收为方正。时以为知人。

徐广《晋纪》曰：张华少自牧羊，而笃志好学。初为县史，卢钦奇其才，数称荐之。

《晋中兴书》曰：贺循，会稽人。郡铃下有杨方者，字公回，世为郡威仪。少好学，有奇才，以门役在阁下。公事之暇，辄读五经，乡邑未之别也。内史诸葛恢闻方学，召为给使，见而异之，谓有殊常之才。即解役，散置左右，以门人待焉。由是邦壤敬异方，始得周旋乡贵。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并知拔之后，恢欲荐郡功曹于中宗，使方具其事。主簿虞预以荐为美送示，太常贺循遂向京师称美之。司徒王导辟以为掾。方始出都，交游人间，缙绅咸厚遇之。

傅畅《晋诸公赞序》曰：魏舒虽有宇量，众望未能悉归。侍中任恺为世祖所委任，(秦)[泰]始中，启舒散骑常侍、侍中、尚书令，又为吏部，迁仆射。舒虽体度弘雅，而才钝无所创设，迁光禄大夫、开

府领司徒，世祖临轩使太常任愷拜授舒。时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人人为之愤叹也。

《宋书》曰：刘穆之为丹阳尹，凡所荐达，不纳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文若之举善，然不举不善。"

又曰：王镇恶颇读诸子兵书，喜论军国大事，骑射非长而纵横善果断。武帝伐广固，镇恶时为临澧令，人或荐之。武帝召与语，异焉。因留宿，且谓参佐曰："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即署前部贼曹。破贼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

又曰：谢晦字宣明。初为昶建威府中兵参军。孟昶死，帝问刘穆之昶府谁堪入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武帝尝讯狱，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晦代之。晦车中一览讯牒，随问，酬对无失，即日署刑狱贼曹。

又曰：张邵元嘉五年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华与邵不和，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邵曰："子陵子陵，华字。方弘至公，岂以私隙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

又曰：晋平王休佑为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干事人为上佐，彦回举沈文季，转骑长史、东海太守。

又曰：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遂)[远]蛮归怀，皆出缘(征)[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到]产死，群蛮大为寇暴。孝武西镇襄阳，江夏王(義)[义]恭荐柳元景，乃以为(武)[广]威将军、随郡太守。至，广设方略，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又曰：荀伯子好学，博览经传。解褐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学，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同撰《晋史》。

《齐书》曰：博昭字茂远。御史中丞刘俣荐于武帝。永明初，以为南郡王侍读。

又曰：孔休源字庆绪。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观此足称王佐之才。"琅琊王融雅相友善，荐之于司徒

竟陵王，为西邸学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时胡谐之行州事，王融与谐之书令荐举。谐之方贡琅琊王沉，便以革代之。

又曰：武帝将下都，刘怀珍白帝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纳之。与武帝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委以后事。"武帝乃举柳世隆自代，转为武陵王前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诏求异士，始安王遥光表荐王暕及东海王僧孺，除暕散骑从事、中郎将。

又曰：梁武帝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纪，恽言柳庆远。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问未知者耳。"因辟为别驾。

又曰：陆厥字韩卿。少好属文。永明元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曹掾顾暠之表荐厥堪举秀才。

《梁书》曰：何逊字伯言。八岁能赋。沈约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天监中，兼尚书水部员外郎，南平王引为宾客。后荐之于武帝，与吴均俱进幸。

又曰：朱异字彦和，吴郡人也。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异。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甚说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能。"后见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

又曰：陆襄字师卿，天监三年，都官尚书范岫表荐襄，起家为著作郎。

《陈书》曰：陆琼字伯玉。幼聪惠，有令名，深为文帝所（贵）[赏]。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及宣帝为司徒，妙简僚佐，吏部尚书徐陵荐琼于宣帝，言其"[识](覆)[优]敏，文史足用，(近)[进]居郎署，岁月过淹。左曹掾缺，允膺兹选。虽阶次小逾，其屈滞已积。"乃除司徒左西掾。

《北齐书》曰：祖鸿勋，范阳人也。仆射临淮王彧表荐鸿勋有文

学，宜试一官。敕除奉朝请。人谓之曰："临淮举卿，便以得调。竟不相谢，恐非其宜。"鸿勋曰："为国举才，临淮之务。但鸿勋何从而谢之？"彧闻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十二

治道部十三

荐举下

《唐书》曰：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白太宗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敏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延平县男，补文馆学士。贞观初，为右仆射。

又曰：李大亮，隋末为贼所获，同辈百余人皆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大亮既贵，每怀张弼之恩。贞观末，弼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识之，持弼手而泣，悉推家产以遗弼。弼辞不受。大亮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荣贵，乃张弼之恩力也。乞回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日以弼为中郎将，俄迁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萧铣，江陵平，就授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李靖骤称其才，擢拜中书舍人，渐蒙恩遇。时颜师古谙练故事，长于文诰，时无迨者，冀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枢密。

又曰：狄仁杰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观过知人，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特荐之，迁并州法曹。

又曰：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余。永昌初，自免。复应判策试毕，有传柬之考，入下科。柬之叹曰："余之命也。"乃委归襄阳。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策，自下升甲科，为天下第

一，擢拜监察御史，累迁荆州长史。长安中，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杰对曰："陛下则何任使？"则天曰："朕方待以将相。"仁杰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相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忠于国家。"则天召以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仁杰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及迁秋官侍郎。及姚崇将赴灵武，则天令举内外堪为宰相者。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登时召见，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年已八十。与桓彦范、敬晖等诛二张，兴复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张嘉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异，亦不下人。自平乡丞免归乡里，布衣环堵之中，萧然自得。时人莫之知也。张循宪以御史出使，还次蒲州驿。循宪方复命，使务有不决者，意颇病之。问驿吏曰："此有客乎？"驿吏以嘉贞对。循宪召以相见，咨以使事积时凝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其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与之。则天曰："卿能让贤美，朕岂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嘉贞仪貌甚伟，神彩俊杰，则天甚异之。因奏曰："臣生居草莱，目不睹朝廷之事。陛下过听，引臣天庭，此万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间，若隔云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曰："善。"遽命卷帘。翌日，拜监察御史。开元中，用之为相。

又曰：姜皎荐源乾曜，玄宗见之，大悦，骤拜为相。谓左右曰："此人仪形庄肃，类萧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

又曰：李勣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推李密为主。言于密曰：

"天下大乱，本为饥苦。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遂袭取之。时在饥饿，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辈客游，勣一见，便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论忘疲。及虎牢获戴胄，亟相推荐，咸至大官。时称勣有知人之鉴。

又曰：李义府侨居于蜀，袁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曰："此子有七品相，愿提拔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此外非所知也。"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拜监察御史，后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称善者也。天子躬求之者，贪义也。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即治，失贤即乱。

《孔丛子》曰：子高见齐王，王问谁可任临淄宰。称管穆焉。王曰："穆也容貌陋，民不敬者。"子高荅曰："夫见敬在德，且臣所称，其才也。君王闻晏子、赵文子乎？晏子长不过六尺，面状丑恶，齐国之上下莫不宗焉。赵文子其身如不胜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体陋，辞气又讷；其相晋国以宁，诸侯敬服，皆德故也。以穆躯形方诸二子，犹悉贤之。昔臣尝行临淄市，见屠商焉，身长八尺，须髯如戟，面正红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无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谓祖龙始者也。诚如先生之言。"于是乃以管穆为临淄宰。

《韩子》曰：赵武荐四十六人于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宾位，无私德若此。武荐白屋之士六十余家。

《战国策》曰：淳于髡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也。寡人闻千里一士，是比肩相望；百世一圣，若随踵而至者也。今子一日而见七士，不亦众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聚居，兽同足者俱行。今求芘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若求之梁甫之阴，则连目。夫物有等。今髡，贤者之俦，王求士于髡，譬如挹水于河，而求火于燧也。"言易得也。

《国语》曰：文公使原季为卿。原季赵衰。文公二年为原大夫。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德：先轸，先轸且臣也。偃，狐偃也。三子皆偃所进。

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偃之兄。齿，年。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又曰：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车乘干行，秦与晋战，在鲁文十二年。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于君，惧汝不能也。举之而不能，党孰大焉！勉之。（长）临[长]晋国者，非[汝]其谁？勉之！”告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免失举之罪。

《韩诗外传》曰：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焉。去而北游，谓简主曰：“吾所树朝廷之大夫半，所树边境之人亦半。今堂之士恶我于明君，朝廷大夫中我于法，边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复树德于人。”简主曰：“噫！子言过矣。春树桃李，夏得荫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得采其叶，秋得其刺焉。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耳。”

《吕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言其病困。如溃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愿仲（文）[父]教之寡人也。”管仲敬诺，曰：“谁欲相？”欲用谁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已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志。”“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下）[不]已若者。自丑其德不如黄帝，又恕不若己也。其于国也，有不闻；不求闻而善，求在利国而已矣。其于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事职不求知之。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务在济民不求见也。勿已，则隰朋可矣。”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

斫，但规模而已，不复自斫削。大庖不豆，调和五味，不复自列。大房不闻。

又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将奈社稷何？"对曰："臣之庶子鞅者，愿王以国听之。若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谓左右曰："岂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贤，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强，魏果弱。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时，至虢而虏，饭牛于秦，练以鬻五（叛）[羖]之皮。公孙披得，悦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公曰："买之五羊皮而臣之，无乃为天下笑乎？"披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臣为忠，彼信贤也。境内将服，敬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

《说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黄乘（轸）[轩]车。子方曰："子何以至此乎？"曰："昔西河无守，臣进吴起；郫无令，臣进西门豹；酌无令，臣进北门可；君欲攻中山，臣进乐羊；魏于天下难治，臣进李克。进此五大夫，爵位于此。"

又曰：子贡问孔子曰："今之臣孰贤？"孔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者乎？"孔子曰："吾闻鲍叔之进管仲，子皮之进子产；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又曰：孟尝君进客于齐王，三年不见用。故客反见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过耶？"孟尝君曰："寡人闻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当怨寡人哉？"客曰："臣闻韩卢，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则不失兔，望见而放狗，非不能属者罪。"于是孟尝复属齐王，王遂使为相。

又曰：蘧伯玉使之楚，逢公子哲濮水之上，接草而侍，曰："闻上士可以托邑，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才。三言固可得托也。"伯玉曰："谨受命。"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从容言士。王曰："何国最多士？"伯玉曰："楚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伯玉曰："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贲皇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

来，逢子哲曰：'上士可以托邑，中士可以托言，下士可以托才。三言者固可得托。'"于是楚王发使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还，重于楚，伯玉之功也。

刘向《新序》曰：楚庄王罢朝而晏，樊姬问其故。庄王曰："与贤相语，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乃问其故。曰："虞丘子为相数年，未尝进一贤。不知贤，是不智；知而不进，是不忠。不忠不智，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叔敖相楚而庄王霸，樊姬之力。

《海内先贤传》曰：颍川钟皓，字季和，为郡功曹。太丘长陈寔为西门亭长，皓深独敬异，岁常礼待，与同分义。会辟公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门亭长可用。"寔卒为海内高名之臣，归以公相之位。

《三辅决录》曰：颍阳游殷为郡功曹，有童子张既为书佐，殷察畏之，具设宾馔，以子楚托之。后魏王以问，既称楚文武兼学，王遂以为汉兴郡。

《管辂别传》曰：赵孔耀至冀州，见裴使君，问："颜色何以清减！"孔耀曰："体本无药石之疾，然见清河内有一骐骥，拘系后厩历年，去王良、伯乐百八十里，不得骋其足以起风尘，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骐骥，今何所在？"孔耀言："平原管辂，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宽大，与世无忌。观天则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同异则能齐司马季主；游步道术，开神无穷；抱荆山之璞，怀衣光之宝，而为清河郡所录北黄文学，可为痛心疾首者。"裴使君闻言悦，慨曰："如此，便相为取之。"即檄召辂为文学从事。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天时大热，移床于廷前树下，乃至鸡鸣。向晨，复出。再相见，便转为钜鹿从事。三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别驾。前至十月，举为秀才。

《文士传》曰：张华荐成公绥曰："窃见处士东郡成公绥，年二十

五，字子安。体珪璋之质，资不器之量，知深虑明，足以妙见。研思笃好，则仲舒之精，引之世贞幹，足以敦风笃俗。渊才达学，足以弘导世教。固逸伦之殊俊，搢绅之检式也。”

荀爽《与郭叔都书》曰：陈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群，金相玉质，文章席美，终军、贾谊诚无以加。宜遂贡之宰朝，盛其龙光。盐车之骥，自非伯乐无以显名；采光剖璞，以独见宝，实为足下利之。

孔融《荐祢衡表》曰：伏见处士平原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初涉艺文，登堂睹奥。目所一见，辄传于口；耳所一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龙跃天衢，奋翼云汉，足以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

应璩《荐贲伯伟文（诣曹公）》曰：璩闻景云浮则应龙翔，治道明则隽乂臻。是故《良哉》之歌，兴于唐尧之世；《多士》之颂，形于周文之朝。窃见太子舍人贲琳字伯伟，禀性纯和，体素清悫，宜授以千里之涂，任以列曹之职。

陆机《荐贺循、郭讷表》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丞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准其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

又陆机《荐戴若思文》曰：盖闻繁若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因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渫井之洁。诚东南之贵宝，圣朝之奇璞也。

杨方《为虞领军荐张道顺文》曰：盖闻骊龙之珠必沉紫泉之里，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窃见处士吴国张道顺，天挺珪璋，明达清秀，下笔掩雕龙之文，登言吐掞天之藻。慕西道之杨生，希北巷之颜回。若得清水淬其锋钺，砥砺其锷，必腾跃天路，出觐圣世。

《琴操》曰：史鱼者，卫灵公之相。时蘧伯玉执清廉之节，修仁义之方，史鱼乃荐伯玉于灵公。公曰：“诺。”其后未用。史鱼复入曰：“臣闻抱玉朝君，不如贡贤。夫国危者则思仁，思安者则急贤。

公何嫌疑?"灵公谓史鱼以庭褒虚饰,良久乃应之。史鱼出,谓其子曰:"我荐伯玉于公,公以我言为不信,将自杀以明之。我死后,勿厚敛也。用伯玉,乃敛。"语毕,进药自杀。灵公闻之,曰:"痛哉,寡人谓史鱼徒谦退、欲进士者也! 不意乃至于身死。"临丧,拜伯玉代史鱼。公泣曰:"寡人负史鱼,悔焉无及者也。"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十三

治道部十四

赏　赐

《说文》曰：赏，赐有功也。

《传》曰：蔡公孙归(主)[生]谓楚令尹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迨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所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晋荀林父灭潞，晋侯赏林父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羊舌职悦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此物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谓明德。文王造周，不是过也。"注云：邲之败，晋侯欲杀林父，士渥浊谏而止之。

又曰：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双玉为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又曰：晋侯伐郑，郑人赂晋侯女乐八人。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九合诸侯，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

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周礼·太宰》：以八柄驭群臣。三曰予，以驭其幸。注云：幸谓言行偶合于善，则有以赐予之，以劝后也。

又曰：以九式均节财用。八曰匪颁之式。注曰：式谓用财之节度也。匪，分也；颁，赐也。谓分赐群臣。

又曰：太府以敝余之赋，以待赐予。

《礼记》曰：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赐铁钺，然后专杀；赐珪瓒，然后为鬯。未赐珪瓒，则资鬯于天子。

又曰：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凡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此赏赐之义也。

又曰：若赐之食，而君客人，则命之祭，然后祭。郑玄曰：虽见宾客，犹不敢备礼也。待食则不祭也。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不敢先君尽爵。

《诗》曰：陈锡哉周。注云：言文王能布陈大利以锡。

《书》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又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罚弗及嗣，赏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赏，弗迪有显戮。

《史记》曰：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而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

又曰：武王灭纣，乃罢兵西归，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郑玄曰：宗彝，宗庙彝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物也已。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锡尔皂游，音流。尔后嗣将大出。"遂妻之姚姓之(曰)玉女。皇甫谧曰：赐之玄玉，妻姚姓之女。

《史记》曰：晋人请公赏从己者，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次赏；若以力事我，而辅吾缺者，此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音悦。

又曰：晋楚战于城濮。晋侯渡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国攻晋阳，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没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惟高共一作赫不敢废礼。襄子惧，乃夜使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三月丙戌，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臣礼，是以先之。"

又曰：汉五年，已杀项羽，定天下，即皇帝位。论功行封，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夫上与楚相拒五岁，尝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尚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秋故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

又曰：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隋何之功，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隋何睨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兵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隋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乃以隋何为护军中尉。

又曰：汉文帝初即位，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苏林曰：男子赐爵，女子赐牛酒也。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伐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将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军宫)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二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汉书》曰：夏侯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从]，竟高祖[崩]。以太仆事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间也，乃赐婴北第第一，师古曰：此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

又曰：景帝赐卫绾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于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尝盛，未尝服也。后迁为御史大夫，代桃侯舍为丞相。然自初(官)[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上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又曰：伏日，诏赐从官肉。太官承日晏不来。东方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太官奏之。朔后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

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求）[来]不息，流民自占八万余口，师古曰：隐度名数而来附业也。治有异等之（致）[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

又曰：黄霸为颍川太守。是时凤凰、神雀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悌，贞妇顺孙，日以众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无重囚，而吏民乡于教化，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霸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悌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众欲）[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爱厚之，宜此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不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侯）。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束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失火之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千匹，后以为郎。

《后汉书》曰：光武召桓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

曰："得生几晚。"特加赏赐。后荣入会廷中，诏赐奇果。授者皆怀之，荣独手捧之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见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后拜太子少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又曰：明帝初即位，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汉书音义》曰：男子者，谓户内之长也。商鞅为秦制爵二十级。又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汉置赐爵自公士以上不得过公乘。故过者得移授也。同产，同母兄弟也。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无名数谓文薄也。占谓自归首。

又曰：管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人受其殃。是以难之。"

又曰：永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并受贺赐，恩宠笃焉。

又曰：郭伋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

又曰：肃宗纳梁竦女为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诸窦遂谮杀贵人，而陷竦等死狱中，家属徙九县。和帝立后，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於计切。上书自讼曰："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诞生圣明。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父竦冤死，老母孤弟，远徙万里。今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群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妾乃敢昧死自陈所丐。"帝览章，感悟，乃下掖庭令验问之。嫕辞证明审，遂得引见，具陈其状。乃留嫕止宫中，连月乃出。赏赐衣被、钱帛、第宅，旬月之间，累赀千万。嫕素有操行，帝益爱之，乃号梁夫人。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汉魏春秋》曰：天子以曹公典任(守)[于]外，临时之赏，或宜速乎。乃命公得承制拜诸侯守相，曰："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

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月者，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时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盖所用速示威怀而克成洪勋者也。且《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可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实征夷夏，军行藩甸之外，得失在于斯须之间，停赏(后许)[俟诏]以滞时务，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校)[授]，咸使忠义得共奖励，勿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邑，靡丽之物则悉赐有勋功劳，其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又曰：袁焕卒，太祖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大仓谷千斛赐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耀卿家。焕字耀卿。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大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又曰：公令曰："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赵、窦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侯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酬答众劳，不擅大惠也。"

又曰：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整曰：'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它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恪遣骑寻迹索得，缚将绕城，敕像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语。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诏曰："夫显爵所以褒元功，重赏所以宠列士。整、像(占)[召]募通使，越(六军)蹈重围，冒突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

裘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又曰：夏侯惇从征孙权还，使都督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机赐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玠居显位，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施贫族，家无所余。

又曰：文帝在东宫，赐钟繇五熟釜，为之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屏。厥相惟钟，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皇般耳)[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矩度。”

又曰：薛夔，黄初中为秘书丞。帝与之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帝视其衣薄，解袍赐之。

《晋春秋》曰：清河崔祖思死，家无余财，有书八千卷。上闻，嗟叹良久之，以葛屯谷五百斛赐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后世知其见异。”

《晋书》曰：王沈为豫州，下教曰：“能陈长史可否、说百姓所患者，有赏；言刺史得失，倍赏。”主簿褚君曰：“上好下应。今示以赏，恐拘介之士，惮赏不言；贪昧之人，慕利妄举。”沈从之。

《宋书》曰：谢方明为桓玄著作佐郎，后从兄景仁举为宋武中军主簿。方明知无不 为，帝谓曰：“愧未有瓜衍之赏，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禄。”屡加赏赐。

萧子显《齐书》：太祖奇张融，赐衣，曰：“见卿衣服粗交尔篮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是吾之所着。已令裁减，称卿之体。”

又曰：孔灵产为光禄大夫，览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机遗之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以古人之服。”当代荣之。

《北齐书》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启太后云：“唐邕强干，一人当千。”显祖常解其所着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与卿共弊。”

《家语》曰：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也，而交友益亲；得季孙千钟之赐以施于众，故交友日益亲也。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见老聃，西观周室，敬叔言于鲁君，给孔子车马，问礼于老子。孔子历郊庙，自周而还，弟子四方来集也。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动；德虽高，必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则丘之道殆于废矣。"

《太公金匮》曰：赏一人而千人喜者，赏之；赏二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赏三人而三军劝者，赏之。

《管子》曰：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德之至也。

《司马法》曰：殷戮于市，周赏于朝，劝君子，惧小人也。

《鹖冠子》曰：进贤者受上赏，则下不蔽善；为政赏人不多而民喜，罚人不多而民畏。言赏罚中。

《尹文子》曰：禄薄者不可以经乱，赏轻者不可以入难。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罚，禁也；赏，使也。"

《文子》曰：善赏者费少而劝多，故圣人赏一人而天下趋之，是以至赏不费也。

《韩子》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教)[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戮细而诛大，君(子)[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知死生之命制于子罕，故一国归焉。

又曰：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四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国危，社稷殆矣。群臣无不有骄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能失礼也。"

又曰：韩昭侯使人藏蔽衿。侍者曰："君亦不仁矣。蔽衿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君之爱，一揲有

为颦，一笑有为笑。今夫衿，岂特颦笑哉！衿之与颦笑，相去远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与也。"言不滥赏。

《尹子》曰：范献子游于河，顾问栾氏之子。舟人舍楫对曰："君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栾氏之子。君能反是，栾氏之子其如君何？"献子称善，乃赐舟人田百亩，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计功而受贵，不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

宋玉等并造集《小言赋》云：楚王既登云阳之台，乃命诸侯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卒而宋玉受赏。王曰："复能为《小言赋》者，与之云梦之田。"玉又为赋。王曰："善。"遂赐云梦之田。

《说苑》曰：晋文公亡时，陶淑狐从。文公反国，行三赏而不及陶淑狐。[陶淑狐]见咎犯曰："吾从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黎黑，手足胝胼。今吾君反国，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亡我欤？我有大故欤？子试为我言之于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成，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显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义，蕃授我不得为非，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子固为首矣。吾岂敢忘子哉？"周内史叔兴闻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礼不越。'此之谓也。"

又曰：卫君问于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绵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让乃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伐不可以理避也。言不尝功不辩理也。犹举杖而咒狗，张弓而咒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害之，必也。"

又曰：齐宣王游于社山，有闾丘先生长老十三人于路拜谒宣

王，王赐之田不租、无徭役，诸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王曰："何也？"对曰："来见大王，所望者三：愿赐臣寿，愿赐臣富，愿赐臣贵。"王曰："夫生杀有时，命有长短，非寡人之所制，无以寿先生；仓粟丰盈，备灾而畜，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曰："此非谓也。臣所望者，愿王选吏平法度，政无苛，如此，臣少得寿焉；春夏秋冬，使之以时，役无烦扰，臣少得富焉；愿王出令，使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此，则臣得贵矣。今王赐臣田不租则仓廪虚，无徭役则官无所使，非臣所望也。"王曰："愿屈先生为相，可乎？"先生曰："臣愿足矣，焉用相乎！"

又曰：赵襄子问王离曰："国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君吝而能忍，是以亡尔。"襄子曰："何以为然也？"曰："吝则不能赏贤，忍则不能罚罪。贤者不赏，罪者不罚，不亡何也？"

又曰：佛肸于中牟叛，置镬于庭，召大夫而盟曰："从我者赏之，不从我者罚之。"田英曰："吾闻义死者不避铁钺之威，义穷者不受轩冕之赐。无义而生，不如有义而死。吾不从也。"乃褰裳就镬。佛肸止之。及襄子既复中牟之叛，闻田英义，召而赏之。英辞不受，曰："一人受赏，众人有惭色。英若受赏，则中牟之士尽愧矣。"

又曰：苏秦至齐，齐王厚待之。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齐王出珍宝赏募求贼，不得。苏秦垂死，谓齐王曰："王诚能为臣求贼者，臣死后，请车裂臣尸于市，询之曰：'苏秦为燕欲乱齐，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杀，王重封赏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齐王从其言，裂尸而询之，刺秦者果出求赏。

《新序》曰：晋文公猎于泽，有渔父谏曰："夫鸿鹄厌江海而移入小泽，则有矰缴之患。今君弃宫殿，游至于此，何往之矣？"文公纳谏而还，请赏之。渔父辞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国，爱人，薄赋，徭役以时，则臣亦富矣。君若不能，虽有重赏，亦不能保也。"

《吕氏春秋》曰：昔晋文公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焉："楚众我寡，奈何？"咎犯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交，繁战之君不足于

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又问雍季，雍季曰："以诈导民，亦一时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乎？"

又曰：晋文将伐郫，赵襄言所以胜郫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襄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骄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虎。"公召虎，虎曰："襄言所以胜郫。郫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于子，请赏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毋音无。辞。"虎乃受。凡行赏，其博也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赏犹及此疏远者，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余，犹能以霸，其用此欤？

《风俗通》曰：俗说有功得赐金者皆黄金。案：《孙子法》曰：费千金百万钱。陈平间楚千金，赐二疏金五十斤。此真黄金也，亦为一万钱。

《裴氏新书》曰：舟涓有一言之善，晋侯赐万顷田，辞而不受。晋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于子犹有所亡，寡人犹有所得。"

《周生(列)[烈]子》曰：行赏不洽于仁，是春半半生也；行罚不威，是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于仁，半死之秋不专于义。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释名》曰：急，及也，功之使相逮及也。

《汉书》曰：高祖常告归之田。李斐注曰："告，请也。言请休谒也。宁，安也。吉日告，凶日宁也。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印绶将官属归家理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自冯野王始也。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

又曰：冯野王为琅琊太守。成帝时，王凤辅政。京兆尹王章讥凤专权，荐野王代凤。上初纳其言，而后诛章。于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大将军凤风音讽。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奏)[养]病而私自便。杜钦素高野王，奏记于凤，为野王言曰："窃见(今)[令](日)[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如淳曰：谒者自白得告也。不分别予赐。予，予告也。赐，赐告也。今有司以为予告得归，赐告不得(归)，是一律两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连有三最，则得予告也。病满[三月]赐告，诏(赐)[恩]也。今告则得，诏(思)[恩]不得，失轻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谢承《后汉书》曰：许荆字子张。少丧父，养母孝顺。家贫，为吏无有舟车，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清节，称于乡里。

又曰：范丹字史云，陈留人也。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单步策杖，同类以车牛与之，不取。

又曰：吴冯字子高。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丧孝子，次赡病，毕，拜觐乡里耆老先进，然后到家。名昭远近。

《后汉书》曰：光武皇帝纪告宁之典。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为大司农，年老目暗，又少信。时有吏父病笃，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实，发教曰："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遂不与假。吏父明日死，思无恨意。其为刻薄如此。

《魏志》曰：祝皓字子春，南阳平氏人也。志节抗烈，笃于仁义。为吏归休，周旋乡里，吊死问疾，毕乃还家。

《晋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元年，诏大臣疾病假满三月，解职。

王隐《晋书》曰：王尼音奥。字季孙。洛中贵盛名士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与尼交。时尼为兵曹左大将军幕，澄等持羊酒诣军门，吏疏名内，请入见大将军。澄等既入，语吏过王尼，炙羊饮酒讫而去，竟不见。将军闻之，因与尼长假，遂得离兵。

《宋书》曰：王敬弘子恢之，为秘书郎。恢之曾请假还（家，未）[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阁，复不见。

又曰：谢景仁憎弟述，尝设馔请宋武帝，[希命鹏豫坐，而]帝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虑（非）帝命之，请急不从。帝驰遣呼述。顷至，乃欢。其见重如此。

又曰：谢灵运自以名辈应参时政，王昙首、王华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不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表陈疾，赐假东归。

又曰：庾炳之居选部，请急还家。尚书令史来谘事，一人善弹，一人工歌，留与宿。有司以违制奏焉。

又曰：伏暅音亘。自以名辈，素在始兴内史何远前。为吏俱称廉白。远累见擢，暅循阶而已。意望不满，多托居家，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因留会稽筑宅，自表解职。诏以为豫章内史，乃出拜。侍御史虞嚼奏曰："风闻豫章内史伏暅，去岁启假，以迎妹丧为辞，因停会稽不去，入东始货宅卖车，以此而推，则是本无还意。暅深怀诽怨，形于辞色，请以大不敬论。"有诏勿论，遂得就郡。

又曰：谢裕字景仁，晦从父也，为左仆射。裕性矜严，居家守静，每唾辄唾左右衣，事毕，即听假一日浣濯。每唾，左右争来受之。

徐爰《宋书》曰：申恬字道献。少怀贞恪，志业介然。拜殿中将军，禁省八载，不休急，时莫之比。

《齐书》曰：衡阳公谌，字彦(平)[孚]，高帝绝服族子。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领御仗主，斋内兵仗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鬱林即位，深委信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谌还乃安。

《梁书》曰：太清元年，大举北侵。初，谋元帅，帝欲用萧范。时朱异取急外还，闻之，遽入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异气，今日之事，尤宜详矣。"

《后魏书》：邢虬字神宝，为光禄卿。虬母在乡遇患，请假而归。值秋水暴长，河梁断绝，虬得一船而渡，船漏而不溢。时人异之。

《唐书》曰：张志宽，蒲州安邑人。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里所称。贼帅王君廓屡为寇掠，闻其名，独不犯其闾，邻里赖之而免者百余家。后为里正，诣县称母疾，取急求归。县令问其状，对曰："母常有所苦，志宽亦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辞也。"系之于狱。驰验其母，竟如所言。令异之，慰谕遣去。

《襄阳耆旧传》曰：习温长子宇为执法郎，取急归，宾从甚盛。温怒，杖宇，责之曰："吾闻生于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后亡，况侈竟乎？"

《文士传》曰：顾荣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后功封嘉兴伯，求急还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风俗通》曰：济北李登为从事吏，病，得假归家，复移刺延。(斯)[期]后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谓双生弟宁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别。汝类病者，代我至府。"宁曰："府君大严，得无不可？"登曰："我新吏耳，无能觉者。我自行见诊必死。"宁便诣府。医药集诊有验。后为人所言，事发觉，遂杀登。

《世说》曰：车武子为侍中，与王东亭诸人期共游集。车早请急出，过诣王子敬。子敬于时宅在建阳门内道北，车求去。王问："卿何以匆匆？"车答云："与东亭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车遂不敢去，尽急还台。

又曰：顾长康作殷州，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苦求之，乃得。

又曰：张敷为宋台秘书郎，自彭城请假还东。于时相国府有一参军督护，亦请假，武帝遣传令语敷云："可载之。"答曰："臣性不杂。"遂不载。

《俗说》曰：张邀在鼓城，请假当归东。傅亮时为宋台侍中，下舫中与张别。张不起，授两手指着舫户外。傅遂不执其手，熟视张面，云："祖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陆机《思归赋序》曰：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机兴愤而成篇。

范宁《启国子生假故事》曰：国学开建，弥历年载。讲诵之音靡闻，考课之绩不著。良由导达之训未弘，钻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宜见整正；谓应断假，精加督励。严其师训，举善黜违(启断)。

《众官受假故事》曰：伏见内外众官，陈假纷纭，烦黩无已。旧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为限，不问虚实，相率如此，诬罔视听，烦秽官曹，举世行之，不以为非。急假之制，惟以父母妻子为辞，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长偷薄之风，伤敦睦之化。臣谓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赐衣。假日随其所欲之，适任其取日多少。

《假宁令》曰：诸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受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给之。

又曰：诸百官九品私家祔庙、除程给假五日；四时祭祀各给假四日。并课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内亦给程。若在京都，除祭日，仍各依朝参。

又曰：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三年给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日，并除程。若已经还家者，计还后给。其五品已上所司勘当于事，每阙者奏，不得辄自奏请。请冠，给假三日；五服内亲冠，给假一日，并不给程。

又曰：诸婚给假九日，除程。周亲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已下一日，并不给程。周已下无主者，百里内除程。诸本服周亲已上，疾病危笃，远行久别，及诸急难，并量给假。